

红尘三叠

独善斋主

第二叠：行板·红尘百戏

“绿柳三春暗，红尘百戏多。”

-- 南北朝 徐陵《洛阳道》

2007年11月初稿

2022年10月终稿

目录

第三十三章 诗歌会青春骚动 大字报点火煽风.....	3
第三十四章 撞黑猫不祥之兆 遇强盗破财消灾.....	15
第三十五章 定原则明哲保身 破四旧古刹遭焚.....	28
第三十六章 大串联结伴赴京 佳人去断香零玉.....	43
第三十七章 睹抄家心存怜悯 留马扎胸怀自在.....	56
第三十八章 谒领袖红潮涌动 送馒头引发纷争.....	67
第三十九章 为革命炮打父母 辩玄机投身造反.....	78
第四十章 红五纵力保省委 八一八一石三鸟.....	89
第四十一章 共患难血染涓山 念妻儿遥望大陆.....	101
第四十二章 孟庆元造反得势 陈碧如绝望自杀.....	113
第四十三章 兄弟俩串联归来 双胞胎各临其难.....	123
第四十四章 长征路半途而废 暴动队单方夺权.....	135
第四十五章 情懵懂乐涓赠鞋 意虚乱乐天救美.....	151
第四十六章 造反派反目成仇 臭老九苦中做乐.....	163
第四十七章 踏春行有惊无险 指明路弃黑洗白.....	177
第四十八章 批刘邓暴徒誓师 保军区屁匪应战.....	193
第四十九章 夺枪炮文攻武卫 置地产改弦易张.....	205
第五十章 报血仇于海布阵 论悲剧董老伤怀.....	219
第五十一章 清暴徒大开杀戒 鹤蚌争渔翁得利.....	232
第五十二章 大联合校园军管 撒传单含沙射影.....	244
第五十三章 庆生日四女同乐 盗书案乐天背锅.....	257
第五十四章 革委会于海上位 三忠于荒诞不堪.....	271
第五十五章 老三届上山下乡 苦肉计李代桃僵.....	283
第五十六章 双江镇战友火并 圩塘村知青放歌.....	296
第五十七章 茅草屋兄弟酗酒 夜幕下少女花残.....	312
第五十八章 抗洪水沉船救坝 深挖洞各怀鬼胎.....	325
第五十九章 五一六大戏登场 红尘劫梦兰罹难.....	337
第六十章 闻父亡建军发狂 万念灰畹香投江.....	349
第六十一章 效孙臆装疯卖傻 疑栽桩不甘顶缸.....	360

第六十二章	了尘缘畹香剃度 蹲禁闭乐天复员.....	371
第六十三章	萧墙祸惊心动魄 澡堂内谈笑风生.....	384
第六十四章	孽缘债建国遭咒 狗血剧汉斯认亲.....	397
第六十五章	遇飓风文漪受难 知才疏钟昆求学.....	411
第六十六章	天欲乱流言四起 辩危机巧舌如簧.....	423
第六十七章	遇名师良言冬暖 打招呼翻脸无情.....	435
第六十八章	腊八日周公离世 丙辰年烈火熔岩.....	449
第六十九章	皓月空赤星陨落 奈何天树倒瑚散.....	463
第七十章	救震灾难辨人性 除四害普天同欢.....	478

第三十三章 诗歌会青春骚动 大字报点火煽风

(1)

夏日的明都，一向以火炉著称。而 1966 年的夏天，比往年来得更加邪乎。还没入梅，水银柱便发疯似地向上飙升，炽烈的气温和首都北京传来的政治热浪交织在一起，令人头昏脑胀，心浮气躁。

然而，三江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园里，眼下还算平静。尽管报纸上、广播里已经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但那几个黑帮分子毕竟远在北京，同学们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却也茫然无措，不知如何是从，只得在学校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按部就班，学校今天下午举行“革命诗歌朗诵会”。这个朗诵会由校团委主办，原本囊括全校各个年级，安排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可校党支部突然接到教育局的通知，高中同学“停课闹革命”，上级领导派人来，在大礼堂传达中央文件精神。于是，朗诵会只剩下初中生。会场更换到学校唯一的阶梯大教室，座位不够，台阶上都坐满了人。

讲台一侧，摆放了一张课桌，后面坐着风华正茂的团委书记王向荣和头发花白的语文教研组长曲老师。课桌前，粉笔盒压住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朗诵会的程序和朗诵者名单。讲台中央，一位矮敦敦的男同学正在朗诵一首歌颂毛主席的长诗，情至深处，嗓音发颤，热泪盈眶。

前排角落里，坐着常乐天 and 顾建国。看上去两人心不在焉，一个闭着眼，一个低着头。闭眼的是常乐天，他昨晚没睡好，写了大半夜的诗，现在困劲儿上来了，眼皮子睁不开。低头的是顾建国，他正在生闷气，气得脸皮发白。刚才来朗诵会的路上，他听到乐天 and 几个同学说起当前的革命形势，人人高谈阔论，个个舍我其谁，他也忍不住，挤进去掺和了两句。没承想，他的话一半没说完，一个长了一脸骚疙瘩的瘦高个子手一挥，去，一边去，你他妈的算老几，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说话。这通臭，把顾建国气得浑身直哆嗦，要不是乐天把他拉走，真恨不得扑上去掐死那个王八羔子。建国认得那个瘦高个，初三三班的彭晓光，省委副书记的儿子。娘的，不就仗着你有个当高干的爸爸吗，有什么了不起。他越想越憋屈，越想越来气。他恨自己没出息，上着杆子往那堆干部子弟的圈儿里凑。啥熊玩艺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人家爸爸是干啥的，你爹又是干啥的。一想到这，他心里就发堵，怪怨他那个不懂事的娘和那个不成器的爹。他曾揶揄着建军问过爹，为啥不在部队干下去，再不济，也能当个团长营长的，咋地也比如今一个小小的护厂队队长强百倍。爹一脸的铁青，一脑门子怒气，还不怪你娘，要不是她到部队瞎胡闹，硬把俺拽回家，俺咋会落到这般田地。可怪怨归怪怨，建国心里清楚，爹娘就是爹娘，老天派

定，换不得的。要想挣口气，全靠自己。他咬牙切齿，心中发狠，哼，总有一天，老子会让你们知道，我顾建国不是那么好惹的。

“下一位同学，请上台。”

台下无人应声。

王向荣书记看了看摊在书桌上的笔记本，提高嗓门：“下一位，初三二班的顾建国同学，请抓紧时间。”

顾建国还在气头上，台上王书记点名，他居然充耳未闻。常乐天却被唤醒了，他揉揉眼睛，伸手捅了捅旁边的顾建国：“嗨。”

顾建国吃了一惊，抬头看着乐天，不知所以。乐天指了指讲台，他才如梦方醒，急忙起身。前不久，他刚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班里团小组长说，这次团委主办的革命诗歌朗诵会是个好机会，你应该主动报名，踊跃参加，表达积极向组织靠拢的愿望和决心。站在台上，看着教室里密密麻麻的同学，顾建国心里直打鼓。虽然他参加过几次文艺演出，但都是跑龙套，像这样单枪匹马地站在众人面前，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

娘的，不蒸包子争口气，豁出去啦。他攥紧拳，铆足劲，扯起喉咙大声说：“同学们，我是初三二班的，名叫顾建国。当前，全国人民都在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是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法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大庆工人写的诗，《天天都读主席书》。”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朗诵道：

“一天不读主席书，
干起活来劲不足。
二天不读主席书，
遇到困难顶不住。
三天不读主席书，
忘记过去阶级苦。
长久不读主席书，
睁着眼睛走错路。
天天都读主席书，
永远革命永进步。”

干巴巴地一口气背完，顾建国鞠了个躬，顾不得看台下的反映，红着脸，低着头，匆匆走下讲台。听到会场里响起七零八落的掌声，他才喘了一口大气。娘的，紧张个啥，没咋么。坐回到乐天身旁，刚刚把心放定，讲台上传来一个甜美的声音，“老师好，同学们好。”

顾建国抬头一看，一个女孩亭亭玉立，明眸皓齿，笑语盈盈。顿时，他又一次感到心跳加速，目光粘在这个名叫龚晔香的女孩身上。

“同学们，在伟大的三大革命运动中，神州大地涌现出许多优秀的青年榜样。其中有我们熟知的邢燕子¹、侯隽²大姐姐，董加耕³大哥哥。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用自己火热的青春，谱写出一曲曲战天斗地的革命篇章。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时刻听从党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短诗，《一位知识青年的话》。”

龚晔香略作停顿，腰肢微扭，目光流盼，娇声婉起：

“农村，他叫熔炉。
劳动，他叫冶炼。
有人说，农村艰苦，
他却说，苦中有甜。
有人说，农村没出息，
他却说，前途无边。
问他什么最高，
他说，农村的天。
问他什么最宽，
他说，公社的田。
问他的理想，
他说，粮棉增产。
问他的希望，
他说，五好社员。”

龚晔香娇柔悦耳的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一阵掌声。她鞠躬致谢，迈着轻盈的脚步，蝴蝶般地飘下讲台。

顾建国痴痴地看着，目光追随着女孩俏丽的身影，恨不得脖子能转三百六十度。不知为何，每次看到这个女孩，他的身体都会起反应，胯下那话儿一突一跳，变粗变大，管都管不住。更难堪的是，那熊玩意儿硬邦邦的，顶在裤裆里，鼓得老高，卵蛋涨得生疼。娘的，丢死个人。他伸手拎起脚下的书包，挡在腹部，偏过头，偷偷看了看身边的乐天。还好，乐天的目光注视在讲台上。他转脸看去，台上又来了一位苗条清秀的女生，噢，“奶油冰棒”。他知道这个女孩和龚晔香一个班，是初二的，不晓得她叫什么名字，只听乐天说过她的外号，因为虽然这小妮子长得白白净净，模样怪疼人的，却冷若冰霜，没人见过她的笑脸。

¹ 邢燕子（1941—2022），著名知青。

² 侯隽（1943—），著名知青。

³ 董加耕（1940—），著名知青。

果然，“奶油冰棒”一如既往，绷着一张冷冰冰的面孔开了腔：“同学们，前不久，学校组织我们看过电影《革命赞歌》。大家也许还记得，影片中的背景是多么壮丽啊。可那壮丽的背景是怎么组成的呢？那是许多小学生站在背景台上翻纸牌，红的，绿的，黄的，五颜六色，绚丽多彩。对每一个小同学来说，干的都是微不足道而且简单机械的工作。但是，把大家的工作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画卷。通过这个电影，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每一个革命青年，都是党的事业中的一块砖、一片瓦。下面，我给同学们朗诵一首我自己写的诗，《我的青春》。”

“奶油冰棒”扫视了台下一眼，抬起一只白嫩纤细的小手，按向微微凸起的胸脯：

“我的青春，
是一块砖。
只有垒砌在长城上，
才能坚如磐石，
安如泰山。

我的青春，
是一滴水。
只有融汇于黄河里，
才能汹涌澎湃，
奔腾不息。

我的青春，
是一朵花。
只有沐浴在毛主席的雨露阳光下，
才能蓬勃绽放，
尽吐芳华。”

虽然“奶油冰棒”的脸上没有表情，但她的诗颇具感染力，赢得了不少同学的掌声。

王向荣书记拍着巴掌站起来，兴奋地说：“同学们，钟明同学的表现非常好，好就好在她朗诵自己写的诗。一块砖，一滴水，一朵花，说明了她能摆正个人的位置，表达了一个革命青年对党、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以及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坚定决心。这样的诗歌朗诵会，我们以后还要经常举行，希望同学们能向钟明同学学习，创作出自己的诗歌。好，下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朗诵者。”

王书记话音刚落，常乐天“腾”地起立，高声喊道：“到！”

台下响起一阵哄笑。

常乐天一个箭步登上讲台，像模像样地行了个军礼：“同志们，战友们，大家好！”

台下的笑声更乱了。

常乐天咧咧嘴，板起面孔，看上去一本正经：“同志们，严肃点，好不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三家村大老板邓拓⁴在《前线》杂志上发表过一棵毒草，叫《伟大的空话》。他说，有一个小孩写了一首诗：春天是我们父亲，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太阳是我们的保姆，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革命群众认为，这个小孩的诗写得很好嘛，完全符合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而邓拓那个王八蛋却说这是什么‘伟大的空话’。他还恶毒地说，‘东风、恩人’之类都是‘陈词滥调’，还是要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邓拓一类的黑帮分子们利用所谓的文学艺术，利用所谓的历史知识，恶毒攻击党，恶毒攻击毛主席，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他们的丑恶行径，我们革命青年决不答应。下面，我也为同学们朗诵一首自己写的诗，我昨天晚上才写的，叫做《砸烂三家村》。”

台下掌声骤起，还夹杂着叫好。待台下稍静，常乐天张口道：

“邓拓吴晗⁵廖沫沙⁶，
三只癞蛤蟆叫呱呱。”

又一阵哄笑，打断了乐天的朗诵。他停了下来：“别笑，还想不想听啦？”

“想。”台下传来几声干吼，貌似捧场，实则架秧子起哄。

“那好，请同志们保持安静，我重新开始。”

邓拓吴晗廖沫沙，
三只癞蛤蟆叫呱呱。
软硬兼施放毒箭，
妄图把革命来抹杀。
人民不信它鬼话，
剥开画皮晾日下。
狼子野心现原形，

⁴ 邓拓（1912—1966），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文革期间“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之一，被迫害致死。

⁵ 吴晗（1909—1969）中国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文革期间“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遭到残酷批斗，含冤去世。

⁶ 廖沫沙（1907—1990），中国现代作家、杂文家，曾任北京市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文革期间“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之一。

牛鬼蛇神露魔爪。
黑…黑…”

猛然间，乐天卡壳。妈的，黑什么来着？忘词儿啦。他越急越想不出来，咧嘴笑了笑，急中生智，干脆胡诌了几句：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
地上开红花。
全国人民齐上阵，
砸烂三家村呀。
妖魔鬼怪全打垮，
全他妈全打垮！”

常乐天表情滑稽，说中带唱，台下同学笑翻了天。

王向荣书记和身边的曲老师说了几句话，走到讲台中央，强忍住笑，大声道：“同学们，同学们，请安静。这个，啊，常乐天同学的朗诵也很好。虽然吗，作为诗歌，常乐天同学的创作还有待提高。但是，他能结合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写出紧跟形势的诗歌，这就难能可贵了。同学们，我是一名党的青年工作者。我经常听到，有的同学心存抱怨，抱怨自己没有早生几十年，没有赶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甚至连土改、肃反、反右都没赶上。觉得自己生不逢时，赶不上斗争了。没有阶级斗争的洗礼，就不能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可是，我要告诉同学们，这种想法是不必要的。当前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吹响了号角，召唤我们冲锋陷阵，大批特批那些披着羊皮的狼，大斗特斗那些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把他们揪到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他们的狼子野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区分真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里，我奉劝那些抱怨自己没早出生的同学们，何不投入到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呢？只有把自己彻底地投入进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一代崭新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到底是团委书记，王向荣的一番话，煽动力极强，如同一把烈火，点燃了一颗颗年轻骚动的心。

同学们鸦雀无声，有的默默点头，有的陷入沉思…。

(2)

放学了。学生们三五成群，勾肩搭背，说说笑笑，络绎不绝地涌出校园。却有一个男孩，逆流而上，匆匆走进附中大门。

“喂，小同学，站住。你找谁？”门房师傅喊住了他。
“大爷，我找高二三班的钟昆，他是住校生。”

“你找他干什么？”

“他家让我来给他送东西。”

“噢，你过来，登记一下。”

男孩走到传达室门口，在访客登记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单位：陈寄秋，马镖中学。

“小同学，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知道，钟昆大哥带我来过。”

“那好，你去吧。”

“谢谢大爷。”

算上这次，陈寄秋已经是第三次来附中了。前两次都是钟昆大哥带着他，在校园里转悠过，虽然不是面面俱到，东南西北的也还认得。

进入学校大门，眼前是一条数十米长的青砖路，路两边栽着修剪齐整的冬青树。树丛后露出半截镂空花墙，沿墙长了许多梔子花。眼下正值花季，绿油油的叶，白莹莹的花，香气袭来，沁人肺腑。陈寄秋记得钟昆大哥说过，右边花墙内那座宫殿似的大屋顶建筑是校图书馆，左边花墙里带室外走廊的楼房是女生宿舍。寄秋面嫩，不敢直视女生宿舍，偷偷瞟了一眼，走廊上丁丁挂挂，红红粉粉的，让人莫名地心跳。

沿路直行，到达丁字路口，眼前是学校大礼堂。礼堂前环绕一弯半月形花坛，红花绿草簇拥着一尊铜像，凭那两撇浓密的胡子，谁都认得出是鲁迅先生。半人高的花岗岩基座上，浮凸两行古铜色大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丁字路口向左通往大操场和体育馆，向右便是一座座的教学楼。陈寄秋未作停留，转弯走向右边的大路。

每当看到这些青砖绿瓦的楼房、宽敞明亮的玻璃窗，陈寄秋都会想到张家祠堂里狭小黑暗的教室，除了那股子发霉的味道，一到日落天阴，连黑板上的粉笔字都瞅不清楚。本来他有资格坐在附中的教室里，可家庭出身害惨了他，一肚子委屈，无处倾吐。怪谁呢？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怪这个…？

他不敢往深里想，他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生活在阳光下，自己却生活在阴影中，因为在他身上，背负着一个“反动家庭出身”的大黑锅。曾几何时，他还幻想过，爸爸妈妈不是“阶级敌人”，即便爸爸过去当过国民党兵，也不过是一般的历史问题。爸爸妈妈心地善良，老实巴交，一点也不像书上描写的那些作恶多端的地富反坏，他们一定是被冤枉的。可是，当他亲眼看到了一个秘密，那个天真的幻想便彻底地破灭了。这个秘密，压得他常常从噩梦中惊醒，却只能死死地藏在心里，就连和他最要好的钟昆大哥都不敢说。

在狗剩儿开枪打死阿郎、带着民兵抓走妈妈的那天夜里，他独自躺在茶焙房外屋的草垫子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不停地落泪，想妈妈，想阿

朗，恨狗剩儿，也气爸爸。他想不明白，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爸爸为何要死死地搂住他，不让他上前救妈妈。夜深人静，小院里传来几记轻微的脚步声。他偷偷掩到门口一看，是爸爸。爸爸手持大锹，扛着阿朗，蹑手蹑脚地推开竹篱笆门，向外走去。他心里一动，回身披上棉袄，顺手在桌上摸了包火柴，悄悄跟出了小院。他打小走惯了夜路，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路尾随，躲躲闪闪，爸爸几次回头，竟然没有发现他。他看见爸爸走到月牙湖畔，为阿朗洗去血迹。他看见爸爸爬到涓山顶上，为阿朗立了坟堆。令他惊讶的是，爸爸又打着电筒四处寻找，最后停在一棵粗大的毛竹下，挖了一个深深的坑，从坑里掏出一包黑黝黝的东西。爸爸把那包东西揣在怀里，头也不回地向山下走去。他好奇地走到那棵毛竹旁，擦着一根火柴，微弱的光线下，他看清了，竹竿上刻着一颗鸡蛋大的心。

“高高山上竹青青，刻上阿妹一颗心。竹叶沙沙随风走，为我阿哥捎封信。”

回想起白天的一幕，他恍然大悟，天哪，妈妈的歌声，是给爸爸的暗号，他们在传递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妈妈装疯打人，爸爸搂住他不放，就是为了保住那个黑包的秘密。他心惊胆颤，快步走下涓山，远远看到爸爸的身影，站在月牙湖边。他躲进芦苇丛中，隐隐看到爸爸打开那个黑包，从里面拿出几张纸，撕得粉碎，又拿出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拆拆卸卸，左一下，右一下，远远地投掷在月牙湖里。油然间，他想起了学校组织参观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展品中有地富分子偷藏的地契、变天账，美蒋特务的委任状，还有各种搞破坏的武器。难道，爸爸和妈妈真是隐藏下来的“阶级敌人”，他们在等待时机，妄想变天？待到爸爸的影子消失，他从芦苇丛中站起身。揉了揉蹲得发麻的双腿，依稀看见星光粼粼的湖面上漂来一小片黄乎乎的东西。他探身捞起，凑到眼前，又擦亮一根火柴。火光下，一张残破的相片，那是一个陌生男人的面孔，微笑中露出果敢与坚毅，还有…，还有些似曾相识的亲切？他猜想，这个男人一定和爸爸妈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不然，他们不会把这张照片保留至今。他不知道爸爸妈妈还有多少秘密瞒着他，但他不敢提及这张照片，更不敢问个究竟。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对他好的，只有奶奶、爸爸和妈妈，守护住这个秘密，才能守护住相依为命的亲人。

就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寄秋终于承认，无论自己内心如何抗拒，也更改不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自打他来到人世间，身上就带着一道深深的“阶级烙印”，铲也铲不掉，抹也抹不去。这个“烙印”让他失去了平等，无法和别的孩子一样幸福快乐、无忧无虑。这个“烙印”也让他过早地成熟，过早地面对“命运”这个捉弄人的东西。他记得钟老师讲过的贝多芬的故事，更牢牢记住了那一句震撼心灵的格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3)

眼看着时间不早了，陈寄秋放开脚步，一路小跑，穿过四幢教学楼，沿校办工厂围墙右转，到了高中男生宿舍。

高中宿舍是一栋三层楼，看上去很破旧。屋檐瓦缝间，生长着稀拉羸弱的狗尾巴草。天热，宿舍门窗都开着。歌声、笑声、吵闹声，大老远就能听到。

陈寄秋听钟昆大哥说过，想住校的同学很多，房子不够，学校只允许外地和农村户口的同学住校。唯独大哥是个例外，有特殊原因，学校照顾。钟昆大哥还说过，住校生里农村孩子多，为了不让他们的父母负担过重，学校只要住校生一个月交8块钱，包吃包住。钱要得不多，伙食只能凑合，一个星期才能吃到两次荤菜。想到这里，陈寄秋笑了，怪不得钟昆大哥每个月都会来一趟马鏢，看望钟老师只是一个理由，另外吗，是惦记着小姑给他炖的那一大碗红烧肉哪。当然，那香喷喷的红烧肉，自己也没少吃过。寄秋打小就知道，除了奶奶、爸爸和妈妈，最疼他的就是小姑。家里房子不够住，小姑和钟老师成亲后，小姑作主，让他搬进钟老师的宿舍。那里面原来就有两张床，一张给他，一张留给钟昆大哥。平日里，他一个人住，孤单单的，巴不得钟昆大哥能常常回来呢。

快步走进宿舍走廊，光线陡暗，陈寄秋又有点近视，差点撞到一个人身上。

“嗨，看着点。”

寄秋刹住脚步，抬头一看，钟昆直挺挺地站在眼前，手里拿着两只搪瓷碗，看上去是要去吃晚饭。

“大哥。”

“哎，寄秋？你怎么来啦？”

“大哥。”小时候，寄秋喊“昆昆大哥”，如今长大了，便去掉了那个孩子气的“昆昆”，直接叫大哥了：“小姑让我来给你送蚊帐，还有五斤粮票。小姑说，今年热得早，怕是蚊子也生得早呢。”

“嘿，正好。这两天还真有蚊子咬了。粮票你就带回去吧，上次给我的还没用完呢。”

“你留着吧。小姑说，学校的伙食没油水，你长身体，要多吃点呢。”

钟昆笑了笑，问道：“我爸他们都好吧？”

“好着呢。钟老师让你抽空回去一趟，有事说。”

“行，我正想回家一次呢。对了，你还没吃晚饭吧？”

“没呢。”

“走。先把东西放回宿舍。我带你出去，吃阳春面。”

“不要了，我还要去大舅家拿书呢。”

“书？什么书？”

“大舅帮我买的数学书。”

“怎么，我给你的教材都学完了？”

“差不多吧，习题都作了。”

钟昆显得有些惊讶，伸手摸了摸寄秋的头：“奇怪，你这小脑袋瓜怎么长的？一个初二的学生，比我们还厉害，天才吗。”

寄秋腼腆地笑了：“什么呀，你们事情多。我不一样，下了课没事，看书解闷呗。”

“嘿，人不大，倒懂得谦虚。走吧。吃完面，我陪你一起去。我也好久没见过龚叔叔了。”

钟昆拉着寄秋回到宿舍，刚放下东西，门口闯进来两个同学。其中一个急冲冲地喊道：“钟昆，去不去三江大学看热闹？”

“什么热闹？”

“呵，你还不知道？大字报，就今天一天，三江大学里大字报都贴满了。”

大字报？今天下午，教育局领导刚刚传达了中央文件精神，刚刚组织同学们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北大师生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三江大学的大学生们就开始行动了。记得下午学习讨论时，他在笔记本上抄录了一段《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话：“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这段话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按照爸爸的口气，很有来头。他本来想这个周末回家，和爸爸讨论一下北京的形势，没想到明也都闹起来了，来得好快呀。

钟昆心里很激动，更充满了好奇。他迫切地想知道，三江大学的大字报里都写了些什么。

(4)

钟昆拉着寄秋，来到街边小面馆，一人要了四两阳春面。他们顾不得烫，吸溜吸溜，匆匆吃罢，撂下碗筷，直奔三江大学。

天色已暗。三江大学校门前，依旧人潮涌动。钟昆和陈寄秋随着人流，不由自主，走进大学宿舍区。道路两侧报廊的玻璃橱窗已经看不到了，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昏黄的路灯下，人们左一群，右一堆，有的看，有的抄，还有人在大声地朗读。

他们二人钻进钻出，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大字报的内容陆离光怪，五花八门。有火烧“三家村”的，有批判哲学系某学术权威散布唯心主义流毒的，有揭发某系总支书记男女生活作风问题的，有指责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的，更多的是声援北京大学革命师生的。

“大哥，你看那儿，好多人。”

听到寄秋的喊声，钟昆扭头一看，报廊尽头聚集着一大群人，里三层、外三层，黑压压的，围得水泄不通。

“寄秋，走。咱们过去看看。”

人太多，踮着脚也看不见里面到底写了什么。他俩顾不得旁人的斥责和推搡，低下头来愣往里钻，一直钻到大字报前。夹在前排人缝里，钟昆终于看清楚了。白纸黑字大标题：《彻底批判严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标题下跟着作者名：数学系，孟庆元。

大字报很长，钟昆来不及细看，一目十行地扫了几张，基本上了解了大字报批判的要点。其一，严明主张“专家治校，教授办学”，反对毛主席提倡的“又红又专”。严明声称，“红”必须体现在“专”上，学而不专，专而不精，即便“红得发紫”，也只是口头革命派。其二，严明对劳动人民没有感情。因为一次小小的麦克风事故，严明以整顿为借口，开除了大礼堂工作的老工人。其三，严明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文化大革命以来，严明一直以“学术问题”、“自由辩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为幌子，不让同学们批斗那些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充当黑帮分子的保护伞。

猛然，钟昆发现大字报上提到爸爸的名字，不由得心头一震，睁大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下去。

“严明来到三江大学后，步大右派钟永康之后尘，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予以重用，网罗了一大批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和封建主义残渣余孽，像宝贝一样塞进三江大学的中文系和历史系。他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让具有重大特务嫌疑的龚 XX 担任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带头人。严明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究其险恶目的，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综上所述，严明的问题，绝非一般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而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校革命师生强烈要求中央、省委派人来，彻底揭开三江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

最后，请让我带着崇敬的心情，转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中的一段话：‘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江大学的战友们，让革命烈火燃烧起来吧！”

大字报里点了爸爸名字，还有那个龚 XX，显然是指龚叔叔，钟昆一时大脑发懵，不知所措。这个数学系的孟庆元是什么来头？居然敢公开批判三江大学的党委书记，胆子不小。钟昆浑身冒汗，转身想离开拥挤的人群，不经意

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她站在人群边上，一手执钢笔，一手拿笔记本，正在全神贯注地抄写着大字报。

啊，是妈妈！顿时，他想起了妈妈写给爸爸的那张纸条。

寄秋跟在钟昆屁股后头挤出人群，看到钟昆仰面朝天，好奇地问道：“大哥，看什么呢？”

“起风了。”

“起风了？”寄秋看了看头顶的梧桐树，树叶纹丝不动。

钟昆自言自语道：“她说得没错。山雨欲来…，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三十四章 撞黑猫不祥之兆 遇强盗破财消灾

(1)

入梅了。一连十几日，黄梅雨淅淅沥沥，断断续续。天上地下屋里屋外，到处都湿漉漉的。

三江大学校园的路面上，积起了一汪汪混浊的雨水。陈碧如撑着一把蜡黄的油纸伞，目光盯在脚下，步履缓慢，走得小心翼翼。

柏油路两旁，竖起了丈把高的大字报专栏。毛竹芦席，匆匆搭就，遮掩了法国梧桐后的景物。人走在其中，仿佛置身于一纸糊的长廊，光线阴暗，还散发出一股子糍糊酸臭。或许因为这恼人的连绵雨，路上行人寥寥，大字报栏前显得格外冷清。

一只精瘦的黑猫从芦席下钻出来，抖抖皮毛上的雨水，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突然“喵”地一声，像一道黑色闪电，从陈碧如身前掠过。冷不丁的，把她吓了一跳。

“呸呸呸。”

小时候妈妈说过，大白天撞到黑猫不吉利，冲它吐几口唾沫，才能去掉晦气。她当然知道这种说法是迷信，可潜意识里，她隐隐不安，黑猫的出现，似乎预示着一种不祥之兆。她偏过头，狠狠地瞪了黑猫一眼。黑猫停在路边，弓起腰，尾巴翘得老高，眼光碧绿，龇着牙向她粲笑。

呸，唯心主义。陈碧如暗自责备自己，却也不敢再看，端正目光，挺胸抬头，加快了脚步。

心中何以不安，她当然知道。因为她要找一个人谈话，这个人不仅很难对付，而且谈话的分寸也不好把握。她自己都无法解释，身为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理论造诣，对党的方针、政策了如指掌，为什么会畏惧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呢？看来，答案只有一个，对这场狂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她还吃得不透。

十天前，她作为省委工作队一员，入驻三江大学。工作队的第一件任务是关起门来集中学习，进一步深入领会5月16日中央下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属于中央二级机密，只传达到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头一次参加工作队全体人员会议时，她着实吃了一惊，没想到工作队的阵容居然如此强大，省委副书记彭博担任队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梁适华任副队长，而她和一帮处、科级干部们只是一般队员。不消

说，在这个工作队里，人人都有看文件的资格。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宣传部已经传达过这份文件。当时，她就注意到文件最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提法：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⁷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种提法新颖、尖锐、犀利，像一把出鞘的钢刀，嗡嗡作响，夺魄销魂。什么人敢夺取政权？什么人能当赫鲁晓夫？显而易见，刀锋所向，绝不只是“三家村”那几个酸文人。

自从去年年底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她就嗅到一股浓浓的火药味，文章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场运动的信号，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而这个“五一六通知”，则正式吹响了运动的号角。连日来，北大师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京市委、北大党委相继被改组，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再加上许多扑朔迷离的内部传言，令陈碧如头晕眼花，看不清这场运动的走向，摸不准形势发展的脉搏。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彭副书记又传达了省委的紧急决定，撤销三江大学党委书记严明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让他暂留学校，接受革命师生的批判。

对于省委的决定，陈碧如倒没感到震惊，严明被免职，乃上行下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一向是党的基本原则，党内政治原本就是这样操作。中央动手了，省里岂敢不动。急忙抛出严明，一来表示紧跟，二来为了自保。实际上，省委不止罢了严明一个人的官，她的顶头上司，那个好耍弄笔杆子发发杂感的宣传部部长也被抛了出来，成为省一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到了基层单位，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就更多了。依据《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文件精神，三江大学各系都点了几个老家伙的名，划作资产阶级“专家”、“学阀”、“权威”、“祖师爷”，各系总支也成立了大批判小组，组织学生们写大字报，开斗争会。按彭副书记的指示，工作队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竖立活靶子，引导师生们开火，把三江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党领导下的正确轨道。

然而，省委的决定和彭副书记的指示并未消除陈碧如心中的疑问。光凭这些被揪到台面上的人，就能“夺取政权”吗？傻子也看得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根据陈碧如的政治经验和嗅觉，后台一定还有人，而且是一个党内级别相当高的大人物。尽管她猜不到此人是谁，但凭她的直觉，“五一六通知”里的那段话绝非无的放矢，文化大革命也绝不会这么简单，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呢。不过有一点她确信无疑，毛主席、党中央早就胸有成竹，早就制定好文

⁷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1894—1971），曾任苏联最高领导人。1956年发表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1960年与毛泽东和中共交恶。

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揪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中央的事，而作为一名党的忠诚战士，她的责任就是紧跟再紧跟，把毛主席的指示落在实处。

昨天晚上，工作队和三江大学党委召开紧急联席会，传达了中央《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文件着重指出，当牛鬼蛇神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听完传达，陈碧如又有点犯嘀咕。从字面上看，这个文件的口气和先前的“五一六通知”并不十分吻合，可具体差在哪里，她一时也无法说清楚。综合彭副书记对文件的解读和同志们的讨论发言，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要从上到下下来一番大清洗，是57年“反右运动”的延续，旨在挖出所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目前，运动正处于“引蛇出洞”的阶段，留出一段时间，让各种人物充分表演，我们尽管张开口袋等着。正如中央文件里说的那样，要硬着头皮顶住，要善于掌握火候。一旦火候到了，大大小小的爬虫、游鱼们都跳出来了，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口袋自然会收口。

陈碧如暗自思忖，工作队的成员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个顶个的级别高、资格老。搞起政治运动，人人经验丰富；应对路线斗争，个个炉火纯青。既然大家都这样理解文化大革命，自己也不必神经过敏，胡思乱想，应该相信大多数。而且，就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目前形势发展的势头来看，同志们的理解也是合乎逻辑的。

那么，依照这种对文革的理解，那个名叫孟庆元的年轻人，究竟是个革命派，还是个“小爬虫”呢？一想到这个问题，陈碧如又感到头疼起来。

半个多月前，孟庆元带头写出大字报，揭发批判严明，因而受到当时校党委给予的开除党籍处分，并在全校范围内开了他的斗争会。一时间，他被整得狼狈不堪，活像一只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岂料，仅过了短短一周，风云突变，严明倒台了。工作队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为孟庆元平反，撤销处分，宣布他贴大字报属于革命行动。在众人心目里，他一下子成了敢说敢干的闯将、叱咤风云的英雄。工作队想借助他的影响开展工作，安排他参加校一级的大批判小组。而他却一口回绝，拒不从命。从数学系总支的汇报来看，这个人刺头得很，不领工作队的情，不买新党委的账，不听组织上的招呼，似乎难以驾驭。在昨晚的会议上，数学系总支书记还讲了一个新情况。这些日子，孟庆元很不安分，校里校外四处串联，搞非组织活动，密谋筹划成立什么“战斗队”。他还散布流言蜚语，诬蔑新党委依旧执行一条没有严明的严明路线，而省委派来的工作队充当灭火队，压制学生运动，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彭副书记听了非常恼火，气愤地说，这个人有野心，已经滑到危险的边缘，鉴于他还年轻，我们再拉他一把，数学系总支要做好孟庆元思想转化工作，工作队这边派出联络员，找孟庆元谈话，给他敲敲警钟。

雨还在下下停停，陈碧如走在路上，脸色和天空一样阴晴不定。她的眼前飘浮着一朵黑斑，医生说，可能是疲劳过度，得了飞蚊症。可她却觉得，那黑斑不像蚊子，倒像极了刚才撞见的黑猫。呸，晦气！她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何以为了一只黑猫纠缠不清？原因很简单，那个彭副书记口中的数学系联络员，不是别人，正是她陈碧如。

唉——。陈碧如无奈地长叹一声。没把握也罢，不情愿也罢，领导交待的任务，非完成不可。为了这次不寻常的谈话，她思考了大半夜，又准备了整整一上午。从校党委组织部提供的档案来看，孟庆元的本质不错，甚至可以说根红苗壮。他来自安徽农村，家里三代贫农，中学入团，大学入党，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是校、系两级的重点培养对象。按常理，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成长在红旗下，多年受党的教育，应该是党的驯服工具，应该对上级领导言听计从。而且，凭他的聪明劲儿，他不会不知道，没有党组织的信任和栽培，就没有他的今天，更没有他的未来，理应格外珍惜。

可是，为什么他就不听话呢？陈碧如百思不得其解。

(2)

校园看着挺大，陈碧如一路纠结，慢吞吞地走来，也很快到了西苑尽头。

眼前这座简陋的数学楼她来过两次，也曾在这里见到过孟庆元，但那都是代表工作队参加数学系召开的批判会，并没有和孟庆元私下接触过。今天上午，她委托数学系总支通知孟庆元，要和他单独谈话，时间定在下午四时，谈话的地点就选在数学系计算技术教研室。陈碧如心里清楚，对付这种难缠的人，绝不能摆领导架子，更不能疾言厉色，只有放下身段，从感情上套近乎，才能了解他的活思想，搞清他到底想干什么。

陈碧如收起雨伞，走上二楼。远远地，看见二楼西侧计算技术教研室门开着。门旁挂了一块硬纸板，上书五个血色大字：“红色暴动队”。霎那间，她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暴动？朗朗乾坤，人民的天下，他们竟要搞暴动？她按捺住心头的愤怒，走近几步，听到教研室里传来一男一女的对话声。

“小王，麻烦你跑一趟总务处，再领两刀纸。”

“我上午刚去过，他们不肯给，说我们领的太多了。”

“我说同志，闹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你一定要狠，在气势上压住他们。”

“狠？怎么狠？”

“你告诉他们，不给就贴他们的大标语，说他们是严明的爪牙，破坏文化大革命，压制学生运动。”

“嘿嘿，吓唬人，好玩。那我再试试。”

随着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一个留着二道毛子的女孩子从教研室里跑出来，差点撞上刚到门口的陈碧如。

“哦，对不起。”女孩道了一声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了看陈碧如，立马侧身相让，同时朝屋里喊道：“孟老师，找你的人来了。”

陈碧如把雨伞钹在门边，抬手理了理发际，籍此平定一下纷扰的情绪。接着，她脸上浮出一个和善的微笑，向女孩点点头，很有风度地走了进去。

屋里很脏，很乱。桌椅上堆满了报纸、杂志、传单，地板上摊满了大标语、大字报，空气里散发出一股烟蒂、墨汁的恶臭。陈碧如下意识地掩住鼻子，又觉得不妥，赶忙松开手。闪烁的日光灯下，她看到屋里只有孟庆元一个人。他站在书桌旁，嘴角带笑，一种冷淡的、轻蔑的笑。看上去，他有些疲惫，脸色苍白，胡子拉碴，眼白挂着血丝，身上的衬衣皱皱巴巴，一付几天没睡觉、没漱洗的邋遢样子。

为了示好，陈碧如主动上前两步，伸出一只手：“庆元同志，你好。我是…”

孟庆元打断了她：“我知道，陈碧如，工作队负责数学系的联络员。”他抬起半个臀部，斜靠在书桌一角，指着屋里唯一一张闲置的椅子说：“坐。”然后把双手环抱在胸前，一付盛气凌人的派头。

陈碧如看了看居高临下的孟庆元，尴尬地缩回手。

她迫使自己沉住气，便端坐在椅子上，冷静而且亲切地开了口：“庆元同志，我受彭副书记的委托，来和你谈谈话，交交心。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工作队到三江大学，和革命师生并肩战斗，我们既是你们的战友，也是你们的学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携起手来…”

“行了。别打官腔了。”孟庆元又一次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你有话直说，我还忙着呢。”

一股热血冲到头顶，陈碧如眼前黑斑乱闪，似乎又看到那只讨厌的黑猫。

怎么说我也是个领导，你算老几，凭什么如此目中无人，态度粗鲁。回想起刚才在门外听到的对话，莫非，他有意激怒我，想让我在气头上说错话，然后抓我的小辫子，在气势上压倒我？陈碧如倒吸了一口气，不能上他的当，按既定方针，把握住谈话的主动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定要让他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才好对症下药。

陈碧如掩饰住心中的强烈不满，依旧带着一脸微笑：“庆元同志，不要太性急吗。按年龄，我可以作你的老大姐。今天，老大姐就是想和你唠唠家常，听听你的心里话。”

“得了，别兜圈子啦。”孟庆元不耐烦地摆摆手：“想听我的心里话？那好啊，不必在这儿浪费时间，我都写在大字报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陈碧如的微笑僵在脸上。她停顿了片刻，开口道：“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开门见山。听同志们反映，你对我们工作队和学校新党委有意见，你能不能开诚布公地说说？”

“哼哼，开诚布公？如果我说了，你能受得了？”

“听取群众的意见，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哦，如果我说，你们正在执行一条反动的修正主义路线，你敢承认吗？”孟庆元的语气里明显带着一种戏弄。

陈碧如自然不肯甘居下风，严肃地回应道：“庆元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咱们有理讲理，不要乱扣帽子。我们知道，你对前校党委有气。严明借用党委之名，对你进行迫害，让你受了委屈。但是，那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组织。况且，省委工作队已经为你平反，肯定了你的革命行动，并且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能在党委和工作队的领导下，参加学校大批判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再立新功。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意气用事，说工作队犯了路线错误呢？”

“哈哈。”孟庆元陡然大笑：“你也太小瞧我了。你以为我不加入你们那个狗屁大批判小组，是在闹情绪，泄私愤吗？哈哈，太可笑了，太可笑了。”

“孟庆元同志，请你严肃一点。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可以指出来，不必这样嘲笑。”

“嘲笑？当然要嘲笑。你们执行一条错误路线，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再这样走下去，就不是嘲笑的问题了。”

陈碧如板起面孔：“你口口声声说工作队的路线错了，有什么根据？”

“哼哼。”孟庆元鼻腔里发出一声冷笑：“在我告诉你答案之前，我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问吧。”陈碧如隐约感到不妙，谈话的主动权已经被孟庆元抢走了。

“好，那我问你，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

陈碧如想也没想，立刻答道：“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流毒，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赫鲁晓夫式的代表人物。”

“嗯，说得不错。那么，你们工作队是这样做的吗？”

“是的。我们遵循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发动全校师生揭批严明的反动路线，带领大家斗争三江大学内部的牛鬼蛇神，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荒谬！你以为揪出一个严明就可以交差了吗？大错特错。”

陈碧如抓到漏洞，立刻反击道：“这就奇怪了，揪出严明不是你挑头的吗，难道你也搞错了？”

“你不要偷换概念。那是两码事，扯不到一起。我揪严明，目的是要揭开三江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而省委抛出严明，只不过把他当成一只替罪羊。我告诉你，党内存在一条又粗又长的修正主义黑线，真正的黑线头目还在上头。可你们呢，不带领大家深挖隐藏在省委和教育部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在玩弄偷梁换柱的把戏，抛出几具政治僵尸，转移革命群众的视线，名曰批斗牛鬼蛇神，实则丢卒保车，名曰领导文化大革命，实则挂着羊头卖狗肉。”

陈碧如忍无可忍：“那么，照你的意思，上级组织都不可信、不可靠，党的领导就不要了吗？”

“你别给我扣帽子。我没说不要党的领导。问题在于，你们能代表党吗？”

“我们是省委派来的工作队，接受省委的直接领导，为什么不能代表党。”

“我看未必。工作队的所作所为，与文化大革命的宗旨背道而驰。我敢断言，工作队里某些人和严明是一丘之貉。”

陈碧如声色俱厉：“年轻人，请你注意你的措辞。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你的话已经出格了。”

孟庆元针锋相对：“多谢你的提醒。不过你放心，我说过的话，我自己负责。”

“孟庆元，我不明白，你究竟是不知天高地厚呢，还是别有用心。如果你的记忆还好，请回想一下 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不客气地说，你今天的言论，比起当年的右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怎么，你们想再一次把我打成反革命吗？”

“你若不思悔改，一意孤行，没人救得了你。”

“那就来吧，我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狂妄之极。看来，你真准备搞‘暴动’了。”

“那又怎么样？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姓孟的，我告诉你，如今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在共产党的天下搞暴动，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我代表工作队最后一次警告你，再不悬崖勒马，你一定会后悔的。”

“哼哼。”对于陈碧如的威胁，孟庆元根本不为所动：“那咱们就走着瞧，看看谁会后悔，谁会笑到最后。”

陈碧如气得浑身打哆嗦。没什么好谈的了，话不投机半句多。她拂袖而起，连个告辞的招呼都没打，推开椅子，掉头便走。

“哈哈”，身后响起一串狂笑，笑声嚣张跋扈。

(3)

这时，龚逸凡刚巧来到数学系二楼。他溜着走廊墙边，敛目垂眉，蹑手蹑脚，活像一只担惊受怕的老鼠。离教研室大门还有三五步，听到屋里的争吵声和一阵怪笑，他抬头一看，眼前是急急走出来的陈碧如。

前两天系里开他的批斗会，他见过陈碧如，知道她被省里派来，在工作队当干部。龚逸凡不敢怠慢，赶紧肃立在一旁，毕恭毕敬地打招呼：“陈大姐。”

陈碧如正憋着一肚子气，看见龚逸凡的猥琐样，又听到这个特嫌分子喊她“大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她怒目相向，厉声呵斥道：“狗特务，乱喊什么？注意你的身份！”说罢，拎起门旁的雨伞，甩手而去。

雨伞甩起的水珠溅落在龚逸凡身上，淋得他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什么人呐，神经病。我又没惹她，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她抽得哪家子疯？哎，刚才隐隐听到教研室里传出来争吵声，莫不是她受了旁人的气，拿着我来发泄一通？唉，这年头，人咋都变成了这样。真应了《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自从龚逸凡被大字报点名，他不再是“内控”的特务嫌疑，而成了千夫所指、铁板钉钉的“牛鬼蛇神”。学校召开批判严明的大会，他被拉去陪斗，系里召开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小会，他也被拉去陪斗。虽然他只是一个陪绑的小角色，可几场批判会下来，也算出了名，走到哪儿，都可以感到人们在他背后的指指戳戳。更让他心里难过的是，女儿们也知道了这件事，一张张小脸耷拉下来，在家里对他不理不睬，在外人面前不敢抬头。这些天来，只要不开批判会，他便躲在家中书房里，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就连买包香烟，都要忍到天黑，破帽遮颜，生怕被人认出来。今天，他之所以来到系里，是因为孟庆元派人通知他，要他清理走个人物品，交出钥匙，教研室要改作闹革命的“大队部”。龚逸凡本来就揣着一肚子窝囊气，没想到无缘无故地又挨了陈碧如的一通羞辱，实在越想越光火。

“呸。”朝着那个女人远去的背影，龚逸凡悄悄唾了一口，却不敢发作，只得学了阿 Q，自言自语道：“骂我狗特务。你比我好到哪儿去？国民党、右派，你样样沾边。难能就你是个好人不成？哼，什么东西。”

“龚老师，你说什么呢？”

突如其来的问话，炸雷一般，骇得龚逸凡心惊肉跳。掉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人。天哪，孟庆元。他怎么就像一个鬼，无声无息地来到自己身后？

“哦，庆…，不，孟老师。我…，我来还钥匙。”龚逸凡一时心慌，不知如何应对，急忙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

孟庆元顺手接过，毫无表情地说：“我问你呢，你刚才说什么？”

“没，没说什么。”

“扯谎。我明明听到你在说话，老实交待。”

“嗯…”龚逸凡低下头，迟疑了几秒，心中一发狠：“我说陈碧如呢。”

“你认识她？”

“在西南联大就认识，二十多年了。”

“你说说，她和国民党、右派沾了什么边？”

我的上帝，刚才的自言自语，都被这小子听见了。龚逸凡有些害怕，也有点幸灾乐祸。如果没猜错的话，方才是他俩在屋里吵架。哼，反正都不是什么好鸟，干脆我实话实说，你们不是好斗吗，让你们自己窝里斗去吧。

于是，他稍作斟酌，小心翼翼地回答道：“据我所知，陈碧如的父亲是个国民党将军，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她的前夫是个右派，已经摘帽了。她现在的丈夫，叫李铁山，是咱们学校的党委副书记，你知道的。”

听到龚逸凡的话，孟庆元顿时眼睛发亮。嘿，想什么来什么，而且得来全不费功夫。他的嘴角露出狡笑：“行，你还算老实。去，拿你的东西去吧。”

龚逸凡如获大赦，赶忙走进教研室，拉开办公桌的抽屉，取出几本外文资料和一沓子没写完的教材草稿，一股脑地揣到书包里。然后留恋地看了一眼教研室，垂头丧气，匆匆向门外走去。

“龚老师。”

刚走到门口，孟庆元又一次喊住他。龚逸凡觉得很纳闷，这小子在大字报里点了我的名，在批判会上骂我是严明豢养的狗特务，为什么私下里还叫我老师？难道，他还念我当过他的指导老师，抑或他安了什么花花肠子？

龚逸凡估摸不透，不敢托大，依旧低头弯腰，唯唯诺诺：“不敢当，不敢当。孟老师，您还有什么吩咐？”

“噢，没什么大事。你是骑自行车来的吗？”

“是。”

“这个，我最近工作忙，要到各个大学联络革命派，想借你的自行车用一用。”

“哦，这个…？”

妈的，假惺惺地叫我老师，原来他打着这个鬼主意。龚逸凡顿感胸闷气结，心里暗暗叫苦。家里人口多，买个粮食、蜂窝煤的，一买几十斤、上百斤，都是力气活。过去，梦兰和甘妈一起往家抬，可眼见甘妈岁数大了，梦兰怕老太太伤了腰，便把存款取出来，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哪知道，买了还不到两个月，就被这小子给瞄上了。龚逸凡心里明镜儿似的，把自行车借给他，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可是，敢说个“NO”吗？

孟庆元看到龚逸凡面露难色，支支吾吾，知道他心里不情愿，便加重了语气：“龚老师，你应该清楚当前的革命形势。你的表现，将证明你是否愿意悔改，向人民投降，争取得到革命群众的宽大。借你的自行车，是革命的需要，也是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当然啦，我们不会违反政策，可以给你打一张借条。”

得，人家都点到自己的死穴上了，龚逸凡不敢不松口：“那…，好吧。”

短短一刻儿，孟庆元递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了一行潦草的毛笔字：“借到龚逸凡自行车一辆。”落款“红色暴动队”。借条即没写明归还日期，也没给出具体借车人。

龚逸凡默默地交出了车钥匙，把苦笑和眼泪一并咽进肚子里……。

(4)

天色阴晦，雨越下越密。

龚逸凡浑身透湿，哈着腰，搂着书包跑进家门。

“阿…，阿嚏。”刚才去系里的时候，雨停了一阵，又骑自行车，就没带雨伞。哪知回来的路上，阴风乍起，雨脚如麻，他一路紧跑，还是被浇得像只落汤鸡。

喷嚏声惊动了厨房里的甘妈，她探出头来，招呼道：“先生回来啦。喔哟，淋成这个样子。快，快，都换下来，可别落下病了。”

龚逸凡呼哧呼哧喘着气：“甘妈，你把这个书包里，书包里的东西，推出来晾晾，我上去换衣服。”

“哎，赶紧着。”甘妈接过书包，好像还想说什么：“大少爷，阿素…。”

可龚逸凡没有觉察到，拔腿跑上了楼梯。

卧室门开着，里面很暗，什么也看不真。他摸索着打开电灯开关，突然听到一声尖叫，屏息一看，梦兰搂着小女儿雪素坐在床边。雪素把脑袋紧紧地钻在妈妈怀里，小小身体索索发抖，那尖叫声好像也是她发出来的。

龚逸凡大吃一惊，连忙问道：“雪素怎么啦？生病了吗？”

梦兰使了个眼色，悄声道：“你先去书房。”

走进书房，龚逸凡脱掉湿衣服，裹了一条毛巾被，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雪素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梦兰不直接告诉我？

正胡思乱想着，梦兰推门进来，手中托着一套干衣服。

“快，换上吧。”她把衣服送到他怀里，回转身，轻轻关上书房的门。

“到底怎么回事？”龚逸凡迫不及待，边穿边问。

“唉。”梦兰眼含泪花：“雪素受欺负了。今天放学回家，一帮同学围住她起哄，骂她是‘小特务’，还有的朝她扔石头。孩子怕得要死，一路哭回家，眼睛都哭肿了。”

听到梦兰的话，龚逸凡心如刀绞。自己含冤受屈，咬咬牙也就忍了，岂料这无端的罪名还要殃及家人。雪素不过是个十岁的孩子，面对风刀雨剑，她那幼小的心灵怎能承受得住。

他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难过地说：“都怪我。我对不住孩子。”

梦兰走到他面前，握住他的一只手，轻声劝慰道：“逸凡，这怪不得你。我等凡人，难脱八苦。唯有身心放空，方能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土。孩子们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会慢慢跟她们讲清楚。她们都大了，迟早会明白的。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我们的主心骨，你只要挺得住就好。”

龚逸凡呼出一口闷气：“唉，你放心，为了孩子，我也要挺住。雪素呢？还在哭吗？”

“好多了，正做作业呢。我让她从明天起，上学放学和文漪一起走，姐姐会保护她的。”

“那就好。不过你得告诉文漪，千万不要和那帮孩子打架。省得让人家扣帽子，说咱们搞阶级报复。”

“嗯，我知道了。”梦兰看到逸凡的发梢还在往下滴水，赶忙拿起毛巾被，轻轻地为他揉搓，心疼地问道：“怎么淋成这样？雨也没那么大么。”

“我走回来的。”

“可我看你骑车子去的呀。”

“唉，别提啦，提起来就窝火。”

“怎么回事？”

“车子被强盗抢走了。”

“强盗？哪儿来的强盗？”

“就是那个孟庆元，我以前的好学生、好助手。”

“孟庆元？他凭什么抢我们家的自行车？”

“凭什么？凭人家是革命派，以革命的名义，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明明横抢硬夺，还要我感恩戴德。”龚逸凡愤愤地拎起湿衬衫，从衣兜里掏出那张借条：“看看，这是他写的借条。”

梦兰接过来一看，借条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她把借条揉成一团，凄凄笑道：“还留着它干嘛？秋后算账吗？没由得给人家留个借口。算啦，破财消灾。只要孟庆元以后少为难你一些，也就值了。”

“嘟嘟”，书房门响了两记，门外传来甘妈的声音：“大少爷，刚才亲家母来过，让你有空去一趟，老爷子有话说。”

梦兰道：“你快去吧。寄妈昨天说，寄爹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前两天也挨斗了。老爷子心情很不好，你劝劝他，把心放开，该忍就得忍着。”

“你不一起过去吗？”

“不了，我去陪着雪素。”

(5)

出门左转，就是董家小院。往年，菜圃里蔬绿瓜黄；而今，栅栏旁荒草漫秧。

龚逸凡推开小院铁门，快步走到屋前，隔着门帘喊道：“董老，我来了。”

“逸凡，进来吧。”董师母屋里放话。

走进客厅，龚逸凡看见董老站在椅子上，双腿颤颤巍巍，面朝东墙，双手按住一张毛主席画像。师母站在两米开外，仰面看着，手里还拎着一幅徐悲鸿的《猫戏蝶》，画轴半卷，看样子是刚刚从墙上摘下来的。

“老婆子，正不正？”

“往右一眼眼，好，差不多啦。”

董瘦竹用力揪下图钉，转过头来说：“逸凡，帮个忙，把桌上的对联递给我。”

“董老，您下来。还是让我来吧。”

“好，好。你来，你来。”

扶着董老下了椅子，龚逸凡站上去，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把对联贴好了。跳下来，退几步瞧瞧，贴得挺周正，中间毛主席，两旁红对子：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龚逸凡心里一动，是不是也该向老爷子学习，回家弄一套贴上。

“逸凡，坐吧。”师母说罢，走到门口，关上房门，折身走进厨房。

“董老，您找我有事？”

董瘦竹点燃烟斗，吸了一口，慢吞吞地说：“算不上什么大事，给你提个醒。回家跟梦兰说说，尽快把家里清一清，有什么东西犯忌的，该扔就得扔。”

龚逸凡明白老爷子指的什么，肯定是梦兰的佛经啦，香炉啦，还有那尊青花瓷观音娘娘。可他不明白的是，这些放在家里的东西还有危险吗？他知道老爷子一向别具只眼，便急切地问道：“董老，您是不是听说什么啦？”

“是的，说给你听也无妨。才收到北京老亲家的信，信上说，他们那里已经开始抄家了。”

“抄家？抄什么人的家？”

“自然是你我这样的牛鬼蛇神啰。”

龚逸凡不解：“现在又不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家里哪有什么财产可抄的？”

“逸凡哪，事到如今，你还看不明白吗？”董瘦竹扬起烟斗，触了触额头：“破字当头，触及灵魂，横扫一切。一切，懂吗？家里的书啦、字画啦、古董啦，但凡和封资修沾得上边，便是毒草，都要连根铲除。”

龚逸凡一时无语，摸出一根烟，点着，狠狠地吸了一口。突然看到堂屋一角堆放着几只纸箱，有的插满字画卷轴，有的装满线装书。他指着那堆东西，好奇地问道：“董老，您这是…？”

“哦，我想捐给学校图书馆。”

“这可是您一辈子的收藏，您就舍得？”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些宝贝跟了我一辈子，捐出去，心中的确难以割舍。但送到图书馆，它们或许能逃过一劫，也强似被一把火烧掉。”

烧掉？文化大革命，革文化的命，莫非真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统统毁掉。龚逸凡沉默了片刻，问道：“董老，对这次运动，您究竟怎么看？”

“怎么看？说实话，云笼雾罩的，老夫也看它不透。只觉得像是一场大旋风，席卷八荒，铺天盖地，谁都躲不掉。你看看，风声乍起，严明卷进去了，你、我卷进去了。在你来之前，许韵来两口子刚走。许韵来和华沙大学汉学系的教授有书信往来，外文系把他打成了里通外国分子。昆剧团把云小蝶定为文艺界的黑帮，罪名是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她不过一个普通演员，也被卷进去了。”

龚逸凡长叹一声：“唉，别说大人了，孩子们也逃不掉。今天雪素放学回家，被一帮同学围住，又打又骂，现在还在家里哭着呢。这些日子，三个女儿见了我就躲，好像躲瘟神似的。”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家和平不也是一样，自从工作队把我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回来连声爷爷都不喊了。”

“这样下去，日子可怎么过啊。”

“怎么过？凑合着过吧。风再大，也有停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孩子，他们现在还小，终究会长大的。”

“梦兰也是这么说。她还怕您心情不好，让我劝劝您，把心放开，该忍就得忍着。”

“呵呵。好，好。到底是我的闺女。”董瘦竹终于笑出了声：“逸凡，这些日子，我也想通了。硬的早掉，软的却在，该忍就得忍，我还悟出一个‘忍’的诀窍呢。”

“什么诀窍？”

老人狡黠地眨眨眼：“装死。”

“装死？”

“对，装死。死猪不怕开水烫。哈哈。”

龚逸凡想了想，也会意地笑了，却笑得难看、苦涩。

第三十五章 定原则明哲保身 破四旧古刹遭焚

(1)

“妈的，都立秋了，还这么热，让不让人活了。”齐霏霏一边擦着额头的汗，一边把刚刚从食堂打来的发糕、油条摆在餐桌上。

也难怪她抱怨，今年明都的夏天真是热的离奇。出了梅，接连二十几天大晴天，天天都在三十五度以上。好不容易盼到立秋，秋老虎又来逞威，赤日炎炎似火烧，莫说人烤得吃不消，连柏油路都烤化了，踩上去一颠一颤的。

嘟嘟囔囔自言自语地摆好早餐，齐霏霏走到楼梯口，朝着楼上放声喊道：“起床啦。乐天，乐湄，快起来，太阳晒屁股了。”

这栋二层欧式小楼是齐霏霏的新家，搬进来小半年了。虽然已经没有了刚搬来的那种新鲜感，可她还是觉得看不够，连班都不想上，情愿呆在家里，楼上楼下地来回转悠。当然啦，她不想上班，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原因。地方上文革搞得如火如荼，眼下中小学乱成一团，教育局里也乱成一锅粥，人人都像没头的苍蝇，去了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大门“砰”地响了一下，齐霏霏知道，元凯出操回来了。军区机关干部并不要求出操，可他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起床号一响就爬起来，到操场上和警卫营的战士们一起跑步。

“瞧你一身汗。”齐霏霏递上一条毛巾：“快洗洗去。”
常元凯笑着接过：“真他妈够热的。”

瞅着丈夫走进楼梯旁的卫生间，齐霏霏暗自欣慰，还是这房子好啊，楼上楼下都有卫生间，一家人再也用不着抢厕所了。过去跟着元凯到王副司令家作客，看到那绿树成荫的大院子和房间套房间的小楼，她心里别提有多羡慕。没想到这么快，自家也住上了小洋楼。虽说比不上首长家，却也宽敞明亮、冬暖夏凉的，比原来那栋日本人盖的破木板房好多了。这全靠了元凯，若不是他又升了一级，当上了军区副参谋长，怎么能享受到这种待遇。

当然喽，这种待遇委实来之不易。半年多前，为了元凯参与后勤事故调查那件事，她还提心吊胆了一阵子，生怕他左不是，右不是，弄得个两头不落好。没承想，她白白担了一场心。元凯有本事，灵活运用辩证法，居然把坏事变成好事。他不仅说服了王副司令，撤销了事故通报，而且在政治部和司令部的分歧中进行调合，搞了一个折衷方案。他建议将那个牺牲的小班长定为革命烈士，记一等功，但为了不和中央军委竖立的英雄人物王杰同志平分秋色，只把那个小班长的事迹在明都军区内部大力宣传，作为全军区的榜样，进一步掀

起学毛选、学英雄的新高潮。元凯拿出的这个方案，司、政、后三方皆大欢喜，也得到了军区首长的一致赞同。不久，喜讯传来，元凯被提拔为军区副参谋长，成了司令部里最年轻的军级干部。一想到这儿，齐霏霏心里就美孜孜的，把教育局里那些揪心烦人的事丢到脑后。

“咚咚咚”，一阵楼梯响，齐霏霏抬头瞅过去，女儿连蹦带跳地跑了下来。

唉，这丫头，还是那么瘦，怎么吃都不肯长肉。不过，个子倒是长了许多，细腰长腿，看上去苗苗条条的。

“妈妈吵死了，不让人家多睡会儿。”乐湄揉着惺松的眼睛，半嗔半怨，跟妈妈撒娇。

“小姑奶奶，你也不看看几点了，还上不上学啦。”

“上什么学呀，不是停课了嘛。”

“停课也得闹革命。你们老师呢？不管你们啦？”

“还老师呢。昨天我们班里开批斗会，把黄老师都斗哭了。”

“黄老师？她不是你们的班主任吗？”

“是啊。”

“哎哟，她一直是我们局里的模范教师，你们为什么要斗她？”

“还不是说她爱臭美，烫头发，抹雪花膏，穿高跟鞋，有资产阶级思想呗。”

“你们打她了吗？”

“打倒没打，就是有几个男生，把她的头发给绞了。剪得乱七八糟的，黄老师就哭了。到学校真没劲，这学期文漪也不来了，连个玩的人都没有。”

“文漪？为什么不来了？”

“听同学说，她爸爸是个国民党特务。阿姨不让她和雪素出门了。”

“龚教授是特务？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同学们这么说，大字报上揭发的。”

娘儿俩正说着话，又是一阵“咚咚咚”的楼梯响，乐天急冲冲地跑了下来。他身穿旧军装，腰扎武装带，胳膊上箍着一个红袖章，袖章上印着两行字，黄灿灿的，上排五个小字，“毛泽东思想”，下排毛体“红卫兵”，一付时下流行的革命小将的派头。

看到儿子这付装束，齐霏霏皱了皱眉头：“天这么热，还穿长衣服，你不怕捂出一身痱子啊。”

乐天没理睬妈妈的唠叨，径直跑进餐厅，抓了一块发糕、两根油条，转身就往门外跑。

“臭小子，说你呢。”齐霏霏伸手拦住儿子。

“干嘛呀，我有急事。”

“有什么急事，饭也不好好吃？”

“哎呀，我们红卫兵今天要去破四旧，都快迟到了。”乐天左躲右闪，终于摆脱了妈妈的纠缠，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你给我站住。”齐霏霏还想问几句，可一扭头，儿子连影子都不见了。

“一大早就听见你嚷嚷，嚷嚷什么呢？”常元凯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嚷嚷什么，还不是你儿子，连早饭都不好好吃，跑出去破四旧啦。”常元凯笑了笑：“人家是革命行动，你要不支持，当心儿子造你的反。”

“他敢！别人我管不了，连儿子都不能管了？”

“行啦，行啦。”常元凯推着齐霏霏走进厨房：“吃饭吧，我还要去开会呢。”

齐霏霏盛了一碗稀饭，放在常元凯面前。转身从碗橱里拿出一瓶胃药，倒出几粒：“喏，把药吃了。不给你就记不得吃，什么都得我想着。”

常元凯接过药，就着米汤服下，看到女儿一旁偷偷地笑，问道：“丫头，你笑什么？”

乐湄忍俊不住，吃吃笑出了声：“我笑妈妈呗，管完儿子管老子。像姥姥说的那样，当女人的，天生就是操心的命。”

“呸，你个死丫头。”齐霏霏笑骂道：“你不是女人哪？等你结了婚，有了孩子，看你操不操心。”

“那，我就一辈子不结婚。”

听到乐湄的孩子话，常元凯哭笑不得：“乱弹琴。不结婚，你一个人过一辈子吗？”

“谁说我一个人，我有你们呀。我就守在你们身边，和爸爸妈妈过一辈子。”

“胡说八道，越说越没谱了。”齐霏霏轻轻打了乐湄一巴掌：“你吃好了没有？吃好了就滚蛋，上学去。”

“好好好，我滚。”乐湄朝妈妈做了个怪脸，拔腿跑了出去。

齐霏霏喝了一口粥，突然想起一件事，问道：“哎，元凯，昨晚太晚了，我没来得及问。于海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

“还不是后悔了，发发牢骚。”

“他当了大书记，有什么后悔的？”

“后悔不该离开部队。现在只有部队是世外桃源。他的那所大学里，学生们起来造反，给他贴了大字报。他想不通，问我该怎么办。”

“那你怎么说的？”

“我能说什么？无非让他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无条件、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我告诉他，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连两次接见红卫兵，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持信号。革命小将们写大字报、破四旧、造反，乃大势所趋，我们必须紧跟潮流，万万不可逆流而动。”

“元凯，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文化大革命，嗯，怎么说呢？有点怪怪的。”

“你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清楚。”齐霏霏伸出筷子，隐喻地朝上指了指：“好像上面由着孩子们胡来，底下谁也不敢管，基层的党团组织都瘫痪了。这不，中小学开学没几天，我们教育局就接了十几起告状的，说学生打老师，凶得不得了。昨天，仁爱女中有位英语老师想不开，自杀了。”

“她为什么要自杀？”

“听她们校长说，那个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我呀、你呀、他的，班里没男生，她就指着教室里的主席像做例子，说什么‘爱狗有狗黑狗屎’的。英语我学不来，反正意思是‘我走你走他走’，结果女生们斗争她，说她反动，竟然敢把伟大领袖赶出教室。她一时想不开，就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上吊了。”

常元凯摇摇头：“乱弹琴。”

“可不是吗。我担心，再让这帮孩子们无法无天地胡搞下去，还不要搞得天下大乱呀。”

常元凯看到妻子的情绪有些激动，连忙阻止道：“好了，这种话你也敢说。”

“怎么啦，我就跟你说说，有什么关系。”

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妻子的秉性和弱点，常元凯了解得一清二楚。她心肠软，原则性差，而且又是个直筒子脾气，有话掖不住，什么心事都挂在脸上。上次在“四清”工作队，就是因为同情了一个不该同情的农村干部，犯了“立场不稳”的错误。好在担任工作队长的省委彭副书记手下留情，只让她在队里作了自我批评，也就蒙混过去了。而这次的文化大革命，一看就比“四清运动”还要来得凶险。不久前，军区党委口头传达了一个中央通报，由于保密规定，他没敢讲给她听。说实话，听到那个传达，他自己都感到格外震惊，

“彭罗陆杨”⁸，三个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个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莫名其妙地被绑在一起，成为继“三家村”之后的又一个阴谋反党集团。这几个人的级别够高的了，可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就此止步，造反烈火势若燎原，越烧越旺，不知道还会烧到谁身上。常元凯很为妻子担心，因为她在教育部门工作，那可是一个短兵相接的白热化战场。

他放下筷子，正襟危坐，严肃地说：“齐霏霏同志，我警告你，这种话，以后在家里也不准说。”看到妻子脸色难看，他继续道：“你别不高兴，我这是为你好。你向来口无遮拦，说话不经大脑。过去说错话，可能是认识问题，而如今不一样，一个不留神，就会犯错误，而且是政治错误、路线错误。我送你三条原则，你给我牢牢记住。第一，不准随便议论中央领导人。第二，不准流露出对文革和红卫兵的不满。第三，不准为任何挨批判的人鸣冤叫屈。听清楚了吗？”

齐霏霏脸拉得老长：“这不准那不准的，你还不如干脆一点，把我关在家里得了。”

⁸ 彭、罗、陆、杨事件，是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立案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阴谋反党集团”的事件。

常元凯知道妻子在赌气，反正该说的都说了，再多说也无益，他看了看手表：“我要走了。你冷静一下，把我刚才的话好好想一想。想不通，就请病假，别去上班了。”

(2)

一睁眼，天已大亮。

顾建国猛地坐起来，一束阳光射在脸上，顿时眼前一盲，桔黄中闪烁着一团红亮的耀斑。他赶忙低下头，抬手揉了揉眇目模糊的双眼。隐隐约约，看到一条大腿横在身边。

“建军，起来了。”他伸脚踢了踢那条大腿。大腿不情愿地动了一动，翻向另一侧，蜷成半砣屁股。

“快起来。”他又朝着屁股踹了一脚。

入夏以来，建军、建国一直睡在外面。离家不远是5311厂工会的篮球场，看台上支了半拉芦席棚，勉强可以遮遮小雨，挡挡太阳。晚饭后，总有一帮厂里的半大孩子聚在这里，打球、吹牛、乘风凉。玩累了，胡乱找一块平坦的地界，铺上凉席困大觉，一觉睡到大天亮。

顾家哥儿俩是这里的常客，他们不愿呆在家，一来天太热，二来家太小。七年啦，顾家蜗居在那个20平米的筒子间里，一直就没动过窝，兄弟俩也从毛孩子变成了大小伙儿。当年，厂里还是看在于海爷的面子上，才给他们分了房。要不然，凭着他们那个以工代干的爹，排队到今天也轮不上。孩子们大了，一间屋子不方便，厂里派工，在筒子间里隔了一道墙，爹娘住里间，哥儿俩住外间。隔墙上掏了一个洞，一根25瓦的日光灯横贯两间屋，每边半截灯管。开关线攥在娘手里，不黑不开，上床就关，着实为国家省了不少电。说起来里间屋爹娘住，可在建国的记忆中，爹和娘从来没在一起睡过觉。爹总是说工作忙，整夜整夜不着家，手握一根四节电池的大电棒，绕着厂区一圈一圈地巡逻，转累了就睡在护厂队的值班室里。爹工作积极，年年当劳模。厂里开大会，表扬爹“一心为公，爱厂如家”，大大小小的奖状挂了一墙。只是有件事建国搞不明白，有几次半夜被尿憋醒，听到里间有动静，悉悉索索的，好像有人在哭泣，又好像在哼哼。他奇怪，爹不在家，黑灯瞎火的，娘一个人在干什么？

建军被踹醒了，仰八叉地赖在凉席上，呜哩唔噜地抗议道：“致啥嘛？睡个觉也睡不安生。”

“回家吃饭。”建国站起身，伸了个懒腰。

听到回家吃饭，建军立马感到肚子饿了，大吼一声：“走！”双脚朝天，一个鲤鱼打挺，可惜腰板没绷住，“扑通”一声，又仰倒在凉席上。

建国听到响动，低头一看，忍不住笑了起来。建军的土布裤衩上染了几块污斑，曲里拐弯，黄不拉叽的，像小孩袖口上抹的鼻涕嘎巴。

“嘿嘿，建军，夜里你干啥坏事啦？”

“啥坏事？俺又咋地啦？”建军坐起身，一脸的不解和无辜。

“没干坏事？看看你的裤头子。”

建军低头看了看，忙不迭地挟住腿，讪讪道：“娘的，丑死个人了。”

“你说，梦见啥啦？”建国一脸坏笑。

建军满脸通红，闷声骂道：“下作玩艺儿，滚边拉去。”说罢，他卷起凉席，挡在身前，跳下看台。

迎着灿烂炽热的朝阳，兄弟二人打道回府，建军走在前，建国跟在后。他们哥俩是双胞胎，按落地次序，建军居长，建国居幼。他俩的名字是山东老家的教书先生帮忙起的。先生有学问，还会赶新潮。先生对着娘摇头晃脑道，毛主席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先建军，后建国。

一般而言，双胞胎都长得很相像，而这哥俩更绝，活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即便街坊邻居遇到他们，也一下子分不清谁是弟弟，谁是哥哥。他俩一口锅里舀饭，一张席子上困觉，衣服裤子混着穿，相处得委实不错。不错归不错，可建军心里有数，建国打小儿就看不起他，嫌他笨，从来没把他当作“哥”。怪也怪了，都是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前后不过几分钟，脑瓜子咋就差了那么大呢。考中学那年，弟弟建国成绩好，一脚踏进附中大门，而当哥哥的建军被发配到十七中，号称“破烂收容所”。为了这，爹也打，娘也骂，好一阵子，建军在家里抬不起头。突然间，文化大革命来了。什么他娘的好学校、孬学校，一股邈邈地停了课。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知识越多越反动”，建军非常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出了自己想说不敢说的心理话。前些日子放暑假，建军没处去，便和厂区里的几个小流氓拜了把子，整日混在一道，玩杠铃、丢石锁，练出一身疙瘩肉。精力足了，没地儿发泄，在小兄弟们的撩拨下，悄悄溜进厂里，爬到厕所墙头，偷看女工撒尿。没想到，看了没两次，只觉得黑乎乎的一片，没弄明白女人那底下究竟啥模样，他和那几个小混混触了霉头。说起来这事还怪他，是他喷嚏打得太响，暴露了目标，被护厂队团团围住，抓了个正着。这下把当队长的爹气红了眼，一把按倒在板凳上，抡起擀面杖一顿死揍。要不是娘拼命挡在他身上，屁股要夯成肉酱了。怕他再闯祸，爹铁青着脸发了话，让弟弟看住哥哥，不许哥俩分开一步。

一路紧走慢赶，哥俩回到家门口。门外的破桌子上，摆了两付碗筷，当间放着一钵子烫饭，一碟子萝卜干。和往常一样，娘已经把早饭晾好，自己到食堂上早班去了。

吃了一碗发馊发酸的烫饭，建国撂下筷子。看到建军还在闷头捧着碗，吸溜吸溜地喝，便不耐烦地催促道：“快点啦。”

建军抬起头，抹了抹嘴边的白饭粒：“忙啥？”

建国鄙夷地瞪了建军一眼，要不是爹逼着，他才不愿意带建军去附中呢。本来就彭晓光那伙干部子弟瞧不起，再加上这个满口土坷垃的家伙，还不更

让人看笑话。可爹的话他又不肯不听，便阴着脸反问道：“昨晚跟你说的都忘啦？”

“咋就忘了呢，不就让俺跟着你，去你的学校嘛。又不是赶着去救火，你急得个啥。”

“乐天让咱们九点前必须赶到，一起去破四旧。”

建军好奇地问道：“叔要去哪里破四旧？”

“不知道，听说要去拆一座庙。”

听到要去拆庙，建军立马来了精神，扔下碗：“俺吃好了。咱走。”

(3)

明都东出朝阳门，前行六里许，有一处佛教胜地，官称大日禅院。

禅院坐落在一座林木茂盛的绿岛之上，仰面双龙山，俯首荷花池，二龙戏珠，四面漪涟，一桥衔岸。岛上庙宇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到今年已整整四百年。这里一向是密宗和尚修行的金光明道场，供养毗卢遮那佛，故老百姓亦称此处为毗卢寺。四百年来，寺院迭遭战乱，几番式微，然屡毁屡建，迄今香火未断，钟声依旧。

过桥登岛，迎面两座巍峨青石山门，单檐庑盖，四柱三间，镌以祥云饕纹。门楣凿字，斗大镏金，一曰“光明普照”，一曰“大日悬天”。沿石板路向前，便是禅院朱红大门。然而，大门紧闭，向来不对常人开放。前来朝拜者，上至文官武将，下至黎民百姓，一应人等，只能于边门出进。据说，清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曾以香客身份在大日禅院下榻，燃香熏衣，吃素持斋，与老方丈彻夜谈禅说法。数日后，皇帝老儿起驾，方告知僧人真相，并赠予禅院全套 168 册的《乾隆大藏经》。老方丈感激涕零，诚惶诚恐，光膺圣眷如此，不可无以示后来。遂乃率众僧大作水陆法会，隆封正门，以谢天恩。

经边门步入禅院，巍巍然一座大殿。殿前两座陪亭，琉光璃彩，六角攒心，左亭置鼓，右亭悬钟。大殿坐落于花岗岩台基，周以汉白玉护栏，台阶正中镶嵌一块硕大的蟠龙螭陛。台阶共三十三级，暗合大梵天、帝释天、多闻天、持国天诸 33 天之数。拾级而上，便是高大雄伟的千佛殿。殿前楠木立柱上刻一楹联：

法法须通无我法
空空莫学有心空

檐下匾额乃乾隆御笔：“万法皆空”。

大殿内供奉一尊巨大佛像，毗卢遮那佛，亦称大日如来，为佛家密宗至高无上的本尊佛。毗卢造像高及殿顶，金光灿灿，庄严宝相，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之上。须弥座圭角束腰，下枱仰莲，上枱伏莲，莲花千瓣，每瓣镂刻一尊小佛像，寓意“千佛绕毗卢”。出千佛殿后门，有院堂数所，依次为奉先院、讲经

堂、佛印阁、藏经楼。再往后，便是和尚们的起居之处。翠竹森森，隐现数栋寮房、斋堂、精舍。

时将近午，寺院里寂然无声。和尚们或入定，或静修，或诵经，或昏睡。他们本是方外之人，堪破世态炎凉，淡泊人间名利，远离红尘，一心向佛。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世外红尘滚滚，遮天蔽日，如霾如雾。陡然间，鼓噪呐喊席地而来，打破了寺院四百年来的清静安谧。

石桥上，山门前，聚满了一队队的红卫兵。他们挥舞着战旗，高呼着口号，人人精神抖擞，个个慷慨激昂。红卫兵队伍的最前列，站着两个领头人，一个是附中团委书记、年轻教师王向荣，另一个是省委副书记的儿子、初三学生彭晓光。

文革伊始，王向荣就看准了苗头，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于是，他主动出击，率先成立“教工红旗战斗队”，写出不少揭批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俨然充当了附中文化大革命的领军人物。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出现后，他又挑头串连，联合附中十几个各种名目的战斗队，组建了明都第一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知道，自己身为教师，不宜太过招摇、太露锋芒，便推举彭晓光担任红卫兵勤务组组长，自己退居幕后，当了勤务组顾问。不久前，中央颁发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提出“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点工作。王向荣立刻感到这是壮大声势、扩充队伍的好时机，便向彭晓光建议，为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走出校门，杀向社会，破除残留在各个领域里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王向荣的提议得到勤务组的一致赞同。在讨论到具体行动时，大家觉得，上街改路名、店名，剪女人的烫发，撕阿飞的小脚裤子，敲太太们的高跟鞋等等做法太过于小儿科，要干就要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参照首都红卫兵“破四旧”的经验，勤务组决定，第一个战役，火烧毗卢寺，向封建迷信开炮。

阳光炽热，流金砾火，红旗漫卷，人声鼎沸。

彭晓光抹了一把满脸的汗水，手持铁皮喇叭筒大声喊道：“红卫兵战友们，请大家抬头看看，这两座石门上刻了什么字？”

“光明普照。”

“大日悬天。”乱哄哄七嘴八舌。

“同志们，大家说，谁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毛主席。”齐刷刷异口同声。

“对！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我们心中的一轮红日。只有他老人家的光辉，才能普照神州大地。而这个庙里的和尚狗胆包天，竟敢把这种赞美的话用在封建迷信的泥菩萨身上。红卫兵战友们，我们能答应吗？”

“不能！”吼声雷鸣，震耳欲聋。

“我们该怎么办？”

“砸了它。”

“推倒它！”红卫兵们义愤填膺。

“好。请战友们往后退一退。常乐天，顾建国，看你们的了。”

“让一让，让一让。”人群闪开，常乐天带着顾家兄弟挤了上来。

乐天手里拎着一把从校办工厂顺来的大铁锤，建国和建军身上扛着两捆从校体育室卷来的粗麻绳。几个手脚麻利的红卫兵一拥而上，搭起人梯，将麻绳捆住山门立柱。捆好之后，红卫兵们一边一排，手挽麻绳，拔河一般，“一、二、三”，轰隆一声，巨大的山门颓然倒下。

“好样的。战友们，向下一座反动碉堡进攻！”彭晓光举着铁皮话筒大声激励。

如法炮制，第二座山门也被拉倒，震得大地尘埃四起。

欢呼淆乱中，寺院内突然传来一阵急促清越的钟声。

“同志们，为了胜利，冲啊！”彭晓光挥舞着手臂，一马当先，冲向寺院边门。

“等一等。请同学们等一等。”王向荣一把拉住彭晓光，拦在众人面前。

“晓光，把话筒给我。”王向荣从彭晓光手里接过铁皮喇叭筒，一个健步跃上寺院朱红大门前的台阶，神情激动地大声喊道：“红卫兵小将们，在大家冲进去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你们可否知道，我身后的这扇大门为什么一直不开吗？”

红卫兵们止住脚步，聚拢过来，交头接耳，面面相觑。

“同志们不知道吧。好，让我来告诉年轻的战友们。两百多年前，满清的狗皇帝乾隆到江南游山玩水，曾经住过这个寺院。从那以后，这扇大门就变成了封建主义皇权的象征，除了封建帝王，谁也不准使用。人们只能像奴才一样，从边门进出。如今，人民当家作主，神州大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天下，可残存的封建势力依然把持着这里，用宗教鸦片毒害人们的心灵。对这种鼓吹反动皇权的罪恶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红卫兵战友们，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

红卫兵群情激愤，高声喊道：“砸了它。”

“烧了大门。”

彭晓光趁机领头呼喊起口号：“彻底消灭封建主义！”

“奋起千钧棒，打破旧世界。”

激昂的口号声中，十几个红卫兵抬来刚刚拉断的山门石柱，一波一波地撞向大门。不刻儿，“咔嚓”一声，朱红大门被撞得东倒西歪，大敞四开。

红卫兵们欢呼雀跃，一窝蜂地冲将进去。

(4)

寺院里，数十个灰衣和尚，胖胖瘦瘦，神情各异，一排一排，盘腿席地，静静地坐在大殿前面。和尚们都佩带着红袖章，上绣“鲁智深战斗队”，每人手中还举着一个马粪纸牌子，上面张贴着毛主席画像。千佛殿前两根立柱上包了一层红纸，撰写着毛主席两句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檐下乾隆题写的匾额也被红纸覆盖，换成五个金光灿灿的大字：毛主席万岁。

这怪异的场面，令红卫兵们个个目瞪口呆，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为首坐一老僧，白眉垂鬓，苍颜鸡皮，双掌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在老和尚身边，竖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大木牌，上面写满方方正正的红漆字：“热烈欢迎红卫兵小将参观大日禅院。本禅院乃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审批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华夏瑰宝，敬请爱惜。蓄意损坏者，当承担法律责任。大日禅院鲁智深战斗队宣。”

看到林立的主席像、醒目的告示牌，王向荣、彭晓光、常乐天等组织者也愣住了。原以为冲进大门，就可以砸它个天翻地覆，没料到庙里的和尚们早就有所准备，严阵以待。这帮秃驴居然还藏着杀手锏，抬出了周总理、国家重点文物的名头，还他妈什么承担法律责任。一时间，红卫兵们瞪目结舌，不知该怎么办。

王向荣毕竟是个老师，见过一些世面，多了一些社会经验。他知道，既然闯进来了，就不能铍羽而归。可是，听闻和尚们都有些腿脚功夫，而他带来的红卫兵，都是一些十来岁的大孩子，跟和尚们硬碰硬，绝没有好果子吃。再说，和尚们手里举着毛主席像，万一推搡中弄坏了，打起来撕破了，那可是极为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于是，他当机立断，让彭晓光告诉同学们，停在原地待命，立刻召开勤务组紧急会议，决定下一步行动。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果不其然，短短一刻儿，勤务组就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派一队人马看住和尚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其余的战友深入敌后，查抄其它殿堂，不信就找不出这帮和尚宣扬反动迷信的罪证。

烈日下，汗流浹背的红卫兵们早就等得不耐烦，听到命令，立马四散开来，像电影里的解放军战士一般，高喊着“冲啊，杀啊”，成群结队地向千佛殿后面跑去。

坐在殿前的老和尚面露悲苦，无奈地摇摇头，合上双眼，口宣佛号：“阿弥陀佛。”然后，他攥起两掌作拳，再以右拳握左手拇指于当胸，吟诵起鸟语一般的咒文。一人领，众僧合：“嗡，阿蒙嘎，怀鲁佳那，嘛哈姆德拉，嘛尼叭德嘛，及乏拉，钵喇乏尔，打牙吽。嗡，…”

带领一队红卫兵，常乐天 and 顾家哥俩冲在最前面。转过千佛殿，右手一座灰墙院落，黑漆大门上端镶嵌一块扇形石匾，匾上阴刻三个乌突突的大字：奉先院。他们踢开大门，闯进院子，一堂两厢地转了一圈，只看到满眼的条状木头牌子，有大有小，有长有短，黑红相间，上面写着“先妣”某某，“显考”谁谁…。

“咦，晦气。都是死人的牌位。”顾建国狠狠地朝地上唾了一口。

“叔，砸不砸？”顾建军掉头问乐天。他怕叔累着，已经把大铁锤要到自己手里。

长这么大，常乐天还是头一次见到死人的牌位，密密麻麻的名字里透出煞煞鬼气。他抖了一个激灵，故作镇定地回答道：“走吧，走吧。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王老师叫咱们赶紧找证据。”

一行人出了院子，经过讲经堂、佛印阁，那两处地方已经挤满了红卫兵。革命小将们嘻嘻哈哈，大呼小叫，络绎不绝地从殿堂里面扔出一些物件。殿堂前的青砖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泥菩萨，有的缺胳膊断腿，有的身首分离。看到这里人多，乐天不想跟着凑热闹，带领大家继续一路飞奔。青松翠柏间，冒出一座灰不吐噜的楼宇，二楼檐下悬一匾，黑底金字：藏经楼。

楼前围了一圈红卫兵，却站着不动。常乐天感到奇怪，挤过去一看，两个膀大腰圆的男生正在奋力撞门，而那大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肩扛脚踹，怎么都撞不开。更奇怪的是，除了那扇门，一楼四面都是光溜溜的水磨青砖墙，看不到一扇窗户，端如铁桶一般。

“让俺来。”顾建军大喝一声，排开众人，冲向大门。

可算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顾建军扒掉小褂，抡起大锤，嗨呦嗨呦，一通猛砸，火星四溅，木屑纷飞。只听得“咔嚓”一声，大门的暗栓被砸断。顾建军一脚踹过去，大门洞开，一股阴风涌出，夹带着古怪的香味，呛得他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阿，阿嚏。娘的，有毒气。”顾建军赶忙捂住鼻子。

无独有偶，建军身后的顾建国也跟着打了个喷嚏。他皱起鼻子闻了闻，味道很重，却只有香味和霉味，便狠狠地瞪了哥哥一眼：“什么毒气，没见你死么。大惊小怪。”

门洞里虽然很暗，还是有一帮胆大的红卫兵们冲了进去。楼下黑，看不清，常乐天、顾建军便带领着众人朝亮处奔，顺着木楼梯冲上二楼。

二楼有窗户，阳光透进来，照耀在满屋的书橱上，和尘同光，熠熠生辉。大厅正中有一架书橱很特别，每层格子都覆盖着明黄色的绸缎，一排排雕刻精美的木盒子置放在绸缎之上，盒盖上刻着曲里拐弯的道道，像文字，又像花纹。

“妈的，这是什么鬼画符？”乐天瞧不出名堂，嘴里骂骂咧咧。

一个文质彬彬的红卫兵走上前，把脸凑到一个木盒前，抽搐着鼻子嗅了嗅，又透过厚厚的眼镜仔细看了一阵，大声喊道：“嗨，檀香木。这上面的字我认得，是篆体字，《乾隆大藏经》。”

“什么破东西，都是他妈的封建四旧，扔出去。”

“是喽。”顾建军抡起大锤，砸开一扇窗户，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拿起书橱上的物件向外扔。转瞬间，藏经楼外散落了满地的木盒、绢册、经文、典籍。

“哎，建国呢？”乐天问建军。

“俺知不道。咋的，他没跟上来？”

“走，下楼看看。”

已经有人打开了电灯，可楼下大堂里的光线还是很暗，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许多奇形怪状的物件，有的像铁塔，有的像铜鼎，有的像香炉，有的像大木鱼，还有不少木头箱子，高高矮矮地摞在一起。有几只箱子被推倒，里面的东西散了出来，都是一本本线装纸册子。常乐天弯腰捡起一本，凑在灯光下看了看，封面上写着《金刚经》，下面还有一行娟秀的小楷：“应天信女柳媚儿刺血恭录”。

“叔，你拿的啥？”建军一旁问道。

“你看，居然有人刺自己的血抄写佛经，傻不傻。”

“俺瞧瞧。耶，柳媚儿，名字怪好听。这是啥年月的，字都黑了么。”

“肯定是旧社会的。哎，你找到建国了吗？”

“还没。”建军信手扔掉手里的《金刚经》，扯着嗓子大喊起来：“建国，建国。”

“喊什么喊。叫魂哪。”建国像一个飘忽的鬼魅，冷不丁地冒了出来。

乐天吓了一跳：“建国，你神神鬼鬼的干嘛呢？”

“我在看这个楼，觉得有鬼。”

“有鬼？开什么国际玩笑？”乐天讥笑，大白天的，哪儿来的鬼。

“不是开玩笑。进了这间屋，我就觉得什么不对。刚才跑到外面量了一遍，从东墙到西墙，一共45步，按三步两米算，差不多30米。可是在里面走一遍，两墙之间不到40步。去掉砖墙的厚度，我估摸着，至少差了两米。”

乐天猛然领悟到建国的猜疑：“你是说，这楼里有夹壁墙？”

“应该是的，我刚才在两边墙上摸了半天，没找到暗门。”

建军一旁插嘴道：“找啥幌子暗门哪，让俺把墙砸了，不就知道了。”

“那，你们跟我来。”

建国走在前，乐天 and 建军跟在后，绕过一根根木柱子和地上堆放的物件，来到东墙边。建国停下脚步，伸手在墙上比划了一个圆：“建军，你砸两下看看。”

“咚咚”，墙面传回空洞的声音。

“就是这儿，你使劲砸吧。”建国拉着乐天后退了两步。

建军把大锤依在腿边，张嘴向手心吐了一口唾沫，搓了搓手，拎起大锤，嘿，嘿，猛力地砸向墙壁。数锤之后，几块砖头凹落下去，露出一个黑黢黢的洞口。

“等等。”建国叫停，把脸凑近破洞，往里看了看，兴奋地喊道：“是夹壁墙，是夹壁墙。”

建军大喝一声：“你一边去，俺把它砸开。”他脚踏马步，抡圆了膀子，一口气又是十几锤，哗啦啦，一片砖墙颓然倒塌，扬起一片尘灰。

听说发现了夹壁墙，东墙边涌来一大群红卫兵。待尘埃落定，人们发出一阵惊呼。阴暗的光线下，依稀可见一排木头架子，上面摆满军绿色的桶状物，像是电影上见过的弹药箱，侧面印着一串串数字和英文字母，其中三个白色字母大家都认得：USA。

“建国，快，快去把王老师和彭晓光叫来。”看到那可怕的USA，常乐天毛骨悚然，却也无比激动：“告诉他们，我们找到罪证了。”然后他转身向围在墙边的红卫兵喊道：“同志们，里面有危险，请大家手挽手，保护好现场，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

(5)

此刻，涌入寺院里的人越来越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摩肩接踵，乱纷纷。他们大都是住在禅院附近的村民们，不是来造反，也不是来助威，而是听说学生娃娃们拆庙，跑过来瞧热闹，蹩摸着捡洋落的。

千佛殿前，王向荣和彭晓光正站在钟亭的阴影下，和战友们一道，监视着和尚们。他俩表面上镇定，心里却十分焦急，大部队冲进去有一阵子了，还没人传出消息，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些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王向荣暗自盘算，无论如何，也得找个站得住脚的“反动罪证”，这样才能堵住和尚们的嘴，才能把这次行动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才能在群众面前展示出红卫兵小将勇“破四旧”的大无畏气概。

“王老师，王老师。”正当王向荣等得心焦如焚，顾建国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王老师，俺…，我…，我们找到了。”

“什么？”

“我们发现一个密室，里面藏了好多东西。乐天说，好像是美蒋的军用物资，叫你们赶快过去。”

听到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王向荣顿时神情一振，两眼放光。他一把拉住顾建国的手，激动地说：“好！谢谢你，你们立了一个大功。”紧接着，他快步走到白眉老僧面前，厉声问道：“你们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老衲便是。”

“起来，跟我们走一趟。”

老僧缓缓站起，身后的和尚们也蠢蠢欲动。老僧转身，左手下按，右手立掌，口宣本尊佛号，声音低沉，却震人心弦：“不动一。”然后跟在红卫兵小将们身后，步履沉重地向后院走去。

藏经楼前，已是狼藉一片，扔出来的经文书册堆成一座小山。老和尚白眉抖动，双目盈泪，口中低诵：“佛祖慈悲。如是念于毗卢遮那。即念是佛。即佛是念。…”

楼门口涌满了佩带红袖章的年轻人，大家都很好奇，拼命想挤进去，亲眼看看那个夹壁墙和密室里藏匿的东西。可是，常乐天带领一队人马拦住大门，不准任何人靠近。他是军人的后代，担心那些箱子里装着子弹、手雷、炸药一类的危险品，万一弄响了一个，那大家可就全都“光荣”了。

“同志们，让一让，让一让，王老师来了。”顾建国立了头功，俨然像一个英雄，神气活现地走在最前头。

挟持着满脸愁云的老和尚，王向荣、彭晓光一行从人缝中硬挤了进去。

他们和常乐天悄声议论了一会儿，彭晓光把老和尚推到夹壁墙前，神情紧张地问道：“老家伙，你说，那些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老僧白眉一扬，毫不犹豫地吐出两个字：“干粮。”

“干粮？什么干粮？”

“晒干的米糕、馒头片。”

“哪儿来的？”

“历年来施主们的施舍，敬给先人的祭品，还有香客们朝拜佛祖的供奉。”

“什么狗屁施舍供奉的，全都是你们这些和尚骗来的东西。我问你，为什么要晒成干粮，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阿弥陀佛。一米一黍，来之不易。有筹无日，以备荒年。”

“胡说八道。这里面明明是美蒋的弹药箱，你老实交待。”

“阿弥陀佛。一切皮囊，皆是幻象。这些铁皮盒子，乃是国军逃离明都时丢弃在寺院的。老衲觉得可用，便留了下来。出家人不打诳语，里面确实是干粮。”

听说盒子里是干粮，顾建军突然感到肚子“咕咕”地叫。大早赶着出来“破四旧”，被建国催得慌，连饭都没吃饱，又抡着大锤忙活了半晌，早就饿得前心贴后心了。他一猫腰钻进夹壁墙，拎出来一只铁皮盒，打开一看，果然

装满干蹦蹦的馒头片。伸手抓了一把，接二连三地塞进嘴巴里，边嚼边说：“嗯，是干粮。娘的，还挺香。”

老和尚的解释毫无破绽，彭晓光一时语塞。王向荣也明明知道老和尚没说谎，可他不能就此罢了，一定要牢牢地抓住这个证据，来个无限上纲。于是，他板起面孔，厉声道：“就算是干粮，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问你，你们为什么要修建夹壁墙？为什么把干粮藏在密室里？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你刚才居然把蒋匪帮叫做国军，你是不是潜伏的美蒋特务？是不是为蒋匪反攻大陆准备军粮？”

王向荣接二连三的质问犹如一颗颗重磅炸弹，震惊了围在四周的红卫兵们。顾建军扔下抱在怀里的铁盒子，一把抓住老和尚的胳膊，大声喊到：“奶奶的，老秃驴，差点叫你骗了，你老实交待。”

彭晓光又带领着大家呼喊起口号：“彻底消灭反动派。”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白眉老僧合上眼睛，口中喃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王向荣将老和尚弃之一旁，转身对常乐天说：“带几个人拿上铁盒子，我们到院子里开现场批判会。”

藏经楼前，聚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个可怕的流言在人群中蔓延，红卫兵们挖出了暗藏在寺院里的美蒋特务分子。小将们摩拳擦掌，挥舞着战旗，高呼着口号，显得异常兴奋。他们年轻气盛，他们无知无畏，因为他们都怀着一种貌似神圣的使命感，他们是毛泽东的骄子，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种狂热的迷信遮掩了他们的双眼，劫持了他们的头脑，绑架了他们的单纯。任何一个冠以革命名义的煽动，便足以激起他们盲目的仇恨，令他们赴汤蹈火，摧毁一切，肆无忌惮，在所不惜。

王向荣懂得这种狂热，也会利用这种狂热，因为他自己都已经深深地迷失在狂热之中。藏经楼广场上，他马恩列斯毛地引经据典，大义凛然地发表了一通玄幻般的演讲，从封建迷信、宗教鸦片、恐怖的密室、铁箱上的USA，联系到美蒋特务、反攻大陆的军粮，一连串十恶不赦的罪名，便将大日禅院打入无底深渊。

红卫兵们愤怒了，爆炸了，也觉得，更好玩了。“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顷刻之间，浓烟四起。

四百年古刹，大日悬天。烈火毒焰，焚之一旦…

第三十六章 大串联结伴赴京 佳人去断香零玉

(1)

“呜—”，随着一声沉闷的汽笛，火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慢吞吞地移动了。

而放眼望去，月台上依旧涌挤着乱哄哄的人群，密密麻麻，如蜂如蚁。每一节列车的门前、窗口都塞满了人，撅屁股的，蹬双腿的，个个奋不顾身，争先恐后，拼命地往车厢里钻。几个身穿蓝色制服的车站工作人员挥动信号旗，竭力呼喊，可他们的声音像破灭的泡沫一般，消逝在汹涌的人浪里。

一节墨绿色的车厢前，钟昆扒住车窗，在几只小手的拉扯下，奋力向上攀爬。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他的身体卡在窗沿，无论怎样用力，两条腿还是悬在外面。火车渐渐提速，站台牌、信号灯一一闪过。几番挣扎，他精疲力竭，不由自主地向下滑去。

在孩子们的尖叫声中，人群中站起一个身着旧军装的大人，伸出一只手，抓住钟昆的胳膊，猛地发力，硬把他从人头上拽进车厢。钟昆头昏眼花，只听到一阵欢呼，似乎有很多的手托住他。等他缓过神来，他已经居高临下，被人们放在行李架上。

“谢谢你，同志。”他赶忙向那个拉他的人颌首致意。

“不客气。”

一个小姑娘惊奇地喊了一声：“于海叔叔。”

“哎？小乐湄。”

“谢谢叔叔。”

“你谢我什么？”

乐湄笑嘻嘻地指了指斜靠在行李架上的钟昆：“谢你把他拉上来呀。”

“哦，你们是熟人啊。”

“是啊。要不是他，我们就上不来啦。”

于海觉得奇怪：“怎么回事？”

“我们要去北京，见毛主席。”

“你们？你们都是谁呀？”

乐湄搂住身旁的一个小女生：“我的同学龚文漪。”抬手指了指一个看上去腼腆的男孩子：“他叫陈寄秋。”又扬起小脑袋，朝上看了看：“喏，还有他，我们串联队的队长，钟昆大哥。”

于海皱起眉头：“不对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还在上小学。小学生不准外出串联啊。”

那个名叫龚文漪的女孩瞪起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张口便道：“哪个说的？小学生就不准闹革命啦？”

乐湄也嬉皮笑脸地附和道：“就是，就是。有志不在年高。要不是因为停课闹革命，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学生了。”

两个小姑娘的话把周围的人逗笑了，于海亦忍俊不住：“呵呵，伶牙俐齿的小丫头。你爸爸妈妈也真放心，居然同意你去北京？”

乐湄的脸上浮起一朵红晕，支支吾吾地回道：“嗯，我…，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

于海一惊：“什么，你们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不是，我们…”乐湄知道犯了错，声音细得像蚊子。

“哎呀，怕什么，我来说。”文漪倒是显得理直气壮：“我们来火车站看红卫兵串联，正好赶上大哥哥大姐姐们冲进站台，我们也就跟着进来了呗。”

于海惊愕得合不上嘴：“胡闹。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接着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抬头看看行李架上的大男孩：“你是哪个学校的？怎么敢跟着小孩子一起胡闹？”

钟昆张了张嘴，刚要出声，就被文漪清脆的嗓音打断了：“跟昆昆大哥没关系，是我们死皮赖脸地缠着他…”

钟昆笑了：“同志，当时的情况你应该知道。月台上乱成一团，不少大同学都被挤倒了，有的可能还被踩伤了。她俩正巧遇到了我，怕出危险，我只好把她们从车窗送进来。我是三大附中高中的学生，她们两个我都认识。”

刚才站台上的混乱场面，于海看得一清二楚。本来大家都在车站广场上排队，正常旅客先检票，然后红卫兵凭集体票进入火车站。可不知道突然打哪儿冒出来一股红卫兵队伍，硬冲硬闯，把候车楼旁的铁栅栏都挤翻了，立马搅得次序大乱。广场上排队的人群也炸了锅，一窝蜂地涌进月台。若不是这个男同学帮忙，两个娇滴滴的小姑娘也许真要出事呢。

想到这一层，于海无奈地摇摇头：“唉，你们这帮孩子啊，真是的胆大包天。”接着点着乐湄的鼻子道：“你说说你，啊，一个小女孩，什么东西都没带，就敢出来乱闯，也不告诉家里，你妈妈还不要急死了。”

乐湄甜甜一笑，讨好地说：“好于海叔叔，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没关系的，我哥他们前几天就去北京了。等到了北京，我找他，让他给妈妈打电话。哎，对了，于海叔叔，你也去北京吗？是不是和我们一样，要去见毛主席？”

“我到北京开会。当然，只要有机会，一定和你们一道，去天安门，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火车开始匀速行进，车厢里依旧人头攒动，乱哄哄。红卫兵们拥来挤去，试图寻找容身的地方，有的席地而坐，有的爬上行李架，有的钻到座位底下，还有的骑在座位的靠背上，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而，僧多粥少，更多的人只能站着，你挨着我，我靠着你。尽管车厢里人磕人碰的，却无人争吵，也没有人抱怨，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上洋溢着幸福和激动。在他们看来，上了车就是胜利，火车开往首都北京，他们离伟大领袖越来越近。

按于海的行政级别，出差可以乘坐软卧。可铁道部为了反修防修，为了全力支持红卫兵大串联，摘掉所有的卧铺车厢，换成了清一色的硬座。好在于海有车票，又是提前上的车，故而有个好座位。看到乐涓她们两个小姑娘可怜兮兮地挤在人堆里，他把茶几下的旅行包拖出来，抱在怀里：“乐涓，你们两个过来。到叔叔这里挤一挤。”

“哎。文漪，走，咱们钻进去。”

文漪抬头看了看行李架上蜷成虾米一般的钟昆，同情地说：“昆昆大哥怎么办？他个儿那么高，窝在上面，腰都要断了。”

钟昆笑道：“你别管我。等会儿我和寄秋换一下。他个头小，坐在行李架上没问题。”

于海毕竟当了几年大学党委书记，深知政治思想的精髓。当他看到周围许多双眼睛都在注视他们，便朗声道：“同学们，同学们，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几句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同学们，我们的旅途要有十几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希望大家能互相照顾，有座位的同学和没有座位的同学定时交换一下。这样，同学们才能够保持充沛的体力，安全到达北京，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大家说，好不好？”

“好啊！好！”周围响起一片欢呼和掌声。

看到孩子们兴奋欢愉的神色，于海心中怦然一动。毛主席站在天安门，面对广场上欣喜若狂的红卫兵，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自打文革开始后，江南电讯工程学院的师生们给他贴了不少大字报，批判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搞得他非常狼狈，心情郁闷，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朦胧间，他似乎得到了一个启发，看到了一线光明，是不是也该像这些孩子们一样，丢掉框框，放开手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拚搏一回？

回想起几天前和常元凯的那次谈话，此刻的于海，好像又多了一层领悟。实际上，对这场大革命的目的和走向，参谋长也没说出个道道，只是劝他稳住，不要有抵触情绪，要审时度势，尽快脱离红卫兵的视线，把自己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中切割出来。参谋长建议他认真研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仔细揣摩一下中央领导的排名变动。按照全会公报的说法，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不能束缚群众的手脚，更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于海想，参谋长虽然有点打官腔，却也点到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然而，要想不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主动出击，打出“造反”的旗号，和革命小将们并肩作战。看来，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国防科委开会之外，还应该跑跑北大、清华，到斗争的第一线探探虚实。

于海是当参谋的出身，他非常清楚，掌握敌情，分析态势，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也。

(2)

猛然间，车厢“哐当”一震，紧接着一串刺耳的金属磨擦声，火车刹车了。

钟昆没留神，屁股底下一滑，差点从行李架上摔下来。他紧紧抓住身旁的支撑架，稳住了身子，心里猜测，应该到达江边码头了吧。果然，在起伏的哨音和红灯的闪烁中，列车被分成几段，火车头来来回回，把一段一段的车厢牵引上轮渡船。趁这个机会，钟昆爬下行李架，和陈寄秋换了位置。

对面靠窗的座位上，那位把他拉上来的叔叔正伏在茶几上看报纸。乐涓和文漪挤坐在他脚下，笑笑嘻嘻、叽叽咕咕地咬着耳朵。钟昆不由得浮出一脸苦笑，哼，两个没心没肺的丫头，她们倒来得舒服，开心得很呢。

他们这个“串联队”，本来只有两个人，就是钟昆和寄秋。至于两个小姑娘，正如文漪说的那样，是硬赖上来的。要不是看到她俩被挤得半死不活的可怜样，哪怕说破了天，钟昆也不会带这两个小丫头片子上北京。他实在出于无奈，在那种推来拥去、人踩人踏的危险情况下，只有车厢里才是个安全的去处。当时没来得及想那么多，此时此刻，钟昆方觉得惹了大麻烦。两个小姑娘偷偷溜出来，也没告诉家里，到了晚上人不归家，找又找不到，龚叔叔一家和乐涓的父母的还不要急死了。可现在悔之晚矣，谁也没有办法通知她们的家人。唉，本来轻轻松松地出来串联，没想到拖上了这两个小累赘。

也许是受了教历史的父亲影响，长大懂事后，钟昆就喜欢到处转悠，明都城郊那些和历史文化沾边的地方全让他跑遍了。他神往古代文人骚客走南闯北、萍踪浪迹的那份潇洒，一心想出去看看，遍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寻访那些心仪已久的人文古迹。爸爸常对他说，年轻人要志存高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钟昆看来，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读书可以在家里读，在图书馆读；而行路，一要有钱，二要有闲，而这两者恰恰是他所没有的。

没承想，文革一来，天上掉下个“行万里路”的好机会。宿舍里的同学还编了个顺口溜：革命大串联，不花一分钱；戴个红袖章，全国都跑遍。

既无须花钱，眼下又有的是时间，钟昆自然不肯放过这个天赐良机。可是，外出串联，要有红卫兵组织开具的“介绍信”。他不是红卫兵，并非不想参加，而是三大附中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只招收出身好的“红五类”。这让钟昆左右为难，爸爸是摘帽右派，而那个挂着“革命干部”头衔的继父他又不认，他的出身红黑相驳、不伦不类。再者说，近日来学校里的红卫兵们为所欲为，干了许多他看不惯的事，他也不屑与之为伍。好在时下混乱，阿猫阿狗的都可以成立“战斗队”，钟昆便自拟一个名头，“鲁迅⁹战斗队”，当上了只

⁹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有一名部下的“司令”。而这个部下不是别人，就是他打小的跟屁虫，陈寄秋。他俩在马镖镇偷偷找到一个摆摊刻印的干瘪老头，花两毛钱刻了一枚“公章”，名正言顺地为自己开了一沓子空白“介绍信”。爸爸、小姑和阿梅姑姑都支持他带着寄秋外出大串连。钟昆当然明白大人们的心思，说穿了，什么串联不串联，无非是想让他们出去避一阵子，省得看到亲人们被批斗的尴尬场面。

一想到爸爸，钟昆心里总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他爱爸爸，相信爸爸，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崇拜爸爸。可爸爸毕竟犯过错误，当过右派，给他的生活、学习和进步带来不少负面影响。记得上初三那年，他申请加入共青团。在团支部书记的淳淳告诫下，他不得不撕掉了原来准备好的入团申请表，在新表格上违心地填写了“父，李铁山，中共党员，革命干部”的字样。团是入了，可每当他想起自己写下的那行字，胃里就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愿意填任何表格了。钟昆知道，自己心里有个难解的疙瘩，爸爸心里其实也很矛盾。爸爸有很多想法，藏在肚子里，不愿对他明说，只是劝告他多学习，多观察、多思考，用自己的头脑作出判断和选择。

出来串联前，他和爸爸长谈了一次。他告诉爸爸，他看不惯附中的红卫兵们胡作非为，到处抄家、烧书、打人，把学校、社会搅得一塌糊涂。学校里教语文的曲老师被他们用皮带活活抽死，明都好几处历史名胜被他们砸得稀烂，毗卢寺和天主教堂也被他们一把火烧得精光。他们闯进百货商店，把印有花鸟的瓷碗瓷盘攒得满地碎片，说什么“花鸟属于封资修，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大街上检查女人，把烫头发的剪成阴阳头，把穿高跟鞋的鞋跟敲掉，说什么“要扫除一切资产阶级臭思想”，他们居然还逼迫三轮车工人停止营业，说什么“人拉人，是四旧”……

对于这些污七八糟的造反行为，他感到十分迷惘。他问爸爸，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毛主席所倡导的群众运动吗？

这一次，爸爸的回答令他震惊。爸爸说，首先，“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就值得商洽。何为文化？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和传承。把文化的命革掉了，岂不让历史回到野蛮洪荒，把人们变得愚昧无知。再者，这也不是群众运动，而且自古以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群众运动”。爸爸信手在纸上写下两个“群”字，一个简体，一个繁体。然后指着这两个字对他说，你看这个“群”字，君领羊，羊随君；再看这个“羣”字，上为“君”，下为“羊”。那个“众”字就更不必说了，一人在上，余者跟从。说白了，所谓的“群众运动”，不过是有人发号施令，挥舞着鞭子驱赶一群羊罢了。爸爸苦笑道，说起来，爸爸曾经是搞“群众运动”的老手。当年在云南从事地下工作时，哪次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不是我们地下党策划组织的。然而，运动一旦发起，可能会出现暂时的混乱和失控，如洪水横流，天下滔滔。这也许是因为事先计划不够周密，也许这种混乱正是发动者所希望看到的，并籍此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眼下的红卫兵运动，就是一场席地而来的大洪水，你说它波澜壮阔也好，说它混沌无章也罢，总之其势浩荡，锐不可当，且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爸爸是过来人，送给你一句话。在这个时候，你

可以迷惘，却不要盲从，更不可逆流而上，只能若即若离，随波逐流。但你千万要记住，把头露在水面之上，呛两口水没关系，不淹死就行。

钟昆觉得，爸爸的这番话，是他从小到大听到的最直接、最露骨的一段话了。细细品味一下，似乎还有点反动。不过有一点令他感到欣慰，爸爸已经不再把他当作孩子，而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了一次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爸爸之所以这么说，也全是为了他好。可是，爸爸的说法，究竟对不对呢？他想借着串联的机会，全国各地到处走走，从亲身的社会实践中寻求答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3)

汽笛长鸣，轮渡起锚了。

火车在轮船上，轮船在江面上。此刻夕阳西下，江水金波浩淼。车厢里一时变得很安静，“突突突”，汽轮机的节奏显得格外清晰。

然而，列车里挤满了年轻人，他们的血在沸腾，他们的心在燃烧。不一刻，嘹亮的歌声打破了这片刻的安静：“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开始几个人唱，随即整节车厢都受到感染，灌满了慷慨激昂的嘶吼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曲唱完，众皆拍手大笑。

笑声未了，人群中冒出一个女孩清脆亮丽的声音：“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战友们。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学校，为了同一个美好的心愿，登上了同一列火车。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因为幸福的那一刻离我们越来越近。让我们欢呼吧，让我们歌唱吧。让我们一路唱到北京去，把我们的忠心和祝愿献给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好，好。”车厢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听到那女孩的话音，钟昆觉得很熟悉，踮脚仔细一看，原来是妹妹钟明。没想到她也跑出来大串联，而且和自己钻进同一节车厢里。钟昆纳闷，从何时起，胆小害羞的钟明变得这么勇敢、这么能说会道啦？

站在钟明身旁一个高个子的男生喊道：“战友们，让我们欢迎这位女同学带头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

“好！”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带头就带头。畹香，来，咱们两个一起，表演一个诗朗诵。”

“大家让一让，让她们站高一点。”

在那个男学生殷勤的张罗下，两个女孩手牵着手，袅袅婷婷地站在座位上。一个娇美，一个冷艳，像一对含苞欲放的姐妹花。

看到龚晔香，钟昆更感到奇怪，她怎么和钟明搅到一起了呢？

“文漪，快看，是晔香姐。”听到热闹，乐湄从茶几下探出身。

“我知道。快坐下，别让她看见咱们。”文漪拉住乐湄的衣襟，使劲地往下拽。

今天跟妈妈拌了几句嘴，文漪一气之下跑到学校，遇到了多日不见的小姐妹乐湄。她知道姐姐今天出来串联，便拉着乐湄到火车站，说是来瞧瞧热闹，实际上是想打发无聊。没料到刚挤到车站门口，就被裹进汹涌的人流，莫名其妙地遇见钟昆和陈寄秋。她向来人小鬼大，喜欢新奇冒险。突然间心血来潮，也想出去大串联，便撺掇着乐湄央求钟昆大哥，带她们一起去北京。大哥拗不过，终于把她们塞进了火车。偷偷离家出走，文漪毕竟有点心虚，生怕姐姐发现了责怪。不知为何，她打小儿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是有点怵姐姐。

那个高个男生轻声向钟明询问了两句，转身面向大家，把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持在胸口，高声道：“亲爱的战友们，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一同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预备，起。”

一人引端，众口和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战友们，我宣布，我们的赴京串联联欢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革命诗朗诵。朗诵者，三江大学附中‘丛中笑战斗队’的革命小将。同志们欢迎。”

热烈的掌声中，钟明和龚晔香对视了一眼，一领一合，开始了她们声情并茂的诗朗诵。

是红梅，岂能畏冰雪严寒。
是青松，又何惧风刀雨剑。
是海燕，就敢于冲云破雾。
是雄鹰，怕什么峻岭高山。

是纯钢，熔炉里千锤百炼。
是战士，炮火中勇往直前。
是好汉，疆场上马革裹尸。
是英雄，人世间立地顶天。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要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里，
铸红心，炼赤胆，
锻铁骨，磨钢肩。

我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要在埋葬帝修反的斗争中，
不怕苦，不怕死，
下火海，上刀山。

我们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忠心赤胆永不变；
为了解放全人类，
粉身碎骨也心甘。

豆蔻年华的小姑娘，犹带稚嫩的豪言壮语，居然迸发出一种神奇的魔力，营造出一种宗教般的气场，令聆听者们心潮汹涌，血脉贲张……

(4)

此时此刻，龚家小楼里却很安静。虞梦兰坐在桌边打毛衣，小女儿雪素依偎在妈妈身边，耷拉着小脑袋，津津有味地看小人书。

孩子们像春日里的嫩葱似的，个头嗖嗖地往上长，头年的衣服都短得上不了身。眼瞅着快到中秋了，当妈妈的紧赶慢赶，要在天气转凉前，把孩子们的毛衣准备齐全。

一团毛线刚巧打完，厨房里传出甘妈的喊声：“梦兰哪，菜都齐了。”

“哎。来啦。”虞梦兰撂下手中的毛线活，对身边的女儿说：“雪素，到楼上拿团线，帮妈妈把线头续上。”说罢，起身快步走进厨房。

厨房的小餐桌上，摆放着一只竹篾食盒。盒内布列四碟精美的菜肴，红鲜绿翠，荤搭素配，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她情不自禁地凑到跟前闻了闻：“喔哟，好香啊。甘妈，辛苦你啦。”

“说什么呢。”甘妈一边洗着炒菜锅，一边自顾自地发起牢骚：“这叫啥日子么，亲家公过寿，连顿饭都吃不安生。我说梦兰，你就不能把他们老两口子都叫过来，我多做几个菜，大家伙一起热闹热闹吗？”

“甘妈，不是不能，是不敢呢。逸凡说，万一被人家看到，说几个牛鬼蛇神凑在一起，搞什么攻守同盟，还不凭白地多顶个罪名。”

“唉。什么世道，好好的人，怎就都变成了牛鬼蛇神。老天爷发昏，黑白不分了吗。”

“喔哟，甘妈，这话可不敢当人面说。”

“晓得，晓得，甘妈不傻。你快送过去吧，菜凉了就变味了。”

“哎，我去了。”梦兰轻轻地端起食盒，走出房门。

今天是寄爹的生日，也是寄爹的本命年。昨晚说起寄爹的生日，老人还开玩笑，下雨了，冒泡了，王八戴上草帽了。大家一时不解，寄爹哈哈笑道，王

八带甲，草帽有轮，老朽乃王八戴草帽，苟活了花甲加一轮啦。回想起三年前，老爷子过古稀大寿，一帮门生弟子们为老师庆贺，寿筵摆在明都最盛名的酒家，松鹤楼。那天，省里、市里、学校里都来了领导，真可谓盛客如云、高朋满座。人们众星捧月一般，团团围着老寿星敬酒，把老人家高兴得满面红光，眉飞色舞，连声道好。哪知这文革一来，寄爹一下子跌进深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么大岁数了，也要三天两头地挨批挨斗。学校里斗斗倒也罢了，社会上的群众组织也跟着凑热闹。这不，中午寄妈来讲，市商业局的一个什么“红色火头军造反队”召开批判大会，派人来把老头子揪去陪斗，给的罪名很可笑，说老头子这些年在明都的酒家饭店里白吃白喝，是社会主义的大蛀虫。梦兰心酸，那些酒家饭店的招牌不都是寄爹写的吗？寄爹的那笔好字，即便不是一字千金，怎么也比吃到肚里的玩艺儿值钱多了。可是，如今谁还认那字呢？听逸凡说，松鹤楼的招牌已经被小将们砸烂，改名叫“反修饭店”了。

“梦兰。”

梦兰手中端着菜，生怕洒了，小心翼翼，埋头走路。猛然听到有人唤她，驻足抬头一看，数米开外，逸凡扶着寄爹，慢慢地走了过来。

寄爹脸色潮红，额头上布满汗珠。他身穿泼洒着墨汁的长袍马褂，头戴白纸糊的高帽子。高帽子形如大厨顶戴，下圆上方，尺半有余，上面写了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老饕”，看上去很是滑稽。老人的脖子上还套了一圈麻绳，绳上丁丁挂挂，胸前背后的，都是厨子们用的手勺、锅铲、箴篱等十八般武器，走起来哗啦作响，惹得路人发笑。

看到寄爹如此狼狈，梦兰的眼泪夺眶而出，凄凄喊了一声“寄爹”，随即哽咽道：“逸凡，还不把寄爹身上那些破东西除了去。”

董瘦竹呵呵一笑：“别，别。这样挺好。人家革命群众发了话，要我自己游街示众，不进家门不准拿掉。”

自从老伴被带走后，董师母一个下午都坐立不安，像热锅上的蚂蚁，屋里屋外进进出出。刚好她又转到小院门口，看到老爷子正在和梦兰、逸凡说话，忙不迭地跑出来，颤声问道：“老头子，你，你还好吧。”

“好，好。”

“师母，赶紧进家再说吧。”龚逸凡不想让董老这副模样被更多的人看到，便搀扶着老人走进铁栅门。

进了屋，梦兰放下食盒，急忙来到寄爹身旁。龚逸凡摘去老人头上的高帽子，梦兰解下老人身上的叮当物件，董师母围着老伴左看右看，突然发现了什么，指着老人胸前一处凸起，惶恐地问道：“老头子，他们打你啦？”

“没有，没有。只表演了‘坐飞机’，权当锻炼腰腿了。”

“那这厢哪依肿起来喽？”董师母急出了眼泪。

“呵呵。”董瘦竹朗声大笑：“你个傻老太婆。要是被打成这样，我还回得来吗。”

“喔哟，寄爹，寄妈都担心死了，你还笑。”梦兰一旁为董师母抱不平。
“好，好，呵呵，不笑了，不笑了。想不想看老夫给你们变一个戏法？”

看到老人如此乐观，三个人都放了心。董师母破涕嗔道：“老东西，耐越活越小了。”

董瘦竹缓缓地转了半个圈，背对三人的视线，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
“变，变，变。”然后车转身，面向三人展开纸包：“眼睛一眨，天上掉下来盐水鸭。哈哈。”

“老东西，啥辰光都忘不了吃。你这副模样，还敢在街上买东西？”

“呵呵。不是我买的，回来的路上，松鹤楼大厨老王师傅悄悄送的。难为他了，上次寿筵就是他掌勺，一晃三年，他竟然还记得今天是老夫的生日。”

“好人啊，世上还是有好人啊。”董师母含泪感叹。

“寄爹，赶紧去洗洗吧。甘妈给你做了好菜，为你祝寿呢。”

“好，好。”看到桌上的菜肴，董瘦竹眉开眼笑。

这当儿，院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人猛地闯进门：“董师母，看见小蝶了吗？”

房间里的人都吃了一惊，掉头一看，闯入者是隔壁的许韵来教授。他满脸焦虑，慌里慌张，连门都顾不得敲。

“韵来啊。你说什么，小蝶不见啦？”董瘦竹问道。

“我去食堂打饭，门上了锁，怕她跑。回来人不见了，后窗户开着，箱子也开着，乱七八糟的。人没了，戏服也没了。”许韵来急得语无伦次。

在场的人都知道许韵来为何如此着急，他那美丽贤淑的妻子已然今非昔比。云小蝶过去是昆剧团的当家花旦，如今却成了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黑戏子。前两天，明都戏曲学校的红卫兵开批判大会，斗争省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部部长和文艺界黑帮分子。云小蝶被押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回来却是被五花大绑着送回来的，因为在革命小将的刀枪棍棒之下，那位宣传部长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场一命呜呼，她吓得神经失常了。

龚逸凡急道：“不好，赶快去找。董老、师母，你们在家等消息。梦兰，你回家喊上文漪和雪素。我们在校门口汇合，分头去找。”

“哎。许大哥，你别急。我们会找到云姐的。”说罢，梦兰转身跑出董家。

(5)

牵着小女儿雪素，梦兰急匆匆地赶到校园门口。远远地，她看到逸凡和许大哥正在向路人打听消息。两个女学生指着教学区，似乎在描述什么。

娘儿俩快步走到跟前，逸凡道：“刚才那两位同学说，她们看到一个身穿戏服的女人，往翠湖方向去了。”

糟了，梦兰心里咯噔一下：“快，快去找。”

许韵来哭丧着脸，一声不吭，拔腿就走。逸凡一家三口紧紧跟随，一路小跑。

行进中，龚逸凡凑近梦兰轻声问道：“文漪呢？她为什么不来？”

“早上跟我拌了几句嘴，到学校去了，还没回来呢。”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拌嘴？”

为什么要拌嘴？梦兰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们长到这么大，她从来没跟她们红过脸，更不用说拌嘴啦。可外面一折腾，革命烈火也烧到家里来了。两个大丫头像吃了枪药似的，脾气越来越大，看见爸爸就把脸拉得老长，跟妈妈说话也臭头臭脑的，还扬言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前不久，畹香借口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铺盖一卷，搬到学校住了。文漪本来就好动，一天到晚的想跑出去。让她老实呆在家里，她说妈妈思想落后，不支持她参加文化大革命。才说她年龄还小，不懂事，出去会闯祸，她就急赤白脸地回了一通嘴，趁着大人们不注意，悄悄跑了。梦兰心里明白，因为逸凡的事，孩子们在学校里没少受同学们的白眼和羞辱，她们心里委屈着呢。可是，把这些话说给逸凡听，不是给他添堵吗。

于是，她岔开道：“一下子说不清楚，咱们先找云姐。文漪的事，晚上再说吧。哎，对啦。孟庆元把你叫去，没什么事吧？”

龚逸凡喘着气，支支吾吾地说：“没，没什么大不了的。晚上一起说吧。”

龚逸凡之所以支吾，是因为有件事令他感到内疚，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妻子说。上次到系里还钥匙，他的自言自语被孟庆元听见，在孟庆元的逼问下，迫不得已，说了陈碧如的坏话。回家冷静后，他后悔不迭，觉得自己也变坏了，小人一般，背地里害人。这些日子，孟庆元他们倒是没来找麻烦，梦兰还说，可能是那辆自行车起了作用。他暗自庆幸，以为那件事就过去了。没想到，今天被揪到系里，不为别的，只为那天说过的话。红色暴动队的几个学生像审犯人一样，逼他交待陈碧如的过去，把他所知道的翻了个底儿朝天。刚才路过校园时，他看到不少批判省委工作队的大字报，说工作队镇压学生运动，迫害左派，执行了一条反动路线。还有几条大标语，热烈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撤销工作队的英明决定云云。看来，工作队完蛋了，陈碧如要倒霉了。尽管龚逸凡打心里讨厌那个满嘴马列、装腔作势的女人，却也对自己的作为感到羞愧。只是有件事他想不明白，陈碧如从头到脚都长满了革命细胞，文革的烈火怎么会烧到她身上呢？

一路疾行，他们很快就到了翠湖边。正值晚饭时分，五色石小路暮色笼罩，不见人影，只看到几只雨燕在水面飞来掠去，只听到微波抚岸的轻声细语。

“小蝶，小蝶。”许韵来嘶声叫喊。
“云姐，云姐。”梦兰和逸凡一同呼唤。

突如其来的声音，打破了湖畔的宁静，吓得雨燕们仓惶离去。

“妈妈，你看。”雪素眼尖，伸出小手，惊恐万状地指向湖面。

离岸十来米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团东西。远看去，好似一朵五彩睡莲，花瓣懒散，粉的，红的，月白的，杏黄的，浅绿的，随着碧波翻翻起伏。梦兰心头一紧，天哪，那是云姐的戏服，是贵妃娘娘的锦绣云披。

“扑通”一声，逸凡跳进湖里，连刨带划地向那团东西游去。

“小蝶啊。”一声嚎啕，撕心裂肺。许韵来跌坐在湖畔，两只手神经质地拍打着岸边的野草，失声恸哭。

梦兰捂住雪素的眼睛，把女儿颤抖的小身体紧紧地搂在怀里，对着她耳边轻声说：“雪素，乖。听妈妈的话，自己回家去。”

女儿抹着眼泪走了。逸凡水淋淋地回来了。

他背朝岸边，一步一顿，拖着那朵颓败的睡莲，踏上湖畔的青草地。虚脱一般，他一屁股坐在岸边，双手撑在烂泥上，大口大口地喘息。

霎时，梦兰泪眼模糊。她看见了，那湿漉漉的锦绣云披下露出半截苍白的小腿，一团水草缠住纤细的脚踝，数条彩绸在浑浊的水面上漂来飘去。

“云姐。”梦兰扑上前，跪在云小蝶身旁，把她揽在怀里。探了探她的鼻息，已然了无生迹。云小蝶裸露的手臂、肩头布满了青瘀紫斑，一头秀发被剪得七零八落，头顶剃出一横一竖的十字花，露出白森森的头皮。只有她的面容，还是那般的宁静，好象出演之前，一个人轻合双眸，静静地在后台默戏。

看着云小蝶的面容，梦兰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可怜的云姐，香消玉碎佳人绝，粉骨残躯血染衣。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问苍天，苍天寂寥。问佛祖，佛祖无语。

恍惚间，她仿佛又听到云小蝶那裂石遏云的凄婉歌喉：“这是我断香零玉沉埋处，好结果一场厮耨，空落得薄命名留。”

红颜薄命，来了走了；苦海无边，莫若了了。

梦兰轻轻地摘去垂在云小蝶耳边的两缕浮萍，轻轻地把她的身体放回青草地，轻轻地抻直捋平她的五彩戏衣。然后，她虚合双眸，强忍泪水，立掌合十，吟诵起超度亡灵魂归净土的《往生咒》：“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

第三十七章 睹抄家心存怜悯 留马扎胸怀自在

(1)

眼瞅着东边发亮了，岂料转瞬之间，狂风大作。紧接着，黑云翻滚，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不过，这场豪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早饭后，雨停了，云层慢慢变淡变薄，幻化出一片片姹紫嫣红。大雨洗净了喧嚣的尘埃，也赶走了可恶的秋老虎，终于让人们吐了口闷气，迎来天高气爽的中秋。

齐霏霏贪婪地呼吸着雨后的潮润，不紧不慢地走进三江大学宿舍区大门。虽然她神情上还显得委顿，可心情却好多了。这得感谢于海，要不是一个小时前，他从北京打来那个长途电话，她可能还歪在床上，愁眉泪眼地长吁短叹呢。

想到一夜的辗转煎熬，她气不打一处来，却又不知道该向谁撒气。她埋怨自己，过去太娇宠女儿，惯得她像个小公主似的，想起一出是一出。她也埋怨女儿，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这么没心没肺地跑到北京去了，害得爸爸妈妈丢了魂似的满世界找人。她更怪龚家那个二丫头，疯疯癫癫的，要不是她的教唆怂恿，乐涓胆儿再大，也不敢这样胡来。她知道元凯疼爱女儿，却从来没见过他为了孩子如此慌乱过。昨晚九点多乐涓没有回家，元凯就开始坐立不安，一个劲地说外边乱，催着她一起到学校里找找。哪知道两口子正要出门，司令部值班参谋来电话，通知元凯马上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事关重大，不准请假。元凯无奈，头一次破了规矩，打电话给军区车队，为她叫了小车。有车就是方便得多，她学校、老师家的到处打听，最后锁定了乐涓的同学龚文漪，因为梅岭小学的教导主任说，今天看到龚文漪来学校了。她估摸着，两个丫头多日未见，兴许见面一高兴，玩疯了，忘了时间。齐霏霏过去没到过龚家，左打听，右打听，费尽周折找到了地方，已经是半夜时分，小楼的电灯还亮着。敲门入内，她看到龚家老小居然都聚在客厅里，一个个愁眉苦脸焦虑不安的样子。询问之下，更是大吃一惊，原来文漪也丢了。谁家的女儿不是妈妈的心头肉啊，既然如此，她也不好多抱怨，只得陪着小虞抹了一阵子眼泪，彼此安慰了几句，相约明天再聚，互通消息。

她和元凯整夜未眠，她想，龚家怕是也急得无法安寐。按元凯的分析，很有可能，这两个丫头偷偷跑出去大串连了。果不其然，于海在电话里说，两个小姑娘跑到北京，想见毛主席。于海还说，已经为她们安排好接待单位，还丢给孩子们一些零花钱，请参谋长和齐大姐放心。有于海照应，他们两口子当然放心。元凯骂了一句“乱弹琴”，便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急匆匆地又赶到司令部开会去了。乐涓这丫头还挺有心，托于海给她捎了句话，道一声妈妈对不起，顺带请妈妈跑一趟文漪家，把她们到北京的事告诉虞阿姨。

尽管齐霏霏肚子里还有气，可女儿有了着落，终究把心放在实处。再说啦，孩子们想见毛主席，凭的是对领袖的热爱和革命大道理，当父母还能反对不成？算啦，不要和孩子们计较了，赶紧告诉小虞，让她也放心吧。齐霏霏苦笑了一下，加快脚步，向校园里走去。

按照昨晚的记忆，拐过那栋涂着一个大大“柒”字的宿舍楼，就该到小虞家了。可刚刚转弯，齐霏霏猛然止住了脚步。她看到数十个佩带红袖章的成年人，男男女女的，围在那一排三栋的小楼前，有的摇旗呐喊，有的进进出出。铁栅栏门前堆放了不少东西，桌椅板凳，箱子纸盒，扔得满地都是，乱七八糟。

妈呀，是抄家吗？

“抄家”这事儿，齐霏霏并不感到新鲜。自从“十六条”发表之后，红卫兵们纷纷走向社会，捧着尚方宝剑，以“破四旧”和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为名，到处私设公堂，抄家打人蔚然成风。这些日子，儿子时不时地在饭桌上告诉她，昨天抄了一家国民党投降军官，他家书房地板下面居然还藏着他和蒋光头的合影；今天又抄了一家吃利息的资本家，光金条就搜出了几十根…。

齐霏霏没有亲眼看见过抄家，可天天上班应卯，道听途说的，耳朵里都听出茧子了。红卫兵们占据了教育局一楼，把原来的办公室变成仓库，里面堆满了“破四旧”的辉煌战果。小到金银珠宝、古玩瓷器、书法国画，大到橱柜桌椅、檀木雕床、三角钢琴，真可谓百物杂陈，应有尽有。听局里看大门的师傅说，抄来的东西太多，大车小车的送进来，眼见着一楼不够用了。尽管齐霏霏心里清楚，那些被抄的人家多少都有点政治问题，要么是地富反坏，要么是牛鬼蛇神，但她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各级党团组织该管一管，不能任由着孩子们胡闹。

没想到，今天碰巧，让她亲眼看到抄家了。她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便趋前几步，隐在一丛桂花树后面。从枝叶的缝隙里，她看见那些带袖章的从三栋小楼里推搡出几个人，其中有龚教授一家，一对矮墩墩的老年夫妇，还有一个衣冠不整、胡子拉碴的男人。瞧那对老夫妇互相搀扶、走起来颤巍巍的样子，可上了年岁了。而那个胡子拉碴的男人更惹眼，他胳膊上带着黑袖箍，脸色灰暗，神情麻木，动作僵硬，像一具行尸走肉。

一个长得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走到他们面前，扬起手中一张纸，扯着高亢的嗓门大声道：“我们，啊，是三江大学后勤造反兵团的红勤兵。你们这帮牛鬼蛇神，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长期以来，在走资派严明的包庇下，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太太，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而我们劳动人民却被你们踩在脚下，受你们剥削，给你们当牛做马。今天，我们起来造反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根据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为了进一步搞好文化大革命，为了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把你们这些反动权威、反革命分子搞臭搞垮，我们后勤造反兵团做出如下决定。第一，取消修正

主义的高薪制度，即日起停发你们的工资。当然了，我们不会让你们饿死。啊，我们讲革命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你们的家庭人口和明都地区最低生活标准，按月发放生活费。第二，没收你们的房子，限你们今天搬到新分配的集体宿舍。听明白了吗？”

那些人低垂着头，沉默无语。

“怎么回事？啊？都他妈聋了吗？老子问你们，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逼迫之下，终于有了几声唯唯诺诺、参差不齐的回应。

“听明白就好。下面，我来宣读宿舍分配名单。”胖男人扫视了众人一眼，点名道：“第一个，历史系反动学术权威，董瘦竹。”

“到。”那位矮墩墩的老头举手。

“你家搬到七舍 101。”

“同志……”

“呸，个老东西，你叫谁呢？啊？谁是你的同志。”

“哦，对不起。”老头眨巴眨巴眼，低头哈腰，笑容可掬地问道：“您是造反兵团的领导，我该叫您团长，还是叫您司令呢？”

围在四周的红勤兵们一片哄笑，躲在桂花树后面的齐霏霏亦忍俊不住。这老头，说起话来不卑不亢的，可听着怎么这么恼人呢。

胖男人被老头的話噎住了，想发作吧，又没理由，伸手不打笑脸人吗。他“哼哧”了两下，脱口道：“你有话说，有屁放。”

“报告，我家除了我和老太婆，还有一个孙子。可你只分配一间宿舍，让我的孙子住哪儿呢？”

胖男人看了看手中的纸，疑惑地说：“不对啊，我们的户口记录上没有你的孙子。”

“噢，是这样，我孙子名叫董和平，他的户口在北京。可他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报过临时户口，已经快十年了。”

“临时户口？那你活该，我们管不着。”胖男人果断地把手一挥，瞄了一眼手中的纸：“下一个，里通外国分子，外文系许韵来。”

带黑袖箍的男人麻木地举起手。

“你们家，搬到七舍 102。”

那个男人一言不发，麻木地放下手。

“最后一个，数学系，国民党特务，龚逸凡。”

“到。”

“考虑到你家人口多，分你们两间宿舍，七舍 103 和 104。”

透过桂花树的枝叶，齐霏霏凝神看去，龚家小楼前，甘妈愁容满面，小虞双眼红肿，先生失魂落魄。她知道，龚家夫妻俩，甘妈，还有三个女儿，共计 6 口人，只给两间宿舍，怎么也不够住啊。记得小虞曾说过，她先生是周总理

从国外邀请回来的科学家，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呢？回想起当年在仁德医院妇产科病房里的一幕幕，齐霏霏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小虞为乐湄织毛衣，先生为女儿起名字，甘妈递给她一碗红枣桂圆汤，他们是多好的一家人哪。想及此，她不由得暗骂道，什么他妈的红勤兵？不就是食堂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吗？谁给他们的权利，又停工资又收房的，太无法无天啦。可是，如今造反浪潮甚嚣尘上，她看不明白里面的道道，再加上元凯给她定下的三条原则，像紧箍咒似的，让她不敢乱说乱动。唉，她默默地叹了口气，把同情和怜悯咽进肚子里。

“齐阿姨。”

一声轻唤，把正在偷窥的齐霏霏吓了一跳。扭过头，看见龚家幺女站在桂花树旁的小路上，笑盈盈地向她打招呼。

“哎，是你呀。你没在家？”齐霏霏连忙在脸上浮出一个微笑，刚才没看到这个小丫头，还以为她躲在父母身后呢。

“爸爸烟没了。我去给爸爸买烟的。”

“噢。你们家…”齐霏霏瞟了一眼龚家小楼，却不知该对孩子说什么。

小姑娘也朝那边看了看，细长的睫毛扑闪了两下，一脸平静地说：“抄家吧。抄了几次啦，还能怎么样。”

小姑娘超乎寻常的从容镇定，令齐霏霏感叹万分。这孩子，小小年龄，言语神情上，已经像个看透世态炎凉的大人啦。不过她来得正好，借这个机会，把文漪事告诉她，让她转告给家里，就可以躲掉眼前进退两难的场面了。

“孩子，你叫什么来着？”

“阿姨，我叫雪素。”

“雪素，阿姨来你们家，是想告诉你们，你姐姐有消息了。”

雪素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娇笑道：“去北京了吧。”

齐霏霏一愣：“你们都知道了？”

“不知道，我猜的。”雪素抿起小嘴，光洁细嫩的脸蛋儿上浮出两个梨涡，俏皮而又自得。

“你猜的？”好个讨人喜爱的小精灵，齐霏霏心里赞叹，却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告诉阿姨？”

“对不起，阿姨。我听二姐说过，大姐要去北京串联，她也想去。可我怕万一猜错了，让阿姨着急。”看到齐霏霏绷着脸，雪素有点慌乱，连忙补充道：“奶奶说，我二姐是孙猴子变的。她干的事，神仙都猜不准呢。”

孩子着急的模样把齐霏霏逗笑了：“嘿嘿嘿。阿姨没怪你。等文漪和乐湄回来，阿姨好好地骂她们。”她侧脸看了看龚家门口，那些戴袖章的人还没离去，便道：“这样吧，今天不方便，阿姨就不过去了。你帮阿姨带个话给你爸爸妈妈，就说阿姨的战友已经把文漪和乐湄安顿好了，叫他们放心。还

有…，”齐霏霏稍稍斟酌了一下：“你告诉他们，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多保重。”

“谢谢阿姨。”雪素后退一步，深深地鞠了个躬，转身朝家里跑去。

看着雪素娇小的背影，齐霏霏摇摇头。多么懂礼貌，多么漂亮聪慧的小姑娘，怎么就和“牛鬼蛇神”绑在了一起呢？唉，可惜了的了。

(2)

“乐湄，你能不能快点。我们都等你半天了。”文漪一路小跑，冲到女盥洗室门旁，扯着嗓子朝里面嚷嚷。

钟昆和陈寄秋站在不远处，看着文漪急不可耐的样子，窃窃发笑。

他们这个杂拌的串联队，在于海的帮助下，住进了国防科委专门为外地赴京红卫兵设立的接待站。接待站位于北京先农坛东侧，原来是国防体育俱乐部的一处培训基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地停止了训练，教师和培训人员都返回各单位闹革命了。楼房闲置，地理位置又好，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国防科委接待红卫兵的大本营。要说住宿条件嘛，这儿当然比不上家里，没有床，只能睡大通铺，每个房间里沿墙摆放了数十套被褥。虽然青砖地面又凉又硬，好在铺盖齐全，而且都是崭新的军用棉被和军毯，看上去像座军营，倒也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此外，每层楼都有盥洗室，里面还有淋浴间，只要不怕着凉感冒，随时可以冲把冷水澡。在他们之前，这里已经住了不少红卫兵。一打听，都是国防科委下属院校的大学生，有的来自哈尔滨，有的来自成都，还有不少来自明都江南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负责接待的解放军叔叔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住宿卡，上面印着“赴京串联红卫兵”的抬头，填写了他们的姓名和房间铺位，落款“国防科委红卫兵接待处”，还加盖了红彤彤的大印。凭着这张卡，他们可以白吃白住，而且可以免费乘坐北京的公共汽车。尽管昨夜一路劳累，但他们几个都是头一次来到首都北京，心情激动不说，更是充满了好奇，谁也不想浪费时间睡大觉。于是钟昆提议，大家先熟悉一下环境，洗洗干净，吃过午饭后，一起到天安门广场。那里有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中山公园，足够玩一下午。如果时间多的话，还可以到前门大栅栏转一转呢。钟昆是队长，是大哥，见得广，识得多，他的提议自然得到三名小队员的一致鼓喝。哪知道大家吃饱喝足，正要出发，乐湄突然捂着肚子喊疼，一溜烟地钻进了厕所。

“乐湄，你听见没有？快点啦。”

“文漪，你进来。”

“哎呀，上个厕所还要我陪着。我不进去。”

盥洗室里传出颤抖的声音：“我，我…。文漪，你快进来吗。求你啦。”

听出乐湄话音里带着哭腔，文漪推门入内，急忙问到：“你怎么啦？”

“我…。我不知道。”乐湄站在蹲坑前，膝盖半屈，裤衩半褪，哭丧着脸，满目含泪：“文漪，我…。我要死了。”

“呸，胡说什么呀你。”
“你看嘛，我流了好多血。”

文漪弯腰侧首看了看，乐湄的大腿根处染着片片紫红的血迹。她直起身，面带黠笑，一付幸灾乐祸的坏样：“嘿嘿，是第一次吧。”

“什么第一次？”

“我问你是不是第一次流血？”

“嗯。”

“嘿嘿...”

“哎呀，人家都急死了，你还笑。”

“我笑你是个傻瓜，连这个都不懂？”

“懂什么呀，你说嘛。”

“恭喜你，乐湄小同志，你长大了，来月经了。”

乐湄愣了一愣，脸上泛出红晕：“来月经？这就是来月经啊？羞死人了。”

“有什么好羞的，女孩都会有这一天。你妈妈没跟你说过吗？”

“没有。那你来过吗？”

“还没呢。不过，我妈妈说，我也快了。”

“你还没来，那，那你怎么懂得这么多？”

“我有姐姐呀。晚香头一次来的时候，我妈妈就讲给我们听了。”

“你看，流了这么多血，脏死了。怎么办哪？”

“你别急，我知道该怎么办。”文漪指着旁边的淋浴间说：“你去洗洗，我出去给你买条干净裤衩和卫生纸来。”

“哎。你快点。”乐湄的话音未落，文漪已经没影了。

“昆昆大哥，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钟昆和陈寄秋还没来得及反应，文漪像一头小羚羊，从他们身边一跃而过。

望着文漪飞奔而去的背影，钟昆若有所思：“唉，乐湄有麻烦了。”

陈寄秋却是一头雾水，问道：“大哥，乐湄怎么啦？生病了吗？”

“说不准。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女人的麻烦来了。”

“女人的麻烦？”寄秋眼珠一转：“哦，我晓得了。”

钟昆瞪了寄秋一眼，嘲笑道：“你个小屁孩，知道什么？”

寄秋颇为自信地答道：“我看过一本书，上面说，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

钟昆一下子没听懂：“你再说一遍，什么意思？”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女孩子十四五岁左右发育成熟，该来月经了。”

“我的天，你看的都是什么书啊？”

“嘿嘿。”寄秋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是《黄帝内经》，先生让我看的。哦，就是史三针先生，你认识的，镇里的老中医，给钟老师把过脉。他家里有好多这样的古书呢。”

“噢，那个羊胡子老头呀，我见过。听说不管谁得了什么病，他只扎三针，便手到病除。”

“乡里人是这么说，可先生讲，他没有那么神，都是别人恭维的。”

“呵，不管怎么说，老头还是有两下子的。我还听说，老先生会看相、会算命，是真的吗？”

“先生说，那都是封建迷信，解放后他就不干了。”

寄秋口中如此回答，可心里却不这样认为。前几天，他还听史先生念叨过，说今年农历丙午，五行属水，天干之丙和地支之午均属火，火与火应劫，水与火相克，天克地劫，流年不利，怕是要天下大乱喽。先生的话犹在耳畔，每每想来心惊肉跳，只不过，这种近乎于反动的言论他不敢跟大哥说。

“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跟一个老头这么熟呢？”

“我妈让我向先生学点医术，以后家里人有个小病小灾的，兴许可以派上用场。”

“你看《黄帝内经》？那些干巴巴的文言文你也看得懂？”

“不懂就问呗，反正不上课了，闲着也是闲着。”

“那倒是。你还看过什么书？”

“嗯，看了不少，杂七杂八的。像什么《汤头歌》，《金匱钩玄》，《脉里求真》，……”

(3)

正当钟昆和陈寄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文漪回来了。

她抱着一包卫生纸，直接跑到两个男孩身边，小脸涨得通红，张口便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钟昆觉得奇怪：“怎么回事？谁敢惹你呀？”

“就是那个百货店的老阿姨呗，我要买条裤衩，她不卖。我怎么求她都不肯。”

“为什么？”

“她说要布票。”

钟昆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还气死了，讲不讲理。买衣服要布票是国家规定，你没布票，人家当然不好卖给你。”

“那怎么办呀？乐湄的裤衩都脏了。”才说完，文漪的神情陡然扭捏，忙不迭地捂住了嘴。

看着文漪直率而又娇羞的模样，钟昆心里一动。和龚叔叔一家认识这么久了，从来都把她当作一个幼稚无知小丫头，莫非她也长大了么？他情不自禁地上下打量了两眼，一张小脸红晕晕的，一双大眼亮晶晶的，笔挺的鼻梁上闪耀着细细的汗珠，麻花小辫俏生生地垂在肩头。可怎么看眼前还是个小女孩，胸部平坦，身条纤细，没有凹凸。

呸，瞎想什么呢？钟昆脸上发热，为了掩饰心里的尴尬，便掉头向寄秋问道：“寄秋，你出来带没带布票？”

“没有。小姑说，带了也没用。各地的布票不一样，只有军用布票才能全国通用。”

“噢，那可就麻烦了。”

“不麻烦，我带了三条裤衩。可以给乐湄一条。”

“不行。”文漪立马撅起小嘴：“你们男人的臭裤衩，我们女孩才不穿呢。”

寄秋知道如何对付这个古怪刁钻的小表妹，便毫不在意地笑了笑：“不要就算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文漪白了寄秋一眼，却也无话可说。

就在这时，楼房前响起一阵急促的哨音。紧接着，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持喇叭筒大声喊道：“红卫兵小将们注意啦，红卫兵小将们注意啦。请大家五分钟后到操场集合，我们有重要消息宣布。红卫兵小将们注意啦……”

“昆昆大哥，乐湄还在厕所里等着呢，怎么办哪？”文漪急得直跳脚。钟昆无奈地摊摊手，摇摇头。

寄秋知道不是寻开心的时候了，上前拉起文漪的手：“跟我走。”

“去哪儿？”

“给你拿裤衩去，我妈新作的，没人穿过。”

文漪顿时眉开眼笑，抽出手，朝着寄秋捶了一拳：“坏蛋，你不早说。”

五分钟后，操场上聚集了数十个午饭后还没有外出的红卫兵，钟昆他们一伙也夹在其中。大家情绪激动，乱乱嘈嘈议论不休，但谈论的都是同一个话题，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

“同志们，大家静一静。”一位身穿四个兜军装的中年军人来到众人面前：“我们接到上级通知，明天，也就是9月1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将要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噢，乌拉。”人群里响起一声欢呼，所有的人都跟着高喊、鼓掌、跳跃。

那位军人也会心地笑了，他停顿了片刻，抬手下压，示意大家肃静：

“好，请同志们保持安静。我知道大家此刻心情激动，但是，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不仅要感到无尚的光荣和无比的幸福，也要有严肃的态度和铁的纪律。根据首都红卫兵接待办公室的指示，今天下午，我们要把你们编成连队，并且进行简单的队列操练。因为有许多红卫兵外出未归，我们先将在场的同志们编为国防科委红卫兵接待站下属第一连，领导决定，由我担任你们的连长。”

热烈的掌声中，中年军人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高声道：“下面，请同志们听我的口令。十人一排，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一，二，三，四，……”

“向右转！齐步走！”

随着“一二一”的口令，队列操练开始了。

(4)

天已向晚。梦兰铺好寄爹寄妈的床，走到宿舍门口。

对面是102室，许韵来教授的新家。可许大哥不在，门上挂了一把黑黝黝的铁锁。下半晌，七舍来了两个民警。他们喝住正在搬家的许大哥，当着众人的面，毫无表情地宣读了公安局的调查结果。结论上说，经过法医鉴定，云小蝶之死属于畏罪自杀，尸体已经送到火葬场了。鉴于死者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性质恶劣，上级规定，不准举行告别仪式，不准开追悼会，尸体立即火化。警察的话说完，许大哥哭丧着脸，一声不吭，锁上房门，跟在警察屁股后面，领骨灰、交火化费去了。

看着那黑黝黝的铁锁，梦兰一阵晕眩，眼前似乎浮现出云姐的音容笑貌，浮现出贵妃娘娘的五彩云披。她伸手撑住门框，把头倚在手臂上，红肿的双眼盈满泪水。

云姐，对不起，小妹无法为你送行了，愿你一路走好，在无忧无虑的天国里安息吧。

泪珠染湿了衣袖，透过模模糊糊的视线，她看到走廊那头过来一个矮敦敦的人影，步履缓慢，一步一颤，怀里似乎抱着一个小物件。

她急忙擦干泪水，迎上前，心疼地说：“寄爹，你就别跟着忙了。快进屋歇着，剩下的东西让我们搬吧。”

“好，好。我就拿个宝贝，累不着的。”

由于背光，梦兰看不真切，顺口问道：“喔哟，什么宝贝啊？”

董瘦竹举起手中的物件，呵呵一笑：“小马扎。”

梦兰愣住了，这算什么宝贝呀，不就是寄妈平日里择菜坐的那只四条腿的小竹凳吗？

走廊角落里，董师母正在准备晚饭。蜂窝煤炉刚刚燃着，还在冒着残烟，熏得她鼻涕眼泪一把的。只给一间宿舍，孙子没个住处不说，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把锅碗瓢盆的堆在过道里，打个水、洗个菜都得跑到走廊那一头，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老太太正感到心烦，看到老伴不紧不慢乐呵呵的样子，便没好气地怪怨道：“老头子，你闲得没事啊，好东西不拿，拿个破马扎干什么？”

“呵呵，老夫自有妙用。”董瘦竹双眼眯成一条缝，抖动着八字胡笑道：“只是，呵呵，不好说，不好说。”

龚逸凡拎着一大篮子蜂窝煤尾随过来，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在走廊一侧。他直起身，捶了捶腰，长长地吁了口气。听到方才三人的对话和董老爽朗

的笑声，他估摸着老爷子又在玩什么玄虚，便接着话茬问道：“董老，我看您书地板上还有几只没打碎的宝贝呢，不要了吗？”

“唉，磕边裂缝的，没什么大用，又没地方摆，要不要也无所谓了。”

“可我看那都是些古董啊，好象有一件彩瓶下面还落着大明成化的款呢。”

董瘦竹手捻八字胡笑道：“呵呵，逸凡哪，不瞒你说，老夫家里，除了字画是真的，都捐给了图书馆，剩下的玩艺儿全是假的。”

“什么？您书房博古架上的几件官窑都是假的？”

“是啊。你也不想想，几百年下来，天灾人祸、兵荒马乱的，世上哪能留下那么多的官窑瓷器？如今人们手里所谓的明清官窑，十之八九，是民国时仿造的，更不用说宋元的稀罕物啦。”

“哦。都是赝品。怪不得的呢，让人家砸碎了，也不见您心疼。”

“唉，要说不心疼是假的，虽说是些清仿民仿，可品相还都不错。怎么着，这些瓶啊罐的也陪了我这么多年。说实在的，老夫喜欢这些玩艺儿，还是跟一位名流学的呢。”

“是吗？哪一位名流，能入您老的法眼？”

董瘦竹觑起眼神，扭头朝后看了看，走廊上除了他们两家，别无他人，便轻声说道：“这位名流非同小可，称得上民国耆老。坊间传闻，此翁酷爱收集各种古玩，并以此为人生一大乐趣。盖因此翁身居高位，蝇营狗苟者便投其所好，贡上各色物件，以谋晋身之道。此翁一向洁己奉公，却又豁达圆滑，假的笑而纳之，真的婉言相拒，时日久了，家里也摆了个琳琅满目。适逢懂行者登门造访，见满架的古董大都是赝品，隐忍不下，据实相告。此翁拂髯笑道，真货假货，吾岂不知。以假对假，两不相欺。假作真时真亦假，看着舒心便是好。况且，再过几百年，这些假玩艺儿不就都成真的了吗？”

“哈，我猜到了。您说的这位名流，是辛亥元老林森¹⁰吧。”

“然也。”董瘦竹点头微笑：“是真名士自风流。子超老所为，况如唐岑参¹¹《渔父》中所云：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

听到寄爹的话，梦兰若有所思，可还是搞不懂老人家为何将一个小马扎当作宝贝，忍不住问道：“寄爹，按你的话，再不济，家里那些瓶啊罐的也比这个破马扎宝贝多啦。你别的不拿，拿这个干嘛吗？”

“呵呵，真要我说？”

“董老，您说。”龚逸凡当然很好奇。

“是你们要我说的。我说了，一会儿你们看着它吃不下饭，可别怪我。”

“老东西，摆噱头，急煞人，耐快讲好伐。”董师母也急着想知个端由。

“唉。”董瘦竹无奈地摇摇头：“人活一天，有两件大事，上进下出，至关紧要。搬到这集体宿舍，抽水马桶没了。老夫出恭，只能去水泥蹲坑。可我这么大岁数，腿脚不便，蹲下去怕站不起来，只好求助于这个小马扎。你们说，于我而言，它是不是个宝贝呢？哈哈。”

¹⁰ 林森（1868—1943），近代政治家，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主席等职。

¹¹ 岑参（718？—769？），唐代诗人

董瘦竹的一番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可笑着笑着，每个人的眼眶里都浮出了泪花。

龚逸凡转过身，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心中暗想，董老之襟怀，真乃大江大河。面对逆境，老人家居然波澜不兴，泰然处之。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自己是万万比不上的。他猛然想起数年前关帝庙那位无名老道的话，莫非，这就是老道所谓的“自在心”？“云何自在心？谓思惟欲我，一切如意。”他不禁默默感叹道，董老之自在，已臻化境矣。

“小素儿，你捧的是什么？”

董瘦竹一句问话，打断了龚逸凡的遐想。他扭头一看，小女儿雪素端着一个乌黝黝的盆状物件，来到大人面前。

“外公，是妈妈的兰花。”雪素把手里捧着的花盆举到董瘦竹眼前，盆里栽着三丛微微泛黄的花茎。她笑盈盈地娇声道：“外公，看，畹香、文漪，还有我，小雪素。”

听到雪素的话，梦兰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这一阵忙乱的，连自己心爱的兰花都顾不上了。好素儿，真是妈妈的好闺女，妈妈的贴心小棉袄。

“小丫头，外公不是问你花，你手上的这个盆盆哪儿来的？”
雪素睫毛微敛，小脸泛红：“我捡的。”

董瘦竹很为诧异，顺手接过花盆，对着光亮仔细观察了一阵。手上的物件造型奇特，扁腰鼓肚，浑重古朴，两端兽耳，腹下三足，底铭一楷：宣。

老人不禁眼睛一亮，有点疑惑地问道：“小丫头，这是…，你捡的？”

“嗯。我去倒垃圾，看到一个纸盒子，里面放着一堆破碗，还有这个花盆。我就捡回来，把妈妈的兰花移进来了。”

“好，好。小素儿，你可要把这只花盆收好了。哈哈。”董瘦竹朗声大笑，把花盆送还到雪素手中。然后附在龚逸凡耳边说：“如果老夫没打眼儿，这可是个真宝贝。包浆紫带青黑，造型古朴浑厚，乃大明宣德炉是也。”

“宣德炉？”龚逸凡愣了愣神，突然觉得眼前发生的一幕很为荒诞，宝贝小马扎，垃圾宣德炉，俨然一段黑色幽默，不由得放声大笑起来。

董瘦竹一下子理解了龚逸凡笑声中的含义，也跟着前呼后仰，哈哈大笑。

董师母一旁嗔骂道：“坏了，一个老疯子倒也罢了，怎地又多了一个。”

第三十八章 谒领袖红潮涌动 送馒头引发纷争

(1)

次日，东方欲晓。

天色暗蓝，启明星尚在苍穹闪耀。微风习习，令人感到秋的凉意。

而此刻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挤满了热火朝天的红卫兵的队伍。他们佩戴着红彤彤的袖章，高举着红彤彤的语录本，舞动着红彤彤的旗帜，好似一派血色汪洋，波涛汹涌，喧嚣的潮声此起彼伏。

长安街两侧，席地坐着几排解放军战士。他们面色严肃，目不斜视，像一道道肉体屏障，阻挡住身后激动的人流。红卫兵们还在源源不断地涌过来，一队队一队队高举着红旗、一卡车一卡车高唱着战歌，在民警和纠察的指挥下，混乱而有序地向大路两端延伸，宛如两条蠕动不绝的长龙。

人民大会堂西端，聚集着来自明都三大附中的红卫兵队伍，领队的是年轻教师、校团委书记王向荣。他带领着彭晓光、常乐天、顾建国等二十余人，一周前就到了北京。顾建国的孪生哥哥顾建军也混迹其中。虽然他不是附中的学生，但他在火烧毗卢寺的斗争中表现勇猛，王向荣颇为赏识，想将其揽入刚刚成立的红卫兵纠察队，便格外开恩，在赴京串联的介绍信上多加了一个名额。整整一个星期，他们成群结伴，早出晚归，把北京都玩腻了。可为了等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他们耐着性子，赖在北京不走。终于，他们把这一刻等到了。凌晨五时，哨音大作。在接待站工作人员的频频催促下，他们连脸都来不及洗，三口并作两口地吃了早饭，然后被驱赶到中学操场整队集合。带队的解放军官兵们早就等候在那里，待列队完毕，战士们为每个红卫兵发了两只咸蛋、四个馒头，一只军用水壶，壶里灌满了白开水。发放食品的同时，还挨个搜身，收缴了他们随身携带的钢笔、水果刀、照相机一类的物件。按照事先划分好的区域，他们被运送到人民大会堂西边拐角处。这里离天安门尚有一段距离，远远望去，晨曦下的天安门城楼雄伟壮观，散发出一种神秘的紫光。

顾建军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向天安门方向眺望了一阵，然后有点失望地嘟囔道：“咦呀，隔这么远，啥也看不真，也就瞧见个蚂蚁大的人吧。”

听到建军的话，建国脸色一变，抬脚踹了一下他的小腿弯。

建军腿一软，回过头，看到踢他的是建国，瞪眼骂道：“混球，你置啥？”

建国阴沉着脸，凑近他耳边轻声而严厉地说：“你才混球。啥蚂蚁？你不要命了。”

建军猛地一愣，细细一琢磨，方领悟到自己刚才的确说了混帐话，被旁人听见，来个上纲上线可了不得。他比不上建国聪明，却也不笨，知道如今说话、干事都要小心。爹的厂子里，有一个和爹一样的劳动模范，人们都叫他齐师傅。齐师傅比爹还红，是个全国劳模。前些日子，他在厂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一个老工人的话》，呼吁工人们坚守生产岗位，结果被造反派瞄上了。那天，厂里斗争走资派，把他也押上了主席台。罪名整得吓死人，说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有人上台揭发，他老婆生头两个儿子时，起名“爱国”，“爱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可他家老三出生后，起名“爱党”，立马暴露出他的反革命本质，什么“爱国”、“爱民”、“爱党”，原来他是要一家子“齐爱国民党”。说句良心话，就连建军都觉得这个罪名有点胡扯蛋，说得文雅点，叫做“牵强附会”，可一旦上纲上线，谁还敢多言语半个字。如果刚才有人听见自己说天安门上的人像蚂蚁，那不就抓了个现行反革命吗？建军陡然冒出一身冷汗，心虚地往左右偷偷看了看。娘的，还好，没人有注意到俺。于是，他讪讪一笑，不再计较建国方才踢他的那一脚，向前挤了挤，站到王向荣、常乐天身后。

“晓光，昨晚你几点回来的？”看到彭晓光眼圈灰暗，呵欠连连，王向荣关切地问道。

“过了半夜了吧。”

乐天立刻接问道：“那么晚，你一个人跑哪儿玩去了？”

“到我爸爸的一个老战友家。对了，回来看你们都睡得像死猪，今早又忙昏了头，有件事也没来得及说。”

“什么事？好玩吗？”

“说不上好玩，要不是那个反革命案子破了，咱们今天还见不到毛主席呢。”

乐天性子急，大声道：“什么？反革命案子？你快说。”

乐天的大嗓门引起了身边同学们的注意，一个个兴致勃勃地围拢过来。

彭晓光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你瞎嚷嚷什么，这件事保密。”

“你不是说案子破了吗？那还保什么密？”

“案子是破了。我爸爸的老战友说，为了防止恶劣影响，不对外公开。”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可保密的。”

站在一旁的王向荣也插了一句：“晓光，你别担心，我们不往外传就是了。”

看到战友们乞盼的神情，彭晓光很为得意：“那好，我告诉你们，但你们要听王老师的话，不准外传。”

“俺向毛主席保证，打死也不说。”顾建军信誓旦旦，举起右手。

旁边的人也纷纷举手附和。

彭晓光清了清喉咙，压低声音道：“我爸爸的老战友说，几天前，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抢劫了一辆军用吉普，他开车闯关，撞死了首都卫戍区哨卡的哨兵，还抢走了哨兵的枪。本来毛主席要在前几天接见红卫兵，可这件事一出，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周总理决定，必须先抓住那个反革命分子，破案后再安排检阅。前天夜里，那个坏蛋被抓住了。因为破案耽搁了几天，来到北京的红卫兵爆满，听说已经有上百万。为了满足红卫兵的愿望，也为了缓解首都的接待压力，党中央昨天发出紧急通知，今天毛主席检阅百万红卫兵。”

“怪不得的咧，俺说咋这多的人哪。”顾建军一旁乍舌。

彭晓光没有理睬顾建军，而是带着惋惜的语调继续道：“妈的，就是因为那个王八蛋，上级要求加强安全措施，害得我的照相机都被收走了。”

常乐天不以为然地咧咧嘴：“得啦，咱们离天安门这么远，有照相机也白搭。”

“你不晓得了吧。”彭晓光显得很得意：“我爸爸的老战友说，今天下午，主席和中央领导要乘敞篷车检阅红卫兵，从长安街这头开到那头，肯定会从咱们面前经过。”

“那可好，那可好。俺还以为看不真毛主席呢。”听到彭晓光如此一说，顾建军兴奋异常。

顾建国和顾建军不一样，彭晓光说话的时候，他无动于衷地呆在一旁，因为他一向看不惯彭晓光的跋扈张扬。这小子张口闭口我爸爸、我爸爸的老战友的，生怕旁人不知道他有个高干爸爸。哼，你爹是你爹，你是你，一个公子哥儿，啥鸡巴玩艺儿，一天到晚牛逼烘烘的。他懒得多看彭晓光那张傲慢而且长了许多骚疙瘩的嘴脸，便扭过头，朝周边看去。

前后左右，到处都是扎堆成团的红卫兵。他们天不亮就来到这里，一直站着。时间长了，免不了腰酸腿疼，于是队形散乱了，不少体力不支的干脆蹲下、坐在地上。顾建国毫无目的地东瞧西看，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阵的掌声、喧闹声，顺着声音寻去，十来米外团团围了一圈人。他感到好奇，便从人堆里挤了过去。

“拿起笔，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
刀山火海我敢闯。
革命后代举红旗，
毛泽东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
党是我们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顾建国是红卫兵，当然会唱《革命造反歌》。也就短短的一两个月，这首歌便随着红卫兵的崛起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红卫兵的军歌、战歌。他觉得，这歌琅琅上口，唱起来很亢奋，很给力，展现出红卫兵小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但对面人群里传出来的却是女生合唱，尽管听上去唱得挺卖力，还是显着软绵绵的，让人感受不到歌词中的腾腾杀气。

他挤到人群边，踮起脚尖往里一看，中央有一群身穿草绿军装的女孩。她们刚刚摆好《革命造反歌》舞蹈的最后一个造型，环聚在舞动的红旗下，好似冲锋陷阵一般，或战斗状，或紧跟状，人人昂首挺胸，个个英姿飒爽。造型中，站在最后的高挑女孩单足点地，伸展出一条修长的大腿，轻盈如春燕展翅，妙曼如秋鸿临波。刹那间，顾建国的两只眼珠发直，心跳加速。

龚婉香？这小妮子怎么也来北京啦？不对呀，按她的家庭出身，她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啊。

顾建国怀疑的没错，龚婉香的确没资格加入红卫兵。她之所以能到北京，是沾了钟明的光。婉香过去是市少年宫红领巾艺术团的小演员，由于她能歌善舞，文革开始后，被招进三大附中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钟明也是宣传队队员，但她觉得，光唱歌跳舞的意思不大，要想真正“拿起笔，作刀枪”，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就必须走上火热的斗争第一线。因而，她网罗了一帮思想活泼、敢冲敢闯的初中女生，组建了“丛中笑战斗队”。为了壮大声势，她把宣传队也拽了进来。宣传队里除了婉香之外，还有几个出身不光彩的学生，如拉手风琴的董和平，父母是右派；吹笛子的薛涛，爷爷是个大资本家；还有担任领唱的柳絮，爸爸妈妈都是反动学术权威。按照时下的阶级划分，他们均属于“黑五类”子女。可钟明认为，我们讲出身成份，却不搞唯成份论，重在看个人的政治表现。她以自己的妈妈为例，在革命队伍里，有很多像妈妈那样的革命干部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们不是和旧家庭一刀两断了吗。在钟明的感召下，龚婉香、董和平一伙都加入了“丛中笑战斗队”，只不过他们还挂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头衔，暂时还是候补队员。由于这支战斗队的阶级成分复杂，三大附中组建红卫兵时，为了确保纯正的“红五类”血统，便将“丛中笑”摈弃在外。哪知这样一来，反倒成就了这支杂牌战斗队的名声。不少高中同学慕名而至，滚雪球似的，很快就发展到三百多人。如今的“丛中笑战斗队”颇具影响力，可以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庭抗礼，成为三大附中名列第二的学生造反组织。

看着龚婉香苗条俏丽的身影，顾建国又感到小腹发胀，下面蠢蠢欲动。他想看到她，每每睡梦里摇旗跑马，那飘飘欲仙的快感都是因为这个小妮子在作祟。他明明知道梦境中的自己很下作，可还是抑制不住联翩的臆象，如果把她的衣服剥光了，那里面白花花的身子，光溜溜的大腿，是不是也和她的小脸蛋一样细嫩漂亮。然而，他又怕看到她，尤其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怕那个不听

招呼的熊玩艺儿自顾自地翘起来，硬邦邦地撑起裤裆，让他在众人面前出洋相。

于是，他咽下一口唾沫，恋恋不舍地转过身，怏怏而去。

(2)

日出东方，光芒万丈。

陡然间，天安门广场上群情激奋，万众欢腾，“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比起常乐天他们，钟昆一行要幸运得多。他们沾了军事院校红卫兵的光，被安排在广场最中央，面对金水桥，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前方。

天安门城楼就在跟前，可文漪个子矮，视线被前面的人挡着，什么也看不见。听到大哥哥大姐们的欢呼呐喊，她急得直跳脚，火烧火燎地问道：

“乐湄，你看见毛主席了吗？”

“没有，前面的人太高了。”

“来，你拉着我，咱俩钻到前面去。”

“哎。”

“你们别乱跑。”钟昆想拦住两个小姑娘，可一把没捞着，文漪和乐湄像涂滩里打滚的泥鳅一样，转眼便无影无踪了。

伴随着人们疯狂的欢呼，军乐队鼓号骤然响起，在宏伟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天安门城楼上冒出一群身影。他们大都穿着“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旁”的崭新军装，远远看去，朱褐色的城楼上，一片草绿泱泱。

“寄秋，你看到了吗？”

借助大哥的肩膀，寄秋能看到城楼：“看见了，不太清楚。”

在钟昆眼里，那群人的五官也不是很清晰，但他从位置和形态上分得出谁是谁：“你看，站在最中间向大家招手的，是毛主席。左边那个手里摇晃语录本的，是林副主席。右边胳膊抱在胸前的，是总理。”

寄秋想仔细看一看，可眼睛近视，还是看不真切。再加上身边的人像潮水一样推来涌去，他踮着脚尖站立不稳，索性放开手，静静地躲在钟昆身后。

钟昆个头高，还在仰望着天安门城楼。翻飞漫卷的红语录像赤潮一样在眼前涌动，声嘶力竭的万岁声像炸雷一样在耳边轰鸣。

油然间，他冒出一个奇异的念头，觉得眼前这种几近疯狂的场面很滑稽，很可笑。怪哉，这般歇斯底里的顶礼膜拜，这般惊天动地的山呼万岁，为何像封建社会里朝拜皇帝的仪式，却和书本上的革命道理格格不入呢？人们一边高

唱着《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边又嘶吼着《东方红》，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出于敬畏，不敢理性地思考，还是出于愚昧，在逻辑上混乱不清？看看前后左右的红卫兵们，有的雀跃不停，有的热泪长流，有的欣喜若狂，有的面红耳赤，一个个拼命地高喊着“万岁万万岁”，似乎不把眼泪流干、不把喉咙喊哑便不足以证明他们的忠诚。难道，他们真的把那位高高在上的人当作神祇了吗？

人焉？神焉？

“从光荣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谁说的？好像是拿破仑¹²吧。

想到这里，钟昆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为什么会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莫非自己也像爸爸那样，变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不行，这些想法太可怕了。钟昆猛然记起临行前爸爸对他说的话：你可以迷惘，却不要盲从，更不可逆流而上，只能若即若离，随波逐流。于是，他下意识地挥舞起手中的红语录，把自己微弱的声音融入“毛主席万岁”的滚滚波涛里。

不多时，城楼上的草绿色人群缓缓离开钟昆的视线。他们尾随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向天安门西侧走去。呼喊声、尖叫声从西边的观礼台响起…。

(3)

“昆昆大哥，你们看清了吗？”文漪回来了，嗓音有些发哑。

“还行。你们呢？”

“我们钻到第一排，看得清清楚楚。”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乐湄呢？”

“她上厕所去了。”说罢，文漪一步蹿到寄秋身边，捞起挂在他身上的军用水壶，拧开盖，咕嘟咕嘟地连灌了几口：“哎啊，我都喊得嗓子冒烟了。”

太阳慢慢升高了，好一阵子过后，文漪突然感到紧张，拉着钟昆的袖子说：“昆昆大哥，都多久啦，乐湄还没回来。”

钟昆抬头看看日头：“时间不短了，你回来快有个把小时了吧。”

“哎呀，她会不会走丢了？”

“我想…”钟昆沉吟道：“她应该不会迷路。咱们就在纪念碑前面，没动窝。乐湄只要沿着纪念碑走，一定能找回来。”

“那她怎么还不回来呢？不行，我去看看。”

“你别乱…”

“我回来了。”钟昆的话才说了半句，乐湄从人缝里冒了出来。

文漪一把拉住乐湄的手：“你担心死我了。怎么这么长时间？”

¹²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排队呗，人多得不得了。要不是一个好心姐姐让我插班，我还排着呢。”

刚才喝了一通水，文漪感到小腹胀胀的，凑近乐湄耳边悄声道。“糟了，我也想上一号。”

“你能憋着就憋着。厕所里又臭又脏，差点把我熏死了。”

“真的？那我不去了。”文漪撅起小嘴：“唉，这么多人，也不知道多盖几个厕所。”

无意间听到两个小姑娘的悄悄话，寄秋忍不住发笑，一旁轻声劝道：“要去快去，可别憋着，当心憋出病来。”

乐湄脸一红，没吭声。可文漪不干了，呛声道：“我们女孩儿说话，关你什么事。”

这些年，寄秋经常往大舅家跑，有时晚了，还在大舅家借宿，早就习惯了这个小表妹的刁钻脾气，有事没事地寻她开心。于是，他慢条斯理地回应道：“当然不管我的事。可现在排队就得等一个小时，再过一会儿，大家早饭消化了，都想上厕所，排的时间更长。再说，那些临时厕所的容量不会太大，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满了。万一赶上时传祥¹³伯伯的清洁队来掏粪，你就等吧，看你能憋多久。”

寄秋不疼不痒的一通反击，把乐湄逗得“吃吃”直笑。

文漪明知寄秋说的有道理，却又不肯轻易服输，强词夺理地反驳道：“呦，就你能。你又没去过，你怎么知道厕所的容量不大，主观主义。”

寄秋也不甘示弱：“乐湄，你进去过，你说，厕所里的粪桶有多大？”

“嗯，…”乐湄红着脸看着文漪，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文漪鼓气道：“没关系，你说。”

乐湄张开两只小手，比划了一个圈：“有这么大。”为了向着她的小姐妹，她把圈抱大了许多。

“噢，就这么小啊。”寄秋微微一笑：“这么小的粪桶，顶足就装个两三百斤吧。”

“两三百斤，这还小啊？”对文漪来说，如此之大的粪桶，可比她在同学家里见到的马桶大多了。

寄秋戏弄般地眨眨眼：“文漪，你能不能帮我做一道算术题？”

文漪一愣，怎么又扯到算术上了？爸爸妈妈一直夸他聪明，数学好，那又有什么了不起。

她眉毛一扬：“做就做。”

“好，我出题，你听着。今天，天安门广场上有上百万红卫兵，一人一天至少要撒一泡尿吧。如果平均一泡尿半斤，一共有多少斤？”

这么简单的算术，还敢考我。文漪想都不想，张口答道：“50万斤。”

¹³ 时传祥（1915—1975），北京清洁队掏粪工，中国一名劳动模范。

“假设一只粪桶装 250 斤，要多少只粪桶？”

文漪想了想，答道：“2000。”

“完全正确，100 分。乐湄，你说，那排临时厕所有多少只粪桶？”

乐湄敛眉低声道：“也就十来只吧。”

“这就对啦。广场上有百万红卫兵，一天下来，不算别的垃圾，光粪便就要有好几百吨，能装满上百辆解放牌卡车。即便广场周围搭了几十间临时厕所，还是不够用，中间能不打扫吗？说我主观主义，你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知道我说得没错啦。”

文漪听了，大眼睛眨巴了两下，一句话不说，转身拔腿就跑。

“文漪，你上哪去？”乐湄追着喊道。

“一号。”

乐湄停下脚步，掉过头来，看到笑眼眯眯的寄秋，不由得心中一动。他不大爱说话，可刚才多好玩啊，几句话，就把乐湄治得没脾气了。还有，他平时看着文文静静，没想到，他还挺逗人，而且笑起来也挺好看的。哎呀，他为什么还在看着我笑？是在笑我吗？天哪，是笑我穿了他的裤衩吗？

她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羞涩，脸颊发烫，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4)

这是漫长的一天，广场上的红卫兵们已经从凌晨等到傍晚。但这也是激动的一天，他们在崇拜和信念的支撑下，不感到疲惫，也忘却了饥渴，依旧扯着嘶哑的嗓子，无休无止地唱歌、念语录。

人群中，似乎只有顾建军是个异数。他愁眉苦脸地歪倒在地上，摸着肚子长吁短叹。一个早上，他都在不停地雀跃，也看到了城楼角上那一群比蚂蚁还小的人影。可惜，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影子们都不见了，惊天动地的“万岁”声也跟着影子们走了。兴奋之余，发给他的那些咸蛋、馒头不知不觉地下了肚，一壶水也喝了个底儿朝天。建军别的不怕，最怕饿。兴许打小饿出了个毛病，肚子一叫唤，眼前就冒出一张黄灿灿的大煎饼。现在也是一样，他饿得前胸贴后背，两眼冒金星，早就把伟大领袖丢到爪哇国外，脑瓜子里光想吃的。只不过，那黄灿灿的大煎饼一闪而过，变成了热气腾腾的羊肉包子。他觉得，比起娘做的煎饼来，红卫兵接待站的包子要好吃一百倍、一万倍呢。听彭晓光说，中央下令，这次接见完，所有的外地红卫兵都必须离开北京，给下一拨人腾地方。建军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艰难地咽下一口口水。他实在舍不得走，光凭那咬一口流油的羊肉包子，他就想在接待站住下去，最好在北京文革一辈

“喂，同学们，我们还剩下一点吃的，你们要不要？”

“吃的？”，轻轻软软的一句问话，惊醒了在羊肉包子中意淫的顾建军。他一个骨碌爬起来，看到乐天身边站着两个俏生生的小妮子。咦，她叫啥来

着，对，龚晓香。他当然记得她，好孬也在一个小学里同过学，看过她报幕、跳舞的小模样。没想到两年多没见，小妮子出落成大姑娘了。另一个女孩他不识，可瞅着小脸也怪俊的，要是笑起来，一定更中看。然而，他没心思多看她们的脸蛋，眼珠子一转，立马在她们手捧的东西上聚焦了。俺地个娘来，白面馍。

顾建军还没醒过神来，就听到一句冷酷的回应。

“滚。狗崽子吃剩下的，我们不要！”

建军斜眼一看，说话的是站在乐天身边的彭晓光。

“不要拉倒。狗咬吕洞宾。”

顾建军回转目光，看到龚晓香眼泪汪汪，一脸委屈，而说话的那个女孩嘴唇颤抖，一付凶样。

“我告诉你，彭晓光，别以为只有你出身好，我钟明也是响当当的红五类。走，晓香，我们走。不理他们。”

“不慌，不慌走。”眼见煮熟的鸭子要飞，顾建军急了。他晃动着双掌，一个健步蹿到两个姑娘面前：“他们不要，俺要。”不由分说，他兜起衣襟，把女孩手上的馒头揽入怀中，忙不迭地抓起一只，塞在嘴里。

晓香水汪汪的大眼睛露出一丝惊讶与感激，轻声道：“谢谢你。慢点吃，别噎着了。”说罢，她腰肢一扭，尾随着钟明匆匆离去。

顾建军大脑一懵，咋说？她给了俺馒头，俺没谢她，她咋还谢上俺了呢？

“顾建军，你干什么你？还有没有原则？”盯着满嘴馒头渣的顾建军，彭晓光气不打一处来。

“原则？啥，啥幌子原则？”顾建军呜呜囔囔地回嘴道：“她们吃不了，俺肚子饿。她们送馒头，是学雷锋，做好事。咋的啦？”

“你他妈装什么糊涂？她们那个战斗队里，有很多黑五类的狗崽子。”

“那又咋啦？你是少爷，没挨过饿。人饿急了，莫说人吃剩下的了，狗吃剩下的，俺也要。”

“你…。你他妈的无赖！”彭晓光气得浑身哆嗦，不知说什么好。

听到彭晓光骂自己，顾建军一把拽过站在旁边看热闹的建国，把怀里的馒头一股脑地堆到弟弟手里。然后，他挑衅般地横在彭晓光面前，扯开小褂，露出两砣黑黝黝的胸肌，梗着脖子说：“你敢骂俺？狗日的皮痒痒了。”

常乐天一看情况不妙，赶忙挺身而出，插在二人之间：“干什么？建军，你别犯浑，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然后把彭晓光拉到一旁，轻声劝道：“晓光，算了。不就是几个馒头嘛，没必要那么较真。”

其实，乐天心里也觉得彭晓光有点儿不够意思，人家女孩好心好意地送来几个馒头，你不要就不要呗，干嘛张口就骂人家是狗崽子，太过分了。只不过眼下大家都在气头上，两边都是战友，偏向谁也不行，更不能火上浇油。

对建军而言，旁人的话可以不听，但叔是长辈，长辈的话他不敢不听。他瞪了彭晓光一眼，嘟囔道：“混球。要不是俺叔，俺废了你。”说罢，回到建国身边，从他手里又拿过一只馒头，张开大嘴，恶狠狠地咬了一口。

眼前发生一幕，令顾建国很开心，唯一的遗憾是没打起来，便宜了彭晓光那小子。为了表示对建军的支持，他也将一只馒头送到嘴边。咦，这馒头上，咋有一股子香味呢？是香胰子还是雪花膏？他合上眼睛，鼻翼抽搐，好像手里拿的不是馒头，而是女孩白腻腻的小手。

彭晓光脸色铁青，妈的，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可他也知道，要论打架，两个他也不是顾建军的对手，更不用说人家还有个孪生兄弟，那个阴阳怪气的顾建国。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天老子就看在乐天的面子上，先放你们一马。可是，就这么灰溜溜地收场，自己也太丢份子了不是。

正当彭晓光寻思着如何挽回一点面子，长安街两侧又沸腾了。坐在地上唱歌、念语录的红卫兵们都跳了起来，疯了一般，拼命地朝前涌去。

常乐天大声喊道：“晓光，快看，检阅车来了。”

透过涌动的人头，彭晓光看见一行草绿色的车队，缓缓地驶过来。车队越来越近，第一辆敞篷车上，毛主席坐在后排，旁边紧挨着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毛主席一付神闲气定的样子，不时地挥动巨掌，向两旁欢呼的人群招手，林副主席满脸带笑，跟随主席的节奏，摇晃着手中的小红本本。车队行驶到彭晓光的正前方，突然，意外发生了，第一辆车抖动了一下，窝在马路中间。

“毛主席停下来了。”

“毛主席要下来看我们了。”

万分激动的红卫兵们忘乎所以，洪水一般，冲垮了挡在他们前面一道道的肉体堤坝，向路中间冲去。

常乐天被挤得摇摇晃晃，一把拉住往前冲的彭晓光，附在他耳边喊道：“晓光，情况不对。”

“怎么啦？”

“你看，那辆车前围了好多警卫员。吆，爬上去一个人，啊呀，那个人像不像周总理？”

彭晓光一个急转身，闪到常乐天身后，脚下发力一蹬，攀上乐天的后背。他把手招在眼前看了一眼，震惊地说：“是总理。不好，主席的车抛锚了。”

他的话刚说完，只见那辆车子微微一颤，在数十个军人的护拥下，又缓缓地向前开动了。

彭晓光吁了一口气：“好啦，没事了。”

可他沒有注意到，当他说“主席的车抛锚”的时候，他的身后，还竖着一双机警的耳朵……。

第三十九章 为革命炮打父母 辩玄机投身造反

(1)

三大附中大礼堂东侧，有片茂密的核桃林。秋分一过，满树的核桃便熟透了。往年，学校里有专人负责采摘、打扫，可如今都忙着闹革命，没人关心什么烂核桃。几经秋风秋雨，灰褐色的果实落了满地，有的裂开，有的霉烂，散发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腐臭。

顾建国捂着鼻子，匆匆穿过核桃林间的青砖小路，走向一座灰砖灰瓦的二楼楼。此处原先是学校办公楼，眼下校长、书记、教导主任们都在挨批挨斗，红卫兵手握大权，这座楼便顺理成章地改换门庭，变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指挥部。外面臭气熏天，小楼的门窗都紧闭着。顾建国走上台阶，看看四下无人，轻轻推开大门，蹑手蹑脚地走到会议室门旁，竖起了耳朵。

一转眼，从北京串联回来快一个月了。前几日，建国听乐天说，最近明都的一些右派组织和外地某些红卫兵互相勾结，想借“造反”之名闹事，密谋冲击省、市党政机关。今天下午，勤务组召集其它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在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保卫省委的战斗部署。

顾建国不是勤务组成员，没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可他很想知道会议的内容，一方面出于好奇，另一方面心里憋着一口气。上次火烧毗卢寺，要不是他，怎么可能发现那个夹壁墙？可是，就连建军都当上了纠察队的小队长，他却还是一个普通的红卫兵。他猜想，一定是彭晓光那个王八羔子搞的鬼，把自己的功劳抢走了。别人他不敢比，可如果连建军都比不上，他觉得脸没地方放。他想多了解一些情况，逮到机会好好表现一番，也弄个什么“长”的当当。然而，偷听勤务组开会，他有点心虚，万一被人发现他躲在门外，虽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面皮子上一定很难堪。碰巧了，适才从校门口经过，他看现一件新奇有趣的事，肚子里便有了主意。

会议室的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话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我爸爸说，近来，有些群众组织走得过头了。他们扬言‘踢开党委闹革命’，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无疑是向共产党宣战。1957年的反右斗争证明，任何同我党离心离德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更用不着说他们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反党了。因此，我们要联合起来，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迎头痛击那些右派组织的反动气焰，用实际行动捍卫党、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听到那种大言炎炎的口吻，顾建国就知道会议室里正在说话的是彭晓光。

“晓光说得对。那些人自封为‘造反派’，污蔑我们是‘保皇派’。首先我们要问问，究竟谁是‘皇’？如果这个‘皇’是毛主席，是党中央，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那就说明我们保对了。毛主席说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保护的是大多数党的干部，尤其是那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革命，打击的只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啊，都是明都各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组织成份非常纯洁，大都是党、团员和向党团组织靠拢的积极分子，可谓根红苗壮。而那些自封为‘造反派’的却是乌七八糟，有不少人是过去学校里挂了号的坏学生。虽然我们并不赞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偏激的口号，但只要比较一下两派的构成，明眼人就可以分辨出孰是孰非。”

“就是。”

“王老师说得好！”

屋里传出一片赞同声。

“前两天在晓光家里，彭副书记跟我们谈了很多，也很深刻。彭副书记说，目前的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群众组织山头林立，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省公安厅的敌情简报上说，就连小偷、乞丐们也成立了组织，叫个什么‘五湖四海战斗队’。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到处抢民宅、抢商店，还扬言要火烧公检法，气焰嚣张到极点。彭副书记指示我们，在这种复杂形势下，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联合一切革命力量，肃清各种挂着造反招牌的乌烟瘴气，确保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不过，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这些话只限于我们内部知道，大家不要外传，免得给省委领导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昨天上午，我和晓光出席了明都地区革命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全省的联合组织。晓光，你把会议内容给大家传达一下吧。”

“王老师，还是你传达吧。”

“你是司令，你说吧。”

“好吧，那我就把情况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昨天上午出席会议的有三江大学的‘赤卫队’，江南电讯工程学院的‘东方红’，5311厂的‘主力军’，明都地区复员、转业、退伍、伤、残军人的‘五类军人总部’，还有我们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指挥部。除了明都的革命组织外，全省各个大中城市和大型厂矿的群众组织也派来了代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为了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党的各级领导，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击溃那些以‘造反’为名的右派组织和反动思潮。因此，会议决定成立全省的统一指挥机构，全名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总部设在三江大学。会议推举三江大学‘赤卫队’的李景田同志担任‘红总’总指挥，我们学校的王向荣老师当政委。‘红总’下属五个纵队，一纵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二纵由郊区和各县的贫下中农组成，三纵是原来的五类军人总部，四纵以三大、江电的大学生为主。我们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指挥部改编为第五纵队，由我担任‘红总’五纵司令，各个中学的红卫兵勤务组组长任副司令，我校的常乐天同志担任五纵参谋长。”

彭晓光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就传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听着屋里的欢声笑语，顾建国愈发感到心情焦躁，娘的，才几天啊，他们一个个的成了司令、参谋长啦。

“好，大家静一静。会议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下面，请常乐天同志讲一下我们今后的作战部署。”

“是，司令员同志。”

常乐天半认真半调侃的口气，令屋里的人们又是一阵哄笑。

“根据我方侦查得来的情报，那些所谓的‘造反派’也在酝酿成立一个全省组织。他们以三江大学的‘红色暴动队’和江南电讯工程学院的‘八一八造反兵团’为主，勾结外地红卫兵驻明都联络站，预谋在近期内围攻省委。昨天，红暴在省委大门前张贴了大字报，勒令省委把工作队交出来，在市体育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要求省委领导人也必须到场，接受批判。另外，据我所知，省委曾请求明都军区派部队保护省委机关，以防混乱中有人浑水摸鱼，窃取党和国家的机密。但是，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区首长不好介入地方事务。还有，根据王老师的建议，目前，红总下属的工、农、兵纵队也不宜出面，以免被对方扣帽子，说省委挑动群众镇压学生运动。因此，保卫省党政机关的责任就落在我们中学红卫兵的肩上。我们决定，即日起，五纵纠察大队全天候待命，一旦有情况，立即奔赴战场。三大附中、市一中和淮海路中学距离省委最近，请这三所学校的红卫兵白天在校内集结，作为支援纠察队的第二梯队。其它学校要安排专人值班，如果需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目前的作战部署就是这样，王老师，晓光，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王向荣笑着说：“很好，常乐天同志的计划非常周密，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了。只是再强调一次，对于我们的会议内容和行动计划，同志们一定要保守秘密。晓光，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了。请大家回去后，按照行动部署作好准备。下面，请同志们和我一起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预备，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听到会议室里铿锵有力的“下定决心”，守在门外的顾建国就知道要散会了。他踮起脚尖，急急向后退了几步。不一会儿，人们三三两两地从会议室里走出来，他装作刚刚跑进走廊的样子，快步迎了上去：“哎呀，乐天，你在这儿啊，我到处找你呢。”

走在前面的彭晓光狐疑地看了顾建国一眼，兴许一下子分不清来者是建军还是建国，他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

而这对常乐天不是难事，用不着看人，光听话音就知道是谁，因为建军喊他“叔”，建国叫他“乐天”，建军说“俺”，建国说“我”。于是，他张口便问：“建国？找我什么事？”

“我来告诉你一件怪事。校门口刚贴出一张大字报，钟明写的，揭发批判她的娘老子呢。”

众人顿时感到好奇，乐天大声喊道：“是吗？走，晓光，去看看。”

(2)

三大附中门口的大批判专栏前，围满了大大小小的脑袋。不同年级、不同派别的学生们混杂在一起，一边看大字报，一边议论纷纷。

常乐天挤进人群，入眼便是一排红彤彤的大标题：《造反更觉主席亲》，标题下还有一行副标题，“致父母的一封公开信”。

嘿嘿，好玩。这根儿奶油冰棒，搞什么名堂？真向娘老子开炮啦？他迫不及待想知道钟明到底揭发了些什么，便逐行逐句地看了下去。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开始后，我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发起成立了丛中笑战斗队。我和战友们积极投身于革命造反洪流，却被保皇派操纵的附中红卫兵污蔑为‘右派’组织、‘狗崽子’战斗队。从那时起，妈妈、继父，你们就站在了我的对立面，骂我‘为右派办事，充当了反党的急先锋’。昨天，我告诉你们，我们要和三江大学的红色暴动队大联合，并肩战斗，揭开省里、市里的阶级斗争盖子，揪出隐藏在省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你们竭力反对，与我辩论。我据理力争，你们理屈词穷，破口大骂，暴跳如雷，并扬言要和我脱离关系。但是，你们的威胁恐吓吓不住我，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宁死不屈。继父恼羞成怒，动手扇了我两个耳光，还拿着棍子把我赶出家门。

我知道，妈妈、继父都是老革命。但是，我要正告你们：在老革命中，有的人在混革命，有的人是假革命，也有的人正在走向革命的对立面！看到你们现在的样子，我感到很痛心。过去的资本和荣誉已经腐蚀了你们的斗志。你们丢掉了当年浴血沙场的英雄气概，丢掉了横眉冷对敌人的凛然大义，变成了跟在走资派屁股后面摇头摆尾的可怜虫。如果你们继续执迷不悟，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我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女不能造爹娘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

不久前，我到北京串联，在天安门广场亲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首都短短的三天里，我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体会到革命小将‘敢’字当头的造反精神，我参加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认清了修正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我极大的鞭策，给了我极大的勇气。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我要学习首都红卫兵战士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也不怕的革命精神，誓死捍卫毛主席，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任它悬崖百丈冰，我在丛中笑！

今天，我写出这封致父母的公开信，希望你们能回到革命阵营，投身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清醒你们麻木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沉重的污垢，彻底改变你们颓废的精神状态。如若不然，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你们就要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无情地淘汰了。

最后，让我们振臂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的红卫兵，钟明。”

哎呀妈呀，这大字报写的，真他妈的火药味十足。过去看她总是一付娇弱弱、冷冰冰的样子，没想发起威来，居然比老爷们儿还凶。说心里话，乐天挺佩服奶油冰棒的勇气，也挺佩服她大字报中的文采。但是，他对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极为反感。乱弹琴！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竟敢教训起爹娘老子了。你他妈的再革命，也总不能六亲不认吧。

“哎，你看你看，钟明说，她的继父扇了她两个耳光。她的亲生父亲呢？死了吗？”人群中，一个胖女生咋咋唬唬地向身边的同伴问道。

同伴摇摇头：“我也不晓得。会不会是革命先烈，早就牺牲了吧。”

胖女生断然反对道：“瞎说。也不动动脑子，她才多大？她爸爸怎么可能是革命先烈？”

“哦，对呀。”同伴犹豫了一下，仍不甘心：“那，也许是解放后牺牲的呢。”

“才不是呢。”一个带着三大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的女生插进来：“她的亲生父亲是解放后三江大学的第一任校长，57年成了右派。她妈妈和她爸爸划清界限，离了婚，后来嫁给了三大现在的党委书记。钟明的继父姓李，她没改姓，还随她的生父。”

“咦，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胖女生将信将疑。

“信不信由你。我家就在三江大学，住她家隔壁。我还知道，钟明的哥哥也在咱们学校，高二三的，叫钟昆。只不过钟昆和钟明不一样，不认那个继父。”

胖女生拍着巴掌惊叹道：“哦，闹了半天，她是钟昆的妹妹。我听说，钟昆不是红五类，加入不了红卫兵。怪不得的呢，原来他爸爸是个右派。”

她的同伴发出一声感叹：“唉，钟昆居然有这样的妹妹。说实话，我倒挺佩服钟昆呢。宁愿背个出身不好的黑锅，也不去拖油瓶，给别人当儿子。”

胖女生同意道：“就是。哎，你说钟明傻不傻，给父母写大字报。这对她有什么好处？万一她妈妈、继父被打成走资派，她不也变成狗崽子了吗。”

戴红袖章的女生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说：“傻？她才不傻呢。踩在父母身上，她好出风头呗。”

“嘘，你们小声点，钟明来了。”一个好心的同学悄声提醒她们。

常乐天扭头一看，钟明带领一群“丛中笑”的女生，簇拥着一个身穿黄军装的高个男青年，一脸严肃地从大礼堂那边走了过来。看到钟明那张冷冰冰

的小脸，油然间，他冒出一个邪念头。妈的，整整这个黄毛丫头。他把彭晓光和顾建国拉出人群，凑在他们耳边悄悄嘀咕了几句，三人的脸上都露出开心的坏笑。

待到钟明一行走近大批判专栏，常乐天猛然大喊一声：“卖奶油冰棒喽——”紧接着，三个大男孩一同开口，怪声怪调地吼出乐天刚刚编好的顺口溜：

我的青春，
是一根奶油冰棒。
只有含在哥哥嘴里，
才能化成糖水，
败火清凉。

在场的初中同学们都听过钟明的诗朗诵《我的青春》，也知道她的绰号叫“奶油冰棒”，没想到她的诗被这几个男孩子拿来恶作剧，篡改得如此不堪，一个个忍俊不住，轰然大笑。

我的青春，
是一根奶油冰棒……

男孩们第二遍还没念完，就见钟明怒容满面地冲到他们面前。

她白净的瓜子脸上涨红了血，深邃的眼眶里冒出了火，纤细的小手微微颤抖，指着三个男孩的鼻子骂道：“无耻！臭流氓！”

那个身穿军装的高个男青年看出了中间的端倪，他快步跟上，侧身护住钟明，有意把“首都井冈山红卫兵”的袖章展露在众人面前，恶狠狠地说：“臭保皇派，你们神气不了几天了。别看你们今天跳得欢，小心日后拉清单。钟明，我们走，不理他们。”

男青年说罢，拉着钟明扬长而去。

(3)

早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了，可于海还没回家。

江南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光线阴晦，烟雾迷蒙，一个殷红的亮点时明时暗。

于海平日里烟瘾没这么大，今天却一根接着一根，碗口大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看着烟蒂上一截长长的烟灰，他信手一弹，烟灰洒落在面前的一张纸上。这是一篇手抄的文稿，篇幅并不长，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

报》。他默默地掐灭烟，吹开纸面上的灰烬，再一次把目光落在那惊心动魄的文字上。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份大字报抄件，是国防科委一位老朋友悄悄送给他的。这位老朋友是科委首长的秘书，于海每次赴京，都要和他撮上一顿，要么到全聚德吃烤鸭，要么到东来顺涮羊肉，酒逢知己，无话不说。这一次，老朋友告诉于海，前段时间，中央某些领导同志消极对抗文革，惹得主席发火了。老人家亲笔写了大字报，并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材料，发放给与会的中央委员。由于大字报口气严厉，措辞激烈，明确地指出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估计暂时不会对外正式发表。但在北京，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于海记得，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份抄件时，说不清是懵懂还是诧异，反正浑身上下都冒起了鸡皮疙瘩。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一连串十恶不赦的罪名，发源于主席之口，其矛头所向，绝非小可。主席把62年和64年放在一起，前者显然是指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彭德怀，那么后者呢？形“左”实右，除了当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还能是谁？

于海下意识地又点了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头猛然一亮，然后慢慢变白、变暗。他仰靠在椅背上，吐出一团烟圈，烟圈翻来滚去，在眼前缭绕。他觉得，这烟圈倒很像当前的局势，扑朔迷离，变幻无端。

9月15日那天，他也去了天安门，站在城楼东侧的观礼台上，从凌晨坚持到夜晚。但和那些孩子们不一样，他没有那种着魔般的狂热和冲动，而是带着一颗冷静的心，聚精会神地聆听城楼上的发言。时至今日，林副主席那尖锐、嘶哑，而且透着萧萧杀气的声音还在他耳边回旋。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做得对，做得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把主席的大字报和林副主席的讲话放在一起印证，于海看明白了。炮打司令部，打的就是刘少奇，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刘少奇的代理人。文化大革

命，和“文化”有个屁的关系，关键是最后两个字，“革命”，要革党内某些人的命，这才是运动的重点。

既然看得明明白白，为什么还会感到局势扑朔迷离，变幻无端呢？于海冥思苦想，终于在缓缓翻卷的烟圈中悟出了其中的蹊跷。刘少奇不比彭德怀，他作为国家主席、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内、政府内经营了多年，尤其大跃进后，他主持中央工作，在组织上、思想上已然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即便毛主席的威望如日中天，可想一下子搬倒这股势力，也绝非易事。这场斗争，两军对垒，势均力敌啊。

于海朝着漂动的烟圈吹了一口气，烟圈散乱了，一丝丝一缕缕地融入晦暗的光线里。红卫兵，破四旧，群众运动，造反有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有这一切表面的乱像，看来都是主席有意为之，也是老人家惯用的手段，一种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用人民战争搞乱敌人、孤立敌人、消灭敌人的手段。土地革命如此，抗日战争如此，解放战争如此，反右斗争如此，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主席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于海默默地梳理了一下文革开始以来的诸般头绪，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打倒“三家村”，从反对“二月提纲”到揪出“彭罗陆杨”，从赶走工作队到接见红卫兵，一个战役紧接一个战役，这边步步紧逼，那边节节退让，整个形势不都是按照主席的战略意图发展吗？由此推断，下一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们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想到这里，于海觉得眼前谜团散尽，思绪豁然开朗。前些日子，还为自己受到批判而耿耿于怀，还在为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纠缠不清。在主席的这盘大棋上，自己又算个屁？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虽然位卑言轻，上不了台盘，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却和这盘大棋紧紧相连。如同大棋盘上两军对垒，学校的这张小棋盘上也有势同水火的两大派，保皇组织“东方红战斗队”，造反组织“八一八造反兵团”。从个人感情而言，于海偏向于“东方红”。尽管他们也贴过他的大字报，但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在小骂大帮忙，以“批评”为出发点，以“保”他为目的。然而，多年的政治磨砺让于海懂得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感情用事，路线是关键、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根据他今天得到的消息，“八一八”已经和北京来的红卫兵们搭上了线，准备“炮轰”省委。显而易见，他们有内幕，有后台，也暗合了自己对主席意图的揣测以及对形势发展的分析。

到了做出抉择的时刻啦。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紧紧跟随毛主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于海精神一振，站起身，把才抽了一口的香烟捺入烟缸，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冰凉的茶水。然后，他走到衣架前，取下那件洗得发白的军上衣，一丝不苟地穿在身上，连风纪扣都扣得严丝合缝，像一个出征的士兵，昂首挺胸地走出办公室。

推开办公楼大门，一阵带着寒意的晚风吹来，激起一身鸡皮疙瘩。呵，天凉好个秋。于海止住脚步，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顿觉头脑清醒了许多。

要不要找参谋长再商量一下？冷风的刺激下，于海猛然想起常元凯。过去，每当他有为难的事情，总要找老首长商讨一番。站在楼前台阶上，他低头沉默了几秒，心中暗道，还是算了吧。一来参谋长在政治问题上一向打官腔，泛泛其辞，模棱两可，二来参谋长在军区大院那个世外桃源里，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找参谋长，无非想让他帮着决疑释惑，既然自己对于局势的走向确认无疑，又何须问卦占卜。参谋长早就说过，只要你方向把握得稳，在路线上不犯错误，有一句诗怎么说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于海自信地昂起头，左右观看了一下，眼前两座大楼灯火通明，人影进进出出。这两座楼呈“八”字形，而他身后的办公大楼呈“一”字形，若从空中俯视，三座楼构成巨大的解放军“八一”军徽。他身后的办公大楼叫做“八一楼”。右边的那座楼叫作“反帝楼”，如今是学校“东方红战斗队”的大队部。左边是“反修楼”，眼下是“八一八造反兵团”总部。

于海走下台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向左转，迈着坚定的步履，走进“八一八造反兵团”总部。

(4)

无独有偶，就在于海下定决心向左转的那一刻，常元凯也为一件棘手的任务作出了艰难的抉择。此刻，他刚刚从军区保密室的钢铁大门里出来，面色严肃，双眉紧锁，迈着沉重的步履，走向王副司令的办公室。

自从53年中央军委颁布了《解放军保密工作细则》，各大军区便根据军委要求，在司令部设置全封闭式保密室，配备政治可靠的专职保密干部，并由军区参谋长领衔，直接负责保密工作。去年年底，参谋长生病，住进疗养院，这个工作便暂时落到副参谋长常元凯的肩头。平日里，他无须涉足具体的保密业务，只要定期听取相关工作汇报，检查一下安全保密措施即可。他知道，保密室里存放着许多绝密档案，有些文件的密级极高，他这一级干部都无权调阅。因而，为了避嫌，接手近一年，他连保密室的大门都没进过。可今天不一样，为了王副司令交待的任务，他不得不走进保密室，深入了解一下保密业务。

刚才，在军区保密室钱主任的亲自陪同下，常元凯头一次目睹了身后那扇大门内的隐秘。首先，门有两重，钢铁铸就。走进第一道钢门，必须出示证件，并在警卫人员眼前掏干净口袋，其目的是防止带入武器和火种。验证无误后，警卫人员开启第二道钢门。迎面墙上，张贴着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保密禁令十二条》。走廊两侧，是一间间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密室，除了铁门上的阿拉伯数字，没有任何其它标识。进入值班室，钱主任简单扼要地向他讲解了保密室的基本工作流程。根据军委颁布的《保密工作实施细则》，所有入室文档必须遵循规定的统一式样和程序。文档种类繁多，包括信件电报、图形照片、军

情档案、秘密文件、承办报告、调查卡片等等。而管理程序繁复，诸如文档的收、发、转、呈、在册文件目录、文件销毁记录、保密本颁发与回收、调阅签字、复印登记等等。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有专人负责，依规办理，且登记在案，有据可查。此外，不同密级的文档要加盖对应的保密印戳，存放在对应规格的密室里。调阅文档要有相关部门发放的对号铜牌，铜牌上的号码代表不同的密级权限，…。

听罢钱主任的讲解，看到这样严格的保密程序，常元凯心里终于有了答案，知道该如何向王副司令交差了。

交差？常元凯默默地苦笑，这一辈子，还是头一次用“交差”的态度来应付上级交待的任务呢。

文革开展到今天，一向以“党的驯服工具”自诩的常元凯也感到有些动摇了。在造反的鼓噪声中，从中央到地方都呈现出一片乱象，他头一次摸不清状况，吃不准“党”究竟想干什么。上个月，中央军委发文，要求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分批分期，揭发批判军队内部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潮。当然，文件中也指出，部队要与地方上有所不同，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一定要保持部队稳定。道理不错，可谁都知道，保持稳定，谈何容易。一旦开展“四大”，按主席的说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几日，军区政治部的一帮年轻干事和军区歌舞团的演员们已经贴出不少大字报，矛头直指机关首长。军区大院不再是“世外桃源”，各路人马蠢蠢欲动，各种传言纷纷扬扬。比起军区大院，地方上就更乱得一塌糊涂了，听儿子说，造反派们正在准备冲击省委。如果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冲垮了，天下大乱，部队还能无动于衷吗？机关里乱象已生，哪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惹上这么一件棘手的事，妈的，乱弹琴！

王副司令交办的任务之所以令他感到为难，乃因滋事体大，且无例可援。昨晚，军区司令部接到一份加急加密的请示报告，由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联署。报告上说，上海红卫兵查抄黑帮分子的家，搜出一批文字、图片材料，内容极其敏感。此外，公安局里也存有一些历史性文件档案，涉及到党内上层重要人物。鉴于目前形势复杂，已经有些身份不明的外来人员在打探这批材料。警备区和公安局一致认为，这批材料不宜留在上海，特向上级请示，该如何处理。看到这份报告后，军区司令员的态度很爽快，什么他娘的鸟东西，派人搞回来，放进保密室，先封存入档，以后再说。可军区政委很谨慎，劝阻了司令员，建议王副司令找具体业务人员研究一下，视研究结果再定夺。于是，王副司令把差事交到负责保密工作的常元凯手上，并悄悄叮嘱道，这些东西“内容敏感”，所涉人物“权位通天”，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哪天会引爆，你一定要谨慎从事，拟出一个缜密的处理方案，上报司令员和政委。

常元凯心知肚明，王副司令的私下叮嘱有两层含义，一是“能躲就躲”，因为这是一颗定时炸弹；二是“无懈可击”，也就是说，方案一定要缜密，要

为“躲”找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于是，他根据刚才了解到的情况，拟好了一个初步方案，并归纳出向首长汇报的要点。

第一，根据中央军委保密条例规定，军区保密室只能存放与军事相关的文档，严禁存放个人或地方档案。第二，那些红卫兵抄来的材料无鉴定、无密级，无法依照保密程序归档。第三，若强行归档，一旦有人调阅，由于没有密级权限和对照铜牌，保密室工作人员无规可循，难免发生泄密事故。因而，较为稳妥的处理方案为：其一，原公安局留存的材料继续在原地封存，由主要负责人掌管密封箱的钥匙，没有上级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其二，红卫兵查抄的材料，来源不明，真伪难分，可由军区政治部派专家鉴别整理，或就地销毁、或移交上级主管部门，由政治部首长定夺。

常元凯自然明白，这个处理方案有违自己一贯的做事风格，敷衍推诿，有踢皮球之嫌。可别无良策，还是乱中自保吧。再说，王副司令和政治部一向不对付，上次为了后勤粮库那个小班长的事故通报，差点和政治部的人干了起来。这次把球踢给政治部，对老首长而言，岂不正中下怀。

他斟酌再三，觉得“躲”的理由还算充分，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轻轻敲响王副司令办公室的大门……。

第四十章 红五纵力保省委 八一八一石三鸟

(1)

“红卫兵小将们，快，快进来。”

省委大院西北角，有座偏门，平时用来运送垃圾粪便和机关食堂采买的鸡鸭鱼肉、米面蔬菜。这地方早晚忙，车进车出的，白日里却冷清得很。可今个儿大不一样，青天朗日的，偏门外拥挤着上百号佩戴“红卫兵纠察队”袖章的年轻人。他们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青春洋溢的面孔上，似乎还有些初临战场的兴奋与紧张。

“秦秘书，你好。情况怎么样？”彭晓光一付首长派头，握住前来迎接他们的中年男人的手。

“晓光，你们可算来了。我们办公厅和保卫处已经快撑不住了。”

“造反派有多少人？”

“说不准，黑压压的一大片，后面还源源不断地来呢。”

“我爸他们呢？”

“书记们正在开会，到底该怎么办，他们也吃不准，听说要打电话向中央请示。”

“顾建军，你过来。”彭晓光转身朝后喊道。

“来啦。”顾建军急步赶到。

“你带纠察队去保卫省委大门，一定要守住。我跟秦秘书去打一个电话，让乐天赶快派第二梯队来。”

“中！”

“那位同学，你等一等。”被彭晓光称作秦秘书的中年男人喊住了顾建军：“晓光，彭书记交待，无论对方采取什么激烈手段，你们都不要上当，不要冲动，千万不能出现流血事件。”

“我知道。建军，你也听到了。告诉战友们，咱们要向解放军学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大家手挽手，用人墙保护大门。”

“中！。”顾建军拔腿便走，刚迈出两步，猛然停下来，掉转头憨憨地问道：“咦，俺还知不道咧，到省委大门，咋走？”

秦秘书笑了：“你顺着这条路，走到那座大楼。”他伸手指过去：“看见没有，那座五层楼，然后向右转，朝前几十米就是省委大门。”

“得咧。战友们，听俺的命令，跑步走。”顾建军一挥手，像个勇敢的战地指挥员，率先冲了出去。

从北京回来后的这些日子，建军一直没着家，白天黑夜地呆在纠察大队的队部里。明都市教育局旁，有一所局属招待所，除了接待往来的客人外，还常常用来举办各种名目的中小学教师培训班，大大小小的也有几十间房屋。红卫

兵纠察大队成立后，便相中了这块地盘。一方面这里有宿舍、有食堂，是个队伍集结的好地方。另一方面，各单位送来一些“牛鬼蛇神”，没处关押，便在院子背阴处划出几间空屋，扔进一些干稻草，用三合板钉死窗户，当作临时牢房。还有，抄家抄来的东西，就存放在隔壁的教育局办公大楼，纠察队进驻后，可以就近保护这些“破四旧”的胜利成果。

前段时间，顾建军的主要任务是带着他的小队看管“牛鬼蛇神”。虽然建军的学习不咋的，但在对工作的责任感上，却和他爹一样，非常忠于职守。更重要的是，这里的饭菜比家里的好，而且可以放开肚皮吃，用不着看爹娘的脸色，他自然就不想回家了。纠察队刚成立时，彭晓光兼任大队长。中学红卫兵改编成红总五纵后，彭晓光当了司令，总部说要加强对纠察大队的领导，便派来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接任了大队长的职务。原本顾建军和彭晓光有点不对付，在北京串联时，还差点为了几个馒头打一架，可比起这个戴眼镜的新大队长，顾建军觉得，彭晓光要好多了。

新大队长才来没几天，大家就偷偷给他起了个外号，唤作“四眼狗”。因为他根本不像个红卫兵，倒真像只狗，一天到晚，觑着个咪咪眼，插着个蒜头鼻，到处东瞧西嗅的。

四眼狗喜欢瞧的地方是关押女牛鬼蛇神的牢房，还动不动地让顾建军拎出个女犯人，到大队长办公室里过私堂。那个女犯人来的时候，脖子上挂着两只破鞋，披头散发的，像个吊死鬼。可破衣烂衫遮掩不住女人的白嫩俊俏，再加上她走起路来，屁股奶子一颠一颤，很让建军心猿意马。虽然建军怀疑四眼狗居心不良，但他内心里，还是希望大队长多给这个小娘们儿过过堂，因为押送女人这件美差，他挺乐意干的。

四眼狗喜欢嗅的地方是存放“四旧”的库房，常常带着给纠察队作饭的胖师傅，两人鬼鬼祟祟地钻进库房里，翻箱倒柜，半天不出来，不知道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然而，真正让建军不满的，是四眼狗搞特殊化。狗日的不肯和纠察队的战友们一起开伙，而是让胖师傅单独为他开小灶。队长办公室里传出来的肉香味，馋得建军咽口水。这些倒也都罢了，谁让人家是大队长呢。

可今天，建军居然发现，四眼狗的胆子小，比兔子的胆儿还小。刚才彭晓光来传达红总命令，要四眼狗集合队伍，火速奔往省委大院，担负起保卫省委大门、阻止造反派冲击党政机关的光荣任务。谁知四眼狗腿一软，蹲在地上，说昨晚吃坏了，捂着肚子叫疼。建军看得出，狗日的几分钟前还好好的呢，咋地说疼就疼，十有八九是装的。但四眼狗赖在地上不动窝，彭晓光也拿他没办法，只好亲自带队来到战场。

眼下，建军没心思贬损那只四眼狗了，因为彭晓光刚才的话，让他喜昏了头。他没有想到，彭晓光居然不记前嫌，委他以重任，让他带领纠察队，前去保卫省委大门。这一刻，建军心里充满了被领导信任的幸福感，浑身上下精力外溢，热血奔流。娘的，又到了老子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狗日的造反派们，你们等着，小爷来了。

(2)

江南电讯工程学院“反修”楼二楼东侧，有一编号为201的大教室，曾是学校里最大、最先进、装备最齐全的载波机教学实验室。然而，如今的201已经面目全非，屋里看不到任何仪器设备，反倒像一间作战指挥部，中央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摆放着一个沙盘，墙上挂了一张巨大的明都市郊地图。

于海站在地图前，手里转动一根铅笔，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

“于书记。”一个矮壮的年轻人疾步走到于海身边，神色焦急地问道：“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于海转过身：“噢，小马。”

“于书记，红暴又打电话来催了。”

“电话里还说了什么？”

“他们说，保皇派来了好几百名中学红卫兵和纠察队，在省委大门前组成人墙。他们冲了几次，冲不进去，还有人受伤了。”

“呵呵，挺热闹的嘛。小马，你过来。”于海不慌不忙地引导着年轻人，一同走到沙盘旁：“你看，这是我让后勤刚做好省委周边地形沙盘。你说说，如果我们现在出发，该选择哪里为突破口呢？”

年轻人摸了摸头，尴尬地咧嘴一笑：“于书记，这个…，我不知道。”

“小马，你是兵团的总指挥，说不知道可不行哦。”

“于书记，你是老革命，上过战场，经验丰富，还是你来当指挥吧。”年轻人的语气里流露出尊敬与诚意。

于海欣慰地笑了。不过短短的两天，凭着自己的资历和谋略，已然赢得了八一八的信任，如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小伙子名叫马本清，无线电系雷达专业四年级学生。他来自河北一个贫农家庭，还是个烈士遗孤。他的父亲曾跟着抗日英雄马本斋打鬼子，在著名的回民支队里当小队长，44年牺牲在冀北战场。今年八月十八日，也就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他把学院里观点相近的造反团体召集到一起，联合组成“八一八造反兵团”，并被选为兵团的总指挥。两天前的那个晚上，当于海步入八一八造反兵团总部时，马本清还是满脸的狐疑与排斥，差点让人把他撵了出去。可于海几句话一说，总部里的年轻人们都安静了下来，像过去听政治报告一样，聚精会神地聆听他对文革意义的阐述、对主席战略意图的判断，以及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当于海提出要紧跟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并希望和八一八的革命小将们并肩战斗的时候，在场的年轻人们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马本清激动地迎上前，握住他的手说，于书记，造反无论早晚，革命不分先后，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你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干部，你还是我们的好书记！于海当然知道，作为一个新来者，一个昔日的“当权派”，绝不能喧宾夺主，在革命小将面前一定要放低身段，便谦虚地回应道，我们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一定要向革命小将们好好学习。

因而，对马本清要他担当指挥的请求，他微笑着摇摇头，回答道：“小马，你是大家选出来的总指挥，同志们信任你，你必须担负起总指挥的职责。不过，以前我在部队里当过参谋长，如何打好这一仗，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马本清又摸了摸头，憨厚地笑道：“好吧，于书记。你说，我们该怎么做？”

“小马，这次，我们要和三江大学的红色暴动队联合作战，你对这个红暴了解多少？”

“嗯，不能说很了解。在讨论造反派大联合的时候，我跟红暴的负责人孟庆元接触过几次。总的感觉吗，这个人很有思想，很爽快，很机智，但是…”

“但是什么？”

“哟…”马本清抽了口气：“怎么说呢？孟庆元好像比较固执己见，喜欢发号施令，让别人都听他的。”

“噢。年轻人嘛，不能求全。敢于造反，自然有些脾气。这个孟庆元我也听说过，三江大学的走资派严明就是被他拉下马的。嗯，是个人物。”于海沉吟了片刻，继续道：“好，说完同盟军，咱们再说说敌人。你认为省委里哪些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

“这个…，我也说不准。首都三司驻明都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告诉过我，他们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热线’联系…”

“噢，有热线？这个代表叫什么名字？”于海插问了一句。

“他叫贺延生，是清华井冈山的。”

“哦，贺延生。好，你接着说。”

“昨天，贺延生告诉我，中央文革的一位首长来电话说，明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走资派暗中为保皇派撑腰，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这次我们联合向省委示威，就是要省委交出工作队，召开批判大会，并作出深刻的检查。”

“不错，示威的目的很明确，诉求也很理智。小马，在没有确认谁是走资派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把省委领导一揽子打倒，要留有转圜的余地。况且，省委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我听说，省委里已经出现了‘机关干部造反兵团’。你能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以便掌握走资派的第一手资料。”

“这个…”马本清略微思索了一下：“应该没问题。我们兵团宣传部的小秦有个堂哥在省委当秘书，我让她打电话探探消息。”

“好。我还有一个想法，不太成熟，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于书记，你说吧。”

“这次和红暴联合行动，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但我个人认为，八一八兵团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能跟着别人的指挥棒乱转，以免以后他们出问题，我们跟着背黑锅。”

马本清沉思了几秒，抬头仰慕地看着于海说：“于书记，你想得深、看得远。我们毕竟太年轻了，只凭着一股革命热情造反。八一八兵团有你掌舵，才不会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航向。”

“小马，你言重了。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是个新兵。我们会面临许多新事物、新问题，需要大家群策群力，一起探索，一起解决。好了，这些话留待以后再说。现在咱们言归正传，来谈谈今天的战斗部署。”

“好，于书记，你说，我来记。”马本清掏出一个小笔记本。

“首先，我们的这次行动，要有严格的纪律。你告诉兵团战士们，不准动拳头，不准翻墙闯入，不准蓄意破坏，因为省委毕竟是全省的权力中心，没有得到党中央的许可，我们不能乱来，必须采用合法的手段。”

“合法的手段？”马本清狐疑地反问了一句。心中暗想，合法？那还叫造反吗？

“是的，合法的手段。”于海听得出马本清的猜疑，便加重语气道：“但是，合法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手段得当，则大有可为。小马，你来看。”于海用手中的铅笔指点着沙盘：“省委大院有三个出入口，这个南门是位于淮海路上的正门，东门是省委车队进出的通道，西北角的那扇偏门是后勤通道。现在，红暴和其它学校的造反派们围住了南门。他们那里的人手已经够多了，我们用不着去凑热闹，而应该派人包围另外两座大门。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在这三个路口设置封锁线，禁准任何人员车辆进出。名义上，我们是向省委请愿示威，而实际上。我们要切断进出省委的交通要道。你想想看，保皇派有好几百人在守大门，他们总要吃饭吧。把他们路封了，你说，他们能怎么办？”

“哈。要我说，他们只能投降。没吃没喝的，保皇派们撑不过明天。”

“不错，饥兵必败么。另外，我已经给学院食堂打过电话，让他们准备足够上千人吃的包子、馒头和绿豆汤，下午用车送到省委大院南门门口。红暴他们战斗了大半天，也该饿坏了。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长战友的威风，灭敌人的志气。当然罗，这次行动的开销，走资派们必须如数还回来。”

“对，应该把帐算在走资派头上。”赞同之余，马本清突然领悟到这样做的奥妙。长战友的威风，灭敌人的志气，出八一八的风头，让走资派付账。兵不刃血，一箭四雕。高，高，实在是高。

“还有，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我让学院广播站和车队准备好一台宣传车，安上几个高音喇叭。你找一下兵团宣传部的同志，让他们马上起草两篇广播稿。一篇给省委领导，勒令他们走出省委大院，无条件地接受革命群众的合理要求。另一篇给保皇派，呼吁他们不要受骗上当，不要充当走资派的牺牲品。同时，让《八一八战报》的记者、编辑们走上第一线，一旦有重大新闻，马上印传单、发‘号外’。这次的联合作战，红暴先声夺人，而我们八一八后发制人，以势取胜。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声势造大，越大越好。”

马本清边听边记，频频点头。

“好啦，我就先说这些。”于海把铅笔往沙盘上一扔：“小马，你看看，还有什么考虑不周的地方吗？”

“没了，没了。”马本清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心里除了佩服还是佩服，简直服得五体投地……

(3)

省委大门前，两军对峙，呈现出胶着状态。

如同天边那轮无精打采的秋末斜阳，双方的人马都已经显得精疲力尽，除了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手，谁都没有再采取新的行动。

保皇派一边，纠察队刚刚撤了下来，又一次换上了常乐天带来的第二梯队。然而，保卫省委的战斗并未结束，纠察队员们聚集在离大门不远的草坪上，三三两两，或坐或卧，休息待命。

顾建军大仰八叉地平躺着，正在闭目养神。他的鼻孔里塞了两个棉花球，毛茸茸的嘴角还留着几丝干巴巴的血迹。一只苍蝇飞来，落在他脸上，爬来爬去，痒酥酥的，令他难以忍受。娘的，找死。建军猛击一掌，苍蝇拍死了，也在自己脸上留下五条红印子。他想找东西擦掉脸上的污渍，摸摸口袋，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正要擦脸，他突然感到犹豫，有点舍不得浪费掉这张纸，因为这张纸颇有纪念意义。它是一份讲演稿，秦秘书早上偷偷交给他的。众目睽睽之下，建军手举铁皮话筒，气贯丹田，声若洪钟，在省委大门前出足了风头。

“同志们，过去，日本鬼子炮轰过我们，蒋介石反动派炮轰过我们，美帝国主义炮轰过我们。今天，在鲜血染红的国旗下，竟然有人胆敢炮轰省委。我们不禁要问，炮轰省委的是些什么人？答案很清楚，只有阶级敌人才这样干！只有反动派才这样干！毫无疑问，炮轰省委是阶级敌人的阴谋，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口号。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对于任何反党反革命的行径，我们坚决不答应。…”

建军感到奇怪，这一次演说，自己的普通话居然非常标准，没把“我们”念成“俺们”。可惜的是，造反派们对建军的慷慨陈词毫不买帐。一个上午，他们成群结队，三番五次地冲向省委大门。建军不惧危险，勇敢地站在人墙的第一排，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着排山倒海般的冲撞。在最后一次肢体冲突中，双方都急红了眼，什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都丢到了脑后，一个个怒气冲冲，拳打脚踢，你来我往，混战一团。混乱中，一个高个子大学生朝着建军的脸杵了一拳，正中他的鼻梁，顿时满脸开花，血流如注。而那个大学生也没得了好去，连吃了建军两记拼尽全力的黑虎掏心。虽然建军的拳头出低了，只掏到肚皮，却也让对方疼得蹲在地下，哎呦哎呦地叫唤。中午时分，乐天带人替换下纠察队。那个秦秘书前后张罗，带着机关食堂的师傅们，抬来十几只冒着热气的大木桶，桶里装满煮得烂糊糊的肉丝面。建军一口气干了四大碗，打了几个饱嗝后，不顾乐天的劝阻，高喊着“轻伤不下火线”，又冲向省委大门。令建军遗憾的是，接下来的时间有点无聊，造反派们怂了，光站在马路对面喊口号，不敢再冲过来。一转眼到了后半晌，建军的肚子又打鼓了。

建军摸了摸肚皮，把那张皱巴巴的讲演稿揣回裤兜，用衣袖擦了擦脸，又闭上了眼睛。一如既往，只要肚子饿，合上眼，他就会浮想联翩，黄灿灿的对半子煎饼，咬一口流油的羊肉包子…。他咂咂嘴，奶奶的，省委这帮老爷们也太小气，晚上总不会还给俺们吃烂面条吧。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猛然，耳边传来彭晓光咋咋呼呼的声音。娘的，这小子还真把自己当首长了。建军懒懒地睁开眼，看到彭晓光、乐天来到纠察队面前，后面还跟着那个秦秘书。他一个骨碌爬起身，高声喊道：“秦秘书，啥时候送饭来？俺都饿死了。”

秦秘书吃了一惊，聚神一看，喊他的是那个带队到省委大门的愣头青，连忙微笑着答道：“噢。快了，快了。再耐心等一等。”

“咋的啦？日头都快落山了，为啥还要等？”

“这个…，我听司务长说，中午那一顿饭，把食堂吃空了。他已经派人出去采购，估计马上就回来。”

“晚上吃嘛？”

“你说什么？”

“俺问你，晚上吃什么东西？”顾建军努力把话说得清楚一些。

“噢，你问晚上吃什么。我们办公厅的秘书长说，今天红卫兵小将们辛苦啦，一定要好好犒劳大家，晚上让食堂给同学们做大米饭，红烧肉。”

顾建军高兴得一蹦老高：“娘来，可好。俺最爱吃红烧肉啦。”

看到顾建军那一付下三滥样子，彭晓光皱皱眉，撇着嘴嘲弄道：“建军，你中午吃了四大碗面，这么快就饿了。你属猪的？”

“俺不属猪，俺属牛。咋的，牛就不饿啦？牛的肚子，比猪还大咧。”

建军的回答把周边的人逗得乐不可支，哄笑声四起。

常乐天怕建军难堪，别几句话不对付，又跟彭晓光起冲突，赶忙一旁把话岔开：“我说同志哥唉，你再饿，好歹中午还饱餐过一顿。对面那帮造反派们更惨，从早上到现在粒米未沾。刚才前线传回消息说，那边有个女生饿昏了。我们正要过去看笑话呢。”

听到有女生饿昏了，建军顿时来了精神：“走，俺也去搂一眼。”

(4)

省委大门对面，飘扬着一面面火红的战旗。在“丛中笑战斗队”旗帜下，钟明脸色苍白，斜倚在龚碗香的怀里。

她睫毛微颤，缓缓地睁开眼，有气无力问道：“我怎么啦？”

“哎呀，你醒啦。”龚碗香惊呼：“你可把我们吓死了。”

“我睡着了吗？”

“什么睡着了，你刚才昏倒了。”

“昏倒了，我怎么会昏倒呢？”

“还说呢，你早上就没吃饭，一直坚持到现在，肯定是饿晕了。多亏了柳絮，她口袋里还有一颗大白兔，给你吃了。她说你血糖低，补点糖份会好的。”

钟明舔了舔微微发甜的嘴唇：“谢谢你们。柳絮呢？”

“她找红暴的大学生去了，说你饿坏了，让他们给你搞点开水和吃的呢。”

“你去，把她叫回来。”钟明挣扎地坐直了身，神情严肃地说：“战友们都没吃没喝地战斗了一天，我不能搞特殊化。”

晁香怜惜地把她搂在怀里，委婉地劝慰道：“喔哟，你就别太固执了。人是铁，饭是钢。你想战斗，也得有个好身体呀。”

两个女孩正说着话，孟庆元和那个戴着“首都井冈山红卫兵”袖章的高个子青年人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看到苏醒过来的钟明，两人几乎异口同声道：“钟明，你好了。”

“没事，我好多了。谢谢你们，贺延生同志，孟庆元同志。”

孟庆元趋前一步，蹲在钟明面前，摸了摸她的额头，手上一抹冰凉凉的汗：“这样不行，钟明，你还在出虚汗。马上回学校，到医务室检查一下。”

钟明摇摇头，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不回。”

“要不然，到路边找家饭店，吃点东西，休息休息。”

“我不去。走资派不投降，我就坚决不下火线。”

孟庆元竖起大拇指：“好样的，不愧为顶呱呱的造反派。”他转过脸，对晁香说：“这位小同学，麻烦你跑一趟，给钟明买点吃的来。”

“嗯……”晁香轻轻应了一声，却没动弹。

“你磨蹭什么？快去呀。”孟庆元催促道。

晁香的大眼睛陡然间布满了泪水，一脸窘迫地喃喃道：“我没钱。我们都没钱了。钟明连早饭都没吃呢。”

晁香说的是大实话，她们身上都没钱了。几天前，钟明回家取生活费，没承想和父母干了一架，不仅一分钱没拿到，还被继父拿着棍子打出家门。而晁香也好不到哪儿去，爸爸的工资没了，三江大学只按人头发放基本生活费，她不好意思跟父母多张口。眼见月底了，人人囊中羞涩。“丛中笑”里几个要好的小姐妹把钱凑在一起，勉强对付了几日，终于山穷水尽。

“怎么会这样？”那个名叫贺延生的首都红卫兵眼里冒出了火：“难以想象，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闹革命，还会有这么大的阻力，还会受到这种非人的待遇。由此可见，旧势力太顽固了，走资派太可恶了！”

孟庆元猛然站起身，挥动着拳头，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喊道：“同志们，造反派的战友们，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几句话。我请同志们看一看，这位坐在地上的女孩叫钟明。是她，写出了那份振聋发聩的大字报，致父母的一封公开信。钟明同志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毅然决然地和坚持反动立场的父母决裂。哪怕被赶出家门，哪怕身无分文，也要和走资派血战到底。钟明同志刚才饿得晕过去了，可她醒来后说，走资派不投降，我就坚决不下火线。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小姑娘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我们要学习她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饿不饿，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同志

们，造反派战友们，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注视着我们，中央文革的首长们在支持着我们，让我们亮出造反有理的旗帜，炮轰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常乐天刚刚挤到大门口，就听到了孟庆元声嘶力竭的煽动演说，他扭头朝跟在身后几个同伴说：“嗨，哥儿几个，听到了吗？饿昏的是奶油冰棒。”

“咦，俺说是谁来。那妮子瘦的像麻杆，风吹就倒，哪抗得住饿咧。”顾建军傻呵呵地笑道。

“呸，活该倒霉，上天打雷。哼。”彭晓光一声冷笑，很为幸灾乐祸。

“乐天，常乐天。”后面有人高声呼唤。

乐天扭头，踮起足尖一看，顾家老二顾建国隔在人墙那一边，跳着脚向他招手。按照红总五纵的分工，常乐天负责组织调动第二梯队。可学校太多，地点又分散，乐天一个人忙不过来，便找到顾建国，委任他当了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建国心里明白，联络参谋这个名头听着不错，而实际上，也就是个跑腿的通信员。但有个头衔毕竟比没有强，听上去，似乎比建军的小队长还高级些，建国便高高兴兴地应了差。由于造反派一大早的突然发难，好多五纵的红卫兵还赖在被窝里，上午只纠集到两百多人的第二梯队。乐天担心兵力不足，便让顾建国继续联络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把他们带到省委来。

看到建国来了，乐天很高兴，挥手喊道：“嗨，建国，我在这儿呢。”

“乐天，你快过来，有急事。”

乐天挤出人群：“什么事？你带人来了吗？”

“人找到不少，可外面出事了，我们的人进不来。”

“出什么事？”

“八一八兵团把所有的路都封了，不准任何人员和车辆进出省委。”

乐天愣了愣神，张口骂道：“奶奶的，没想到他们来这一招，真他妈够损的。哎，你有没有试过西北角那个大门？”

“我去过了。离门几十米远，就是八一八的封锁线。我看到两辆卡车被拦在那里。开车的师傅说，车里装着机关食堂采购的食品。造反派不让过去，晚上里面的人没饭吃了。”

“糟啦。他们有多少人？”

“很多，每个路口都有上百人。”

“我们能不能派人冲出去，打破他们的封锁线？”

“我看难。人家都是大学生，我们打不过他们。”

“那，你怎么进来的？”

“我趁他们不注意，翻墙进来的。”

就在这个当口，人墙外传来一阵划时代强音，《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激昂，震耳欲聋。乐天、建国相互望了一眼，顾不得说话，不约而同地掉过头，向马路上望去。

(5)

淮海路西头，驶过来一辆宣传车。车头披红挂绿，车顶装着四个高音喇叭，两侧竖着“八一八造反兵团”大旗。车速很快，大旗迎风起舞，猎猎作响。

“红暴的战友们，造反派的同志们，你们辛苦啦！”

音乐减弱，一个女孩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传出，听上去像中央广播电台里的播音员，字正腔圆，热情洋溢。

省委大门前两边人马的目光都投向了宣传车。更令他们惊愕的是，宣传车后面还跟着两辆草绿色遮篷大卡车，帆布篷两侧挂着红底黄字的巨幅标语：

“八一八兵团慰问革命战友！”

“八一八兵团向走资派宣战！”

车队接近大门，速度放缓。高音喇叭里继续传出女播音员高亢明亮的声音：“同志们，战友们，你们不怕艰苦，不屈不挠，与走资派、保皇派英勇奋战。你们有骨气，你们是好样的。我们八一八造反兵团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为了表示我们诚挚的敬意，我们为战友们准备了丰富的晚餐，请大家按单位排队领取。吃饱了，喝足了，我们要继续战斗，誓与走资派血战到底！同志们，战友们，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让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一时间，造反派群情沸腾，保皇派垂头丧气。八一八成了造反派的光明使者，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友情，带来了力量，带来了希望，令那些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年轻人们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人们一拥而上，团团围住装满一筐筐包子馒头、一桶桶绿豆汤的大卡车，拼命地鼓掌，激动地高呼口号。

“向八一八学习！”

“向八一八致敬！”

“革命友谊万岁！”

“团结就是胜利！”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马本清从宣传车驾驶室里跳了出来，一眼就看到站在路边发懵的孟庆元。

“孟庆元同志，我们的大部队来了。”

孟庆元的神志似乎有点恍惚：“噢，你们来了。”

“是的，我们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站在孟庆元身边的贺延生大步跨过去，紧紧握住马本清的手：“小马，太好了。你们立了大功，真可谓及时雨啊，谢谢，谢谢。”

马本清摸摸头，憨厚地笑道：“贺延生同志，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说，要论起功劳，该算到我校的党委书记头上呢。”

贺延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你说什么？你们的党委书记？他和你们站在一起啦？”

“是的。于书记不仅和我们站在一起，还为我们出谋划策，封锁了进出省委的所有通道。于书记说，让那些保皇派们没吃没喝，看他们还能蹦达多久。”

“太棒了，太棒了。”贺延生喜形于色：“中央文革的首长曾对我说过，在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我们不仅要依靠革命小将，也要在老干部中发展同盟军，发挥他们的智慧和特长。尤其在目前这个阶段，各级组织的权力还掌握在他们手上。这一点，你们八一八做得对，做得太棒了。”

贺延生的话，令呆在一旁的孟庆元顿时清醒过来。八一八突如其来的声势，的确让他有些发懵。想想也窝囊，自己带领着红暴苦战了一天，没取得什么实质性战果，反倒累得疲惫不堪，饿得人仰马翻。八一八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天而降，局面立马改观。我方有吃有喝，勇气倍增，敌方四面楚歌，军心涣散。八一八不仅出尽了风头，而且赢得了人心。八一八的成功，归根结蒂，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有党委书记作靠山，而书记手上有权，要车有车，要钱有钱。围攻省委之前，孟庆元不是没想到这么多人的吃喝问题。他曾派人到三大后勤食堂，希望食堂送些馒头和菜汤过来。可派去的人灰溜溜的回来了，说没钱、没粮票，人家食堂理都不理。孟庆元心里明白，红暴虽然名声赫赫，但在三江大学，权力还控制在代理党委书记李铁山的手里。那个把握学校后勤的“红勤兵”是保皇派，背地里只听李铁山的。这一刻，他深深地体会到权力的重要性。暗暗下定决心，回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搞垮李铁山，把三江大学的权力攥到自己手中。

“小马，你们的党委书记也来了吗？”贺延生很有兴致地继续问道。

“应该吧。”马本清把手招在眼前，朝西面张望了一下：“呵，于书记来了。”

“庆元，走，让我们会一会这位敢于造反的革命干部。”

这时，宣传车的高音喇叭里又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同志们，战友们，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现在我们播放一条重大消息。据省委内部造反派揭发，这次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原三江大学工作队队长、省委副书记彭博。彭博的儿子彭晓光是保皇派第五纵队的伪司令。他们父子二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欺骗利用无知的中学生充当打手，在省委大门前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流血事件。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的旗帜将更加鲜红。在这里，我们向省委发出最后通牒：一，立刻遣散保皇派；二，无条件地接受我们提出的要求；三，严惩打人凶手，交出幕后黑手；四，彭博必须在全省革命群众面前低头认罪。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告保皇派们，走资派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你们必须立刻醒悟，不要继续充当走资派的打手。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听到这一通声严色厉的广播，轮到彭晓光的脸色发白了。几分钟前，他还为钟明饿昏的事幸灾乐祸，没想到转瞬之间，风云突变，局势逆转。乐天刚刚把八一八兵团封锁省委的情况告诉了他，又听到对方高音喇叭里点了他和爸爸的名字，把他们爷儿俩打成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一向趾高气扬的他顿时惊慌失措，心里乱作一团，颤声道：“乐天，我…，我们怎么办？”

常乐天也被八一八的气势震住了，苦着脸，一时拿不出主意。怎么办？撤，还是不撤？正在犹豫不决间，顾建国拽了拽他的衣袖，悄声说：“乐天，你看。路边那辆小轿车，像不像于海爷的车？”

乐天顺着建国的目光看过去，西面路边停着一辆老式的黑色伏尔加。三个年轻人走到车旁，车门开了，下来一个身穿军便衣的男人。几个人相互握手，谈笑风生，像老朋友一般。

乐天心头一缩，天哪，真的是于海叔叔。奇怪，他怎么和造反派搅到一起啦？

第四十一章 共患难血染涓山 念妻儿遥望大陆

(1)

天刚麻麻亮，陈叶氏就拄着拐杖，一步一颤地走到小院篱笆门外，踮起半大的小脚，朝涓山小路方向张望。自打秋儿跟着他昆昆大哥出去串连，老太太丢了魂儿似的，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天天候在门口，巴望着孙子回来呢。

“妈，天凉。你多加件衣裳吧。”季雪梅紧跟了出来，手捧一件旧夹袄。她明白老人的心思，知道劝也劝不住，便由着老太太了。

“阿梅啊，秋儿又来信了吗？”

“前两天来的，不是念给你听了么。”

“他咋还不回来？”

“秋儿信上说，快回来了。”

“你写封信催催，叫他早点回来。”

“哎呀妈，我知道你想孙子。可你不想想，秋儿他们到处跑，没个落脚的地方，我写信往哪儿寄呀？”

“哦，那倒是。你瞅瞅，天一天比一天凉了。秋儿走的时候，也没带件厚衣服，冻病了可怎好。”

“妈，你就放心吧。有他昆昆大哥带着，秋儿没事。再说啦，他俩在南边，前两次来信，信壳上打着广州、昆明的邮戳，那些地方暖和着呢。”

“唉，妈是老糊涂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阿梅，抱一起了？”

“起了。今天队里要整梯田，咱家大锹脱把啦，他正忙活着修呢。妈，来，听话，把夹袄穿上吧。”

陈叶氏转过身，依从着套上夹袄，任由阿梅为她一一系好袪扣，布满皱纹的老脸上流露出一种慈爱却又颇为古怪的神情。她抬手擦擦眼角，轻轻唤了一声“阿梅”，嘴唇微动，像是想说什么的样子。

“妈，你说什么？”

陈叶氏叹了口气，为难地摇摇头：“唉，没什么。饭得了，你叫上抱一，赶紧吃吧。”

匆匆吃罢早饭，季雪梅挑起粪桶，陈抱一扛着大锹，双双走出篱笆门。按照生产队长的分派，今天男劳力上涓山修梯田，女社员下大田运肥料。自从取消了自留地，各家的屎啊尿的也归了公，婆娘们挨门挨户地把粪水掏出来，挑到田里做底肥。农谚道，九月油菜十月麦，可今年偏暖，冬小麦落种的日子也朝后押了半个节气。

“阿梅，你身子骨弱，少挑点。”陈抱一叮嘱。

“嗯。你也当心。出了汗，别脱衣服，山上风咬人呢。”阿梅回应。

通往涓山的小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一溜男社员。他们边走边闹，有说有笑。一阵风吹来，陈抱一隐约听到几句支离破碎的话，什么“保皇、造反”，什么“走资派”，便悄悄趋前几步，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身后。

“…，省委书记是走资派？你发梦怔了吧。”

“驴球，你才他妈的发梦怔呢。昨天老子进城拉化肥，看到满大街的标语，都是什么‘炮轰省委’、‘火烧彭博’的。不信，你问潘石头，他也去了。”

“彭博是哪个？”

“说你驴，你还不认。彭博就是省委书记。”

“哎，潘石头呢？他怎么没来上工？”

“石头和他爹去公社了。我三闺女说，今个马镫中学的红卫兵开批判大会，斗争校长和老师，还要吃忆苦饭，让石头他爹做忆苦报告呢。”

“扯球蛋，他爹去忆苦，跟他潘石头有啥关系？不出工，白拿工分啊。”

“怎么着，气不服呀？可惜你没这个福分，谁让你家是中农呢。”

“中农怎么啦？中农也是党的团结对象。”

“咦，团结对象，了不起，了不起。嘻嘻…”

“你笑什么笑？喝了笑老婆尿啦。”

“笑你驴。懂不懂，你小子要想白拿工分，成分还是高了点。不过，我可以帮你拿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回家求你寡妇娘改嫁，给你找个要饭的当爹。”

“狗日的，我就知道你肚子里没憋好屁。你才该找个爹，管管你这张逼嘴。”

“哈哈…”

一行人口无遮拦，连骂带笑，不知不觉间，绕过了坡顶巨石和阿朗的坟头，来到涓山北侧。

涓山东西为脉，南北成坡，南坡势缓，北坡势陡。过去北坡上长满了毛竹，地下竹鞭盘根错节，牢牢抓住水土。如今竹林被连根刨掉，人们垒土作埂，平整出大寨式梯田。梯田一层层的，看着挺好看，却经不住老天爷折腾。秋后一场暴雨，大水如注，北坡的梯田给冲了个七零八落。

一辈子和土坷垃打交道，农民们心里都清楚，涓山上黄土含沙，梯田整得再好看也是样子货。沙土夯的田埂耐不住雨水，干来干去白费力，终究还是要泡汤的。这道理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可谁也不敢说破，生怕摊上一个“反对农业学大寨”的罪名，活活把自己送上枪口。反正又不是自家的地，上面瞎咋呼，下面瞎糊弄，管它他娘的干好干坏，能混到工分就成。于是乎，男劳力们磨起了洋工，有一搭没一搭的，弄弄歇歇，干干停停，一转眼日升三竿，艳阳当空。

“哎，你们看，那是些什么人？”一个社员突然叫喊了一声。

陈抱一直起腰，看到坡顶上数面红旗迎风招展，一群人聚集在大石旁，黑压压的一片。不一刻儿，三条人影飞奔而来，跑在最前面的是潘石头。

“就是他。”潘石头指着陈抱一高声喊道：“那个劳改释放犯。”

两个面带稚气的红卫兵左右包抄，很勇敢地冲上来，抓住陈抱一的胳膊。

“你们要干什么？”陈抱一挣扎。

“老实点，跟我们走。”

“你们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凭你是牛鬼蛇神，抓的就是你。”

陈抱一不再挣扎，更不敢反抗。他告诉自己，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钟永康就悄悄跟他说过，要做好心理准备，斗争的烈火不定什么时候就烧过来。即便报纸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可首当其冲，推出来祭旗的，还是咱们这些头上有帽子的人。果不其然，乡村虽然比城里慢了半拍，却挡不住大势所趋，燎原烈火还是烧过来了。虽然他心理上有所准备，但冷不丁的这么一来，还是有些惊慌失措。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阿梅。如今阿梅也顶着个“坏分子”的帽子，她那么虚弱的身体，斗争会上能挺得住吗？

(2)

在两个红卫兵的推搡下，陈抱一跌跌撞撞地走到坡顶。肉红色的大石头旁，跪了一群怪模怪样的人，个个头戴高帽子，胸挂纸牌子，脸涂黑墨汁。由于这伙人都低着头，一时也看不出谁是谁。

“跪下！”

陈抱一还没来得及反应，屁股上就被狠狠地踹了一脚。他赶忙屈膝，尚未跪稳，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就扣在了他的头上。他双手撑住地面，偷偷向两旁瞟窥，认出了好几个熟人。老大哥钟永康、马鏢中学的张校长、白发苍苍的老中医史三针……。还有，跪在阿朗坟前那个单薄消瘦的身影，他最担心、最心疼的阿梅。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大家静一静。我们的现场批斗大会现在开始。”一个老师模样的黑瘦女人开了腔。

陈抱一认得这个女人，她姓王，原来是镇里小学的语文老师，马鏢中学建立后，当了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当年给他判刑的公审大会上，就是这个女人领着一帮小学生喊口号。小芹曾告诉过他，这女人不是个善茬，好惹事，好整

人，一向和钟大哥过不去。果然，文革一来，又让她寻得抛头露脸的机会了。陈抱一侧眼看去，只见她佩戴着红袖章，摇晃着手中的小红本本，神气活现地喊道：“同学们，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请大家打开红宝书第10页，中间一段，‘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一、二、三，念。”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红卫兵们齐声朗读，尽管嗓音咿咿呀呀，参差不齐，但他们的表情都很虔诚，很庄重，也很神圣。

“同学们，刚才，老贫农潘大爷为我们作了忆苦报告。让我们了解到旧社会苦，新社会甜，可谓新旧社会两重天。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带领我们劳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是，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就在我们身旁捣鬼。他们阴谋复辟，反攻倒算，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同学们，残酷的阶级斗争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触目惊心啊。请同学们睁大眼睛看一看，这里有一个坟头。坟底下埋着什么？”

“狗！”一帮孩子齐声回应。

“对，这坟底下埋着一只狗。它是一只疯狂的狗，一只咬贫下中农的狗，一只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狗。”黑瘦女人猛地一脚，踹歪阿郎坟前的桑木牌，手指跪在一旁的季雪梅，声嘶竭力，唾星乱飞：“革命小将们，这只恶狗的主人，就是这个坏女人。她是个反对农业学大寨的坏分子，不仅放恶狗咬人，还为恶狗立坟。大家看看这块木头上的字，义犬阿朗。什么狗屁义犬，明明是一条反革命的忠实走狗。这个坏女人利用这只死狗，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示威。同志们哪，阶级敌人如此猖狂，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我们要勇敢战斗，高举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镇压下去。”

“打倒反革命！”

“打倒牛鬼蛇神！”

“打倒……”

一连串的喊打声中，几个半大孩子一拥而上，团团围住季雪梅，连叫带骂，拳打脚踢。看到阿梅被打得东倒西歪，陈抱一顾不得多想，一跃而起，拨开人群，冲了进去，匍匐在阿梅身上。陈抱一的举动激怒了革命小将，阶级敌人居然如此嚣张。于是，更多的红卫兵卷进来，拳脚变成了棍棒。雨点般的毆打下，陈抱一的血，阿梅的血，流在一道，染红了阿朗坟前的黄土地。

“同学们，不能再打了。”钟永康愤然起身。

“再打就出人命了。”

“打死人要偿命的。”一旁围观的涓山乡亲们也流露出不满，斥责纷纷。

怀着身孕的叶小芹从人群中挤出来，站到钟永康身边，手指着黑瘦女老师厉声道：“姓王的，当着乡亲们的面，你说，出了人命，你敢负责吗？”

听到叶小芹威胁般的质问，看到周边社员们忿忿的眼神，姓王的黑瘦女老师脸色一变，急忙唤住正在行凶的孩子们：“革命小将们，请大家暂停一下，听我说几句。”

红卫兵们停下手，目光转向她。

“同学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消灭敌人，是要剥夺敌人的抵抗力，而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因此，我们批斗会的目的，不是在肉体上消灭这些坏份子，而是要彻底铲除他们的反动思想和反动影响。这个嘛，具体来说，他们的反动思想是破坏农业学大寨，他们的反动影响是为这条恶狗立的坟。革命小将们，请大家想一想，我们该怎样做，才能肃清这种反动影响呢？”

“把狗坟扒了。”

“对，扒狗坟。”

“给他们游街。”

“他们是恶狗的孝子贤孙，让他们给狗披麻戴孝。”

哄闹声中，红卫兵们把头破血流的陈抱一和阿梅丢弃在一旁，纷纷从围观社员的手中夺过大锹、镢头，一股脑地涌向坟头。

“阿朗……”季雪梅拼尽全力，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随即身子一歪，晕倒在地上。

“阿梅，阿梅。”陈抱一搂住阿梅，频频呼唤。

“抱一，冷静一点。让史先生看看。”钟永康蹲下，拉起阿梅一只手。在他身后，小芹扶来老态龙钟的史三针。

黑瘦的女老师气得面孔扭曲，眼神里却带着一丝怯意，毕竟众怒难犯，人命关天。再者，她也不敢得罪叶小芹，不仅因为大家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也因为小芹在城里解放军大首长家帮过佣，见过大世面。她不知该如何发作，愣了一会儿，猛地车转身，夺过一把大锹，跟着红卫兵爬上坟头。

山风飏戾，黄土飞扬。不一刻儿，阿朗的坟被红卫兵们掘成一个五尺方圆的大坑。眼瞅着坑深数尺，可围观的人们都感到奇怪，挖了半天，莫说狗的尸首，连根狗骨头都没找到，只看到黄土中掺杂着一团团黑灰色的腐殖。几个孩子不甘心，跳进坑里，左刨右铲，又向下掘了半尺有余。突然，坑底“滋滋”作响，冒出一缕缕白蒙蒙的蒸气。随着一股浓烈的臭鸡蛋味，温烫的泉水涌将出来，顿时淹没了那几个孩子的脚脖子，把他们吓得连蹦带跳，嗷嗷乱叫。

“不好啦，山神爷发怒了。”

“怕是义犬显灵了呢。”

“快上来，快上来，熏死人啦。”

“快，填坟，填坟。不要让水冒出来。”

围观的社员们一边大呼小叫，一边拉出陷在泥水中的孩子们。几个男劳力挥起铁锹，慌手慌脚地把黄土回填到坟坑里。转瞬间，坑没了，坟也没了，只剩下一片散发出硫磺味的沙土地。

劳而无功，红卫兵们却也不敢再挖，只得偃旗息鼓，不了了之。在那个姓王的女老师指挥下，革命小将们集合起队伍，把牛鬼蛇神拴成一串，押到镇里游街。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阵阵高亢的锣声，唤醒了季雪梅。她发现自己伏在抱一的背上，钟大哥和小芹一左一右，搀扶着抱一。她强打精神，喘息道：“抱一，放我下来。”

陈抱一好像没听见，依旧背负着女人，亦步亦趋，蹒跚前行。

看到抱一脖颈上块块紫瘀、斑斑血迹，季雪梅欲哭无泪，欲泣无声。她知道，这个男人为了她，竟是连性命也不顾的。她感到浑身疼痛，四肢发麻，不禁轻轻蠕动了一下，觉得头顶上沉甸甸的。抬起眼帘，一片残破的麻袋垂在额前。她明白了，她在为狗儿阿朗披麻戴孝，抱一在背着她示众游街。

侧眼看去，游街队伍已经进了马镖镇。官道上两座石牌坊不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立柱，柱子上涂抹着红彤彤的标语。小街和青砖场子上聚了不少看热闹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嘲笑的，谩骂的，指指戳戳的，幸灾乐祸的，各色嘴脸，浪形丑态。令她感到奇怪的是，游街队伍居然招来了许多狗儿，黑的，黄的，白的，花的。狗儿们搭拉着尾巴，不声不响，护灵一般，默默地跟在前后左右。

油然间，季雪梅笑了。她伏在男人耳边轻声道：“抱一，瞧瞧两边的人和狗。比将起来，狗儿可要好得多呢。”

男人的肩膀微微抖动，她知道，抱一也笑了。

无声的笑牵动了身上的伤，男人脖颈上的创口破裂，渗出一缕鲜红的血。季雪梅眼含热泪，张开干枯的嘴唇，轻柔地吻了上去。

这一刻，季雪梅没有想到邱秉义，她心里只有陈抱一。

两个男人，一个是天，一个是地。

天离得太远，太远；地贴得很近，很近。

(3)

而在海峡的那一端，邱秉义却在思念着阿梅，思念着他们的儿子。

透过书房的玻璃窗，一抹阳光洒在邱秉义手中的像框上。像框里镶嵌着一张微微泛黄的黑白照片，一个男孩，一个女人，依偎在一起，向他微笑，笑容里含着忧郁。

邱秉义目光朦胧，自言自语：“秋儿，该是个大小伙子啦。”他自己都感到纳闷，这些日子，为什么总会想到儿子，莫不成老了么？

自从二少爷逸尘寄来这张照片，他已经默默地看了六年了。漫长的岁月里，他无时无刻不在企盼着与妻儿相聚。可阴错阳差，运蹇时乖，阿梅娘儿俩依旧身陷魔窟，杳无归期。前几日，逸尘来信。信上说，近来和阿梅姐失去了联系，寄给哥哥的信被退回，信壳上打着红戳，查无此人。从港台的广播、报纸上得知，眼下大陆乱成一团，红卫兵当道，横行天下，暴戾恣睢，生灵涂炭。唉，邱秉义深深地叹了口气。阿梅、儿子、抱一，怕是又要遭罪了。

“爸爸，爸爸。”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跑进书房，伏上他的膝头。邱秉义拢住愁绪，把像框放回到书桌上，俯身抱起女儿：“小玫，放学啦？”

“嗯，放学了。”女儿扬起笑脸：“爸爸，你今天放学放得好早喔。”

“爸爸想小玫，逃学回来喽。”邱秉义在女儿的小脸上亲吻。

“不要，不要。”女儿咯咯笑道：“爸爸的胡子扎死了。”

“小玫，告诉爸爸，今天老师教了什么？”

“老样子哦，数学呀，国语呀。”女儿黑白分明的眼珠滴溜一转：

“哎，今天老师教了我们一首儿歌呢。”

“是吗，你记得吗？”

“当然啦，我都会背了。”

“背给爸爸听听。”

“有一个小小条件哦。”女儿狡笑。

“说。”

“我背给爸爸听，听完了，爸爸要给小玫买一个蛋桶冰激凌。”

“坏丫头，学会跟爸爸讨价还价了。”邱秉义伸出食指，亲昵地在女儿的鼻头上轻轻一刮：“好，爸爸依你。”

“爸爸，我表演给你看。”女儿的小脸笑成一朵花，跳下他的膝头，俏生生地站在他面前，手舞足蹈，娇声道：

“一二三，到台湾，
台湾有个阿里山。
阿里山上有神木，
明年一定回大陆。”

“明年一定回大陆”，听着女儿天真稚嫩的童音，邱秉义露出一丝苦笑。

大陆，还回得去吗？

这么多年，上至蒋总统，下到小学生，都在喋喋不休地叫喊着“反攻大陆”。就在今年三月的国代大会上，再次当选的蒋总统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么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时局发展的枢纽，俾完成历史的使命。尽管蒋公的调门很高，可邱秉义心里清楚，喊来喊去，终究还是一场梦，镜花水月罢了。这么一座孤岛，这么一点兵马，哪儿来的“反攻”本钱？原本国军还占了一点海上优势，去年一场“八六海战”，国军两条军舰葬身海底，几个月后，共军又打掉了永字号炮舰。国军海军一蹶不振，海上优势荡然无存。在美国盟友的压力下，蒋总统不得不改变策略，把一味的“反攻大陆”调整为“攻守兼备”、“待机反共”。看来，自己的有生之年，大陆是再也回不去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邱秉义想起于髯翁¹⁴临终前那首悲悲切切的遗诗《望故乡》，目光又转向书桌上的像框，照片上的妻儿迷离模糊。亲人不见兮，只有痛哭。

“爸爸，爸爸。”

“嗯。”邱秉义闭上眼睛。

“爸爸，你又想哥哥了吧？”

邱秉义没出声，默默地点了点头。

“爸爸，等小玫长大了，一定要把哥哥找回家。”

邱秉义一把将女儿揽入怀中：“好孩子，好女儿，爸爸等着。”

“嘎吱”，门口传来响动。

“妈妈放学了，妈妈回来了喽。”女儿挣脱了爸爸的拥抱，朝外跑去。

看着女儿娇小的背影，邱秉义笑了。这丫头，以为爸爸妈妈和她一样，都在上学么？不过，女儿说的也不错，的确是阿珠教堂的查经班下课了。

过去，阿珠曾劝过他信教，他也曾在雅各堂的圣母像前许过愿。可时至今日，他依旧岐路徘徊，无法接受那个摸不着、看不见的主。他问阿珠，如果真有一个仁慈的上帝在天上，为何神对世间的苦难置若罔闻，为何你和阿梅这样善良的人得不到神的眷顾。阿珠回答不出，只会嚶嚶地哭。邱秉义心疼，因为他知道阿珠心里苦，苦不堪言，只能向她的上帝默默述说。

费尽百般磨难，阿珠找到了唯一的亲人，哥哥王天禄。可和哥哥团聚不到一年，王天禄就被宪兵抓走，关进绿岛“新生训导处”。他的罪名很恐怖，伙同一批匪谍筹建新党，借口宪政民主，妄图推翻蒋总统、颠覆中华民国。尽管邱秉义对王天禄的言行也不甚满意，料到他迟早会出事，却没想到他的罪名如

¹⁴ 于右任（1879—1964），别署“髯翁”，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此严重。那时，阿珠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听到哥哥被捕判刑的消息，惊吓之下跌了一跤，意外流产。荣军医院的妇科大夫说，太太失血过多，子宫受损，无法再生育了。阿珠心里苦，自己呢？邱秉义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书桌上的镜框，他知道为什么想儿子，这辈子，老邱家只剩下秋儿这么一条根了。

“叮铃铃”，书桌上电话猛然响起。邱秉义定了定神，伸手拿起话筒。

“喂，邱将军吗？”

“是。哪一位？”

“是我，老魏。”

邱秉义听出来了，电话那头是总统咨政室的魏主任：“哦，魏主任，你好。”

“邱将军好。这一向可忙？”

“有什么可忙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那个神仙会，不过和尚撞钟而已。”

“呵呵，将军说笑了。”

“怎么，魏主任，找我有事吗？”

“噢，是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请讲。”

“我受蒋部长的委托，邀请将军参加一个研讨会。”

“蒋部长？哪个蒋部长？蒋经国吗？”邱秉义有点不敢相信，他任职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不过是个拿钱不干事的花瓶机构，跟国防部扯不上半点关系啊。可魏主任口中的蒋部长，除了国防部长蒋经国还能是谁？

“呵呵，正是经国先生。将军想必知道，目前大陆共匪内哄，文化革命搞得乌烟瘴气，地方政权瘫痪，百姓怨声载道，为我们反攻大陆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蒋部长想邀请几位资深同僚，研判一下大陆的局势，籍以协助国府制定反攻计划。不过，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三天后，在总统的角板山行馆举行。将军可先行准备一下，届时国防部派车来接将军。”

“是。”邱秉义回答得很干脆，因为他是军人，军人唯命是从。

放下电话，邱秉义大脑一阵迷乱。

蒋经国，太子爷？他为什么会找到我？

(4)

涓山岭头，残阳如血。月牙湖畔，轻雾迷蒙。

沙岸码头的青条石上，肩并肩坐着两个人。他们的双脚浸泡在湖里，伸手撩起温温的泉水，洗涤着脸上的斑斑血迹。她为他，他为她，轻轻柔柔，小心翼翼。

“抱一。”

“嗯？”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

“什么事？”

“你说，那帮红卫兵刨了阿郎的坟，怎么就找不到阿郎呢？”

“嗯…”陈抱一沉吟了片刻，敷衍般地回答道：“我也觉得怪。不过有人说，阿郎是天降义犬，兴许阿郎升天了呢。”

陈抱一之所以敷衍了事，是因为他心里藏着另一种猜测。早年上化学课的时候，老师说过，明都周边有一种温泉叫青磺泉，水里含硫含酸，腐蚀性比较强。如果涓山上的泉水也是青磺泉，阿郎的坟又将好落在泉眼上，这几年下来，硫熏酸蚀的，阿郎的尸骨怕是化成泥了。可他不愿把这个猜测讲给阿梅听，以免惹得她心里难受，落泪伤身。

“升天啦？”阿梅的眼光有些迷茫，有些疑惑，一时心不在焉，手指触碰到抱一的伤口。

“哟…”

“啊呀，抱一，疼吗？”

“不疼，不疼。你怎么样？”

“我也没事。史先生说，都是些皮肉伤，养息几日就好了。”

“今天多亏了钟大哥和小芹，还有史先生和村里的乡亲们。要不是他们，咱俩保不定也陪阿朗去了呢。”

“这世上，毕竟还有好人啊。”季雪梅凄婉一笑：“抱一，你说，那帮孩子们才多大？一个个狼崽子似的，恨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唉，孩子们懂什么。他们又不认得咱们，哪儿来的深仇大恨，还不是大人们教的。照我看，今天的事儿，就是那个姓王的女人故意挑唆的。”

“咱们也没招惹过那个女人，她为什么这么狠毒？”

“这还不明摆着，她大小是个干部，也怕红卫兵们斗争她。她对咱们越狠，就越显得她革命呗。”

“哎，还真的是。抱一，你恨他们吗？”

“恨…？”陈抱一迟疑，嗫嚅道：“我说不清，当时恨，后来想想，觉得他们也挺可怜的。”

“他们那样往死了打你，你还可怜他们？”

“怎么说呢？如果他们把人味都丢了，那还叫人吗？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

季雪梅看着眼前的男人，嘴角浮出会意的微笑：“抱一，你说的话，倒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呢。”

“什么故事？”

“那年在龚家坳，我去佛堂看梦兰，正巧遇到云游归来的了缘师太。师太给我们讲了一个和合二仙¹⁵的故事。”

“和合二仙？你是说，寒山与拾得，那两个怪和尚？”

¹⁵ 和合二仙，为掌管和平与喜乐的神仙，为拾得与寒山两位名僧之合称。相传两位高僧因为情感融洽，故能保佑世间朋友友谊长存，情侣情意绵长。

“罪过，罪过。”阿梅嗔怪道：“人家可不是什么怪和尚，是皇上封的圣人呢。”

“好，好。圣人就圣人。你讲吧。”

“师太的原话我记不太清了，意思是说，有一次，寒山受了坏人欺负，他问拾得，世间有人欺辱我、欺骗我、笑话我、殴打我，我该怎么办？拾得回答说，你应该忍耐他、避着他、由着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再看他。”

这个故事，陈抱一在劳改时就听一个老和尚犯人讲过。可此刻从阿梅嘴里娓娓道出，似乎别有一番心弦共振的滋味。他情不自禁地握住阿梅的手：

“对，不要理他。不管再过多少年，不管世间人如何对我们，阿梅，我陪着你，咱们一起看他。”

抱一的话，令季雪梅心头一震。她垂下眼帘，低声道：“抱一，该回家了。”

(5)

陈家小院篱笆门前，陈叶氏正拄着拐杖向远处张望。看到月牙湖小路上两个相互依偎的身影缓缓而来，她急忙转身，颤巍巍地走回茶焙房。

茶焙房外间的小竹桌上，摆好了四副碗筷，当中放着一瓶白酒，两碟小菜，还有一支红蜡烛。陈叶氏走到桌旁，神情紧张地擦着一根火柴，把蜡烛点亮。然后，她抻抻衣襟，理理发髻，端坐在一张竹椅上。

“妈，我们回来了。”陈抱一搀扶着阿梅走进茶焙房。

“抱一，阿梅，你们坐下。”

“妈，你这是…？”陈抱一发问。

“你们先坐下。”

季雪梅看到了竹桌上点燃的红烛、白酒和四副碗筷，觉得老太太有点不对劲，却没敢吱声。她悄悄拉了拉抱一的袖口，两个人坐在陈叶氏面前。

“阿梅呀。”陈叶氏顿了顿手中的拐杖，话音不高却很清晰：“今天，妈替你们作个主，你和抱一成亲吧。”

“妈，你说什么哪？”陈抱一想站起身。

陈叶氏探出拐杖，压在儿子的肩上：“坐下！”

季雪梅顿时面色通红，垂下头，一声不吭。

老太太的心思，她早就知道。当年留下她，老太太就有个条件，三年为期，如果不走，就做陈家的儿媳妇。哪知何止三年，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不是抱一劳改，就是她劳教，这件事没提到面儿上来，她可以装聋作哑。可眼下老太太直说了，她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在她心里，陈家母子早就是她的亲人，她早就把这里当作了家。可是，秉义呢？她明明知道这一生

再也没机会和秉义相聚，但心里就是迈不过这个坎儿。秉义毕竟是自己的夫君，是秋儿的亲爹呀。转念一想，万一，即便一万个不可能的万一，她带着秋儿离开这个家。那抱一呢？他一个“国民党潜逃军官”，一个“劳改释放犯”，哪家的姑娘敢嫁给他？还有婆婆呢？带走了秋儿，她老人家还有命吗？为了她，抱一舍弃了一切，甚至不惜性命，她又该怎样做，才能报答这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呢？老天爷，帮帮我吧，我到底该怎么办？

看到阿梅低垂着脑袋，默不作声，陈叶氏颤巍巍地站起来，前行两步，“扑通”一下跪在阿梅面前。

“妈，你这是何苦。”陈抱一哀声感叹。

“妈。”季雪梅泪流满面，也跪倒在陈叶氏跟前。

陈叶氏一把攥住阿梅的双手：“孩子，是妈不好，妈不该这样逼你。可你也看到，为了你，抱一今天差点把命丢了，为了你，抱一到今天都没有女人。妈老了，妈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还有多长，有多苦，有多难。为了抱一，妈厚着这张老脸求你，求你答应，让我儿做一回男人吧。”

“妈，妈，你快起来。”

“阿梅，妈求你啦……”

“妈，我答应，我答应，我……”季雪梅泣不成声，扑进老太太怀里。

昏暗的烛光下，陈叶氏端起酒杯：“阿梅啊，委屈你了。”她把酒杯敬向身旁空置的一副碗筷：“孩子他爸，你看见了吧，咱儿今天成亲了。你若有天有灵，求你保佑这俩苦命的孩子吧。”

悲怆的祈祷声中，烛影摇红，烛泪滴垂。

阿梅、抱一双双跪在老太太面前，对敬，对饮，对泣……

第四十二章 孟庆元造反得势 陈碧如绝望自杀

(1)

冬天到了。

和阴霭密布的老天一样，三大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指挥部里也显得格外阴冷。偌大的一间会议室死气沉沉，只有常乐天孤零零的一个人。他背朝大门，斜坐在窗前，两只脚翘在窗台上，盯着窗外光秃秃的核桃树发呆。

这些日子，他烦死了，打小到大，从来就没这么烦过。因为保卫省委那件事，他憋了一肚子委屈，也窝了一肚子火。

想想也来气，八一八大喇叭里播出最后通牒的那天晚上，红卫兵还没说要撤，省委倒他奶奶的先缴械了。他们派人接待了造反派代表，无条件地接受了造反派提出的要求，声称造反派冲击省委是革命行动，还说彭博同志领导的三江大学工作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省委责成他在批判大会上作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妈的，我们拼死拼活地保他们，可他们倒好，说投降就投降，白白把我们给坑了。如果说造反派冲击省委是革命行动，那我们呢？我们保卫省委的岂不成了反革命吗？更让常乐天恼怒的是，一见大势不妙，彭晓光和那个秦秘书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在造反派的奚落嘲弄声中，他不得不带领着垂头丧气的小兄弟们，灰溜溜地撤离省委大院。看到钟明和“丛中笑”那帮丫头片子得意洋洋地样子，他心里别提有多窝囊，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几天后，满腹的怒气还在发酵，王向荣又跑来招惹他。王向荣说，根据当前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红总调整了战略部署。首先，为了摆脱“保皇派”的形象，红总将在近期召开万人大会，揭发批判省市一级的走资派。此外，鉴于彭博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幕后黑手，红总决定，撤销彭晓光的五纵司令，由他来顶替这个职务。乐天听了火冒三丈，一口回绝。不管怎么样，彭晓光是哥们儿，咱不能做对不起哥们儿的事。再说啦，前些日子你们还一口一个彭书记的，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不带这样的玩的。王向荣毕竟是当政委的，有涵养，碰了钉子，倒没生气，只是尴尬地笑笑，同时劝乐天好好想想，认清局势，吸取教训，以利再战。

扯淡，什么吸取教训，什么以利再战。还想拿老子当枪使？老子他妈的不干了。

可上哪儿去呢？回家，听妈妈唠叨，烦人。上街，看造反派的大字报，无聊。突然，窗外核桃树上落下两只麻雀，在光秃秃的枝头蹦来蹦去。常乐天顿时有主意了，他咧嘴一笑，妈的，找建军他们，上山，打鸟。

“砰”地一声响，会议室的门被撞开了。常乐天扭头一看，嘿，想到曹操，曹操就到。顾建军、顾建国哥儿俩一前一后地闯了进来。

“叔，你躲在这儿，俺到处找你咧。”

“找我干嘛？”

“俺不想在纠察队干了。”

“为什么？”

“队长要俺们交钱交粮票，要么就没饭吃咧。”

听到建军的抱怨，乐天皱起了眉头。这个破事儿，他两天前就知道了。纠察队成立后，彭晓光借着他爸爸和保卫省市机关的名头，让明都市政府为纠察队拨钱拨粮，偷偷把帐挂在接待红卫兵大串联的开销上。可眼下造反派得势，他爸爸成了省委抛出来的替罪羊，市里就怂了，生怕这件事被造反派发现，背上个走资派豢养保皇派的罪名。纠察队断了给养，要队员们自己掏钱掏粮票，别说建军，换谁谁也不干，哪儿有自己个儿出血替别人卖命的。但是，纠察队肩负着看管牛鬼蛇神、保护“破四旧”成果的重任，总不能说散就散吧。乐天想，虽然自己也发牢骚不干了，但毕竟还是五纵参谋长，不能在关键时刻撂挑子。

于是，他暂且放弃了上山打鸟的念头，一本正经道：“建军，说什么呢？没饭吃你就不革命了？乱弹琴。”

“人都饿死了，还咋革命？”建军不服。

“你先给我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件事我找王老师汇报一下，商量一个解决办法。”

“回去就回去。”顾建军绷着脸嘟囔道：“反正要钱俺没有，要命有一条。”

“得啦，啥要命不要命的，你也干不了几天了。”站在建军身后的建国急不可耐地插嘴道：“乐天，你看到今天的《八一八战报》了吗？”

“什么破烂玩意儿，不想看。”提到八一八，乐天就气不打一处来。

顾建国晃了晃卷在手中的报纸：“今天的，你一定想看。上面有钟明和于海爷的消息呢。”

钟明？于海叔叔？建国的话勾起了乐天的好奇心，他一把抢过建国手中的报纸，摊在会议室的桌子上。

《八一八战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报道，通栏套红标题：“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文中写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声中，来自五湖四海的造反派代表们聚集北京，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誓师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我们敬

爱的周总理，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¹⁶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亲临会场，与首都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战友们欢聚一堂。

明都地区参加大会的代表有三江大学“红色暴动队”司令孟庆元同志，江南电讯工程学院“八一八兵团”总指挥马本清同志，革命干部代表、江南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于海同志，还有著名的革命小将、三大附中“丛中笑战斗队”的钟明同志。

大会开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指挥，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热烈的掌声中，钟明同志首先上台发言。她结合自己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切身经历，讲述了革命大字报《致父母的一封公开信》的来龙去脉，并表示坚决同父母的错误立场划清界限，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造反有理，誓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钟明同志的讲话全文见本报第二版）。

钟明同志讲话后，周恩来总理亲切地与她握手，兴奋地说：“好！很有希望。”周总理还握起拳头鼓励她：“勇敢些，战斗！”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走下座位，挽起钟明的手，从主席台一端走到另一端，并亲自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

紧接着，三江大学孟庆元同志代表“红色暴动队”上台发言。他控诉了省委和三江大学工作队压制群众运动的种种罪行，并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存在一条又粗又长的修正主义黑线，我们一定要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把这条黑线的总根子彻底挖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周恩来总理在孟庆元同志发言后明确表示：“我们早就宣布过，任何学校的工作组，本身犯的错误，在学校犯的错误，应该随叫随到。如果他们的上级应该负的责任，那么上级就应该到学校检讨。”

明都地区最后一位发言的是革命干部代表、江南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于海同志。他在讲话里高度赞扬了革命小将的“五不怕”造反精神，决心端正态度、放下架子、丢掉包袱，向革命小将学习，虚心作革命小将的小学生，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再立新功。于海同志发言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¹⁷同志高兴地赞扬道：“好，说的好。老干部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

...

看到这里，常乐天看不下去了，因为他已经懵菜了。

¹⁶ 江青（1914-1991），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四人帮”之一。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改为死缓，后自杀身亡。

¹⁷ 陈伯达（1904-1989），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政治秘书，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

“乐天，我们是不是保错了？”建国心虚地问道。

“叔，俺咋也觉得不对劲呢。”建军应声附和。

常乐天听若未闻，脑子里一团乱麻，一坨浆糊……。

(2)

此刻，红暴指挥部的办公桌上，也摊着一张同样的报纸，《八一八战报》。上面的报道，孟庆元已经读了两遍了。

在冲击省委的那天晚上，贺延生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首长的电话指示，要孟庆元、钟明、马本清赴京开会，汇报明都地区的斗争情况。贺延生特别交待，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已经看到了钟明写的《致父母的一封公开信》，非常感动，一再强调要把这位革命小将请到北京来。贺延生还说，他多推荐了一个人，革命干部于海。中央首长对于海的表现很感兴趣，认为干部带头起来造反，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新动向、好势头。

孟庆元没有料到，八一八来得如此之快，代表们刚从北京开会归来，他们的报道就出笼了。而且，比起红暴那份钢板刻的油印小报，白纸铅字的《八一八战报》要气派得多。孟庆元默默感叹，唉，又让别人领先一筹。不过，平心而论，虽然报纸是八一八办的，可这篇报道还算客观，因为他的名字毕竟排在了前头。

回想起自己在那次大会上的表现，孟庆元颇为自得。他的发言获得了周总理的认可，从而确定了他在明都地区造反派中的地位，成为人们心目中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唯一有点遗憾是钟明的风头盖过了他。这个小丫头，居然得到了江青同志的青睐，搂着她在主席台上绕圈子，这是多么大的荣耀。会后，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发表声明，聘请钟明当了三司的名誉司令，更让他心里有点酸溜溜的。

孟庆元拿起桌上的《八一八战报》，小心翼翼地将它折好，放进抽屉里。接着，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笔记本，掀开两页，摊放在眼前。他没有时间回味已经发生过的事儿，因为他有更多的大事要做，一件比一件紧迫，一件比一件重要。

第一件大事是扳倒代理党委书记李铁山，把三江大学的权力夺过来。这件事，早在他赴京开会之前，就已经着手进行了。

冲击省委那天，八一八后来居上，出尽风头，令孟庆元一直耿耿于怀，有一点桃子被别人抢走的感觉。他从中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没有权，名气再大也不顶用，俗话说得好，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痛定思痛，他把夺权的事列入了首要日程，而这个首要日程里的首要任务，便是彻底整垮那个还在掌权的李铁山。孟庆元知道，李铁山就是钟明公开信里面的那个继父，眼下钟明红得发紫，不能轻易得罪，要整就必须整得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再者，李铁山不像

走资派严明，不那么好对付，因为在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上抓不到他的小辫子。这个老家伙十五岁参加红军，戎马半生，屡立战功。从野战部队转业到三江大学后，他又是有名的黑脸书记。反右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他横眉怒目、冷酷无情。唯一可以作文章的，是把李铁山和陈碧如绑到一起，在男女关系和阶级出身上寻找突破口。于是，孟庆元临赴北京开会前，借用红卫兵大串联的名义，派出了两支外调人马。一队到李铁山原来的部队，调查他转业到地方的原因和以前的婚姻状况。另一队到陈碧如工作过的昆明，调查她的反动家庭背景。

没承想，调查结果出乎他的想象，犹如两枚重磅炸弹，其威力之大，可以把李铁山、陈碧如这一对狗男女炸得粉身碎骨。

调查李铁山的小队带回来一份揭发材料，居然是他的前妻亲笔写的。他的前妻是一个抗战干部，当过晋察冀边区的妇女支前队长，在反扫荡中救过李铁山的命。她在揭发材料中写道，全国解放后，李铁山贪图享乐，相中了师里新来的女学生，便当了陈世美，忘恩负义，逼迫她离婚。谁知那个女学生另有所爱，不肯从他，他兽性大发，强奸了人家。女学生不甘受辱，悬梁自尽。为了维护部队的颜面，上级领导隐瞒了事件真相，让他转业到了地方。从揭发材料上看得出，李铁山前妻的文化水平不高，语句不通，错白字连篇。但她的心肠够狠，一再要革命小将们把李铁山这个道德败坏人面兽心的家伙揪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相比之下，陈碧如的材料就更加惊心动魄了。她不仅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居然还是上了战犯名单的国民党将军。更有甚者，她本人就是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在一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她和几位地下党负责干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数日之后，只有她一个人活着走出监狱，其余同志都惨遭军统特务秘密杀害。镇反时，有人怀疑她叛党，写了检举信。为此，她被拘留审查了几个月。可不知何因，镇反小组只给了一个“没有确凿证据”的结论，让她侥幸逃过了一关。然而，傻子也看得出，陈碧如肯定背叛了党、出卖了同志，否则别人都牺牲了，她怎能毫发未损地逃出特务的毒手。如果说她不是叛徒，那只剩一种可能，出自于她的阶级本性，她原本就是打入地下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

看着笔记本上“李铁山、陈碧如”两人的名字，孟庆元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拿起钢笔，重重地在名字上打了两个叉叉。今天早上，大字报已经贴满校园，他们已经是两只臭不可闻的死老虎了。油然间，孟庆元冒出一个奇妙的念头，如果钟明看到那份“彻底揭穿李铁山、陈碧如的黑面目”的大字报，看到“打倒淫贼李铁山”、“打倒叛徒陈碧如”的大标语，脸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

两个黑叉叉下面，写着学校几个重要单位的名称，财务处、后勤处、车队、印刷厂，…。有的单位后面添加了人名，有的还空着。人手不够啊，孟庆元感到头疼。夺权不难，掌控权力却不容易。那些单位里的老油条们会乖乖地听话吗？而且，就算李铁山垮了台，学校里大多数干部群众可能依旧东张西望，因

为在三江大学，还有一个势力庞大的群众组织，那就是保皇派“赤卫队”，以及他们称作“红总”的联合指挥部。

该动手了！

孟庆元咬了咬牙，把手中的钢笔一丢，朝门外喊道：“小王。”

留着二道毛子的女生跑进来：“孟老师，你叫我？”

“你骑我的车子去，通知各单位的红暴负责人和联络站的贺延生同志，今天晚上6点在大队部召开紧急会议。”

女孩摘下厚厚的眼镜，撩起衣襟擦了擦，问道：“那？会议的内容呢？”

孟庆元手一挥：“暂时保密。”

(3)

离下班的时间还早着呢，齐霏霏却已经回到了家门口。

她每天去教育局上班，只不过出自于多年的习惯。其实，如今连卯都不必应，机关陷入瘫痪，没人管事了。局长、书记们三天两头地被拉出去批斗，下面的小干部们无所事从，除了交换一点流言蜚语，便是心不在焉地看报纸、装模作样地学毛著。按照惯例，今天下午本该过组织生活，可党小组长都不见影子，齐霏霏也见样学样，脚踩西瓜皮，开溜了。

打开家门，猛然间，一股呛人的烟味闯入鼻孔。天哪，哪儿着火了？

她连鞋都来不及换，循着烟味跑上楼梯。卧室门关着，门缝下冉冉冒出一缕白烟。齐霏霏惊慌失措，一脚踢开房门。弥漫的烟雾中，她看见常元凯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破书，面前放着一只脸盆，盆里火苗突突。

“哎呀妈呀，你这是在干什么？”齐霏霏大呼小叫。

常元凯抬起头看看她，不动声色地说：“喊什么喊，把门关上。”

齐霏霏没好气地追问道：“你干嘛呢？”

“没什么，处理一些旧书。”

“什么旧书？扔了就得了呗，干嘛要在家里烧？”齐霏霏一边关门一边唠叨：“你瞧你，弄得一屋子烟味，还让不让人住啦。”

常元凯没吭声，目光盯在手中的书上。书的纸质已经发黄，正要撕下的那一页，有几行褪了色的蓝杠杠。

“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 and 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

常元凯神经一紧，这段话，今天读来，怎么和以前的理解大相径庭呢？

他手中的破书，和那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样，也是他曾经当作宝贝一般的东西，延安出版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二十多年来，他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书里划满了红杠杠、蓝杠杠。62年，《修养》出了新版，可常元凯舍不得丢掉这本陪伴他多年的老友，一直珍藏在身边。他记得，红杠杠上的文字代表着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准则，而蓝杠杠上的文字则是需要警惕的党内错误倾向。他下意识地朝后翻了几页，又看到几行蓝杠杠标记的文字：

“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打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的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

…按照这些似乎疯癫的人看来，任何党内和平，即使是在原则路线上完全一致的党内和平，也是要不得的。他们在党内并没有原则分歧的时候也硬要去‘搜索’斗争对象，把某些同志当作‘机会主义者’，作为党内斗争中射击的‘草人’。他们认为，党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只有依靠这种错误的斗争，依靠这种射击‘草人’的火力，才能得到灵验如神的开展。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平地起风波’，故意制造党内斗争，才算是‘布尔什维克’。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真正要郑重其事地进行党内斗争，而是对党开玩笑，把极严肃性质的党内斗争当作儿戏来进行。主张这样做的人，并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药的人，或者是以‘布尔什维克’名义来投机的人。”

看到这些针针见血的话，常元凯冒出一身鸡皮疙瘩。尽管他知道，刘少奇写这本书的初衷并非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但字里行间的，怎么就那么神似，像是在含沙射影呢。怪不得老人家要搞文化大革命，光凭书中这些话，就足以把他当作党内斗争中射击的‘草人’了。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一场赌博。那么，党内斗争呢？莫不也是一场赌博？前些日子，儿子告诉他，于海叔叔站在了八一八一边，帮助造反派冲击省委。尽管儿子信誓旦旦，说是亲眼所见，常元凯却不敢全然相信。于海这位老战友，会耍点小聪明，但在事关个人政治生命的问题上，该不会如此轻率吧。正想找个机会和于海好好聊聊，于海先打来了电话。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北京造反派大会的盛况，提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对老干部的期许，也表达了他紧跟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明确态度。一通电话，令常元凯不得不信，也不得不佩服。这一次路线斗争，至少目前来看，于海把赌注押在赢面上了。

然而，于海还是低估了常元凯。他在军区大院不假，可军区里也并非是非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常元凯就看到了那份《炮打司令部》的抄件。中央十月工作会议后，王副司令悄悄给他透过风，主席的那张

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和邓小平¹⁸两人的司令部。在常元凯的内心里，他崇拜毛主席，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英明领导，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而另一方面，他也敬仰刘少奇、邓小平这些老革命，没有他们的全力辅佐，光凭主席一个人，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胜利。他想不通的是，当年同生共死的革命战友，怎么突然变得势同水火？他们之间当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吗？要说刘、邓想复辟资本主义，打死他也不敢相信。过去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根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复辟之说从何谈起？然而，事实毕竟如此，炮打司令部，平地起风波。眼下的局势，表面上箭拔弩张，暗地里的云谲波诡。

按照常元凯的分析，刘、邓是一棵大树，树高叶茂，盘根错节，不可能一下子砍倒。如今造反派们在各地冲击党政机关，肯定有人授意，有人支持，其目的是先砍去大树的枝枝丫丫，然后将树连根刨掉。可是，常元凯还有些吃不准，党、政、军里那么多刘、邓的老战友、老部下，他们能想得通、跟着干吗？再说啦，朱老总、周总理他们就会任由造反派胡作非为，自己躲在一旁袖手旁观吗？常元凯认为，于海押宝，操之过急，只是基于对主席意图的揣摩，而战争中是不会缺少偶然性的。当然，这些话容易授人以柄，他没敢跟于海明说。在常元凯的潜意识里，这次党内斗争将是一场充满变数的危险赌博，他不想赌，也不敢赌。但他懂得自保，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烧书，烧掉这本可能会带来隐患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啊呀，你烧这本书，为什么？”齐霏霏也认出了元凯手中的书。

常元凯连着撕下几页，丢进脸盆，火苗又熊熊燃起。他刚要张嘴，呛了口烟，忍不住“咳咳”几声。齐霏霏赶忙走到他身边，轻轻地在他背上拍打。

“行了，没事。”常元凯道：“军区政治部下了文件，要领导干部带头上缴封资修的东西。这上面有我的字迹，还是烧了好。”

“元凯，他的问题有那么严重吗？”齐霏霏当然也知道刘少奇犯了错。

“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就不信。那么多老同志，革命一辈子，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走资派。我看是右派想翻天了。”

常元凯厉声喝道：“你又胡说！”

齐霏霏耷拉下脸：“谁胡说了？你出去看看，除了军区大院，哪个单位的党委还在？党都不要了，不是右派翻天是什么？”

“乱弹琴！我说你这个同志，居然说这种蠢话。你每天都干什么？连报纸都不看吗？”常元凯很为恼火。

“谁说我不看了？”

“左右都分不清，看了也白看。我再说一遍，你给我牢牢记住那三条原则。否则…”

“否则怎么样？”

常元凯脸色冷酷，一字一顿：“否则，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¹⁸ 邓小平（1904-1997），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被誉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不知道就不知道！”齐霏霏气鼓鼓地把书包往床上一扔，抬手抹着不知是烟熏还是气出来的泪水，头也不回地走出卧室，“砰”地关上房门。

常元凯叹了口气，唉，傻女人。看来，有些话，尽管有违往日的原则，也不能掖着藏着，该跟妻子讲讲清楚了。

(4)

天色暗了。

一个形影单薄的女人，目不斜视地走进省委大门。

“陈处长，这么晚了还去办公室？”老门卫认出了她，热心地问道。

女人没有理睬，两眼依旧直勾勾的，步履僵硬，像一个飘忽的鬼魅。

看着女人瘦骨伶仃的背影，老门卫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正前方，是省委办公大楼，黑乎乎的一片，只有门口的两盏路灯亮着。大门两侧的墙上、窗户上贴满大标语，“砸烂黑省委”、“打倒走资派”，……。阴冷的夜风中，路灯咿呀作响，标语悉索发抖。

惨淡的灯光照亮女人的脸，苍白、麻木，深邃的眼窝，如同两只无底的黑洞。

她缓缓地推开大门，静悄悄地向楼上走去。

三楼东面，是她的办公室。一块木头牌子，“理论教育处”，狗尾巴似的耷拉在门旁。一条大标语，封条一般斜贴在门上。光线虽暗，标语上的字迹尚依稀可见，“打倒叛徒陈碧如”。

女人面无表情，缓缓地走到门前，伸出两只纤细苍白的手，一片一片地把标语撕下来。她撕得很慢，很仔细，纸屑在走廊里无声飘泊。粘得太牢的地方，她用指甲一点一点地扣，渐渐地，指尖溢出丝丝血迹。

天，终于黑透了。标语，也终于撕干净了。女人掏出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摸黑走到办公桌前。

她默默地坐在黑暗里，黑暗默默地吞噬着她。

“叛徒！你他妈的敢骗老子！”李铁山气急败坏的咒骂、凶狠凌厉的耳光，终于让她清醒，也让她彻底绝望。

叛徒？这个世上，除了老钟，没有人再会相信她了。

她拧亮台灯，双肘伏在书桌上。墨绿色的灯罩散发出诡异的光，光线洒向一张白纸，白纸上呈现出一个又一个娟秀的钢笔字。

好了。这一切，都该结束了。

她关掉台灯，摸索着走出办公室。走廊里，楼梯上，响起“蠢蠢”脚步声，缓慢、清晰，黑暗中显得格外瘆人。

爬上五楼的胸墙，女人挺直腰肢，理了理夜风吹乱的发际。

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吗？

呼啸的戾风，魔鬼一般地狞笑。恍惚间，她看到许许多多可怕的眼睛，有的熟悉，有的陌生，仿若无数只飞蚊，在她眼前旋舞。李铁山咬牙切齿的怒目，儿子充满恨意的一瞥，女儿嫉恶如仇的眼神，还有，那一双双分不清是谁，却冷酷无情的鄙视……

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女人垂下眼帘，眼眶里流出两行清泪，泪滴中闪烁着点点星光。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腿微屈，纵身一跃，影子在夜空中划过，衣裙飘飘，像一个御风而翔的女巫。

那张白纸，如一片轻柔的羽毛，缓缓地，缓缓地落在软绵绵的身体旁。

四周死一样的沉寂，惨淡的灯光，洒在白纸上。

“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我，背叛了父母，出卖了丈夫，抛弃了儿子，赶走了女儿，可你们，还是不相信我。我无言以对，只能用我的生命向党证明，我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我不是叛徒！”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碧如绝笔”

第四十三章 兄弟俩串联归来 双胞胎各临其难

(1)

数日之后，一团冷锋袭来，气温陡降。虽说温度表上只有零下2度，可那种渗进骨头缝里的阴寒，还是让人们领会到明都冬天的残酷。

一列挂满白霜的长途客车，喘着粗气，疲惫地停靠在月台边。

火车站的职工们都躲在屋里，对刚刚进站的列车视而不见，有的抄着袖子养神，有的捧着茶杯聊天。出口无人查票，下车的旅客们像一团黄蜂，嗡嗡嘈嘈，涌向出站口，在那道狭窄的铁栅前拥来挤去、争先恐后。

待人群散尽，两个大男孩，缩脖端肩，不慌不忙地走出来。他们面色污黑，头发老长，身裹破旧的军棉袄，袖口油腻腻的，下摆破了不少洞，露出脏兮兮的棉絮。咋看上去，活脱脱一对儿逃荒要饭的叫花子。

“大哥，先回哪儿？”

“这样，咱们先去龚叔叔家，再到附中看看，下午找个地方洗把澡，然后回家。好不好？”

“行。反正我跟着大哥。”

这两个狼狈不堪的大男孩是钟昆和陈寄秋，他们终于回来了。

在天安门广场接受完毛主席的检阅后，他俩帮助乐湄、文漪找到了哥哥和姐姐，甩掉了这两个小累赘，旋即离开北京，凭着那一沓子“鲁迅战斗队”的空白介绍信，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革命大串联”。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随心所欲，见缝插针，有车乘车，有船搭船，一路游山玩水，跑了十来个省市，见了不少世面，也长了不少见识。那些毫无厘头的介绍信还真好使，只要亮出来，到哪儿都有人热情接待。钱没有，可以借；粮票没有，可以借；天凉衣单了，还可以借到旧军棉袄。至于什么时候还、怎么还，他俩想都不想，反正红卫兵们都是这么干的。不是有句俗语吗，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寄秋毕竟年纪小，离家时间长了，有时会想家。钟昆说，这种机会多难得，可谓前无古人，可能后无来者，不玩够了，你这辈子会后悔的。简简单单一句话，便让寄秋打消了想回家的念头。要不是前些日子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停止红卫兵乘用公共交通工具进行串联，他们兴许还在外边闯荡呢。

到了公交车站，人们看见他俩的邋遢样，避瘟神似的，一个个都让着、躲着。寄秋心里直乐，真把我们当成叫花子，生怕沾了碰了，过上虱子跳蚤。中门上车，售票员远远地喊了一声“买票”，钟昆回了一声“红卫兵”，那头就不吱声了。乘车的人不多，寄秋捡了个靠窗的座位。刚刚坐定，车动了。他抹

了抹车窗上的雾气，朝外看去。外面的景致变了样，不像过去，还能分出铺家店面的，如今沿街的建筑都糊满了标语、大字报，认不出哪儿是哪儿啦。公交车走走停停，一路上也没人报站名。寄秋默数了五站之后，喊上大哥，两人下了车。

走进三江大学宿舍区大门，放眼看去，校园里一片萧瑟。柏油路两侧的法国梧桐枝叶凋零，只留下几片枯黄，伴随着一簇簇球状果，在北风中颤抖。

转过七舍，寄秋一眼看到一个小女孩。她头戴红围巾，身穿花棉袄，嘴里数着“五十、五十一，……”。伴随着娇喘吁吁的数数声，大红鸡毛毽子忽上忽下，像一只灵巧的小鸟。

“哎，雪素。”

小女孩一把接住毽子，大眼睛忽闪了两下，惊喜道：“啊呀，秋儿哥哥，昆昆哥哥，你们回来了。”

钟昆笑了笑：“雪素，我们回来了。”

雪素连蹦带跳地跑到他俩面前，一手拉住一个，满目欢喜：“奶奶和妈妈昨天还念叨你们呢。”随即皱起小鼻头：“呦，你们身上都臭死了，赶紧回家洗洗吧。”不由分说，拽着他们往七舍里走。

寄秋迟疑了一下，看了看不远处龚家原来的小楼，忍不住问道：“去哪儿啊？你们搬家啦。”

雪素头也不回：“让人家赶出来了。”

七舍里很安静，103和104室脸对脸，两边房门都开着，遮了半截布帘子。104室里摆了两张上下铺的学生床，当间放置狭长的书桌。甘妈坐在床边择菜，文漪靠在上铺墙犄角，裹着被子发愣。103室是龚逸凡夫妇的卧室，夫妻俩都坐在书桌旁，女人打毛线，男人翻报纸。

“妈，秋儿哥哥回来了。”还没到门口，雪素就嚷嚷开了。

文漪一个骨碌爬起来，光着脚丫跳下床，趿拉着鞋跑到门外。她看也不看，朝着面前的男孩擂了一拳：“臭秋儿，不带我一起玩，坏死了。”

“哎哟，你打我干嘛？”

听着声音不对，文漪仔细一看，面前笑眯眯的男孩是昆昆大哥。她不由得小脸泛红，嘴里却道：“活该，哪个叫你们丢下我的。”

梦兰放下毛线活，迎到门口：“文漪，怎么跟哥哥说话呢？昆昆，秋儿，回来了。快，屋里坐。”

龚逸凡跟在其后，看见两个大男孩腌里巴臃的样子，禁不住笑道：“呵，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下煤窑了吧。”

寄秋不好意思地摸摸脸：“大舅，舅妈，我们回来，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没地方洗脸呢。”

钟昆忙打招呼：“龚叔叔，阿姨，你们好。”接着自嘲道：“我们这叫经风雨，见世面，知识分子工农化了。”

甘妈闻声跑出来，挥动着手中的青菜笑道：“瞅瞅你俩，都成了黑老包啦。阿文，去，拿两条毛巾，让他俩洗净了再进屋。”

“雪素，把这个先拿去。”钟昆解下斜挎的黄书包，从里面掏出一个鼓囊囊的小纸袋：“给你的，我们在广州买的香蕉干，才好吃呢。”

“谢谢昆昆哥哥。”

文漪拿着毛巾、肥皂盒跑出来，瞪大眼睛问道：“好吃的？有没有我的？”

寄秋连忙说：“有，有。少了谁的，也不敢少了你的。”

“这还差不多。那，我就饶了你们啦。”

“你瞧这丫头，哪儿有个姑娘样。”甘妈嗔了一句，惹得大家都笑了。

看着几个孩子走向走廊那头的盥洗室，梦兰幽幽地叹了口气，轻声说：“逸凡，陈大姐的事，要不要告诉昆昆？”

“唉。”龚逸凡也叹了口气：“算了吧，孩子才回来，听了难受。咱们也是从畹香那里听来的，具体情况说不清。还是等他回家，让钟大哥告诉他吧。”

大人们很谨慎，可小孩子却想不到这么多。

“昆昆大哥，有件事，我，我…”盥洗室里，盯着满脸肥皂沫的钟昆，文漪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你怎么啦？”钟昆掉转头，抹去眼睛上的肥皂沫。

“嗯，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哟，什么事？还该不该的？”

“我怕你听了难过。”

“小丫头，你有什么事能让我难过。”钟昆扑哧一笑，做了个怪相。

文漪鼓足勇气：“那我就说啦，你可别怪我。”

“说吧，我不怪你。”

“昆昆大哥，你妈妈死了。”

钟昆浑身一震：“你说什么？”

“造反派说你妈妈是叛徒，她自杀了。”

“你，你怎么知道的？”

“我姐说的，她和你妹妹住在一起。我姐说，钟明白天装作没事，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哭呢。我姐还说，你妈妈是从楼上…”

看到钟昆僵硬地站在水池边，寄秋拉了一把文漪，悄声道：“行了，别说了。”

钟昆木呆呆地僵持了几秒，猛然转身，将水龙头拧到最大，把脑袋伸到下面，任由哗哗的冷水一个劲地冲。

水花四激，地上渐渐汪起一滩水。

文漪神色不安地看看钟昆，又看看寄秋。

寄秋默默无语。他不知道大哥在想什么，但他敢肯定，飞溅的水花里，一定有大哥的眼泪。

(2)

若在过去，这时候操场上早就拥满了活蹦乱跳的孩子们，叽叽呱呱、嘻嘻哈哈地闹个不停。而如今，到了课间操的时间，校园里依然冷冷清清。只有附中门口的大批判专栏前，稀稀拉拉地围了几个人。

顾建国走到芦席边，蹭了蹭手上的浆糊，然后朝后退了两步。他颇为得意地倒背双手，端详着自己刚刚贴好的大字报，心里既是自豪，又有点忐忑。

这些日子，他想了很多，也想得很深刻。他清楚地意识到，保皇派的大方向错了，自己上了彭晓光的当。娘的，保省委，说得好听，什么保省委，就是让我们卖命，保他那个走资派的爹。毛主席说过，一个人难免犯错误，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到了痛改前非，重新站队的时候了。可是，重新站队，他却不敢投靠“丛中笑”，一怕建军耻笑，更怕乐天骂他叛徒。想来想去，脑袋里冒出个好主意，干嘛非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喽啰，不如自己挑头，重打锣鼓另开张。于是，他不顾寒风刺骨，昨晚一个人去了于海家。于海爷过去是他家的救命恩人，如今又是造反派的大红人。他想找于海爷讨个说法，能不能在附中拉起一支新的造反队伍。

于海爷到底是爷，三下五除二，就了解了他的心思，为他指明了行动方向。于海爷说，要想拉队伍，首先要造舆论，用事实揭露保皇派的丑恶嘴脸，用鲜明的态度与保皇派划清界限。更重要的，背靠大树好乘凉，与其另立山头，不如直接打出八一八的旗号。

按照于海爷的指点，他熬了一夜，写出一份有理有据、义正言辞的大字报。说到保皇派的丑恶嘴脸，他眼前立马浮现出彭晓光的满脸骚疙瘩。狗日的曾说过，你他妈的算老几，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说话。这句话一直像根刺，深深地扎在他的心窝上。娘的，老子早就发过誓，总有一天，会让你小子知道，我顾建国不是那么好惹的。今天，老子就给你点颜色瞧瞧。

然而，顾建国心里也清楚，揭发保皇派，得有分寸，得分亲疏。乐天、建军都是铁杆保皇派，一个五纵参谋长，一个纠察队小队长，就连自己的亲爹，也是5311厂“主力军”里的小头头，千万不能把他们一勺烩了。于是，他在大字报里只提五纵伪司令彭晓光，揭发了他的两条反动罪状。第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世界革命的领路人，绝不可能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停止前进。而彭晓光这个走资派的狗崽子狗胆包天，居然敢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散布反动谣言，说毛主席的检阅专车“抛锚”了。第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

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而彭晓光却在红卫兵联席会议上大放厥词，用他走资派爸爸的话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污蔑造反派是“右派组织”，诅咒造反派“绝没有好下场”。

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建国还参考了不少造反派的传单和小报，从中抄袭许多激情澎湃的豪言壮语，洋洋洒洒，读起来很有力道。踌躇满志间，他想起昨晚临走前，于海爷说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觉醒得很及时，今夜一过，保皇派就彻底垮台了。莫非，于海爷是在夸奖自己？可他又拿捏不定，自己的大字报有那么大的神通么？

顾建国掉头朝后看看，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也有人开始评头论足。他想听听大家的反响，便悄悄混迹于人群中。

“哎，你看，大字报的作者，顾建国。这小子是哪个班的？”

“不知道。”

“还有，你看下面，八一八造反兵团三大附中分团。咱附中啥时候冒出这一号啦？”

“没听说过，才成立的吧。”

“哼，这小子倒会投机取巧，典型的变色龙。”

“你什么意思？”

“你还不知道？保皇派囍屁着凉啦。昨晚造反派联合行动，端了红总的老窝，把老保的头头都抓了，还打垮了纠察队，听说不少人受伤呢。”

“噢，怪不得。那这个姓顾的算什么。起义呢？还是投降呢？”

“你没看人家大字报上写着吗，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合着是个大功臣呢。”

“妈的，这小子出手够狠。凭他揭发的两条，彭晓光死定了。”

“倒也是啊。还和八一八勾搭上了，当团长了吧。”

“哼哼，屁个团长。没准儿是个自封的光杆司令呢。”

“吃醋了吧你。光杆司令也是司令。你有本事，也弄个司令给我们瞧瞧。”

“哈哈……”

听到人群中有意无意的冷嘲热讽，顾建国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用眼角的余光扫过去，那几个说风凉话的他不认识，既不是“红总”的，也不是“丛中笑”的，看着像高中的那一伙逍遥派。人家人多，又身高马大的，他也不敢发作。不过，有件事他整明白了。于海爷的那句话，不是在夸他，而是指昨晚造反派的联合行动。他暗自庆幸，管他娘的别人怎么损，自己总算在保皇派垮台之前，把“老保”的帽子摘掉了。

这时，校园门口传来一阵“咚咚咚”的跑步声。转眼间，一伙年轻人闯进校门。他们挥舞着三江大学“红色暴动队”的战旗，有的手拎皮带，有的手持短棍，看上去气势汹汹。

围观大字报的同学都被这支大学生队伍的阵仗吓住了，一个个闪到路边，瞪眼看着，却不敢出声。

走在最前的大学生个子很高，头戴一顶黄军帽，帽檐下露出一圈白纱布。他阴沉着脸，恶狠狠地扫视着路边的中学生们，眼球血红，凶光闪烁，像一头寻找猎物的饿狼。突然，他停下来，走到顾建国面前，上下打量了两眼，大声喊道：“就是他！”

几个身形彪悍的大学生一拥而上，扭住顾建国的胳膊。

顾建国不明就里，哇哇乱叫：“啊呀，疼，疼。啊呀，你们干什么？”

高个大学生飞起一脚：“干什么？你说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顾建国拼力挣扎。

“你他妈的装死。打伤我们的人，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这笔账该怎么算。”

顾建国莫名其妙：“什么打人？谁打人啦，你们肯定搞错了。”

“错了？臭老保，上次在省委门口老子就认准了你，昨晚你又在老子头上夯了一棍子。妈的，扒了你的皮，老子也认得。”

坏啦，顾建国豁然明了，肯定是建军惹了祸，他们把自己当成建军了。可他不想出卖亲兄弟，便大声辩解道：“你肯定认错人啦。我叫顾建国，我不是保皇派。你不信，看看我写的大字报。”

那个头缠绷带的大学生走到大字报前，扫了两眼，转回身来，左右开弓，一口气抽了建国十几个大嘴巴，边打边骂：“小兔崽子。打伤了我们的人，还敢冒充八一八，你他妈的活腻了。”

霎时，建国面皮红肿，满嘴是血。他话也说不清，呜呜囊囊道：“不是我，真不是我。”

高个大学生扬起巴掌还要接着打，旁边一个手持皮带的同伙抢上前，照着建国脑袋抡了一皮带：“妈的，费什么话。捆起来，带走。”

众目睽睽之下，顾建国被五花大绑，连推带搡，押出校门口。

围观的中学生们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只听到一阵阵的哭叫声：“同学们，救我，救救我。”

哭叫声越来越远，越来越弱……

(3)

“建军，你穿这件吧。”常乐天从木头箱子里拉扯出一件发黄的旧棉袄，递给身边嘴唇干紫、眼圈青黑的顾建军，叮嘱道：“哪儿也别去，就在楼上呆着。”

“叔，俺想回家，看看俺娘，可中？”

“说什么呢，不要命了你。你打了红暴的人，万一人家知道你住哪儿，搞不好，连你家一起抄了。”

“那咋置咧，俺娘找不见俺，不要急死了。”

“别担心。咱们的长征队出发后，我让乐湄给你家捎个信。”

“那…，中。”建军无奈地点点头：“阿，阿…，阿嚏。”

“昨晚冻坏了吧。我给你找感冒药去。”

“叔，给俺弄点吃的，俺饿死了。”

“等着吧。”乐天咧嘴一笑，转身出了自己的房间。妈妈说得不错，这个建军，肯定是个饿死鬼投胎的。

听着乐天走下楼梯，顾建军脱下沾着血迹的夹袄，换上乐天给的旧军棉衣。“扑通”一声，一条黄灿灿的东西从夹袄的破兜里掉出来，重重地落在地板上。他赶忙捡起来，小偷似的左右看看。他明明知道屋里没人，心里还是紧张得直扑腾。

娘的，怕个啥，又不是俺偷的。建军捋捋胸口，想安慰自己，可不管用，心还是慌得要命。他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托住昏沉沉的头。昨晚出事后，他没敢回家，也不敢半夜三更的把乐天叫出来，便躲在军区门口的小树林里蹲了半宿。天寒地冻，又冷又饿，人也困得不行，可眼皮一沾，那张血呼淋拉的脸又在眼前晃悠。

昨夜发生的事，建军瞒了一半。他只告诉乐天，红暴突然进攻纠察队，他在自卫反击时打伤人。他不是有意说谎，也不是因为害怕而隐瞒真相，而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真的让他打死啦。在建军迷迷糊糊的记忆里，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而且太快，只不过短短的十来分钟。

和往常一样，晚饭后，他和纠察队的几个小哥们摆开阵势，攻老K的时候到了。一玩就玩到半夜，刚想收摊子睡觉，房门“轰”地被撞开，跟着传进来噼里啪啦的打斗声。闯门进来的守夜队员连呼带叫，不好啦，红暴打进来了。建军大吃一惊，狗日的造反派，咋搞起夜袭了。前两天，五纵纠察队就接到情报，说造反派要来挑衅，故而事先有所准备，大门口设置了障碍，掩体旁堆满了拳头大的石头。没料到，红暴趁夜进犯，人多势众，把纠察队队部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还玩阴谋诡计，一帮人在门口佯攻，另一帮人逾墙而入。转瞬之间，造反派内外夹攻，杀声一片。四眼狗大队长不见踪影，纠察队群龙无首，寡不敌众，很快就炸了营、乱了套。队员们溜的溜，逃的逃，跑不掉的，高高举起双手。

建军不是傻瓜，一见大势不妙，心中暗道，娘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急忙脚底抹油，拎着棍子翻过教育局的墙头。这个大院他巡逻过多次，对里面的地形了如指掌。向东二十米，有一堵矮墙，后面是一条小巷子。他估摸，那个地点偏僻，肯定没有红暴的人把守。哪知道，他刚要拔脚，右手边传来几声响动。掉头一看，两条熟悉的身影，一胖一矮，从教育局办公大楼一楼的窗户里

跳了出来。咦呀，这不是烧饭的胖师傅和大队长四眼狗吗？他俩鬼头鬼脑的，在干什么？建军顿生好奇，想探个究竟，便悄悄地尾随在他们身后。

两条影子东倒西歪、跌跌撞撞，直奔矮围墙。建军心道，娘的，跟俺一样，也知道那是个逃生的地方。夜色中，他看见四眼狗托着胖师傅的大屁股上了墙，然后胖师傅把四眼狗也拉上去。接着人影一晃，“觥咚”两声，矮墙外响起“哎呦哎呦”的呻吟。建军把手中的棍子一杵，撑杆跳高一般跃过矮墙。路灯下，他看见四眼狗和胖师傅双双摔倒在凹凸不平的青条石上。走到他俩身旁，建军伸手，想把四眼狗搀起来。没想到一把拽不动，四眼狗沉的像死猪一样。定神一看，四眼狗身边，有几块东西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建军俯身捡起一块，俺地个娘来，这是个啥？金子？他顿时明白了，怪不得这两个家伙动弹不了，原来腰上缠满了金砖金条，从墙上跳下来，都他娘的跌伤了。

四眼狗认出了他，哀求道，建军，快，快带我们走。建军正在犹豫，忽听到小巷那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还有人高喊，来人哪，有人从这里逃走了。建军不及多想，三十六计，走为上。他顺手把捡来的金条揣进衣兜，拎着棍子跑向小巷的另一头。哪知没跑多远，迎面兜过来两条身影，一高一壮，恶魔似的堵在巷口。

他奶奶的，冤家路窄。

一照面，建军就认出了高个子，那个在省委门口打得他满脸开花的红暴大学生。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建军二话不说，抡起棍子，一记韦驮劈山，重重地夯在高个子的脑门上。“咔嚓”，棍子断成两截，高个子一个踉跄，扑倒在地。谁知另一个更是敢玩命的主，一头扑将上来，狠狠地将建军拦腰抱住。“噎噎噎”，建军连退几步，被逼到墙根下。他左右挣扎，那双粗壮的手臂铁箍一般，根本无法挣脱。这时，巷子那头的脚步和呼喊声越来越近，建军心里一急，神差鬼使，铁指发力，从身边的矮墙上掰下一块青砖，“啪、啪”，狠狠地拍在那人的脑壳上。手臂松开了，那人满脸是血，烂泥一般软瘫在他脚下。建军毛骨悚然，不敢多看，扔掉砖头，拔腿就跑。转过一个弯，听到后面传来一声声的惊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建军。嘿，建军。”看着昏睡一般的顾建军，乐天连喊了两声。

“啥？叔。”建军猛醒，抬起了头。

“你怎么啦？”

“没，没啥。就是有点累啦。”

“喏，给你。”乐天递给他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杯水、两片阿斯匹林，还有两个早饭剩下的凉馒头。

建军默默地接过，拿起馒头，张嘴就是一口。

“吃完了，你睡会儿。我出去一趟。”

“叔，你去干啥？”建军呜呜嚷嚷，一副可怜样。

“找彭晓光。情况紧急，让他通知其他队员，我们明早就得上路。”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到了午饭时分，乐天从外面回来了。

“爸。”

常元凯正坐在餐桌前，聚精会神地看报纸，听到儿子叫他，头也没抬，不耐烦地问道：“什么事？”

“我们要出去长征了。”

“长征？什么长征？”

“长征串联。人民日报上说，红卫兵长征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长什么征，先吃饭。”齐霏霏把一盆菜汤放上餐桌，叨叨道：“你们一帮孩子，不要见风就是雨。”

“怎么啦，我们就是要经风雨，见世面。像红军那样，走长征路，做宣传队，做播种机，把毛泽东思想的种子传播到每一处地方。”

“行啦，别跟我们讲大道理了。”常元凯放下手中的报纸，问道：“还有谁去？”

“彭晓光、顾建军，还有几个同学。”

常元凯微微皱了一下眉头：“那个彭晓光，是彭博的儿子吧？”

“是。”

“你给我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是去长征，还是出去避难呢？”

“爸。”看到爸爸的表情很严肃，乐天知道不是耍赖皮的时候，诺诺道：“就算都是吧。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到处看一看，好好想一想。”

“也好。你们是该好好想一想了。”

“哥，我也跟你们一起去。”乐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餐桌旁。

“乱弹琴！”常元凯瞪了乐湄一眼：“上次的事，还没跟你算帐呢。”

“耶。”乐湄脸一红，吐了吐舌头，朝着爸爸做了个鬼脸，却不敢再吱声了。

常元凯接着问道：“建军去，建国不去吗？”

“我们没找到他，来不及了。”

“来不及？你们准备哪天走？”

“明天。”

“明天就走？”齐霏霏惊呼：“这冰天雪地的，你不要命啦？”

“妇人之见。”常元凯露出一丝笑意：“这样的天，才能锻炼人。这帮孩子，平日里养尊处优的，也该让他们吃点苦啦。”

齐霏霏板起脸：“哼，我妇人之见，出了事，你们别怪我事先没说。吃苦，吃去吧。我倒奇了怪啦，你们爷俩什么时候穿一条裤子了？乐湄，你个死丫头，笑什么笑？…”

听着女人的唠叨，爷俩相视一笑，不作声了。

(5)

冬至时节，日头沉得快，早早的，天色就黑了。

5311厂护厂队值班室门前，一个女人“啪啪”地奋力拍门，一个瘦小的男孩畏畏缩缩地跟在女人身后。

“他爹，开门哪，快开门。”

门猛地开了，顾浩田满脸怒容出现在门口：“咋的啦，天塌啦。俺跟你说过，不要到这里来，影响俺的工作。”

敲门的女人是常念春，她不顾丈夫的呵斥，带着哭腔喊道：“他爹，出大事啦。咱儿叫造反派抓走啦。”

顾浩田一愣：“咋回事儿？”

常念春拉过身后的男孩子：“文革，赶紧的，跟你大说说。”

顾浩田认得这个男孩，厂里齐师傅家的小三子，和建国在一个学校念书。这孩子原名叫“爱党”，后来因为“齐爱国民党”的事，他爹被造反派打了个半死，便不敢“爱党”了，改名叫了“文革”。

文革有点紧张，结结巴巴地说：“顾、顾大大，建、建国出事了。造、造、造反派说，昨天晚上，建、建国行凶打人，把他给抓、抓走了。”

“啥时候的事？”

“今天上午。”

“你咋现在才来说？”顾浩田的表情很难看。

“我下午去学校才、才听说的。同学还说，建国被他们打伤了，用绳子捆着，带、带走的。”

“哪家造反派干的？”

“红、红暴。”

“他爹，你快想想法子吧。”常念春鼻涕一把泪一把，急得浑身打哆嗦：“俺听人说，那些造反派打人可狠。去晚了，孩儿就没命啦。”

造反派的厉害，顾浩田当然知道。尤其是红暴，前些日子批斗走资派，他亲眼看见红暴的人下狠手，把省里市里一帮老头老太打得头破血流，有几个当场就站不起来了。同时，他也心知肚明，要说建国行凶打人，绝不可能，他没那个本事，更没那个胆子。十之八九，是老大建军闯了祸，哥儿俩又长得那么像，红暴的人把他当成建军了。

想到此，他连忙把念春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问道：“建军呢？”

“还没来家，几天没见了。”

“赶紧着，你回去。建军来家，让他出去躲躲。”

“咋的，建军也打伤人啦？”

蠢婆娘，真他娘的蠢到家了。顾浩田心头暗骂，嘴里却说：“你啰嗦个啥。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别跟着添乱啦。”

紧接着，顾浩田朝值班室里喊了一声：“老梁，我家里有急事，借你的车子用一用。”不待答复，他抬腿跨上门旁的自行车，紧蹬几下，“嗖嗖”地出了厂区大门。

一口气骑到三江大学门口，“吱”，顾浩田猛然捏住刹车。

不成，自己这样闯进去，单枪匹马的，能救出儿子吗？如果真有人受了重伤，红暴肯定饶不了凶手，说他们抓错了人，人家能信吗？这样瞎闯一通，莫说救不了建国，搞不好连自己都赔进去。怎么办？怎么办？于海。陡然间，顾浩田脑子里灵光一现。对，找于书记去，他能和造反派搭上话。

半个时辰后，顾浩田到了于海家。几句话一说，轮到于海吃惊啦。

“不可能。建国昨晚在我这里，我可以作证。”

顾浩田神情一振：“那可好。”接着苦着脸道：“于书记，你救救建国吧。他的同学说，孩子给打坏了。俺怕…”

“浩田，你先别急。”站在一旁的苏小伊婉言安慰，转脸朝丈夫说：“于海，你快想想办法，别让孩子受委屈了。”

“这样，小伊，你给浩田倒杯茶。浩田，你歇一下，我去打个电话。”说罢，于海匆匆走进书房。

几分钟后，于海回来了，但脸色不好看。

“于书记，咋样？”顾浩田急不可待。

于海的电话是直接打给红暴指挥部的，本以为凭自己的地位和名望，对方会给面子，没承想碰了一鼻子灰。无论于海如何信誓旦旦，对方就是不买账，说被打伤的战友还躺在医院里，到现在昏迷不醒，那小子行凶伤人，有人证物证，红暴要连夜审讯，明天才能给答复。于海心里有气，却不能把刚才的通话讲给顾浩田听，一来没要回人，显得自己没本事，二来怕激怒了顾浩田，跑去找红暴的麻烦。

于海细细斟酌了一下，平静地说：“浩田，你不要着急。今天太晚了，红暴的负责人不在。刚才我和下面的人通了话，他们的意思是，还要调查一下，明天给消息。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如果建国明天不出来，我亲自去找孟庆元，跟他要人。”

顾浩田心里虽然急，却也别无良策，只得无奈地垂下头：“于书记，就这样吧，麻烦你了。”

“看你说的，咱们是老战友，谈不上麻烦不麻烦的。不过，浩田，有句话我得说，你呀，也该好好管管建军了。”

顾浩田知道，到底谁闯的祸，于书记心如明镜，只是不点破罢了。他点点头，发狠道：“找到小兔崽子，俺要揭了他的皮。”

“浩田，犯不着生那么大的气，谁没有个年轻时候。参谋长跟我说过，你小子像他们这个年龄，也够浑的。再说，让孩子们吃点苦，受点教训，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

“于书记。”顾浩田抬起头，一脸苦笑：“俺的老大像俺，也是个不成器的东西。”

“呵呵，你看你，怎么还说到自己头上了。”于海笑了笑：“浩田，有件事，我还要劝你一句。你们厂的那个‘主力军’是个老保组织，你该退出来了。不是我当着你的面夸建国，他这一点，就比你这个当老子的有出息，政治觉悟比你强。他昨天晚上来找我，就是想反戈一击，脱离保皇派，加入造反派。如果你真想成器，干脆拉出一支人马，加入八一八，我可以帮你。”

顾浩田沉默了片刻，手往大腿上一拍：“中。于书记，俺跟你。”

于海哈哈一笑：“又胡咧咧了吧。不是跟我，咱们一起紧跟毛主席。”

第四十四章 长征路半途而废 暴动队单方夺权

(1)

在举国一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元旦过去了，1967年降临到这块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土地上。

而在远离尘嚣的皖南大山里，却有一处小小村落，依然故我，如同往日一般宁静。晨曦微露，一只漂亮的大公鸡跳上墙头，抖抖红羽，喳喳翅膀，伸直脖颈，引亢高啼。随即，山村里的雄鸡们都兴奋了起来，“咯个咯”的啼声此起彼伏。

酣睡中的常乐天身子一激，猛地睁开双眼。然而，并非鸡叫声惊醒了他，却是梦里尿急，到处找厕所，脚下踏空，惊出了一脑门子虚汗。他懒懒地翻了个身，头疼得要命，胳膊腿儿发软，不想动弹。可膀胱胀得实在难忍，他不得不掀开暖和的被窝，盘腿坐了起来。

这是哪儿呀？昨晚喝多了山里人酿的苞谷酒，迷迷糊糊地被人扶到这里，连衣服都没脱，倒头就睡。一觉醒来，竟不知身在何处。他扶墙站起，脚下淅淅索索，身上沾满凌乱的稻草。不行，憋不住了。他捂住小腹，夹紧大腿，急慌慌地推开门，胡乱找了一处草丛，哗啦啦地浇了上去。

啊呀，真他妈的痛快。

热量散去，乐天抖了一个激灵。回转身，方看清他站在一个杂木桩子围就的小院里。当间一盘大石磨，磨旁一挂板车，沿墙置放了几架犁、耙一类的农具。院里只有一间茅草屋，木板门上有几个模糊的黑字。他趋前细看，乌龙小队仓库。他想起来了，昨天傍晚进山前，路边砍柴的老大爷说过，穿过这架乌龙山，就进入江西地界了。闹了半天，这个躲在大山入口的小村落就叫乌龙。

奶奶的，乐天暗骂，走了一个来月，还没到江西，离第一站远着呢。照这样走法，哪天才是个头啊。

记得从明都出发时，小兄弟十几个，像战士拉练一样，背着行囊，打着绑腿，高举“紧跟毛主席长征队”的战旗，个个英姿飒爽，豪情满怀。队员们都是红总五纵的铁哥们儿，为了远离得势的造反派而组建了长征队。他们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第一站先到红都瑞金，然后以瑞金为始点，沿当年主力红军长征的路线，渡乌江、逼贵阳、爬雪山、过草地，最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令常乐天沮丧的是，第一站还没到，正式的长征还没开始，队伍就散了架。

可这能怪谁呢？怪只怪形势变化的太快了。短短三十来天，上海一月风暴震惊全国，北京出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人民日报》社论宣称保皇与造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央又发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指示，…。这一路上听到的、看到的，没一件是好消息，搅得长征队人心涣散，情绪低迷。没过多久，有的队员宣布退出长征队，还有的干脆不告而别。到如今，长征队只剩下三个人，他、彭晓光和顾建军。

茅屋里传出断断续续的鼾声，乐天推门进去，建军和晓光还埋在稻草堆里。他左右瞧瞧，屋角摆放着一摞笆斗、几口大缸、几只土瓮，石灰墙上贴着一排彩色肖像，“毛刘周朱陈林邓”。时日久了，领袖们脸上灰尘道道，蛛丝缕缕，显得非常怪异。看着看着，乐天眼睛发花、脑袋犯晕。这些人，当年不都是长征路上你牵着我、我拉着你，一同吃草根、煮皮带的老战友吗？怎么像小孩过家家似的，说翻脸就翻脸。文革闹到今天，咋就那么别扭呢，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真他妈的叫人难以理解。

“咩咩咩”，门外传来声声羊叫。乐天猛一回神，哎呀，天亮了，该上路了。

他走进稻草堆，朝着建军和晓光的屁股各踢一脚：“懒虫，起来，快起来。”

“致啥嘛。”建军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拉起被子蒙住头。

彭晓光被踢醒了。他慢悠悠地坐起来，把棉被披在身上：“你起得这么早啊。”

“还早哪，天都大亮了。不抓紧时间，咱们今天出不了大山。”

“乐天。”彭晓光抬起头，目光有些躲闪：“我说，咱们，咱们不走了吧。”

“不走，为什么？”

“不为什么。”

“怎么着，昨晚的野猪肉没吃够，你还想在这里多住一天？”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咱们还是回家吧。”

听晓光说要回家，乐天顿时皱起眉头。妈的，上次在省委你小子临阵脱逃，看在哥儿们的份上原谅了你，今天又想溜号，门儿也没有。

于是他狠声道：“怎么着，你又想当逃兵？”

“别说得那么难听，谁想当逃兵啦？”

“那你是什么意思？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哪怕就剩咱们三个人，也一定要坚持到底。”

彭晓光急忙辩解：“昨晚你喝醉了，根本不了解情况。我听老乡说，大山里有野猪、狗熊、豹子，还有红尾巴狼。光咱们三个，一没山里的经验，二没武器防身，别想活着走出去。”

“胆小鬼！老乡吓唬人，你也信。”乐天不以为然。

彭晓光不甘示弱，提高了嗓门：“人家吃饱了撑的，吓唬你干嘛？昨晚你又不是没看见，那头大野猪，多怕人哪。”

建军被吵醒了，一骨碌爬起来，张口便问：“啥，野猪？哪儿有野猪？”

看到建军懵里失懂的傻样，乐天 and 晓光都忍不住笑了。

昨晚进村时，正巧村里几个猎人打到一只野猪。那畜牲生得尖嘴獠牙，粗鬃厚皮，看上去有两三百斤。山里人纯朴、好客。听说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又见他们送给孩子们几个红彤彤的像章、给婆娘们送了几本皱巴巴的“老三篇”，便如同见到了远来的亲人。老乡们在场子上燃起篝火，架上野猪，搬来几坛苞谷酒，全村人围作一圈，把他们请到上座。尽管山里人的话不大听得懂，可那刺啦啦滴油冒香的烤肉令人垂涎，那一张张端着竹筒酒杯的笑脸令人亲近。乐天逞能，来者不拒，几杯下肚，便一个劲地嘿嘿傻笑。记不得灌了多少辛辣的苞谷酒，直喝到天晕地转，迷糊了过去。

方才，乐天挖苦晓光是胆小鬼，只不过嘴巴上逞逞能、过过瘾。他心里明白，如果真像老乡们说的那样，山里有大野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赤手空拳地闯进去，搞不好白白送了性命。然而，自打离开明都到今天，餐风饮露的，好歹也走了上千里路，脚板底的血泡也结成了老茧，就这样前功尽弃，他于心不甘。

于是，他转向建军问道：“建军，你先别惦记着吃。晓光说山里有狗熊、豹子什么的，没猎枪过不去，要打道回府，你说怎么办？”

“咋办？你问俺，俺也知不道。”建军抹了抹眼屎：“要俺说，那野猪吃着行，要打，俺可打不过。你瞅昨晚那个大畜牲，獠牙半尺长，一头撞上来，还不得捅两大血窟窿。咦呀。”建军的话把自己都吓住了，冷不丁地打了个哆嗦。

“那，咱们能不能绕道过去？”常乐天还是不甘心。

彭晓光插嘴道：“我看算了吧。要绕，又得多走两三百里。”

“那怎么啦，只要想走，多点路有什么了不起。”

彭晓光摇头：“乐天，就算咱们继续往前走，还能走多远？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大串联结束了。再走下去，没人接待，吃饭住宿都成问题。”

“那可是，没吃的，没住的，叫俺咋办？俺兜里可没钱。”建军应声附和。

“出来这么多天，跟家里没联系，也不知道我爸爸他们怎么样了。”

“可不咋的，俺也想俺娘了。”

看到晓光、建军一唱一和，乐天没了主意。他一屁股坐在他俩中间，赌气地说：“妈的，回就回。回到家，大不了老子躲在军区大院里不出门。可你们呢？回去以后，你俩怎么办？”

乐天的话戳到了晓光和建军的痛处，他俩为之一震，面面相觑。

是啊，回去了，造反派能放过自己吗？

(2)

明都的冬天，上空似乎总罩着一层薄云。十点钟过了，日头还躲在云层背后，像一团蒙蒙白翳。

天虽然阴冷，可八一八兵团指挥部的大会议室里却热闹得紧，日光灯嗡嗡作响，和人们的嬉笑声、议论声混杂在一起。从衣着上看去，会议室里有工人，有农民，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机关干部，还有两个佩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

会议室正面的黑板上，写了一排笔锋刚健的粉笔字：明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席会议。八一八总指挥马本清坐在主席台中间，左边坐着党委书记于海，右手挨着一位身形消瘦的军人。

“啪啪啪”，马本清用力拍拍巴掌：“请同志们静一静，啊，静一静。我再问一遍，红暴的代表来了吗？”

与会者们停止交头接耳，有的前后张望，有的左顾右盼，却无人回应。

马本清等了片刻，把头转向于海，悄声问道：“于书记，都过了十分钟了，咱们还等吗？”

于海环顾了一下会场，轻声说：“我看他们不会派人来了。你征求一下梁主任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咱们就开始吧。”

坐在马本清右边那位身形消瘦的军人便是于海提及的梁主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梁适华。文革伊始，他曾受上级委派，和省委副书记彭博搭班子，当过三江大学工作队的副队长。前些日子，明都召开全省范围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誓师大会，他又依照上级指示，上台揭发了走资派彭博的反动言行，从而被人们视为军队里的革命造反派。按照以往的规定，现役军人不容许涉足地方事务。今天，他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坐在这个造反派云集的会场上，还是部队领导委派的光荣任务。根据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下达的最新文件精神，人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大家坐位靠得近，马本清和于海的对话梁适华听得清清楚楚。说实话，当年在三江大学，他对红暴就没什么好印象，对孟庆元更是打心眼里讨厌。一个嘴上毛没长全的小子，今天炮轰这个，明天火烧那个，好像只有他革命，别人都是修正主义。尤其当工作队倒霉时，孟庆元得势便猖狂，揪住工作队不放，大会小会地批斗，恨不得置所有工作队员于死地而后快。哼，他不来正好，省得看到那张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小人嘴脸。

由于心怀成见，不待马本清发问，梁适华先表了态：“红暴的架子也太大了吧，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我的意见是不等了，咱们开会！”

嗨，到底是当兵的，钢钎打眼，直来直去。于海暗自高兴，孟庆元这家伙，不晓得天高地厚，也该有人治治他了。

说起来，于海认识孟庆元的时间并不长，接触的机会也有限。可几件事一出，让于海对孟庆元有了看法，也产生了警觉。譬如，在前几天召开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备会上，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孟庆元就抛出一份筹委会领导小组名单，把他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又如，为了从李铁山手上夺权，他竟然不择手段，利用人家男女间的私事，无限上纲，害得老李妻亡子散。李铁山也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院校的干部，过去在一起开过会、喝过酒，念及此，于海总有点物伤其类的感叹。然而，最让于海耿耿于怀的还是顾建国那档子事。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于海没想到，自己亲自出马找到孟庆元，那小子居然不讲情面，一定要他出具一份担保书，证明建国不是凶手，否则红暴就不放人。那天晚上从红暴私设的牢房里接建国时，于海看着都心酸，孩子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血污，不成人样了。

今天的会议，于海料定孟庆元不会来。上次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备会上，为了领导成员的座次和名额，几家造反派争得脸红脖子粗，也没争出个子丑寅卯，最终落得个不欢而散。然而，眼下全国的造反派们都在盯着各级权力，个个跃跃欲试，势在必得，可谓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在于海的建议下，八一八发出紧急通知，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与前次会议不同的是，今天的主角不是红暴，而是八一八造反兵团。济济一堂的与会者们，一大半是八一八下属兵团的负责人，剩下的也都是自愿与八一八联合的造反派首领们。果然不出于海所料，都过了预定时间十来分钟了，红暴还是没见影子。

听到梁主任的话，马本清点头微笑：“好。梁主任，那我们就不等了。”他手按桌子站起来，清清喉咙，朗声道：“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现在开会。今天的会议有三项内容，第一，请八一八兵团顾问、革命干部于海同志讲一下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二，请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梁适华同志转达人民解放军对革命左派的大力支持。最后，请同志们讨论一下刚才发下去的文件草案，进行民主表决，形成本次大会决议。首先，让我们欢迎于书记发言。”

掌声中，于海缓缓起身。他微笑着摆摆手，从桌上拿起一份报纸：“同志们，这是一份两天前的《八一八战报》，可能不少同志已经看过。上面转载了一篇文章，作者是老红军战士周赤萍¹⁹同志，文章的题目叫做《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这篇文章很精彩，我建议没看过的同志们好好看一下。这里，我给大家念其中的几句话。”

于海稍稍停顿了一下，照着报纸念道：“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党从延安、华东、华北派遣两万干部、十万军队进入东北。由于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所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就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到1948年秋天，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拥有十二个纵队，共一百余万人。正如林总所说的：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¹⁹ 周赤萍（1914—1990），开国中将。“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犯有罪行，免于起诉，退出现役。

于海放下报纸，微笑道：“同志们或许感到奇怪，我为什么要念这段话呢？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去年，我们八一八兵团还是一个局限于江南电讯工程学院的造反组织，只有上千名兵团战士。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揪出了走资派，打垮了保皇派，八一八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个多月来，明都地区的厂矿、学校，乃至全省范围内的大部分县市，都纷纷成立八一八下属兵团，还有许多造反组织与我们联合，自愿加入我们的队伍。根据兵团组织部的统计，到昨天为止，仅明都地区，我们八一八兵团的总人数已经达到百万之众。同志们，是不是正如林总所说的：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于海的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看着台下人们激动的神色，于海心头颇为自得。八一八之所以形成今日之规模，完全是靠了自己的谋划与策动。在他的引导下，顾浩田、顾建国父子率先在 5311 厂和三大附中成立了八一八分团。正值保皇派垮台、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一见有了榜样，各行各业的保皇组织纷纷改旗易帜，大大小小的八一八分团雪崩一般地涌向总部注册。看到这种状况，马本清和几个老兵团的头头还有点犹豫，不敢照单全收，生怕有人指责他们为了扩充实力而招降纳叛。他们找于海谈及此事，于海哈哈一笑，给他们讲了一件事，立马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于海说，当年八路十万入关，东野百万出关，从十万到百万，仅花了三年时间。多出来兵哪儿来的？告诉你们，有一半是收编的伪军、土匪、国民党起义官兵和俘虏，甚至还有投降的日本人。林总敢用敌人的兵，而保皇派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就这样，短短的时间里，八一八兵团急速膨胀，一举成为明都地区最大的造反组织。面对如此辉煌的成就，于海能不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吗？

待掌声平息，于海又从桌上拿起另一份报纸，表情也变得格外凝重：“同志们，不久前，上海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革命风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贺电，高度赞扬这一伟大的革命创举。《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发表了《编者按》。《编者按》明确地指出，造反派夺权，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几天前，《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

于海扬了扬手中的报纸：“社论上说，上海‘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全国造反派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目前，就我们明都地区而言，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可是，同志们也都清楚，随着走资派的下台，各地、各单位的领导机构基本陷入瘫痪，形成了一种全省范围内的权力真空局面。这种局面既不利于一斗、二批、三改，也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自下而上地从走资派手中夺权，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最新战斗号令。我们一定要坚决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夺权作为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马本清同志刚才提到的文件草案，就是我们明都地区造反派的夺权宣言。同志们回去后，要立刻行动起来，成立各个厂矿、学校、机关的临时夺权委员会，把人民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我们也将解放军的协助下，

组建省一级的夺权筹备委员会。为此，军区首长特委派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梁适华同志出席我们的会议，并指导我们的工作。下面，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梁主任讲话。”

热烈的掌声中，梁适华起立：“同志们，我代表明都地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向革命造反派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他挺直腰杆，端端正正地行过一个军礼，接着说：“刚才，于海同志的发言非常好，提纲挈领，简单扼要，阐明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这里，我要告诉同志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毛主席万岁！”

“解放军万岁！”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待会场安静下来，梁适华继续道：“对于人民解放军是否应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这件事，部队里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近期召开的一次军委碰头会上，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昨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不能犹豫，不能调和，不能中立……”

正当梁适华慷慨激昂之时，会场里闯进来一个年轻人。他头戴掩耳棉帽，脸上捂着大口罩，一路紧跑，直奔主席台。

马本清刚要站起来阻拦闯入者，于海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小马，好像是找我的。可能有紧急情况。”

果然，来人跑到于海身边，气喘吁吁地说：“于海爷，不，不好了。”

“建国，别急，慢慢说，什么事？”

“红暴占领了省委。他们，他们宣布夺权了。”

顾建国的话，不仅于海听见了，马本清、梁适华还有坐在前排的人都听见了。

几经交头接耳，会场变得骚乱不安，继而群情激愤，骂声一片……。

(3)

此刻，省委四楼小会议室里，孟庆元正翘着二郎腿斜靠在沙发上，和红暴的几个负责人开碰头会。

“孟老师，我们把省委的大印都拿来了。”那个经常跟在孟庆元身边的二道毛子女生兴冲冲地闯进来，在她身后，尾随着省委办公厅的秦秘书。

听到女孩的话，孟庆元连声喊道：“太好了。小王，快拿过来，我们看看。”

二道毛子女生连跨几步，解下肩上的黄书包，“哗啦”一声，把书包里的东西倒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孟庆元收起二郎腿，俯身看着茶几上滚来滚去的公章，两眼炯炯发光，也有点不知所措。

夺权？这就算是夺权了么？

去年年底，红暴挟万钧之力，摧枯拉朽，捣毁了红总总部和五纵纠察队。保皇派风声鹤唳，一朝倾覆，造反派所向披靡，一路飙歌。中央文革小组首长更是青眼有加，特意发来电报，表示支持与祝贺。也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孟庆元居然忽略了八一八的存在，更没有想到他们会趁机招兵买马，实力突飞猛进。眼看着八一八坐大，一举成为明都地区独占鳌头的群众组织，他再一次懊恼不已，没有抓住机会扩充队伍，白白让别人捡了便宜。

人的一生中，充满了挑战和机遇。有的人，在挑战前退却，有的人，在机遇前彷徨。而孟庆元不是这样的人，这一次，终于让他抢得了先机。当他得到八一八酝酿夺权的情报后，没有与任何其它派别商议，甚至瞒着贺延生和钟明，当机立断，率领红暴一举占领了省委，同时派出若干小分队，控制了省、市机关的重要部门。当然，孟庆元不是想独揽大权，而是要造成既定事实，在以后的权力分配中，他和红暴才有足够的本钱。随着文革的深入，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孟庆元的心也越来越大。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这颗日益膨胀的心究竟是雄心还是野心。

“孟司令。”那位曾经在省委门口和顾建军打过架的高个大学生亦是红暴的头头之一，名叫张向阳，由于他块头大，人们都叫他大张。他坐在孟庆元斜对面，看着满茶几滚来滚去的公章，不以为然地说：“按刚才商议的，咱们要以巴黎公社为榜样，新政权的名字叫‘明都公社’，那这些破烂东西还有什么用？”

“嗯，是没什么用处了。”孟庆元点点头：“但是，大张，主席说过，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只有收缴了这些旧公章，我们的新公章才能生效，才有权威，你们说对不对。”

“对，说的对。”

“夺权吗，就得把旧省委的大印夺过来。”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哈哈。”围坐在孟庆元身旁的一千人纷纷附和。

“你是省委的秦秘书吧？”孟庆元把目光转向小王身边那个中年男人。

“是，是。孟司令，我现在也是造反派了，在省直机关造反兵团当勤务员。咱们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痴长几岁，您若不嫌弃，就叫我老秦吧。”

“嗯，好。老秦，我问你，省委里有安全的地方吗？”

“孟司令，您指的是…？”

“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可以暂时存放这些公章？”

“噢，有，有。我们办公厅机要室有保险箱。”

“很好。小王，你跟老秦同志去，把这些公章封存在保险箱里。记得，一定要把保险箱的钥匙带回来。”

“好嘞。”

“还有，小王，从今天起，你就是明都公社的办公室主任。我们的大印可都要你来管喽。”

女孩兴奋得一脸通红，颤抖的手扶住厚厚的眼镜，又像敬礼，又像鞠躬，连声道：“孟老师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你去吧。”

看着小王和秦秘书离去，孟庆元收回目光，扭头招呼其他人：“来，来，同志们，咱们继续开会。”他拿起茶几上的几页纸：“我看，这份《告明都人民书》改得差不多了。大张，你辛苦一趟，马上到学校印刷厂排版，印发出去。”

“好的。印多少份？”

“要发到全省，少了不行。先印两万份吧。”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张向阳从孟庆元手中接过稿子，起身走出会议室。

“庆元哪，我还有一个问题。”说话的是一位略显富态的中年女人。

“欧大姐，什么问题？”

“刚才你念的那份公社执行委员会名单里，我们红暴的委员是不是太多了。主席教导过我们，要搞五湖四海吗。”

“欧大姐，那只不过是一份临时名单。”

孟庆元口中的欧大姐名叫欧娴，是三江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前曾担任过三江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孟庆元对这位老大姐颇为尊重，不仅因为她是第一个加入红暴的中层干部，也因为她拥有广泛的人脉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欧娴的话提醒了他，光凭红暴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执掌全省党政大权的，也容易给反对者落下话柄。不错，到底还是姜老的辣。

于是，他连忙补充道：“当然了，欧大姐说的对，我们一定要搞五湖四海。但是，搞五湖四海，也要争得人家同意才行。这样好不好，请欧大姐找钟明谈一下，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让她担任执委会的副主任委员。至于八一八的马本清，我也给他留了个副主任委员的位置，我会找个机会跟他谈谈。”

“这就对了。钟明和马本清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威信很高。执委会里没有他们，说不过去。我一会儿就去找钟明谈谈，她一定会同意的。”

孟庆元笑道：“那就麻烦欧大姐了。对了，还有一件事要马上做。为了大造声势，我们要拟几条醒目的标语口号，尽快地张贴出去。我想好了几条，譬如，热烈庆祝明都公社成立，一切权力归明都公社，红暴夺权好得很……”

“报告。”门外匆匆跑进来一个红暴队员，打断了孟庆元的话。

“什么事？”

“报告孟司令，大门口来了两卡车解放军，要进省委，说有重要任务。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请指示。”

听到这个消息，孟庆元略显吃惊，但他马上镇定下来：“走，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淮海路大门前，解放军战士们已经从卡车上下来。大约四十来号人，没带武器，整整齐齐地列了三排。一位干部模样的军人站在队伍前列，远看去，那人身形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虽然脸上有点沧桑，但年龄不会太大，估摸着，充其量也就是个营级干部。

孟庆元径直走到那位带队军人跟前，张口问道：“解放军同志，你们有什么事吗？”

军人闻言，“啪”地一个立正、敬礼，扯着喉咙应道：“我部奉上级命令，前来查封省委机要室和档案室，并接管省委办公区域的保卫工作。请造反派的同志们予以协助。”

“噢，查封？接管？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说的上级是谁？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对不起，我部奉命行事，其它的无可奉告。”

孟庆元脸色微变，皱起眉头。

他身边的一个红暴战士说：“孟司令，你看车牌，他们是明都军区的。”

孟庆元扫了军车一眼，依旧向对面的军人问道：“无可奉告？那好，请问，你们有公文吗？”

“没有。我们执行上级首长的电话命令。”

“很遗憾，光凭你口头的話，我们无法证实你们的身份。对不起了，我们不能让你们进去。”

“吆喝，人不大，口气不小。你是谁？你有这个权力吗？”

孟庆元来火了：“当然有！回去告诉你的上级，我们造反派已经夺了省委的大权，全盘接管了这里。”他扬起一只手，领袖般地用力一挥：“从今天起，一切权力归明都公社。”说罢，不待对方反应，转身就走。

“明都公社？”军人显然没有听说过这个奇怪的名号，看着离去的背影，大声追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叫什么名字？”

孟庆元头也不回：“红暴孟庆元。叫你们的上级来找我吧。”

(4)

天已经黑了。

常元凯家的客厅里，于海手托腮帮，合着双眼，默默地斜靠在沙发上，看上去像是在打瞌睡。可实际上，他一点睡意也没有。一天下来了，他的脑袋里还想着红暴夺权的事，剪不断，理还乱，如一团乱麻。

上午会议结束时，尽管他压住了众人的不满情绪，要他们依旧按照兵团的部署，回到各单位自下而上地夺权，但红暴的单方面行动还是令他感到极为愤慨，也感到深深的不安。孟庆元不按常理出牌，贸然占领了省委，彻底打破了他为八一八制定的作战方案。于海似乎察觉到一种危险的征兆，造反派要分裂了，红暴可能会成为未来最有威胁的对手。看得出，梁适华对孟庆元的行为也很生气，但作为解放军代表，他没有当场表态，只说马上向上级首长汇报。

文革搞到今天，于海看得清清楚楚，眼下当权派都靠边站了，刘少奇、邓小平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行将就木。毛主席命令解放军“支左”，是为了稳住全国大局，也是借助军队的力量帮造反派实现权力过渡。顾名思义，支左支左，谁能得到解放军的支持，谁就是左派，就能掌握新政权。反之，没有解放军的支持，即便夺了权，也是白忙活。于海很想摸摸底，解放军到底支持哪一派。可遗憾的是，他的级别不够高，和军区首长搭不上话。于是，吃罢晚饭，他来到常元凯家，想找老首长打探打探消息，即便拿不到第一手情报，至少也可以从侧面了解一下部队的态度。

“姐姐，你追呀，你追呀。嘻嘻。”

寂静的客厅里突然响起一阵嬉笑声，于海睁开眼，看到儿子跑进来，围着沙发转，乐涓跟在后面追，两人玩得很开心。前段时间太忙，除了通过几次电话，许久没到参谋长家了。于海怕齐大姐责怪，便摆出一付走亲戚的样子，特意带上爱人苏小伊和儿子于飞。于飞是他们夫妻俩收养的孩子，今年七岁了。小家伙挺聪明，只可惜刚上了一年小学，便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了。于海心想，也不知道这场大革命还要搞多久，孩子们就这样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岂不要荒废了吗。

“于海，来，给你泡茶。”

随着一声招呼，齐霏霏和苏小伊肩并肩地走进客厅。说实话，于海加入了八一八，成为造反派的红人，齐霏霏心里很是不满。一个参加革命这么多年的老同志，怎么和那些无法无天的年轻人搅和到了一起。尽管眼下造反派得势，齐霏霏在感情上还是接受不了。故而，她把于海一个人晾在客厅里，拉着苏小伊进了厨房。她俩躲在厨房里说了一阵子悄悄话，直到水烧开了，才回到客厅来。齐霏霏的冷淡，于海心里有数，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他拉开衣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九点。这么晚了，参谋长还没下班。

“谢谢大姐。”端起冒着热气的茶杯，于海沿边吹了吹，嘬了一小口，品了品味道，抬头说：“齐大姐，你这茶叶，放了有些日子了吧？”

把人家晾了半天，又胡乱找了点茶叶，齐霏霏也有点不好意思：“可不，我都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买的了。元凯的胃不好，不敢喝茶。我平时也不喝，放着放着就忘了。”

苏小伊一旁道：“齐大姐，你别理他。他这个人，吃喝讲究，才修正主义呢。”

“你看你看，我不过说这茶叶放的时间长一些，怎么就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了？”

“那你怎么知道茶叶的时间放长了？”

“这有什么难的，一品就品出来了。”

“这不就得啦，说明你嘴刁，喝好茶喝惯了。”苏小伊不依不饶。

“行啦，你俩也别斗嘴了。多大岁数啦，还像小孩似的。”齐霏霏笑着插进来：“我想起来了，这茶叶还是去年夏天你们来的时候买的呢。啊呀，是不是发霉啦？”

“还行，还行。”于海连忙打圆场：“下次我来，给参谋长带点正宗的祁门红茶。我认识一个老中医，对养生之道很在行。他说，胃不好可以喝红茶，红茶性温，养胃呢。”

“唉，算了吧，带了也没用，他记不得喝。这不，就连每天吃药，都得我给他想着呢。”

于海叹了口气：“参谋长啊，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习惯成自然了。”

齐霏霏苦笑：“还是你了解他。你瞅瞅，这都几点啦，还不见人影。平时也没见他回来这么晚过，让你等急了吧。”

“不急不急。哎，齐大姐，乐天呢？还在外边野哪？”其实，乐天他们出去长征，顾建国早就告诉过于海。他明知故问，不过等得无聊，没话找话罢了。

“他呀，出去长征了。臭小子，一个多月也没个信儿，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呸呸呸。齐大姐，哪儿有你这样说儿子的。”苏小伊嗔笑道：“我听说大串联结束了，没准儿过不了两天，乐天就回来了。”

三人闲聊的当口，走廊那头传来轻微的响动。乐湄耳朵尖，拔腿朝客厅外跑去，边跑边喊：“爸爸回来喽。”

于海不敢怠慢，连忙起身，紧跟着乐湄迎到门口。看见常元凯满脸疲惫，不禁关切地说：“参谋长，才下班啊。你也太辛苦了。”

“哦，于海，你来了。等了好久吧。”

“没关系，有些日子没来家，想参谋长和齐大姐了。”

“来，来，里面坐。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呢。”常元凯拉着于海的手，一同走向客厅。

常元凯之所以回来的这么晚，并不是工作忙，而是在等王副司令。傍晚时分，军区突然召开紧急党委会。常元凯不是党委委员，没资格参加会议。可王副司令让他留在办公室，说会议结束后可能有任务交代。果不其然，新任务来了。出乎常元凯的预料，这个任务居然和于海有关。同样也出乎他的预料，许久未见的于海居然主动找上了门。

走进客厅，常元凯跟女人孩子们寒暄了几句，便下了逐客令：“我和于海要谈谈工作上的事，你们都出去吧。”

齐霏霏一脸不高兴：“工作，工作，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除了工作，你还知道干什么？”

常元凯也显得有点不耐烦：“乱弹琴。不工作，你让我干什么？”

“干什么？”齐霏霏瞪了他一眼，看到丈夫脸上情绪不对，知道他又遇上烦心事，便放软了口气：“你吃晚饭了吗？”

“吃了，和王副司令一起吃的。”

“哼，啃了一肚子凉馒头吧。乐湄，去，给爸爸倒一杯热水，把碗橱里的药也带来。小伊，小飞，咱们走。不碍他们的眼，让他们谈工作去。”

(5)

转瞬间，客厅里静了下来，只剩下两个男人。

“坐，于海。”

听参谋长说要和他谈工作，于海不禁感到纳闷儿，自己身处地方院校，参谋长在军区机关，可谓井水不犯河水，有什么“工作”好谈了呢？他一时想不出来，只好一言不发，静坐在沙发上，等待着参谋长开口。

无独有偶，此刻，常元凯也在犯难，嘿然不语。

找于海谈话，是王副司令代表军区首长下达的任务。可他没料到于海就在家等他，尚未来得及做好准备。他之所以感到为难，是因为这个话不好谈，有的话能说，有的话不能说，还有一些话，得转弯抹角地说。他斟酌来，斟酌去，一下子不知从何说起。

诚然，毛主席、党中央发出命令，要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看似简单明了。然而，军队究竟站在哪一边，支持谁，抵制谁，镇压谁，却是个极难判断的问题。时下群众组织众多、山头林立，有的激进，有的温和，有的骑墙，可个个都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人人都标榜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这就使军区首长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支左”不行，这是中央军委的命令，可一旦“支左”支错了，那就不是小问题，而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再者，造反派的头头们多少都有点背景，有的甚至手眼通天，万一得罪了哪个，人家向中央文革小组参上一本，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常元凯如此小心谨慎并非庸人自扰，而是有前车之鉴。昨天上午发生的那一幕，令他到现在还心惊胆颤。事情的起因，源于几个月前那批上海红卫兵查抄的黑材料。这件事，可以说与他有关，也可以说与他无关。说与他有关，因为他为军区首长拟定了处理方案。说与他无关，因为他把球踢到了政治部一边。本以为那件事就这么悄然无声地过去了，直到昨天，中央军委办事处来了几个

人，手持军委密令，一副手铐铐走了中将军衔的政治部主任韩诚。军区保卫处的一个老战友私下里告诉他，那个倔老头触犯了天条，居然把一批涉及某位中央领导的黑材料隐匿在办公室里，被底下人写了检举信，东窗事发，命运堪忧。常元凯听闻，惊出了一身冷汗。惊恐之余，他暗自庆幸，那颗定时炸弹，终究让他躲过去了。而庆幸之余，他心里也闪过一丝负罪感，是自己把那颗定时炸弹传到了别人手里。

这一次呢，常元凯忧心忡忡，王副司令是不是又揣给他一枚定时炸弹？

“于海，有烟吗。”沉默了许久，常元凯终于开了口。

“噢，有，有。”于海从衣兜里掏出一包大前门：“参谋长不是戒了吗？”

“唉，有时候累了，还想抽一口。”

一番吞云吐雾过后，常元凯理顺了思路，直奔主题：“于海，有两件事，军区首长要我找你谈一谈，并希望通过你的协助，和八一八造反兵团沟通一下。”

于海窃喜，原来参谋长找自己，是奉了军区首长的命令，看来有戏啊。可他在常元凯面前不敢忘形，便故作谦虚道：“参谋长，我是你的兵，直接下命令吧。”

“乱弹琴。”常元凯似笑非笑：“你以为我不知道，老弟你如今手握百万雄兵，可比我威风多了。”

“参谋长开玩笑。不管怎么说，过去我是你的兵，永远都是你的兵。”

常元凯点头道：“于海啊，正是考虑到这一点，首长才让我找你。当兵出身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养育自己的部队，忘不了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

于海听了，热血上涌，“腾”地站了起来，坚定地说：“参谋长，请指示，我保证完成任务。”

“坐下，坐下。”常元凯流露出赞许的神色：“好，那我们就先谈谈第一件事。”

于海坐回沙发：“参谋长，你说吧。”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红暴和八一八抓了不少省里、市里的当权派，关押在私设的牢房里。当然了，革命群众这样做也有道理，一来防止走资派私下串供，二来方便召开批斗大会。可是，考虑到他们当中不少人岁数不小了，身体也不好，弄不好就会出事。近来，明都地区的一些县市已经出了十几起人命案件。在关押期间，有的干部自杀，也有的干部被活活打死。军区首长认为，既然中央要求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就应该把这件事管起来。具体的做法是，在军区设立一个临时看守所，把这些人集中起来，施行统一监管。你看，八一八能否带一个头，把关押的人都交出来。”

常元凯一边说着，于海的脑子一边飞快地转着。参谋长话音刚落，于海立马作出了决定，放人。这个决定来得如此果断，因为他早就把那些人当作烫手的山芋。他心里清楚，八一八的牢房里只关押了为数不多的省级干部，而且都是什么副书记、副省长、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统战部长一类的人。这些老家伙都是些二流货色，拉出来斗斗也就罢了，不见得都会被打成走资派。俗语说

得好，请神容易送神难。搞不好哪一天革命需要，他们又回到工作岗位上，到那时再放人，就显得尴尬难堪，搞不好留下后患。如今，军区主动提出接收他们，岂不正好顺水推舟，甩掉这些烫手的山芋。再者，军区首长为什么这样做，于海也是心知肚明。这些地方老干部或多或少都跟部队首长们有些渊源，有的是一同出来闹革命的老乡，有的是多年老战友，有的是儿女亲家。军区把他们弄去，说起来统一监管，实际上是提供变相保护。于海是聪明人，这一层窗户纸，他不想捅破罢了。另一方面，红暴倒是关押了不少重量级的人物，省委书记、常务副书记、省长都在他们手里。八一八带头交人，便把难题留给了孟庆元。只要是给那小子出难题，于海求之不得呢。

于是，于海毫不迟疑，立刻作出了回答：“这个事啊，我和兵团的领导商议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有把握吗？”

“有！”

“好，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第一件事谈得顺利，常元凯很高兴。然而，第二件事却非同小可，只能暗示，不能明喻，否则可能引火烧身。他稍稍停顿了一刻儿，又续上一支烟，不紧不慢地说道：“下面，我们再谈谈第二件事。红暴占领省委的事你知道了吧？”

“嗯，听说了。”

“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

“我们？”于海看得出，参谋长在玩太极推手。他犹豫了几秒，颇为谨慎地答道：“我个人认为，红暴的做法不妥。”

“怎么不妥？”

“他们单方面宣布夺权，直接占领省委，一没有征求部队首长的意见，二来置全省的造反派于不顾，三则违背了中央提出的‘自下而上’夺权的战略部署。”于海的回答看似平和，却一口气抛出了三顶大帽子，一顶重似一顶。

常元凯心中暗笑，果然和王副司令估计的一样，红暴把八一八得罪了。

他吸了一口烟，点头道：“不错，你的看法和军区首长的意见基本吻合。我回来前，军区领导刚刚开完紧急党委会，王副司令向我传达了部分会议精神。军区党委认为，第一，红暴夺权的动机是好的，但单方面宣布夺权的做法不可取。第二，夺权必须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部署，自下而上地逐级进行。尤其省一级的夺权，必须有解放军的介入，并得到党中央的批准。因此，军区党委责成省军区、各军分区及人武部派出专门工作组，与各地区各单位的革命左派联合，按部就班地夺权，确保各级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革命者手里。”

常元凯的一番话令于海喜出望外，连忙问道：“参谋长，这么说，红暴的夺权不做数了。”

“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军区首长需要我们做什么？”于海按捺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知道，下面的谈话该涉及到实质性问题了。

常元凯看了于海一眼，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便不再迂回：“中央军委发出文件，要求解放军在介入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担负起保护国家机密和保卫党

政重要机关的责任。今天，军区派了一个排的警卫战士到省委，任务是查封省委机要部门和档案，并在省委内执行保卫工作。可是，我们的战士被挡在省委大门外。据带队的警卫营长汇报，红暴占领了省委，他们不仅不让战士们进去执勤，还口出狂言，态度非常不友好。”

这个情况，于海倒是刚刚听闻，不禁心中来火，怒骂道：“妈的，连解放军都敢拦，他们也太胆大妄为了。”

“是啊。这件事的影响很坏，军区首长很不满意。不过，你也知道，部队有部队的纪律，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都不准和群众组织发生正面冲突。我们希望这个时候有人能站出来，做做工作，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省委，担负起保卫国家机关的责任。”

于海的眼睛亮了，参谋长的暗示，无疑代表着军区首长对他的信任和期许。协助解放军进驻省委，岂不正是投桃报李的好时机。况且，借此机会一石二鸟，可以名正言顺地将红暴赶出省委。

他再一次“腾”地起立，坚定地说：“参谋长，这件事交给八一八好了。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我相信你能完成任务。”常元凯也站起身：“不过，还有两点注意事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第一，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协助解放军进驻省委的过程中，你们务必谨慎从事，不可有过激行为。第二，军区首长希望知道这件事的人仅限于此，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

听到参谋长最后提出的两点注意事项，于海的脑子里莫名其妙地蹦出一句粗话，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看来，参谋长交代的事，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于海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轻声道：“参谋长，保守秘密没有问题。但八一八不是部队，是个较为松散的群众组织。我会按照部队的纪律，尽全力约束他们。不过，万一……”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们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人民解放军一定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常元凯伸出一只手，和于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过去上战场之前，他们也曾这样握过手，手心里传递着信任、托付与祝愿。

而今天的握手，尽管温暖如故，似乎还参杂了几许说不清、道不明的成分。

第四十五章 情懵懂乐湄赠鞋 意虚乱乐天救美

(1)

今儿是腊月二十八。按照老百姓过大年的习俗，二十八，把面发，家家户户贴窗花。

眼看春节快到了，老天爷也跟着凑趣，忙不迭地送来一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轻轻盈盈的白色精灵们，飘落在墙头屋檐，好似一坨坨蓬松柔软的面团；凝抱在枝头树梢，好似一帧帧晶莹剔透的窗花。

可惜的是，今年不同往年，老百姓们枉自辜负了老天爷的好意，没心思过春节了。这也怪不得他们，并非他们不想阖家团圆地讨个喜庆，而是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破除封建旧风俗，今年春节不放假！

城里人没辙，不上班拿不到薪水，只得依从上面的指示，破旧俗、立新风、抓革命、促生产，过个革命化的春节。而乡下人却没有这份觉悟和负担，谁当权也得过日子不是，辛苦了一个春夏秋冬，大人孩子们都盼着欢欢喜喜过大年呢。正是这个缘由，陈寄秋受了奶奶和小姑的指派，进城送年礼，置年货。于是，他起了个大早，搭头班长途汽车来到明都。

鹅毛般的雪花还在漫天飞舞，可寄秋并不觉得冷。从汽车站一路过来，肩头两袋沉甸甸的山芋居然让他出了一身汗。此刻，他站在明都军区家属区大门旁，静静地看着执勤哨兵在岗亭里拨电话。

“喂，常副参谋长家吗？…噢，我是南门警卫室。有人要找参谋长的女儿，说是她的同学。”

哨兵停顿了几秒，掉头朝外问道：“哎，小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寄秋。”

“喂，他说他叫陈寄秋。”

“好，好。”哨兵放下电话，走出岗亭：“小同学，你往边上站站。稍等一会儿，有人来接你。”

“谢谢你，解放军同志。”

“不用谢，这是我们的工作。”

几分钟后，大门口跑来一个小姑娘。一件臃肿的草绿色军大衣，也掩不住她苗条的身量。

“陈寄秋，陈寄秋。”

“哎，我在这儿。”

跑来的小姑娘是常乐湄，她跑得急，连噓带喘，脸色也有点潮红：“你，你怎么来了？”

“怎么，不欢迎吗？”

“瞎说。谁不欢迎啦？我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乐湄不知如何解释心里的惊讶，一时语塞。

“呵呵，不逗你啦。”寄秋微微一笑：“是小姑让我来的。”

“小芹阿姨？”

“是啊。快过年了，她让我来给你家送一袋山芋。”

“山芋？太好了。”乐湄拍起了小手：“你等等啊。”

她转身跟执勤哨兵说了几句话，回到寄秋身旁：“走，跟我回家。我来帮你拿。”随即弯下腰，试图拎起一只口袋：“哎哟，好重啊。”

“行啦，小姐。还是我来吧。”寄秋拉开乐湄的手，俯身抄起两只扎在一道的口袋，一前一后地负在肩头，看上去毫不费力：“走吧。前面带路。”

乐湄羞答答地缩回手，脸色愈发红艳。她瞟了寄秋一眼，欲语还休，转身引路。从北京串联回来后，她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个男孩。不知为何，她突然想到那条裤衩，穿过之后，连个‘谢’字都没说，自己悄悄地洗干净，收在衣柜里，也没还给人家。可怎么谢呢？怎么还呢？羞也羞死了。她越想越感到难为情，下意识地捂住发烫的脸，竟然一路无语。

终于到了家门口，乐湄推开门，娇声喊道：“妈，小芹阿姨让人送山芋来了。”

“外边冷，快进来吧。”

透过半开的房门，寄秋看见乐湄的妈妈在屋里招手。他把肩上的口袋撂在门口，解开上面的绳疙瘩，脱掉鞋，拎了一只鼓囊囊的口袋走进屋里，轻轻地放在乐湄妈妈面前，很有礼貌地问候道：“伯母好。钟老师和叶老师要我代他们向你们全家拜个早年。叶老师让我带来一袋山芋，说请你们过年时尝尝乡下的土产。叶老师还说，今年要过革命化的春节，就不登门拜年了。”

“哟，小芹这丫头，亏了她，年年都记得我们呢。回去告诉你们叶老师，她齐大姐也给他们拜年了。瞧瞧，这一身的雪。大老远的，还叫你跑一趟，谢谢你了。”齐霏霏连声感谢，伸手掸了掸寄秋肩头的雪，疑惑地问道：“哎，我好像见过你吧？”

寄秋笑笑，刚要回话，乐湄抢白道：“妈，瞧你的记性，你当然见过的。他叫陈寄秋，是小芹阿姨的侄子。小芹阿姨的婚礼上，就是他把我们带进去的。”

“哦，我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小芹还提到过，她侄子特别聪明，才上初中，就把高中的数学学完了，说的就是你吧？”

寄秋腼腆地低下头：“伯母，你不要信小姑说的。我只不过闲得没事，多看了几本书。”

“乐湄，你看看人家寄秋同学，不但学习好，还知道谦虚。你呀，整天就知道玩了。”

“妈。”乐湄撒娇般地腻了一声妈，不服气地嘟囔道：“谁一天到晚的玩了，人家不是也看书吗。”

“哼，看书？看的什么书啊？我问你，你枕头底下那本《红楼梦》哪儿来的？”

乐湄顿时神情紧张，抗议道：“妈，你怎么乱翻人家的东西。”

“什么乱翻，我要给你洗床单，无意中看到的。你说，哪儿来的？”

乐湄垂眉敛目，低声道：“从同学那儿借的。”

“你给我马上还回去。都什么时候了，还看这种书。封建糟粕，毒害青少年。你再敢看，我给你烧了。”

看到乐湄一脸委屈，眼泪都快汪出来了，寄秋连忙说：“伯母，你错怪乐湄了。《红楼梦》不是封建糟粕。毛主席说过，不看完《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三部小说，不能算中国人。毛主席还说，《红楼梦》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齐霏霏愣住了，吃惊地问道：“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怎么可能？”

“是真的。我在北京串联时，看到一份红卫兵的大字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²⁰，上面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大致上就是这么说的。”

“噢，真有这回事？”齐霏霏将信将疑，皱了皱眉头：“不过，就算不是坏书，你们也太小，不该看这样的书。”

乐湄感激地看了看寄秋，又瞪了妈妈一眼，嘟着嘴说：“老封建。不看就不看，我还给同学就是了。”

看到乐湄娘儿俩风平浪静了，寄秋微笑道：“伯母，我该走了。”

“哎，你忙什么，歇一会儿，吃过午饭再走吧。”

“不了。我还要到大舅家送山芋呢。”

“那你等一等。”齐霏霏抽身走进厨房，捧来一个纸包：“这是山东大红枣，老家乡亲前几天送来的。你带点回去给小芹。让她有空来看看大姐。”

“好的。我替小姑谢谢伯母了。”

“这孩子，真懂礼貌。乐湄，去，送送寄秋。以后常来玩啊。”

“哎。伯母再见。”

外面，雪还在下。雪花似乎小了一些，却变得密密麻麻。路上行人多了，脚印深浅纷杂，积雪半融，又粘又滑。

乐湄走在寄秋身旁，心头婉转，神情竟似极了林妹妹，颦眉楚楚，娇羞默默。刚才，要不是他帮着解围，真不知道如何对付妈妈呢。《红楼梦》是好书？毛主席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在北京串联的日子里，和他一起玩得多开心哪。他比哥哥小，可怎么那么聪明，知道的比哥哥还多呢？乐湄边走边想，一个不留神，脚下打出溜，差点滑倒。寄秋眼疾手快，一把揽住了她的腰。乐湄站稳了身子，不好意思地垂下头，正想说声谢谢，突然发现寄秋穿着布单鞋，鞋帮鞋面都湿透了。

²⁰ 俞平伯（1900—1990），散文家、红学家，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

哎呀，这么冷的天，穿一双湿布鞋，不要生冻疮吗。乐湄心生怜惜，眼珠一转，冒出个念头：“陈寄秋，你等会儿，我马上回来。”说完，不待寄秋回答，转身朝家里跑去。

寄秋不明就里，只得呆在原地等候。

不一刻儿，乐湄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双八成新的解放鞋。她把鞋放在寄秋脚下：“快，换上这双鞋。”

一股暖流涌上寄秋心头，嘴上却客气道：“不用，我不冷。”

“啰嗦什么，叫你换你就换。”乐湄一声娇斥。

看到女孩杏眼含威的一付军人风范，寄秋笑笑，只得依从。他蹲下身，换了解放鞋，站起来跳了跳。虽然鞋有点大，可系紧鞋带还算跟脚。

“行吗？”乐湄问。

“没问题。”寄秋原地转了一圈：“哎，乐湄，这双鞋是你哥的吧？”

“嘻嘻，是他的臭鞋。”乐湄莞尔。

“你给我了，他怎么办？”

“没关系，他臭鞋多着呢。”

“刚才没看见他，不在家吗？”

“他刚刚长征回来，在家里呆不住，到学校去了。就我可怜，整天呆在家里，无聊死了。”

“你不会去找文漪玩吗？”

“妈妈说外边乱，不让我出去。”

“那倒是，外边够乱的。这样，等过几天暖和了，你叫上文漪，出来春游，到我们涓山来。我们那儿有山有水，风景可好呢。”

“好啊，好啊。我一定去。”乐湄击掌欢呼。

两人相视一笑，触及对方欢喜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心中荡漾着一丝丝懵懂的羞涩……

(2)

顶着纷飞的大雪，常乐天低着头，脚步急促地走进三大附中校门。

校门已经无人看管，可他还是怕被人认出，没敢穿军装、戴军帽，而是套了一件不扎眼的旧棉猴，脑袋缩在帽子里，带了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警觉地瞟着左右。

长征回来快一周了。为了尽快结束全国范围的大串联，中央下令，只要红卫兵们返回原地闹革命，可提供一切交通便利。于是，那上千里的路，一步一步，他们走了一个多月，而回来，车轮滚滚，只花了不到两天的功夫。在火车站和彭晓光、顾建军分手后，乐天自己回到军区大院，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前

天，彭晓光打来长途电话，说爸爸妈妈都被抓走了，家也被封了。他进不了家门，也不敢打听父母的下落，便孤身去了上海，投奔姑姑家。姑姑、姑父都在东海舰队工作，目前还算安全。晓光带着哭腔说，如今他像个孤儿，无依无靠，更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不知何去何从，只能在上海住上一段日子，以后看形势再说。昨晚，建军也有了消息。他把乐天叫到军区大院门口，很得意地说，他已经反戈一击，弃暗投明，加入了八一八。于海爷让他给总指挥当警卫员，如今住在总部，吃得好、睡得香，待遇比五纵纠察队好多了。

一阵疾风吹来，旋起一团雪雾，上下翻滚，四面迷朦。乐天的思绪也像这团雪雾一样，原地兜着圈子，浑浑噩噩。回家后的一周里，他和爸爸没说过几句话，只有一句他听得真真的，你给老子在家老实呆着，过阵子消停了，送你去当兵。乐天当然想去当兵，这是他打小的梦想。可是，哪天部队才招兵呢？成天困在家里傻等，像坐牢一样，还不要腻死个人。听大院里的小哥们儿说，眼下明都的造反派闹分裂，自个窝里斗还忙不过来呢，早就把你们保皇派丢到九霄云外了。他终于按捺不住，趁爸爸不在家，跑到学校来探探消息，看个究竟。

埋头疾行，走到大礼堂半月形花坛前，乐天突然止住脚步。在鲁迅铜像一侧，他看见一个颇为熟悉的身影。那人手持大笤帚，左一下，右一下，正在吃力地扫雪。白雪的映衬下，他的一身红装格外耀眼醒目。那人似乎不愿被人盯着看，拖着大笤帚便走，隐到花岗岩基座背面。乐天顿生好奇，紧跟了过去。

红衣人无处可躲，转过身。皑皑白雪的反光投射到他的脸上，像《夜半歌声》里的幽灵，鼻梁青紫，两腮红肿，左眼还蒙了一块血迹斑斑的纱布。

“王老师？！”乐天一把扯下口罩，发出一声惊呼。

这个面容可怖的幽灵的确是乐天的熟人，当年的校团委书记，后来红极一时的保皇派红总政委王向荣。乐天细细看去，王老师身上套着面口袋一样的红衣红裤，居然是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拼缀而成。虽然衣裤缝得嘎七马八、粗针大线的，可看得出，造反派们还挺费心思，把袖章上的“毛泽东思想”都挖掉了。

“噢，常乐天。你回来了。”王向荣的嗓音有些嘶哑。

“王老师，你，你怎么啦？”

“这还看不出吗？”王向荣努力挤出一个苦笑：“造反派说我是跳梁小丑。我也变成了牛鬼蛇神，正在接受劳动改造。”

“那，你的眼睛…？”

“瞎了。”

“怎么弄的？”

“丛中笑那帮女孩子们打的。”

“妈的。”乐天愤声骂道：“一帮女生，下手这么狠？”

“唉…。”王向荣长叹一声：“这怪不得她们，是我们这些当老师的，言传身教，把她们培养成这个样子。”

“这怎么能怪你呢？”

“我不是常把雷锋的话挂在嘴边，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吗。”

“可那是，那是指真正的敌人哪。”

“哦，那你说说看，谁是你真正的敌人？”

乐天一下子被问住了。毛主席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可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呢？美帝，苏修、蒋匪帮？他们离得太远，面儿都见不着。文革至今，我们像乌眼鸡似的，整天斗来斗去，不都是把自己身边的人当靶子吗？但是，昨天的老师，昨天的同学，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敌人了呢？油然间，乐天感到气馁。革命，革命，连革命的“首要问题”都没搞清楚，革得他妈的哪家子命么。

于是，他像一个回答不出老师提问的小学生，耷拉下脑袋，嘴里嘟囔道：“我，我说不清。”

“呵呵。”王向荣哑哑地笑了一声：“说不清就对了，你要问我，我也说不清。不过有一点我才搞清楚，老话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仇恨，得到的必将是仇恨。于我而言，也算是报应吧。”

“报应？”一向满口革命大道理的王老师怎么突然变成这样啦？乐天不解地皱起眉头：“王老师，你还信这个？”

“怎么说呢？放在过去，我一点也不信，可现在，不得不信。”王向荣停顿了一下，左右瞧瞧，看到四下无人，问道：“乐天，你还记得毗卢寺吗？”

“当然记得，是我们破四旧，一把火烧掉的。”

“你知道吗，就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烈火熊熊，那个白眉老和尚坐在火光里，对着我伸出一根手指头，大喝一声，醒！我当时就被吓醒了，睁开眼，觉得左眼生疼。”

“王老师，你不会连梦都信了吧？”乐天虽然同情王向荣，却对他的话感到好笑，就算真做了那个梦，也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哼。”王向荣的鼻腔里冒出一声讥讽：“你还没听完，听完了，你也会信。”

怕王老师生气，乐天赶忙说：“王老师，你接着讲。我听，我听。”

王向荣把大笤帚杵在胸前，一只独眼茫然地看着远处，缓缓道：“第二天，我的眼睛一直不舒服。想起那个梦，心里不踏实，到了傍晚，我偷偷一个人，又去了一趟毗卢寺。咱们一把大火，把毗卢寺烧得精光，和尚们也都散了。可是，当我走到藏经楼，看到一个瘦干干的和尚在废墟旁打坐。他看见我就说，施主终于来了。我不解其意，问他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他自称是老和尚的徒弟，在此为师父诵经超度。我大吃一惊，难道老和尚死了吗？瘦和尚说，昨天你们离去后，师父当晚圆寂，临终前留言，明日有客来访，汝可将此偈语赠予来人。说完，瘦和尚给了我一张黄纸，转身走了。”

听到这里，常乐天不觉得好笑了，浑身上下竟暴出了鸡皮疙瘩。

他颤声道：“天哪，那个老和尚死了。可他，他怎么知道你会去？”

王向荣抬头望天，天上还在飘着雪花。他没有回答乐天的问题，脸上流露出敬畏与肃穆，口中喃喃吟道：“劫从念起，报由因生。曰非曰是，万般皆空。当处灭尽，当处出生。作梦中梦，见身外身。”

乐天听得懵里懵懂，忙问道：“王老师，你说什么？”

“黄纸上的话。”

“是什么意思？”

“你不会懂的。当时我看了，我也不懂。直到批斗会上，我的学生们打瞎了我的左眼，我才知道，这是我的劫，我的报。这黄纸上的话，也许是老和尚为我指点迷津。可是，我还没完全参透。等我明了之后，再……”

“王向荣，你他妈的不好好扫雪，在干什么？”

数米之外，猛然传来一声喝斥，斩断了王向荣的话。常乐天扭头一看，路边走来一帮佩戴“丛中笑”袖章的男女学生。

“乐天，快走，别让他们认出你。”王向荣低声叮嘱了一句，立马转身迎过去，嘴里呜呜咽咽地唱起了《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一定向人民低头认罪，低头认罪……”

对方人多，乐天不敢吱声，裹紧大衣，缩起脖子，快步朝大礼堂走去。

没走多远，有人突然喊道：“哎，那个家伙，是不是保皇派那个姓常的？”

不好！被他妈的认出来了。乐天心头一哆嗦，三步并作两步，推开礼堂大门，撒丫子就跑。

(3)

听到背后一阵急促杂乱的追逐声，乐天慌不择路，顺着大礼堂一侧的走廊飞奔。眼见到了走廊尽头，无路可走，突然发现右手有一扇门。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脚踹开，闯了进去。猛然收住脚步，他匆匆一瞥，里面还有两扇门，门上贴着男、女化妆室的标记，再往前，便是垂着几重侧幕的大舞台。乐天知道，躲进化妆室，必将死路一条。他急中生智，一个冲刺，跑到舞台另一端，隐身藏进紫红天鹅绒的大幕帷中。

乐天喘息未定，就听到追逐的脚步踢踏而来，夹杂着乱哄哄的叫骂声。

“哎，人呢？”

“狗日的藏哪儿啦？”

“你们几个，到这两间屋里搜搜。其他人，分头找找。”

乐天摒住呼吸，不敢动弹。转眼间，耳边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乐天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嘭嘭”的心跳。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准备殊死一搏。缓缓地，幕布被拉开一条缝，露出一张秀美的面容。

龚晓香？乐天不由自主地松开拳头。妈的，死就死吧，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出手打一个女孩子。

龚晓香也看见了躲在幕布里的乐天，大眼睛里露出一丝惊讶，接着顽皮地一笑。她伸出纤纤食指，立在红润的唇边，轻轻“嘘”了一声，随即松开幕布，转身离去。

“那里有人吗？”

“没有。”

清脆简洁的“没有”，犹如一声纶音，让乐天长长地舒了口气。

“喂，你们干嘛呢？”

“我们在抓保皇派的头头。”

“别抓了，赶紧集合，到校门口去。”

“干什么？”

“八一八和我们的人打起来了。全都跟我走，快。”

又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呼叫声，且行且远，渐弱渐息。

大礼堂里安静下来，可常乐天不敢马上出去。他耐心等了一会儿，觉得差不多了，正想掀开幕布，又听到舞台上传来一串急促细碎的脚步声。来人似乎很有目的性，径直走到他藏身的大幕前，静悄悄地停住脚步。

“出来吧，没事了。”

乐天撩开幕布，看见龚晓香俏生生地站在他面前。大礼堂没开灯，光线有点幽暗。女孩袅袅婷婷，唇边弯出月牙一般的笑，大眼睛里闪着星星一样的光。

过去，乐天没少见过这个女孩，还曾跟着妹妹乐湄到过她家，为她过生日，一起捉迷藏，吃蛋糕，看电影。在乐天的心目中，她不过是个活泼伶俐、能歌善舞的小姑娘，当然了，长得很好看。可今天，今天的感觉有点不一样。突然之间，小姑娘长大了，他也长大了。异性的吸引，青春的气息，荷尔蒙的骚动，令乐天紧张，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往日里那股什么都不在乎的劲头不见了，他居然变得心虚意乱，神情拘谨。

尴尬之下，乐天生硬地吐出三个字：“谢谢你。”

晓香双眸含笑，星波流动：“不用谢。”

乐天一时想不到该说些什么，又蹦出三个干巴巴的字：“我走了。”

“你别走。”

“干嘛？”

“外边正打架呢，你出去危险。”

刚才躲在大幕里，乐天听到有人招呼大伙儿去打架，可不知打架的缘由，便好奇地问道：“他们为什么打起来了？”

“我们贴的大标语被八一八篡改了。我们的人不干，就和他们吵，吵着吵着就动手了。”

“你说什么？八一八篡改你们的标语？”乐天觉得格外有趣，这倒是奇闻一件，只见过贴标语的，还没听说过改标语的呢，连忙问到：“他们怎么改的？”

“我们贴的标语是‘红暴夺权好得很’，他们把‘好得很’给改了，改成…改成…”晷香突然脸色绯红，话也变得吞吞吐吐。

“说呀，改成什么啦？”

晷香咬了咬红润的嘴唇，嗫嗫道：“改成‘好个屁’。”

尽管晷香最后那个“屁”字的发音又轻又细，乐天还是听清楚了，他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哈哈，改得好，改得妙，改得呱呱叫。红暴夺权就是好个屁。”

“瞧你，轻一点，也不怕别人听见。”

看到眼前女孩娇羞而略带嗔怨的可怜样，乐天心里一动，连个‘屁’字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她怎么会参加造反派呢？顿时，他想到王老师被一帮丛中笑的女生打成那种惨样，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不敢相信，像晷香这样的女孩，能下得了那般狠手吗？

不知不觉，他又变回以前的他，用一种嘲弄般的语气问道：“哎，你怎么开小差啦？”

晷香瞟了乐天一眼，不解地问道：“什么开小差？”

“你不去帮丛中笑的战友们打架，怎么自己跑回来啦？”

晷香睫毛低敛，小声答道：“我怕。”

“有什么好怕的？”

“我怕看见同学打架，头破血流的，吓死人了。”

“你们造反派不是号称五不怕吗。你既然怕，那干嘛要参加造反派？”

“又不是我要参加的。”

“难不成，是被他们强迫的？”

“也不是。”晷香抬起头，细长的睫毛忽闪了两下：“要怪，就怪你们。”

“咦，怎么怪到我们头上了？”

“我…，你们骂我是狗崽子，不让我当红卫兵呗。”

“那…”乐天强词夺理：“就算我们不要你，你也可以当逍遥派吗。”

晷香目光迷蒙，喃喃道：“我不想当逍遥派，我想和同学们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从小，我就喜欢跳舞，只要能跳舞，让我干什么都行。你们不要我，钟明不嫌弃我。钟明说，跟着她，我就可以留在宣传队，就可以继续跳舞。”

乐天哑口无言了。喜欢跳舞？就为了这么个破理由，傻不傻。

突然，大礼堂走廊上传来脚步声和嬉笑声。

“哎呀，有人来了。我该走了。”乐天拔腿要走。

“不行，出去危险。你跟我来。”畹香拽住乐天的袖口，走向舞台侧面。来到一架直上直下的铁梯前，她停住了：“来人是我们的宣传队的，马上我们要排练节目。你爬上去，顶上有一小块地方，还有一个小凳子，是给打追光灯的人用的。你藏在上面，谁也看不见你。等我们排练完了，我帮你出去看看，安全了再走。听见没有，快点，他们快进来了。”

看到畹香焦急的神色，听到越来越远的脚步声，乐天来不及多想，手脚并用，顺着梯子“嗖嗖”地爬了上去。

(4)

“啪”，幕前灯亮了。舞台上一派光明。

过去，常乐天没少看过宣传队的演出。当年保皇派红总也有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学校、工厂、农村、部队的到处搭场子，名气还挺响。演员们抹着红脸蛋儿，穿着清一水儿的绿军装，腰扎武装带，手捧红宝书，跳起舞来，挥拳跺脚，昂首挺胸，活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似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看演出，整个大礼堂就他一个观众，而且高高在上，俯视整个舞台，眼睛好像追光灯，定格在一个身影上。

脚下，八个女孩儿正在跳《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也怨不得乐天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八个女孩中，只有畹香，最为夺目，最吸眼球。由于是排练，女孩们都没有扮装，衣着随意，素面朝天。畹香脱掉了棉袄，露出米黄色的细绒毛衣。雪白的衬衣领翻在外，勾勒出一段天鹅般的修长脖颈。乌亮的辫子盘在脑后，衬托出一张凝脂般的秀美面容。毛衣有点瘦，紧紧裹住女孩的身腰，凹凸有致，令人感到一种无言的张扬与挑逗。随着轻盈的骑马步伐，她胸前曲线波动，像一团柔软的白云。随着欢快的音乐节奏，她脸上笑容荡漾，像一朵灿烂的鲜花。乐队演奏出一支又一支舞曲，《北京有个金太阳》，《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洗衣歌》…。她身合韵动，化成一条条阴柔的线条，化成一缕缕梦幻的轻雾，翩跹，起伏…。

看着看着，乐天眼前一阵迷糊。畹香说，她喜欢跳舞，她真的喜欢跳舞吗？为什么在自己眼里，她不是在跳舞，也不是在诠释这些歌曲里的政治含义，而更像是一种放纵，一种宣泄，一种自我陶醉。看着沉浸在音乐旋律中的畹香，他又想起了满脸伤痕的王向荣。畹香是狗崽子，王老师是跳梁小丑。那如今的自己呢？不也是个落荒而逃、无处栖身的可怜虫。畹香傻吗？她不傻，她在莫名其妙的舞蹈里找到了心灵的寄托。王老师可笑吗？不可笑，他从老和尚的胡说八道中找到了命运的归宿。头一次，乐天不乐天了，他为自己感到悲哀，感到失落。兴许，自己才傻，自己才可笑呢。因为他找不到路了，跟彭晓光一样，他也在荒野上徘徊，成了一只迷途的羔羊…。

“不好啦，八一八打过来了。”

一声刺耳的尖叫，惊醒了胡思乱想的常乐天。他朝礼堂入口望去，几个人惊慌失措地跑进来，用身体反顶住礼堂大门。紧接着，大门外传来一阵阵猛烈的撞击声、挤压声。几番较力之下，里面的人支撑不住，丢盔卸甲，弃门而逃。礼堂门轰然大开，一群人“嗷嗷”地闯进来。一团团拳头大的雪球，像集群手榴弹一样，在人们头顶开花，在礼堂上空绽放。

看到台下一帮如狼似虎的八一八斗士，宣传队员们被吓坏了。女孩儿们围作一团，人人花容失色，索索发抖。乐队的伴奏也嘎然而止，队员们拎着乐器跑上舞台，个个面色苍白，惊恐万状。但是，怕归怕，男孩子们还有点骑士风度，把女生们围在了当间，充当起护花使者。

“弟兄们，上！打这些狗娘养的。”

一声令下，十几个年轻人跳上舞台，皮带、棍棒一起来，朝着站在外围的乐队队员身上招呼过去。

舞台上发生的事，常乐天看得清清楚楚。毕竟同学多年，打人的人和被打的人，他大都面熟。打人的一方，有不少是红总五纵的，有几个还是纠察队的铁哥们，如今都换上了八一八袖章。而被打的一方，基本上是从中笑的宣传队队员，有不少挂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头衔。那个怀抱手风琴的男孩叫董和平，父母是右派；那个手握笛子叫薛涛，爷爷是个大资本家；那个拎着胡琴的瘦高挑儿是个高三生，过去是校榜样，听说要保送到清华，没想文革一来，大学关门了，他爸爸也从政协常委变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

转眼间，舞台上乱作一锅粥，哭叫声、乞求声、怒骂声响成一片。

“都给我住手。”

半空中一声大喝，震惊了舞台上的少男少女。飞将军自天降，一个黑影顺着铁梯子快速下落，飞奔到众人面前。

“常乐天？”

“哎，你小子打哪儿冒出来的？”

“你他妈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告诉哥们儿一声。”

乐天嬉皮笑脸，拍拍这个，捶捶那个，大大咧咧地和往日的老朋友们打着招呼。人群中，他看到了他想找的人，顾家老二，顾建国。

“嘿，建国，长本事了啊，鸟枪换炮了吗。”乐天脸上挂着揶揄。

乐天口气里的嘲讽，建国岂能听不出来。当初反戈一击，事先也没跟乐天他们打一个招呼，建国心里终究有点愧疚。可在众人面前，他又不想低三下四，便讪讪笑道：“乐天，我没啥本事。于海爷说，只要方向对头，路线正确，要什么有什么。”

妈的，乐天暗骂，当了叛徒，还搬出于海叔叔当挡箭牌，这小子越来越犷头。可人家如今是附中八一八的头头，怎么也得给他留点面子。于是，乐天满不在乎地走到建国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压低声音说：“建国，告诉你们的人，想打架找红暴去，那才是好汉。打这些人不算本事，差不多就行啦。”

其实，建国早就看到人堆里战战兢兢的龚畹香，也舍不得这小妮子受人欺负。让他想不到的是，乐天居然开口求他了。正好，借坡下驴。建国便点头应道：“中，听你的。”

建国扬起胳膊，清清喉咙，大声说：“战友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复地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今天的事，是丛中笑挑起的，他们是罪魁祸首，我们迫不得已，只得自卫反击。现在，敌人逃跑了，投降了。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优待俘虏。现在我宣布，丛中笑的人立刻滚出大礼堂。从今以后，大礼堂归八一八兵团所有。”

在一片“嗷嗷”的鬼吼鬼叫中，宣传队员们急急捡起散落的衣帽、乐器，一个个狼狈不堪，灰溜溜地走下舞台。

乐天依旧满不在乎地与昔日伙伴们称兄道弟，拉拉扯扯。但他的眼睛没闲着，余光射向那个刚刚救了他，又被他救了的女孩。

猛然间，畹香转过脸，四目相视，他看到了她唇边凄美的微笑，也看到了她眸中闪动的泪花…。

第四十六章 造反派反目成仇 臭老九苦中做乐

(1)

“同志，我买一瓶酒，一斤白砂糖，一斤二两花生糖，两包香烟，红双喜的。”排了个把小时的队，虞梦兰终于挤到柜台前，一口气报出了要买的年货。

“票呢？”

“给你。”她把攥在手心里的几张纸片递到售货员眼前。

过去，龚家是甘妈当家，年货都由老太太亲手置办。可如今老太太腿脚不便，挤不进这乱哄哄推来搡去的长队，眼神也不济了，分不清那些五花八门的票券。这年头供应紧缺，买什么都得凭票。平日里，有粮票、布票、肉票、盐票、油票、煤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到了过大年，又发了豆制品票、花生糖票、带鱼票、白酒票…。虽然每个人头只发半斤带鱼票、二两花生糖票，一家一户才有一张白酒票，但总算好过自然灾害的那几年，人们的年夜饭上还能见到点酒肉荤腥。这些指甲盖大小的纸片片，梦兰都要在家里理顺了，才敢出门。要是等到挤到柜台前，再翻来找去的，不出错才怪呢。

“不行，你不能买红双喜。”

怕出错，还是出错了。梦兰不知何因，忙问道：“为什么？”

“红双喜是甲级烟，你的票是乙级的。”

“哦，对不起。”梦兰搞不清甲级、乙级的差别，本想着过年了，哪怕家里经济拮据，也要给逸凡买两包彩头好的香烟，除除晦气，没料到她的烟票级别不够，攀不上红双喜。她略略打了一个顿，轻声轻气地问道：“请问，乙级能买什么烟？”

“筒装前门、飞马、光荣、恒大…”

售货员虽然面无表情，倒还有耐心，干巴巴地报出一串香烟牌子。可后面的人不干了：“喂，你怎么回事？买不买？不买让开。”

梦兰不敢耽搁，连声说：“买，买。就飞马吧。”

“一共两块八毛七。”

攥着找回来的零钱，抱着一堆刚买的东西，梦兰挤出人群：“雪素，来，帮妈妈拿着。”

“哎，来了。”

雪素迎上前，接过妈妈搂在怀里的一瓶酒。

“妈，这是什么酒啊？连牌子都没有。”看着光溜溜的酒瓶，雪素感到奇怪。

“妈也不知道，票上写的是白酒，就该是白酒吧。哎，你二姐呢？”

“她跑到外边看人家贴大字报去了。”

“这个丫头，一会儿都消停不下来。去喊她，咱们还要去菜场呢。”

梦兰话音刚落，就见二丫头文漪拎着空篮子，火急火燎地跑进副食品店，一边跑一边大呼小叫：“妈，快走，外面打起来啦。”

近日来，明都街面上气氛紧张，武斗频出，到处都是“还我战友，血债血偿”一类的吓人标语。三大校园里也是小道消息不断，每天都能听到有人被绑架、有人被打伤的传闻。听文漪说外面打起来了，梦兰一颗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她赶忙从文漪手中接过篮子，把怀里的东西放进去，像老母鸡一样，护住两个女儿，贴着门框往外溜。哪知刚踏出大门，就看到打斗的人群汹涌而来，仿若一群被捅了窝的马蜂。见势不妙，梦兰赶紧带着孩子逃回到副食品店里，寻了一处墙旮旯，透过贴着破烂大字报的橱窗缝隙，偷偷向外张望。

两拨打斗的人马中，一群人穿着杂七杂八的衣裳，模样都很年轻，看上去像大学生，另一伙头戴柳条笆斗帽，身穿劳动布工作服，各种年龄的都有，看上去是产业工人。两拨人大都赤手空拳，三三两两地捉对厮杀，你来我往，拳打脚踢，混战一团。还有几个壮汉拿着棍棒，围堵着一个高个大学生。高个大学生手抡一只铁皮浆糊桶，身子转成陀螺一般，以期抵挡棍棒的夹击。但围攻者人多势众，占尽上风，打得他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大张，坚持住，我们的人来了！”

高个子大学生扭头一看，三江大学方向压过来一团乌泱泱的人群，火焰般的“红色暴动队”战旗迎风猎猎。

“奶奶的，屁匪，有种别跑！”眼见援兵到了，被唤作大张的高个子大学生立马勇气倍增。

“臭暴徒，日你妈！”趁其分神，背后的围攻者突然发难，朝着大张后脑勺狠擂一棍。大张吃痛，“嗷嗷”狂叫，挥舞着铁皮桶，拼命地追打身边的围攻者，逮谁咬谁，活像一条红了眼疯狗。

自从八一八和红暴分裂后，原来的革命战友成了冤家对头，相互的称谓也变得火药味十足，和国共内战时的“共匪”、“蒋匪”大有一拼。因为八一八声称“红暴夺权好个屁”，红暴取其“屁”字，把八一八的人叫做“屁匪”，而八一八不甘示弱，取其“暴”字，将红暴的人称作“暴徒”。转眼间，前来增援的“暴徒”们围住了“屁匪”，内外夹攻，形势顿时逆转。“屁匪”们寡不敌众，纷纷夺路而逃。

一个中年“屁匪”左突右冲，闯不出包围圈，情急之下，转身逃进副食品店。他跑得太急，被门槛绊倒，跌了一个大马趴。几个年轻的“暴徒”一拥而上，对着他拳打脚踢。中年“屁匪”试图站起来，在狂风暴雨般的拳脚下东倒

西歪，跌跌撞撞地逃向梦兰娘儿仨躲藏的墙旮旯。看到那人脸上血呼淋啦的可怕相，雪素吓坏了，一个劲地往妈妈怀里躲。年轻的“暴徒”们扑过来，连推带搽，连拖带拽，把中年“屁匪”撂倒在地。冲撞之下，雪素手中的酒瓶子没拿稳，跌落到水泥地上，攒成碎片。锋利的玻璃碴子划破了中年“屁匪”的皮肉，地面上白酒潺潺、血丝缕缕，空气中飘起浓烈的酒精味。

此情此景，把副食品店里排队购年货的人们都吓呆了，一个个僵在原地，不敢出声。一位老大爷正在点香烟，惊恐之下，手一哆嗦，燃烧的火柴掉下来，恰好落在脚下的白酒上。说时迟，那时快，蓝莹莹的火苗一窜而起，倒在地上的中年“屁匪”立马变成一团火球。他不停地翻滚，试图压灭身上的火苗，却沾上了更多的烈酒，火越烧越旺。

毒火燎燎，哀嚎厉厉，令围观者肝胆俱裂。人们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尖叫着夺门而逃。梦兰紧紧搂住两个女儿，想跑，却觉得浑身脱力，一步也迈不出去。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文漪发威了。她从妈妈的臂弯里挣脱出来，一把抢过妈妈手中的篮子，“哐叽哐叽”，砸碎了橱窗玻璃。剧烈的撞击下，篮子散架，里面的年货撒了一地。她扔掉篮子，转身拉过雪素，大声喊道：“妈，快跑。”

梦兰慌得六神无主，听到文漪的喊声，不及多想，紧跟着女儿们从橱窗破洞里跳了出去。娘儿仨一口气奔出数十米，实在跑不动了，停下脚步，弯腰屈背，大口大口地喘气。待气息稍定，回头看看，三个人都惊呆了。那家副食品店已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梦兰紧紧抱住两个女儿，眼泪哗哗地淌了下来。好险哪，若不是文漪急中生智，砸出一条生路，她们娘儿仨必将葬身火海。

“妈妈，那个叔叔会烧死吗？”雪素抬头看着妈妈，大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妈妈不知道。”梦兰心有余悸，连连暗诵“阿弥陀佛”，籍以镇定自己。

“如果叔叔死了，是不是我害的？”

“呸！”文漪一声娇斥，伸出食指，点向雪素的额头：“乱想什么！干你什么事？”

“我…，我把酒瓶摔破了。”

“瞎说，那是别人撞你的。还有，就算你不小心摔破了酒瓶，火又不是你放的，跟你有屁的关系。”

雪素眨了眨噙着泪花的大眼睛，长长地吁了口气，突然发现了什么，惊叫道：“啊呀，二姐，你的手流血了。”

文漪瞄了一眼，把手一甩：“没事，玻璃划的。”

“快给妈看看。”一番祷告后，梦兰终于平定下来。她轻轻拉过文漪的手，蹲下身，仔细查看女儿划破的伤口：“还好，划得不深。”她从衣兜里掏出一方手帕，小心翼翼地包在女儿手上，心疼地说：“你呀，干什么都这么莽撞。”

“妈，对不起。过年的东西都让我弄丢了。”

“傻丫头，东西要紧还是命要紧？”

“当然命要紧。嘿嘿……”文漪憨憨一笑：“不过，花生糖也蛮要紧的。”

梦兰爱怜又无奈地苦笑道：“什么时候啦，亏你还想着花生糖。你说你，到底是个丫头，还是个小儿子？”

“妈，奶奶说，二姐是个假小子。”

“臭雪素，当心我修理你。”文漪佯装着举起手，猛地牵动伤口，不禁“哎呦”了一声。

“别闹了，快回家。你的手还要上点消炎粉呢。”

说罢，梦兰直起身，目光再次投向那家副食品店。店铺还在燃烧，马路上围了不少人，端着脸盆，拎着铁桶，七手八脚地向里面泼水。杯水车薪，火势依旧，只激起了一团团乳白色的轻烟和雾气。就在这时，马路尽头红灯闪烁，传来“呜呜呜”警笛声。

阿弥陀佛，救火车来了。梦兰双掌合十，默默祈祷。上天有眼，佛祖保佑，但愿那个可怜人能逃过一劫。

(2)

可惜，佛祖似乎睡着了，没有听到人间一个弱女子的祈求。那个可怜的“屁匪”，被无情的大火烧成一坨黑黢黢的焦炭。大火还捎带走另一个无辜的亡灵，一位被踩踏致死的老太太。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却如了一个男人的愿。这么多天，他就在等候着这个时机。

午饭过后，江南电讯工程学院突然拉起警报，不是救火车的警报，而是凄厉的防空警报，尖锐悠长的响声惊天彻地，震人心弦。紧接着，架设在“反帝”、“反修”两座大楼顶端的高音喇叭播放出骇人听闻的消息：“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连日来，明都公社的暴徒们频频挑起事端，打伤了我们许多战友。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暴徒们又一次放火行凶，残忍地烧死了一位汽轮机厂的八一八战士和一位无辜的老人。暴徒的罪恶行径令人发指，令广大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兵团指挥部决定，向暴徒们讨还血债的时候到了。八一八的战友们，请大家携带好自卫武器，到反修楼前广场紧急集合。紧急通知，紧急通知……”

于海站在党委会议室的大玻璃窗前，看着楼下广场上蚂蚁般涌动的人群，脸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

自从那天在常元凯家里谈过话，他一直没闲着，绞尽脑汁，思索着如何完成参谋长暗示的任务。毫无疑问，利用八一八的力量，将红暴赶出省委大院，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这个任务不仅涉及到八一八的生存与前途，也和他个人的政治命运密切相关，即便参谋长没找他，他也会主动这样做的。当然啦，有解放军的支持，有军区首长做靠山，于海更加有信心、有把握，因为在

这场“支左”、“夺权”的博弈中，八一八已然占据了赢面。但是，于海心里也清楚，孟庆元不是一般人，他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挂了号的造反派领袖。对付这种人，一定要小心谨慎，并留有余地。再者，参谋长最后提出的两点注意事项，有些诡谲，话里话外，都透露出一个信息，军区首长不想承担“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责任。换句话说，不出大事则已，一旦出了大事，那帮老狐狸一定会撇清自己，找人顶缸戴罪。因而，要把红暴赶出省委，绝不能授人以柄，一定要有理有节，一定要师出有名。

确定好基本策略之后，他从两方面入手，开始了大战前的准备工作。

显然，完成这个任务的首要工作，是掌控住兵团总指挥马本清，并通过他发号施令，调动八一八的百万大军。于海心里非常清楚，一个钟明，一个马本清，鉴于两人在明都地区造反派中的名声和地位，孟庆元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拉拢他们。果然，红暴夺权的第二天晚上，孟庆元就找到马本清，许给他一个明都公社执委副主任的头衔，并告知，钟明已经接受了邀请，成为明都公社的领导成员。幸亏于海抢先一步，在八一八领导层透露了军区党委会议的精神，并指出红暴夺权的非组织性和非法性，马本清才没有上当，断然拒绝了孟庆元的诱惑。眼下，马本清已经和红暴彻底决裂，跟于海坐在一条船上，同舟共济了。

于海精心策划的第二件准备工作是挑起冲突，扩大八一八与红暴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他授意《八一八战报》刊出系列文章，从路线高度指责红暴破坏毛主席“自下而上夺权”的战略部署，从个人角度隐喻红暴某些头头有篡夺省里领导权的狼子野心。同时，他还在暗里唆使顾浩田、顾建国父子带头发难，到处张贴“红暴夺权好个屁”，“明都公社命不长”一类挑衅性的大标语。短短几天过后，两派就变得势同水火，摩擦升级，武斗接二连三。

于海的策略奏效了，于海等待的时机来到了。红暴终于摊上了大事，人命关天，恶迹昭彰，罪责难逃。此乃天赐良机，八一八可以理直气壮地出兵，直捣黄龙，缉拿凶手，为烈士报仇。其实，于海心里明镜似的，“为烈士报仇”无非是个幌子，那位工人的死亡可能是个意外。派去调查的人回来汇报说，现场目击者众说纷纭，但大都证明只看到红暴打人，至于谁放的火，没人说得清楚。然而，人是红暴打的，而且死了，无论什么人放的火，这个屎盆子也得扣在红暴头上。死了人，而且殃及无辜的老人，于海心里自然有些难过。在他的战前计划中，并不曾设想过这种惨状，只不过他左右不了意外的发生。就像战争年代参谋长常常引的克劳塞维茨那句话，即便策划得再周密，也不能排除偶然性，而战争中是不会缺少偶然性的。

这也许是天意吧。于海看见楼下广场上随风飘动的白幡、黑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代之以些许伤哀。死亡，为八一八的行动增添了悲壮的色彩。

“于书记，汽轮机厂和 5311 厂的工人师傅们都来了。”

于海扭过头，看到马本清带着顾浩田和一位满脸戾气的中年人走进会议室。在他们身后，跟着总指挥的警卫员，精气神十足的顾建军。

于海上前与二位师傅一一握手，表情严肃地说：“田师傅，顾师傅，情况紧急，我就不多说客套话了。田师傅厂里的战友牺牲了，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今天召集工人师傅们一起行动，一来为烈士讨回公道，二来向明都人民展示工人阶级的力量。下面，我来说一下今天的战斗部署。大家跟我来。”

自从于海加入八一八之后，原来设在“反修楼”的指挥部也换了地方，搬进宽大明亮的校党委会议室。众人尾随着于海，来到会议室一侧的沙盘前。这个沙盘是新做的，比原来的大多了，囊括了明都的交通要道和重点建筑群。于海拿起一根细长的讲鞭，在沙盘上指指点点，很有点沙场点兵的将军风范。

“田师傅，这次行动，以你们汽轮机厂八一八兵团为主力，主攻方向是省委淮海路大门。我校八一八兵团作为你们的侧翼部队，主要负责扫清外围，阻击来援之敌。”

“行。你等着瞧好吧。”怒容满面的田师傅右拳砸在左掌上，杵臼相震，浑如金刚捣碓。

“顾师傅。”

“到！”毕竟当过兵，顾浩田依旧保持一付军人本色。

“你带领 5311 厂和其它工厂的人佯攻省委东大门。不必多费力气，只要夺下省委车队就行。记住，给我看好省委里的汽车，一辆也不能放出去。”

“是！”

于海左右看了一下：“哎，徐海峰呢？”

“俺看见徐副总指挥在广场上，集合队伍咧。要不要俺去把他喊上来？”顾建军插了一嘴。

于海口中的徐海峰，就是建军口中的八一八副总指挥。徐海峰是个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原来在学院校办工厂工作，又算得上工人阶级，故而八一八成立后，他被学生们选入领导班子。于海见他敢冲敢打，且颇有组织能力，便力举他当了马本清的副手，专门执行一些棘手的任务。

“不必啦。顾浩田，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抽出一个精干小分队，在攻打明都公社的同时，把红暴私设在三江大学的牢房抄了。最好找一批复员军人，不要打出八一八的旗号，悄悄地行动，争取速战速决。得手之后，让他们拿着这封介绍信，把里面关押的人秘密转送到明都军区的临时看守所。”

“是！保证完成任务。”

“总指挥，你看看，还有什么补充意见。”在众人面前，于海刻意称马本清为总指挥，以示对这个年轻人的尊重。

马本清挠挠脑袋：“于书记，我记得省委西面还有一个门。派谁去进攻那里？”

“哦。”于海微微一笑：“我没安排人进攻那座门。”

“为什么？”

“这次战斗和上次围攻保皇派的战术不同。上次是围而不打，这次是打而不围。我们采用老祖宗留下的法子，围三阙一。”

看到众人不解的神色，于海解释道：“围三阙一，是《孙子兵法》中用兵八法之一，意思是包围敌人时要虚留缺口，给他们留一条生路。”

那位来自汽轮机厂的田师傅发火了，气呼呼地喊道：“给狗日的留生路，那我们怎么报仇？”

“田师傅，你准备怎么报仇？”于海皱起眉头。

“抓住凶手，让狗日的偿命。”

“不错，这是我们发兵的目的。可是，如果红暴不肯交出凶手呢？”

“不交？”田师傅咬牙切齿：“那就杀进去，灭了他们。”

“田师傅，你的这种想法要不得。红暴称我们为‘屁匪’，但我们不能以‘匪’自居。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讲纪律，讲政策。明都公社里的野心家只是一小撮，大部分成员是受蒙蔽的青年人。如果不给他们留生路，他们必定拼命抵抗，就会出现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的情况。无论我们有伤亡，或者他们有伤亡，都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搞得不好，还会惊动毛主席、党中央，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想想看，本来真理和正义在我们手里，假如他们也死了人，话就说不清了。反之，给他们留一条路，让他们逃跑，他们的大本营丢了，那个所谓的明都公社立刻名声扫地，土崩瓦解。俗话说，树倒猢猻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依旧可以打出缉拿杀人凶手的旗号，和公安系统的八一八兵团一同出手，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同意于书记的话。”马本清频频点头。

“俺是个大老粗，大道理讲不来，但俺觉得，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于书记讲到点子上了。”顾浩田也不失时机地恭维了一句。

田师傅急红了脸：“就你们知识分子，一肚子弯弯绕。妈的，听你们的。先砸烂那个狗屁明都公社，以后老子再慢慢收拾那些狗娘养的。”

“好，既然大家意见一致了，事不宜迟，总指挥，你可以下命令了。”

“建军，你立刻通知徐副总指挥，准备出发。田师傅，顾师傅，我们走。”

“小马，你等等。”于海拦住了马本清：“这一次，我校的行动就交给徐海峰负责吧。你留下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马本清迟疑了一下，看到书记的眼色，知道肯定还有更大的事，便改口道：“那好。建军，你告诉老徐，让他配合两位工人师傅，统一步调，联合行动。田师傅，顾师傅，你们先行一步，我和于书记有事，稍后就到。”

“好嘞。”建军转身就走，后面跟着他爸爸顾浩田和眼珠发红的田师傅。

待他们几人离开了会议室，于海问道：“小马，那个老田是怎么回事？”

马本清当然知道于海问什么，苦着脸答道：“汽轮机厂牺牲的那位工人，是田师傅的连襟。他们一同进的厂，一块儿当学徒，又一起娶了姐妹俩。”

“噢，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他一身的杀气。”

“于书记，咱们不去现场压阵，田师傅会不会惹出事来？”

“嗯……”于海想了一下：“应该不会的。你想想，汽轮机厂八一八数千号兵团战士，老田能当上头头，可见不是个莽夫。听了我的话，他应该知

道孰轻孰重的。我们要的是他那股狠劲，可以给对手一种精神上的威慑。”于海胸有成竹地说：“我估计用不了两个小时，那边就会结束战斗。我们要抓紧时间，去另外一个地方。”

“去哪儿？”

“明都军区。”

“明都军区？干什么？”

“欢迎人民解放军，入驻省委。”

(3)

省委四楼小会议室里，孟庆元阴沉着脸，正在和明都公社执委会的委员们开紧急会议。在座的委员们个个神色紧张，他们知道，大事不妙了。

据红暴侦察员传来的消息，屁匪纠集了数千人，动用了几十辆大卡车，兵分两路，杀向省委。他们没有抄近道，而是在明都大街上招摇惑众，耀武扬威。来势最猛的一支队伍是汽轮机厂的八一八兵团。他们用一辆运输大型汽轮机的平板大货车开道，车头悬挂“以血还血”的巨幅标语，平板上摆满花圈，当中一具黑漆棺材。棺材旁站了两个披麻的孩子、两个戴孝的女人，一路上顿足捶胸，哭天喊地。后面的几辆卡车里挤满了头戴笆斗帽的八一八连队，有手拎大锤榔头的板金连，有肩扛钢钎撬杠的翻砂连，有手持刮刀改锥的机修连，…。种种迹象显示，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即将来临。

“贺延生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大敌当前，孟庆元失去了往日的神气，显得束手无措。

贺延生瞪了他一眼，狠声道：“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才离开明都几天，你们就惹下这么大的麻烦。本来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因为你们自作主张，擅自夺权，演化成两派之争，还闹出了人命。你让我如何向首长交待？”

“贺延生同志，这怎么能怪我们？”说话的是那个高个子大学生，他挥动着拳头，摇晃着脑袋，衣袖被火燎得到处是洞，头上又一次缠上了白纱布：“屁匪造谣！明明是屁匪先动手打人的，我们还帮着救火了呢。”

“张向阳同志，请你不要张口闭口‘屁匪屁匪’的。你当时在现场，我问你，火是谁放的？”

“我没看到。当时很乱，好像…，好像突然就起火了。”

“你这种解释，谁能信？八一八的人被烧死了，你总不能赖到死人身上吧。”

“信不信由你，反正不是我们放的火。”

“我可以信你，但八一八信吗？明都的老百姓信吗？”

“事实胜于雄辩，信不信活该。”

“你…”

“好了。”老大姐欧娴打断了两个年轻人的争执：“我们自己就不要吵了，大家都冷静一下。我认为，不管火是谁放的，八一八毕竟死了人，大面上我们理亏。现在，他们以缉拿凶手为借口，说是讨还血债，其目的却不是这么简单。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借此机会，一举摧毁明都公社。因此，保卫明都公社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大家应该想想，我们怎样做，才能保住我们的新生政权。”

“妈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跟他们拚了。”大张显得异常激动。

“不行，我们不能蛮干。”会议室角落传来一个女孩清脆的声音。

“钟明同志，你说该怎么办？”贺延生掉过头，急切地问。

“我说，应该派人跟八一八谈判。过去，大家都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不应该自相残……”

不待钟明说完，张向阳立马反驳道：“什么一条战壕里的战友，都他妈的是八一八招降纳叛的老保。当年我们灭了他们，如今他们改头换面，反攻倒算来了。”

“大张，你能不能克制一下。”贺延生对张向阳的暴躁脾气很不满：“我觉得钟明的提议很好。无论八一八现在的成分如何复杂，但八一八过去是造反派，这一点有目共睹，毋庸置疑。中央首长一再强调，要联合一切革命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要联合，就要解决矛盾。而解决矛盾的最好方法，就是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孟庆元同志，你认为呢？”

贺延生突然把球踢过来，孟庆元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谈判？幼稚！一个小姑娘的话你也当真。不动脑子想想，如今两派势同水火，人家跟你谈吗？可是，如果不赞成钟明和贺延生的提议，得罪人不说，自己又有何良策呢？难道真像大张说的那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八一八的势力那么大，真打起来，红暴这点人，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

正在孟庆元一筹莫展、进退两难的时候，门外跑进来一个红暴队员：“报告司令，不好了，屁匪杀到大门口了。”

看到众人的目光都投向他，孟庆元不得不硬着头皮做出决断：“好，谈就谈吧。我去。”

欧娴连忙劝阻道：“庆元，这个时候你不宜露面。这样，让我和张向阳同志一起去。钟明和贺延生同志可以作为第三方观察员，在必要的时候，调和双方的分歧。”

“那也好。你们多加小心，情况不对立刻撤回来。”孟庆元无奈地点点头，尽管他已经预料到谈判的后果，可别无选择，也只能试一试了。

省委大门门口，八一八已结成进攻阵列。装载黑漆棺材的平板车旁，停着一辆造型奇特的大卡车。车头呈锥形，浑身焊钢板，驾驶室上露出两个黑洞，像一双魔鬼的巨眼。汽车马达已经轰鸣，尾气管不时地喷出一股股黑烟。车旁站满了手持大锤、撬杠、刮刀的八一八战士，个个凶神恶煞，人人虎视眈眈。而红暴的防御阵地却显得单薄寒酸，省委大门前只围了一道半人高的沙袋。沙袋后的队员们大都徒手，面对强敌，个个面容惨淡，人人惶恐不安。

“不要打，不要打。”张向阳晃动双手，从沙袋上跳了下来，高声喊道：“我们要和你们谈判。”

欧娴、钟明和贺延生也来到沙袋后面，观看对方的反应。

“小子，你过来。”人群里，走出那位死了连襟的田师傅。他面带冷笑，朝着张向阳勾了勾指头。

张向阳仗着胆，前行几步，大声道：“我们要和你们谈判。”

“妈了个逼。”田师傅一个箭步冲上去，左右开弓，狠狠地抽了他两大耳刮子：“谈你妈的判。小兔崽子，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谈判。”

到底是老钳工的手，铁砂掌一般，搥得张向阳两眼冒金星。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更何况这人身后还站着一群如狼似虎的壮汉。他捂着滚烫的脸，立在原地发呆，不知该进还是该退。

田师傅双手叉腰，厉声喝道：“小兔崽子，你给老子听好了。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姓孟的，限你们半个小时，交出杀人凶手。否则，老子就杀你们个片甲不留。滚！”

前来谈判的几个人眼睁睁地看着张向阳被打、被羞辱，个个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这次八一八有备而来，势在必得，且得理不饶人。万一大张耍牛脾气，跟他们对打，那可怎么办？幸好张向阳犟归犟，却不傻，他知道打不过人家，灰头土脸回来了。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不敢逗留，簇拥着狼狈而归的大张，仓皇地回到省委会议室。

“怎么样，谈不拢吧。”孟庆元发问。

“什么谈不拢，屁屁根本不跟我们谈。”平白无故地吃了两个大嘴巴子，张向阳羞恨交加，恶狠狠地瞪了钟明一眼：“就你出的馊主意。”

钟明毕竟年少，何时见过这种真刀真枪的阵仗。过去斗老师、斗走资派，那些人只会唯唯诺诺，低头认罪，连大气都不敢出。如今遇到蛮不讲理的屁屁，她实在心怯胆寒。

她仰头看看大张被打得紫红的脸颊，心中内疚，嘴唇直哆嗦，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欧娴虽然老成稳重，却也是一脸怒容：“他们太不像话，上来就打，大张受委屈了。”

孟庆元朝大张点点头，同情地说：“大张，难为你了。”

“孟庆元同志，对方只给半个小时，要你们交出凶手。你们怎么办？”贺延生转述了八一八的最后通牒。

“怎么办？哼哼。”孟庆元嘴角露出一丝阴阴的笑：“还能怎么办？凉拌。敌强我弱，敌进我退。我们撤，把这里让给他们好了。”

“撤？撤得出去吗？”贺延生表示怀疑。

“没问题。刚才我们的侦察员来报，八一八只包围了南大门和东大门，西边的偏门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我已经让一队人马守住西门，我们马上从那里撤退。”

“孟老师，省委的公章我都拿来了。”明都公社办公室主任小王匆匆跑进来，肩膀上挎着一个鼓囊囊的黄书包。

“好，我们抓紧时间，立刻撤退。”

“我反对！”张向阳猛然高喊：“你这是逃跑主义。”

孟庆元愣了一愣，板下脸：“大张，你什么意思？祸是你惹的，我们帮你擦屁股，你倒说我是逃跑主义。我看，你才是典型的盲动主义。”

张向阳虽然有些气馁，却对孟庆元的独断独行非常不满。小王把省委的大印都拿来了，这说明当他们几个冒险去谈判的时候，孟庆元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他突然有了一种被人戏弄的感觉，梗着脖子说：“不管什么主义，我们都要遵循巴黎公社的原则。就算你想逃跑，也该讲民主，大家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面对大张的挑衅，孟庆元气得脸色煞白：“同志们，首先我要做一个说明，我的提议是撤退，而不是逃跑。就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在蒋介石重兵围剿的情况下，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行战略大转移。只要革命力量保住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有一天，我们还会杀回来的。好，既然大张提到了巴黎公社原则，为了体现民主，我想请在场的同志们表决，赞成撤退的请举手。”

除了张向阳，所有的人都举起了右手，尽管他们的表情很尴尬、很难看。张向阳看到表决结果，目瞪口呆，面如死灰……

(4)

“外公外婆，吃年夜饭了。”

“好，好。小素儿，掀门帘，外公外婆来也。哈哈哈。”

一只小手把门帘撩开，门框里挤出一对老头老太。天冷，衣服穿的厚，两位老人身上圆滚滚的，脸上笑咪咪的，搀扶在一道，活像一对无锡大阿福。

正当造反派们闹得不亦乐乎、无论今夕何夕的时候，这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却充满了融融的温馨，飘浮着浓浓的年味。酒香、肉香、鱼香、卤香，无数刺激人们味蕾的精灵聚在一起，在阴暗的走廊上翩翩起舞。龚家、董家，还有孤身一人的许家，合成了一大家，包饺子，吃年夜饭，欢欢喜喜地过起大年了。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日子有多难、有多苦，这个年总是要过的。尤其除夕夜，讲究个阖家老小团团圆圆，围在一张桌子旁辞旧迎新。可三家都没有餐厅，不得不因陋就简，把年夜饭摆在甘妈和丫头们的寝室里。一溜三张书桌，两旁床铺当座椅。桌上盘盘盏盏，装满了甘妈、董师母和梦兰几天来的忙碌，藕圆子、素什锦、炸带鱼、烩腊味、蒸排骨、炒年糕、醋熘里脊、拔丝山芋……。云南风味和苏帮风味混搭在一起，令人食窦大开，口水欲滴。满桌的菜肴中，自然少不了甘妈的拿手本事，长生菜。浑圆鼓肚的砂锅里，沸腾着雪白的云腿汤，汤中挤满了青菜芯、韭菜黄、蒜苗叶、细粉丝……。按甘妈的说法，这是老辈们传下来的年夜菜，有讲究，所有的食材必须原样入锅，不得改刀。除夕夜吃一碗长生菜，活得长长久久，活得青青白白。

“外公外婆来喽。”雪素拍着小手，蹦蹦跳跳地来到门口。

屋里的人都站起了身，毕恭毕敬，眉开眼笑，迎候两位老人。今夜三家合宴，没有主宾之分。许韵来说自己身高手长，再远的菜也够得着，便自告奋勇地占了一溜桌子最里端的席位。他的右手边，挨个站着四个人，依次是逸凡、梦兰、文漪和晚香。左手边只有一个人，董家的孙子董和平，还有三个空位子，留给董老夫妇和雪素。靠门一端，空着一张板凳，那是甘妈的席位。老太太还要忙里忙外的，守在门口，图个进出方便。

晚香、和平能回家过年，为今晚的团圆饭增添了意外和喜气。本来孩子们说过，为了过革命化的春节，为了欢庆明都公社成立，大年夜他们有演出。可附中校园被八一八占领了，没有排练场地，宣传队名存实亡，演出也泡了汤。在宣传队的日子里，晚香一直和钟明、柳絮住在一起。如今钟明上了屁匪的黑名单，怕被绑架，躲了出去，柳絮也被家里人接走，宿舍里只剩下晚香一个女孩子。她平日胆儿就小，看着空荡荡的宿舍不敢睡觉，便拽着和平一道回了家。

和平原本不打算回来，因为爷爷奶奶只有一间房，回去没地儿住。可只要是晚香发的话，和平向来百依百顺，从来不问为什么。好在三江大学有不少空宿舍，和平夹着被窝卷，随便撬开个门，就能晚出早归。文革搞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他们多少也看明白了一件事。什么革命，什么造反，什么这派那派，其实都和他们无关。说起来“重在表现”，但在别人眼里，无论他们“表现”得多好，也永远是“狗崽子”。在这个以阶级划线的社会里，他们无处容身。只有亲人的怀抱，才是他们避风的港湾，只有家，永远为他们敞开着大门。

“外婆，你挨着和平哥哥坐。外公，你挨着外婆。”雪素发号施令。

“好，好。小丫头，那你呢？”

“明知故问。”雪素撅起小嘴，装出嗔怪的模样，随即甜甜一笑，挽住董瘦竹的胳膊说：“我当然挨着外公了。”

幸亏董家和许家各带来一瓶酒，若有菜无酒，年夜饭就逊色得多了。众人坐定，甘妈一声令下，年夜饭开动。觥筹交错间，梦兰、逸凡、许韵来端起酒杯，向董老夫妇和甘妈敬酒。欢声笑语中，小一辈的孩子们端起糖水，向长辈们祝福。三家人推杯换盏，你来我往，其情熙熙，其乐融融。

酒过三巡，许韵来有了些许醉意，忍不住说起了他刚听到的小道消息：“你们听说了吗？今天下午，八一八攻打省委，把明都公社的老窝端了。红暴的人都撤回学校了。”

“噢，我说的呢。”龚逸凡拍拍脑门，恍然大悟一般：“傍晚我出去买烟，看到教学区那边大门封了，沙袋堆得老高，门口还贴了一幅大标语，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那阵势摆得，像要打仗似的，蛮吓人的哦。”

董师母手抚胸口道：“梦兰说过的，上午就撞见两拨人武斗，连买的東西都跑丢了。吓得倪来要死。”

董瘦竹点燃了烟斗，慢吞吞地摇摇头：“荒唐。原本同气相求，何以反目成仇？”

“我听说，是红暴放火，烧死了八一八的人。”

许韵来话音刚落，就听到雪素一声尖叫，小脑袋一头钻进外公的怀里。看见惊弓之鸟般的小女儿，梦兰顿时脸色苍白。她怕寄爹寄娘和逸凡担心，回家后只讲了遭遇武斗的事，并没有提及雪素失手跌破酒瓶，引发大火，文漪砸烂橱窗，母女逃生的详情。想来那场大火在雪素心里留下了阴影。

梦兰生怕孩子自责，造成心理上的伤害，赶忙把话岔开：“喔哟，你说你们，大年夜的，说点什么不好，偏提那些不搭嘎的事。”

许韵来酒喝多了，没注意到梦兰紧张的神色，依旧摇头晃脑地说：“打吧，打吧。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董瘦竹也不知雪素为何尖叫，还以为小女孩听到死人害怕，便抚摸着她的小脑袋安慰道：“小素儿，外公在这儿，别怕，别怕。要不要听外公讲一个故事？”

雪素躲在外公怀里默不作声。

“小丫头，刚才你许伯伯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雪素仰起脸，眼含泪花，摇摇头。

“好，好。外公讲给你听。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鲁国。鲁国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卞庄子。他胆子很大，武艺高强。有一天，他们村里跑来两只老虎，咬死了农民伯伯的牛。卞庄子看见了，立刻拔出宝剑，要杀老虎。他身边的一个小孩子拉住他说，壮士，你急什么，没看见这两只老虎正在打架吗？它们为了抢牛肉，你咬我，我咬你，两虎相斗，大者必伤，小者必亡。到时候，你只要出剑刺杀伤虎，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坐在对面的文漪也被故事吸引了，迫不及待地问道：“外公，后来呢？两只老虎都死了吗？”

“嗯，都死了。”董瘦竹笑呵呵地叼起烟斗。

“咳，老虎笨死了。”文漪感叹。

“二丫头，告诉外公，为什么说老虎笨呢？”

“这还不简单。”文漪瞪圆大眼睛：“要是老虎，先咬死那个拿剑的，再回去吃牛肉，不就什么事都没啦。”

文漪的孩子话逗得一堂哈哈大笑，依在外公怀里的雪素也为之展颜。

“咳咳。”董瘦竹被一口烟呛得直咳嗽：“这个二丫头，好，好，果真聪明，你才是一举两得。”

“疯丫头，看把你能的。”晁香轻轻拍打了文漪一下，缓缓地站起身：“雪素，跟姐姐走，姐帮你洗洗脸去。”

董老的故事，虽说是讲给孩子们听的，龚逸凡却品出了另一番滋味。每次老人家说古，向来话中有话，借古喻今。许教授口中的“两虎相争，必有一

伤”，只不过讲了一个暂时的现象。而故事的大结局，却是“两虎相争，二者皆亡”。眼下全国上下都在抢夺“权力”这块肥牛肉，各地的大小老虎们也都分裂成两大派，互斗互殴，各不相让。看来，在这场“夺权”的殊死搏斗中，两派最终都将是牺牲品，谁也当不了赢家。

感于此，龚逸凡发出一声冷笑：“哼哼，叫我说，我倒希望两虎相争，一只不伤。”

许韵来似有不解，问道：“为何？”

“一只不伤，方能斗得久长。省得人家腾出手来，又惦记起咱们啦。”

“哈哈。”董瘦竹抚掌大笑，笑得八字胡乱颤：“然也！哈哈…”

第四十七章 踏春行有惊无险 指明路弃黑洗白

(1)

常年四月，台北和香港的气温相差无几，香港稍热一点罢了。可今天，这块英人统治下的殖民地却热得出奇。坐在出租车里的邱秉义不停地擦汗，汗水还是不停地往下滴。

途经九龙旺角的繁华地段，行人纷杂，交通拥堵，车走走停停。透过半开的车窗，迎面扑来一条巨幅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火红的标语从数十米高的楼顶垂下，一贯到底。裙楼上矗立着一个广告似的大红标牌，形如迎风招展的旗帜，衬托出金黄色的毛泽东的头像。霓虹灯闪闪烁烁，不再是往日的美人大腿、花红酒绿，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看来，不仅是天气的异常闷热，还有一种热，一种咄咄逼人的政治狂热，令邱秉义汗流浹背。“文化大革命”，难怪人们谈虎色变。就连香港都变成了这般模样，大陆岂不更加恐怖。他不由自主地摇摇头，叹了口气。

坐在前排驾驶副座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听到邱秉义叹息，他转过头，很关切地问道：“董事长，身体不适吗？”

“没有，我没事。”

“下面我们去哪里？”

“去深水埗，这是地址。。”

“是。”那人接过邱秉义递上的信封，转回身，看了一眼，向身旁的司机嘀咕了几句粤语。

邱秉义嘴上说没事，可出租车时行时顿，再加上闷热，脑袋着实有些犯晕。窗外那些频频入目的“伟大”、“万岁”，更让他感到恶心。他索性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双眼。

算上今天，邱秉义已经是到香港的第三天了。陪他一起来的，也就是坐在前排驾驶副座的男人，应该算他的老相识，原国民党驻港特派员办事处的王协理。当年为了甄别身份的事，这个年轻人差点挨了邱秉义一顿老拳。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十来年过去了，没承想他们两个竟成了搭档，一同被派往香港，主持新开业的美华书局，一个当老板，一个当经理。说起来相识多年，可过去邱秉义只知道他姓王，直到最近，才了解到他的名字和家世。小伙子名叫王孝全，是个烈士遗孤。他的父亲曾在军统任职，大陆沦陷后受命潜伏，没多久就被共党抓住枪毙了。国民政府为了照顾孤儿寡母的生计，招他当了政府部门的办事员，此后一直跟着魏主任。经过多年的历练，小伙子成熟了。加上他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魏主任举荐他再度赴港，协助邱秉义完成蒋部长托付的重任。

马达嗡嗡作响，引人昏昏欲睡。迷迷糊糊的，邱秉义好像又坐上国防部派来的吉普，沿着蜿蜒的砂石路，上了林木茂密的角板山。他曾经听幕僚们说过，校长有几处行宫，其中一处坐落在桃园角板山。校长的一位奉化老乡还说，蒋公之所以看上这片荒山，缘由此处形似溪口老家，青溪环绕，群岭不绝，兼之环境清幽，是台北周边难得的避暑胜地。可当吉普开进戒备森严的大门，邱秉义却没看到豪华的宫殿，只有两排乳白色的平房，呈曲尺状，坐落在杂树参差的岭头。

跟随戴着白手套的宪兵，他来到一间挂满地图的房屋。一进门，就看到了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人，有的穿军装，有的穿便衣，围在一个中年男人身边。虽说是初次谋面，可在报纸上见过此人的照片，邱秉义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圈子的中心，便是当今的太子爷，国防部长蒋经国，这次聚会的召集人。

果然如魏主任所说，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甚至连非正式会议都谈不上，更像一帮相识多年的老友，坐在一起品茗喝茶，谈天说地。

“今天，总统偕夫人到后慈湖去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权且做一回这里的主人。”蒋经国自我调侃般的开场白，便令众人开颜解颐，也让邱秉义丢掉了初次见面的拘谨。

对这位太子爷，邱秉义了解得并不多。只听说他早年留学苏俄，加入过苏共，娶了个俄国太太，还曾和校长闹过一阵不愉快。在全国奋力抗战之际，他主政赣南，大刀阔斧地查禁烟赌娼，修明吏治，发展经济，兴办教育，且颇有成效。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上海督导区的督导员，组建“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反贪反腐，打老虎，除奸商，几乎把上海闹翻了天。尽管出于种种原因，他功败垂成，但他的想法与作为，让党国有识之士看到了一线希望，也为暮气沉沉的国民党注入了一些朝气。按照邱秉义的印象，蒋经国身为太子，应该是一个强势的人，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也是一个有少爷脾气的人。可是，在这次不是会议的会议上，他的看法有所改变。在他面前，是一个聪明、随和、坦诚，而且毫无架子的普通人。与会者讲话时，蒋经国常常两手交握，很注意地倾听，很少打断发言，最多插一两句感叹和导引。当然，对颇为偏激的言论，他也会反驳，“我的看法不同”，然后很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让邱秉义惊讶的是，他们畅谈的话题居然五花八门，有些问题相当犯忌。谈及三民主义，大家既为西方民主制度叫好，又为民主的限度争论不休。谈及党外运动及开放报禁，大家既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古训所折服，又为多党制和新闻自由危及党国的利益而担忧。不过，邱秉义能看得出，每当有人过于冲动、说出一些过头的话，蒋经国总能因势利导，把谈论拉回到研判大陆局势、协助国府制定复兴计划的中心议题上。

从众人的发言中，邱秉义头一次听到了业已流产的“国光计划”和正在筹备的“王师计划”。然而，对这些所谓的反攻大略，他打心底里不敢苟同。在他看来，这计划，那计划，无非纸上谈兵，甚至说得难听点，痴人说梦罢了。王师计划，名字起得倒不错。可真指望大陆百姓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么？哼，自欺欺人而已。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也不管他们是出于真心还是迫于压力，

大陆的老百姓已经把毛泽东当作至高无上的神祇，诚惶诚恐，顶礼膜拜。正如那个号称“副统帅”的林彪所言，谁敢反对毛主席，则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无论大陆眼下乱成什么样，一旦有变，那些走火入魔的红卫兵们必定会集结在毛泽东的旗号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死而无怨。然而，当着众人的面，这些败兴的话他不会说，也不敢说。

当蒋经国看他沉默不语，主动问及他的看法时，他迟疑了片刻，艰难地吐出了十六个字：反躬自省，静观其变，发愤自强，不欲其乱！

这十六个字，并非邱秉义信口而出，而是基于他多年来对国共两党的研判，对以往教训的反思，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没承想，这区区十六个字，竟然和太子爷的想法不谋而合。从那天起，邱秉义的工作变了。他不再是神仙会里无可事事的委员，而是改头换面，摇身变成一位热衷于中华文化事业的“海外侨胞”。经过简短的培训之后，他取道美国，然后直飞香港，前来开办一个非牛非马的“美华书局”。之所以说这个书局非牛非马，盖因它既不是纯粹的文化商业机构，也不是伪装的特务情报机构，而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类如美国兰德公司那样的战略分析机构。当然了，跟兰德公司相比，邱秉义的美华书局不过是蚂蚁比大象，太微不足道了。更何况书局还处于草创阶段，短期内不会见到具体成效。不过，邱秉义知道该从何入手，该做些什么。按照蒋部长的指示，眼下工作的重点是收集大陆的文革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从中获取大陆的民情动态，同时广交朋友，从中挑选和培养有价值的对象。这些对象不是情报人员，而是能够影响港澳地区的文化、经济、金融乃至宗教的头面人物。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此乃邱秉义一贯秉承的信条。更何况这里面多了一层惺惺相惜的味道，使得邱秉义平添了几许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为了党国复兴大业，他再一次离开家，重新走上了战场，一个没有炮火硝烟的战场。他心里当然清楚，在海峡两岸博弈的大棋盘上，他依旧是一枚棋子。只不过，他不再是弃子，而是一步闲棋，看似无用，却道“天机深处人难辨，冷子拙棋藏妙着”。

“董事长，我们到了。”

一声呼唤，唤醒了昏昏如也的邱秉义。他缓缓地睁开眼，朝车窗外看去。

一座森森庭院，四面高墙壁垒。台阶上站立两个大汉，身着对襟青衫，腰缠镶边黑带，显得孔武彪悍。黑漆大门洞开，楣悬朱红匾额，上书斗大金字：敖龙。

逸尘贤侄，你邱叔又来了。邱秉义缓缓推开车门。

上一次来，还是民国四十五年。那时，他尚蜗居在大澳渔村的窝棚里，枕着涛声，顶着烈日，没日没夜地为晁家佬做苦力。在二少爷“欢天喜地庆双十”的堂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躺在这个院子里昏睡了两天两夜。

恍惚间，邱秉义觉得自己刚刚从宿醉中醒来，这一觉，竟然睡了十年有余……

(2)

涓山四月，薰风微微，莺飞草长，春光明媚。

温温流淌的溪水旁，传来一阵阵少男少女的欢声笑语。

受陈寄秋之邀，乐湄和文漪来涓山春游了。春游的队伍中，除了他们仨，还多了两个大孩子，畹香与和平。文漪说，本来雪素也想来，可妈妈不让，就连她和乐湄来，爸爸妈妈都不放心，派姐姐跟着，看住她们。寄秋听了暗笑，这个孙猴子转世的小表妹，也只有畹香，才能镇得住她的精灵古怪。

“畹香姐，好不好看？”

乐湄蹦蹦跳跳地跑到畹香面前，手里举着一把野花，有白，有黄，还有几朵紫瑛瑛的。天暖，她把白衬衣束在草绿色的军裤里，细腰盈盈一握，椒乳微微凸起，袖口半卷，露出一截玉色小臂，看上去清爽亮丽。

“嗯，花好看，人更好看。”畹香的大眼睛里露出浓浓的笑意。

“畹香姐，”乐湄害羞，把花送到畹香面前：“你说好看，喏，给你。”

“耶，臭美。小资情调。”文漪手持一根柳条，抽打着路边的野草。

“谢谢。”畹香含笑接过花，突然惊讶道：“呀，乐湄，你手腕上有个虫子。”

乐湄不好意思地把手藏到背后：“不是的，长了个瘰子。”

“瘰子？我怎么没看到？”文漪顿生好奇，围着乐湄打转儿：“给我看看。”

“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乐湄扭着腰肢躲闪：“我妈说，过几天带我到军区总院开刀，把它割掉。”

“要我说，还是不动刀子吧，当心留下疤。”跟在她们身后的寄秋插了一句嘴。

“干你什么事。”文漪小嘴一撇：“不开刀，你会治啊？”

“这有何难，小菜一碟。”

“真的？你懵人吧。”

“信不信由你。乐湄，来，给我看看。”

寄秋的话，乐湄倒是挺相信。她稍稍忸怩了一下，红着脸伸出手臂。

“哟，都开花了。还是个母瘰子。”

“可不嘛，我妈也这么说。你看，这儿又生出个小的呢。”乐湄翘起兰花指，小指关节处，也有一个芝麻粒大小的瘰子。

“你治啊，你有本事治啊。”文漪似乎比乐湄还急，丢掉手中的柳条，推揉着表哥的胳膊，一个劲地催促。

寄秋低下头，向山路左右看看，叹了口气。

“哈哈，牛皮吹破了吧。”文漪看出了表哥的无奈。

寄秋不以为然地笑笑，慢条斯理道：“我有一个偏方，可惜现在还用不上。”他指了指脚下一丛野草：“这是狗尾巴草，到处都有。治疗方法也很简单，你采集一些狗尾巴草带毛的嫩茎，用指甲挤出水，沿着瘰子涂几圈。涂上几天，不出两周，瘰子就没了，而且一点疤痕都不留。可现在不是时候，狗尾巴草还没开花结挺，你得等上半个月了。”

“好啊，好啊。”乐湄面露喜色：“只要不开刀，等得再长也没关系。”

“我才不信呢。”文漪眼珠一转，跳到溪水旁，信手掐了一支绿油油的草叶，叶簇顶着嫩黄色的花蕾：“他能治，我也能治。乐湄，我用这个给你去瘰子。”

“慢。”寄秋一把抢过文漪手中的野草，扔到溪水里：“这个有毒。”

文漪吓了一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刚才掐草叶的时候，手背被锯齿状叶缘划了几道，露出一丝丝浅红色的印子。

“啊呀，痒。”文漪伸手要挠。

“别乱挠，越挠越痒。”寄秋斜眼笑看着她，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晚香慌了，一把拉住妹妹的手，急切地问道：“寄秋，这草，真有毒啊？”

“真的。”寄秋点头：“这是山茄子，有个好听的学名，叫曼陀罗。名字虽然好听，可浑身上下全是毒，碰到人的皮肤，就会引起过敏瘙痒。”

“不好，文漪就是过敏性皮肤。你看，都有点肿了呢。”听了寄秋的解释，晚香分外惊慌。

“你不要担心，我有办法。”寄秋向前几步，从一株苍绿色的植物上采下几片圆卵形叶子，团在手心，狠狠地碾了两下，转身道：“文漪，过来。”

“干嘛？”

“给你去毒。”

“我不要。”

“那好啊。那你就挠吧。挠破了化脓，再结几道疤，也蛮好看的。”

“文漪，你别闹了。听寄秋哥的。”晚香把文漪推了过来。

尽管不情愿，可文漪痒得难受，更怕化脓结疤，只得把划伤的小手伸到寄秋眼前。

“哎，乖。”寄秋忍住笑，托住文漪的小手，把手心的草浆涂在她的手背上：“好了。从现在起，你开始数数，数到一千，就可以洗手了。”

文漪嘟着嘴瞪了表哥一眼，感到手背上一阵清凉，便把想反击的话咽了回去，心里默默地数将起来。

眼前的一幕，令乐湄感到一种莫名的悸动，好像这个大男孩在托着自己的手，轻轻地抚摸，浑身上下麻酥酥的。她晓得寄秋在捉弄文漪，便顽皮地凑趣道：“文漪，慢慢数啊，别数错了。”看到寄秋会心地向她眨眨眼，乐湄脸一红，信口问道：“寄秋，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呀？”

寄秋赧然：“这有什么。我天天在山上玩，什么草有毒，什么草没毒，早就知道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和妈妈把能吃的野菜都尝了个遍。像什么灰灰菜、马齿菜、蒲公英、马兰头、苦苦菜、车前草、鸭脚菜，数都数不清。在乡下，你随便找个老人问问，知道的比我还多呢。”

“有道理，很有道理。毛主席早就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吗。”一直没有说话的董和平开了口：“哎，寄秋，你用来解毒是什么植物？”

“野苕麻。”

“野苕麻？是那种可以用来织布的苕麻吗？”

“是啊。野苕麻有两种，一种叫紫苕，叶子的颜色发紫。我摘的是白苕，它的叶面青绿，背面是白的。《本草》上说，野苕麻性寒味甘，止血解毒。它的嫩叶可以食用，可以代替桑叶养蚕。麻杆长成后，还可以用它的纤维纺织夏布，夏天穿着才凉快呢。”

“噢，这就是白苕呀。”董和平一声轻呼，似有所悟。他走到那丛植物前，摘了一片青绿的叶子，仔细地观看了一阵，正如寄秋所说，叶子阴面布满雪白的绒毛。他由衷地感叹道：“果然实践出真知。爷爷让我背过一首诗，里面提到白苕，我只会死记硬背，却一直不知道白苕是什么样子。”

“和平，什么诗啊？背给我们听听。”文漪的手不痒了，听两个大哥哥说得好玩，便把数数的事丢在了脑后。

“算了吧，那是四旧。”和平略显迟疑。

“哎呀，什么四旧不四旧的，就我们几个人，你怕什么。”

“我有什么好怕的。”和平脸色微微泛红。

“哦，我晓得了，你该不是忘了吧？”文漪故意激将。

“瞎说，我才没忘呢。这首诗叫《江南曲》，是唐朝诗人李咸用²¹写的。”

“那，你就背给我们听听呗。”

“背就背，反正你也听不懂。”和平揶揄道。

“小瞧人，你试试。”

“好，你听着。”和平稍稍想了一下，缓缓吟诵道：“江南四月薰风低，江南女儿芳步齐。晚云接水共渺弥，远沙叠草空萋萋。白苕不堪论古意，数花犹可醉前溪。孤舟有客归未得，乡梦欲成山鸟啼。”

和平吟罢，抱拢双手，笑咪咪地看着文漪。

文漪大眼睛眨巴了两下：“完啦？”

“完啦。”

“噢。”

“懂吗？”

“不懂！”文漪咧嘴一笑，憨萌可爱。

²¹ 李咸用，生卒年不详，唐朝诗人。

在众人的笑声中，文漪欢呼：“好喽，到一千了，我洗手去了。”

看着妹妹在溪水边灵动的身影，畹香微笑道：“还是文漪爽快，不懂就是不懂。小时候，外公也让我背过这首诗。可我比不上和平，一大半都还给外公了。小时候背诗，应付差事，也不管懂不懂。现在想想，如果说诗中的白苎，就是这种植物，那‘白苎不堪论古意’，该怎么理解呢？”

说到诗，乐湄和文漪一样，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她把期待的眼光投向寄秋，寄秋微微摇头。

实际上，当董和平背诗时，寄秋就努力在脑海里搜寻了。在他的记忆中，这首诗名列三百之外，好像在翻阅钟老师的《全唐诗》时见到过，还有一点印象。他觉得，这首诗非常美，尤其头两句，“江南四月薰风低，江南女儿芳步齐”，跟今天的意境非常贴切。只不过他和畹香一样，对诗中的“白苎”一联不甚明白。

畹香的疑问，寄秋的摇头，令董和平白皙俊俏的脸上露出几分得色。他含蓄一笑，答道：“畹香，你问的恰在妙处。诗中的白苎，的确和这种植物有关。可是，它指的不是这种植物，而是一种古代的舞蹈，叫‘白苎舞’，是纺织苎麻的女孩们跳的歌舞。我问过爷爷，爷爷说，白苎舞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吴国，就是咱们明都一带，先流传于民间，南北朝时盛行于宫廷。跳舞的时候，女孩们身穿白纁舞衣。舞衣质地轻软，袖子很长。动作舒缓时，长袂飘飘。节奏加快后，雪花翻飞。很像我们唱的一句歌词，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可见白苎舞有多美。另外，诗中‘数花犹可醉前溪’的前溪，也不是指溪水，而是另一种古代歌舞，叫‘前溪舞’。这个舞蹈号称江南软舞，舞女身姿柔软，像春风吹拂的杨柳。爷爷说，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前溪舞和白苎舞双姝争艳，并盛一时，可惜现在都失传了。在李咸用的这首《江南曲》里，他不过是借用白纁舞和前溪舞，发思古之幽情罢了。”

听着和平的解释，畹香呆呆地看着远处，目光迷离朦胧。她并非沉醉于和平滔滔不绝的口灿莲花，而是在幻想着那美丽绝伦的古代舞蹈。恍惚间，她仿佛看见了自己，和古时的女孩们水乳交融，在轻风中翩翩起舞。

云破月来，临溪照影，长发及腰，白纁飘飘，行云流水，凌波渺渺。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轻，轻柔的舞衣，轻盈的足尖，轻舒的长袖，轻快的飞旋……

“姐，姐。”文漪伸手在她眼前晃动：“你着魔啦？姐。”

畹香缓缓合上闪着泪花的双眸，幽幽地叹了口气：“唉，真好。”

看到姐姐魔怔的样子，文漪想也不想，张口便道：“好什么好？破诗，四旧，好个屁！”

文漪话音刚落，树丛中陡然冒出一个恶狠狠的男人声音。

“谁说好个屁呢？”

没待寄秋一行反应过来，树丛里跳出几个青年人，手持棍棒，将他们团团围在中间。

“潘石头。”寄秋看清楚了。这几个都是镇里“农民红色暴动队”的成员，为首的是贫协主任的儿子潘石头，旁边跟着民兵队长齐老三的儿子狗剩儿。看到他们嬉皮笑脸、不怀好意的样子，他高声喝道：“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小狗崽子，还敢问我？你说，他们是什么人？”

“是我的同学。”

“放狗屁！你的同学老子都认得。”潘石头拎起棍子威吓道：“说，他们是不是屁匪派来的探子？”

此话一出，畹香、和平、文漪和乐湄都愣住了，也都明白了。围住他们的，是一伙可怕的“暴徒”。

自从红暴狼狈不堪地逃离省委大院、明都公社无疾而终之后，红暴司令孟庆元痛定思痛，改变了以往那种横冲直撞、唯我独尊的造反策略。他终于领悟到，尽管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少数人无法将真理付诸现实。八一八持仗人多势众，可以把他们蚂蚁般地踩在脚下，肆意践踏。要想重振旗鼓，与八一八抗衡，就必须大力扩充红暴的队伍。可是，明都市已然成为八一八的天下，很难有所作为。他前思后想，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策，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实践，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这些日子，红暴派出几十支“扩红”小分队，深入明都周边的郊区公社，敲锣打鼓，招兵买马。在大学生们如簧巧舌的鼓动下，马镖镇也竖起红暴的旗帜，成立了“农民红色暴动队”，潘石头当上副队长，狗剩儿跟在后面摇旗。

晌午，潘石头瞧见陈家来了几个学生模样的陌生人，心思一动，便起了歪念头。这向时，他一直想找茬整一整陈家，因为他心里憋着一股气。从小到大，他常常闻到后面小院飘来的肉香，每每馋得吞口水。面对反动地主向贫下中农的挑衅，他觉得自己很没出息，嘴巴馋，却没胆子闯进去。上次，他借“忆苦思甜”的机会，带领镇里红卫兵抓陈抱一和他老婆、刨狗坟、游街，本以为他的革命行动能得到众人的喝彩，没想回家后挨了爹娘一顿臭骂，村里的乡亲也变得生分了，对他冷嘲热讽，带搭不理。今天正巧，机会又来了。红暴总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红暴组织加强防范意识，警惕屁匪派出的探子。于是，他纠集了狗剩儿几个愣头青，悄悄尾随着陈家小子上了涓山。偷听了半天，只听到他们谈什么诗啊舞的，搞不清是个啥意思。而最后一个小丫头说的话，终于让他抓到把柄，那就是，“好个屁！”

看到几个学生伢子傻愣愣地发呆，潘石头把棍子压到陈寄秋的肩膀上：“妈的，说不说？”

文漪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挡在寄秋前面：“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屁匪的探子？”

“凭什么？臭丫头，凭你说好个屁。”

乐湄也站到文漪身旁，双手叉腰质问道：“说好个屁怎么啦？犯法吗？”

文漪紧接道：“你管天管地，还管得着人家拉屎放屁。”

乐湄又接了一句：“就是，就是。我刚才还听到有人‘放狗屁’呢。”

“好臭，好臭。”文漪夸张地捂住鼻子。

两个小姑娘伶牙俐齿的一通抢白，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只有潘石头笑不出来，两个小女孩的奚落，令他颜面扫地。妈的，敢说老子放狗屁，反了你啦。他恼羞成怒，二话不说，举起棍子，朝着乐湄就打。寄秋眼疾，连忙用胳膊抵挡。可潘石头下手重，不仅寄秋挨了狠狠的一棍，棍头也打在乐湄肩上。看到小姐妹被欺负，文漪火了，冲上去抬脚就踢。可文漪毕竟体轻力薄，潘石头伸手一搯，把她推倒到草丛中。这一切来得太快，等畹香、和平想冲上来，已经晚了，那几个农暴队员用棍棒拦着了他们。

“来人哪，流氓欺负女人啦。呜呜呜……”文漪仰面朝天，手舞足蹈，大哭大叫。

乐湄以为文漪摔伤了，顾不得自己肩头疼痛，一个箭步扑到文漪身边，搂住泪水哗哗的小姐妹。突然，她感到文漪掐了她一下，还向她挤鼻子弄眼，立马晓得了这个小精灵的意思，跟着放声大呼：“救命啊，有人要流氓啦，快救命啊……”

畹香看到了妹妹的小动作，轻轻拽了拽和平的衣襟，也一同呼喊起来：“来人哪，救命啊。来人哪……”

尖锐的哭声、叫声，把几个农暴队员镇住了，呆呆看着潘石头，不知所措。涓山梯田里人影绰绰，似乎有不少双眼睛朝着这个方向张望。

“石头哥。”狗剩儿走到潘石头身边，压低声音说：“我看他们不像是探子，放了吧。”

“不行！”虽然潘石头也没想好如何收场，可心里还憋着气，非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可，总不成白忙活半天。

“那你咋办？”

“把他们押回队部，让队长审问。”潘石头棍子一挥，高声喊道：“走，都给老子带走。”

“文漪，乐湄，你们怎么样？有没有伤着？”寄秋没理睬潘石头，走向文漪和乐湄。

“妈的，让你走，听见没有。”潘石头朝着寄秋踹了一脚。

怕表哥再被这些坏蛋欺负，文漪一骨碌爬了起来：“走就走，谁怕你。”随手拉起乐湄：“乐湄，走。看他们敢把咱们怎么样。”

碗香、和平也被那几个农暴的人推搡过来。一行人在棍棒的押解下，向山下走去。

走了没多远，狗剩儿突然叫唤起来：“哎呦，哎呦，肚子疼。”随即蹲在地上不动窝了。

潘石头瞪了狗剩儿一眼，愤愤地骂了一声：“怂！”回身道：“不理他，我们走。”

潘石头骂得没错，狗剩儿是有点怂了。他假装肚子疼，就是想开溜。

照理说，狗剩儿和他爹齐老三一样，原本是块浑不吝的滚刀肉，犯起劲来，天老爷都要让他三分。可那次偷了爹的枪，开枪打死了陈家的老狗，他差点被爹打折了腿。爹还强按他的头，逼他给陈大姑下跪赔罪。等到夜深人静，黑灯瞎火，齐老三才哑着嗓说，儿啊，你不要怪爹，陈家有恶鬼罩着，千万千万惹不得。你爹这两条腿，就是叫那恶鬼拧断的。那恶鬼像一阵阴风，在爹身边飞来飞去，可长得什么样，你爹都没看清楚。那恶鬼还丢下话，咱一家人的命都在他手心里攥着，要是再敢欺负陈家，他咔嚓咔嚓咔嚓，把你爹、你娘，还有你，把咱一家三口的脖子都拧断了。狗剩儿问，那恶鬼为什么弄断爹的两条腿，爹哼哧了两声，没言语了。不过，自打听了爹的话，狗剩儿便多生了一个心眼，他敢对别人犯浑，却怕自己的脖子被咔嚓，不敢招惹陈家了。

(4)

而就在此时，千里之外的高墙大院里，那个曾经令齐老三魂飞魄散的“恶鬼”正手捧酒杯，向坐在红木圆桌对面的人敬酒。

“邱将军，在下敬你一杯。”

“铁头，喝这杯酒之前，你得先答应我两件事。”

“邱将军，你尽管说。”铁头拍拍胸脯。

“一，不要称自己在下。二，不要叫我将军。学你们二少爷，叫声叔。”

铁头稍稍一愣，随即爽快地大笑道：“好。邱叔，铁头敬你一杯。”

邱秉义一仰而尽，亮杯笑道：“痛快，铁头兄弟。”

“邱叔，你大人有大量，不责怪咱弟兄们。可二少爷派给我的差事没干好，我心里不好受。”

“铁头，你二次进大陆的事，逸尘写信告诉我了，这怪不得你。不过，逸尘在信上只提到几句，你能不能给我讲详细一些。”

铁头看了看坐在邱秉义身边的二少爷，二少爷也是一脸愧色。他知道，二少爷曾在将军面前许过诺，短则半载，长则一年，一定要把夫人和小少爷救出来。可一晃六、七年过去了，铁头两次进大陆，第一次陪二少爷，第二次他单枪匹马，都是无功而返。虽然邱叔说不怪他，但他和二少爷一样，总觉得许下的诺言没兑现，心中多少有些愧疚。他腾地站起身，拿起桌上的酒坛：“邱叔，这一坛酒，铁头先自罚。”

众目睽睽下，铁头咕噜咕噜地将坛中酒灌进嘴里。借着酒劲，铁头抹抹嘴，讲述了他第二次潜入大陆的经过。

那是五年前，铁头奉二少爷之命，再一次来到明都。这一次，他没有联系大少爷，而是直接上了涓山。他想看看夫人和小少爷究竟过得什么日子，打听一下陈副官哪天才能被“特赦”。临行前，二少爷发了话，如果陈副官家没事了，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阿梅姐和小少爷带出来。

上了涓山，铁头隐身在郁郁葱葱的竹林里，等候夜幕降临。他知道，在村民眼中，他是个陌生人，大白天贸然进村，怕给夫人和陈副官家惹来麻烦。待到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中，他突然发现一个男人身影，背负一条长枪，鬼鬼祟祟地向山路张望。顺着那人眺望的方向，远远地，走来一个单薄消瘦的女人。凭着一双多年江湖历练出的眼力，铁头立马认出远处的女人是阿梅。可奇怪的是，那个鬼鬼祟祟的男人一头钻进了竹林。直觉告诉铁头，此人存心不良，意欲图谋不轨。果然，当阿梅从阴森森的竹林旁经过，那个男人悄悄地尾随出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那个男人扑向阿梅，铁头闪身跟上，托腰锁喉，反擒住那个男人。步履悄然无声，动作干净利落，走在前面的阿梅居然毫无察觉。

竹林深处，铁头松开了肘弯。两眼翻白的男人喘了几口粗气，拔腿就跑。铁头像戏弄老鼠的猫，左一个绊子，右一个背飞，把那人摔得个七荤八素。终于，那个男人趴在满地零落的竹叶上，动弹不得了。在铁头分筋错骨的严刑逼问下，那人连声乞饶，有问必答。据此人交待，他姓齐名有才，因排行老三，人们都叫他齐老三，是村里的民兵队长。他早就垂涎阿梅的姿色，一直伺机下手。可过去阿梅外出，身边总跟着一条大狗，令他不敢轻举妄动。这些日子，齐老三偶然发现，阿梅每月外出探望她坐牢的男人，改乘长途汽车，不带狗了。他觉得时机到了，便想趁阿梅探监归来、孤身一人之际，把她拖进竹林里……

“邱叔，当时我想除掉那个狗日的。可再一想，留下他一条狗命，也许对夫人和陈副官家有好处。陈副官还在坐牢，夫人还在遭罪。铁头知道，即便见到了夫人，夫人也不会跟铁头走。留下那龟儿子的狗命，只要他老老实实，旁人也不敢乱动。至于他犯的事，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我捏碎了他的两条腿骨，丢给他一句话，若再敢对陈家不敬，老子把他满门都咔嚓了。铁头不知做得对也不对，只知道二少爷交办的事没做利索，铁头向邱叔赔罪了。”说罢，铁头又斟满一杯酒，仰头一饮而尽。

听着铁头讲述如何惩治那个恶棍，邱秉义想到一句古话，作恶无需天来报，恶人自有恶人磨。可看到铁头饮酒自罚，邱秉义心中又充满了感动。人家铁头和你无亲无故，为了一个江湖“义”字，涉险犯难，不仅毫无怨言，反倒自惭自愧，这份襟怀与担当，又岂是恶人所有。念及此，他双手端起酒杯，站起身：“逸尘，徐先生，铁头兄弟，为了阿梅的事，你们费尽心思，也费尽气力。我无言可谢，一切心意，都在这杯酒里了。”

“邱老板。”内堂总管徐掌柜已经知道了邱秉义的新身份，便不再称将军，改口称老板了：“尊夫人的事，就是敖龙帮的事。过去是，今后还是。这杯酒，我们一起干啦！”

几轮你来我往的开怀畅饮之后，邱秉义放下酒杯：“逸尘，近来生意如何？”他之所以转移话题，关心起敖龙帮的生意，因为他此次前来，另有一番目的。

龚逸尘皱起双眉：“邱叔，不瞒你，如今生意不好做。”

“为什么？”

“咳，怎么说呢。黑道上相互斗斗倒也罢了，可港府警方也向我们狮子大开口，比他奶奶的黑道还黑。不知邱叔听说过没有，花腰里有四大华人探长，黑白通吃。他们个个贪得无厌，心狠手辣，14K、新义安都不敢不给面子。香港小报上说，过去警匪一家，现在警匪一衙，警察管黑道，黑道当警察。那几个华人探长只知道伸手要钱，什么事都不管。想抓谁，给黑道捎个口信，自然就有人帮他们办了。妈的，我们拎着脑袋做买卖，转手一半的血汗钱就让他们榨走啦。本以为大陆内乱，我们可以趁机浑水摸鱼，多走一些货，填补一下亏空。可没想到大陆的民兵也不好惹，前两天在深圳干了一仗，丢了一大单货，还折了两个弟兄。”

“咳咳。”徐掌柜手握水烟袋，咳嗽了两声：“邱老板，我们家里这些丑事，让你见笑了。”

邱秉义微微一笑：“二位当家的，我知道，哪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过，既然生意不好做，你们是否想过，换条路走走。”

龚逸尘眼睛一亮，急切地问道：“邱叔，我知道你见识广，主意多，能否为小侄和弟兄们指一条明道？”

徐掌柜和敖龙帮的一干头领们也把殷切的目光聚在邱秉义身上。

“逸尘哪，你邱叔也是个粗人，过去只知道行军打仗，对经营之道知之甚少。不过，这些年来，我看了一些书，比较了一些与敖龙帮相似的团体，产生了一些想法。我想，如果我把敖龙帮称作黑社会，你们不会介意吧。”

“邱叔，我们原本就是在黑道上混的，叫个黑社会，算抬举我们啦。”

“哈哈……。”二少爷的自我调侃，引得哄堂大笑。

“好。既然知道自己是黑社会，见不得阳光，为什么不把自己洗白了呢？”邱秉义单刀直入。

邱秉义的问话，使得在座的敖龙帮头领们面面相觑，继而议论纷纷。从众人的只言片语中，邱秉义听得出，这些江湖好汉们虽然武艺高强、浑身是胆，却知识狭隘、目光短浅，对如今的世界了解甚微。于是，他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实例，为这些江湖好汉们做了一番启蒙。

他告诉他们，不管什么年代、什么社会制度，都有黑社会。香港有，英国，日本有，意大利有，美国也有。可是，现代社会里，黑社会的性质慢慢起了变化。在初始阶段，黑社会基本是通过经营非法的暴利行业，像什么开赌场、办妓院、卖毒品、放高利贷之类，快速积累资本。可是，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许多有头脑的黑社会头领便开始转型，走阳光道路，进入合法的、非暴

利行业。譬如说，美国著名的凯伊食品连锁超市，就是由黑手党甘比诺家族经营的。再有，纽约有一个黑帮头领，名叫瑞吉伍德，他的帮会掌控纽约街头的热狗餐车。你们可别小看这种街头小卖，据说，他们在这些餐车上赚的份子钱，比放高利贷多得多。还有几家源自意大利的黑手党控制物流行业、码头运输，乃至产业工会。他们以工人的代言人自居，名义上为劳苦大众谋福利，却可以在谈判桌上用罢工筹码，从大资本家手里榨取金钱。你们都知道，西方国家奉行法治，法律条款严谨，执法力度严格。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黑社会能够维持至今，跟他们洗白自身，转而投资合法的行业有很大关系。因而，敖龙帮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放弃过去那种靠打打杀杀谋生的手段，走正统道路，走阳光道路。有一个日本人，叫池田大作²²。你们应该了解一下他的创价学会，看看他写的书，或许能学到一些东西。眼下大陆文革内乱，香港也是岌岌可危。对你们来说，目前正是火中取栗，借势转型的好时机。如果自己不懂，可以聘请投资顾问、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把敖龙帮打成一个公司、一个企业。这样，你们才能在日趋严峻的社会变革中，把自己做大、做强、做久，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邱秉义的一席话，令在座的人耳目一新，也让他们陷入沉思。过了好一阵，龚逸尘一拍桌子：“邱叔，你说的有道理。我听你的。”

徐掌柜清咳一声：“邱老板，这是件大事，还容得我们细细商议。我想请教，要走阳光道路，这头三板斧，我们该怎么砍出去？”

邱秉义自是有备而来，成竹在胸。听到徐掌柜的问话，他坦然一笑，吐出六个字：“正名，揽才，置地。”

龚逸尘道：“邱叔，能否说得明白一些。”

“好。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这第一板斧就是‘正名’。你们必须把带有黑道色彩的帮会名字丢掉，改成公司、合作社一类的名称，并在官府注册。其二，要学会合法经营，你们必须放下身段，礼贤下士，招揽一批财务、投资以及法律方面的人才。第三，大陆文革的乱象，很快就要波及香港。不少富人怕受到殃及，势必弃家外逃，贱卖土地。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土地是长远投资的最佳选择。因此，你们要借此天赐良机，吃进一本万利的地皮。”

“妙及！”徐掌柜站起身，向邱秉义抱拳作揖：“先生大才，果然孔明再世！二少爷，众兄弟，来，咱们一起举杯，谢先生指点迷津。”

“干，干。”

碰杯声中，一帮江湖好汉酒酣耳热，豪气勃发，却又疑窦重重。

走阳光道路，我们行吗？

(5)

²² 池田大作（1928年1月2日- ），日本东京人，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创价大学创办人。

天已向晚。落日余晖，洒向马镖镇官道旁一大群人。

马镖中学，这个昔日的张家祠堂，如今又一次更换了主人。大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屁匪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横批“红色暴动”。熟悉毛主席诗词的人都知道，这幅对联取自老人家《西江月·秋收起义》的后半阙：“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只不过文革中的农民与时俱进，把“地主”换成“屁匪”了。

陈叶氏、陈抱一和季雪梅都守在马镖中学门口，苦苦哀求看守大门的农暴队员，求他们放了寄秋和他的同学们。可人家分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拢在一堆嘻嘻哈哈、漫天胡扯，任凭陈家男人说哑了嗓子、陈家婆媳哭干了泪水。

老银杏树后面，躲着涓山村民兵队长齐老三。照理说，齐老三瘸了腿，废物一个，当民兵都不够资格，更不用说担任队长了。但公社人武部都叫造反派卸了牌子，谁还顾得上什么民兵，因而他还担着队长这个名头。听狗剩儿说，潘石头抓了陈大姑家孙子，他杵着双拐，拽着儿子，也悄悄来到镇子里。这些年，齐老三一直想搞清一件事，那个来去如风的恶鬼究竟还在不在。如今潘石头仗着农暴的名头欺负陈家，那恶鬼有胆子现身吗？

人群里还有潘石头的爹娘，是陈大姑抹着老脸请来的。陈叶氏一生性傲，从来不肯低三下四地求别人。今天为了宝贝孙子和那几个花骨朵般的小娃娃，老太太不得不低下了头。可潘石头躲在祠堂大院里不露面，潘家两口子也递不上话，只得呆在人堆里，老实巴交地干等着。纷纷攘攘的人头中，更多是马镖镇的乡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听说农暴的人抓到屁匪的探子，撂下饭碗，跑来扎堆看热闹。

数丈开外，老镇委会大门前，叶小芹挺着大肚子，像热锅上的蚂蚁，围着两个男人打转。

“小芹，你回屋歇会儿吧，人来了我们喊你。”

“老钟，你说，齐大姐怎么搞得？还不派人来，真急死人了。”

“急也没用。抱一家、咱家，都带着帽子。惹恼了那帮造反派，反倒添乱。”

“那可怎么办呢？畹香、乐湄、文漪可都是女孩子啊。万一……”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光天化日的，我断定他们还没那个胆子。昆昆，你再说一遍，电话里是怎么说的？”钟永康转脸问儿子。

“爸，再说几遍也是一样。”钟昆心里焦躁，也有些不耐烦：“电话是常乐天接的。我讲完情况，他就说了两个字，妈的。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昆昆，你跟乐天说清楚了吗？”小芹追问。

“我又不是小孩了，讲得一清二楚。小姑，你放心。要是他们光抓了畹香他们，咱们得另想办法。可里面有常乐湄，军区参谋长的宝贝闺女，常家岂能坐视不管。”

“小芹，你先不要急。昆昆的话有道理。咱们再耐心等等吧。”

自打得知寄秋他们被抓、钟昆到镇邮电所打电话到现在，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这还多亏叶小芹有齐大姐家的电话号码，要不然，马镖到明都那么远，他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眼瞅着天要黑了，齐大姐那边还没动静，叶小芹免不得心慌意乱。钟永康爷儿俩虽说故作镇定，内里也多少有些忐忑不安。

陡然间，“叭叭叭”，一连串刺耳的喇叭声钻进人们的耳膜。紧接着，青条石官道上驰来一辆军绿色大卡车。卡车开得飞快，转眼冲到人群前，“嗞”地刹住，轮胎下冒出一股青烟。靠近路边的人们惶恐不迭，纷纷躲闪避让。待惊魂稍定，他们才看清，卡车车厢里站满了身穿草绿军衣的彪形大汉，人人头戴钢盔，肩背大刀。刀把上系着红绸，在血色夕阳中飘飘抖抖。

车方停稳，大汉们龙腾虎跃，纷纷跳下卡车。驾驶室右侧的车门“砰”地开了，一前一后冲出来两个人，一个是常乐天，另一个是顾建军。

“建军，快！”

“叔，你瞧好吧。”

自打接到钟昆的电话，常乐天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听到妹妹乐湄被抓、被打，他气血上涌，油浇火燎。妈的！他“啪”地撂下话筒，反了天啦，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然而，他的第一反应却是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他知道，告诉他们也没用，他们没办法救乐湄，爸爸只会骂，妈妈只会哭。就算爸爸叫车去马镖，他们爷儿俩也打不过人家。如今红暴已经贴出“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标语，军区大院里也出现大字报，点了王副司令和爸爸的名，说他们包庇地方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屁匪”的黑后台。爸爸这样单枪匹马的送上门，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情急之下，乐天想到了于海叔叔，想到了他的“侄子”顾建军。对，找八一八，只有他们，才能治得了乡下那帮红暴的土鳖孙。他一口气打了几通电话，却找不到人。无奈之下，乐天只得骑上自行车，马不停蹄地到处打听。跑了一处又一处，终于在明都电子管厂庆祝八一八夺权胜利的大会上，看到了主席台上的于海叔叔。听到农暴劫持乐湄的事，于海勃然大怒，二话不说，命令顾建军立刻出发，带八一八“大刀队”前去营救。

“弟兄们，跟俺上！”顾建军大手一挥，率先冲向张家祠堂。

八一八的“大刀队”果然名不虚传，一个个队员训练有素，如狼似虎。三下五除二，就放倒了把守大门的农暴队员。紧接着，张家祠堂里传出一阵阵狼哭鬼嚎。两分钟不到，有人露面了。头一个是潘石头，接二连三，是他的农暴小兄弟们。可怜见的，他们不是两条腿走出来的，而是四脚朝天，被人从大门洞里扔出来的。随着一阵嘻嘻哈哈的喧闹声，文漪拉着乐湄跳出门槛，后面跟着畹香、和平、寄秋，以及红光满面、威风凛凛的顾建军。

看到站在大门外的哥哥，乐湄眼眶发热，一头扑到乐天怀里，委屈得直哭。

“乐湄，他们打你了？”

“嗯，呜呜呜……”

“哪个狗娘养的打了俺姑？”顾建军大吼。

“是他！”文漪小手指向潘石头。

顾建军火冒三丈，冲上去拳打脚踢，打得潘石头翻来滚去，哭爹喊娘。人群中潘石头的爹娘这才醒悟过来，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扑通扑通，左一个磕给顾建军，右一个磕给陈大姑。只可惜，陈叶氏也是目瞪口呆，搞不清来人是哪家路数。

建军越打越来火，娘的，狗日的暴徒，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欺负俺姑。他上前一脚，踏住潘石头的右手，大声问道：“是不是这只狗爪子打的？”

“就是，就是。他拿棍子打的，还打了我表哥呢。”文漪唯恐天下不乱，拼命火上浇油。

“文漪，你就少说两句吧。”畹香扯了一下妹妹的衣襟，目光扫向建军和乐天，微微红肿的大眼睛里含满感激的泪花。

女孩梨花带雨，男儿热血沸腾。

建军“唰”地抽出插在后背的大刀：“娘的。你活腻了，老子先剁了你这只狗爪子。”

“建军！”眼见建军举起大刀，乐湄急忙唤住：“算啦，饶他一次，把这笔帐记着。以后他要再敢欺负人，再敢欺负寄…，文漪的表哥，你跟他一起算总账。”

对顾建军来说，他才不尿什么表哥不表哥，他只听姑的话：“娘的，算你狗日的走运。俺姑的话，你听清楚没有？”说罢，他调转刀锋，手起刀落，狠狠地敲在潘石头手上。

虽然是刀背，这狠狠的一击，也敲折了潘石头两根手指头。十指连心，那噬骨钻心的滋味，疼得他满地打滚，连哭带叫：“不敢了，不敢了。哇…”

围观的乡民们何曾见过这种吓人的阵仗，一个个躲得老远，谁也不敢吱声。那一个个凶神恶煞的大汉，那一把把寒光闪烁的大刀，似乎发出一种无声的警告，涓山陈家，不是好惹的！

对齐老三而言，这无声的警告更是变本加厉。他抖索索地躲在大银杏树后面，只觉得阴风四起，浑身寒毛直竖。

他把狗剩儿拽到身边，凑在他耳边悄悄说：“儿啊，信爹了吧？陈家有恶鬼罩着。你瞅瞅，可不只一个恶鬼咧。”

第四十八章 批刘邓暴徒誓师 保军区屁匪应战

(1)

明都的春天一向很短，四月方尽，便入夏了。

然而，五月虽号称孟夏，却显得温文尔雅，既没有春日偶尔的料峭轻寒，也没有伏天持续的炎炎酷热，可谓江南四季里最惬意、最舒坦的日子。只是今个儿有失偏颇，蜻蜓结队，燕子低徊，令人感到胸口些许烦闷。

早间天气预报说，今天可能有雷阵雨。但伟大领袖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一点雷阵雨算什么，焉能抵挡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在斗中找乐子。上午九时左右，三江大学体育场人山人海，旗旆成阴。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亢奋嘹亮。主席台上方悬挂一条巨大横幅，“彻底砸烂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誓师大会”。

根据中共中央刚刚颁发的红头文件，排练了数月的文革重头大戏，“打倒刘少奇”，终于鸣锣开场了。

主席台当间，立着一只麦克风，右边钱着一溜小黑板。每块小黑板上写有人名，打着血红色的叉叉。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人大主任、市委书记、市长等一应昔日明都的头面人物均列榜上。毋庸置疑，他们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明都地区的代理人，黑主子倒台了，奴才们理应陪葬。可怪异的是，每块小黑板后面空空如也，只见其名，不见其人。

主席台左右两侧，建有阶梯式小观礼台。左边一侧的阶梯看不见了，变成一座丈把高的大批判专栏。偌大的芦席版面上，只有一幅巨型漫画。当间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像一个老道，头顶黑纱，蒜鼻马面，手持木槌，敲打着总书记邓小平的木鱼脑袋。二人身边白幡两面，上书“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横批“封资修”。右边一侧的观礼台，也就是紧挨那一溜小黑板旁的台阶上，高高矮矮地站了上百号人。这些人不是应邀来宾，而是三江大学的“牛鬼蛇神”，一向用来在各种批判大会上陪绑的。其中有走资派，原党委书记兼校长严明、副书记李铁山；右派分子，原副校长黄培德、保卫部长朱军；反动学术权威，历史系主任董瘦竹、数学系主任汪子涵；特务分子，数学系教授龚逸凡；里通外国分子，外语系教授许韵来；保皇派坏头头，中文系学生李景田，以及冠以形形色色反动头衔的男女们。今天造反派们还算客气，没让他们“坐喷气式”，没朝他们泼墨汁，也没有给他们戴高帽子，只在每人胸前挂了一块标明其反动身份的马粪纸牌牌。

在这一帮灰头鼠脸的人群中，还夹杂着一个娇美可人的小姑娘，龚家么女，龚雪素。学校停课，她没处去，也没小朋友找她玩，便听了妈妈的话，跟在

外公董瘦竹身边习文学字。这一老一小，整日粘在一起，忘年忘形，就像甘妈说的那样，老的老小孩，小的小大人，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今天造反派责令外公和爸爸参加批判大会，雪素知道外公腿脚不好，便自告奋勇，给外公当小拐杖来了。

开会的时间还没到，大操场上红旗翻卷，大喇叭里歌声震天。

站在高高的台阶上，董瘦竹觑着老眼，朝操场看了一阵，弯腰对身边的雪素轻声道：“小素儿。帮外公看看，那些旗子上都写得什么？”

“什么旗子啊？”

“呶，就是操场上那些人打的旗子。”

“哦。”雪素踮起脚尖，睁大眼睛瞅了瞅：“外公，都是红暴的人。哇，好多是农民暴动队的。红卫公社、前进公社、朝阳公社、小营公社、大垛公社…”雪素一面一面的旗子数将过来：“哎，还有寄秋哥哥的马镖公社呢。”

“好，好。”董瘦竹手拈八字胡，眯着老眼，曲不成调地哼唧起来：“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一杆杆的枪，咱们的队伍啊势力壮…”

“耶，难听死了。”雪素伸出小手，假模假样地捂住耳朵。

“呵呵。”董瘦竹压着嗓音笑了笑：“小丫头，嫌外公唱得不好，你给外公唱一个。”

“哼，我才不唱呢。”雪素皱起小鼻头。

“要不然，你给外公背首诗吧。”

雪素甜甜一笑：“哪首？”

“上个月教你的，翁续古²³的《乡村四月》。还记得吗？”

“当然了。”雪素颇为自得，小嘴一抿，露出两个浅浅的梨窝，娇声吟道：“绿遍山野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好。”雪素娇声刚落，便有人叫好。叫好的不是董瘦竹，而是站在一旁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数学系主任汪子涵。这位老夫子一向不苟言笑，却对雪素喜爱得紧：“小丫头，懂得什么意思吗？”

“嗯。”雪素点点头：“山坡田野草木葱葱，细雨如烟杜鹃声声，乡村四月人人忙碌，养蚕插秧分秒必争。”

“哦哟，董老，你这个小外孙女可了不得，出口成章嘛。”

“汪爷爷，这不是我的话，是和平哥哥教我的。”

“嗯，还懂得谦虚，真是好孩子。”汪子涵赞不绝口。

董瘦竹得意地拈了拈八字胡，呵呵笑道：“子涵老弟，羡慕了吧。”

“岂止羡慕，还嫉妒呢。唉，这么好的苗子，只怕是…”

董瘦竹眯起眼，看了看欲说又止的汪子涵，压低了声音：“只怕是恰如今日，三夏时节忙批判，丢了蚕桑又荒田。”

汪子涵点头苦笑，却也不作声了。

这时，大喇叭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誓师大会开始了。

²³ 翁卷，字续古，生卒年不详，南宋诗人。

一如既往，工、农、兵、学、商，各界造反派代表纷纷登台，声嘶力竭，慷慨激昂。发言的内容也颇为雷同，无非是狠批刘贼的“黑修养”，深揭刘、邓的黑面目。总而言之，水有源，树有根。谁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谁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总头目？这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全国各地走资派的黑后台。他们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混迹在革命队伍里，打着红旗反红旗，犯下了种种滔天罪行。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历史的列车就要倒退，烈士的鲜血就要白流，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得而复失，人民大众就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然而，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指控、疾声厉色的批判，观礼台上的“牛鬼蛇神”们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随着忽起忽落口号声，有气无力地跟着举手。一年多来狂风暴雨的洗礼，让他们习惯了这种语气和口吻，习惯了这些谩骂与诅咒。他们从当初的惶恐变得麻木了，从当初的胆怯变得皮实了，学会了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人群中，大概只有董瘦竹还竖着耳朵，因为他感到好奇，主席台那一溜小黑板的后面，为什么都空着？

发言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操场上骤然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一个佩戴“红色暴动队”袖章的年轻人，神采奕奕地走到主席台麦克风前。他就是明都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红色暴动队的总司令，孟庆元。

“同志们，战友们。”孟庆元拉着长长的嗓音，调门颇似林副统帅：“今天，我们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召开誓师大会，向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向刘、邓在各地的代理人、黑爪牙宣战。刚才几位革命战友的发言非常好。同志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忠心，对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无比仇恨，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剥开了刘少奇、邓小平的画皮，揭发了他们在明都地区代理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但是，我想请同志们看一看，在我旁边，有一排黑板，上面写着明都地区走资派的名字。同志们可能感到奇怪，名字背后的人呢？他们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接受批判？”

台下七嘴八舌。

孟庆元停顿了片刻，抬手下压，示意大家安静，接着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的今天，竟然会出现这种状况，岂非咄咄怪事。同志们，大家感到奇怪吗？”

台下应声附和。

孟庆元面皮抽搐了一下，高声说：“我说不奇怪，因为答案很简单，有人把这些走资派抢走了，藏起来了，保护起来了。也许有同志会问，是谁这么胆大，这么猖狂，竟敢包庇走资派？我来告诉同志们，这个‘谁’，就是隐藏在明都军区里一小撮拿枪的坏蛋。”

台下喧哗一片。

孟庆元凑近话筒，进一步提高了嗓音：“同志们，战友们。早在今年年初，《解放军报》社论就曾经警示过我们，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今，明都军区里的一小撮拿枪的走资派们撕破了伪装，明目张胆地跳出来，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挑战，对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他们唆使利用‘屁匪’，攻打明都公社，抢走关押在三江大学的走资派，还扬言要解散红色暴动队。但是，他们看错了对象，打错了算盘。我们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色战士，是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小将。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不管他们有多老的资格，多大的官，只要他们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与他们拼到底。红暴的战友们，关键的时刻到了，让我们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

“死战，死战！死战，死战！”台下群情激奋，嗷嗷乱吼。

“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同志们，红暴总司令部决定，我们立刻投入战斗，到明都军区示威，要他们无条件地交出那些地方走资派，交出包庇走资派的军内黑后台。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下面，请红暴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张向阳同志宣布我们的行动方案。”

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快步走到麦克风前，扯着大嗓门，三言两语地部署完毕，然后拳头一举，大吼一声：“同志们，出发。”

“外公，没咱们的事儿啦。回家吧。”雪素挽起外公的臂弯。

“好，好，回家。”瞟了一眼大操场上被忽悠得团团转的人们，董瘦竹忍不住摇摇头，轻轻嘟哝了一声：“唉，作吧，不作死就不会死。”

“外公，你说什么呢？什么死啊死的？”

“哈哈，外公说，自己是个老不死的，还有戏好看呢。”

就在红暴大部队高举红旗涌出体育场的当口儿，西面围墙边的大槐树上，出溜下两条人影。

“建军，我去通知于海爷。你去军区，告诉乐天，让他赶紧通知爷爷。”

“中。”

两条人影倏尔一合，随即分道扬镳。

(2)

顾建军一路飞奔，总算赶在红暴大部队之前，来到军区大院门口。本来他和建国要到八一八总部执勤，半道上发现暴徒们开大会，便心血来潮，悄悄爬

到大树上，看个究竟。可遗憾的是，他们冒着风险打探来的情报白瞎了。大门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告诉他，常副参谋长家没人接电话。

建军急得跳脚，却也没辙。他哪里知道，此时此刻，他要找的乐天，正和妈妈、妹妹一道，耷拉着脸，守在军区总院三病区的干部病房里呢。

病房里只有一张床，上面躺着从急诊室转来的常元凯。

“怎么啦，一个个哭丧着脸。”

“爸，你刚吐了血，晕过去了。”乐湄几欲哭出声。

“大惊小怪。”面色苍白的常元凯皱了皱眉头：“不就吐了一口血吗。”

“医生让你静养，你别说话啦。”齐霏霏婉言相劝。

“什么静养，乱弹琴。王副司令要找我谈工作呢。”常元凯伸手掀被单。

“别动！你输着液呢。”齐霏霏用力按住丈夫的手：“工作，工作，就知道工作。告诉你，刚才孙主任说，你吐血，就是工作累出来的。”

“他还说了什么？”常元凯知道，孙主任是军区总院胃肠科主任，给他看过病，开过药，对他的病情非常了解。

“孙主任说，根据初步诊断，你的病叫个什么…，什么性溃疡。”

“应激性溃疡。”乐天看妈妈说不出来，便代答了一句。

“对，应激性溃疡。孙主任说，不好好吃饭、精神紧张，还有工作过度劳累的人容易得这种病。你瞧瞧，这几条，你都占全了。孙主任还说，你的病灶到底在胃里还是十二指肠，有多严重，他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我让小刘给你办住院手续去了。”

“胡闹，住什么院。谁让你自作主张的。”

“谁自作主张啦？让你住院检查，是孙主任说的。”

“那也不行，我不同意。”常元凯用埋怨的口吻继续道：“你又不是不知道，司令、政委都不在家，整个军区只剩下王副司令一个人顶着。我也泡病号，你让王副司令怎么办？”

“我不管。你真有病，又不是泡病号。都累得吐血，你还要不要命啦？我给王副司令打电话去。”

“你敢。”

“爸，你就听妈一回吧。”看到爸爸固执，乐湄挨到病床前，拉起爸爸的手，撒娇般地央告：“爸，听话，好不好嘛。”

常元凯虽然平日里娇惯女儿，可涉及到工作上的事，却不讲情面。他板起脸，想骂女儿“乱弹琴”，话未出口，门口传来敲门声。

“报告。”警卫员小刘在门外喊道：“报告首长，王副司令派人来了。”

“请他进来。”常元凯瞪了女儿一眼，撑着坐起来，感到腹部一阵烧灼般的疼痛，不禁发出一声呻吟。

乐湄心疼，连忙扶住爸爸，在他背后加塞了一个枕头。

门开了，来人是王副司令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胡参谋。他向常元凯行了一个军礼：“常副参谋长，首长要我来转达他的问候，说得空儿就过来探望参谋长。王副司令说，参谋长必须听医生的话，配合检查，安心养病。首长特别强调，不管外面出什么事，哪怕天塌下来，参谋长都不得擅自出院，这是命令！”

听到最后的“这是命令”四个字，常元凯心头一紧，接着喉咙发酸。他合上双眼，静了一阵儿，抬手揉揉眼角，哽咽道：“胡参谋，你替我转告王副司令，谢谢首长的关心。我…，我服从命令。”

看到爸爸激动的样子，乐天 and 乐涓有点不知所措。爸爸怎么啦？哭鼻子么？从小到大，没见过爸爸掉眼泪呀。也许，所有在场的人里，只有齐霏霏，才能体会到常元凯此刻的复杂心情，才能品味出王副司令的话意味着什么。

半年前，当齐霏霏看到丈夫偷偷焚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思想上还有些抵触。尤其元凯吼她的那句话，“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把她气得直抹眼泪。可到了今天，她服了，服得死心塌地。这几日，机关里组织学习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学《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她实打实地惊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元凯三番五次地警告她、约束她，凭她信口开河的性格，真不知道出什么纰漏呢。本来她应该感到庆幸，可眼下的局势，令她愈发忧心忡忡。这一次，她不是担心自己，而是为元凯的处境发愁。

前些天，军区大院里冒出一张大字报，点了王副司令和元凯的名，说王、常二人狼狈为奸，包庇地方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大字报的落款是“明都军区红色暴动联络站”。据司令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这个联络站囊括了军事学院、海军学院、军外院、马镖炮校的一些师生，还有军区政治部、文艺团体和体工队的一些造反组织。他们之所以敢点名道姓，因为他们握有证据，大字报里明确地指出走资派们“关押”的地点，军区第二招待所。更为甚之，他们有恃无恐，林副主席最近发出重要指示，“军队不能成为地方走资派的庇护所”。

大字报出来后，齐霏霏明显察觉到丈夫的变化。除了整日愁眉不展，他居然一反常态，悄悄告诉她许多原本属于机密的事。得知这些事情的原委，齐霏霏欲哭无泪，欲恨无由。合着这一枚枚的定时炸弹，都是王副司令揣到元凯手里的。首长下达的命令，元凯敢不执行吗？最让她揪心的是，昨晚元凯带回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军区政治部主任韩诚那个倔老头死了。一个堂堂的开国将军，没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为了一批莫名其妙的“黑材料”，倒在自己人的审讯室里。

造反派能放过元凯吗？一想到这儿，齐霏霏就想骂人，骂王副司令，也骂于海。要不是老王头拉着元凯干这干那，元凯一个军事干部，怎能搅进这些政治是非的漩涡。还有于海，让你交出走资派，你悄悄交了就得了。干嘛派人劫了红暴的牢房，大张旗鼓地把走资派们送过来，还带着八一八的头头到军区邀功。元凯说得没错，于海这小子太精、太鬼。他就是想造成一个既定事实，把

八一八和军区绑在一条船上。结果呢，白白给了红暴以口实，“包庇地方走资派”，人家可以用林副主席的话当尚方宝剑，光明正大地兴师问罪了。

但是，刚才胡参谋转述王副司令的话，不仅感动了常元凯，也震撼了齐霏霏。

“不管外面出什么事，哪怕天塌下来，参谋长都不得擅自出院，这是命令！”

王副司令是什么意思？齐霏霏暗自思忖，莫非，老王头要保护元凯，单枪匹马地对付那帮造反派？若真是这样，自己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在这样的首长手下工作，受点委屈也值了！

陡然间，窗口掠过一道闪电。几秒钟后，一声霹雳，震得大地颤抖。

暴风雨来了。

(3)

站在党委会议室窗前，看着柏油路面上密密麻麻飞溅的水泡，于海的心情一下子好多了。就在几分钟前，他还心情焦躁，不停地打电话，到处找参谋长呢。

真是及时雨啊，于海暗自高兴。下吧，下它个天昏地暗、七荤八素。我倒要看看，那帮乌合之众能坚持多久。刷拉拉，又是一道炫目欲盲的闪电。轰隆隆，又是一串震耳欲聋的炸雷。于海抬头仰望，头顶黑云翻滚，而远处天际，却泛起一条灰白相间的亮带。这是雷阵雨，说下就下，说停就停。看来，雨长不了，还是要有所准备，不能掉以轻心啊。

综合各方面传来的消息，特别是顾建国带来的第一手情报，于海了解到红暴此次行动的意图，以及他们的进攻路线和参战人数。不用说他也心知肚明，孟庆元胆敢向明都军区叫板，肯定得到了上面什么人的暗示与支持，可谓有恃无恐。

自从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局势并未得到稳定，反倒出现了新的乱象。“支左”工作中的偏向性，不仅加剧了造反派之间的分裂，也使得某些造反派和解放军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许多省市出现了造反派冲击部队机关、抢夺枪支弹药，以及部队抓捕、镇压，乃至枪杀造反派的现象。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名曰《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声称，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接着，中央军委又颁布了《军委十条命令》，意在纠正“三支两军”中出现的问题。军委命令中特别强调，“要防止赵永夫²⁴

²⁴ 赵永夫(1915-1987) 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因镇压造反派入狱。

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如此一来，反军派们兴奋了，以为毛主席、党中央为他们撑腰，致使“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甚嚣尘上。孟庆元和他的红暴便是抓住这个机会，兴风作浪，利用手中的把柄，无限上纲，锋芒直指军区首长。

窗外依旧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于海的思绪也随着乌云翻卷不停。

从“包庇地方走资派”延伸到“拿枪的刘邓路线”，孟庆元这小子够毒、够狠。凭他这句话，便足以将王副司令和参谋长打入于万劫不复之地。然而，把王、常二人推到风口浪尖的，不正是他于海吗。上次攻打明都公社，他借机行事，让顾浩田派兵打劫红暴的牢房，把里面关押的走资派们弄出来，当“礼物”送给了军区。表面上看，八一八的举动符合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而骨子里，于海自有他的小九九。他很清楚，军区里那帮老滑头生怕承担责任，逼迫他不得不使点阴着，转嫁责任，给他们上点眼药。当然，于海也清楚，自己的那点小聪明，参谋长不会看不出来。如果这次军区出事，王副司令和参谋长倒台，他和八一八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因而，得知红暴突然行动，他焦虑万分，急着找常元凯商议对策。可到处找不到参谋长，于海感到有些不妙，参谋长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想到此，于海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军区首长们解围，否则会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不知这场暴雨还能持续多久，红暴的队伍会不会溃不成兵，但无论如何，也要准备出击，不能把希望全放在在老天爷身上。

大主意拿定，于海立刻转身，走向等在沙盘旁的八一八头头们。

“同志们，集中一下，听我说几句。”

沙盘旁嗡嗡嘈嘈的人们顿时静了下来，目光投向于海。

“同志们，毛主席、党中央命令解放军‘支左’，明都军区旗帜鲜明地支持我们八一八，和我们亲如一家。红暴为此恼羞成怒，诽谤军区首长，说什么解放军‘支左’支错了，污蔑军区首长执行带枪的刘、邓路线。眼下，红暴动用上万农民围攻军区，而军区首长却被《军委十条》所钳制，不能自卫，不敢抓人，甚至不准追究幕后挑动者，只能一味地被动挨打。解放军是我们的靠山，是我们的亲人。如今亲人有难，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大家来议论一下，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帮亲人解除危机。”

“同志们，我先表个态。”马本清率先道：“我完全同意于书记的话。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解放军是我们八一八的亲人，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反军乱军，决不能坐视暴徒的胡作非为。至于作战部署，于书记，你经验丰富，还是你来布置吧。”

“总指挥，这一次，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吗。”于海的目光在众人身上扫了一遍：“田师傅，你先说说看。”

汽轮机厂的田师傅如今已经进入八一八兵团的领导层，听到于海点将，便扯着喉咙大声道：“妈的，上次就便宜了那帮王八羔子。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狗日的不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老子，小马，你们发话吧。我们厂的机动大队已经集结待命，可以立刻出发。”

“老田。你有没有想过，今天的情况和上次不一样。红暴纠集了上万农民，虽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却也不能小觑。一旦发生冲突，后果很难预料。”

“难道我们怕了不成？”田师傅很不服气。

“这不是怕的问题。如果暴徒们冲着我们来，该怎么打就怎么打，老子一点不含糊。”于海心里急，语言也变得粗鲁起来：“可是，孟庆元那个狗日的很狡猾，借口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挑动农民围攻军区。如果我们大打出手，惹出了人命，军区首长也脱不了干系。”

田师傅脖子一梗：“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于海沉默了一刻，刚要开口，会议室大门“砰”地撞开了，顾建军像只落汤鸡，湿淋淋地闯了进来。

“于海爷，俺回来了。”

“建军，建国说你去了军区，有没有找到人？”于海发问。

“没有。叔家没人接电话。”

于海皱起眉头。和参谋长一直联系不上，一来无法了解军区的态度，二来无法做到里应外合，这是他迟迟不作决定的原因。看了看正撩起衣襟挤水的建军，于海又发一问：“建军，你看到红暴的队伍吗？”

“看到了。人多得海啦，乌秧乌秧的，占了好几条街。”

“这么大的雨，他们没撤？”

“没有。俺听几个农暴的说，这雨挺一挺就过去了。红暴的头头说啦，保证他们有吃有喝，只要他们坚持下去，每个人还发两斤米，当误工补助咧。”

“有吃有喝？还发大米？他们哪儿来的粮食？”

“啊呀，于书记，我还没来得及汇报。”八一八副总指挥徐海峰急忙道：“刚才兵团情报部得到消息，说红暴抢了下关码头粮库，劫走了二十吨大米白面。”

听到徐海峰的话，于海顿时眼睛一亮，对自己谋划的作战部署更加有了把握。他敛了敛头绪，缓声道：“好，同志们，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今天红暴依仗人多势众，围攻军区，打出‘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的旗号，令我们投鼠忌器。因而，我们不能上当，一定要避其锋芒，逼其撤兵。”

田师傅性急，打断道：“老子，你就不要拽文，说咋办吧。”

于海知道田师傅的炮筒子脾气，对他的话不以为杵，依旧慢条斯理地说：“田师傅，你不要急，一会儿有你忙的呢。我认为，要逼迫红暴撤兵，我们必须兵分三路，每路兵马实施三十六计之一计。”

“哎呀呀。”听到三十六计，田师傅心里急得抓痒，他最喜欢听说书的讲古人用计的戏文了：“于书记，你快说吧，就别买关子了。”

“好。第一路，围魏救赵。海峰，浩田，你们带领各自的兵团，亮出旗号，攻打三江大学的红暴总部。同时散出消息，就说暴徒打伤了你们的人，你们要缉拿凶手。一旦红暴回防，立刻撤出战斗。”

“是。”徐海峰和顾浩田齐声领命。

“第二路，釜底抽薪。建军、建国，你俩带领八一八大刀队和附中猛虎连，快速出击，把三江大学的后勤食堂给我连锅端了。对了，再加一计，顺手牵羊。小马，你让兵团后勤部出几部卡车，配合建军他们，把红暴抢劫的粮食夺回来。”

“好！”马本清回应。

“中。”顾建军一蹦老高。

“第三路……”于海拖着长音，似笑非笑地看着田师傅。

别人都领了任务，田师傅抓耳挠腮，急不可耐，瞪眼盯着于海。

“这个第三路吗，声东击西。由田师傅带领汽轮机厂机动大队实施。”

田师傅憨憨地笑了，脑袋里却有些犯迷糊：“声东击西？怎么打？”

“老田，声东击西的含义，是以假动作欺骗敌人。简单地说，欺骗敌人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声言出东，其实击西。第二，忽东忽西，即打即离。你要采用的是第二种打法，任务是骚扰红暴围攻军区的大部队。我知道，你的机动大队号称机械化部队。听说卡车上装了大弹弓，可以远距离弹射石块和硫酸瓶。但是，你不要和暴徒正面冲突，也不要往死里整他们，而是制造攻击的假象，使敌方发生混乱。记住，不准靠军区太近，以免误伤到解放军战士。你给我远远地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了就跑，不要恋战。”

听到于海的计谋，众人兴奋异常，蠢蠢欲动。只有田师傅垂下脑袋，看似心有不甘。

于海冷静而严肃地说：“同志们，我再重申一遍。今天兵分三路的目的，是逼迫红暴撤兵，而不是与其决战。由于此次战斗牵扯到解放军，我们不能为红暴留下任何口实，给军区首长添麻烦。田师傅，你放心。我们不怕红暴，更不会任由他们为非作歹。从今天起，八一八将全力以赴，准备下一个战役。”

田师傅抬起头：“什么战役？”

于海朗声道：“扫清暴徒，还我明都。”

田师傅为之一震，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于书记，高人！我老田服了。”

(4)

暴雨停了，天上乌云化鳞，地下浑水成涓。

气压低，呆在屋里闷得慌，董、龚两家老小都走出自家的房门，围坐在七舍门洞子里，边吃午饭，边乘风凉。

董瘦竹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个大白馒头，端详了一会，咬了一口，陡然哈哈大笑，笑得差点把嘴里的馒头喷了出来。

“外公。”雪素乖巧，急忙起身，转到董瘦竹背后，小粉拳轻轻捶打了两下，婉声娇笑道：“嘿嘿，外公，你又发疯啦。”

“雪素，没大没小的，怎么跟外公说话呢。”梦兰晓得这爷儿俩在一起没正形，可当妈妈的也不得不管教小女儿两句。

“梦兰，你莫管。这个老疯子一天到晚吹头怪脑的，难怪孩子笑他。”董师母嘴里笑骂着，手上却为老头子递去一碗汤：“喏，喝口汤，别呛着了。”

董瘦竹就着碗抿了一口：“好，好。还是老太婆心疼我。”

“耐格老东西，毋晓得今厢哪根筋搭错了，昏说乱话。”听到老伴的打趣，董师母脸都红了。

“外公，外公，你笑什么吗？”雪素摇晃着老人的肩头撒娇。她知道，只要外公大笑，肯定有什么好玩的事。

“呵呵，外公拼凑了一首打油诗，想想要笑。”

“打油诗？我知道，我知道。”坐在门口的文漪也来了兴趣，捅了捅身边的男孩：“哎，和平，你上次怎么说的来着，什么黑狗白、白狗肿的？”

和平翻了文漪一个白眼，挖苦道：“哼，就你这记性，还敢说‘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不就是说天上下大雪，落到狗身上，黑狗变白了，白狗变肿了吗。”

“哈哈。”门洞里众人个个前俯后仰，笑不可支。

碗香捂着肚子笑道：“要说疯，文漪才是疯丫头，古人她都放不过。人家明明是‘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到她嘴里，变成黑狗了。”

文漪眨眨眼，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那有什么关系，古人也不见得都对。凭什么只能黄狗身上白，黑狗也可以呀。”

“好，好，二丫头言之有理。哈哈。”董瘦竹抚掌大笑：“黄狗黑狗都是狗，就看落入谁的手，你说黄来我偏黑，文漪气死张打油²⁵。”

“寄爹，你就跟着孩子们一起疯吧。”梦兰笑得岔气，也忘了“没大没小”的说教了。

董瘦竹抹了抹眼角笑出来的老泪，动情地说：“梦兰，逸凡啊，跟孩子们一起疯，老夫开心，可谓苦中作乐也。”

龚逸凡点头称是，心中暗道，老爷子岂止是在苦中作乐，一句“黄狗黑狗都是狗，就看落入谁的手”，便道出了今早大操场上“誓师大会”的真髓。昨日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今朝的“赫鲁晓夫”，昨日举国仰慕的国家主席，今朝人人喊打的落水狗。黄狗焉？黑狗焉？岂不正应了杜甫²⁶的那句诗，“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唉，这场颠七倒八的文化大革命，到底哪天才是个头啊。

“外公，外公。”雪素好奇未泯，依旧缠着外公不放：“你还没说你的打油诗呢。”

董瘦竹又呵呵笑了起来：“好，好。小素儿，你坐回去，外公说给你听。”

²⁵ 张打油，生卒年不详，中唐时代人物，“打油诗”鼻祖。

²⁶ 杜甫（712—770），字子美，唐朝现实主义诗人。

“哎。”雪素乖乖地坐回自己的小板凳。

董瘦竹眯起眼，强忍住笑，晃了晃手中的白馒头，怪声怪气地吟道：“天上下雨地下流，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兄弟忙打架，几家白吃大馒头。”

老爷子话音方落，文漪放声大笑，拍着小手说：“我知道，我知道，外公说我呢。哈哈，笑死我了。”

刚才，她去饭堂买馒头，没想到食堂里空无一人，且一片狼藉。走进大厨房，橱柜东倒西歪，地面滑不溜叽，到处都是倾倒的饭菜、成堆的花卷馒头包子，还有被掀翻的案板和被砸破的大铁锅。既然没人，文漪也就毫无忌讳，把饭票揣回衣兜，拣干净的馒头往钢种锅里装。可锅太小，装不了多少。她灵机一动，铺开一块屉布，把大笼屉里残留的馒头、包子卷了一大堆，背了一座小山似的，一溜烟地跑回七舍。

众人开怀的笑声中，文漪更是乐得屁颠颠的。“几家白吃大馒头”，外公把她的光荣事迹编到打油诗里了。

大千世界，红尘百戏。台上台下皆入彀，几家欢乐几家愁。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这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男女老少当属欢乐一族。

第四十九章 夺枪炮文攻武卫 置地产改弦易张

(1)

“乐天，别过去了吧，前面危险。”彭晓光停下脚步，伸手拽住走在前头的常乐天。

“咳，怕什么。”常乐天扭过头，满不在乎地说：“就那些土八路造的炮，能打多远？”

“还是小心点好。土八路的炮，可没准头。保不定打歪了，落在咱头上。”

“那…。”乐天迟疑了一下：“好吧。前面有个鬼子的破碉堡，咱们躲进去，肯定安全。”

两个大男孩趋前几步，压低身子，钻进一座塌了半边、散发着尿骚味的水泥碉堡。

“耶，臭死了。”常乐天一手捂住鼻子，一手抻了抻被汗水湿透的背心。彭晓光也捂住鼻子，左右看了看：“哎，这儿有个瞭望孔。”

常乐天凑过去，长满青苔的水泥洞口吹来一股热风。两个男孩头靠头，透过喇叭似的瞭望孔，朝山下观望。

梅岭脚下，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数百门大炮排作一溜，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粗细不一，奇形怪状。炮身有铁铸的、钢管的、汽油桶的，还有看不出名堂的，活像一群怪兽，脖子上系着红绸带，张着大嘴，盛气凌人。黑黝黝的炮口指向一片缓缓上升的开阔地，百米开外摆放了一圈靶子。靶子也是各种各样，方的，圆的，三角的。每块靶子上都画着扭曲的人形，牛头马面的。有的靶子上还写了两个血淋淋的大字，“暴徒”。开阔地四周，隔十来米插一面醒目的小红旗。不消说，这是在警告人们，里面危险，擅自闯入者，死了活该。

彭晓光看了一阵，有点失望地说：“唉，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小儿科。”

小儿科？乐天觉得奇怪，八一八摆的阵势还不够大么？

虽然乐天称自己为“观潮派”，没卷入两派之争，但内心里，他淡化了过去对所有造反派的憎恨，转而倾向八一八。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对八一八的好感与日俱增。不仅因为八一八里有他不少的老朋友，还有两件事，令他对八一八刮目相看。其一，妹妹乐湄被暴徒劫持，八一八出手相救；其二，军区大院被暴徒围攻，八一八逼贼退兵。

一晃快三个月了，可红暴围攻军区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眼前。那是个雷雨交加的日子，乐天守在爸爸的病房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的一阵阵噪音。竖起耳朵细听，轰隆隆的雷声中混杂着高音喇叭声和有节奏的呐喊声。他忍耐不住，借口上厕所，悄悄溜出军区总院。顶着瓢泼大雨，他爬到司令部警卫营营房的楼顶上，亲眼目睹了那紧张而又精彩的一幕。

军区大门前，警卫营战士和机关干部们手挽手地筑成几道人墙。面对成千上万暴徒的凶猛冲撞，军人们忍气吞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军区司令部声明，同意红暴的要求，归还羁押在军区的走资派，并责成王副司令代表军区作检查。同时，声明中还告诫围攻的人们，这里是重要的军事机关，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重任，希望革命群众能够顾全大局，立刻解散，返回各单位闹革命。军区的态度如此诚恳，守门的官兵如此忍让，可暴徒们还是不依不饶。他们手持棍棒扁担，高呼“打到带枪的刘邓路线”，一番又一番地冲击军区大门。几轮猛攻下来，赤手空拳的解放军官兵被打得鼻青脸肿，被撞得节节后退。

眼瞅着人墙倒塌，大门即将失守，岂料风云突变，暴徒们乱了阵脚。半空中莫名其妙地降下一阵石雨，石块核桃大小，乒乒乓乓，砸得暴徒们头破血流。更可怕的是落石中还有一些玻璃瓶子，里面似乎装满液体，落在地面炸开，冒出一股股白烟，随即飘起一阵阵刺鼻的酸臭味。乐天明白了，这肯定是建军说过的特殊武器，发烟硫酸。化学课上老师讲过，硫酸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能抽走木材、布料、皮肤里的水分，使之变成黑炭。这东西溅到衣服上都会烧个洞，更不说溅到赤裸的腿上、脚上了。果不其然，特殊武器就是比石块厉害。白烟起处，暴徒们纷纷逃避，连蹦带跳，哭天喊地，乱成一锅粥。只见石块和硫酸瓶一会儿来自东边，一会儿来自西边，时紧时慢，时密时疏，逼得暴徒们自相拥挤踩踏，人仰马翻。终于，暴徒们支撑不住，上万人马卷旗息鼓，丢盔卸甲，仓皇退却。

后来建军告诉他，这都是于海爷的高招。八一八兵分三路，一路围魏救赵，一路釜底抽薪，一路声东击西，吓得暴徒屁滚尿流。建军得意洋洋地说，他和建国带领大刀队，把红暴的食堂砸了个稀巴烂，还顺手牵羊，抢了红暴的粮食。那些农民暴动队的土老冒们听说馍也没得吃，米也没得发，谁也不肯饿着肚皮为孟庆元卖命了。建军咬牙切齿道，叔，俺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事没完，八一八正在准备一个大战役，按于海爷的口号，扫清暴徒，还我明都。

建军说的果然没错。前几天，《八一八战报》上登出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檄文。文中声称，坚决响应江青同志“文攻武卫”的英明指示，武装起来，向反革命暴徒宣战。紧接着，八一八又发出《紧急号外》，告知明都人民，今天在梅岭举行“文攻武卫”誓师大会，同时进行自制火炮的打靶试验。正巧彭晓光从上海回来了，乐天便拽上他，一同上了梅岭后山。

听到彭晓光说八一八“小儿科”，乐天心中颇为不服，回嘴道：“这还小儿科？你小子也太牛了吧。”

“不是我牛。比起上海的武斗，明都吗…”彭晓光竖起一根小指头：“顶多算这个。”

乐天愣了愣神，他知道，何止是明都，北京、上海、武汉、重庆，乃至全国各地，如今都在上演着生龙活虎的武打戏。而不久前上海工总司和上柴联司之间的那场血腥大战，似乎更加邪乎。他从传单里看到过这个消息，却不明详情，故而好奇地问道：“怎么着，你看到那场武斗啦？”

“可以说看到，也可以说没看到。”

“什么意思吗？”

“场面太大，我看不过来。”彭晓光扬了扬眉毛，颇有点装腔作势：“八·四武斗那天，工总司出动了十万人马，封锁了几十条街道，来往运兵的渡船把黄浦江都塞满了。他们还调动了上百辆铲车、履带车、救火车，团团围住上柴联司的大本营，撞围墙，喷高压水炮。遇到拼命抵抗的工事，他们就派出敢死队，短兵相接，冲上去肉搏，把他妈的长矛、大刀、钢钎、板斧、燃烧瓶都用上了。打得那叫个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听说死伤了上千人呢。”

常乐天听得出，彭晓光的描述有夸张的成分。并非夸大了武斗的场面，而是他并未亲临其境，也就是道听途说，然后添油加醋。不过，无论如何，十万人的武斗场面也确实震撼，都快赶上解放战争时的三大战役了。

彭晓光意犹未尽，接着说：“那场仗打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才结束战斗。上柴联司的人顽固得很，宁死不屈。被抓了俘虏，还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国际歌》呢。”

听到这里，乐天突然想起了王向荣老师问他的那句话，“那你看看看，谁是你真正的敌人？”

时至今日，他都无法回答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故而恨声道：“妈的，什么这个司、那个司，不都是工人阶级吗？干嘛非要打得你死我活的。”

“你不知道了吧？”彭晓光面露讥讽：“工总司有大后台。人家的总司令王洪文²⁷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革命左派。再说啦，即便两派都是工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毛主席说过，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我姑父说，就连他们东海舰队都接到上级命令，必须配合工总司的行动，派巡逻艇封锁黄浦江，防止浦东的农民过江来支援上柴联司。”彭晓光停顿了一下，又悄声补充道：“我还听我姑父说，武斗那天，主席就在上海。空军派出两架直升飞机，现场拍摄武斗实况。主席他老人家亲自观看电视直播，还表扬了王洪文呢。”

²⁷ 王洪文（1935-1992），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四人帮”成员之一。

这下乐天吃闷了。敢跟毛主席支持的人作对，那还不是找死吗？前些日子，军区大院的干部子弟中流传“二月逆流”的小道消息，说“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否定文化大革命，大骂中央文革小组，把主席惹火了，扬言要带着林彪重上井冈山。此话一出，那些功勋盖世的老师们立马蔫了，被打成“反动逆流”，押上了批斗会。“革命的首要问题”，答案不是明摆着？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老人家动动手指头，要谁活，谁活，要谁死，谁死。想到这里，乐天猛地一激灵。不好，万一孟庆元和红暴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的左派，那于海叔叔和八一八不就歇菜了吗？

“啪啪啪”，三声枪响。湛蓝的天空上升起三颗红艳艳的信号弹，八一八的炮群就要发威了。

两个大男孩顾不得再说话，眼睛直愣愣地注视着山下。

喧天的锣鼓都静了下来，围观的人们也都退得远远的。炮群中，率先出场的是十几门黑黝黝的铸铁炮。数十个身穿黄衫，头包红巾，腰系红带的炮手们列队成行，浑似电影里义和团、小刀会的赳赳武夫，个个精神抖擞，英姿飒爽。为首一人手执黄缎三角旗，挥动三下，炮手们抱起脚下的木桶，手拎黑布缠裹的木头棍子，一拥而上，围着大炮转来转去，上下捣鼓。

“天哪，这年头还用前填火药的滑膛炮，真他妈够土的。”刚才晓光说八一八“小儿科”，乐天还不服气，可看到这些老掉牙的爷爷炮，他也忍不住，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

“哈哈，怎么样，我说的吧。这些破烂玩艺儿，城头上搬来的老古董吧。”

“你先别得意，后面还有厉害的呢。”

“那好，我倒要看看，有什么厉害的。”

两个男孩正斗着嘴，“轰、轰、轰”，炮声响了。虽说是一群老土炮，轰出来的声音依然惊天动地。紧接着，抗日战场上用过的铁管弹丸炮、淮海战场上用过的油桶飞雷炮，以及各大厂家仿制的山炮、迫击炮纷纷登场亮相。开阔地被炸成一片火海，靶子们在硝烟中分崩离析、东倒西歪。

一颗炮弹呼啸而来，落在碉堡不远处，“轰”地一声，瞭望孔外黄土飞扬。

彭晓光慌忙蹲下，捂着脑袋惊呼道：“不好，打过来了。”

乐天笑了：“没事儿，离得远着呢。”

“奶奶的，想不到，他们真有几门好炮。”

“这算什么。顾建军告诉过我，他爸爸厂里还造出坦克和装甲车呢。”

彭晓光面色惨淡：“乐天，八一八和红暴打起来，真敢用这些致命武器吗？”

“不知道。反正我爸说过，战场上一旦打红了眼，就他奶奶的什么都不顾了。”

“唉，幸亏咱们一派不派，犯不着白白去送死。”

看着烽火连天的靶场，乐天没有回话。此刻，他心中非常迷茫。他是军人的后代，打小在部队环境里熏陶，生来只有一个梦想，继承父业，长大当兵，此乃天经地义。他羡慕父辈们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涯，崇拜战场上那些顶天立地的虎胆英雄，期盼自己也能像爸爸一样，经历一番血与火的洗礼，做一名真正的军人。可是，如果让他上两派武斗的战场，哪怕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他愿意吗？

乐天心中暗道，扯淡，连他妈的“谁是敌人”都搞不清，打什么打？爱谁谁，反正老子不当冤大头！

(2)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和常乐天、彭晓光的想法一样。

这是个充满激情的年代，这是个崇尚信仰的年代。同时，这也是个衍生出畸形与变态的年代。在一个神圣的魔咒下，人们的思维，为狂热的激情和荒诞的理想所引导；人们的灵魂，为盲目的信仰和愚昧的忠贞所奴役。在这个不安分的年代里，许多原本平常的人，变成了魔鬼附身的怪胎。

隆隆炮声，震得三江大学红暴司令部的玻璃窗索索发抖。玻璃窗后有一张因为愤怒而抽搐的面孔，面孔上有一双因为仇恨而充血的眼睛。一次又一次被对手击倒的孟庆元，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复仇！他不能让革命果实落入他人之手，不能让红暴战友的鲜血白流。为了对抗日益强大的八一八，为了击败武装到牙齿的屁匪，更为了夺回“得而复失”的权力，他也做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决定，抓枪杆子，抢军火库！

此刻，面对屁匪近在咫尺的武力炫耀，他心急如焚，焦虑不安，正在等待着战友们的消息。

“孟老师，孟老师。”司令部机要主任小王一路小跑，边跑边叫：“张向阳来电话了。”如今，只有这个二道毛子女生，还把孟庆元称作老师。

孟庆元猛地急转身，和小王撞了个面对面：“怎么说？”

小王扶住差点被撞掉的眼镜，兴奋地说：“得手啦！”

“得手啦？”

“是的，我们成功啦。大张说，他们排着队往里冲，守仓库的解放军没敢开枪。”

“哼，我谅他们也不敢。”孟庆元露出一副料事在先得意神情，而内里才把悬在半空的心放回原处。

“大张还说，军火仓库的东西太多，请司令再派些人手过去。”

“好极了。”孟庆元双掌一击：“这样，你马上通知钟明，让她带队，率领中学红暴突击队，迅速赶到七里店。告诉她，把能拿武器、弹药都拿回来，一件也不留。”

“遵命。”小王兴高采烈地跑了出去。

随着小王的身影消失，一位身形富态的中年女人走进司令部大门。她也是孟庆元迫切希望见到的人，原三江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如今红暴的头号笔杆子，欧娴。

“庆元，你要的专刊大样出来了。”

“欧大姐，快，快给我看看。”

接过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红色暴动》报大样，入眼通栏套红标题：《放开我，妈妈！》。

哦，一首自由诗，署名“红暴战士”。孟庆元心头一动，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读起来：

放开我，妈妈！
请你放开抓紧我的双手，
别为孩儿担惊受怕。
我不愿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我要到文化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去冲刷！
最高统帅一声号令，
红暴战士整装出发。
干革命靠的是满腔热血，
敌人的大刀、枪炮算得了啥？
不把屁匪消灭干净，
儿誓做千秋雄鬼永不还家！

再见吧，妈妈！
请你收起离别的泪水，
等待我们胜利的捷报吧！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庭梨院怎能横枪跃马？
看吧，我们的战旗红似火，
听吧，我们的战歌传天下。
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红暴战士敢于踏平海角天涯。
让我们高举文攻武卫的大旗，
手握钢枪刺刀见红把敌杀。
让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用青春的热血浇开胜利花。

哇，太棒了。孟庆元读罢，浑身颤抖，激动不已。他深深地知道，光凭抢来的那些枪炮，红暴还不足以与百万屁匪抗衡。他需要一种政治上的凝聚力、感召力、渲染力、鼓动力。在这些力的激发下，裂变出“精神原子弹”，才能使红暴的普通一兵变成铁血战士，变成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那样的千秋雄鬼。林副统帅说过，战争的胜利还是靠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正因为如此，他授意欧娴编纂一期专刊，发聋振聩，籍以鼓舞红暴战士的战斗意志，激发红暴战士对屁匪的无比仇恨。没想到，他看到了一首诗，诗中火辣的文字，使他心潮汹涌，热泪盈眶。不愧是有名的笔杆子，比起《八一八战报》上那篇干巴巴的檄文，欧大姐这首诗要生动得多、煽情得多啦。

“欧大姐，太好了。谢谢，谢谢，这首诗写得太好了。”

面对孟庆元的连连赞叹，欧娴脸庞发热，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其实，这首诗并不是她写的，也不是出自于某个红暴战士之手，而是她从一张来自武汉的红卫兵小报上抄来的。当然，为了迎合明都地区的具体情况，她做了适当的改动，把什么“红暴”啊、“屁匪”呀都揣进去了。她想，这不算剽窃吧？“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唱雄鸡天下白”，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也从古人那儿偷几句吗。管它哪儿来的呢，手段并不重要，达到目的就行。想及此，她心里也就坦然了。

“庆元，如果你觉得好，我就通知印刷厂开机了。”

“好，好，非常好。欧大姐，辛苦你了。”

“没什么。哦，对了。刚才收发室送来一封急件，是贺延生从北京寄来的。你快看看，中央是不是有什么新精神？”

孟庆元接过厚厚的牛皮纸袋子，撕开一端，把一沓子材料抖落在办公桌上。粗粗翻了翻，大都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下发的文件，诸如批转山东省军区《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查支左工作中的错误的情况报告》，《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等等。还有几份油印件，均是中央文革首长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

材料的最后，有一封贺延生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回京后，他把明都地区两派的情况向中央文革首长做了汇报。首长表扬了红暴的革命精神和夺权行动，同时希望孟庆元同志能胸怀大局，搞好两派大联合，继续革命，再立新功。接着，贺延生提供了一条重要消息，要孟庆元悉心领会，洞察其中的玄机。信中说，8月份以来，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各造反派组织开会，明确指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并在会议上提出“打倒五·一六”的口号。中央文革首长在讲话中强调，目前造反派内部出现了一股异己力量，自行其是，不听招呼。这些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的幌子下，否

定文化大革命，提出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他们背后有一个名叫“五·一六”的秘密组织，是个阴谋集团，表面上矛头对着周总理，实际对着党中央。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妨碍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中央首长号召，革命造反派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看罢贺延生的信，孟庆元有点犯糊涂了。就在上个月底，中央旗帜鲜明地表态，坚决支持造反派打倒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²⁸。《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中声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同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中也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社论号召革命群众掀起一个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是党的喉舌，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传声筒。两报社论中的“军内一小撮”，白纸黑字，历历在目，铁板钉钉。何以过了区区数日，“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错了呢？再者，那个“五·一六”集团，又是何方神圣呢？

孟庆元阴下脸，默默地把手中的信递给欧娴：“欧大姐，你先看看这封信。顺便告诉小王，让她通知下去，今晚，我们开一个碰头会，梳理一下形势。”

欧娴接过信，一言不发地点点头。从孟庆元阴晴不定的脸色上，她猜得到，北京怕是又出什么蹊跷了。

(3)

七里店，离明都城西太平门仅七里之遥，说来不远，却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地方，且周边荒无人烟。

满清时，这儿是来往官员、解差落脚的驿站，十天半月的有客光顾一下。只不过，来投宿的都是些押解犯人的小兵拉子，官大点的看不上这破地方，宁愿多走几步，进城找乐子了。到了民国年间，军阀混战，驿站荒废，人做鸟兽散，只剩下一个身穿破马褂、留着花白小辫的看门老头。抗战八年，这里被日本人占据，充作军营、牢房兼仓库。小鬼子拓宽了院墙，加盖了许多房子，还在大院里竖起两丈高的炮楼，老远看见人影就开枪，荒草丛中平添了不少冤死鬼。解放后，军队接管了这片破砖乱瓦，发现鬼子们把里面整得合规中矩，很适于存放武器弹药。于是乎，这里变成七里店军火仓库，隶属明都军区，存放了一大批野战部队淘汰的轻重武器。院落里房子套房子，方方扁扁的木头箱子堆得老高，覆盖着草绿色的帆布。大院围墙上到处涂着“军事重地”、“禁止入内”、“严禁烟火”的石灰字，墙头还拉着一圈圈的铁丝网。平日里，大铁门紧闭，除了炮楼顶上两个木桩似的哨兵，看不到别的人影。

²⁸ 陈再道（1909—1993）开国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文革中因支持一派群众组织而下台。

今天不一样了，这块偏僻的禁地突然变得热闹非凡。上千的学生娃娃从那条唯一的黄土路涌来，大摇大摆地走进军火库大门。他们就像前些日子抄家那样，毫无顾忌地砸锁破门，翻箱倒柜，络绎不绝地往外搬东西。大门外停了几辆卡车，还有几十挂板车。在一个高个年轻人和一个纤瘦小姑娘的指挥下，学生娃娃们把一箱箱武器弹药抬出来，高低不齐地码放在车上。有几个男孩子似乎不那么听话，嘻嘻哈哈，大呼小叫，门里门外地窜来窜去。他们有的扛着三八大盖，有的端着歪把子机枪，有的拎着卡宾枪，肩膀上还挂着子弹袋。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生最神气，一左一右挎了两只短枪，左边德国二十响，右边日本王八盒子，手上还挥舞着一柄尺把长的中正剑，烈日下闪着蓝光。

离大院数十米开外，有两排简易平房，是驻扎军火仓库守备连的营地。守备连连长双手叉腰，板着一张铁青的脸，脑门冒汗，眼露凶光，恶狠狠地盯着那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娃娃们。在他身后，远远站着一群徒手的士兵。士兵们都知道，连长心里窝火。仓库丢了不说，全连官兵都被学生娃娃缴了械，连长能不来火吗？还是躲得远点好，省得连长有气没处撒，拿着小当兵的当出气筒。

然而，弃守军火库，怨不得守备连连长。他就是有十条命，也承担不起这个天大的责任。按照武器弹药保卫条例，他有权命令士兵开枪，击毙任何敢于擅自闯入军火库的人。可是，就在子弹上膛的千钧一发间，指导员按住了连长的手。指导员毕竟是政工干部，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一旦伤了革命小将，那就不是责任问题，而上升到政治高度了。责任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政治问题是敌我矛盾。青海赵永夫，武汉陈再道，人家将军司令的都玩不过革命小将。自己一个小小的连队干部，不就是一捏就瘪的小臭虫吗？责任事故，再大也是责任，总好过自己给自己戴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吧。于是，指导员命令战士们严阵以待，同时向造反派喊话，说要向上级请示，请造反派耐心等待上半个小时。电话一层层地打上去，就在最后一分钟，指导员得到军区首长简单明确的电话指示，“不准开枪，让他们拿吧。”

弃守军火库，是上级的命令，连长解脱了，指导员安心了，守备连也没事了。而发出这个命令的人却惹火上身，内心惶惶。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早已焦头烂额的军区副参谋长常元凯。此刻，他和王副司令面对面地坐在军区作战指挥室里，谁也不吭声，闷着头吞云吐雾。

“叮铃铃”，沉寂了一会儿的电话铃突然又响了。常元凯捏灭烟头，拿起了话筒。

“嗯，我是常元凯。好，把电话转过来。嗯，你慢慢说…。什么？八一八？你等等。”常元凯捂住话筒：“王副司令，小岗山来电话，他们被八一八包围了，也只给了半个小时。”

王副司令顿时怒火中烧，“啪”地一掌拍向桌面：“妈了个巴子，红暴刚抢完，八一八也来抢。这个于海，凑什么热闹？”

“要不要我马上跟于海通个电话？”

“算了吧。他个猴精，这个时候，你找不到他。”

“那，怎么办？”

“怎么办？”王副司令眉毛一扬，毫不犹豫地说：“一碗水端平。”

“这…？”常元凯神色不安：“王副司令，小岗山是军区的战备仓库。”

“我知道。那你说怎么办？下令开枪吗？”

“不，不。我的意义是…，要不要再向军委请示一下？”

“没那个必要了，按军委刚才的电话指示办。”

“是！”首长下了命令，常元凯不敢多加质疑。他放开捂在话筒上的手，清咳一声，一字一顿地说：“冯营长，你听着。不准开枪，这是中央军委的命令。你给我复述一遍。…，对。你让战士们放下武器，和造反派讲道理，尽量劝他们撤离。…嗯，…嗯。我知道。如果他们硬闯，你们就撤出。记住，他们走了之后，立刻清点仓库，写一个详细报告，马上派人送到司令部来。”

放下电话，常元凯脸色惨淡：“乱弹琴。这一次怕是麻烦大了。”

“由它吧。命令是军委下的，咱们还敢抗命不成？”

“可八一八抢的是战备仓库啊。”

“咳，你呀，书生之见。”王副司令苦笑着摇摇头：“老话说得好，死一次是死，死两次还是个死。都乱成这样了，上面不管，咱们还能干什么？妈了个巴子的，有人鼓吹文攻武卫，有人煽动反军乱军，那就由他们闹腾吧。表演得越充分，暴露得越彻底。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总有一天，必须有人对这一切负责的。”

有人负责？王副司令说得倒轻松。万一两派真枪实弹地打起来，死伤无数，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常元凯暗自嘀咕，一旦追究武器来源，就算军委认账，怕只怕自己和王副司令也脱不掉干系，成为祭台上的替罪羔羊。妈的，早知道又是一颗定时炸弹，干嘛急着出院吗。

“老常，我看你脸色不好，不行还是回医院吧。”王副司令似乎看穿了常元凯的心思。

“我没事。”常元凯连忙掩饰：“王副司令，我想，我还是找于海谈谈。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只要八一八不打第一枪，红暴也不敢贸然挑衅。还有，我建议军区党委给中央和军委写一个报告，汇报一下军火仓库被抢的详情，请中央立刻发文件，全面收缴非军事单位的武器弹药，以免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嗯。你这个建议不错。这样，你马上起草一个报告，我拿到党委去讨论。至于找于海谈话，你可以用老战友的身份劝劝他。不过，如今两派势同水火，不共戴天。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派性这个东西，害死人。有多少家庭，亲情都不顾了。夫妻两派，父子两派，兄弟两派，打得不可开交。我听说，‘扫清暴徒，还我明都’的口号就是于海提的。妈了个巴子的，这小子如今陷得太深，还会不会听你的，难说。”

听到王副司令最后那句“还会不会听你的，难说”，常元凯一脸苦笑。倒也是，自己眼下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指望别人听你的？但是，事关重大，不管于海听不听，作为多年的老战友，该说的话还是得说啊。

“邱叔，我听你的。”

这段日子里，龚家二少爷倒是没有食言，他果真听取了邱秉义的建议，“正名、揽才、置地”，走阳光道路。今天是内堂总管徐掌柜挑选的黄道吉日，二少爷率领敖龙帮一千兄弟，大张旗鼓地挂牌开业，砍出了改弦易张的第一板斧。

灿烂阳光下，九龙弥敦道一座写字楼前乌泱泱地围了一群人。邻近楼房的墙壁橱窗上都糊满了大字报、大标语，看上去破败不堪。唯有这座写字楼，显得鹤立鸡群，玻璃大门明净透亮，大理石墙光滑如洗。如同这楼面一样，龚逸尘和他的兄弟们也打扮得光鲜亮丽，一个个西装革履，神采奕奕。过去，这些江湖汉子们穿惯了对襟短打，动辄袒胸赤膊的，头次穿上雪白的衬衣，套上笔挺的西装，系上鲜艳的领带，多少有点别扭。然而，人靠衣装马靠鞍。在外人眼里，这帮衣冠楚楚的汉子们，不像是杀人越货的黑社会，而是做正经买卖的生意人。

写字楼前，龚逸尘笑容满面，指点着几个年轻兄弟，把一块披挂红花的招牌嵌入门旁的大理石壁。招牌金晃晃的，不很大，两尺见方，镌刻了两行字，上行中文，下行英文：敖龙地产。

龚逸尘身后，站着一群前来捧场贺喜的老少爷们。其中有昔日道上的老朋友，港府警局的华人长官，几家臭味相投的公司老板，还有美华书局的董事长邱秉义、经理王孝全。招牌挂定，二少爷身边的徐掌柜一挥手，二楼垂下八挂红彤彤的万头鞭。

霎那间，火光迸裂，纸屑翻飞，腾腾烟雾中，炮竹声噼啪作响，震耳欲聋。

中国人生性好凑热闹，港人同根同族，自然也不例外。听到惊天动地的鞭炮声，路人们纷纷涌来，探头探脑，想看个究竟。不多时，写字楼前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可是，当围观的人们看到“敖龙地产”四个簇新闪亮的大字，不禁冒出一个疑问，这年头，逃离香港还来不及呢，居然有人开公司，搞地产，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难怪人们会有疑问，逢此乱世之秋，“敖龙地产”横空出世，的确显得不合时宜。

眼下，大陆武斗成风、烽火连天，香港也乱成了一锅粥。不同之处在于，大陆之武斗乃派性作祟，两边各自标榜自己才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派，相互指责对方反动，恨不除之而后快；而香港之乱象乃源自民族和阶级仇视，在一伙左翼分子的煽动挑唆下，示威者手持红宝书，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向港英当局和有产阶层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百姓对英人、警察和上流社会的反感乃日积月累，积重难返。这种反感不仅出自于二等公民的身份卑微，生活贫苦，也因为当政者贪污腐败，滥用权力，执法不公。故而，一般民众对港英当局普遍持不信任、不合作的态度。大陆文革开始后，香港左派们利用港人的不满情绪，趁机发难，并借鉴大陆红卫兵模式，成立了“**香港各界**同胞反英抗暴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号召港人罢工、罢市，上街游行示威。英国佬不甘示弱，派出大批警察弹压示威者，并施放催泪弹驱散游行队伍。

可是，几个月下来，“反英抗暴”的浪潮不仅没有被压下去，反而愈演愈烈。对峙双方数番较量，各有伤亡，谁也不肯让步，以致镇压升级，反抗升级。港警们开始动用武器，卡宾枪、臼炮、装甲车，乃至直升飞机都上了阵。“斗委会”则以牙还牙，以暴易暴，开展游击战、地雷战，在港九繁华地段安置了上万枚的真假炸弹。更为甚之，大陆一方也来火上浇油。上个月，香港边境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沙头角枪战事件。300余大陆民兵越境进入港属禁区，包围了沙头角警察岗楼，高呼反英口号，投掷石块，发射鱼炮。警察们试图用催泪弹和木头子弹驱赶大陆民兵，不仅无效，反倒激怒了对方，致使冲突加剧。大陆民兵首先用真枪实弹发起进攻，港府警察被迫兵戈相见。待到驻港英军的装甲车赶到现场时，5名港府警务人员已经饮弹身亡，命归黄泉。自此后，港督宣布，香港边境全面封闭。

这一连串的暴力流血事件，搅得香港人心惶惶。“中共将用武力收复香港”的传言犹如台风过境，涤荡港九每一个角落。香港的富人们畏惧了，恐慌了。他们当中不少人来自大陆，对当年的内战、土改、镇反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恐怖画面记忆犹新，生怕噩梦重演。即便有的人土生土长，也从各种媒体的报道中闻到过内地“杀富济贫”的血腥。于是，有产者纷纷出逃，移民潮、物业抛售潮席卷港九，房地产行情一落千丈。因此上，在一般人眼里，眼下房地产是个大火坑，这个时候往坑里跳，不是傻瓜又是什么？

然而，一般人毕竟只是一般人，他们谨小慎微，安分守己，往往错失千载难逢的良机。邱秉义不是一般人，龚逸尘也不是一般人。他们是枭雄，敢于在乱世中铤而走险。他们是赌徒，敢于在不见赢面的牌桌上出手。千金一掷，是输是赢，牌掀开了才知道。地产抄底，有料无料，几年后便见分晓。

写字楼前烟雾弥漫，火花四溅。围观者们交头接耳，指指戳戳。二少爷龚逸尘面带笑容，泰然自若。待炮竹燃尽，他轻轻掸去落在身上的纸屑，投足举步，带领众兄弟和来宾们走进写字楼大厅。

大厅正前方，有一古色古香的花梨木香案，上面安放两座神龛，左手红脸关云长，右手白脸赵公明。两尊神祇面前，各设一鼎紫铜香炉，旁边摆满了大盘小盏，盛放着猪头、烧鸡、卤鹅、腊肉及各色干果。诸多供品的空隙间，还立着几瓶没开封的陈年老酒。

邱秉义尾随众人走进大厅，看到逸尘和他的兄弟们人人手持三柱燃香，下跪叩首，一拜关帝爷，二拜财神爷，且口中念念有词，禁不住心中好笑。唉，

这些汉子，即便换上了西装，还是改不掉江湖习气，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邱秉义差点看爆了眼球。徐掌柜拍拍巴掌，大厅走廊闪出两行身穿旗袍的妙龄女郎，个个玉面红唇，花枝招展，凹凸有致，环肥燕瘦。姑娘们手上都捧着一瓶香槟，款款来到众人面前，玉指轻推，“砰砰砰”，木塞弹出，泡沫飞旋。白衣侍者们送上玻璃杯，推出五彩缤纷的餐桌。转眼间，大厅里酒杯叮咚，贺声四起，狂谑浪笑，莺啼燕语。

“邱叔，小侄给你敬酒了。”龚逸尘首先来到邱秉义面前。

“逸尘贤侄，开业大吉，恭喜恭喜。”邱秉义举起酒杯。

“同喜同喜。”

二人相视大笑，一饮而尽。

“邱叔，这个‘正名’的场面还过得去？”

“不错，有点意思。”邱秉义频频点头，带着调侃的语气道：“又是拜关公、拜财神，又是美女加香槟，可谓土洋结合，中西合璧。”

“哈哈。邱叔，让你见笑了。土的是徐叔的主意，洋的是小侄从电影里学来的。”

“呵呵，你如今当董事长了，是该学点新潮。逸尘，置地的事办得怎么样，还顺利吗？”

“还可以。只不过我们财力有限，有几块地皮要价高，正在谈呢。”

“二少爷，我回来了。”叔侄二人正说着话，天字堂堂主铁头兴冲冲地走到他们身旁，后面还跟着一位身穿灰布长衫，留着鼠须，尖嘴猴腮的中年人。

“呃，邱叔也在，铁头给邱叔请安了。”

“铁头兄弟客气了。”邱秉义双手抱拳，点头道谢。

龚逸尘二话不说，张口便问：“铁头，事情办妥啦？”

“搞掂！”铁头大拇指一竖，眉飞色舞。

“加了多少钱？”

“一文没加，还压了三成。”

铁头的回答，不仅让邱秉义目瞪口呆，也令龚逸尘吃惊不已。作为多年的兄弟、帮主，龚逸尘当然知道铁头有本事，可那是打打杀杀，论到讨价还价做生意，他不过是铁柄木脑壳，一根棒槌罢了。

于是，龚逸尘迫不及待地问道：“铁头，你玩的什么花样，快说来听听。”

“二少爷，小畸丝啦。”铁头憨憨一笑，摸摸脑袋：“不过吓唬了一下那只羊牯。”

龚逸尘眉尖锁起，一脸不快：“铁头，咱们可是说好的，正经做生意，愿买愿卖，两厢情愿，不准强迫。”

“二少爷误会了。”铁头身后的长衫人插话道：“铁堂主没动粗。所谓吓唬，不过借了别人的枪，弄点响声而已。后面的生意是小的出面谈的。”

“哦，快说，怎么回事？”

长衫人捻捻鼠须，从容不迫地说道：“二少爷，说来也简单。时下，‘斗委会’把港九闹腾得草木皆兵，乌烟瘴气。他们专和有钱人作对，到处安放炸弹，听说炸死了不少人。我们也照葫芦画瓢，在那家人的门前院后放了几颗炸弹。”

看到二少爷瞪起眼珠，中年人忙道：“噢，二少爷，请稍安勿躁。我们放的炸弹都是假的，只冒烟，死不了人。可要弄出点动静，假戏也得真做。我们搞了一颗真炸弹，绑上油杂鬼，炸死了那家人护院的大狼狗。后面的事就容易了，那家人主动找上门，宁愿钱少点，急忙出手，逃命要紧。小的便见机行事，自作主张，把原来的出价压低了三成。请二少爷过目，小的把房契、地契都拿来了。”

“哈哈，干得漂亮。”龚逸尘捧腹大笑，笑了一阵，突然想起了什么：“哎，你是哪个堂口的？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铁头连忙应道：“二少爷，这位先生是我揽进的人才。邱叔说过的，走阳光道路，第二板斧是‘揽才’。先生原来在湾仔天福当铺当朝奉，人称‘铁算盘’二叔公。听闻先生会做生意，我上门请来的。”

“好！铁算盘，好名头。铁头，今后就让二叔公跟着你了，做你的师爷。一个铁头，一个铁算盘，一武一文，哈哈，你们二人搭档，大可显一番身手喽。”

长衫人深深一揖：“多谢二少爷提携。小的愿效犬马之劳。”

听着眼前三人的对话，邱秉义端是哭不得、笑不得。就这般巧取豪夺，就揽进这样的人才，哪里称得上“阳光道路”。玩来玩去，还不是黑道的伎俩，流氓的招数。不过，他也知道，要让这帮江湖好汉转变成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正儿八经的商人，好比浪子回头，逆水行舟，绝非一蹴而就。

唉，无论如何，他们毕竟迈出了第一步。再者说，铁头胡来，终究还是把屎盆子扣在那些亲共分子的头上。想到这里，邱秉义开怀地笑了。

第五十章 报血仇于海布阵 论悲剧董老伤怀

(1)

“逸凡，你看着点儿炉子。水开了把热水瓶灌上，再换一块煤。还听到啦？”

就隔一道门帘，梦兰的话龚逸凡当然听得真真的。他放下手中的书，趿拉着鞋走到宿舍门口，看见她和甘妈、文漪手拎米袋、菜篮，一付要出门的样子，忙问道：“你们要出去呀？”

“嗯。出去买东西。”

“别出去了吧，外面太危险。”

“唉，你呀，真是大少爷当惯了。”梦兰嗔笑道：“你还晓得啊，不出去，咱们连中饭都没得吃，家里已经没米下锅了。”

龚逸凡愣了愣神，无奈道：“那好吧，你们多加小心，快去快回。”

“知道啦。你看你的书去吧。”

“一定要小心啊，快点回来。”

眼瞅着三个女人转身离去，龚逸凡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追在后面喊道：“哎，等等，你们带证了吗？”

“哎呀，有完没完？烦死了。”文漪头也不回，狠狠地呛了爸爸一句。

“文漪，好好跟爸爸说话。”梦兰轻轻拍了女儿一下，转脸道：“放心吧，我们都带啦。”

文漪肩头一拧，不满地“哼”了一声，快步走出七舍大门。她嫌爸爸烦，是因为爸爸一个大男人，整天兔子一样躲在家里，不干事还啰里啰唆的。但她也知道，爸爸是真替她们担心，生怕她们遇到麻烦和危险。爸爸说的那个证，外公起了个好笑的名字，叫“良民证”，是红暴发的。凡是住在三江大学校园区的教职员工和家属，除了穿开裆裤的小屁孩，每人一张。红暴在校园两头的路口修建起工事和路障，设立了哨卡。要想上街，去菜场、粮站，都要凭证进出。把守哨卡的是一帮中学生，一个个挎着枪，背着手榴弹，神气活现的，就是不晓得多少天没洗过澡，隔老远就闻到一股酸臭味。经过哨卡时，要看他们的脸色，高兴了，手一摆让你通过，不高兴了，堵着你盘查半天，身上的臭味把人都要熏死了。前两天，七舍二楼的一个女老师外出买菜，不当心丢了“良民证”，回来时被那帮臭男生拦住，说破大天也不让进。直到快吃午饭，女老师家里的人觉得不对劲，出去寻找，一家人拿着“良民证”作保，才把女老师接了回来。这件事给大家伙敲了警钟，出门要带好“良民证”，钱丢了，证也不能丢，否则家也回不去啦。

“文漪，别走那么快。”喊了一声，女儿不理不睬，依旧闷着头往前走，梦兰有点来气，嗓音便高了几分：“文漪，你听见没有。回来，扶着奶奶。”

“没事，没事。我自己能走。”甘妈连忙摆手：“梦兰啊，你就由着阿文吧，这些日子也把孩子憋屈坏了。”

虽说龚家三个丫头都是甘妈带大的，可真心论起来，老太太还是最疼阿文。甘妈守旧，思想老套，总觉得这辈子没抱上个小少爷，身上缺了一块。早些年，老太太明里暗里不知求了多少次佛祖，拜了多少次菩萨，可求了白求，拜了白拜，大少奶奶的肚子就是不争气，接二连三地生闺女。如今不中了，世道乱，要钱没钱，要房没房，生了也养不起。无奈之下，甘妈只得退而求其次，把心偏向了文漪。在甘妈眼里，阿文这丫头像个小子，敢说敢干，胆大包天，秉性随二少爷。故而，每每梦兰数叨二丫头，甘妈总要出声，护着这个假小子。

奶奶发话了，梦兰自然不好意思再啰嗦。况且，女儿心里憋屈，当母亲的岂能不知道。像文漪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让她一天到晚闷在家里，闷也闷出病来。可如今这日子，谁不憋屈，谁能开心得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夜之间，校园突然变了样，成了一座大军营。打外边开进来许多带枪的男男女女，一窝蜂地涌到三江大学，不少看上去还只是大孩子呢。学生宿舍住满了，教室也改成大通铺，桌椅板凳扔得到处都是。要说过去吧，外面虽然打打闹闹的不安宁，校园里还算平静，文漪她们还能在南苑里捉迷藏，还可以到翠湖边打水仗。可现在不行了，教学区不让进了。校门口修了碉堡，架起机关枪，让人心惊肉跳的，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大操场变成练习射击的靶场，噼噼啪啪的枪声从早响到晚。日头一落，校区戒严。路灯都坏了，到处漆黑一片。大人孩子只能呆在家里，门都不敢出，生怕打哪儿冒出一颗子弹。

几天前，食堂门口贴出一张告示，“红暴司令部通知，即日起，三大食堂仅为红暴战士服务，一律凭袖章就餐。其他人等谢绝入内，特此通告。”这样一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寄爹寄妈岁数大了，外出不方便，自是需要照顾。打从云姐走了，许大哥一个人过活，有一顿没一顿的，让人看着心疼。于是，她和逸凡合计了一下，干脆三家搭伙，凑合着过日子。嘴多了，米面菜蔬消耗得快，隔天就得上一次街。还有，掐指算算，小芹也快生产了，虽然买不到桂圆、红枣的，红糖、挂面总要备一些吧。一下子采购这么多东西，光靠她和甘妈弄不动。雪素还小，没力气，畹香又被钟大哥的女儿拽回宣传队，只好让文漪跟着了。这种力气活儿本来应该是男人干的，每次都抓文漪的差，丫头当然觉得委屈。可梦兰不想劳动逸凡，倒不是她惯自己的男人，而是心里存着一个念头，逸凡看书才是正事。别看世道乱糟糟的，终究有一日，知识还会派用场。而且，如同自己诵经一般，只有书，才能让逸凡物我两忘，静心、净心、安心。

一时间，祖孙三人各想各的心思，谁也不再说话，默默前行。不过，文漪还是放缓了脚步，耷拉着眼皮跟在奶奶身边。经过哨卡，那些执勤的孩子们也疲沓了，没难为她们，手一摆，放她们出了关。

粮店里买了二十斤闻着发霉的中熟米，菜场上拣了一篮子蔫不拉几的萝卜青菜，三个女人来到副食品店。这家店铺就是大半年前失火的那一家，里面还死过两个人。不久前粗粗翻盖了一下，又开始对外营业了。走到店门前，梦兰止住脚步。她突然心里疼得慌，觉得里面晦气，好像闻到一股血腥味。可校

园周边只有这一家副食品店，换个地方至少要走上半个小时。她回头看看，甘妈拎着菜篮，气喘吁吁，文漪扛着米袋，满头冒汗，再看看自己，两只手也占得满满的，什么晦气不晦气的也就顾不得了。

副食品店翻盖后，橱窗都用砖头堵死了，没处采光，大白天点着一盏昏黄的灯，阴森森的，让人身上发毛。梦兰不敢多看，快步走到柜台前，张口便问：“同志，请问有没有红糖？”

“没有。只有古巴砂糖，凭票供应。”售货员从阴影里冒出来，声音沙哑，好像得了重感冒。

梦兰稍稍犹豫了一下：“好吧，我买一斤。再称一斤乳瓜，一斤什锦菜。”

“没货。”

“没有？那，有别的酱菜吗？”

“只有大头菜。”

“唉，大头菜就大头菜吧，买两斤。麻烦你快一点。”

有的时候，人的第六觉还真灵验。正当梦兰莫名地心慌，急着想离开这里时，门外突然响起清脆的枪声。正在包大头菜的售货员大呼一声：“不好，打起来了。”话未说完，便扔掉手中的干荷叶，一头缩在柜台底下。

尽管吓得魂飞魄散，两条腿打软，梦兰毕竟经历过一次，有了点经验。她赶忙拖住甘妈，向文漪喊道：“快，到墙角，躲起来。”

她的话音刚落，就听得门外有人大叫：“不好啦，田师傅受伤啦。”紧接着，枪声大作，子弹打在商店的砖墙上，噗噗作响。三个女人挤在墙犄角，浑身颤抖，相顾失色。

不过，这一次应该算有惊无险。尽管外面枪打得炒豆一般，听着吓人，却没人闯进来。几分钟后，随着“快，快，救人要紧，上医院”的呼喊，枪声止住了，杂乱的脚步声也渐稀渐远。

文漪悄悄走到门口，探头朝外左右看看，掉头说：“妈，没事了。”

那个躲在柜台下的售货员冒出半个脑袋，嘶哑的嗓音微微发抖：“乖乖隆里冬，嚇人巴拉的，小命玩掉半条喽。”

文漪有点瞧不起似的看了他一眼：“哟，子弹又没打进来，有什么好怕的。”

售货员哑哑地冷笑道：“嘿嘿，你这个小姑娘，说得轻巧。子弹真的打进来，你哭都来不及。喂，那位女同志，听我的劝，拿得动就多买点，以后少出来。妈妈的，拿命赚钱，不值当，老子明个也要告病假了。”

甘妈蹲在墙角，腿软得站不起来，颤声道：“梦兰啊，听师傅的，多买点吧。”

梦兰扶起甘妈：“好吧，师傅，给我称5斤大头菜。”

“啊呀，妈，买那多干嘛，难吃死了。”文漪心里发怵，一想到天天吃烫饭大头菜，酸水都要泛出来了。

“小姑娘，难吃也比没得吃好。今个不买，明个怕是想买也买不到喽。”

(2)

江南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会议室里，于海坐在沙发上，正在翻看传达室刚刚送来的《人民日报》。

“于海爷，枪拿来了。”顾建军带领两个兵团战士，抬着一只墨绿色的箱子，走进会议室大门。

“徐海峰呢？”于海放下报纸，站起身。

“副总指挥说，他马上就到。”

“好，你们放在桌上吧。建军，你再跑一趟情报部，请总指挥过来。”

“是。”俗话说，近朱者赤。学了爹和于海爷，建军也有了点军人的味道。

看着建军一行离去，于海把目光转向那只狭长的墨绿色箱子。箱子里装着枪，崭新的枪，已经抢来好几天了，可他还没顾得上瞧一眼。这几日，他忙着发愁、生气、想对策，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军区首长解释这件事，有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窝囊和委屈。

的确，在抢劫战备仓库这件事上，常元凯和王副司令冤枉于海了。他野心再大，风头再劲，也不会不知道战备仓库的千钧分量，也不敢触犯这条涉及国防安全的底线。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他怎么解释也是“此地无银”，因为军火仓库确实是八一八抢的。那个鲁莽的田师傅擅自行动，带领他的机动大队，亮出八一八的旗号，把小岗山军火仓库搬了个底儿朝天。等到于海和马本清、徐海峰等人得知这件事的时候，田师傅已然凯旋还朝。五十余部大卡车齐崭崭地停在八一大楼前的广场上，车厢里武器弹药堆积如山。

于海走到桌前，慢慢掀开箱盖，探手取出一支步枪。枪身沉甸甸的，散发出一股熟悉的枪油味。他“哗啦”一声拉开枪栓，举到眼前，从里到外观察了一会儿。机匣侧面，他看到一个醒目的三角形标记。三角形中有两个号码，虽然号码形状稍许变异，可还认得出 2 和 6 这两个阿拉伯数字。于海当过多年的军代表，熟知国内著名军工厂家的代号及产品。26 代表位于重庆的 296 厂，一家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老牌兵工厂，也是现今国家定点生产步枪的专业厂。该厂的拳头产品是 56 式半自动步枪，为我军目前最好的单兵制式武器。它的有效射程为 400 米，杀伤范围可达 800 米，装上专用的发射器，还可发射枪榴弹。由于该厂产量有限，兼之近年来我国无私地支援越南兄弟，直到今天，我军主力部队尚未换装完毕，二线部队就更不用提了。

“于书记，这枪真带劲。”

听出是徐海峰的声音，于海转过身，扬了扬手中的枪，问道：“海峰，过去打过吗？”

“打过。军区大比武的时候，我用的就是这种枪，还得了个神枪手的奖状呢。”

“呵呵，神枪手，不简单。”于海把枪放回箱子：“怎么样，统计好了吗？”

“好了。田师傅他们拿走了5支手枪，200发子弹，说是玩两天就还回来。其它的都在，这是清单。”

于海接过徐海峰递上的文件夹，仔细看了一遍夹在里面的清单。除了桌上那种56式半自动步枪，从小岗山抢来还有56式冲锋枪、56式轻机枪以及54式手枪，计6144支，7.62毫米制式子弹120万发，63式迫击炮50门，炮弹1500枚，以及大量的手雷、枪榴弹和爆破筒。

“妈的。”于海“啪”地把文件夹掼在桌子上，狠声道：“这些武器弹药，足够装备一个步兵师了。老田这个浑球，真他娘的吃了熊心豹子胆。”

于海不是第一次骂田师傅了，抢来武器的当天，他就没沉住气，当着马本清和徐海峰的面，把田师傅怒斥了一通。

“你他妈的把天捅漏了！”

就凭这一句话，田师傅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竟然没敢发他的牛脾气。只是嘟嘟囔囔地解释道，他并不知道小岗山是战备军火仓库，只不过听说暴徒们抢了七里店，他气不服，便带着人马车辆杀向小岗山。早知道此举犯了大忌，照于书记的说法，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借给他十个胆，他也不敢妄动小岗山的一枪一弹。

骂归骂，不过发泄一下心头的怒火。于海自然明白，这个时候骂也没用，当务之急，是妥善安顿好这批武器。首先，这些致命性武器绝不能随意发放，更不能流入民间，否则后患无穷。他命令徐海峰立刻接手，将武器弹药封存在八一八最安全的大楼里，派人日夜看守，同时查验数量，造出清单。其次，他要想一个稳妥的方案，尽量把自己和八一八的屁股擦干净。但是，他并不急于归还这些军火，因为这将是讨价还价的筹码。红暴抢枪在先，八一八抢枪在后。红暴不还，八一八也不当冤大头。

根据兵团情报部获取的可靠消息，红暴从七里店抢了数千枝枪、数十万发子弹。眼下，他们把精锐部队收缩在三江大学，修筑防御工事，日夜不停地练习射击。此外，红暴作战部部长张向阳还调集了一批体校射击队和军区体工队的枪手，组建了一支所谓的“剿匪队”，扬言要摘掉马本清、于海以及其他屁屁头头的脑袋。虽然于海看不起红暴的作战能力，更看不起他们的指挥水平，但面对孟庆元和张向阳这两个疯子，也不敢掉以轻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批武器来得还真是时候，比那些自制的土枪土炮管用多了。

唉，祸兮福兮，孰知其极，走一步看一步吧。

“于书记，其实，老田也是好心。”看到于海发火，徐海峰连忙劝道：“红暴抢了那么多枪，他怕咱们吃亏。”

于海知道自己刚才有点失态，解释道：“海峰啊，我知道老田是为了八一八好。可你我都当过兵，应该知道战备仓库的分量。一旦军委追究下来，别说咱们，连军区首长都吃不了兜着走。你给我听着，这批武器弹药一定要看好，除了文攻武卫连，任何人都不准动用。”

“是！”

“对了，文攻武卫连的人员干部配齐了吗？”

“配齐了。清一色的复员转业军人，都玩过枪，只要熟悉一下武器就行，用不着训练。”

“建制如何？”

“相当于一个加强连，全连有四个作战排，外加一个短枪班，一个通讯班和一个迫击炮班。作战排每排四个班，武器配置和正规部队一样，每个班 2 支冲锋枪、2 挺班用机枪、7 支半自动步枪，还有一台步话机。短枪班全部佩带 54 式手枪，专门进行战场侦察和贴身作战。通讯班携带两部电台，可在两百公里范围内随时与兵团总部联系。迫击炮班装备 6 门 63 式，每门炮配一个基数，也就是 60 发炮弹。全连干部战士都住在兵团总部，施行战时值班制。我还调配了八辆卡车和一部吉普，全天候待命。保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听着徐海峰简洁明了的汇报，于海好像又回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禁不住豪气勃发，大声喝彩道：“好！太好了！古人云，凡兵在乎精，不在乎多。海峰，这支队伍由你亲自带领，在你手里我才放心。嗯，还有一件事，文攻武卫连的武器你怎么管理？”

“我让每一位干部战士填写了表格，登记枪支编号，并签字画押，谁的枪谁负责，保证做到人在枪在。”

“嗯，很好。”于海赞许地点点头：“老子曰，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凭八一八目前的实力，对付红暴那些生瓜蛋子，易如反掌，完全可以不动用这些武器。但是，有备方能无患。一旦出现异常情况，文攻武卫连可以当作一支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部队。你记住，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到关键的时候，不准暴露实力。”

“是！首长。”徐海峰立正，敬礼。

(3)

就在二人相顾而笑的时候，走廊里传来一阵纷杂急促的脚步声。“砰”，党委会议室大门洞开，马本清、顾浩田、顾建军等一群人闯了进来。

“于书记，出事了。”马本清神色紧张。

本来于海要和马本清谈谈关于军火武器的处置问题，可听到出事了，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脱口便问：“什么情况？”

“田师傅受伤啦。”

“怎么回事？”

“田师傅来兵团开会，半路被红暴的人打了伏击。”

“伤势如何？有危险吗？”

“不太清楚，正在医院抢救。”

于海当机立断：“海峰，你去备车，带上那个短枪班。我们马上去医院。”

“是！”

徐海峰刚要抬脚出门，门外跑进来总部电话值班员：“报告于书记，总指挥，红卫医院来电话，田师傅失血过多，抢救无效。田师傅他，他牺牲了。”

这个消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会议室里所有的人。沉寂了数秒之后，如同火山爆发，悲声、恨声、怒骂声冲天而起。

“狗日的暴徒，搞暗杀，真他妈歹毒。”

“奶奶的，又是一笔血债。”

“总指挥，下命令吧。给田师傅报仇！”

“田师傅的血不能白流。于书记，动手吧。”

“对，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扫清暴徒，还我明都。”

“快出兵吧，还等什么？”

...

噩耗悲摧，群情激愤，于海也被感染得气血上涌。然而，多年的战斗经验让他明白一个道理，战场上越是危急混乱，指挥员越要沉着冷静，切切不可让众人的情绪所左右，以致乱了方寸。自从抢过军火仓库后，敌我双方的实力都有了变化，要拿出一个完善的作战计划，他需要时间。可另一方面，他也心知肚明，此时此刻，他必须和大家立场一致，态度鲜明，同仇敌忾，否则会失去八一八对他的倚重与信任。

略作思考后，于海攥紧拳头，神情悲切地说道：“同志们，田师傅的仇，我们一定要报。但是，请大家不要过于冲动，听我说两句。”

马本清带着哭腔说：“于书记，你下命令吧。只要为田师傅报仇，我们都听你的。”

“同志们的心情我理解。我和大家一样，恨不得立刻杀向暴徒大本营，把暗害田师傅的凶手一个一个揪出来，碎尸万段。可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俗，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我建议，我们先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活动，悼念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光荣牺牲的烈士。同时这也是向暴徒正式宣战的誓师大会，籍以告慰田师傅在天之灵。总指挥，你看呢？”

“公祭大会…”马本清沉吟片刻：“对，我家乡也有这个说法，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我同意于书记的建议。”

看到无人提出异议，于海说：“好。小马，这个公祭大会，就由你来筹备。明天有点仓促，但最好不迟于后天。”

“行，就定在后天，我全力以赴！”

“徐海峰。”

“有！”

“你马上联系公检法军管小组，让他们派人去医院，进行法医鉴定，然后接回田师傅的遗体。还有，你安排几个得力的同志，配合公检法的刑侦人员，找田师傅的警卫员和现场目击者做详细调查。杀手是什么人，有多少，是否看清长相，使用的什么武器，等等。记住，一定要以公检法军管小组的名义出具死亡鉴定书和调查报告，越详细越好。”

“是！”

“宣传部的同志呢？”

“在这儿。”人群后转出一位眉眼清秀的女学生。

“你们立刻准备发号外，全文刊载田师傅被暴徒蓄意谋杀的调查报告，同时发出八一八第一号通令：告知明都人民，我们将为革命烈士举办公祭大会。具体的时间、地点，向总指挥请示。”

“好的。”

“顾浩田。”

“到！”

“你带领工人兵团，把进出三江大学的路口都给我封死了，一个人也不准放出来。”

“带武器吗？”

“当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把你们造的土枪、大炮、坦克、装甲车都派上阵。有一点要注意，为了防止汽轮机厂的机动大队擅自报仇，你可以暂时把他们当作预备队。你听着，你目前的任务是封锁，没总部的命令，不准贸然进攻。”

“要是暴徒往外冲，咋办？”

“放几炮铁砂弹，把他们轰回去。如果情况紧急，立刻向总部报告。”

“是！”

于海环顾了一下在场的人，问道：“有哪位同志熟悉供水、供电和电话局等部门？”

“我可以试试。”兵团组织部部长自告奋勇。

“好。你马上通知这些单位的八一八负责人，即刻起，对三江大学实施断水断电，同时切断红暴的对外电话联系。”

“没问题！”

于海把目光转到顾建国身上：“顾建国。”

“到！”建国也是“啪”地一个立正。

“田师傅的牺牲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从今天起，你们警卫排要提高警惕，加强对兵团几位领导的保卫工作。”

“能不能给俺们发枪？”建军眼馋地看着桌上那只墨绿色的箱子。

“不行。”于海断然拒绝。

“暴徒有枪，俺们没枪，咋个加强保卫咧？”建军面露难色。

“这样，海峰，你从武卫连调出一个排，帮建国他们充实警卫工作。”

“是！”

“好。希望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尽快完成任务。小马，我建议今天晚上召开兵团联席会，讨论下一步的战斗部署。”

“我同意，马上发通知出去。”

各自领取了任务，众人匆匆离去，会议室恢复了平静。

那只墨绿色的箱子还在桌子上，箱盖开着，露出一排阴森森的钢铁铸件。于海取出刚才看过的那支半自动步枪，下意识地拉开枪栓，又“啪”地合上，然后托枪靠肩，闭住左眼，把准星瞄向楼前旗杆顶端的五角星。三点成一线，屏息止气，食指一扣，耳边似乎响起子弹撕裂空气的美妙声音。

想起两天前常元凯的那通电话，于海心里暗道，参谋长，对不起啦，不是我不听你的话，这第一枪，可是红暴先打的！

(4)

校园的傍晚，向来充满着欢声笑语。而今晚，静得可怕，如一潭死水。

夏秋之交，天气依旧潮晦闷热。奇怪的是，三江大学宿舍区里的家家户户，都把门窗关得死死的。一座座黑黢黢的楼宇，像一具具密不透风的棺材。每扇门窗背后，或抵挡着桌椅柜橱，或遮掩着厚厚的棉被。人们躲在黑暗里，战战兢兢，像挤作一团的小老鼠。他们都知道，今夜，是大战前的最后一夜。可悲的是，大难临头，他们却只能听天由命，无处逃避。

两天前，八一八封锁了三大校园，掐断了水电。一夜过后，街头巷尾枪炮林列，森严壁垒。住在四楼的老师们说，可以看到屁匪的土坦克、铁甲车，在马路上轰隆隆地开来开去，耀武扬威。校园内流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但归总一句话，八一八要血洗三江大学。人们已然惶惶不可终日，今日傍晚，院墙外又响起一阵阵亢奋的高音喇叭声，再一次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恍如末日来临。

“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现在播放八一八兵团第二号通令，现在播放八一八兵团第二号通令。”

鉴于暴徒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军乱军，毁我长城，持枪行凶，残害无辜，其累累罪行，人神共愤，天地不容，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八一八总部决定，向暴徒宣战，我们的口号是：除暴安民，还我明都。八一八乃堂堂正义之师，惩治凶手，讨还公道，扫清暴徒，顺应民心。我们正告孟庆元及其反动党羽，睁开你们的狗眼，试看今日之明都，竟是谁家之天下！同时，我们奉劝受孟庆元蒙蔽的红暴队员们，请你们认清形势，明辨是非，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不要当野心家的炮灰。八一八兵团保证，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除了杀人凶犯，余者一概宽大，既往不咎。大战在即，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们要求三江大学校园内及附近的居民即日起不要外出，以免被炮火误伤。

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现在播放八一八兵团第二号通令……”

杀气腾腾的通令播放了一遍又一遍，直至校园内鸟绝人灭，形同鬼域。

七舍一楼，甘妈和孩子们的屋里，点了半截蜡烛。摇摇晃晃的蜡光旁，围坐了一圈人。董家、龚家、许家，三家“牛鬼蛇神”，此刻守候在一起，同病相怜，同命相依。

“砰砰砰”，有人敲门。

“谁呀？”甘妈问。

“奶奶，是我们。”

“是大姐和和平哥哥。”雪素耳尖，听出畹香的声音。

甘妈急忙挪开抵住房门把手的椅子：“谢天谢地，你们可算回来了。”

梦兰冲过去，一把攥住女儿的手，哽咽道：“菩萨保佑，可把妈妈急死了。”

董师母颤巍巍地挤到门前，泪眼汪汪地端详着大孙子，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畹香依偎在妈妈怀里，和平搂住奶奶肩头，与亲人们一一问候。

猛然间，头顶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和平，快关门。”

冷不丁的，和平吓了一跳。抬头看去，是坐在双人床上铺的文漪在朝他喊叫，于是手捂胸口道：“你吓死我了。”

“哟，胆小鬼。”

“说我胆小，那你呢？你怕什么，外边又没人。”

“哪个怕啦？我让你关门！”文漪舞动着小手，在鼻前频频扇动：“走廊里臭死啦。”

和平这才闻到身后传来的异味，急忙放下斜背着手风琴，转身关住房门。

照理说，这么多人闷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气味肯定好不到哪儿去。可比起走廊来，还是少了点熏死人的恶心。校园里断电断水，已经两天了。断电倒还好，大不了天黑就上床，省得担惊受怕。但断水，却让人们吃足了苦头。幸亏校园宿舍区有一座提压水塔，凭着“良民证”，每家每户还能用脸盆、铁桶接点饮用水。可盥洗间、厕所的水闸都关了，粪坑里爬满了蛆虫，水池中飘满了污秽。再加上潮湿闷热，空气不流通，那些浊物发酵后的气味酸腐恶臭，令人窒息。

“外公，你抽烟斗吧。还是烟味好闻。”雪素捏着鼻子建议。

“好，好。”老爷子摸出烟斗，叼在嘴上，装模作样地吸了一口：“呵呵，好香。”

“老疯子，什么时辰啦，还装神弄鬼的。”董师母知道老伴的烟丝已经抽光了，看到他老顽童似的跟孩子逗着玩，心头止不住发酸。

“董老，我这儿还有半包烟，将就一下？”龚逸凡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

“算啦，一屋子人，还是忍着吧。”董瘦竹把烟斗轻轻地放在桌上：“畹香，和平，说说看，外面情况怎么样啊？”

畹香颦起两道弯眉，楚楚道：“外公，我们也说不清。反正吓死人，到处都是带枪的巡逻队。我们回来的路上，还看见有人在校园里挖坑埋地雷呢。”

两个孩子能逃出魔窟，龚逸凡自然高兴得紧，可听到女儿的话，却也觉得奇怪：“啊呀，这么危险，你俩怎么逃出来的呢？”

“龚叔叔，我们不是逃出来的，是被放出来的。红暴作战部发出通知，命令所有非作战人员撤离教学区。我们宣传队没发枪，这两天钟明也不见影子，没人管，大家就散了。”

雪素眨眨大眼睛，好奇地问道：“和平哥哥，你和大姐可以回家，那柳絮姐和别的人呢？他们去哪儿啦？”

“都回家啦。”

听到和平的回答，许韵来感到对不上茬，张口道：“回家？不可能吧。不是说八一八包围了校园，不准任何人出去吗？”

和平诧异道：“你们，你们难道没听说吗？”

“明知故问。”文漪气鼓鼓地反击：“我们天天在家里关禁闭，当然什么都听不到。”

和平同情地瞟了文漪一眼：“难怪，你们还真不知道。这是昨天下午的事，红暴内部闹起来了。”

“什么，你是说，红暴分裂了？”许韵来惊呼。

“许伯伯，怎么说呢，应该算是分裂吧。有一批老红暴队员认为孟庆元和张向阳他们做得太过分，不想跟着往火坑里跳，偷偷派人和八一八联系。八一八答应他们，只要不带枪，举白旗，都可以放出去。”

腕香细声细气地补充道：“我也听同学说，许多人把枪扔在宿舍里，胳膊上绑一条白毛巾，翻墙头跑了。我的同学还说，好奇怪，逃跑的都是大学生，反倒中学生不肯投降，发誓要血战到底呢。”

“血战到底，就凭那些嘴上无毛的孩子？哼哼，不自量力。”许韵来冒出一声冷笑：“如此看来，明日大战，红暴不堪一击。”

“佛祖慈悲，可千万别动枪动炮的，还都是些孩子呢。”梦兰合掌叹息。

“可不嘛，子弹不长眼。真打起来，要死多少人哪。”甘妈眼圈发红：“唉，当年在龚家坳……”

“甘妈，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龚逸凡生怕老太太犯糊涂，说漏了嘴，连忙找个由头把话岔开：“董老，有一个问题，我想不太明白。”

“什么问题呀？说来听听。”董瘦竹捻捻八字胡，显得饶有趣味。

“腕香说，逃跑的都是大学生，中学生反倒不肯投降。比将起来，为什么人越年轻，越不怕死呢？”

董瘦竹还没来得及回答，坐在上铺的文漪抢先开了腔：“这有什么。古人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只要能当英雄，死就死呗，有什么了不起。”

“呵呵。”董瘦竹抬起头，颇为惊讶地看了看满脸稚气却又一本正经的文漪，八字胡一翘，笑道：“二丫头，难得啊。”

“什么难得？”

“这句古人云，你居然没云错。”

老爷子的调侃惹得一片哄笑，恍如清风一缕，拂去人们心头几多忧愁。

文漪小嘴一撅，不服气道：“哼，外公偏心。”

“怎么说？”

“哪能只有他们几个会背诗，到我就难得啦？”

“噢，哈哈哈。”董瘦竹大笑不止，举起双手：“好，好。是外公的不对，外公接受二丫头的批评。”

“这还差不多。那，我就原谅你了。”文漪晃动着两只小脚丫，满脸得色。

“文漪，又没大没小了。”梦兰强忍住笑，训了女儿一句。

董瘦竹哈哈笑道：“哎，梦兰哪，你还别说，文漪的古人云，云得好，可谓一云中的。要说年纪大的更怕死，老夫便是其中一个。人老了，不作梦了，什么人杰鬼雄的，无非浮云朝露。眼瞅着来日无多，总觉得还没活够，恨不得把每一日揉碎了，当作几天过。老太婆，老妹子，你们说说看，老夫的话是也不是？”

“老疯子，什么来日无多，瞎嚼蛆。”董师母拍了老伴一巴掌。

“老哥哥，对着呢。人哪，就是越老越怕死，越活越抽抽。”甘妈点头。

“好，好。越活越抽抽，老妹子，说得妙。哈哈哈。”董瘦竹笑眯着眼，话锋一转：“年轻人就不同喽，如毛主席所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天真，单纯，朝气蓬勃。年轻人之所以不怕死，一则少不更事，二则有一种英雄情结。对待命运的挑战，年轻人更具备勇气。可是，无知的天真，会让他们轻信任何天使面具下的花言巧语，无畏的单纯，会让他们为了当所谓的英雄而看轻生命。固然，年轻人勇气可嘉。怕只怕他们把勇气用错了地方，当不了千秋雄鬼，落得个后悔莫及啊。”

“外公，外公。”雪素睁着一双大眼睛，浅浅的笑靥里藏着一丝狡黠：

“我跟外公、外婆、奶奶一样，也怕死呀。是不是我也老了？”

哄笑声中，董师母一把搂住雪素，点着她的脑门骂道：“你个小疯子，老什么老，瞎七搭八，活活让个老疯子教坏了。”

“哈哈哈，好你个小丫头，将外公的军。”

“嘿嘿。”雪素抿起小嘴，甜甜一笑：“好吧，外公。那就算我胆小，没勇气呗。”

“小素儿，不怕死，是需要勇气，可怕死，未必没有勇气。如果外公没记错的话，有一位外国人曾经说过，对勇气的考验不是去死，而是活着。”

“活着？活着还不容易吗？”文漪插嘴道。

“是呀，二姐说得对。”雪素点头。

“唉，你们啊，还太小，长大了就知道了。”董瘦竹神情黯然：“活着，大不易啊。”

晚香一直在静静听别人说话，这时突然问了一句：“外公，那个外国人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董瘦竹摸摸八字胡：“唉，外公老了，想不起来了。”

许韵来微微一笑，代为答道：“他叫维多利奥·阿尔菲耶利²⁹，是个意大利人，十八世纪著名的戏剧家，擅长写悲剧。”

听到“悲剧”两个字，龚逸凡心中暗道，或许只有深谙人间痛苦的悲剧作家，才能体会到生命的价值，才能说出“对勇气的考验不是去死，而是活着”那样富有哲理的话。可说到悲剧，比起高楼上纵身而下的陈大姐，比起翠湖上浮萍飘零的云小蝶，比起屋里这些坐以待毙的苦命人，比起外面那些无知无畏的傻孩子，再悲的悲剧，还能悲到哪儿去呢？

²⁹ 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Count Vittorio Alfieri, 1749-1803），意大利剧作家和诗人。

屋里，烛光摇曳，化作滴滴泪珠。

外面，桌椅噼啪，燃作熊熊火堆。

发誓“血战到底”的红暴战士们围坐在篝火旁，相互依偎，饱含热泪，深情地唱着那首穿越历史的老歌：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您有方向，
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深邃的夜空，呜咽的歌声，麻木的表情，扭曲的心灵。

萧杀，悲凉，凄美，浑噩……。

第五十一章 清暴徒大开杀戒 鹤蚌争渔翁得利

(1)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又一个灿烂的黎明，被圣歌般的《东方红》唤醒。五彩霞光，洒向位于梅岭之巅的三江大学天文台。一夜秋露，为苍白的拱顶涂抹了一层晶莹的嫣红。

两个大男孩，仰卧在湿漉漉的水泥屋顶，一边吃着早点，一边悄声说着话。

“再来一块烧饼。”常乐天把军用饭盒扔给彭晓光。

“不啦，我吃饱了。”彭晓光拍拍肚子：“哎，乐天，这儿安全吧？”

“废话。离战场十万八千里，能不安全吗？”

“十万八千里，那你他妈来这儿干嘛？”彭晓光一个翻身，撑起两肘朝远处看了看：“这么远，什么都看不见。光听响啊？”

“小子，你等着瞧好吧。”常乐天咧嘴一笑：“山人自有妙计。”

八一八向红暴发动总攻的确切时间，是顾建军透露给他这个当叔的。连日来，八一八频频出手，又是十五万人的公祭大会，又是满街乱窜的兵马车炮，再加上左一个右一个的通令，弦绷得紧紧的，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算建军不当二报子，乐天也料定大战就在今晨。那种炮火连天、子弹横飞、两军厮杀的场面，乐天只在电影里见过。眼瞅着活生生的龙虎斗就要上演，他哪能在家呆得住，打死他也不干。即便不上战场，瞧瞧热闹也可以过把瘾吧。

奶奶的，乐天盯着彭晓光，心里头又是羡慕又是嫉妒。还是他小子过得滋润，想干什么干什么。省直机关造反派看在他父母被关押、房子被查封的份儿上，分给他一间宿舍。如今他光棍一个，玩饿了吃，吃饱了睡，睡醒了玩，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哪儿像自己，成天被爸爸、妈妈管着，再加上乐涓那个小特务，搞得一点自由都没有。前几天，和大院里小哥们一道捣鼓出几把土枪，还没玩两次，就被乐涓告了状，惹来爸爸一通臭骂。在爸爸妈妈联手逼迫之下，不得不缴械投降。要不是昨晚趁爸爸开会时偷偷溜出军区大院，在彭晓光那儿对付了一宿，今天要想出来，门儿都没有。真他妈没劲，哪天部队才招兵呢？再这样熬下去，人都要熬成肉干啦。

乐天怪怪的眼神，看得彭晓光莫名其妙。他翻身坐起，抬手捅了乐天一指头：“哎呀，发什么呆。你有什么妙计，快说。”

乐天回过神，信口道：“急什么急，还早呢。”

“你说不说？不说我走了。”

“去哪儿？”

“往前去，找个近一点的地方。”

“你不怕挨枪子儿啊？”

“挨就挨。我问你，今天来这儿干嘛啦？”说罢，彭晓光爬起来：“你怕死，就一个人在这儿呆着吧。”

“好好好，算你狠。”乐天被逼无奈，拉过身边的黄书包，从里面掏出两个皮盒子：“喏，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望远镜？！”

“怎么样？我说的吧，山人自有妙计。”

“从你爸哪儿偷来的？”

“屁话，我想拿就拿，还用偷。不过，”乐天嘻皮笑脸道：“嘿嘿，没敢告诉老爸就是啦。”

“臭小子，那还不叫偷。让你爸知道了，非揭你两层皮不可。”彭晓光打开皮盒盖：“吆，不错么，还是新的。”

“那是，哥们儿够义气吧。”

彭晓光把望远镜举在眼前，朝三大校园望去：“嘿，真清楚。这是哪国造的？”

“唉，亏你还当过几天五纵司令，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这是国产 62 式，放大八倍，体积小，密封性好，适用于各种恶劣环境。它可是我军目前最好的作战望远镜。”

“那你手上的那个呢？好像挺旧的吗。”

“我这个是淮海战役的战利品，德国蔡司，也是放大八倍。”

“给我瞧瞧。”

“不行！”

“咋啦？你小子刚才还说讲义气呢。”

“不是我不讲义气。我爸把它当成宝，平时都不让我碰。我怕你摔坏了。”

“哟，不就是德国蔡司吗，有什么了不起。我家的照相机也是德国的。坏了赔你还不行吗？”

“那也不行。这个望远镜，是我爸过去在军事学院一个老战友送的。前些时听我妈说，爸爸那个老战友被造反派整死了，死得很惨。我爸抱着它，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没吃饭。”

“妈的，狗日的造反派。”乐天的话，勾起了彭晓光的伤心。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喃喃道：“我爸我妈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呸，别胡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没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放出来了。”乐天小心翼翼地取出皮盒里的德国望远镜，匍匐在水泥地上：“来吧，别瞎想了。让师傅教教你怎么用。”

正当两个大男孩手持望远镜，调整着焦距，前后左右观察着三大校园的时候，他们身后悄悄掩过来两条身影。

“不许动！”

突如其来的声音，把乐天吓了一跳。他扭头一看，两个全副武装的大汉紧绷着脸，黑黝黝的枪口指着他们的脑袋。

“你们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其中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大汉厉声喝道。乐天定了定神，眼珠一转，张口反问：“你们是什么人？口令？”

“除暴。回令？”

“安民！”

“哦，是自己人。”小胡子放松了下来：“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附中八一八。”

“附中？顾建国你们认识？”

“那还用问，亲着呢。怎么着，你是5311厂的？”

“不错。”

“那你肯定认识顾浩田了。他是我堂姐夫，他家的双胞胎儿子喊我叔。”

“吆喝，你小子人不大，辈份儿倒不低。”

“这算什么，在老家，还有白胡子老头喊我爷爷呢。”

“妈的，刚说你胖，你就喘上了。”小胡子笑着把枪背回肩上：“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干什么？军事秘密。”乐天故作神秘地笑笑，随即扬了扬手上的望远镜：“不过，我不说你们也猜得到，一句话，你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看到乐天手中的望远镜，听到乐天大不咧咧的回话，小胡子愣了一愣，拉过身边的同伴，两人嘀咕了一阵，转身道：“那好。你们就在这儿呆着。注意，不准暴露目标，不准干扰我们的工作。”

“没问题。保不定，你还需要我们帮忙呢。”

眼瞅着那两个大汉攀上天文台拱顶，彭晓光抹了一把冷汗，附在乐天耳边悄声问道：“他们是什么人？”

“八一八武卫连的。”

“你怎么知道？”

“看看他们的枪，崭新的56式半自动，还有他们背着的高倍望远镜和报话机。除了八一八武卫连，别人趁不起。老子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是来搞战场侦察的。”乐天朝上努努嘴：“你看，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个家伙，枪上装着瞄准镜，说不定他是狙击手呢。”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口令？”

“嘿嘿，我说要来看热闹，顾建军告诉我的。”

“妈的，臭小子，真有你的。”彭晓光钦佩地捅了乐天一下，抬头看了看趴在天文台拱顶上的两条身影，接着问道：“乐天，你说，今天这一仗，你希望哪边赢？”

“什么希望不希望，战场上凭实力说话。这一仗，八一八必胜无疑。你呢，你希望谁赢？”

“我？妈的，反正都不是好东西，狗咬狗，两嘴毛，谁死了都活该。”

“你他妈小声点儿。”

话音未落，乐天看到远处升起一颗火红的信号弹：“快趴下。开火了！”

(2)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反之亦然，有其子必有其父。此时此刻，儿子忙着看热闹，当老子的也没闲着。

八一八发起进攻的信号弹刚落，常元凯就已经赶到王副司令的办公室，“笃笃”，敲响了房门。

“进来。”

推门入内，常元凯看到王副司令侧着脸，正在打电话，便自觉地停住脚步。

“是，是。请司令员安心养病，这边有我。嗯…，不错，我和司令员、政委的看法一致，对，对，就是这句话，坐山观虎斗。好，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全力以赴，不折不扣地执行军委命令。我这就准备开会，把任务布置下去。行，行，一言为定，等你回来，咱们喝个痛快。…哈哈，比就比，输了不准赖皮。好，就这样，我挂啦。”王副司令笑呵呵地放下电话，转过头，看到肃立在门口的常元凯，似乎料到他来的目的，张口便问：“老常，打起来了？”

“是，八一八开始进攻了。”

“走，到作战室去。”

军区司令部作战指挥室里，云笼雾罩。几个值班参谋抽着烟，喝着茶，正在议论两派打仗的事，一个个有说有笑、幸灾乐祸的样子。看到王副司令和常副参谋长闯进来，他们立马放下茶杯，掐灭香烟，敛容屏气，变得紧张严肃。

“笑啊，怎么不笑啦？”王副司令板起面孔：“两派武斗，老百姓遭殃。你们倒好，不去想想办法，尽量减少群众伤亡，还在这里嘻嘻哈哈。妈了个巴子的，你们算哪门子军人？”

王副司令好骂人，军区上下无人不晓。而作为首长身边参谋们，更了解首长的脾气和秉性。他们知道，不怕老王头开骂，就怕老王头不说话。若是看到他黑着老脸，一声不吭，十之八九，有大事发生啦。今年年初，王副司令连着半个月一付死相，莫说底下的人，连司令、政委都不搭理，坐禁闭似的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过后人们才听说，他那个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的老同乡、老战友、堂堂东海舰队的司令员，在自家人的批斗下，不明不白地“跳井自杀”啦。反之，老王头一旦张嘴骂人，说明他心情不错，骂得越凶，心情越好。对参谋们而言，只要听习惯了，首长口中的“妈了个巴子”，不过是个感叹词，就像京戏里铜锤花脸那一声“哇呀呀”。因此上，尽管首长板着脸，可那悦耳动听的“妈了个巴子”一出口，大家便把心放回到腔子里。

一个年轻胆大的参谋“啪”地一个立正：“报告首长，作为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理应出现在保护人民群众的第一线。但没有上级命令，我们只能干坐着，干着急，有劲也使不上。”

“妈了个巴子，你还有理啦。好，老子这就给你下命令。”

“是！”

“你马上赶到三江大学，站在两派中间，向他们喊话，命令他们停止武斗。”

“首长，我…”

“怎么着，怂啦？还他妈的理应，理应什么？说得好听，你去呀。”

“首长，咱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啊。”年轻参谋哭笑不得，只好赖皮。

“哼，算你这句话还靠谱。为人民的利益牺牲，重于泰山。但我们不能死在派性斗争的枪口下，死了白死，轻如鸿毛。什么时候下命令，下什么命令，上级自有上级的考虑。你以为只有你想到人民群众，上级领导都是吃干饭的？”

“首长，我错了，我…”

“行啦，老子没时间听你做检讨。听着，马上传达军区司令部的命令。”

“是！”

“通知省军区和 6401 部队，让他们的司政后主要领导来军区开紧急会议。还有，通知军区政治部、后勤部和干部处，让他们的领导一起来。告诉他们，谁也不准缺席，老子要亲自点名。”

“是！”年轻参谋嘴上应是，人却笔挺挺地站着，纹丝不动。

“去呀，你他妈的还等什么？”

“报告首长，您还没说开会的时间。”

“妈了个巴子的，把老子都气糊涂了。”王副司令自我解嘲地骂了一声，转头向常元凯问道：“老常，按你的估计，那边的仗，什么时候打完？”

常元凯自然明白首长的意思，毫不迟疑地答道：“如果是于海指挥，不会太久，一个上午就够了。”

“哼哼，于海。这小兔崽子，老子以后再找他算账。这样吧，会议定在下午两点。”

“王副司令，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封锁线，万一省军区和部队首长们过不来，怎么办？”年轻参谋又发一问。

“敢？！”王副司令眼睛一瞪：“让他们带上兵，给我闯。老子倒要看看，谁敢阻拦解放军。”

“是。”年轻参谋立正敬礼，转身就走。

“你们几个，”王副司令指着另外几个参谋说：“还愣着干什么？都给我准备去。”

“是！”参谋们立正敬礼，虽然搞不清首长让他们准备什么，却也不敢多问，带着一肚子狐疑，走出作战室。

“老常，今天下午的会议，你也参加。”

“是！”刚才王副司令打电话时，常元凯耳朵里听到了只言片语，估摸着是好消息，便试探性地问道：“王副司令，是不是上面有什么新精神？”

“不错。军区党委送上去的那个报告中央军委很重视。司令员电话里说，军委办公厅草拟了一个文件，严禁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已经抢走的，必须立即上缴。过两天，这个命令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下发。司令员在电话里表扬了你，说这件事有你一份功劳。”

常元凯苦笑道：“唉，丢了军火库，上级不处分就算烧高香了，还谈什么功劳。”

王副司令大手一摆：“一码归一码，即便以后追究责任，也轮不到你头上。收缴武器这件事不能拖了，越拖麻烦越多，你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中央要求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³⁰。可我们没有完全理解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只是象征性地派出少量军管小组，并没有把领导权拿到手上。军委首长对这种轻描淡写的三支两军很不满意。司令员要求我们，立刻派出干部战士，对大学、中学的学生进行全面军训，同时，从军区、省军区和野战部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各级军管会，从上到下实施军事管制，尽快平息各地的混乱状况。”

“太好了，是不能再乱下去了。”常元凯喜形于色。

“不错，他们也蹦跶够啦，该咱们出手了。”

常元凯略带惋惜地说：“咳，早点这样多好，今天就不至于…”。

王副司令顿时面露不快，打断了常元凯的话：“哼，什么叫早点这样？你呀，毛主席的书是怎么读的。主席说过，矛盾要暴露，问题才能解决。就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脓包不熟透，不能挑破。”

“首长的意思我明白。不过我担心，这一仗下来，怕是要死不少人哪。”

“死几个人怕什么？书生气十足。老子还怕他不死人呢。”

看到王副司令眼缝中冒出的凶光，常元凯心里一哆嗦。战争年代，他就被批评过“书生气十足”，到了今天，依然故我。当了多年的参谋长，他当然知道三支两军所面临的被动局面和不利因素。如今解放军夹在两派中间，进退维谷，首尾难顾。两派手中都掌控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马，两派身后都有不敢惹、也惹不起的政治靠山。想从他们手里把权力拿回来，无疑虎口夺食。就拿孟庆元和他的红暴来说，他们控制的三江大学，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俨然一个武装到牙齿的独立王国，要想对他们实施军训、军管，比登天还难。除非…

“老子还怕他不死人呢。”

猛然间，常元凯似乎明白了王副司令话中的含义。三支两军，首当其冲，要扬威立万。而扬威立万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杀一儆百，拿人头祭刀。这一仗下来，要么红暴完蛋，要么两派俱伤。可无论谁胜谁负，两派手上都染上了鲜血。自古杀人者偿命，如此一来，两派的小辫子都抓在解放军手里。有了这张王牌，我们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以惩治杀人凶手为名，想抓哪个抓哪个，以追究责任为由，想整谁整谁。到那时，解放军三剑齐发，收缴武器弹药，对各单位施行军管，对学生进行军训，岂不易如反掌。想到这里，常元凯心里冒出一股寒气，却也不得不服。要论搞政治，和司令、政委、王副司令这些老军头相比，自己还是新兵蛋子，差得太远啦。

“首长批评得对。”常元凯不敢直视王副司令的目光，低着头说：“今后我要向首长学习，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深入领会，活学活用。”

“得啦，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这一套，老子听不惯。”

³⁰ 文革期间，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

常元凯脸色尴尬，连忙解释道：“王副司令，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跟了首长这么多年，首长应该了解我。要说打仗，我或许还能为首长出点主意。可搞政治，我实在没有经验，生怕一步踏错。”

“糊涂！军事和政治有区别吗？军事上有战略战术，政治上也要有战略战术。战略上，我们讲究光明正大。可在战术上，你不能搞光明正大，要使用各种计谋手段，其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王副司令提高了嗓音：“妈了个巴子的，有人仗着有后台，铁了心的反军乱军，到处杀人放火，唯恐天下不乱。而那个军委十条，又给我们戴了紧箍咒，让我们动弹不得。你是参谋长，你给老子出个主意，我们该怎么办？”

常元凯心领神会，立刻答道：“欲擒故纵，假借他手。”

“哎，这就对上号了。不过，你也就是这么说说，老子也就这么听听，心里有数就行了。”

“是，首长放心，这个我懂。”常元凯自然明白，这种借刀杀人、渔翁得利的手段并不光彩，除了傻子，谁也不会把话端到明面上来。

王副司令点点头，面色沉重地说：“咳，于海毕竟是部队里出去的，过去也帮过咱们不少忙。说实话，老子还真怕那小子大开杀戒。死人太多，他就不好收场了。”

“我想，于海还不至于那么蠢。”

“那就看他的造化了。武斗现场有你的人吗？”

“有。我让警卫营派出了几个观察哨。”

“怎么联系？”

“步话机。终端设在司令部通讯处。”

“走，咱们也瞧瞧热闹去。”

(3)

此刻的三江大学，果真热闹得紧。

八一八在路口排开十几门大炮，一通狂轰滥炸，炮弹四处开花，阵前硝烟弥漫。然而，这些大炮毕竟是自制的土玩艺，听着吓人，看着热闹，却没有准头，也没有太大的杀伤力。隆隆炮声中，红暴们毫无畏惧，躲在工事后面，撅着被铁沙打破的屁股，朝炮声方向胡乱开枪。

“扯淡，过家家呢，打得什么烂仗？”彭晓光放下望远镜，口气颇像久经沙场的老兵：“乐天，你不是说八一八有本事吗？我看也不咋地吗。”

乐天斜了他一眼：“瞎咋呼什么？懂不懂，这叫火力侦察。你仔细看看，红暴这边都是什么烂枪。毛瑟枪、步骑枪、苏式转盘枪，还有美式卡宾枪。枪型混乱，子弹不匹配，打不了几梭子，弹药就耗光了。八一八这几炮，根本没暴露实力，人也没露头，过一会儿你就知道厉害啦。”

彭晓光不服气，抬头看了看天文台拱顶上的两个人。对八一八的猛烈炮火和红暴的顽强抵抗，他们居然无动于衷，一个拿着望远镜，朝校园里的楼房观望，另一个头戴耳机，手握步话机话筒，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嘿，来了。”

听到乐天兴奋的喊声，彭晓光赶忙端起望远镜，向硝烟弥漫的战场望去。果然如乐天所说，八一八来真格的了。这一次，他们没有开炮，而是出动了推土机和土坦克。两台履带式推土机在前，扬着巨大的铲刀，轰隆隆直奔红暴设在路口的沙包工事。红暴的人慌乱了，所有的枪口对准迎面而来钢铁巨兽。推土机的驾驶室焊了一圈厚厚的钢板，密集的子弹射在钢板上，火星飞溅，只留下浅浅的斑点。十几枚手榴弹扔过去，却被铲刀反弹了回来，在自家阵前开花爆炸。不刻儿，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光了，眼见庞然大物丝毫未损，越来越近，红暴的人乱了阵脚，一个个扔掉枪，抱头鼠窜。推土机喷吐着黑烟，铲刀起处，沙包工事土崩瓦解，转眼变成路边的一堆焦土。这一次进攻，八一八一枪没放，便轻而易举地摧毁了红暴的前沿阵地。

前进道路打通之后，钢铁洪流未作任何停留，直捣三江大学校门。数百名八一八战士尾随而上，端着枪，抬着炮，紧紧跟在土坦克后面。

“哎，奇怪。”望远镜里，常乐天发现红暴的举动有点蹊跷，不由得叫唤了一声。

“怎么啦？”彭晓光扭头问道。

“你看，大学门口的工事里，本来有好几挺机枪，是不是？”

“是啊，我早就看到了，好像有两挺是马克沁重机枪呢。”

“吆，不错吗，你还知道马克沁。”

“妈的，你小子，看不起人。《夏伯阳》看过吧，他在马车后边架一挺马克沁，单枪匹马的，闯进敌人的阵地。”彭晓光侧过身，双手一伸，好像握着机枪手柄一般：“嘟嘟嘟嘟，对着白匪开火，一扫就是一大片。”

乐天嘲弄道：“噢，合着你从电影里学来的。”

“你管我从哪儿学的呢。废话少说，有什么奇怪的？”

“你再看看，机枪呢？”

彭晓光刚才光注意八一八进攻的推土机和土坦克了，听到乐天的话，连忙把望远镜对准三江大学校门，看到红暴的人正拖着机枪，慌手慌脚地往教学大楼方向撤退，禁不住骂道：“妈的，这叫什么事？打都不打，就这么溜啦。”

乐天也觉得纳闷，从八一八发起进攻到现在，不过半个来小时，红暴两道防线失守，而且大门防线是主动弃守的。是他们害怕了呢，还是这里面隐藏着阴谋？想到这儿，他抬头看了看拱顶上的两个人。那个拿望远镜的小胡子似乎根本没朝大门方向看，而是把望远镜对准了距离大门百米开外的教学大楼，一边观察，一边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

他连忙调整望远镜，也朝教学大楼看去。奶奶的，果真有名堂。教学大楼的窗户里，晃动着森森鬼影，沙包掩体后面，隐藏着幽幽枪口。他把望远镜上移，更是大吃一惊，原来空荡荡的楼顶，现在架上了十来挺轻重机枪。

“哎，乐天。你快看，那两座楼。”彭晓光指着校园柏油路两侧的楼房大声喊道：“上面都有机枪。”

乐天顿时想明白了，从校园大门到教学大楼只有一条柏油路，怪不得路两旁的法国梧桐都被砍得只剩下光溜溜的躯干，原来红暴把主战场摆在这里。防守者居高临下，视野宽阔，敌人来犯，可三面夹击，是一块易守难攻的好阵地。

“喂。”乐天急忙朝拱顶上的小胡子喊道：“暴徒要依托地形打伏击，你们可千万不要上当。”

小胡子侧过头，瞅了乐天一眼：“嘿，小子。行吗，还能看出点门道。放心吧，我们武卫连不是吃素的。”

既然小胡子如此信心满满，乐天知道他们早就有所准备，就不再吭声了。他听爸爸说过，于海叔叔脑瓜子活络，作战经验丰富，是个难得的参谋人才。这场仗，战场地形不利于进攻，于海叔叔会怎么打呢？强攻吧，伤亡太重。智取吧，无处下手。他怀着一颗忐忑好奇的心，把望远镜对准了校园大门。

校园门口，八一八的推土机再一次发威，三下五除二，迅速地清除了障碍。四部解放牌大卡车飞驰到大门围墙一侧，跳下来一群头戴钢盔，身穿绿军装，手持各种武器的八一八战士。乐天看得出，八一八的王牌武卫连出动了，因为他们不光武器好，还从车上搬下来六门迫击炮。几分钟后，三辆土坦克排成品字形，轰隆隆地开向教学大楼。二十几个武卫连战士猫着腰，端着枪，躲在品字形中央，依托坦克作掩护，缓缓地向前推进。

他们真要强攻？就这么点兵力，不是去送死吗？乐天暗道。

果不其然，当土坦克群进入伏击圈四十来米，两侧楼房枪声大作，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柏油路中央，压得武卫连战士匍匐在土坦克后面，不敢冒头。就在这时，乐天听到天文台拱顶传来呼叫声：“二号报告，二号报告。…方位 0400，坐标 232、148，距离 150，敌机枪掩体两个。方位…”

连续的呼叫声中，迫击炮弹呼啸而至，落在两侧楼房屋顶，炸成一片火海。趁着红暴慌乱，躲在土坦克后面的八一八战士频频现身，将数十枚黑溜溜的东西射进两侧楼房的窗口。转眼间，窗口浓烟滚滚，火舌翻卷。

“妈的，盖了帽啦。”乐天兴奋地大叫一声。他看见两个浑身是火的身影，手舞足蹈，从窗口跳了出来。

“乖乖，厉害。这是什么武器？”彭晓光的声音也有点打颤。

“是枪榴弹，好像是燃烧枪榴弹，我在军区靶场上见战士们打过，可是…”乐天拖着长音，似有不解。

“可是是什么？”

“燃烧枪榴弹没什么杀伤力，一般用来扫清阵地上易燃易爆的障碍物。我觉得奇怪，武卫连为什么不用杀伤枪榴弹呢？”

拱顶上的小胡子听到了他们俩的对话，呵呵笑道：“小子，知道的还不少吗。家里有当兵的？”

“我爸就是。哎，我问你，你们为什么不用杀伤弹？”

“我们头头说啦，里面不过都是些毛孩子，教训教训就行了。”

短短几分钟，柏油路两侧的枪声没了，上百条人影从窗户、楼道里逃出来，有的浑身冒烟，有的一瘸一拐，顾头不顾腩地躲进树丛草窠里。八一八的土坦克又开始向前推进，直逼教学大楼。

突然，教学楼门洞里推出来许多汽油桶，接二连三，磕磕碰碰，从水泥台阶翻滚而下，阻挡在土坦克前面。紧接着，楼上投下来几十颗手榴弹，一连串的爆炸声中，汽油桶迸裂，火光冲天而起。八一八骤不及防，冲在最前的土坦克被大火吞噬，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乐天心里叫了一声“不好”，抬高望远镜，看到教学楼顶的机枪群同时开了火。一个高大的身影披着耀眼的阳光，一只脚踏在楼沿水泥墙上，手中端着一挺歪把子机枪。机枪喷射出的火花扫成一个扇面，亮晶晶的弹壳在空中弹跳。

“狗日的，找死。”只听得天文台拱顶上一声怒骂，随即响起一记清脆的点射。

那个高大的身影晃了两晃，一头从楼顶栽下，落入熊熊大火。

暴徒的顽强抵抗，把八一八激怒了。在战地侦察员的精确指挥下，迫击炮弹一颗接一颗，礼花般地在教学楼顶绽放。大门外的四辆卡车疾驰而来，车顶架着机枪，车厢里蹲着手握冲锋枪的武卫连战士，数十道火舌扫向教学大楼。密集的子弹，破碎的玻璃，在阳光下飞溅，划出一道道晶莹的光。

这一番狂风暴雨般的攻击，直看得乐天眼花缭乱，手心冒汗。他似乎看懂了八一八的战术，先用诱敌之术打掉两翼的埋伏，再用密集的火力强攻对面的教学大楼。只要进攻者在武器上、火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突击强攻，不仅能快速地歼灭敌人，也可以减少自身的伤亡。现代战争，和过去在电影里看到的什么地道战、地雷战相比，已经完全是两码事啦。

“哎，你快看，暴徒投降啦。”

顺着彭晓光的手指看去，教学楼门洞里，摇晃着一面衬衣撕作的白旗。

(4)

经过一夜煎熬，本以为今天两派要打得天崩地裂、血流成河，没想到枪炮声这么快就停了。楼上胆大的老师掀开遮挡在窗前的棉被，偷偷朝外看去，只见教学区那头烟雾缭绕，人影晃动，到处飘扬着八一八的战旗。

午饭时分，宿舍区里开来一辆宣传车，高音喇叭响起激昂的声音。

“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现在播放八一八兵团第三号通令，现在播放八一八兵团第三号通令。”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八一八兵团力挽狂澜，一举铲除了为非作歹、穷凶极恶的暴徒，踢开了反军乱军、干扰破坏明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这是一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这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毛泽东思想的凯歌！

八一八兵团决定，将于今日下午三时，在明都市举行盛大庆祝游行。我们热烈欢迎广大革命群众走上街头，加入我们的行列，和我们一同欢庆胜利。

此外，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为了防止反革命暴徒死灰复燃，八一八兵团发出红色通缉令，捉拿畏罪潜逃的孟庆元、钟明、欧娴等反动黑手。希望知情者检举揭发，以便尽早将他们缉捕归案，绳之以法。

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现在播放八一八兵团第三号通令，现在播放八一八兵团第三号通令……”

随着通令一遍又一遍的播出，水来了，电来了，躲在黑暗里的人们也露了头。

虽然家家户户都打开了门窗，可走廊里、房间里的异味仍未散尽。人们捧着饭碗，聚集在宿舍门外，三三两两，七嘴八舌，茫然，兴奋，还有点不知所措。

“妈。”文漪端着半碗烫饭，筷头拨拉着一块黑黢黢的大头菜，苦着小脸唤了一声妈。

“哎，怎么啦？”梦兰看了看愁眉苦脸的二丫头，不知她又有什么古怪。

“妈，求求你，给我点钱，让我出去一趟吧。”

“外面乱哄哄的，出去干嘛？”

“我…，我出去买肉，我想吃肉啦。”

“二姐，我和你一起去。”雪素也站到文漪身边，小脸苍白，一付营养不良的样子。

梦兰还在犹豫，董瘦竹走过来，拉住雪素的小手，呵呵笑道：“好，好。买肉去，外公也饿死了。老太婆，快掏钱。”

“寄爹，她们这时候出去，你就放心？”

“放心吧，没事啦。你没听喇叭里说吗，决战胜利啦，凯歌奏响啦，普天同庆啦，咱们也该吃肉啦。”

“老疯子，喇叭里是这样说的吗？啥辰光也忘不了吃。喏，给你。”董师母笑骂着，把五块钱揣到老伴手里。

董瘦竹向门口树荫下两个大孩子招招手：“和平，畹香，你们带着妹妹一起去。鸡鸭鱼肉，有什么买什么。”

雪素仰起小脸，甜甜一笑：“外公，你等着，我给你带包烟丝回来。”

董瘦竹爱抚地摸摸雪素的头：“好，好。外公等着，你快点回来哦。”

孩子们兴高采烈，像出了笼的小鸟，蹦蹦跳跳地跑了。

“梦兰哪，咱们也出去买点蔬菜吧。”甘妈一旁道：“晚上总不能光吃肉。你看看，几天没青菜吃，老爷子嘴角都上火了。”

“好啊。”甘妈不说，梦兰也正有这个打算，她转身挽起董师母的胳膊，笑道：“寄妈，要不你也出去散散心。”

“走，再不动动，身子要僵掉啦。”

人一拨一拨地走了，许韵来也按捺不住，说了一声“我到外面转转”，拔腿离去。

看着龚逸凡慢吞吞地收拾众人遗下的碗筷，董瘦竹问道：“逸凡，外面大游行，你不出去瞧瞧热闹？”

“算了吧，我没那个兴致，情愿在家呆着。”

“好，好。唉，屋里去不得，要么，咱爷儿俩手谈一局？”

“好啊，我去拿棋。”

七舍楼前，董瘦竹坐在小马扎上，龚逸凡坐在台阶上。二人之间摆一枰棋盘，噼噼啪啪，开始了两军对垒。

过了个把时辰，许韵来转回来了。看到董、龚二人黑白纵横，鏖战犹酣，便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蹲在一旁观战。

几轮打劫之后，董瘦竹提掉黑阵中的几枚白子。老爷子知道许韵来有话要说，便敲打着棋子问道：“韵来啊，看到了什么？”

许韵来笑笑，一语双关地答道：“一盘刚下完的棋，一盘血淋淋的棋。棋子们以为自己是在慷慨赴义，但在棋手看来，这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

“哈哈，一场游戏，说得妙极。”董瘦竹捻了捻八字胡，缓缓道：“然而，作为棋手，可曾意识到，自己亦或是别人手中的棋子。”

董老听似平淡的话，令龚逸凡暗暗称奇。棋手弈棋子，棋手亦棋子，可谓一语破天机。钦佩之余，他的脑海里跳出一句古诗，“诗因缘解堪呈佛，棋与禅通可悟人。”

他低头看了看盘面，把手中的棋子丢到盒子里：“董老，我输了。”

第五十二章 大联合校园军管 撒传单含沙射影

(1)

窗前刚刚透亮，钟昆就起了身，卷起铺盖，打作方方正正的行李。

悉悉索索的响动吵醒了对面床上的陈寄秋，他努力睁开双眼，睡意朦朦地问道：“大哥，这么早就走啦？”

“嗯。早点去，要是没什么事，混一天就回来。”钟昆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寄秋懒懒地翻了个身，睡意犹在，却怎么也睡不着了。昨天下午，大哥收到一封信，里面夹着一份油印的通知，落款三大附中临时革命委员会。通知上说，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放军进行“三支两军”的指示精神，军管小组已经进驻附中，并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临委会要求所有同学立即返校，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中央文件，并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通知中强调，军训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任何人不得无故缺席。既然是政治任务，大哥焉敢不从。可这一去，不知道要多少天才能回来。

自从八一八打垮红暴之后，潘石头他们那个农民暴动队也蔫蔫地歇了菜，马镖中学又恢复了平静。老师、同学们都回家种地了。小姑生了个儿子，正在娘家坐月子，钟老师守在她身边照料。大哥再一走，不光这间屋，就连整个学校里就只剩下他空落落的一个人。回涓山吧，家里没地儿住。唉，寄秋默默地叹了一口气。没法子，只能白天回生产队出工，晚上独守空院，反正早已习惯了。

门吱扭一响，钟昆返回房里，把一只陶碗放在书桌上。

“寄秋，我把昨晚的剩饭用开水泡了。这还有一碗，一会儿你当早饭吧。”然后悄声叮嘱道：“我不在的时候，你当心点。别看书看入了迷，有人来也不晓得。”

“嗯。”寄秋应了一声。

“你别嗯啊嗯的，万一那些书被人发现，咱们可就麻烦大啦。听见没有？”

寄秋翻身坐起，揉了揉眼睛，看到大哥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便也很认真地回答道：“大哥，你尽管放心，我不是小孩子了。”

“那好，我走了。”钟昆拎起行李，匆匆离去。

大哥所指的麻烦是什么，寄秋当然知道。其实，不用大哥提醒，他也晓得这其中的利害。

就在八一八庆祝决战胜利大游行的那天晚上，大哥带着他来到附中。他们没走大门，而是找了一处偏僻无人的地方，藏好自行车，然后悄悄地翻墙而入。寄秋胆怯，心跳得厉害，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平生还是第一次。可他也激动得要死，如果成功了，没被抓住，他就有书看了。他用大哥的话安抚自己，鲁迅先生说过，窃书不为偷。不过，他心知肚明，这话不是鲁迅说的，而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说的。

一想到那句话，寄秋就感到好笑。“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潦倒到那般田地，被人奚落羞辱到那般地步，还不忘标榜自己是个读书人。可见在老百姓的眼里，至少孔乙己这样认为，读书人还是有点地位和身份的。而如今呢？读书人又算什么？被打作“臭老九”，与“阶级敌人”为伍。读书倒成了罪过了。

过去，在钟老师的书架上，除了马恩列斯毛，还有不少的历史书、古诗词和小说。寄秋胃口杂，什么书都看。当然，最吸引他的还是小说。除了那四部古典名著和三言两拍，其它的现代作品，像什么《苦菜花》、《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烈火金刚》、《平原枪声》、《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他也早就都看过了。可叹的是，文革一来，莫说古人的书，就连那些带着浓厚革命色彩的小说都变成了“毒草”，被马镖中学的红卫兵扔到院子里，一把火烧作灰烬。这些日子，他无书可看，只能拣点红卫兵小报、传单和大批判资料凑数。他不怕孤独，不怕寂寞，就怕没书看。因此，大哥说要到附中图书馆“窃书”，尽管他明知不对，非但不劝阻，反而欣然相随，壮着胆子跟大哥一起去作案了。

那天夜里，附中校园一片死寂。只有天上一弯新月，咧着大嘴，嘲笑中带着一丝怜悯。三更时分，他俩蹑手蹑脚地来到图书馆，爬上楼旁一棵高大的广玉兰树。大哥说，一楼撬窗户容易被人发现，从二楼阳台进去，比较安全。正当他俩准备攀上阳台时，脚下突然传来一阵响动。屏息静气，他们看到玉兰树旁的窗户里跳出两条人影，一前一后，身上还背着鼓囊囊的书包。这两个人没有发现他们，似乎也没有他们那么紧张，不躲不闪，有说有笑地扬长而去。待那两条人影消失，寄秋听见大哥一声嘟囔，妈的，贼小子，抢在咱们前头了。问大哥是否认出那两个人，大哥笑了笑，有个人你也认识，常乐天，另一个是他的狐朋狗友，彭晓光。

既然已经有人打了前站，他们也用不着破窗撬门了。溜下树，爬进窗户，在微弱的手电光线下，大哥带着他直奔二楼。寄秋不用问，大哥住校时常来图书馆，对里面熟门熟路，跟着走就行了。果然，七绕八绕，大哥带着他来到一间偏室门前，轻声笑道，万幸，那两个贼小子不知道这里。扭开门锁，二人入内，寄秋一声惊呼。电筒光线下，一排排五彩纷呈的书籍，如同闪闪发光的珍宝。根本来不及细瞧，大哥撑开麻袋，寄秋拼命地往里面塞。直到大哥喊停，

说再放咱们就搬不动了，他才住了手。他们不敢多做停留，骑着钟老师的破自行车，连夜赶回马镖。

马镖中学里除了他俩没别人，可大哥还是拉上宿舍窗帘，将门反锁。昏黄的灯光下，他们小心翼翼地掏出麻袋里的书，一本又一本地摆放在床上。看着那些作者和书名，他们激动得心都快蹦出来了。伏尼契的《牛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猎人日记》，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小仲马的《茶花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更珍贵的，是一整套 54 年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大哥兴奋地说，这些书文革前就被学校封存了，大多没看过，要不是图书馆的一个老师告诉过他封存的地方，翻破天也找不到这些宝贝啊。

寄秋揉揉眼，抬头看看屋顶，天尚未大亮，看上去模模糊糊的。他们的住处解放前是大户人家的内宅，后来当作老镇委会的宿舍。房子质地还不错，青砖青瓦，木梁木檩，屋顶镶着杉木天花板。可毕竟年久失修，有些木板耷拉下来，还有几处糊了报纸。他们的窃来的宝贝，就藏在墙角的一块天花板上头。怕被人发现，大哥还做了伪装，整了点旧蚕丝，悬悬挂挂的，远看去像陈年的蜘蛛网。寄秋知道，大哥再谨慎也不为过，因为这些书非同小可，一旦被人发现告发，不消说大哥，连他都要一道被抓去坐牢的。好在破四旧的风头已过，学校里又没有外人，他俩躲在宿舍里，锁上门，竖着耳朵悄悄看，应该不会出纰漏。

想到这里，寄秋猛地跳下床，光脚跑到门口，锁住房门的插销。

转回床边，他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本包着书皮的书。贴在书皮上的封面是大哥从另一本书上撕下来的，上面印着红彤彤的大字，《毛主席论教育》。他翻开封页，《悲惨世界》四个大字映入眼帘。

这本书大哥刚看完，转到寄秋手里。大哥说，这是一本好书，法国大文豪雨果写的，翻译的也不错，虽然咱们只搞到两卷，半半拉拉的不全乎，可值得一读。接着，大哥又给他讲了一段关于此书的趣闻。当年，雨果把《悲惨世界》交给出版商后，许久没收到出版商的回音。他很想知道该书是否畅销，便给出版商写了一封信。信非常简单，简单得出人意料，只有一个问号，署名雨果。出版商很聪明，亦很幽默，回了一封信，只有一个惊叹号，署名编辑部。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短的来往书信，成为雨果写作生涯里的一段佳话。

寄秋端坐在床上，手捧着书，掀开一页。屋里光线暗，他眼睛又近视，便把头凑在书上，一字一句地默读雨果写的自序。读了一遍，再读一遍，心里不由得冒出阵阵寒意。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两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昨夜熄了灯，大哥在黑暗里说，雨果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想通过宣扬博爱、仁慈和善良来改造世界。可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世界没有改变，依旧有人疯狂地践踏文明，把人间变成黑暗的地狱，使之充满了压迫、愚昧和困苦。更可悲的是，愚昧使人盲目，他们看不到真相，居然把黑暗当作光明，把地狱当作天堂。

寄秋知道为什么自己心里发寒，大哥的话，尽管他打心眼里认同，可说得太露骨了，他实在为大哥担忧。

比起偷书来，大哥的思想要危险得多。

(2)

推着爸爸从黑市淘来的自行车，钟昆终于到了高中宿舍楼。半道上，车胎爆了，一时找不到补胎打气的地方，不得不推着走。校园里遇到同学，玩笑道，你这破车，就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二十八块买的吧。钟昆跟着一乐，您还多说了呢，我爸只花了二十五。

把行李扔到床上，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钟昆就被同学拽到学校大礼堂。主席台上方挂了一条横幅，“热烈欢迎解放军”。一位白白胖胖的解放军干部舞动着双手，正在台上作报告。

“上面什么人？”钟昆找了个空位坐下，向身边的同学发问。

“军管小组组长，临时革命委员会主任，姓侯。刚才他自我介绍，他在6401部队里当营教导员，是个政工干部。”

“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

“嘘，别开小会。”前排有人抗议。

钟昆已然迟到了，只得怀着歉意，向身边的同学做了个暂停的手势。他不敢再多问，集中注意力，竖起了耳朵。

“……同学们，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搞好附中斗批改的问题，我已经讲完了。从明天开始，所有的同学，也包括老师，不准再参与任何派性活动，必须按军管小组规定的作息时间到教室集中，学习毛选，进行军训。同学们，

三支两军，是毛主席、党中央根据当前大好形势做出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头一条，就是‘支左’。军区首长指示我们，不管这派那派，我们解放军只认一派，只支持一派，那就是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否忠于毛主席，是区分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水岭，是鉴别左派还是右派的试金石。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那么，我们该怎样做，才能体现一个‘忠’字呢？”

侯主任停顿了一下，抬起胖胖的右手：“首先，我们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一字一句地读，千遍万遍地读，重点文章要会背。也许有同学说，我记忆力不好，背不下来。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要么是态度问题，要么是懒人的借口。前些日子，我参加过一个学毛选讲用会。有一位贫农老大娘的讲用发言，非常令人感动。老大娘说，我8岁给地主家当使唤丫头，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是毛主席把我救出火坑，解放后的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毛主席的书是世界上顶好的书，我们饭可以一天不吃，可毛主席的书不可一天不读。老大娘一字不识，却能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背诵‘老三篇’。同学们，老大娘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因此，在军训期间，我们要展开一个竞赛活动，背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人人争当学毛选的积极分子。”

侯主任说得吐沫星直飞，钟昆却感到无聊、可笑。老大娘一字不识，怎么读毛主席的书？还什么饭可以不吃，毛主席的书不可一天不读。这种庸俗肤浅的讲用，连自圆其说都做不到，居然被当作宝，拿出来炫耀，把我们都当作傻子了。可是，钟昆也知道，人家把你当作傻子，你也只能装傻。就像爸爸说的那样，在这个时候，你不可逆流而上，只能若即若离，随波逐流。

侯主任接着说：“这个学毛选，不单要学，要背，还要用。在这个问题上，敬爱的林副主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林副主席总结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三十字方针，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里，我再给同学们介绍一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有一位十八岁的女青年，被分配在屠宰场杀猪。同学们知道，杀猪是个又脏又累的工作，不适合女同志做。可是，这位女青年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在短短的时间里变成技术能手。她在学毛选讲用会上说，我能用较快的时间学会了屠宰技术，我能把人们认为女人办不到的事情办到，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凭我天生的聪明吗？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如果说我有点聪明的话，也是毛泽东思想给了我智慧，给了我聪明。如果说我勇敢的话，这完全是毛泽东思想给了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胆略。”侯主任越讲越激动，白胖胖的面孔涨得通红：“同学们，历史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克服一切困难的利器，是包治百病的济世良方，是我们战胜敌人的精神原子弹，是……”

侯主任慷慨激昂的排比句还没说完，台侧匆匆跑来一位军人，递给他一张一揸宽的纸条。

侯主任不满地瞪了那个军人一眼，低头看了看纸条，脸色立马变了，变得异常激动。他将纸条举过头顶，大声道：“同学们，我向大家宣布一个无比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表最新指示啦。”

台下顿时群情激扬，掌声雷动。

侯主任展开纸条，照着念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东、中南、华北等地区，针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局势，他老人家英明地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同学们，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是我们的指路明灯，为我们指引出前进的方向、胜利的方向。省、市军管会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单位立刻组织革命群众上街游行，用实际行动，欢庆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我宣布，全体同学立刻返回教室，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准备锣鼓、鞭炮、彩旗、标语。一个小时后，所有在校师生到操场上列队集合，上街游行。现在散会。”

一个小时后游行？为了迎“圣旨”，连中饭都不吃了么？病了，全他妈的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钟昆戚戚一笑，我嘴上不敢说，腹诽总可以吧。

(3)

面对突如其来的最新指示，正在“腹诽”的不单单是钟昆这个毛头小伙子，于海也算其中一个。只不过，两人看问题的观点迥然不同，腹诽之言亦大相径庭。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大联合？这么说，红暴又要东山再起了。盯着摊在会议桌上的省、市军管会联合通知，于海心中烦躁，狠狠地掐灭了手中的香烟。

与红暴的那场决战，虽然八一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于海却没有感到轻松与高兴。有三件事一直令他耿耿于怀，如有隐忧。

其一，阵亡人数超过了他的预期。八一八这边还好，只牺牲了三人，一个武卫连战士，一个开土坦克的司机，还有一个是打扫战场时误踏地雷被炸死的工人。而暴徒一方战死 37 人，包括那个指挥武斗的红暴作战部部长张向阳。诚然，与武汉、重庆、成都以及全国许多地区的武斗相比，明都死人并不算多，可毕竟也是血淋淋的。根据查证，击毙的暴徒里有 13 人属于红暴“剿匪队”，曾参与过谋杀田师傅的伏击。这些人有命案在身，可谓死有余辜。但剩下的 24 个都是学生，大部分还是中学生，最小的才 13 岁。迫于八一八如今的焰焰势力，死者家属不敢闹事。可一旦风声有变，这笔血债必定会有人追讨的。

其二，孟庆元溜掉了。据俘虏们招供，孟庆元在翠湖边藏了一条小船，大战前夜，他带着钟明、欧娴等红暴头头乘船潜逃，声言赴北京告状。八一八曾

派出武卫连小分队北上追捕，却没找到他们的踪迹。除恶未尽，后患无穷，这句古训，果然要应验了。

最后一件事，也是令于海最不满、最不安的，对于这场大战，军区没有表态。前些日子，他派人邀请部队首长出席八一八祝捷大会，竟然被军区婉言谢绝。八一八是铁杆拥军派，为军区首长解除了好几次危难。本以为他们会投桃报李，与八一八相互倚重，互为援手，没承想军区的态度如此冷漠，真令人寒心。更为甚之，军区近日来连连出手，派军管人员进驻各个单位，名曰“支左”，实则架空了八一八的权力，同时发出通告，命令所有派别立刻上缴非法抢夺的枪支弹药，逾期不交者，将以私藏军火犯论处。种种迹象表明，军区的那帮老滑头们有意撇清和八一八的关系，装出一付不偏不倚的样子，生怕承担任何责任。

而今天，又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八一八一花独秀、舍我其谁的局面，看来要保不住了。大联合？开什么玩笑。两派如今积怨已深，势同水火，睚眦必报，还能坐在一条板凳上称兄道弟吗？

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于海又点燃了一颗香烟。看着缭绕的烟雾，猛然间，他回想起抗战初期部队首长关于时局的一次政治报告。首长说，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当前形势的需要。但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联可以联，合却不能合，我们手中的枪杆子是共产党的，是毛主席的，不是国民党的，更不是蒋光头的。想及此，于海心头闪过一道亮光。毛主席发出大联合的最新指示，金口玉言，不从不行。可这个“大联合”，我们完全可以效仿“国共合作”，表面上做做样子，骨子里联而不合。只要八一八拥兵自重，稳住阵脚，以不变应万变，有什么可担忧的？再者，红暴已非昔日，分裂出来的一帮老红暴骨干成立了一个“红暴革命委员会”，如果我们主动与他们联合，和他们搞“统一战线”，一来表示我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二来彰显我们的宽容大度，三来把孟庆元一伙晾在一边，岂不是一招妙棋。“统一战线”一向是我党的笼络人心的法宝，眼下这个法宝又该派用场了。

理清了头绪，于海心里轻松了许多。一连坐了几个小时，腰酸背痛。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双膝微曲，掌抱下腹，调整呼吸，打起了八段锦。刚刚做完第一式，背后有人敲门。没待他转身，八一八副总指挥徐海峰推开会议室大门。

“于书记，是我。”

“哦，海峰，快进来。”于海缓缓收气，转身问道：“事情办好了？”

“是。小岗山军火的使用情况已经清点完毕，武器一件不少，有两支步枪受损。总计消耗子弹 2000 余发，枪榴弹 32 枚，迫击炮弹 76 枚。这是清单。”

于海接过清单，粗粗瞄了一眼：“我们从暴徒那里缴获的武器弹药呢？”

“还在清理。可是，那天现场很乱，人员复杂。按照你的指示，武卫连打完立即撤离，由顾浩田带人打扫战场。我听说，他们私下里截留了不少战利品。”

“胡闹！你打电话给顾浩田，让他负责，全数收缴上来。”

“是！不过…”徐海峰迟疑不决。

“不过什么？”

“于书记，暴徒抢的军火，轮不着我们替他们归还吧。”

“当然不还。”于海断然地把手一挥：“这样，你立刻派人，从缴获的军火中找一些制式相同的，把我们的损耗抹平。我们要争取做到小岗山的武器弹药完璧归赵，让军区拿不到一点把柄。”

“是！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于海稍作思考：“红暴大本营是我们打下来的，缴获武器的事瞒不过军区首长。这样，你让顾浩田挑出一小部分，以八一八下属兵团的名义送交军区。其它的，你给我悄悄送进三江大学，找个隐秘的地方存放。干这件事的人员要绝对可靠，不能泄密。”

“于书记，这…，为什么？”徐海峰疑惑不解。

“道理很简单。”于海微微一笑，反问道：“如果放在我们手里，你交还是不交？”

徐海峰犹豫了片刻，答道：“中央和军区三令五申，不交不行。”

“不错。可如果放在暴徒的大本营呢？”

“放在暴徒的大本营…？”徐海峰略加思索，豁然明了，不由得赞叹道：“对呀。如果这批武器被发现了，罪在红暴，他们对抗中央指示，私匿军火，拒不交还。如果没被发现，就等于还掌控在我们手里。于书记，你这一招，太妙了。”

于海含蓄地笑笑，心中暗道，即便以后我们用不着，一封匿名检举信送上去，也让孟庆元那小子有口难辩，吃不了兜着走！但他没有明说，转口道：“海峰，还有一件事需要你亲自去办。”

“什么事？”

“立刻解散武卫连，给队员们放长假，有家的回家，有亲的探亲。你告诉武卫连的同志们，他们是八一八的大功臣。不过，他们暂时只能做无名英雄。你要以战友的身份告诫他们，万一上面派人调查那场战斗，希望他们守口如瓶，什么都不要说，更不能出卖战友。”

“于书记，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啦？”

“还没有具体消息，只是一点猜测。主席说要两派大联合，孟庆元一定会卷土重来，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咱们必须有所准备，方能防患于未然。”

“对，对。料敌在先，有备无患，是这个理。”

“于书记。”正当于、徐二人说着话，马本清走了进来：“噢，老徐也在。”

“小马，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呢。”

“于书记，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我要先告诉你们。”

“噢，那你说。”

“刚才，我接到贺延生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中央文革小组即将派调查团来明都。孟庆元和钟明他们随团一同回来。”

徐海峰脱口骂道：“妈的，孟庆元个王八羔子，向中央告黑状了吧。”

于海虽然也有点吃惊，却还沉得住气：“贺延生还说了什么？”

“他说，他现在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这次作为调查团的观察员一同前来。根据中央文革首长的意见，此次调查团来明都，并不是要分清谁是谁非，而是来调停两派纷争。首长说，八一八和红暴都是文革初期响当当的造反派，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立下过汗马功劳。首长希望两派能冰释前嫌，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实现革命大联合，携起手来，再立新功。在两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筹备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

听到马本清后面的这段话，于海笑了：“呵呵，贺延生是个聪明人。他怕我们不放过孟庆元，事先透个气，以示友好。小马，海峰，依我看，虽然贺延生表面上和孟庆元坐在一条船上，但他有他的原则。贺延生这个人，包括他的背景，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咱们对他可要礼敬有加，另眼相待。”

马本清连连点头：“于书记，我也是这么想的。等他来了，我把他请过来，大家好好聊一聊。”

“不！”

于海一声“不”，把马本清和徐海峰听愣住了，疑问的目光一齐投向于海。

于海笑道：“小马，不只是聊一聊。我们八一八要尽地主之谊，把贺延生请来，把中央调查团请来，大家一起聚餐、喝酒。”

“咳，于书记，你这口气喘的，吓了我一跳。”马本清笑逐颜开：“对了，于书记，你说要找我，什么事？”

于海拿起会议桌上的通知：“有两件事，十万火急。第一，你马上和学校军管会联系，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大游行，热烈欢呼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这件事，你出面联系后，交给军管会和兵团宣传部负责。这第二件事，你必须亲自出马。”

“什么事，很重要吗？”

“是的，这件事不但重要，而且火烧眉毛。你必须马上找到红暴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与他们商谈两派大联合事宜。力求尽快达成协议，赶在中央调查团到明都之前，召开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八一八和红暴两派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庆祝大会。”

“找红暴革命委员会？那…，孟庆元呢？”马本清似有不解。

“小马，看过《西游记》吗？”

“看过啊。”马本清还是疑惑。

“那里面有个真假美猴王…”

“噢…，我明白了。”马本清眼睛一亮：“我们八一八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红暴搞大联合了。至于哪只猴子是真的，哪只是假的，让他们自己打去吧。”

“哈哈。”三人意合神会，抚掌大笑。

(4)

正午时分，明都沸腾了。

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还有一些近郊的公社社员，高举红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涌上街头。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在贴满标语、光离陆怪的街面上激荡回旋。

顾建国夹在附中的游行队伍里，手举一面三角旗，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着同学们呼喊口号。他脸上似乎在笑，眼神却是阴沉沉的。

这也难怪，他心里头憋屈，有气，一股不敢发泄的怨气。好不容易坐上附中八一八兵团团长的交椅，军管小组进驻附中后，嘴巴上说支持左派，却只派给他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头，听着好听，徒有虚名而已。昨日一呼百应，今朝风光不再。临委会开会时，他连句话都插不进，全看那个姓侯的胖子颐指气使，神气活现。今天可好，又要搞什么大联合，更让他气不打一处来。是个人都知道，明都只有两大派，一派八一八，一派红暴。跟红暴大联合，打死他也不干！

顾建国恨红暴，恨之入骨。他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一夜，在红暴的地下黑牢里，他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昏过去几次，差点把小命搭了进去。顾建国记得那个诬陷他、抓他、打他的高个子大学生，后来也打听到那个狗东西是暴徒的坏头头之一，叫张向阳。只可惜，没等到他和建军动手报仇，王八蛋的挨了枪子，到阎王爷哪儿报到去了。好在狗日的葬身火海，落得个尸骨无存，也算出了心中一口恶气。然而，顾建国的仇人并非只是张向阳一个人。于海爷跟爹说过，要不是孟庆元从中作梗，拒不放人，建国也不至于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如今张向阳死了，可孟庆元还在，红暴还在，这个仇没算完！

“革命大联合万岁！”

顾建国心不在焉，听到有人领呼口号，也下意识地举起小旗，跟着众人喊了一句：“革命大联合万岁！”

喊完，他为之一愣，随即心中忿然，暗骂道，大联合？跟红暴联合？狗屁！顾建国想到红暴就来火，脸皮发紫，咬牙切齿。不过，他立马又慌了神，呸呸呸，浑球，骂谁狗屁呢？不要命啦？每当他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便会想起一个人。对呀，于海爷是红暴的冤家对头，杀了他们不少人，绝不会和暴徒搞什么大联合的。一会儿去找于海爷，跟于海爷问个明白，讨个主意。

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涌向市中心的东方红广场，挤得个水泄不通，人山人海。

钟昆本来走在附中游行队伍的最后，可人潮汹涌，把他挤到中国银行大厦门廊一侧。他抱住门柱，稳住身子，看见常乐天、彭晓光几个男生站在门廊墙角。在他们身后，还躲着几个低年级女生。有两个女孩钟昆认得，都是妹妹钟明的小姐妹，爱跳舞龚晚香和爱唱歌的柳絮。他刚想靠拢过去，突然间，眼前飘落一张传单。抬头一看，天空中纸片飞旋，五颜六色，飘飘荡荡，像春日的蝴蝶在花间起舞，煞是好看。文革以来，红卫兵们动不动就发号外，撒传单。钟昆已然习以为常，不足为怪。他随手抓住飘到身旁的那张传单，瞄了一眼，却像被雷电击中一般，顿时目呆口僵。

传单是油印的，字体很大，上面只有一句话，“秦始皇荒淫无道焚书坑儒。”

彩蝶般的纸片纷纷扬扬，飘到不少人眼前。没待钟昆分过神来，乱乱嘈嘈的鼎沸声中，有人尖着嗓子大叫：“有人散发反动传单！”

钟昆定神一看，顾建国手上挥动着几张纸片，扒开人群，冲向中国银行大厦的大门。

挤在门廊角落的常乐天 and 彭晓光也看到了漫天飞舞的传单，也听到了那一声惊恐的尖叫，连忙跳起脚，从森林般的手臂中抢下几张花花绿绿。

“你那上面写的什么？”

“你看，商纣王酒池肉林荼毒百姓。”彭晓光把传单递到常乐天眼前，接着反问道：“你的呢？”

“你看这一张，赵构秦桧罗织罪名陷害忠良。还有这一张，朱元璋兔死狗烹杀戮功臣。”

“我这儿还有一张。”龚晚香娇声娇气地念道：“满鞑子兴文字狱铲除异己。”

这些传单里的每一句话，乍看之下，不过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可稍加琢磨，却又似是而非，颇有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之嫌。常乐天 and 彭晓光也被闹糊涂了，大眼瞪小眼，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也不敢说什么。

看到顾建国已经带人闯入银行大门，常乐天一把拽住彭晓光：“走，咱们也上去瞧瞧热闹。”

尾随着混乱的人群，常乐天、彭晓光、钟昆、晁香等人一路直奔，来到银行大厦的楼顶平台。

有人高声问道：“抓到反革命了吗？”

顾建国神情激动，摇晃着手中传单回答道：“妈的，上面没人，叫他跑了。”

常乐天挤进人群，大咧咧地问道：“建国，你怎么知道这上面有反革命？”

“有人在上面散发反动传单，不是反革命吗？”顾建国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钟昆站在人群外围，带着嘲弄的语气问道：“吆，顾大团长，你的革命警惕性很高吗。不过，你怎么看出是反动传单呢？”

“废话！你看看，传单上明明在攻击…”顾建国神色一紧，戛然而止。

“攻击？攻击谁？”钟昆穷追不舍。

看到钟昆皮笑肉不笑的样子，顾建国猛然醒悟。

好悬，差点上了他的当。如果我说传单在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不就等于我认可了传单上的恶毒言论吗？说毛主席焚书坑儒、荼毒百姓、残害忠良、杀戮功臣、铲除异己，自己有几颗脑袋？妈的，明明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我却不敢道破，真他娘的丧气。顾建国知道钟昆是高中生，辩论起来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他也知道钟昆是钟明的哥哥，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都不是好鸟。哼，狗日的下套让我钻，老子才没那么傻呢。

情急之下，顾建国冒出个主意。他擦了擦脑门上的热汗加冷汗，恶狠狠地反击道：“姓钟的，你别给我来阴的。那你说，传单上的话是什么意思？”

钟昆微微一笑：“嘿嘿，真有意思。明明是你革命觉悟高，警惕性强，看出是反动传单。你反过来问我是什么意思，我问谁去？不过，你既然问了，我不意思意思也不够意思。我干脆教你一招，赶紧抓住那个撒传单的人，问问他，他的意思和你心里想的意思是不是一个意思。”

“哈哈…。”

钟昆一番绕口令般的“意思意思”，把周围的人逗得哈哈大笑。龚晁香和柳絮几个女孩恰巧站在钟昆身边，一字一句听得真切，个个乐不可支，柳摇花颤地笑作一团。

顾建国瘪了。他本以为传单上白纸黑字，罪证俱在，故而一马当先，立功心切。岂料反革命没抓到，反倒被钟昆耍弄了一番，让他在众人面前、尤其在女孩面前出了大丑。他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也抓不到钟昆的把柄，想发

作也发作不起来。哼，以后老子再找机会整你。他狠狠地瞪了钟昆一眼，把手中的传单撕作碎片，转身离去。

看着顾建国愤愤离去的背影，彭晓光冷笑一声，附在常乐天耳旁悄声问：“哥们儿，你说，这些传单是什么意思？”

乐天耸了一下肩膀，没有作答。

但他心中忐忑。莫非，大家想的，都是一个意思？

第五十三章 庆生日四女同乐 盗书案乐天背锅

(1)

一晃过了大半个月，1967年的冬天来了。

落满梧桐叶的柏油路上，常乐天身负草绿色背包，孤零零地闷头疾行。背包带绑得紧一道松一道，背在肩上歪歪斜斜。他一边走，一边狠狠地踢着一块鸡蛋大的石头。踢一脚，骂一句，叛徒！他怎么也想不通，东方红广场有人散发反动传单，却无人追究，不了了之，自己不过从校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反倒被军管小组立案，声称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要不是顾建国午休时偷偷跑来告诉他，他还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临委会的黑名单。

想想心里也来火，自己和彭晓光只不过趁着图书馆没人管，拿了十来本书，都是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与舒拉》、《欧阳海之歌》、《铁道游击队》一类的革命小说，顶多算是个行为不检，咋就被上纲上线，说成是“偷盗宣扬封资修的大毒草”，成了反革命呢。更让乐天气愤的是，建国还神神鬼鬼地说，临委会开会讨论案情时，他看见过揭发信，信上只揭发了彭晓光一个人的名字，不知道怎么就把你也牵了进去。乐天当然明白，建国在给他暗示，是彭晓光那个软蛋把他出卖了。怪不得打昨儿晚就没看到彭晓光，还以为他偷偷溜回家了呢。看来，这小子已经被临委会抓走，严刑逼供之下怂了，投降变节，当了叛徒。只是有一点乐天吃不准，假如说彭晓光供认了他俩偷书的事，临委会马上就可以把自己抓去，一并归案，可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呢？不过，无论状况如何，反正大事不妙，不能干等着被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军训至今已经三周，还有一个星期才结束。军训期间，临委会要求同学们集体住校，不准外出，以便清晨出早操，晚上背语录。此刻情况紧急，乐天也顾不得“忠”字当头了。下午的全班学毛选讲用会才开始，他就假装肚子疼，向军代表报告，说要上厕所。趁着宿舍空无一人，他慌慌张张地打起背包，翻墙头逃离了附中。

紧张了一路，咒骂了一路，乐天终于把那块视为“叛徒”的小石头踢到了军区大门口。他长长地吁了口气，朝身后看看，背后无人。妈的，要抓老子，有本事到军区大院来吧。只不过，这一口长气并没有驱散他心头的郁闷。晚上见到爸爸妈妈，该怎么说呢？

悄悄推开家门，乐天蹑手蹑脚地走进走廊，客厅里传来唧唧咯咯的嬉笑声。他怕被发现，脱掉球鞋，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哪知刚要迈上楼梯，还是让乐湄一眼瞄到了。

“哎，哥！你回来了。”

乐天不得不停住脚步：“嗯，回来了。”

“你们军训结束啦？”

“哦。”乐天含糊地应了一声，转脸朝客厅看去，沙发上还坐着两个俊俏的小姑娘。这两个女孩他认得，都是龚晚香的妹妹，一个是和乐湄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龚文漪，另一个是她家的小妹龚雪素。虽然她俩是小女生，又不太熟，但照了面，不打了个招呼不礼貌。于是，他向两个女孩点点头，咕噜了一句：“你们来玩了。”

雪素腼腆，含羞一笑。

文漪却瞪大眼睛，没头没脑地问道：“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我姐呢？”

“你姐？”乐天被问得莫名其妙：“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军训完了吗？我姐干嘛不和你一起来？”

“什么叫干嘛？她凭什么和我一起来？”

“乐湄。”文漪把疑问的眼光转向乐湄：“你没告诉他？”

乐湄咯咯笑道：“咱们女孩的事儿，告诉他干嘛。”

妹妹的话倒勾起了乐天的好奇：“你们要干什么？”

乐湄走到哥哥身边，很开心地说：“哥，我和文漪要一起过生日。”

“过生日？”乐天皱起眉头：“瞎说，你俩的生日早就过去一个多月了。”

“哟，哥，你真好，还记得我们的生日呢。”乐湄喜上眉梢，一把揽住哥哥的胳膊。

“去去去，别肉麻。你话还没说清楚呢。”

文漪翻了个白眼，撇嘴道：“这有什么不清楚的。那时候两派打架，我们不敢出门，没法过生日，今天补过呗。”

“就是。哥，妈妈说，今天晚上给我们吃打卤面。晚香姐下了课也来，晚饭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什么电影？”

“军区礼堂今晚放批判电影，《早春二月》。”

“瞎扯！批判电影都是给大人看的，你哪儿来的票？”

“哥，哪次看电影你有票？不都是溜进去的。列宁同志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向你学习呗。”

当着人家小女孩的面，妹妹居然揭短，令乐天无地自容。他瞪起眼珠，学着爸爸的腔调说道：“乱弹琴！过生日看批判电影，你们是去批判呢，还是去享受呢？”

文漪扬了扬眉毛，小嘴一撅：“哟，那又怎么啦？小芹姑姑结婚，你送人家炮弹壳做的花瓶，说什么代表战争与和平，还要人家在和平年代里不忘战争。我们过生日去看批判电影，也一样啊。我们在享受中不忘批判，不可以吗？”

“就是，就是。”乐湄摇晃着哥哥手臂，嘻嘻笑道：“哥，你跟我们一起去吧。你批判你的，我们享受我们的，好不好？”

“什么乱七八糟的。”乐天哭笑不得。

雪素一旁莞尔：“二姐，乐湄姐，看你们，把乐天哥哥说得脸红了。”

妹妹和文漪两张小嘴的厉害，乐天早就领教过。尤其是那个文漪，要论胡搅蛮缠，自己不是对手。更何况，自己还有一脑门子烦心事，没心情跟她们磨牙拌嘴的。于是，他把乐湄的手轻轻一扒拉：“去去去，一帮小丫头片子，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说罢，一个箭步窜上楼梯。

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追着他上了楼梯……。

(2)

其实，常乐天没料到，他只要在学校里多待一小会儿，就不至于像个逃兵那样慌慌张张了。因为今天从学校里溜号的，不止他一个，而是很多很多，只不过他早走了一步。到了后半晌，教室里已然空空荡荡，只剩下了愁眉苦脸的解放军叔叔。

军训开始的那几天，同学们还有点新鲜感，在各班军代表的带领下，“一二三四”，走得很起劲，喊得挺卖力。可这么长时间下来，累也累了，皮也皮了，再加上那无休无止的“一二一”，见天的“老三篇”，更让同学们感到枯燥乏味、如同嚼蜡。就在乐天逃离学校不久，钟明带领“丛中笑”的人马向临委会发难，声称军管小组以“军训”为名，行“打压”之实，把同学们困在校园里，不让革命小将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奇怪的是，这一次，八一八竟然和对手联合作战。顾建国也带人在校园里刷出大标语，“砸碎临委会的铁篱笆，击退走资派的新反扑！”

附中两派合演的这一出戏，饶是钟昆这般“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旁观者，一时也不明就里。不过，对他而言，管他们目的何在，此举正中下怀。他，早就想溜号了。一方面，他打心底里厌恶那些愚昧的讲用会，胡编乱造的，让他天天犯恶心。另一方面，他也听说临委会正在调查图书失窃的“反革命事件”，急着想赶回去，把那些书藏得更隐秘一些。他暗自庆幸，两派这样一搅乎，那个“反革命事件”的调查怕是要无疾而终了。

日落之前，同学们不顾军代表的阻拦，三五成群地离开了校园，只剩下高音喇叭还在唱着歌，唱得一往情深。

锣鼓响，迎亲人，
毛主席派来了解放军，
支持咱革命派闹革命。
解放军哪，
和咱是一条心呀，
和咱是一条心。

…

常言道，法不治众。既然大家都开溜了，钟昆也就没什么顾忌，把铺盖卷驮在破自行车的后架上，大摇大摆地骑出附中大门。

“昆昆大哥。”

钟昆扭头一看，一个女孩肩背行李，手上拎着装满盥洗用具的网袋，笑盈盈地向他打招呼。女孩身边，站着一个白白净净的男生，肘弯夹了一卷被子，肩头斜背一架手风琴。他俩浑身上下一色草绿，貌似时尚，可钟昆不用细看也知道，那是宣传队自制的假军装。路边的两个人都是他的老相识，打小喊他大哥的龚畹香和董和平。

钟昆以脚代刹，趟着自行车，停靠到二人跟前：“哎，是你们俩。你们也回家？”

“嗯，我们回家。”畹香含笑颌首。

“巧了，我正要去你家呢。”钟昆偏腿下了自行车，撑起支架：“来吧，把行李放上来。”

昆昆大哥是老熟人，又要去自己家，畹香自然用不着客气。她二话不说，把网袋挂在车把上，腰肢一摆，解下行李。

钟昆扶着自行车，对男孩说道：“和平，别站着看相，把你的也放上来。”

董和平不好意思地笑笑，相帮着畹香，把两人的背包都压在钟昆的铺盖卷上。

看着眼前的破自行车，畹香秀眉颦楚：“昆昆大哥，这么多东西，你的车吃得消吗？”

“没事儿，才补过的胎，打足的气，把你擦上去都没关系。”钟昆笑着踢开支架：“走喽！”

畹香紧跟在车后，扶住后架上的行李，软软地问道：“昆昆大哥，你有多久没去过我家了。”

“军训报到那天去过，后来就没时间了。”

“难怪呢。今天文漪来找我，说到你的宿舍去过，没找到你。”

“文漪？”钟昆眼前浮现出那个俊俏而又古怪精灵的小丫头：“她找我干什么？”

“她说，奶奶、妈妈都想你了呗。知道你一个人在学校，想喊你回家吃顿饭，顺便问问小姑和小山弟弟的情况呢。”

畹香的话，令钟昆脸上微微发热。她口中的“小山弟弟”，就是他那个尚在襁褓中、同父异母的弟弟。小山这个名字，是爸爸起的。爸爸说，大哥钟昆生在昆明，姐姐钟明生在明都，名字都和出生地有关，这个小家伙生在小芹的娘家涓山，索性就随哥哥姐姐，叫

钟山吧。说实在话，多了个小弟弟，钟昆还是蛮高兴的，可一想到自己比弟弟大了近十八岁，心里多少有点臆怪兮兮的。

于是，他含糊地回答了一句：“哦。我这些日子也没回去过，知道的早都告诉他们了。”然后把话岔开道：“哎，你们是怎么回事儿，说散就散。怎么着，钟明又带领你们宣传队的造反啦？”

晷香不自然地笑了笑：“我们？我们哪儿敢造反呀。钟明怎么说，我们服从命令就是了。今天下午，钟明召集大家开会，说军管小组把同学们软禁在校园里，不让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她要我们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奋起抗争，自己解放自己。”

和平补充道：“我还听八一八的人说，中央派来的调查团对支左部队的做法很不满意，批评他们以军训为幌子，压制革命小将的造反精神，是在走回头路。”

听到晷香、和平的话，钟昆多少有点明白了。八一八、红暴都是靠打砸抢成名，靠造反起家，老子天下第一，绝不甘心被人套上笼头。听着也好笑，阶级斗争新动向，自己解放自己，钟明一个小丫头片子，除了思想偏激，自以为是，她还能懂什么。她的所作所为，不都是别有用心的家伙教唆的吗？钟昆知道，虽然妹妹不认爸爸，爸爸心里却始终牵挂着女儿。每次回马镖，爸爸都要拐弯抹角地打听钟明的事。如今妈妈自杀了，李铁山被关进牛棚，妹妹孤身一人，无家可归，想来也挺可怜的。作为亲哥哥，钟昆很想找个机会和妹妹谈一谈，把她接回家。可钟明从北京回来后，忙得不见人影。好不容易在校园里见到过她一次，她就像遇到个陌生人，擦身而过，连个笑脸都不给。

想到妹妹那张苍白、冰冷的面容，钟昆打了一个寒颤。在妹妹身上，他好像看到了妈妈，如影随形，阴魂不散……

(3)

附中离三江大学不远，三人没说上几句话，就进入校园，来到七舍门口。

“奶奶。”晷香一眼看到门洞里手拿簸箕、颤颤巍巍要出门的甘妈，娇声喊道：“奶奶，我们回来了。”

甘妈觑起老眼：“阿香，和平，喔哟，昆昆也来了。”小鸟归巢，老太太笑瘪了嘴，掉头向走廊里喊道：“梦兰啊，赶紧着，多烧一锅饭。阿香他们回来了。”

“昆昆大哥，我没时间了，麻烦你把我的行李带进去。我去跟妈打个招呼，晚上出去有事呢。”

“行，你去吧，别管啦。”

和平一旁殷勤道：“让我来吧。”

钟昆微微一笑，帮着和平取下他俩的行李。刚要锁车，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一扭头，甘妈一步一颤地过来了。他连忙转身，问候道：“奶奶好。”

“哎，好，好。”

“奶奶，有阵子没吃你做的饭，我都馋死了。”

“这孩子，说话奶奶爱听。想吃什么告诉奶奶，奶奶给你做。”

许久没见昆昆了，看着眼前高大俊朗的小伙子，甘妈心里欢喜得紧。老太太一把拉住昆昆的手，上下打量，东拉西扯地叨叨不休。

龚家三个丫头，一个一个花骨朵似的，透着水灵。眼瞅孩子们一天大似一天，甘妈便添了个心事，自顾自地给三个小孙女拉郎配。巧也巧了，老太太刚好认得三个男孩，昆昆、和平，还有那个虎头虎脑的小乐天。暗自里，甘妈把三个男孩认作龚家未来的女婿。至于谁配谁，老太太却一直拿不定主意。当然，这只是老人家一厢情愿地瞎琢磨，也没跟大少爷、大少奶奶提起过。今天看到昆昆和畹香一同回来，老太太突然眼睛一亮，对呀，昆昆和阿香，一个金童，一个玉女，天生一对吗。过年阿香就十六啦，放在早年，该上花轿、披红盖头了。孩子们面嫩，这事还得靠大人们帮着撮合。再说啦，如果阿香的大事成了，阿文也有了着落。论品行，论长相，论家世，和平那孩子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女孩子气。把假小子阿文许给和平，才算得取长补短，阴调阳和。至于阿素呢，她还小。再说啦，人家乐天是大官家的孩子，能不能当龚家的女婿，要看缘分了。

甘妈心里转得什么念头，钟昆哪里猜得到。老太太拉着不放手，他也只得陪着傻笑，任由老太太絮叨。一直等甘妈想起该去炒菜了，他才恢复自由。锁好自行车，拎着自己的行李卷走向七舍。一只脚刚刚踏上水泥台阶，畹香步履轻盈地出现在门口。钟昆收住脚步，看到全然变了样的畹香，不由得心头一动。他瞪大眼睛，从头看到脚，看得愣住了。

绚丽的夕阳下，束住秀发的一方花手帕，收紧腰身的紫红灯芯绒外套，修长的咪叽布直筒裤，纤瘦的白色运动鞋，把这个原本就美丽动人的女孩衬托得更加光彩夺目。

“昆昆大哥。”面对钟昆的异样目光，畹香面露娇羞：“你怎么啦，笑话我呢吧？”

钟昆懵懂：“笑话你什么？”

“小资情调呗。”

“没有，没有。你这样，挺好。”

畹香抿嘴娇笑道：“快进去吧。妈妈等你呢。”

说罢，女孩腰肢微摆，轻风一般，从他身边飘过。

光彩悄然逝去，钟昆若有所失。他心中诧异，却原来，女孩可以这样美，美的令人不敢呼吸，美的令人心跳加速。奇怪，过去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恍惚间，他想起初中

时的一次美术课。课堂上，老师手执教鞭，敲打着他笔下的鬼画符，用罗丹³¹大师的话挖苦道，“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原来如此，钟昆不禁哑然失笑。难道我真的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吗？为何在我的眼里，这个世界只有灰蒙蒙的色调，好似一片烈火焚烧过的荒原，一片狂风席卷过的沙漠。今天，若非畹香的“小资情调”，我能有“发现美的眼睛”吗？兴许，这并不是我的错。如果罗丹大师活在今天，活在我们身边，他必然会和我一样哀叹，生活中不是缺少美，也不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而是美在黑夜里失去了光泽。

“哎，昆昆，你来了。”

背后一声招呼，惊扰了正在奇思怪想的钟昆。他掉头一看，龚逸凡拎着一把铁锹，许韵来扛着一把大笤帚，双双站在他身后。

钟昆连忙转身，弯腰问候：“龚叔叔好，许教授好。”

龚逸凡点头笑道：“你好。怎么，今天有空来家了？”

“嗯，学校里没事了。我晚上回马镖，来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

“好啊，你阿姨她们可念叨你不少日子了。快进屋吧。”

“哎。”钟昆口中答应，眼光却驻留在二人身上：“龚叔叔，你们这是劳…，打扫卫生去啦？”

龚逸凡苦笑：“没关系，你就说劳改吧，我们早听习惯了。这不，两派打完仗，轮到咱们上战场了。”

“你们？上什么战场？”钟昆没听明白。

许韵来指了指胸前的一片小白布条，自我嘲弄道：“我们，专政队的干活，专干脏活。两派大战，校园毁得一塌糊涂。让我们去清理战场，给他们搽屁股。”

钟昆这才注意到二人身上的标记，白布条上写着阿拉伯数字，龚叔叔编号为 121，许教授的编号是 135。

“两派的仗不早就打完了吗，怎么现在才清理战场？”

许韵来怨气满腹：“校园里到处是地雷，哪个敢进去。前几天还炸伤了一个孩子呢。要不是解放军派来工兵扫雷，我们说不定也踩上一颗，呜呼哀哉，真变成阴曹地府里的牛鬼蛇神喽。”

“好了，老许，牢骚太盛防肠断。肚子饿坏了吧，咱们进家再说。”龚逸凡把铁锹戳在门口，掸了掸身上的浮土：“昆昆，走。”

³¹ 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法国雕塑艺术家。

龚叔叔一说肚子饿，钟昆立马感到肠胃咕噜咕噜地叫唤了。他快步跟了进去，饥饿的人鼻子特别灵敏，他已经闻到了甘妈的味道……

(4)

入暮，常家小楼里也弥漫起一股诱人食欲的油爆葱香。

餐桌上摆着一脸盆蒸汽冉冉的过水面，还有一斗碗黏黏糊糊的葱花肉末鸡蛋卤。四个小姑娘围坐一团，边吃边笑，叽喳不停。

齐霏霏依在餐厅门旁，看着花儿一样的孩子们，看着她们笑逐颜开的小模样，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好几岁。上回四个丫头聚在一起，还是在小芹的婚礼上，一眨眼就过去两年了。瞧瞧畹香这闺女，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今晚她好像特意打扮了一下，穿着得体，粉装玉琢的，怎么看，怎么舒坦。老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只是，齐霏霏暗自嘀咕，这种打扮，说什么好呢，有点不合潮流，跟不上革命时代的脚步。再看看文漪那丫头，虽然长相不及畹香，瞅着傻呵呵的，可她那天真直率的性格，反倒显得娇憨可爱。还有那个小雪素，更是一个美人胎子。等她长大了，两个姐姐怕是比不过呢。过去小芹开玩笑，说让乐天作龚家的姑爷。凭良心话，畹香这孩子真不错，知书达理，大家闺秀，身段长相没得挑，而且她看乐天的眼神，似乎也有点脉脉含羞。

可不错归不错，齐霏霏有她自己的原则。畹香的家庭出身不明不白，万一龚教授真是国民党特务，闺女再好，也不能让她进常家门，没得把乐天的前途耽误了。齐霏霏是搞人事工作的，对党的阶级政策了如指掌。说起来“不唯成份，重在表现”，可如今入团、入党、参军、分配工作，那一样不要把祖宗三代查个底儿掉。但凡家庭出身有点问题，档案就入了另册。想想儿子今晚的表现，齐霏霏还是挺放心。那小子看到畹香，只淡淡地点了点头，然后端起一碗面，自顾自地上了楼。不过，她也感到奇怪，人家小姑娘笑脸相向，儿子却没有反应，是他不好意思跟女孩搭讪呢，还是这浑小子还没开窍？

“妈，几点啦？”

听到女儿问话，齐霏霏看看手表：“快七点了。”

“哎呀，我们得走了。妈，碗你放着，等我回来洗吧。”

“咱们还是先洗了吧。”畹香起身收拾碗筷。

“畹香姐，时间来不及了。”乐湄拉住畹香的手。

齐霏霏道：“行了，赶紧的。你们走吧，不用管了。”

“阿姨，您忙了半天，辛苦了。”畹香走到齐霏霏面前，大大方方地鞠了一躬：“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文漪和雪素莺声齐鸣，伶俐乖巧。

“呦，看看你们，跟阿姨还这么客气。乐湄，记得早点回家，别玩得太晚了。”

“我知道。走啦。”

女孩们手牵手地走出餐厅，齐霏霏随在她们身后。看到畹香有意无意地向楼上瞟了几眼，便猜到这丫头在找乐天呢。她假装没看见，笑着说：“畹香，带阿姨向你妈妈问个好。以后有空，常来家玩哦。”

“哎。谢谢阿姨。”女孩回首，嫣然一笑，大眼睛里却藏着几分失落。

一行人刚到门口，“砰”，门开了，门口出现一个身穿军装的男人，脸色严峻，横眉怒目。

乐湄看也不看，一头扑上去，亲昵地喊道：“爸，你回来啦。”

“嗯。”

平日里下班回家，看到女儿的笑脸，常元凯总是很乐慰，很开心。可今天不同以往，他板着脸，带搭不理地哼了一声。

和小姐妹一起过生日，乐湄光顾得高兴了，没留意爸爸的神情，撒娇般地拉住爸爸的手：“爸，她们是我的同学，我请她们来玩的。”

“叔叔好。”三个女孩异口同声。

“噢，你们好。去玩吧。”常元凯勉强挤出一个难看的微笑，抬腿向屋里走去。

突然间，神差鬼使，常元凯停住脚步。他眼前似乎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影子，晃若天仙，似曾相识，却又云笼雾罩，虚无缥缈。在哪儿见过呢？常元凯回过头，想再看一眼。门外路灯昏黄，只映出几个蹦蹦跳跳的背影。他立在原地，试图捕捉刚才的印象，无奈力不从心，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模糊一片。

“元凯，趁着面条还热乎，赶紧吃吧。”

齐霏霏的话，唤回了气头上的常元凯。他猛地大喝一声：“乐天呢？”

乐天？看到丈夫怒不可遏地样子，齐霏霏心头一惊，妈呀，怕不是那个小祖宗又闯了什么祸了，连忙答道：“儿子在楼上呢。”

“叫他下来。”

“出什么事啦？”

“你让他给老子滚下来！”

吼罢，常元凯撇下目瞪口呆的妻子，怒气冲冲走进客厅。

坏啦，齐霏霏暗自猜度，看元凯气急败坏的样子，这事小不了，他可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啊。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儿子，万一两人干起来，针尖对麦芒的，叫我怎么办？乐天这么大了，总不能还按在床帮上打屁股吧。要是乐湄在家，还可以跟爸爸撒撒娇，打打圆场，可这小姑娘偏偏出去了。齐霏霏心烦意乱，却也不敢多啰嗦，只得一步一蹭地走上楼梯。

其实，齐霏霏没完全猜对，常元凯发火，不光冲着儿子，只不过儿子的事是根导火线罢了。这些日子，常元凯攒了一肚子腌臢气，就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

中央《九五命令》下发后，王副司令命令他全权负责，收缴两派抢劫的军火。这个工作起初还算顺利，通告一出，八一八立刻送回了从小岗山抢劫的武器弹药。与仓库驻军上报的统计清单相比，一枪一弹不少，悉数上缴。可没想到在红暴那里，收缴工作卡了壳。根据七里店军火仓库的报表，红暴上缴的枪支弹药少了一大半。派人找孟庆元调查，他一推六二五，把抢枪的责任都推到那个尸骨无存的张向阳身上，还说军区应该去查八一八，是屁匪血洗三江大学，行凶杀人，把武器弹药劫走了。虽然孟庆元耍滑头，把责任推诿得一干二净，可他的话不无道理。哪知派人到八一八调查，于海更是高出一筹。他二话不说，让八一八敞开电讯工程学院大门，欢迎解放军进去搜查，条件是军区必须给个明确结论，不能听任孟庆元栽桩嫁祸，让八一八替红暴背黑锅。常元凯心知肚明，于海敢这么做，肯定早有准备，搜也白搜，包你连个子弹壳都找不到。直到今天，还有成千的枪支上万的弹药下落不明，收缴工作陷入僵局。军区党委为此开了几次会，批评收缴工作进展缓慢，责成司令部加强领导，认真落实中央《九五命令》，加大收缴力度。

只此一件事，已经把常元凯搞得焦头烂额。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主持制定的学生军训计划也打了水漂。近两天，司令部频频接到电话汇报，上报的内容如出一辙。大学生、中学生们不服从命令，或集体抵制，或擅自离校，军训搞不下去了。汇报到王副司令那里，王副司令绷着脸说，这是中央调查团干的好事。一帮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哇哩哇啦，不分青红皂白，横插了一杠子，把一项“走回头路”的大帽子强加在“三支两军”的部队头上。原本好端端的“三剑齐发”，让人家一顶帽子给废了。王副司令气得拍桌子摔板凳，却也只能干瞪眼。军区司令、政委都是“老病号”，一见事情不妙，便躲在医院里不露头。王副司令百般无奈，硬着头皮召集司、政、后的领导商量对策。哪知与会者个个都是老油条，装聋作哑，闭目养神。常元凯心里憋气，看着着急，却也只能随大流，闷头抽烟，一声不吭。他暗里责备自己，身为首长的助手，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严重失职。可是，文革迄今发生的种种怪像，的确让他如坠云雾，心惊肉跳。先是彭、罗、陆、杨，接着刘、邓、陶。二月逆流折进去一帮老师，又揪出六十一个大叛徒。昨天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首长王、关、戚，转眼变成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小爬虫”。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他不理解。什么是“正确路线”，他看不透。不过，有一点他心里头清清楚楚，一步踏错，那就是万丈悬崖，粉身碎骨。故而，他抱定一个宗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好不容易挨到会议结束，儿子的事又给他闷头一棍，砸得他两眼冒金星。三大附中军管小组组长打来电话，汇报了图书失窃的“反革命事件”。常元凯从电话里得知，这个军管小组组长是 6401 部队的一位营教导员，姓侯。侯教导员说，军管小组进驻三大附中后，查到一个图书被盗的反革命事件。之所以立案为“反革命事件”，是因为这些被盗窃的图书都属于“封资修”一类的黄色反动书籍，而且早已被学校封存。经过多日排查，线索指向初三学生彭晓光。有人揭发，看到他在学毛选讲用会上偷看小说，书上盖着学校图书馆的印章。据彭晓光交代，这件事牵连到参谋长的儿子常乐天，但彭晓光一再说，他们是冤枉的。目前，军管小组尚未掌握实证，担心冤枉好人，请参谋长向常乐天同学询问一下，把事情搞清楚就行了。

冤枉好人？常元凯咬牙切齿，越想越来火。这个小混蛋向来狗胆包天，冤枉不了！

(5)

看到妈妈忧心忡忡的样子，乐天知道，事儿发了。

妈妈说，你爸爸正在气头上，顺着他点儿，说什么你认什么，你爸爸身体不好，别把爸爸气坏了。

可这事儿怎么顺？认什么？总不能自己承认是个反革命吧。妈的，实话实说，大不了承认是小偷，送进局子，吃几天牢饭就是了。他转身拿起绣着“为人民服务”的军挎包，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苦着脸下了楼。

“爸。”

常元凯抬起头，面色铁青，一言不发，恶狠狠地盯着儿子。

乐天原本心虚，被爸爸盯得浑身发毛。

他怯生生地向前蹭了一步：“爸。”

“别叫我爸，老子没你这样的儿子。”

“元凯，有话好好说。儿子就是儿子，儿子有错，你批评就是啦，犯不着连儿子都不要了。”元凯话说得绝情，齐霏霏也变了脸色。

常元凯狠狠地一拍沙发：“你一边去，别跟着瞎掺和。”

“谁瞎掺和，儿子也是我的儿子，我就不能管吗？”

“你……”常元凯气得浑身直哆嗦：“好，你管，你管。你就惯他吧，惯到牢房里你就高兴了。”

齐霏霏大吃一惊：“什么牢房？出什么事啦？”

“你让他老实交待，他都干了些什么！”

“哎呀，好啦，你们就别吵了。”乐天一拍胸脯：“好汉做事好汉当，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就是啦。”

夫妇二人闭住嘴，把愤怒、疑惑的目光投向儿子。只不过当爸爸的心里暗骂，这个混小子，什么时候啦，还敢自称“好汉”。

“我，我和彭晓光……”乐天鼓了鼓勇气：“我们从附中图书馆，拿了几本书。”常元凯怒目相向：“拿？说得轻巧，你怎么拿的？”

“嗯，就是……，图书馆没人的时候拿的。”

“混账话！你那叫拿？你是偷！”

“那怎么办？”乐天强词夺理：“我们想看书，图书馆不开放，我们只好自己进去拿了。”

爷儿俩简短的几句对话，让齐霏霏整明白了。怪不得元凯生气，合着儿子当了小偷。不过，她转念一想，就算偷拿几本书，儿子也是为了学习，看完还回去就是了，元凯也犯不着发这么大火呀。

“你别给老子打马虎眼，你说，偷的都是什么书？”

“都是小说。”

“什么小说？”

“革命小说。”

“革命小说？偷几本革命小说会定你们反革命？”

乐天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我也奇怪呢。那个侯胖子找茬整人，太会上纲上线了。”

“乱弹琴！什么上纲上线，你们偷窃黄色反动书籍，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

“谁说我们偷黄色反动书籍啦？诬蔑！”乐天急得脸红脖子粗，把书包里的书掏出两本，扔到沙发前的茶几上：“不信你看，这是我们拿的书，彭晓光哪儿还有几本。”

齐霏霏连忙俯身，看了看书名，一本《红旗谱》，一本《欧阳海之歌》。她松了一口气，笑道：“哟，元凯你看，这不都是革命小说吗。再怎么讲，也和黄色反动沾不上边啊。我看附中军管小组有点小题大做呢。”

常元凯把两本书粗略翻了一下，依旧板着脸问道：“你老实说，只偷了这些书？”

“向毛主席保证！”乐天竖起右手。

“乱弹琴，保证管什么用。”

“那好，我发誓！如果我说谎，天打五雷轰！”

“呸呸呸。乐天，你瞎说什么。”听到儿子发毒誓，齐霏霏心疼：“元凯，你就别逼儿子了。儿子是调皮，可他从来不说谎。”

“我说他说谎了吗？”常元凯把手中的书掼在茶几上：“他的行为不是调皮，而是偷盗。别以为偷书是为了学习，就情有可原。从性质上来说，不管偷什么，都是犯法。当然，如果他们偷拿的不是反动书籍，就扯不到反革命上去。”常元凯教训完齐霏霏，手指儿子的鼻子命令道：“你听着，给老子写一份检查，一五一十，交代你们偷书的目的和经过，深刻检讨，认识错误。明天到学校自首，把偷来的书和检查一起交给军管小组，听候他们的处理。”

“是！”知道自己犯了错，此刻的乐天，不敢无赖，唯唯诺诺。

看着儿子垂头丧气地上了楼，齐霏霏颤声道：“元凯，你还真让儿子去自首啊？”

常元凯眼珠一瞪，声色俱厉：“怎么，你还想包庇不成？”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齐霏霏眼泪汪汪，低声下气道：“你看，儿子想看书，又不是坏事。我怕儿子受处分，材料往档案里一放，害他一辈子。你能不能跟附中军管小组打个招呼，让他们手下留情。”

“唉，我说你这个同志，还有一点原则吗？这件事，你不用管了。”看到妻子担心难过的样子，常元凯于心不忍，放低嗓音补充了几句，尽管这些话有违他的原则：“你放心吧。附中军管小组的侯教员越级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讨好。用不着我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齐霏霏愣了一愣，破泣为笑：“讨厌，那你还吓唬我。”

“好了，多大的人啦，又哭又笑的。给我弄饭去，我饿了。”常元凯站起身，向餐厅走去。

“哼，你还知道饿。”齐霏霏嘴里嘟嘟囔囔，心里却舒坦多了。

了解到儿子并没有偷盗黄色反动书籍，常元凯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可是，这件事还是给他敲了警钟。乐天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正处在懵里懵懂惹是生非的青春期。再这样一天到晚的无所事事，到处胡闹，天知道他还会闯什么祸。万一祸闯大了，别说自己，天王老子都没法救。看来，该给他寻个安稳的去处了。

看着正在给他张罗晚饭的妻子，常元凯道：“你先别忙活，我有句话跟你说。”

“你说。”齐霏霏把一碗面条摆在丈夫面前。

“乐天不小了，再这样下去，终究是个麻烦。你看，我把他送去当兵，好不好？”

“那敢情好，省得咱们成天为他提心吊胆的。”兴奋之余，齐霏霏面露难色：“可现在也没招兵，你往哪儿送啊？”

“有一个地方。”

“你是说…，双江？”

“对！双江。”

“能行吗？”

“应该没问题，如今老张在那里当司令，老阮当政委。只要我开口，这个忙他们一定会帮。”

“哟，难得，要不是为了儿子，你…”

夫妇二人不知道，他俩悄声说话的时候，二楼拐角，竖着一双机敏的耳朵。

他们的儿子，正捂着嘴巴，偷偷地笑…。

第五十四章 革委会于海上位 三忠于荒诞不堪

(1)

和首都北京一样，明都也有一座浅灰色大理石柱撑起门面的人民大会堂。虽然它在格局和气势上大为逊色，但其功效相仿，是党政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开大会、看演出的地方。文革迄今，河东河西，一拨倒下，一拨崛起。一直紧锁大门的人民大会堂，今夜车水马龙，灯火辉煌。又一批政坛新秀，在此崭露头角，风云际会。

紫红色的帷幕徐徐拉开，舞台中央站着一个人身材挺拔的年轻人。他身穿草绿军装，挽起半截白色衬衣袖，手持红旗，英姿勃发，左挥右舞，呼呼作响。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另一个年轻人几步大跳，来到红旗下，高声喊道：“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表最新指示啦。”随即，他展开握在手中的一卷红绸，高举在头上。红绸上绣着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革命委员会好！”

台下顿时群情激奋，掌声雷鸣。

于海端坐在台前第一排，不紧不慢地鼓着掌，看上去矜持自若，却掩饰不住满脸的得意。经过数月的武斗、摩擦、争吵、调停之后，明都两派终于在谈判桌前达成大联合协议。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省、市两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而他，不仅当选为省革会的委员、常委，还被中央任命为省革会副主任。这般器重，这等荣耀，能不让他受宠若惊、喜出望外吗？要是放在文革前，他的职位相当于副省长，比将起来，已经不亚于老首长常元凯了。这不，在今晚庆祝省、市两级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文艺汇演上，他和王副司令坐在第一排，而常元凯作为部队特邀代表，不得不屈居于他的身后。刚才在大会堂门口和参谋长握手时，参谋长竟然喊了他一声“于副主任”，举手向他行了一个军礼，直令他五味杂陈，又是高兴，又是惶恐，还平添一丝生分的感觉。于海不敢托大，毕恭毕敬地弯腰还礼。他的谦恭并非做作，对常元凯，他一直心存敬畏与感激。不仅因为长期的上下级关系，也因为多年来的战友情谊。更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当年参谋长引用李白的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果然是吉兆，让他有了施展抱负的新天地。

欢快的锣鼓声中，台上涌来两排俊男靓女，扭秧歌似的，摇头晃脑，前踢后挫，手抛红绸，边唱边舞。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工农兵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叫革命委员会好……。”

呵呵，来得好快。毛主席最新指示刚刚发表，就被谱上曲，编成舞了。

于海挺直腰板，左右扫了两眼。前排就坐的，都是省市两级革委会的头头们，大多看着面善。正中间，坐着老气横秋的军区王副司令，如今的省革会主任。在于海看来，王副司令担任省里第一把手是预料之中的事，只有老王头的资历和地位，才能在群雄并起、龙争虎斗的明都地区镇得住阵脚。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梁适华担任常务副主任，也算得实至名归，人家原本就是副军级干部，又是文革后当红的革命左派。唯独那个对头孟庆元，令于海嗤之以鼻。这小子居然走了鸿运，和自己平起平坐，也拿到副主任的头衔。瞧见他翘着二郎腿，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于海心里就来气，不由得暗骂了一声，小人得志。可来气归来气，于海也无奈，谁让人家手眼通天，攀上了中央文革的大腿呢。马本清和钟明都是省革会常委，于海知道，这是中央调查团的安排，旨在平衡省革会内部两派的势力。

实际上，于海能当上副主任，也可谓机缘巧合。中央提出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实现“三结合”，不仅要有“老中青”，也要有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和革命造反派代表。而他正值年富力强，兼具革命干部和革命造反派的双重身份，跻身革委会乃顺理成章。然而，光凭这一点还不够分量。老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在中央调查团酝酿省革会领导班子的过程中，贺延生的大力举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些年与世沉浮，于海深谙结交之道，表面上同志战友，私下里称兄道弟。几次盛情款待，几番推杯换盏，再加上一块从破四旧库房里取来的英纳格手表，便让贺延生拱手认了大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

秧歌队下场，一行妙龄女子款款登台。她们身穿军装，腰扎皮带，肩扛木枪，背挎斗笠，挺胸翘臀，光彩照人。音乐声中，姑娘们列队成排，左右穿插，摆出各种造型，忽而冲锋，忽而刺杀，嘴里高唱着毛主席《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虽然舞姿生硬，且杀气腾腾，但女孩们青春曼妙的体态，凹凸有致的身腰，还是牢牢地吸引住于海的目光。哪知正当他看在兴头上，“刷”，灯灭了，台上台下漆黑一片。惊愕数秒之后，台上尖叫连连，台下议论纷纷。

“妈了个巴子的，怎么回事？”

虽说看不见谁在叫骂，于海也知道，“妈了个巴子”，是王副司令的口头禅。

“首长，我去看看。”后排一位军人点亮了打火机，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不知过了多久，按于海的估计，怎么也超过一刻钟了，大会堂过道里闪起数道手电光柱。须臾之间，急促的脚步声涌到舞台前。

“报告首长，停电了。”

“废话，老子没瞎。说，怎么回事？”

“报告首长，情况还不清楚，外面全黑了。”

“这里谁负责？”

“我把他叫来了。你，”电筒光束指向一个矮墩墩的人：“向首长解释一下吧。”

那人躲避着刺眼的光线，惶恐地说道：“首长，我也说不清。大会通知早就发给市供电局，要求他们今晚保证供电。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这里向来是两路供电。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两路电都断了。”

“妈了个巴子的，什么意外，有人存心搞破坏。给老子查。”王副司令猛地站起：“老常！”

“到！”后排的常元凯起身立正。

“你负责，组织疏散。散会！”

“是！”

首长的命令，刻不容缓。常元凯摸索着站到座椅上，大声喊道：“同志们，同志们，请大家静一静。请同志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为了防止混乱，保证安全，请大家保持安静，服从我的调度。我叫到哪一排，哪一排开始退场。好，第一排，退场。”

随着常元凯的命令，在手电光源的指引下，人们一排接一排，摸黑鱼贯而行。

对众人而言，停电，犹如家常便饭，早已司空见惯。今天这儿停两小时，明天那儿停半天，白天停，晚上也停，工厂停，居民区也停。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黑暗，家家户户都备有蜡烛或煤油灯。可今夜非同小可，电竟然停到正在欢庆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的人民大会堂头上。若有人刻意为之，岂不明摆着跟新生政权叫板吗？一旦查实，定个“反革命事件”也未可知。

于海跟在王副司令一行之后，亦步亦趋，默默前行。别人不知停电的原因，而他心知肚明，晓得这事儿是谁干的。

一周前，省革会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讨论每位常委的具体责任和分工。按照文革前的惯例，新生政权的职能也要涵盖九大口，既党群口、工交口、财贸口、农林口、计划口、外事口、卫生口、文教口和政法口。哪知王副司令的开场白尾音未落，孟庆元便毛遂自荐，抢走了举足轻重的工交口。明眼人都看得出，红暴在明都地区工交系统势力薄弱，孟庆元抢走工交口的目的，无非想借此机会培植红暴的力量，打破八一八的一统天下。搞不清老王头是无所谓还是故意装糊涂，闭着眼睛没吭声，其他人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大权到手，孟庆元迫不及待，开始玩小动作了。他借口充实基层领导，委派自己的亲信到几个重要单

位掺沙子，其中就有明都市供电局，将其革委会主任换成红暴的人。这下惹恼了八一八，许多下属兵团的头头跑到总部告状，请求兵团总部采取必要的反击，不能任由红暴抢班夺权。如何应对孟庆元的阴谋诡计，于海业已考虑多日，制定出基本对策。他心里清楚，两派刚刚在中央调查团的眼皮下握手言和，不能马上撕破脸皮，担上个“破坏革命大联合”的罪名。抗战期间，国共合作，虽然骨子里势不两立，大面上也要装一装，只能在暗里搞摩擦。于是，他和马本清、徐海峰等人商议了一下，决定暂时敛蔽锋芒，扮猪吃虎，“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唆使纵容下属兵团各自为政，各显神通，保护住自己的地盘。今夜突然停电，想必是供电系统八一八做的手脚，给他们的新主任下了一个套。

“给老子查！”王副司令发了狠话，听着吓人，于海却若无其事，暗自发笑。

查吧。那个红暴出身的供电局革委会主任原本是三江大学的一个小职员，对供电业务一窍不通，白被下面人糊弄。这事一出，往轻里说，也算作玩忽职守，他老兄头上的乌纱帽怕是保不住了。你孟庆元不是主管工交口吗，先给你个下马威，让你小子尝尝苍蝇碰壁的味道。

(2)

今晚的停电，是大面积停电，不光明都市区黑了，周郊的村镇也都漆黑一片。

叶小芹坐在宿舍门口，正搂着孩子喂奶，看到墙拐处一点光忽闪忽闪，便高声问道：“是秋儿吗？”

“是我，小姑，我回来了。”陈寄秋拎着一盏小马灯，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

叶小芹连忙扯下衣襟，遮住袒露的乳房，急切地问道：“大姑怎么样，伤得重吗？”

“还好。奶奶腿打软，跌了一跤，没什么大碍，只把脚崴了。我给奶奶扎了针，用艾条灸了一遍，奶奶说好多了。”

“哟，不简单。咱秋儿跟史三针没白学，能派用场了。”

“嘿嘿。也没什么。”听到小姑的夸奖，寄秋不好意思地笑笑，一扭头，看到自己宿舍里有一豆亮光，惊奇地问道：“哎，小姑，大哥回来啦？”

“嗯。他们爷儿俩在屋里说话呢。”

寄秋明白了，天还没大暖，小姑坐在门口奶孩子，不是乘风凉，而是担心有外人闯进来，为大哥和钟老师把风呢。大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已经有不少日子了。今天不是周末，大哥突然回来，该不会又出了什么新鲜事儿吧。

“小姑，我可以进去吗？”

“去吧。听他们聊聊，你也长点见识。”

寄秋走近宿舍，捻熄手中的小马灯，放在墙边的窗台上，轻敲了两记门：“钟老师，大哥，我进来了。”

“进来吧。”

钟昆坐在昏黄的煤油灯旁，斜眼看着寄秋背挎的小药箱，信口调笑道：“呦喝，我们的小中医出诊回来了。”

“大哥。”寄秋解下药箱，狡黠地眨眨眼：“要不要我给你也扎两针？”

“为什么？”

“我看你面目红赤，阳气亢奋，肝火旺盛，帮你疏泄一下。”

“你个臭小子，好的没学会，倒学会拿大哥嘞味儿了。”

“哈哈。”坐在床帮上的钟永康一阵大笑：“昆昆，你别说，没准秋儿还真看出点症状了呢。”

“嘿嘿，钟老师，我和大哥闹着玩呢。”寄秋坐到钟昆身旁：“大哥，你们复课闹革命结束啦？”

“没呢。不过复课是假的，闹革命是真的。”

“那你怎么跑回来了？”

“喏。”钟昆朝着摊在床上的一堆书报努努嘴：“我搞到一些材料，送给爸爸看看。要是放在学校宿舍里，一转眼就不见了。”

寄秋走到床边，拿起几本册子，凑在煤油灯下翻看一番。这些材料都是北京和外地群众组织自行印发的，诸如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旗周刊》，上海红色挺进军的《彻底埋葬刘家王朝》，中国人民大学三红的《王力、关锋³²反党阴谋集团的秘密》，清华大学井冈山编辑部的《首长讲话—深入挖掘“五·一六兵团”分子》，北航红旗的《彻底粉碎杨成武、余力金、傅崇碧³³的新“二月逆流”》等等，有的封页上还标明“内部资料，注意保密”的字样。

寄秋知道，大哥有意收集这些资料，是受到钟老师的熏陶和影响，为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留下翔实的佐证。大哥和他的床底下，已经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小报、大批判材料和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刊物，再多，就没地儿放了。只不过，他心中疑惑，这些垃圾似的东西哪天才能派上用场呢？

看到爸爸也翻阅起一本小册子，钟昆道：“爸，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

“哦，时间不早了。”钟永康信手将小册子丢在床上，起身说：“你们也该休息啦。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

“我不困。爸，时间还早呢。反正也没事干，你就当是给我们补补历史课呗。”

历史是个危险的话题，钟永康本不想多讨论，可看到儿子渴求的眼神，他沉默了片刻，缓缓地坐下，问道：“咱们刚才说到哪儿啦？”

“你说，封建帝王常以平衡牵制为御臣之术。那‘以臣制臣’，是如何实现的呢？”

³² 王、关、戚事件，文革期间爆发的一起政治事件，王力（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和戚本禹（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三人先后被隔离。

³³ 杨、余、傅事件，文革期间爆发的一次政治事件，亦称为“新二月逆流”。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被指“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三人先后被打倒。

“这个问题，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的。”果然像讲课一样，钟永康慢条斯理回答道：“简单地说吧，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朝廷是铁板一块。历朝历代，大臣们必然会拉帮结派，形成朋党。朋党的成因很复杂，或者因为治国理念不同，或者因为政治诉求有别，或者因为外戚内宦生乱，或者因为门阀利益相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固然，结党营私是历代君王所忌讳的。当国事维艰内忧外困时，或当利益和权力搅得一团乱麻时，朋党之争就变得日趋激烈。久而久之，朋比为奸，盘根错节，明争暗斗，相互攻讦，朝政也就日益脱离正轨，走上邪途。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老儿往往会采用铁腕手段，铲除朋党，以正视听。可帝王们也知道，去贼易，去朋党难。昆昆，知道为什么吗？”

“嗯，按道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应该不难吧。”

“你只说对了一半。不错，皇帝想杀谁并非难事。但对铲除朋党而言，就不那么简单了。铲除一方，另一方做大，对皇权不利，可把两边都连根拔掉，朝廷便无人可用。于是，聪明的帝王会利用朋党之争搞平衡，行扬抑之术，左一榔头，右一棒子，使自己处于超然的地位。我刚才说的‘以臣制臣’，便是常用的政治平衡手段。譬如说，当开疆裂土的将帅功高震主，便要重用文臣以制武臣；当朝廷内声音一边倒，便要提拔微臣以制阁臣；当封疆大吏权倾一方，便要派出钦差大臣以制远臣；当朋党之势尾大不掉，便要动用谏臣以制权臣。总之，对皇帝老儿而言，只要不影响到他的无上权力，他不仅不去调停属下的争斗，反而有意无意地挑动群臣对立。臣子们斗来斗去，都打着忠心侍主的旗号，都希望得到皇帝老儿的支持。由此一来，当君王的永远英明正确，被人们奉若神祇，只能迷信，不容质疑！”

“爸，我看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是奸臣当道。如果当皇帝的忠奸不分，甚至以奸臣制忠臣，那还算什么英明正确？”

“傻小子，忠与奸，那是后人做出的评价。在皇帝眼里，听话的，百依百顺的，会投其所好、阿谀奉承的，都是大大的忠臣。”

“嗯，我知道了。由此而言，那个英明正确也是自封的。以史为镜，我看如今的文化大革命，就是……”

“住嘴！”钟永康猛然打断儿子的话：“昆昆，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你不可生搬硬套，胡乱联系。”

看到儿子惊愕的脸色，钟永康放缓了语气：“爸爸知道你喜欢思考，对眼前发生的许多事情感到迷惑不解。不要说你，作为过来人，爸爸对许多问题也感到困惑。可是，有一点爸爸比你清楚。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是客观规律，是一个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很漫长，很痛苦，有曲折，有倒退。俗话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作为卷入某一个历史事件的当事者们，只有当被煽动的烈火熄灭后，只有当被蛊惑的激情冷却后，他们才能从历史的沉淀中看清自己做错了什么，遗失了什么，才能从文化的废墟中重新挖掘其简单的、本原的、善良的人性，才能从以往的过失中总结经验教训，找到一条适合社会发展的新路。你现在还年轻，对政治、历史、社会了解甚少，更不懂得世态炎凉，人心险恶。对你们年轻人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学习，是观察，是忍耐，是等待，而不是以身犯险，甚至飞蛾扑火。当然，爸爸不反对你思考，只是担心你看问题片面，乃至以偏概全，一旦头脑冲动，控制不住自己。你要牢牢记住爸爸今天的话，把自己的想法放在脑袋里，而不是嘴巴上。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一

切尘埃未定，且趋向登峰造极。这个时候，你要格外小心，不要胡思乱想，更不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要知道祸从口出，一言不慎，万劫不复。爸爸的今天，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钟永康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深深地震撼了钟昆。他顿时变得气馁：“爸，你的意思我明白。这些话，我也就在家里和你们说说。”

“不行，这种话在家里也不准说！”钟永康把目光转向寄秋，表情极为严肃：“我刚才的话，不光说给昆昆，也包括你，寄秋。”

“是。钟老师，你放心，我是个槛外人。”寄秋犹豫地看了看满脸沮丧的大哥，鼓足勇气道：“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也要劝大哥一句，难得糊涂。”

钟永康讶异地看了寄秋一眼，问道：“你小小年纪，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钟老师，是我爸爸教的。”

“呵呵。这个抱一，把孩子都教成小老头啦。”钟永康悲悯地笑了笑：“好啦，昆昆明天还要早起。你们早点休息吧。”

说罢，钟永康起身，爱抚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开门离去。

钟昆闷闷不乐地坐在昏黄的煤油灯旁，毫无睡意。他反复想着爸爸刚才的话，知道爸爸的一番训斥，完全是为了他好。可是，他又隐隐地感到不服，爸爸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吗？如果连真话都不敢说，人活着岂不很憋屈、很虚伪。如果连真理都不敢追求，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

书桌上摊放着他的笔记本，上面抄录了鲁迅先生《导师》一文的最后一段话：“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他突发奇想，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今天，他还能当“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吗？他还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吗？

(3)

几个小时过去了，电还没来，明都依旧漆黑一片。

然而，说漆黑一片并不十分确切，偌大的都市里，至少有一座建筑，明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大楼，在黝黝夜色中闪亮着点点灯光。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大军区的指挥中心，司令部一刻也不能断电，这是战备的需要。军区大院不仅有自己的变电站，在这座大楼的地下室里，还安装了一套大功率柴油发电机，足以应付突发事件。

沉沉夜色中，一辆北京吉普亮着大灯，疾驰到司令部大楼前，猛地刹住。常元凯跳下车，看了一眼手表，时针已经指向11点。他匆匆回了哨兵一个礼，快步走进司令部大门。为了安排大会堂人群疏散，耽误了他不少时间，眼见要开会迟到了。他连走带跑，三步并作两步，气喘吁吁地推开司令部会议室大门。

“老常，就等你了，快坐下。”王副司令手一摆，口气虽然严肃，却没有责怪的意思：“好，人到齐了，现在开会。”

常元凯找了个空位坐下，抬头扫视了会场一眼，除了军区政治部万副主任、军区保卫部李部长、省公检法军管会洪主任、司令部机要参谋小胡，他还看到一个熟人，他的老战友，新任省革会副主任，于海。而会议室里另有几个中年军人，一个个正襟危坐，凛若冰霜，却都是陌生面孔。

“首先，我代表军区党委，热烈欢迎中央军委的同志们莅临明都，指导我们的工作。”面对那几个陌生的军人，王副司令显得超乎寻常的客气，带头鼓掌欢迎，然后以协商的口吻问道：“江组长，你看，是不是先给同志们做个自我介绍？”

坐在王副司令对面的一位中年军人点点头，开口道：“同志们好。我叫江卫东，是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我们奉军委首长的命令，前来调查一桩现行反革命案件。我们这个调查小组由军委办事组和公安部联合组成。上级任命我担任调查组组长。”他指了指坐在身边的另一位军人：“这位同志姓王，来自公安部，担任调查组副组长。其他几位同志是我们调查组的成员。我们希望明都军区能够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尽快破获这起恶性反革命案件。”

王副司令毫不迟疑地说：“我代表明都军区表个态，一定全力协助调查小组，完成军委首长交代的任务。”

“很好。”江组长不苟言笑地点点头，向身边的军人说：“王副组长，你先把军委办事组的指示和具体案情向同志们介绍一下。”

“是。首先，我向首长和同志们做一个简单汇报。去年底，在北京出现了一些反动传单，内容极其恶毒，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攻击中央文革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军委办事组连续两次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这是一起影响重大、性质恶劣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我们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挖不出来死不瞑目！这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要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军委首长指出，挖出这些反革命，就是为人民立新功。哪怕是犯了错误的人，只要能破案，也能立新功！因为这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

王副组长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身边的黑皮包，掏出一沓子纸，逐一分发给与会者：“根据我们掌握的初步情况，这个反革命分子在去年10月左右流窜到北京，在天桥、王府井、外交部等地散发、张贴这类反革命传单。此外，还有一部分传单是通过邮局寄的，好几个城市向上级机关和公安部门做了汇报。这里是部分反动传单的复制品，为了防止扩散，不准再复制翻印，但可以在革命群众中传看，破案之后再收回。”

看到手中的传单，常元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桩反革命案件，居然和去年发生在明都的事非常相似。乐天从东方红广场带回来的传单里，也写了这些含沙射影的话。当时，常元凯心中震惊，却不想惹麻烦，让儿子把那几张传单放在煤炉里烧掉了。这次军委派调查小组直插明都，看来是掌握了一些线索，有备而来。只不过他感到奇怪，从去年到现在，

有小半年了，为何至今没破案？再者，侦破案件本是公安系统的工作，怎么把中央军委也卷进来了？

待大家传看了一会儿传单之后，王副组长继续说道：“根据排查，这个反革命分子很可能藏匿在明都，因为我们查阅了公安部去年收到的敌情通报，在明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时间也最早。只是当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太多，部里领导班子不健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让这个反革命分子多次流窜作案，至今逍遥法外。据公安部刑侦部门分析，这些反动传单和作案者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作案者会刻写钢板，有油印机，很可能是单人作案，因为传单和寄出的信封是同一个人的笔迹。第二，此人对外事部门、统战部门、文教部门很熟悉，因为传单中有很多内行话。第三，这个人懂古文，熟悉历史，传单中用了不少成语典故。第四，这个人的毛笔字很有功夫，看样子练过柳体字。第五，作案者对我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不满，对群众运动不满，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想为右派翻案。我们初步推测，作案者很可能是男性，三十岁以上，读过大学，职业属于三种人之一：其一，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二，隐藏在文化单位的漏网右派；其三，被打倒的走资派。军委首长指示我们，要彻底发动群众，坚决依靠造反派组织，打一场人民战争。目前，全国各地正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们必须借这个东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把深藏在党内、党外的阶级敌人挖出来，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新功。我的汇报结束了。”

王副司令绷着脸点点头：“江组长，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军委办事组要求我们尽快破案。时间紧迫，我们希望明都军区把侦破这个案件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派出精兵强将，协助我们的工作。”

王副司令眉头紧锁，立马表态道：“没问题。我马上布置下去。时间不早了，你们几个同志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也该早点休息了。”然后，他掉头向身边的机要参谋问道：“胡参谋，住处都安排好啦？”

“是！首长，安排在军区第一招待所，夜宵也准备好了。”

“好。你带江组长他们去休息。其余的同志留下，我们继续开会。”

凌晨一点半，会议终于结束了。

常元凯拖着疲惫的身子，独自走向军区家属大院。手电电力不足，光线昏暗，只能照亮脚下。他走得很慢，忙碌了一天，思维也变得迟钝，但他的心情颇为轻松。白天收到儿子的来信，说已经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常元凯心里明白，眼下没有征兵计划，乐天当兵这件事，全靠老战友张德彪开了后门。儿子在部队里，有人管着，按齐霏霏的话，再也用不着为这个小祖宗操心了。

除了儿子的事，今夜会议的结果也让他舒了一口气。这一次，王副司令责成军区保卫部和省公检法牵头，组织一批人马协助军委调查小组查案。老王头总算开恩，没有把定时炸弹放到他的手上。反倒是于海，作为主管全省的文教、卫生口的副主任，不得不硬着头皮上阵，接了半拉烫手的山芋。想及此，常元凯暗自为于海担忧，他主管的那一块，知识分子成堆，历来是各种运动的重灾区，属于调查小组重点排查的对象。万一案子破不了，够他小子吃一壶的。还有，像这类的案子，解放后历来不绝，何以这次惊动了中央军委，是否有点小题大做。刚才走出会议室，趁四下无人，他悄悄问了王副司令一句，咱们是当

兵的，怎么也越俎代庖，干起衙役捕头的事啦？哪知王副司令眼一瞪，你让老子怎么办？如今军委是办事组当家，连常委会都不开了。人家张口闭口代表中央，说是中心任务，压倒一切，你敢不坚决照办吗？你呀，咸吃萝卜淡操心。有时间，把心思给老子放到收缴武器上去。那才是你的中心任务，那些害人的东西一日流落在外，老子就一日睡不踏实。

一想到收缴武器这件事，常元凯轻松不起来了。时至今日，还有上千只枪流落在外。查来查去，毫无线索，仿若石沉大海。

问题出在哪儿，他心知肚明。狗日的，于海！

(4)

浑浑噩噩地混日子，钟昆学会了睡懒觉。

从马镖回到附中后，见天晚上和几个逍遥自在的同学在宿舍里下棋打牌，胡天海地，连早饭都省了，日升三杆还赖在床上。可今天，懒觉睡不成了。一大早，班勤务组组长挨着个敲门，通知大家立刻到大礼堂开会，还说今天的大会很重要，任何人都不得缺席。等到钟昆胡乱洗了一把脸，精神萎靡地溜进大礼堂，全校师生大会已经开了有一会儿了。

主席台上，依旧站着那位白白胖胖的侯主任。只不过，他不再是临委会主任，而是名副其实的三大附中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

“老师们，同学们，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件精神以及排查东方红广场反革命传单案的具体部署，我已经传达完了。希望同志们立刻行动起来，群策群力，检举揭发，揪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阶级敌人，在这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中立新功。根据上级指示，一会儿散会之后，所有老师同学都必须回到各自的教育革命小组和教室，每个人抄写一份东西，送到公安部门做笔迹鉴定。”

台下顿时响起一阵乱哄哄的议论，言语中夹杂着愤怒与不满。钟昆默不作声，心里却为那个在东方红广场散发传单的人充满了担忧。

“不要乱吵吵，啊，请大家保持安静。”侯主任高声道：“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们不是怀疑自己的同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更快地破案。这份东西，我也抄写了。只要心中无鬼，就没什么可怕的。接下来，我还要宣布另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省、市革委会发出通知，即日起，我们要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忠于四无限’运动。”

侯主任稍稍停顿了一下，抬起肥硕的右掌，像女人掐兰花指似的，竖起三根微微弯曲的手指头：“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叫三忠于。”紧接着，他又多环起一根指头：“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这叫四无限。上级要求我们，在开展复课闹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我们要‘忠’字当头，投身于‘三忠于四无限’运动。同学们不仅要在学校里开展这个运动，也要把运动

带回到家里，带到社会上，请主席像，设宝书台，早请示，晚汇报。这个吗，光说不练不行，忠不忠，看行动。校革委会决定，在校同学每天都要到教室里进行早请示，晚汇报，把向毛主席献忠心当作每天的必修课。下面，我们请附中三忠于宣传队的队员们到台上来，为大家演示早请示的具体步骤。”

侯主任胖手一招，十几位宣传队的男女队员手持红宝书，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主席台一侧走上舞台。

“立正！向左转！”

队员们齐齐转身，面对悬挂在主席台后上方的毛主席画像，行注目礼。侯主任走到队列旁边，高声喊道：“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队员们刷刷地挥动红宝书，振臂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侯主任再次领呼：“祝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队员们高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唱《东方红》。东方红，预备，唱。”

虽然没有音乐伴奏，队员们却也扯着嗓门“呼儿嘿哟”，在侯主任的奋力指挥下，唱得极为卖力。

“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宣誓！”侯主任右手成拳，举在耳边，左手持红宝书，摆在胸前。

队员们见样学样，举起了拳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您，忠于您的伟大思想，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看着台上的表演，钟昆感到一阵阵恶心。无聊之极，荒谬透顶。什么早请示，怎么看着像一种滑稽可笑的宗教仪式呢。过去的封建帝王，也不过在皇宫里抖抖威风，还不至于强迫普天下的百姓天天叩头，三呼“万寿无疆”吧。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不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糟粕又是什么？果然如爸爸所说，这场运动，正在走向登峰造极。他猛然想起前两天外出，看到大街两侧的房屋墙壁都被漆成刺眼的红色，听路人说这叫“红海洋”。莫非，侯主任口中的“三忠于四无限”和“红海洋”是一个路数？一个“忠”字，居然被导演成一场全民闹剧，举国上下为之癫狂。八亿人的效忠仪式，真可谓超越古今，举世无双哪。

完啦，我真的完啦，钟昆打了个寒颤。尽管爸爸反复告诫过他，不要胡思乱想，但他却控制不住自己，与当前的形势格格不入，对那个高高在上的“神”有所质疑啦。是不是我错了？他心虚地看了看左右的同学，他们似乎对台上的表演很感兴趣，一个个诚惶诚恐，满脸虔诚。众人皆醉，独醒为何？钟昆用力挠挠头，努力压抑住自己的胡思乱想，把目光投向主席台。

表演完如何“早请示”，侯主任又回到台前，舞动着双手，讲解如何“狠斗私字一闪念”，如何向伟大领袖作“晚汇报”。拉拉扯扯地讲了半个小时后，侯主任看到台下不少人开始打瞌睡，便大喝一声：“同学们，请大家振作起来。下面，我们请三忠于宣传队再次登台，为大家表演‘忠’字舞。校革委会要求所有的同学都要学会‘忠’字舞，并且把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结合在一起。好，现在演出开始，请同学们呱唧呱唧。”

听闻宣传队要跳舞，台下同学们兴奋了起来。杂乱的掌声中，两行女生昂首挺胸，走上舞台。

一段手风琴过门之后，女生们抬起双手，按住丰满起伏的胸部，满怀深情地唱到，“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紧接着，她们将双手放在红脸蛋旁，抬头仰望，纤细的手指呈火焰状，放射般地一曲一伸，“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女孩们身形一变，将两手团作一颗心形，拢在胸前，足尖跳跃，把那心形频频送向远方，“千万颗红心在激烈的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然后女孩们双手高举，面色喜悦而虔诚，“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呵呵，好一个“忠”字舞。滑稽和庄严同台，荒诞与神圣共舞，其情妙不可言，其景惨不忍睹。

钟昆终于乏了，麻木地闭上了双眼……

第五十五章 老三届上山下乡 苦肉计李代桃僵

(1)

夜里一场沥沥小雨，为南疆的冬天带来几许寒意。

常乐天孤身一人，呆在潮湿的营房里，心情和外面的天气一样阴郁。班长带着战友们到地里收冬菜，只留下他搞内勤。乐天心里明白，肯定是班长念他一个城里伢子，初来咋到，下地干活，风吹雨淋的，怕他吃不消，便额外开恩，留他在营房里。可班里的内勤有什么可搞的，这么一间小屋子，除了十几张竹床，迈不了两步就出门，不到半个小时就打扫干净了。这么干呆着，真他妈无聊！

有什么事好做呢？他懒懒地躺在床上，从被子底下的小包裹里摸出一粒妈妈寄来的奶糖，他最爱吃的上海大白兔。对了，明天通讯员要去双江，该给家里写封信了。说干就干，他一跃而起，坐到班里唯一的书桌旁，铺开信纸，思索了片刻，刷刷地写将起来。

“爸爸，妈妈，乐湄，你们好。

妈妈和乐湄的来信收到了，妈妈寄来的包裹也收到了。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也很想念你们。一转眼离家大半年了，乐湄又长高了吧。

我已经离开军分区机关，来到龚家坳边防哨所，当上了一名真正的边防战士。听张叔叔说，这里曾是他和爸爸并肩战斗、结下深厚革命友情的地方。离开机关是我主动向上级申请的。一来，我不想当少爷兵，而希望到艰苦的基层单位磨练自己。二来，分区机关里的矛盾很多，很复杂。部队和地方的派性斗争搅在一起，乱七八糟的。和明都一样，这里的群众组织也分成两大派。一派要打倒当司令的张叔叔，一派要打倒当政委的阮叔叔。两派至今还在打派仗，没有实现大联合。我才来的时候，张叔叔和阮叔叔一同请我吃饭，我就看出他俩面和心不和。后来听通信科的战友说，张司令和阮政委之间的矛盾，原本只是互不服气。司令是老红军，政委是三八式。政委在党内压了司令一头，司令自然不买帐。地方上两派一闹，分区里也跟着乱了套。张司令是一派的靠山，阮政委是另一派的后台。本来不大的矛盾，如今牵扯到支左，变成了立场问题和政治问题。张叔叔和阮叔叔都是爸爸妈妈的老战友。如果我还呆在机关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如躲得远远的。

来到龚家坳后，我发现这里的情况也不简单。老乡的话我听不大懂，但他们的眼神很古怪，充满怨恨的样子。哨所李排长说，过去这儿是个土匪窝子，靠贩卖大烟为生。解放这么多年，老乡们恶习未改，还经常偷越国境，倒卖毒品。但我们哨所的职责不是缉毒，而是防止境外敌特分子骚扰边境。排长命令我们，为了确保安全，不准私自外出，巡逻放哨至少要三人一组。有个老兵告诉我，前不久这里曾发生过一件命案，哨所的一个班长偷偷出去和坳子里的一个姑娘相会，再也没有回来。两天后部队派人搜山，才在悬崖下找到

两人的破衣服，尸体都叫野兽咬成骨头渣子了。他俩到底是怎么死的，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这个老兵还说，龚家坳经常闹鬼，半夜里好多黑影子冒出来，像蝙蝠一样飞来飞去，吱吱乱叫。遇到这种情况，哨所巡逻队都不敢出去，营房里也要加双岗。虽然我不信有鬼，可老兵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听着叫人寒毛直竖。他们还说，当年大军剿匪时，这地方被炮弹炸死了几百号人，几乎家家都有冤死鬼，至今阴魂不散。我不知道当年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隐约听说这件事和张叔叔有关。还有一件怪事，更让我不解。这些日子我跟班长出去巡逻，经常看到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头，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浑身臭烘烘的，杵着一根木头棍，跟在我们后面哇哇乱叫。坳子里的小孩们都欺负他，朝他身上吐口水，拿石头子打他。可每次遇到这个人，班长都要悄悄塞给他两个馒头。我问班长为什么，班长的回答含含糊糊，只说排长让他这样做的。似乎这个人是个残废军人，立过功，还是张叔叔的老朋友。我想不通，如果是真的，部队怎能不管不问呢？我问过别的老兵，他们都说搞不清楚。当年爸爸在这里指挥过战斗，不知是否听说过这个人。他的名字很怪，好像是少数民族的名字，叫尼阿普。”

写到这里，常乐天猛地抬起左手，“啪”，抽向腮帮，掌心一团污血，裹着一只黑花蚊子的尸首。鬼地方，大冬天的还有蚊子。他嘟囔了一声，将手在桌帮上蹭了蹭，丢下钢笔，拿起桌角的一个墨水瓶。轻轻摇晃两下，瓶中透明的液体泛出乳白。他把瓶口扣在左掌心，倾出一些液体，在腮帮上揉搓起来。瓶子里装的是碱水，老兵们用来止痒。乐天好歹学过几天化学，虽然皮毛，酸碱中和这个原理还是知道的。揉了几下，好像不那么痒了。他掀过一张信纸，又拿起钢笔。

“妈妈怪我信写的太简单，其实，我真没什么好写的。每天，我们除了站岗、巡逻、学毛选，就是种菜、喂鸡、打猪草。我们哨所离分区远，后勤马队每月送一次油盐粮食，大部分副食蔬菜都要自给自足。哨所营房建在半山上，视野开阔，可以看到国境线。不过国境线对面是深山老林，有人也看不到。听说哨所营地过去是土匪头子的大院，大部分房子都炸塌了。解放后，边防部队征用了这块地方，用破砖烂瓦盖了营房，修了一座岗楼。老兵们还在山坡上开荒，盖了鸡窝、猪圈，平整出一片菜地。说起来，我们的编制是一个排，实际上是一个加强排，连炊事班在内有 60 多号人。哨所每天派三个班站岗巡逻，另一个班下地干活。我问过排长，自打哨所成立以来，有没有敌人来犯，有没有抓到过特务？排长说，解放初期有过，后来就没了。这两年，反倒抓了不少企图越境支援世界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不敢扣押，抓了就遣送回去了。”

离我们营房不远的山头上，有一座小破庙，里面住着一个老尼姑。李排长不让我们上去，说要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这里的老乡很迷信，常常有人到庙里上香，给老尼姑送吃的。一年多前，双江的红卫兵跑来破四旧，要拆庙，被这里的老乡打得头破血流，再也不敢来了。李排长说，老乡们不但思想落后，还逞强好斗，没事儿不要惹他们，免得破坏军民关系。我觉得排长有点胆小，缩手缩脚，不敢狠抓阶级斗争。可哨所的老兵们对排长都很服，我一个新兵蛋子，不太了解情况，也不好说什么。总而言之，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单调，也不艰苦，就是伙食差一些，没油水。平日里吃不到肉，逢年过节才杀猪。还有，参军到今天，我只在分区通讯科时打过一次靶，扔过两颗手榴弹。来到哨所后，不要说打枪，连操都不出。不过排长的话也有道理，每天站岗几个小时，巡逻几十里，顶得上出操

了。这种没有战火硝烟的平淡日子，跟我想象中的军旅生涯差了十万八千里。另外，我在这里有点孤独，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班里的战士都是农村兵，他们在一起又打又闹、有说有笑，对我却很客气。看来，我要按爸爸说的，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克服干部子弟的臭毛病，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争取和战友们打成一片。妈妈下次给我寄东西时，能不能捎上几包烟，最好是精装大前门。我们排长和班长都是老烟鬼，舍不得买香烟，自己种烟叶，晾干了，用报纸卷着抽。”

想到那报纸卷的大炮筒子，常乐天忍不住露出一副苦相。班长让他尝过自制的烟卷，苦涩辛辣的烟味，呛得他眼泪长流，咳了半天。排长他们大概没抽过大前门吧？给他们一人两包，还不乐死他们。

下面还写点什么呢？他手托下巴，嘴咬笔杆，眼前突然浮现出那张长满青春痘的熟识面孔。是啊，该问问彭晓光怎么样了。

“有一件事，我想请乐湄帮个忙。临走时，太匆忙，没顾得上跟彭晓光打个招呼。”

这后一句话让乐天有点惭愧，因为它不是真话。什么狗屁匆忙，而是因为偷书那件事，彭晓光出卖了他，他心里怨恨，不想再搭理那个软骨头。可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乐天也想通了。换作自己被军管小组抓去，严刑逼供之下，会不会也当了叛徒？再说啦，彭晓光供出了他，反倒坏事变好事，逼得爸爸出面，开后门送他当兵。不管怎么说，彭晓光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屁大个事儿，该原谅还得原谅。

“我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附中也要忙着动员上山下乡了吧？乐湄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彭晓光，把我的地址告诉他，让他给我来信。不知建军、建国哥儿俩怎么样，他们也要下农村吗？”

好了，这次就写这么多了。此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乐天”

撂下笔，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得嘞，该写的都写了。刚把信揣进信封，营房院里传来一声吆喝。

“常乐天在吗？”

“到！”听出是排长的声音，乐天连忙丢下信，跑到门外：“排长，找我有事？”

排长面带笑容，客气地说：“没啥事。等你班长回来，你跟他谈，夜里不要给你排岗。明天你和通讯员一道，跟俺去分区。”

“是！”听到夜里不出岗，还要去双江转转，乐天喜上眉梢：“排长，有任务？”

“那，那个啥…，不是任务。”排长显得有些吞吞吐吐：“常乐天同志，俺带你去，想请你帮个忙。”

“帮忙？没问题，排长你说。”

“俺那个分区食堂的老乡来了个电话，说后勤部咋个拉来一车咸肉。俺估摸着，人多粥少，怕是轮不到咱。你看啊，战士们好久没吃过肉了。眼瞅着元旦快到了，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咱哨所弄几块咸肉，让同志们解解馋。”

“排长，咱圈里不是养了两头大肥猪吗。干嘛不杀一头？”

“不中，不中。一头要留着过大年。还有一头，俺想让山下傣傣老乡帮忙，腌个琵琶猪，往后咱们细水长流。这次是个好机会，战士们能不能吃到肉，全靠你啦。”

听排长说“全靠你啦”，乐天心里洋洋自得。双江军分区是当年独立师的老班底，机关里的人大都知道他爸爸，老参谋长常元凯。凭着爸爸和张叔叔阮叔叔的关系，开个后门，搞点咸肉，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再说啦，这是一箭双雕的好事。搞来肉，不仅自己可以跟着打打牙祭，而且可以借此机会，和排长联络联络感情，在组织问题上帮他出把力。

“报告排长。”乐天信心满满，“啪”地一个立正：“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这些日子，正如乐天信中所说，三大附中上上下下乱作一团，忙着动员上山下乡呢。

文革“革”到今天，刘邓垮台了，走资派打倒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了，热闹劲儿过去了，红卫兵也就用不着了，该给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娃娃们找个凉快的去处了。

说来也是奇事一桩，66、67、68，初中、高中各三届学生同时毕业，全国的“应届毕业生”居然囤积了上千万。这些学生娃娃们除了会背毛主席语录，满脑子革命大道理，正儿八经的学问没多少，冠不上“知识分子”的高帽子。退一步说，即便把帽子给他们，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还嫌臭着哪。那叫他们什么好呢？整个新词儿不容易，莫若从历史上找借鉴。其实，用不着往远里翻，二十多年前就有个现成的。抗战末年，老蒋搞了一个“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个中“知识青年”，指的就是念过几年学堂的学生娃娃。原样照搬，“知识青年”，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群体代名词，再一次闯入了普罗大众的眼帘，再一次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不同之处在于，彼时用来招募投身抗日的新战士，此刻则用来发配过了气儿的红卫兵。可是，此刻的“知识青年”，数以千万计，往哪儿发配呢？这也无须发愁，主席他老人家早就高瞻远瞩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于是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伟大领袖挥巨手，神州大地起波涛。连日来，全国的城镇乡村边疆草原一派沸腾，游行队伍、宣传队伍、报喜队伍如同万舸争渡，川流不息。各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连夜召开会议，热烈欢呼、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并立即制订落实措施。不少地方的革委会当晚发出通知，号召广大革命群众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争做执行最新指示的模范。许多地区召开了几万到十几万人的动员大会，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新高潮。

形势咄咄逼人，附中岂敢落后。在校革委会的领导下，动员会，讨论会，讲用会，誓师会，大会小会连轴转，端的是紧锣密鼓，热火朝天。又一波大字报上了墙，大批判专栏焕然一新。然而，大字报的内容起了变化，不再是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再是暴徒、屁匪之间的相互攻讦，而是向毛主席表决心，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时将近午，校门口的大批判专栏旁，人潮涌动，摩肩接踵。同学们都在围观一张校革委会刚刚贴出的大布告：“光荣榜：三大附中首批上山下乡学生分组名单”。红彤彤的光荣榜上写着一组组名字，密密麻麻，看得人眼花缭乱。名单后面还附带三点说明，第一，分组以自愿结合为主，没有提交自愿结合的同学由校革命委员会酌情编组；第二，上山下乡的具体单位正在落实当中，择日另行公布；第三，光荣榜上的同学将于今日下午两点在大操场集合，到红卫医院进行体检。

顾建国挤在人群里，焦灼的目光扫描着这张“首批”名单。猛然间，心里咯噔一下，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列在上面。娘的，来得好快，申请书才交，连自愿结合的同伴还没找到，就他娘的中枪啦。这是真的吗？不会眼花了吧？他怀着一丝侥幸，合上了双眼。

“彭晓光，找到你了吗？”

“还没呢。”

“哎，我看到了。”

“哪儿呢？”

“在那儿，最后一张名单，倒数第三行。董和平，薛涛，顾建国，彭晓光，你们四个一组。”

“噢，看到了。我操，姓顾的那个王八蛋，怎么和我分在一组啦？”显然，说话者没有注意到他身后的那个人，耷拉着眼皮的顾建国。

奇怪的是，彭晓光的粗口，顾建国竟然置若罔闻。他睁开眼，神情恍惚地离开拥挤的人群，脚步踟蹰，像一个夜里的梦游者。

到农村插队落户，对城里长大的少男少女来说，兴许还觉得好玩，有点新奇，有点浪漫，有点刺激。可对顾建国而言，直如掉进了冰窟窿。他来自农村，农村留给他的，没有新奇，没有浪漫，只有刺激，一刺之下激出的痛苦不堪的回忆。又咸又涩的苦水井，四面透风的茅草房，冰寒刺骨的粪叉子，烈日曝晒的光脊梁，烧心反胃的山芋糊，蛛丝褴褛的破衣裳，饥肠辘辘的逃荒路，难以下咽的野菜汤，……

然而，顾建国记忆中最深的，却是在常家餐厅里，娘逼他跪地叩头，求人救命。虽然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可那种刻骨铭心的羞愧与屈辱，像一根毒刺，血淋淋地扎在他的心头。好不容易逃离了农村，好不容易吃上了饱饭，难不成又要去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他恨自己，为什么要写那份该死的申请书。可是，他能不写么？他敢不写么？谁让他鬼迷心窍，非要当那个狗屁不值的校革委会委员呢。追根溯源，他更恨逼他写申请的人，那个阴阳怪气的侯胖子，那个好出风头的钟明。

两天前，校革委会再次召开全体委员会议，集体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会上，侯胖子翘着兰花指频频指点道，在座的每一位革委会学生委员，都必须起表率作用，做执行最新指示的典范，当上山下乡的排头兵。只有大家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做好其他同学的动员工作。这一点，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要向钟明同志学习。钟明是个女孩子，年龄小，又是全国知名的革命小将，省革委会常委，还兼任附中的革委会副主任。无论从哪方面讲，她都是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最有资格留校，继续深造。但是，钟明同志思想觉悟高，一连打了三次报告，坚决要求上山下乡。她还说，如果上级不同意，她就打一百次报告，一千次报告，直至领导批准为止。榜样就摆在大家面前，同志们要向钟明同志看齐，不能只当口头革命派哦。

尽管侯胖子没有指名道姓，顾建国也知道，“口头革命派”，指的就是他。校革委会学生委员里，只剩下他还没打报告啦。没想到，钟明那个妮子更可恶。侯胖子话音刚落，她居然又掏出一份申请书，还是咬破手指头用血写的。她像诗朗诵一样，眼泪汪汪地读了一通。“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航程。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插队落户争朝夕，恳求领导快批准。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献青春。”钟明声泪俱下的激情表演，无疑当着众人的面扇他顾建国的耳光，令他无言以对，无地自容。如果还赖着不报名，一顶大帽子扣上来，说他消极对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还有活路吗？逼迫之下，无奈之下，他不得不乖乖地提交了申请。

顾建国越想越恨，恨自己，恨侯胖子，恨钟明，也恨命运对他不公。娘的，都长着一个鼻子两只眼，人和人咋就差了那么大呢？他常乐天凭什么不下农村，凭什么去当兵，不就是摊上了个好爹，有本事开后门吗。我该怎么办？找爹娘？爹娘没本事，找了也没用。找于海爷？说自己不想下农村，岂不是自讨没趣。罢了，求人不如求自己，自家的命运还得把握在自己手上。可光荣榜发了，木已成舟，还能有什么好主意，让自己躲过这一劫呢？

他头痛欲裂，面若死灰，走着想着，想着走着，一个不留神，脚下踏空，狠狠地跌了个大跟头。

“哎，有人摔倒啦。”

“是顾建国。”

“喂，你怎么样，还好吧？”路边几个同学围了过来。

顾建国抬眼看了看，这几个同学他都认得，其中还有“光荣榜”上同一个插队小组的薛涛和董和平。

他想站起来，感到骨拐生疼，便缓缓地环起双腿，揉了揉脚踝：“哎吆，哟，哎吆哎吆……”

“呵，跌得不轻哦。”薛涛关心道：“你能不能站起来？我们送你去医务室吧。”

董和平接道：“就是，赶紧去看看。可别把腿跌断了，断了就下不了农村了。”

“断了？”顾建国一愣，随即脸色微变，流露出感激的笑容：“我没事，你们走吧。我歇会就好啦。哎吆……”

同学们渐行渐远，顾建国感激的微笑依旧挂在脸上。他感激的不是同学们的关心，而是董和平无意中说的那句话，“断了就下不了农村了”。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按省里的文件精神，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不搞一刀切。应届毕业生里年龄较小的、家中有特殊困难的、属于独生子女的、身体健康有问题的，可以适当照顾，或者留校继续升学，或者分配到厂矿就业。

顾建国眼睛一亮，着啊，腿断了，不就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了吗？

(3)

“奶奶，奶奶。”畹香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叽喳叫唤着，飞进七舍走廊。

“哎。阿香回来啦。”

“奶奶，饭好了吗？”

“你先歇一下，就好了。”

“奶奶你快点啊，我有急事呢。”

“哎。”老太太应了一声，随即疑惑道：“阿香啊，什么事这么火烧火燎的？”

“奶奶，我上光荣榜了，今天下午要去体检。”

“光荣榜？”老太太一脸喜色：“好啊，阿香受表扬啦。”

“什么呀，奶奶。不是受表扬，我要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了。”

听见女儿和甘妈在走廊里的对话，梦兰急急从屋里走出来，不安地问道：“畹香，学校真的批准你们下农村啦？”

“妈，第一批名单公布了。我和钟明、柳絮她们一个组。钟明说，如果体检没问题，我们可能很快就出发了。”

“天呐，这么快。”梦兰双眉颦楚：“到哪儿去定了吗？”

“还没呢。不过听钟明说，好像不太远，就在江北。过了江，坐半车天就到了。”

“阿香啊，你说啥？要下乡？”甘妈这才听出味儿来，忙不迭地问道。

“是啊奶奶。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当一个新时代的农民。”

“阿弥陀佛。当农民？你一个小姑娘家，细皮嫩肉的，哪儿像个农民。”

“奶奶，瞧你说的，当农民还有什么像不像的。”

“傻丫头，当农民要下地干活，起早摸黑，风吹雨打的，那苦你能受的住吗？”

“奶奶，别人能受，我也能受。钟明说，我们就是要滚一身泥，脱一层皮，用劳动的汗水洗涤我们的灵魂，在广阔天地里展翅翱翔，在革命熔炉里百炼成钢。”

畹香借钟明的豪言壮语回应奶奶，无非在为自己撑腰打气。她非常清楚，凭她的家庭出身，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上山下乡是唯一的出路。既然如此，何不主动一点，积极一点，装作开心的样子，也省得爸爸妈妈奶奶外公外婆为她操心。因而，当钟明提出一同去插队落户的想法时，她欣然应允，拉着好友柳絮一起打了报告。她对农村知之甚少，只去过涓山，那个春光明媚山清水秀的地方。在她的想象中，农村似乎没有奶奶说的那么苦，

而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天蓝蓝，水沧沧，麦苗青，菜花黄，狗儿叫，鸟儿唱，牛羊满山坡，稻菽千重浪。不过打气归打气，畹香也猜得到，钟明的大道理，奶奶听不进去的。

“呸！那些鬼话你也信。”果然，甘妈斥了一声，转脸道：“梦兰哪，阿香小，不懂事。你也不劝劝她。”

“甘妈，你就别唠叨了。女儿去吃苦，我这当妈的能舍得吗？可劝有什么用，你没听逸凡说，上面开动员会，要求人人表态，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必须紧跟照办，谁也不准扯后腿。”

“那可怎好。安家落户，阿香饭都没烧过呢。”

“喔哟，奶奶。”畹香接着甘妈娇笑道：“我这么大了，学做饭还不容易。这几天我拜您老人家为师，临阵磨枪，好不好？”

“你个丫头，叫奶奶怎么说你。”甘妈在畹香的额头轻轻戳了一指，沉着老脸说：“不听老人言，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去，进屋。奶奶给你盛饭去。”

听到走廊里热闹，董家老两口也趋了过来。

“畹香啊，外婆问你，和平也上光荣榜了吗？”

“上了，外婆。我们都在第一批名单里。”

“喔哟，哪依好啊，还都是没长大的小鬼头呢。”

“好啦，老太婆，你就别唉声叹气的了。”董瘦竹一旁劝慰：“咱们也不能老护着孩子们，该让他们出去见见世面啦。”

“老东西，就你想得开。”董师母回嗔了老伴一句，继续向畹香问道：“和平人呢？哪依没同你一道回来？”

“哦，他的手风琴坏了。说要找人修，送去就回来。”

“阿香。”甘妈端来一碗饭、一碟菜：“来，你先吃吧。”

“哎。外公，外婆，我下午有事，先吃饭了。”

畹香接过奶奶手中的饭菜，走进屋里。梦兰犹豫了一下，也跟了进去。她静静地坐在女儿面前，默默地看着女儿吃饭，一颗心却七缠八绕地乱作一团。

畹香这孩子，打小就懂事，从没让她操过心。这次女儿主动要求下放农村，不就是为爸爸妈妈着想，怕大人们为难吗。虽说上山下乡这条路别无选择，但女儿毕竟还小，又没离过家，这一走，山高水远的，叫人怎能放心得下。几个不经事的小姑娘，光知道喊口号，说大道理，可她们要面对的，不是童话里的仙境，而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啊。怎么担柴挑水，怎么烧火做饭，怎么缝被洗衣，怎么下地干活，怎么保护自己，怎么适应环境，她们想过了吗？到农村安家落户，听起来都让人感到寒滂滂的。莫不成，这些花样年华的女孩子们要在那里恋爱、结婚、成家、生子，一辈子呆在乡下，终老于斯。看着女儿娇嫩细腻的小脸，梦兰越想越难受，越想越不放心，不由得一汪泪水涌上眼窝。

畹香抬起头，看到妈妈泪眼婆娑，自然懂得妈妈的心思。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家，心头也涌起了一股酸楚。可她不想让妈妈难受，便强颜笑道：“妈，我上了光荣榜，你应该高兴啊，怎么还哭啦？”

“你才多大，又是个女孩，妈妈实在不放心啊。”

“喔哟，妈，你就放心吧。我不小了，会照顾好自己的。”

“唉。”梦兰终于没忍住，泪珠儿落了下来：“菩萨保佑吧。”

畹香怕自己跟着落泪，连忙把话岔开：“妈，我爸呢？他出去啦？”

“嗯。”梦兰抹了抹眼泪：“专政队把你爸爸和你许伯伯都带走了，让他们去参加公审大会。”

“公审大会？审什么人哪？”

“不晓得。总归是……”

梦兰话未说完，走廊里传来董瘦竹苍老的话音：“逸凡，韵来，你们回来啦。”

“董老。”

“我们回来了。”龚、许二人先后回应。

“逸凡，这次公审，有她吗？”董瘦竹虽然把话音压得很低，却也清晰地传到梦兰耳中。

寄爹口中那个“她”，梦兰知道指的是谁，想必逸凡和许大哥也心知肚明。她曾是董老门下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文革前，她常来董老家，或讨教学问，或研习书法。这三年，寄爹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她就没再出现过了。在梦兰印象里，她长着一张娃娃脸，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像一个刚入学的大学生。寄爹却说，别看她年纪轻轻，脑瓜厉害的很，研究起太平天国来，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另辟蹊径。寄爹还感叹道，只可惜，她的观点不合革命潮流，她的文章没人敢发表。没想到，原本默默无闻的她，忽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三江大学。上面拼命追查的那个东方红广场以及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散发反动传单的反革命分子，居然是这个毫不起眼的年轻女人。她被抓走后，逸凡在枕边悄悄说过，根据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看来，她在劫难逃了。一个女子，竟然如此敢做敢为，真乃巾帼不让须眉啊。

“嗯，有她。”门外传来逸凡轻微的回答。

“怎么判的？”

“还能怎么判。现行反革命，枪毙，立即执行。”梦兰听得出，逸凡的语气里透着同情与无奈。

“唉。”寄爹一声长长的叹息。

“惨不忍睹啊。”接下来是许大哥略带嘶哑的声音：“台上宣判时，我看见她脖子上勒着细铁丝，大概怕她喊口号吧……”

梦兰不忍再听下去，更怕女儿听到她不该听的话。

她起身走到门口，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4)

晚上，又停电了。

黝黝夜色中，一辆平板三轮车驶入 5311 厂宿舍区。“叮铃铃，叮铃铃”，蹬车人不停地按响着车铃。

冷不丁的，路旁窜出一条黑影，尖声叫道：“建军，你回来啦。”

“咦呀。”三轮车“滋”地一声刹住：“俺的个娘来，可把俺吓死咧。”

“他爹，建军建国回来啦。”

不远处，亮起一束手电光，射向三轮车。车板上卧着一个人，佝偻作一团。

“建国啊，你咋弄的，咋就把腿给跌坏了咧。”

“娘…，呜…”

手电光来到车前：“瞧你个熊样，嚎得个啥，长点出息。建军，背着建国，回家。”

一通手忙脚乱，抖抖霍霍的火柴点燃了半截蜡烛。

“快让娘看看，跌成啥样啦？”

“娘，你看不到。”顾建军把背上的建国放在椅子上，顺手弹了弹建国的小腿，“啾啾”，两声闷响：“瞧，上了夹板啦。”

“哎呦。你轻点。”建国吃痛，哼唧了一声。

“你个熊玩艺儿，一边去。”常念春一把推开大儿子，俯身看着建国的腿，呜咽道：“俺的个娘，可不会落残吧。”

“你也一边去。”顾浩田扯开鼻涕拉乎的婆娘，急切地问道：“建国，医生咋说的？”

顾建国苦着个脸，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爹，这是医院的诊断书。”

顾浩田接过那张纸，凑在昏黄的烛光下。诊断书上写道：“患者顾建国，男，19岁。该患者走路不慎跌倒，导致左腿胫骨干单骨折，表面挫伤严重。根据X光拍片检查，骨折线为中1/3横断，无粉碎，无侧方移位。目前以小夹板固定，需卧床静养。一周后可扶拐行走，愈合需要3至4个月。在恢复期间，不宜从事体力劳动。”

“他爹，医生咋说？”常念春心急如焚。

“没啥，瘸不了。”顾浩田舒了口气，把诊断书丢在桌子上。

建国手疾，一把拿回诊断书，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到上衣口袋里，然后可怜巴巴地说：“娘，给我弄点吃的，我饿死了。”

建军也大声嚷嚷道：“还有俺，俺也饿死了。”

听到俩儿子喊饿，顾浩田才完全回过神来。他纳闷，这么点伤，咋就折腾了这么久。午饭时，他接到附中医务室的电话，说建国把腿摔坏了，已经送到红卫医院，让家里去接人。那一刻，他正忙着张罗厂里的“抓革命，促生产”现场会，念春在食堂里忙着打饭分菜，一时无法抽身。不过，就算念春能告假，顾浩田也不打算让她去。这个婆娘笨嘴笨舌

的，去了只会添乱，派不上用场。正巧大儿建军来家吃中饭，顾浩田便抓了他的差，让他到食堂借挂三轮车，去医院把建国接回来。哪知建军这一去，就是整整大半天，直到天黑才回家，让大人们急得要死，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咧。

顾浩田想想也来气，冲着大儿子凶道：“吃吃吃，就知道个吃。你咋搞的，让你接个人，接了一下午。”

“爹，你凶得个啥。”建军从娘手里抢过一个馍，张嘴便是一口，呜呜囔囔地说：“咋搞的，你问建国。”

“爹，这不怪建军。今天医院特别忙，医生都在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做体检，说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压倒一切，连急诊都没人管了。医院里到处都排长队，我照个X光，排队就等了三个小时。”

“他爹，你就别说啦。赶紧着，让建国吃饭，可把俺儿饿坏了。”

看着建国狼吞虎咽吃得香，常念春终于把心放回到腔子里。她扯了一下丈夫的衣襟，凑在他的耳边说：“他爹，你去趟隔壁老肖家，把他家那张行军床借来。”

“置啥？”

“给建军睡。他哥儿俩合一张铺，俺怕建军半夜里打把式，把建国的腿压坏了。”

顾浩田瞟了一眼烛光下憔悴的女人，心中暗道，也不知道她这个当娘的是细心还是偏心，反正她事事向着老二，生怕把建国委屈了。不过，自己这个当爹的，不也是喜欢二儿多一些吗。前两天听建国说，他交了申请，要去插队落户，当娘的伤心落泪胸口疼，当爹的闷头抽烟直叹气。这么大个事，他咋就自己做了主，也不跟爹娘打个商量。上山下乡这档子事，报纸上天天登，广播里天天讲，莫说顾浩田，但凡家里有“应届毕业生”的，哪个家长不为孩子们的去向发愁。按政策，顾家俩儿子，总要有一个下农村，不是建军，就是建国。现在建国伤了腿，肯定下不去了。让建军下去，他肯吗？顾浩田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哼唧了一声，出门借床去了。

烛光下，建军建国哥儿俩顾不上说话，守着娘端上的满桌饭菜，闷头吃喝。

顾家如今已经换了住处，不再是原来那个简陋的筒子间，而是厂中层干部的宿舍楼，二居室，外带一卫一厨。能有今天的好光景，顾浩田真得再次感谢他当年的救命恩人，如今的省革会于副主任。凭借于海爷的扶持与举荐，他这个小小的护厂队队长，靠着“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劳动模范，革命造反派”的闪亮头衔，一举跃龙门，当上5311这座万人军工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只是工资没见涨，置不起新家具，屋里摆放的还是从筒子间搬来的破烂东西。

不一刻儿，顾浩田拖着行军床进了门：“建军，过来，帮爹架床。”

建军咽下口中的饭菜：“置啥，给谁睡？”

“给你。你娘怕你半夜里打把式，压了建国的腿。”

建军把筷子一摔，嘟囔道：“怕俺压，他咋不睡小床。”

“你废啥话，叫你睡你就睡。”

看到建军甩着个脸，建国道：“爹，要不，我睡小床吧，上下也方便。”

常念春急了：“说啥哩。老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给俺好生躺着，不准下地。有啥事，娘照顾你。”

建国面露难色：“一百天，那怎么行。我已经上了学校的光荣榜，马上要到农村去。”

“你疯啦！”常念春急得又要落泪：“他爹，你拿个主意，建国该咋办？”

顾浩田知道，这件事迟早要解决，不如趁着一家四口都在，把话说清楚了。于是，他一屁股坐在刚架好的行军床上：“要俺说，咱们现在就开个家庭会，把这件事定下来。可中？”

屋里鸦雀无声，闪动的烛光下，每个人的脸都显得阴晴不定。

停顿了片刻，顾浩田开口道：“那好，咱开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啥叫斗私，少替自己想，多为别人想。啥叫批修，反对贪图享乐，提倡艰苦奋斗。毛主席最近又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这件事上，咱们全家人，都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前两天，建国主动申请到农村安家落户，做的就很好。可是，现在出了问题，建国的腿受了伤，下不去了。按照政策规定，咱家有一个上山下乡的名额。建军，爹希望你站出来，担当这个光荣的任务。”

“俺不去。”建军回答得斩钉截铁。

“你不去？你说说看，留下来，你能干啥？”顾浩田狠声道：“上学你不上心，见天和社会上一帮小流氓瞎混，迟早要出事。当年你打伤了人，建国替你顶罪，差点送了命。现在建国受了伤，下不了地，你个当哥的，还好意思让他下农村？”

“建军，娘觉得，你爹的话在理。”常念春应声附和。

建军吭哧了一声，愤愤不平道：“俺早知道，你俩就向着建国。俺就是没人疼、没人管的野孩子。”

顾浩田发怒：“胡说八道。俺这是摆事实，讲道理。”

常念春垂泪：“建军，你咋就不懂事咧。你瞅建国这个样子，咋走路，咋下地干活？”

建军黑着脸，梗着脖子，就是不吭声。

“爹，娘。你们就别为难建军了。”建国轻描淡写地说：“这件事，我倒是有个主意。我暂时下不了地，但我上山下乡的决心不变。你们看这样成不成，让建军先替我下去，就在我的那个知青组。等我腿好了，我再把他换回来。”

听到建国的话，建军心中颇有触动。他当然知道，兄弟俩总有一个要到农村去，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天王老子也躲不过的。如今两派不武斗了，他丢了差，下了岗，警卫员当不成，好饭好菜也没得吃了。学校复课闹革命，他压根儿就一天没去过，又和那帮小纨绔们泡在一起，街头巷尾瞎起哄，厂里厂外乱转悠。这样无所事事地混日子，还一天到晚地看爹娘的脸色，的确让他感到没意思。可让他主动申请上山下乡，他自然一万个不愿意。只要想起农村那个鬼地方，他胃子就犯疼，心里就发毛。听到建国交了报告，他还暗自庆

幸，以为自己躲了过去。谁想到，好不蔫蔫的，建国把腿跌断了。于情于理，也轮到自己下去啦。爹娘逼他，他心里反感。但是，建国把话都说到这份上，自己还能腆着脸撑着吗？好孬是自家兄弟，朋友有难还出手呢，何况亲兄弟有难，更得帮个忙吧。

想到这里，建军抬起头，粗声道：“那好，就按建国说的，俺先替他下去。有句话俺说在头里，俺怕饿，你们每个月要给俺寄 5 斤粮票和 5 元钱。还有，等建国腿好利索了，一准把俺换回来。”

常念春张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却被丈夫的话止住了：“中。就这么定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遭了一天罪，建国早点休息。俺厂里还有事，要出去转转。”

说罢，顾浩田拎起电筒，走出了家门。

夜色中，顾浩田露出一脸苦笑。咳，建军这个傻熊，真是傻到家了，建国的鬼话他也信。

下了农村，户口就注销了。没有了户口，咋换？还换得回来么？

第五十六章 双江镇战友火并 圩塘村知青放歌

(1)

紫荆花谢了，宫粉花开了。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花儿们去留无意，时光却止不住前进的脚步，轻盈地走进 1969 年一个春日的早晨。

爱丁堡广场码头钟楼传来九记悠扬的钟声，营业时间到了。美华书局的铁帘门缓缓卷起，早已守候在门外的人们一涌而入。

邱秉义站在二楼经理室的玻璃窗前，颇为满意地对身边的男人说：“孝全，来的人不少，你的主意很有成效哦。”

“多谢董事长夸奖。不过属下不敢贪功，还是这些书写得有趣，标题吸人眼球。”经理王孝全扬了扬手中的《江青的丑闻和情夫们》，讪笑道：“昨晚我翻了一遍，这种无厘头的书，读起来搞笑，倒是适合下里巴人的胃口。”

“呵呵。”邱秉义也为之一笑：“不管怎么说，弄来这些书，是你的功劳。”

王孝全所说的“无厘头”是什么意思，邱秉义当然知晓。这一类书，既非文学艺术，又非历史哲学，真真假假，捕风捉影，讽刺挖苦，添油加醋，形同演义，况如戏说。在邱秉义眼里，这些书好比蚕家佬的咸鱼虾酱，佐酒下饭可以，却上不了大席面的。

自从美华书局开业后，邱秉义秉承“行事低调，持中偏右”的经营理念，摆在书架上大都是老学究式的文史著作，显得严肃、高雅、刻板、保守。他这样作自有他的道理，其一，美华身份微妙，不可过分招摇；其二，香港左派势大，以免招惹是非。然而，阳春白雪，和者必寡。开业一年来，门可罗雀，顾客寥寥，账面亏损，入不敷出。虽说美华书局暗地里有台湾接济，但长久下去，总会引起外界和同行的猜疑。不赚钱，开的什么买卖？做的什么生意？故而，他采纳了王孝全的建议，进一批“下里巴人”的畅销书，既可装点门面，遮人耳目，又可招揽顾客，扭亏为盈。今天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人，实在让他感到欣慰。可欣慰之余，还有一丝忧虑。这些书看上去无厘头，但所涉之事非常敏感，所涉之人灼手可热。他担心，那些“忠”字当头的人会不会恼羞成怒，打上门来。

于是，他向王孝全问道：“逸尘的人来了吗？”

“来了，铁头带队。董事长放心，我和警方也打过招呼，不怕斗委会来捣乱。”

“嗯，虽说那帮人闹腾得差不多了，还是有备为好。”

透过玻璃窗，邱秉义又朝楼下张望了两眼。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几个黑衣壮汉瞅着挺扎眼，想必是铁头带来的小兄弟们。也好，如果不出事，他们可以假作顾客，涨涨人气，万一有事，他们可以出手弹压，震慑局面。

“咚锵咚锵咚咚锵……”随着一阵口打的鼓点和急急的脚步声，一个粗壮的身影从楼梯口冒了出来：“邱叔，铁头来也。”

邱秉义迎上前，拱手抱拳：“铁头兄弟，今天劳烦你了。”

“邱叔，二少爷说过，邱叔的事就是兄弟们的事。邱叔这么客气可就见外了。”

“好！邱叔不跟你们客气。今天晚上，请兄弟们喝酒。”

“成。今晚铁头陪邱叔，一醉方休。哈哈。”铁头朗声大笑，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朝楼梯下喊道：“生仔，让你带的东西呢？”

“堂主，在这里。”楼下跑来一个青年汉子，递上一个大书包。

“邱叔，这是二少爷带给你的。二少爷说，邱叔对内地的情况感兴趣。最近帮里走了一单货，顺手摸来一批材料，拿给邱叔看看，有用就留着，没用就搽屁股。”

听到铁头的话，邱秉义收敛了笑容，沉下面孔：“走货？你们二少爷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不贩毒了吗。”

“呸，呸。”铁头知道说露了嘴，抬手抽了自己一巴掌，连忙解释道：“邱叔，你别生气，这怪不得二少爷。这次走货，是内堂徐叔一手安排的。帮里为了置地，把老底都用光了。眼见弟兄们没饭吃，徐叔只好坏一次规矩。不过邱叔你放心，徐叔说啦，从今往后，那些害人的玩艺不卖给中国人，都他妈的卖给白皮鬼佬。”

铁头的一通解释，令邱秉义啼笑皆非。“阳光道路”走了一年，敖龙帮还是摆脱不了黑社会的影子，还在从事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铁头这小子倒是忠心耿耿，竭力为他的二少爷开脱。可到内地走货这么大的事，逸尘身为帮主，怎么可能不知道。否则，他又怎会让走货的兄弟帮自己收集材料呢。细细想来，邱秉义也感到为难。敖龙地产成立到今天，不过还是个空架子，银子砸下去不少，地也置了不少，却因经济不景气，至今缓不过劲来。为了维持弟兄们的生计，敖龙帮重操旧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内地走货，已然危险重重。可逸尘还惦记他的工作，搞来这么一大包资料，不得不让邱秉义心中感动。然而，一码归一码，有的事可以迁就，唯独贩毒这件事，有违邱秉义矢志改造敖龙帮的初衷，不容迁就。

他接过铁头递上的书包，依旧绷着脸，厉声道：“回去告诉你们二少爷，这种事可一而不可再。否则，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铁头连连点头：“是，邱叔的话，铁头一定带到，一定带到。”

邱秉义叹了口气，放缓了声调：“另外，谢谢他送来的这些材料。孝全，你去招呼一下兄弟们。有什么状况，到楼上找我。”

“是。董事长。”王孝全拍拍铁头的肩膀：“铁头兄弟，走，咱们喝茶去。”

目送二人走下楼梯，邱秉义缓步来到房屋一侧，开启了一道书橱式的暗门，隐身而入。

暗门通往三楼，上面是邱秉义的秘密办公室，也是美华的情报分析中心。店铺里的雇员皆本地招聘，对美华书局的真实内幕一无所知，只有邱秉义和王孝全掌握通往三楼的机关。一年多来，他们通过不同渠道收集了不少大陆文革的资料，有公开的，有保密的，分类汇总后，送到总统府魏主任那里。为了褒奖他们的辛勤工作，蒋部长特意委托魏主任

送来一本他自著的新书，《风雨中的宁静》。书的扉页上，还有部长的亲笔签名和题词，“非宁静无以致远，与秉义兄共勉，蒋经国”。虽说只是一本书，但其中蕴含的鼓励与信赖，让邱秉义感到弥足珍贵，更觉得自己做的不够，离蒋部长的期许差了许多。

这些日子，他正在考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从眼下局势来看，香港渐渐摆脱了动乱，街头市面趋于平静，百姓生活走向正常。由此可见，无论港民还是港府都从前两年的暴乱中尝到了苦头。连日来，港英当局颁布了一系列立法议案，旨在改善劳工的福利、健康、安全，以及子女教育等事项。英国佬之所以向劳苦大众抛出胡萝卜，无非是从前两年的乱象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懂得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道理。至于那些冲锋陷阵的反英斗士们，苦头吃得更足。他们不仅没有从暴乱中得到任何好处，反倒被资方以无故旷工的理由解雇。他们丢掉了饭碗，衣食无着，生活潦倒，火一般的革命热情熄灭了，代之以一种被人利用、被人玩弄、又被人弃之不顾的怨恨和沮丧。另外，动乱期间左派的暴力行径和上万枚炸弹使得一般民众感到惊恐惧怕，让他们从起初的好奇、同情变成了现在的鄙夷、远离。在邱秉义看来，香港的噩梦业已濒临尾声，到了实施第二步计划，既物色对象、广交朋友的时候了。

而大陆呢？中共刚开完他们的“九大”，号称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可大陆四分五裂的政治力量能团结到一起吗？毛泽东和他的亲信们真正取得决定性胜利了吗？那些靠造反起家的新贵们能站稳脚跟吗？那些被打倒的老家伙们能善罢甘休吗？种种斗争迹象表明，无论共党高层还是地方，左中右各派还在拼死角逐，文化革命尘埃未定，政治局势波谲云诡。因而，美华的工作重心还应该放在对大陆局势的研判上。

正巧，这个时候逸尘送来一包刚从大陆搞来的材料。邱秉义急切地想知道，这沉甸甸书包里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对他的工作有何帮助。于是，他快步走到办公桌前，把书包里的材料抖落出来，摊了满满一桌。

哈利路亚，邱秉义暗自惊呼。

莫不成，逸尘派去的人撬开了共党机关的保险柜，这些东西不都是他们的红头文件么。材料太多，他来不及细读，从日期上看，大都是近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联合发出的文件。其中有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有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有关于中央全会批判“二月逆流”的，有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全面开展对敌斗争的，有关于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中学校的，有关于立即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的，有关于协商推选九大代表的，有关于中苏军队在珍宝岛开战的，……。除了中共中央的文件外，还有几份昆明军区下发的紧急通知，诸如“彻底清查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速速敬建毛主席万岁展览馆”，“落实边疆插队插场知青加入武装基干民兵”，等等。

在书桌一侧，杂乱的文件下露出一角黄褐色的档案袋。邱秉义抽出来一看，纸袋上写着一排黑字：“机密：关于双江军分区司令员张德彪同志被害的调查报告，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暨云南省军区联合调查组”。

双江？不就是那个让他兵败麦城的地方吗？邱秉义迫不及待地撕开了档案封口。

这份调查报告很厚，看上去有数十页之多。邱秉义一目十行地翻阅了一遍，大致上了解了这位军分区司令被害的经过。

报告上说，今年除夕夜，一伙持枪蒙面人突袭双江军分区家属大院张德彪同志的住所，绑架走张司令员，残忍地杀害了他的爱人和警卫员。次日，搜山部队在大丫湾找到了张德彪同志吊在大树上的尸体。经查，“三支两军”期间，张德彪同志曾把群众组织“双江风雷”打成反革命右派，将另一派群众组织“双江红旗”视作革命左派并发放了武器。在两派频繁的武斗中，双江风雷伤亡惨重，其骨干成员被迫逃入深山老林。根据调查组掌握的证据，此次张德彪同志遇害，是双江风雷一次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报复行动。另据军分区部分干部战士检举揭发，军分区政委阮世杰一向与张司令不和，并明确地表示坚决支持双江风雷。故有人怀疑，阮世杰是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目前，调查组已经将阮世杰暂时停职，押送省军区做进一步审查。由于这个案件性质恶劣，调查组建议，此报告严格保密，不对外公开真相，以免在部队和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调查组责令双江军分区新任领导班子紧密团结，提高警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将杀害张德彪同志的凶手缉拿归案。

报告的后面，有许多揭发信、检举信、证明信，以及关于双江两派斗争的附件。而引起邱秉义特别关注的，是一份冠以“无产阶级革命法庭”的油印判决书。

判决书上写到：历史反革命分子张德彪，原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二团卫士班班长，土地革命时期混入革命队伍。该犯一贯思想反动，曾在江西参加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该犯被迫参加宁都起义后，反动军阀恶习未改，依仗“老红军”的资格，经常打骂士兵，欺压百姓，对组织上的批评教育置若罔闻。在龚家坳剿匪战斗中，该犯违抗上级命令，擅自下令开炮，不仅炸死了数百平民百姓，还提前暴露了我军的作战意图，致使部分国民党残匪逃脱。文革以来，该犯顽固坚持刘邓反革命资产阶级路线，坚持与人民为敌，利用两派之争，残忍地杀害了双江地区三百余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群众。该犯血债累累，罪不容诛。双江风雷特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庭，以人民的名义，判处反革命分子张德彪死刑，暴尸荒野，以儆效尤。

邱秉义默默盯着判决书，心中惊讶不已。这个张德彪，居然就是自己在龚家坳遇上那个共军对头。恍惚间，他似乎又回到炮火连天的龚家坳，又听到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又看到那血肉横飞的修罗场。义兄龚三爷，教导团的弟兄们，龚家坳的马脚子和乡亲们，数百条人命啊，都死于这个魔头之手。

仇人死了，本应是个高兴的事。可不知为何，邱秉义高兴不起来，反倒滋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愫，几分惆怅，几分无奈，几分不解，几分感慨。

他们自相残杀，都标榜“忠于毛主席”。

他们惨无人道，都假以“人民的名义”。

莫非，他们都疯了吗？

(2)

“乱弹琴！”常元凯愤愤地把手中的信摔在茶几上，板着一张铁青的面孔，脱口骂道：“都他妈的疯了。”

齐霏霏立在一旁，喉头酸楚，却不敢吱声。

茶几上的信是乐天写的，今天刚刚收到。在元凯下班回家之前，齐霏霏的手绢已经湿透了。虽然儿子在早先的信里说过，张叔叔和阮叔叔面和心不和，但齐霏霏料想不到，他们竟会走到这一步。她难以想象，两个多年的老战友，居然反目成仇，斗得两败俱伤，一个暴尸荒野，一个身陷囹圄。曾几何时，他俩还像亲兄弟一样，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掌，勾肩搭背，笑作一团。怎么一下子就变得水火不容，拔刀相向？怪不得元凯骂娘，连一道出生入死的战友都靠不住，如今谁还敢相信谁呀。不过，齐霏霏转念一想，这也许怪不得他们。文革伊始，教育局里一位老夫子就曾感叹过，“朋友！这世界根本就没有朋友！”，还告诉她这句话是亚里士多德³⁴说的。齐霏霏对那个希腊老头鲜少了解，但回想起这句话，还是感触良多。说句大不敬的，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些高高在上的领袖们，不也说翻脸就翻脸，斗得你死我活吗。唉，人心啊，都叫这个文化大革命给搞坏啦。

天哪，齐霏霏猛地一哆嗦，自己怎么敢有这么反动的想法。惊恐之余，她冒出一个更为怪异的念头，要让元凯知道了她刚才的“一闪念”，会不会也把她当作反革命、当作阶级敌人呢？应该不会吧。她咬了咬嘴唇，就算不会，她也不敢说！

“妈，我回来了。”乐湄像一只春天里撒欢的小兔子，蹦蹦跳跳地跑进客厅：“咦，爸爸也在家。”她并没有留意父母的神情，看见茶几上的信，高兴地欢呼道：“呀，哥哥来信啦。”

“不许动！”一声呵斥，吓退了伸向茶几的小手。

乐湄茫然回顾，看到爸爸脸上的异样，惶恐地问道：“爸，你怎么啦？哥哥出事啦？”

齐霏霏连忙拉过女儿：“别瞎说，你哥没事。”

乐湄一脸的不解与委屈：“那为什么不让我看哥哥的信？”

齐霏霏轻声道：“爸爸不让你看，因为信里写的，不该让你知道。”

常元凯没理睬女儿，黑着脸，抓起茶几上的信，一声不吭地离开客厅。

“妈，到底怎么回事吗？”乐湄依旧刨根问底。

“行啦，小姑奶奶，跟你没关系，是我们的老战友出事了。你爸爸现在心情不好，妈妈心情也不好，你就别再烦啦。”说罢，齐霏霏也要抽身上楼。

³⁴ 亚里士多德 (*Aristotélēs*, 前 384—前 322)，古希腊哲学家。

乐湄一把拉住妈妈的衣袖：“好吧，不问就不问。妈，你给我两块钱行吗？”

“干什么？”

“我和文漪想明天到涓山，去看小芹阿姨。”

“去看小芹？”

“是啊，小芹阿姨生了孩子，我还没去看过呢。”

“那地方你还敢去？”当妈妈的显然已经知道了女儿和文漪上次在涓山遇险的事，责备般地问道：“上次的打你们没挨够吗？”

“妈，你就放心吧。有了上一次，这回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齐霏霏正在心烦意乱，懒得和女儿多啰嗦，便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揣到女儿手里：“你就疯吧。你哥哥不在，出了事，看谁去救你。”

“哎呀妈，你烦不烦。”乐湄皱皱眉头，立马又高兴道：“噢，给了我四块钱。”

“不是给你的，帮妈妈买点糖，给小芹带去。”

“哎，妈，你真好。我买糖去喽。”话音未落，乐湄人影就不见了。

疯丫头！没心没肺。整天跟那个疯疯癫癫的文漪混在一起，学不到好。唉，女儿眼见一天大似一天，当妈妈的更要操心了。齐霏霏叹了口气，走上楼梯。

推开卧室门，她看见丈夫正在收拾旅行包，忙问道：“元凯，又要下部队啦？”

常元凯的脸色恢复了一些，但还是不好看：“哼，下部队，下部队就好了。”

放在平日里，元凯这么吊着脸说话，齐霏霏也不依。但今天不一样，老战友的事惹得他上火，她不敢火上浇油，只得好言相劝：“元凯，别生气了，当心气坏了身子。”

看到丈夫没搭理自己，齐霏霏突然感到不安，不下部队，那他去哪儿？哎呀，那些被抓去办学习班的人，不都要带上换洗衣裳吗。

她忧心忡忡地问道：“元凯，你不会也出事了吧？”

“说什么呢，乱弹琴。”常元凯苦笑道：“我没出事，要去惹事。”

“惹事？哎呀，你快说嘛，都把我急死了。”

“今天王副司令找我谈话，传达了军区党委决定，要我接替政治部万副主任，到三江大学担任军宣队队长。”

“万副主任才去了几天，屁股还没坐热呢，干嘛要你去替他？”

“王副司令说，老万自己打的报告，请求换人，理由是身体欠佳。实际上，他老兄是顾虑太多，怕犯错误。还有，王副司令派我去，要我彻底查清七里店那批枪支弹药的下落。”

“这个老王头，尽让你干吃力不讨好的事。说老万顾虑太多，人家那是聪明。三江大学的孟庆元好惹吗？他可是红得发紫的造反派，又是九大代表，在中央都挂了号呢。”

“那你要我怎么办？不服从命令吗？”

“你身体也不好啊，干脆学老万，申请去疗养。”

“乱弹琴。这个时候申请疗养，你以为首长是傻子，看不出你的鬼心思？再说，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大学是毛主席的命令，必须坚决照办！”

听到“毛主席”三个字，齐霏霏顿时气馁，改口道：“行啦，行啦，反正我说不过你。”瞅见床上的帆布包，她又多了一句：“你去就去呗，三江大学离家不远，干嘛要带行李？”

“我怕刚去工作忙，开会晚了就住在那儿了。”

只要元凯没出事，齐霏霏就放了心：“那，你还要什么，我帮你收拾。”

“你把我的牙刷牙膏什么的拿来就行了。”

帮着元凯拾掇好行李，齐霏霏叮嘱道：“我把你的胃药也放在包里了，别忘了吃。”

“知道啦，婆婆妈妈的。”

“嫌我婆婆妈妈？”齐霏霏眼睛一瞪：“军宣队里那帮人全是政治部的，一个熟人也没有。你一个人去，工作上没帮手，生活上没人照顾，你叫我怎么放心。”

听到妻子的话，常元凯突然想起了什么，语气怪怪地说：“哪个讲没有熟人，还真有一个呢。”

“谁呀？”

“工宣队队长，顾浩田。”

“什么？浩田？他当上工宣队队长啦？”齐霏霏惊愕地合不拢嘴。

“是啊，他和我一同到三江大学上任。”

“天哪，浩田他…，他都跟你平起平坐啦？”

“大惊小怪！平起平坐算什么。你看看人家于海，主管全省文教卫，开会我得向他做汇报。你再看看上海那个造反派的总司令，原来和浩田差不多，一个纱厂里小小的保卫干事，如今都当上中央委员了。”

元凯虽然吡咤她，但齐霏霏听得出他话里话外的牢骚和怨气。她不知该怎么安慰才好，便迁就道：“好啦，算我落后，跟不上形势。”说完，眼光一转，看到枕头上放着乐天的信，转口问道：“元凯，你说，儿子该怎么办哪？”

常元凯没想到妻子一下子把话题转到儿子头上，疑惑地反问：“什么怎么办？”

“老张、老阮都出事了，把儿子一个人撂在那里，我不放心。”

“那你说怎么办？”

“想办法把他弄回来吧。”

“乱弹琴！你以为部队是你们家开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我不管，反正你得想办法，不能让儿子受牵连。”

“胡扯，他受什么牵连？老张、老阮的事跟乐天扯不上边。他老老实实当他的兵，没人护着他，正是个考验、锻炼的好机会。”

“乐天才多大，我担心他受不住…”

“行了，别说啦。”常元凯大手一挥：“这次回信，我来写。你不用管了。”

“不管就不管，反正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齐霏霏嘴上发狠，心里却狠不起来。她一屁股坐在床帮上，想到远在南疆的儿子如今无依无靠，不由得愁容满面，长吁短叹…。

(3)

涓山北坡，有座岭头颇为陡峭，无法开梯田，崖边野草乱长，灌木丛生。早些年，陡峭的坡地上还能见到光腴的村娃和灰褐色的羊群，可如今“割资本主义尾巴”，上级不准社员们私养牲畜，这里也就变成鸟雀们谈情说爱的地方了。

此刻春意嫣然，阳光明媚。僻静的荒岭上，葱绿的草木中，不时传来叽叽喳喳的呢喃细语。

“陈寄秋。”

“陈寄秋，你在哪儿？”

陡然间，一声声清脆的呼唤打破了自然界的安谧，惊得鸟儿们振翅纷飞。

半山腰的草窠中，冒出一个大男孩的身影。他挺直身子，奋力向山下招手：“哎，我在这儿。大哥，文漪，乐湄，你们来啦。”

“哎，我们看到你啦。”

“喂，陈寄秋，你快下来吧。”

“好，马上就来。”

男孩拨开身旁的野草，左右看看，伸手抓住一棵灌木，紧贴着山崖横行两步，从泥土中拔出一株绿油油的植物：“好啦，我找到了。”

他把手中的植物丢进背后的竹篓，顺着“之”字形羊肠小路，向山下冲去。

“哎呀，你慢点。”看着寄秋飞奔而下，乐湄不禁手心冒汗，生怕他摔跤。

一转眼，寄秋跑到三人面前，气喘吁吁，满脸歉意：“文漪，乐湄，对不起。我临时有事，没在学校里等你们。”

两日前，寄秋收到文漪寄来的明信片，说她和乐湄今天要到马镖看小姑，让他一定在学校里等她们。可他爽约了，不得不向两个小姑娘说声对不起，尤其是文漪，不给她陪个笑脸，这个刁钻的小表妹不会放他过身。

然而，道歉也不管用，文漪还是鼓起了腮帮子：“哼，害我们跑了多少冤枉路，一个对不起就完啦。”

“那怎么办？要不，就再加两个烤山芋。”

“呸，两个烤山芋就把我们打发啦，想得美。”

寄秋无奈地摸摸头，干脆把话岔开：“哎，不对呀。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乐湄笑道：“我们到你家找你，你奶奶说的。”

文漪依旧撅着小嘴，不依不饶：“要不是昆昆大哥带我们来，你就躲着不见了，是不是？”

“文漪，人家有事，又不是故意的。”乐湄看不过去，一旁打抱不平。

“咦，你不帮我说话，反倒帮他，屁股坐在哪边啦？”文漪的嘴角露出坏笑。

乐湄羞红了脸，嘟囔道：“你还用人帮？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看着两个小姑娘斗起嘴来，钟昆向寄秋挤了挤眼：“秋儿，你老实交待，是不是故意躲着她俩的？”

文漪的坏笑，乐湄的羞涩，再加上大哥的打趣，让寄秋觉得脸上滚滚发烫，连忙道：“大哥，你别乱说，哪个躲啦。我奶奶没告诉你吗，我真的有事。”

“没啊。老太太没说别的，只说你上北坡了。”

“咳，奶奶也是糊涂了，话都不说清楚。大哥，是这么回事，村里有人被蛇咬了，叫我帮着治，我上山来采草药。”

“有人被蛇咬了？”文漪的坏笑立马变作惊讶：“是毒蛇吗？”

“是。”寄秋点头。

“叫你治，你会吗？”文漪半信半疑。

“当然会，要不然人家找我干什么。”

“呀，你太厉害了。”乐湄满目钦佩，赞叹脱口而出。

和文漪不同，对寄秋的话，乐湄深信不疑。上次来涓山春游，寄秋给了她一个偏方，用狗尾巴草去痍子。那时，她还不全信，为了手上不留疤，抱着权且一试的心理。待到狗尾巴草长毛结挺，她依照寄秋的吩咐，采来嫩茎，挤出汁液，在痍子边涂抹。果不其然，十来天后大早起来，她发现痍子无影无踪了，仔细看看，手背光滑如初，好像什么都没长过。妈妈带她去军区总院复诊，就连那个要给她动刀的皮肤科医生都连呼神奇，把那个偏方要走了。

听到乐湄夸奖表哥，文漪朝她做了一个鬼脸，伸出食指刮着脸蛋笑道：“羞羞羞，马屁精。”

“你讨厌。”乐湄面红耳赤，扬手要打。

文漪闪身躲到寄秋背后，乐湄紧追不放。两个女孩转来转去，不知是谁踩了寄秋脚。

“哎呦。”寄秋吃痛。

乐湄低头一看，寄秋竟然还穿着她给他的那双解放鞋，已经露出了脚趾头，不由得又喜又怜：“喔呦，你还穿这双鞋？都破成这样了。”

“没关系，底儿还好好呢。哎，乐湄，听说你哥当兵去了，他还好吗？”

“嗯，还好吧。他是个大懒虫，好久才来一封信呢。”

文漪见乐湄不追她了，便跳着脚朝竹篓里张望，边跳边嚷嚷：“喂，小郎中，你采到药啦？”

“嗯，采到了。”寄秋摘下背篓。

文漪粗粗一瞥，不以为然道：“耶，都是野草吗。”

“哼。”寄秋冷笑：“你懂什么？这都是治疗毒蛇咬伤的草药。”他从篓子里拿出几株植物，不慌不忙地说：“这棵叫鬼针草，这棵是半边莲，这个是滴水珠……”

看到寄秋慢吞吞的样子，钟昆不禁为之着急。他知道，被毒蛇咬伤很危险，不及时治疗，会出人命的，于是大声催促道：“寄秋，药采到了，你还不快去救人吗？”

寄秋依旧不紧不慢：“大哥，不急。”

“怎么不急，人命关天。”

“大哥，你放心。人我已经看过了，那家伙死不了。”

寄秋口称“那家伙”，引起了钟昆的好奇，忙问道：“是什么人呐？”

“嘿嘿，你们都认识，就是上次打文漪和乐湄的那个坏家伙，潘石头。”

“哇，是那个坏蛋！”得知被蛇咬的是潘石头，文漪兴奋异常，立马学做妈妈的样子，垂下眼帘，合起双掌：“上天有眼，阿弥陀佛。”

乐湄应声道：“就是，就是。谁叫他那么坏，这叫恶有恶报。”

“对，恶有恶报，死了活该！”文漪眼珠一转，心似不甘，冲着表哥杵了一拳，大呼小叫道：“陈寄秋，你吃饱了撑的，救他干嘛。”

“就是，你可不要当东郭先生哦。”这一回，乐湄和文漪的屁股完全坐在一起了。

面对两个小姑娘的联手声讨，寄秋一脸苦相，不知该怎样解释才好。说实话，前半晌爸爸赶来镇上，说潘石头被毒蛇咬了，要他快去救治，当时他和文漪、乐湄的想法如出一辙。潘石头打小欺负他不说，还带着红卫兵掘了阿郎的坟，毒打爸爸妈妈，逼爸爸妈妈给狗披麻戴孝，后来又出手打了文漪和乐湄，这一笔笔的仇恨，牢牢地记在他心头。寄秋知道，他比不上那个凶神恶煞的顾建军，仗着家庭出身好，敢拿大刀剁潘石头的手。自己无论做什么，都算作“阶级报复”。但毒蛇咬了潘石头，是老天爷替他报仇，他凭什么还去救这个仇人。故而，当着爸爸的面，他也说出“死了活该，恶有恶报”这样的话。

令他吃惊的是，爸爸头一次对他动了气，发了火。你说的是人话吗？爸爸沉下脸。救死扶伤，是行善，见死不救，是作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自己看着办吧。

爸爸的迎头棒喝，令他顿时醒悟。对呀，潘石头可以作恶，而自己不能作恶，否则也会沦入“恶有恶报”的魔咒。他满脸羞愧地说了一声“我错了”，便跟着爸爸赶回涓山。事出紧急，都没来得及跟大哥一家打个招呼。检查了一下潘石头的伤势，右脚踝上齿痕两枚，间距半指，局部红肿，呈烧灼状，一看就是“火毒”，出自于竹叶青的牙口。他暗自笑了，虽然潘石头疼得嗷嗷叫，但史先生说过，竹叶青有毒，然毒不致死。于是，他为潘石头挤出了污血，冲洗了伤口，便背着竹篓上山采药了。他之所以不慌不忙，除了因为潘石头性命无忧，心里还藏着个小念头，救归救，怎么也得拖一拖，让那坏小子多吃点苦头。但是，这个念头不太光彩，他不想说出来，免得让文漪、乐湄和大哥觉得他心里龌龊。

“你们两个小丫头，胡说什么！”钟昆见寄秋红着脸不吭声，以为他不想得罪两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便代为辩护道：“潘石头再坏，也是一条人命。我们要讲革命的人道主义，总不能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吧。撇开大道理不说，寄秋救了潘石头，阿梅姑姑一家以后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现在救人要紧，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扔下话，钟昆拔腿便走。

文漪敢跟表哥胡搅蛮缠，却打心底里敬畏她的昆昆大哥，更何况大哥的话句句在理，不容辩驳。她推了寄秋一把：“别站着发呆啦，赶紧走吧。”然后拉住乐湄的手，悄声道：“我倒想看看那家伙给咬成什么样。嘻嘻，肯定好玩死了。”

乐湄莞尔，在文漪的手臂上轻轻一掐：“小坏蛋，你就会幸灾乐祸。”

钟昆领头在前，三人紧跟在后，沿着蜿蜒小道一路疾行，赶往涓山南坡。

文漪向来耐不住寂寞，没话也要找话说。才走了没几步，她便扭头问道：“哎，寄秋，你现在还上学吗？”

“不上了。”

“那你和我姐一样，也是插队知青？”

“不是，我没那个福气。原来是农民，现在还是农民。”

“那昆昆大哥呢？”

“你快点走，去问大哥。”寄秋朝前努努嘴，钟昆远远走在前面，一步顶他们两步。

文漪瞪了表哥一眼，紧追上去，扯了扯钟昆的衣摆：“昆昆大哥，你走那么快干嘛呀，我们都跟不上了。”

钟昆没回话，依旧迈着大步，速度却放缓了。

文漪喘了口气，回到了刚才的问题：“昆昆大哥，你是不是知青？”

钟昆边走边应：“算是吧。”

“算是？什么叫算是呀？”

“畹香她们是插队知青，我是回乡知青。同为知青，享受的待遇不同。”

乐湄也赶了上来，好奇地问道：“咦，都是上山下乡，怎么会不一样呢？”

“这还用问，上级规定的呗。凡是属于国家统一安排的知识青年，到农场的，有工资，到农村插队的，有安置费和第一年的钱粮补助。像我这样自愿回乡的，名义上是知青，却什么都没有。而像寄秋这样在农村中学毕业的，就更别提了，连知青都称不上。”

“不合理！”文漪有些愤慨，也有些疑惑：“昆昆大哥，那你干嘛不去插队呀？”

“怎么说呢？插队有插队的好处，回乡也有回乡的好处。回乡知青的待遇差一些，但至少可以和家里人在一起，各方面有个照应。不像畹香她们，被扔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真遇到难处，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小姑娘家家的，只好哭鼻子了。”

“可不嘛，我姐来信说，一到夜深人静，她就想家，想得心口疼。我看她的信纸上都是斑斑点点，肯定是眼泪水泡的。”

“怪了，值得哭成那样吗？她们插队的地方又不远，想家就回家看看呗。”

“怪谁呀，还不怪你妹妹。我姐信上说，钟明要她们坚持扎根农村，天天下地干活，不让她们回家。”

“唉，又是钟明。”钟昆叹了口气：“畹香跟她在一起，就认倒霉吧。”

(4)

“阿嚏！”

“喔呦，钟明，有人念叨你了。”畹香斜卧在田埂上，一手托着腮，一手捶着腰。

“阿，阿…，阿嚏！”钟明捂住半张小脸，深凹的眼窝里憋出了泪水。

“你不会着凉了吧。”躺在另一侧的柳絮伸手摸了摸钟明的额头，又在自己前额上比较了一下：“啊呀，好像有点发烧呢。”

“没事儿。就是有点累了。”钟明用手背抹了抹眼睛。

连钟明都说累了，畹香和柳絮更感到浑身酸痛，骨头散架，腰都不是自己的了。

星星还在眨眼的时候，妇女队长的哨子就像催命一样，在她们耳边尖叫。来不及漱口洗脸，披上棉袄急急出门，朦胧中跌跌撞撞，随着队里姑娘媳妇们来到村头秧田。她们脱掉鞋袜，打着赤足，踩在冰凉刺骨的水稻秧床里，一把一把地薅出秧苗，用稻草扎成一捆捆小腿粗的秧把子。昏黄的马灯下，草蛾飞，蛤蟆叫，蚊虫叮，蚂蝗咬。一口气干到东方泛白，匆匆赶回知青点，扒拉几口昨夜的剩饭，又来到千年的老沔田。和生产队里的妇女们一样，她们弓着腰，塌着肩，一人守一条秧趟子，把绿油油的秧苗插进浑黄的泥水里。日头越升越高，绚丽的阳光照在沔田上，眼发花，人打晃，腿肚子抽筋，手指头肿胀。抬眼看看，嫩绿的秧苗在水面上起舞。回头望望，秧趟子还是那么那么的长。好不容易挨到田头，刚想伸直腰肢喘口气，又见队里的妇女们早已开了新趟子，把她们甩下了三五丈……

一连数日下地插秧，她们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披星戴月”，什么叫做“风吹日晒”，什么叫做“精疲力竭”，什么叫做“面朝黄土背朝天”。她们才真真切切地品尝到当农民的滋味，只有一个字，苦，苦不堪言！

“阿，阿嚏！”钟明又打了一个喷嚏。

畹香支起疲惫的身子，看了看泪眼模糊的钟明，关切地说：“钟明，你累就别硬撑着，下午回家歇歇吧。”

“没关系，我坚持得住。一会儿桂芝姐来了，喝几口热汤就好了。”钟明强打精神，还是显得有气无力。

柳絮坐起身，手遮额前，朝远处看去：“桂芝姐还不来，我都快饿死了。”

她们期盼的桂芝姐姓姚，是大队支书的侄女，和她们住在同一个知青点。姚桂芝原来在县中读高二，毕业返乡务农，按规定当属回乡知青。但姚支书是个有心人，见三个城里来的女娃年纪小，便跟公社打了个招呼，以照顾城里女知青之名，把自家侄女也算作插队知青，落户在钟明她们这个知青组。且不论姚支书此举是否出以公心，姚桂芝倒的确像个大姐姐，和三个小姑娘相处得很融洽，也把她们照应得很周到。这不，从村里到这片沔田有两里多路，为了让小妹妹们省点气力，姚桂芝要她们在田头好生歇息，自己赶回知青点烧饭了。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在特别容易饿。”听到柳絮喊饿，畹香也感到饥肠辘辘。她按了按瘪蹋蹋的小肚子，不好意思地说：“过去我一顿只能吃一小碗饭，现在两大碗都不够呢。”

柳絮戚戚一笑：“那有什么奇怪的，现在体力消耗多大呀。再说啦，吃了一冬天的咸菜，肚子里的油水早就刮光了。”

“还真的是。过去我看到大肥肉犯腻歪，现在想想都馋得慌。”

“等这阵忙完了，咱们一起回明都。让甘奶奶做一锅红烧肉，咱们好好解解馋。”

“好啊，我奶奶做的菜才好吃呢。”

正当畹香和柳絮沉浸于精神会餐时，钟明高声喊道：“哎，你们看，桂芝姐来了。”

远处一溜坟头旁，转出一个不高不矮的大姑娘。她肩挑竹扁担，前后两只小萝筐，走得急，脸蛋红扑扑的，两条齐腰的大辫子随着扁担晃荡。

“桂芝姐。” 畹香高兴地招手。

“哎，姑娘们，开饭喽。” 姚桂芝的嗓门又脆又亮。

人饿极了，顾不上说话，也顾不得吃相。一转眼，瓦盆里不见一粒米，瓦罐里不剩一口汤。

“呵呵，这么干净，我也用不着洗碗了。” 姚桂芝一边朗声大笑，一边把饭碗收到箩筐里。

“桂芝姐，我还没吃饱呢。呃。” 柳絮做出一副可怜样，却忍不住打了一个饱嗝。

“小妮子，撑死你！” 桂芝拍了拍柳絮的后背：“我告诉你们，再这样吃下去，咱们的米可不够了。”

“真的？” 柳絮不敢相信。

“那可不。你们光知道喊饿，这几天我煮饭下的米，早超出定量了。”

畹香皱起眉头：“哎呀，要是咱们都不够，那他们男生怎么办，还不饿坏了？”

柳絮咧嘴笑道：“嘻嘻，别人兴许还凑合，只怕那头猪要饿死了。”

“哪儿来的猪啊？” 畹香不解。

“顾建军呗。我听薛涛说，顾建军吃起来像头猪，一个人比他们三个还吃得多。他们吃不消，已经和他分灶开伙了。”

“喔哟，那他一个男生，又要干活，又要烧饭，蛮可怜的。” 想到那个在涓山救过自己和妹妹，下农村后又多次帮她挑过水、扛过柴草的大男孩，畹香不禁感到分外同情。

“哟，歇歇吧。” 柳絮瞟了畹香一眼，讥笑道：“可怜别人，你不看看自己成啥样啦？先可怜可怜自己吧。”

柳絮的话虽然有点刻薄，却也是大实话。畹香用不着看自己，只要看看又黑又瘦的柳絮和钟明，就知道自己成啥样了。

时间过得好快啊，一眨眼，她们已经在这个称作“圩塘”的村落里插队四个多月了。圩塘村坐落在江边，地势低洼，全靠堤坝拦住江水。村里数百户人家，公社化后按自然村组成了一个大队，下辖5个生产队。一至四队都在村里，只有第五生产队远在三里开外的“圩头”，一处不到百户的小村庄，姚桂芝的爹妈就在那里养猪。女知青组分在第二生产队，男知青组分在第四生产队。

刚下来的时候，队里没准备，所有知青只好借住在社员家。春节过后，知青点建好了，大家才搬入新居。房子盖得匆忙，用料也马虎。干打垒，毛竹梁，土墙上留出两个洞，蒙上塑料化肥袋，当作透光通气的窗。每组三间房，堂屋吃饭、开会、学毛选，两边睡房，垒几层土坯，铺上稻草作床。屋旁还有一间小厨房，里面支一台二眼灶，放一只大水缸。然而，两个知青点并没有建在一起，当间隔了一条小河，河东男知青，河西女知青。虽说小河不很宽，两岸鸡犬之声相闻，可从河东到河西，也得绕道村口小石桥，走上一袋烟的

路。畹香和柳絮都知道，男生组插队到圩塘村，是钟明的主意，也是她争取来的。圩塘村地处偏远，就连看场电影，都要跑到二十里开外的桃花镇。不久前她们去看县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散场回到家，天都破晓了。薛涛和董和平是附中宣传队的老队员，一个吹笛子，一个拉手风琴。有了他俩，再加上能歌善舞的柳絮和畹香，可以拉起一支水乡的“乌兰牧骑”，为这里的贫下中农宣传毛泽东思想。只不过眼下春耕大忙，累一天下来，说话的力气都没有，靠上枕头就呼呼大睡，没人顾得上唱歌跳舞啦。

看到畹香默默发呆，柳絮觉得自己刚才的话太冲，有点过意不去，便另找了个话题：“哎，畹香，你最近看到彭晓光了吗？好像有些日子没见到他了。”

“没呀，我也好多天没看见他了。”

姚桂芝笑眯眯地接上茬：“你们说彭晓光呀，他回明都了。我叔说，他当大官的爸爸妈妈放出来了，他请假回家探亲，插秧那天就走了。”

喝了一碗热汤，钟明有了力气，板起小脸谴责道：“哼，现在春耕大忙，他却开小差，逃避改造，跟他走资派的爸爸一个德行。要我说，姚支书就不该准他的假。”

“钟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姚桂芝不服，把胸前的大辫子朝后一甩：“彭晓光好几年没见到父母，想回去看看，也是人之常情嘛。我爹妈就在跟前，几天不见，我还想他们呢。你一个小姑娘，我就不相信你不想你爸你妈。”

姚桂芝这一番直言快语，惹得畹香柳絮相顾失色，钟明面如死灰。钟明家的事，一向是三个女孩之间的大忌，不仅她们自己不愿提及，外人面前更是一个字也没说过。钟明的妈妈自杀后，钟明表面上看着坚强，装作若无其事，可畹香和柳絮都知道，她半夜三更的躲在被窝里不知哭了多少回。畹香、柳絮都是黑五类子女，惨则惨矣，可毕竟父母都在，还有一个温暖的家。而钟明呢，说起来头顶着“革命小将”的光环，又是这个委员那个主任的，但在这表面的风光下，与亲生父亲决裂了，妈妈畏罪自杀了，继父也进了劳改队。比将起来，钟明更是可怜，连个写信的人、寄信的地方都没有了。

畹香担心钟明落泪，又怕她发火，连连向姚桂芝使眼色，委婉地说：“桂芝姐，我们插队这么久，哪个不想家啊。你就别惹我们伤心了。”

柳絮也机敏得很，顺着畹香的话音道：“就是，咱们说点开心的。对了，刚才说到顾建军那头猪。你们知道吗，顾建军跟咱们又不是一个学校的，为什么插队到咱们附中的知青组啦。”

“是啊，刚开始我也觉得奇怪，光荣榜上的名字是顾建国啊。下来的那天，顾建军帮我挑行李，我还认错了，以为他就是顾建国呢。”

柳絮笑道：“你说的没错，原来报名插队的是顾建国。我听薛涛说，顾建军和顾建国是双胞胎，长得像的不得了。”

“我知道，我和钟明到北京串联时，见过他俩，真长得一模一样呢。”畹香回想起天安门前送馒头的那一幕，当她眼泪汪汪忍受彭晓光羞辱的时候，一个大男孩挺身而出，从她怀里接过了馒头。只不过到了今天她还没搞清，为她解围的，究竟是顾建军，还是顾建国：“我好像听董和平说过，插队前，顾建国出了意外，把腿摔断了。顾建军是他哥，自告奋勇替弟弟插队。”

柳絮撇了撇嘴：“什么自告奋勇，说的好听，有条件呢。薛涛告诉我，顾家哥俩儿约定，等弟弟腿好了，换哥哥回去。可现在都四个多月了，顾建国还没来，他的腿伤还没好吗？”

“这么久了，应该好了吧。”畹香信口猜测。

“哈哈，这件事，你们应该问我。”姚桂芝得意地扬起眉毛。

柳絮诧异：“这事你也知道？”

“当然啦。为这事，顾建军没少找过我叔。你别说，他那个弟弟说话还真算数，写来了信，说要把哥哥换回去。顾建军拿着信找我叔，我叔说这事儿太大，队里做不了主，让他找公社。顾建军跑到公社，要领导开证明放他回城。公社知青办主任告诉他，知青名单上的人叫顾建军，不叫顾建国。你弟弟想下农村我们欢迎，可你想把农村户口迁回城市，是白天做大梦。顾建军不买账，拽住领导大吵大闹。领导来火，让民兵用绳子把他捆了，关了一晚上。第二天还是公社派人送信，让我叔把他接回来的呢。”

“天哪，这不是李代桃僵吗。”畹香惊讶地瞪大眼睛：“户口都没了，顾建军再闹还有什么用。”

“可不嘛，我叔说，天底下没见过比他更傻的了。”

“哈哈。这头笨猪，笑死我了。”柳絮扑倒在畹香身上。

钟明也忍俊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

“姑娘们，说什么呢，那么开心啊。”妇女队长和女社员们已经回村用罢午饭，又踩进波光粼粼的老沔田，抄起了绿油油的秧把子。看到女知青们纷纷起身，妇女队长大声道：“哎，你们先别忙着下田。桂芝啊，让知青们多歇会儿。你们还是为大伙鼓鼓劲，给我们唱段秧歌吧。”

“好嘞。”姚桂芝拎起小萝筐，递到女孩们面前：“姐妹们，来，抄家伙。”

姚桂芝嗓子脆亮，是乡里唱秧歌的好手。这几日，柳絮跟着她学了两支歌，畹香和钟明也能凑合着敲敲边鼓。只见四个姑娘袅袅婷婷地站在田埂上，手持碗筷，叮叮当地敲打起来。

手敲碟儿唱秧歌，
敲一声来插一棵。
汗水跟着秧苗落，
不管汗水流几多。

哎呀来，
汗水跟着秧苗落，
不管汗水流几多。

手敲碟儿唱秧歌，
敲一声来插一棵。
插到大地翻绿浪，
唱到天边起金波。

哎呀来，
插到大地翻绿浪，
唱到天边起金波…

第五十七章 茅草屋兄弟酗酒 夜幕下少女花残

(1)

“叮铃铃…”

一阵急促的振铃声，惊醒了睡梦中的顾建国。他侧身拿起枕边的闹钟，凑在眼前一看，和他设的时间一样，凌晨 5 点整。

这是一只崭新的闹钟，表盘印着毛主席头像，指针上还涂着荧光。朦胧的光线下，分针像一把绿莹莹的剑，悬在伟大领袖的脑门上。

想到这只闹钟的来由，建国就忍不住笑。爹特意托人从上海买来，原本要当作于海爷 45 岁大寿的寿礼。可拿家来后，娘把爹臭骂了一通。倒不是娘心疼钱，而是怪爹长了个榆木脑壳，事先也不打个商量，寿礼送啥都不当紧，就是不能给人“送终”。爹恍然大悟，头一次在娘面前低下了头，给于海爷另买了两瓶好酒。这只倒霉的闹钟退不掉，只得留在家了。昨晚，建国把它拿到自己屋，上紧了发条，因为他要起早过江，生怕一觉睡过了头。

铃声不闹了，建国伸了个懒腰，偏腿下了床。如今这张大板床就他一个人睡，梦里翻筋斗也摔不到地上。更让建国欢喜的是，屋里只有他一个人，想干啥干啥，想咋样咋样。不像过去，哥儿俩挤一张铺，打嗝放屁都得受着。裤头子顶出个篷，也得等到建军打呼噜，他才敢鬼鬼祟祟地掏出那个硬邦邦的怂玩意，上下其手，哼也不能哼，叫人憋得慌。

匆匆穿好衣裤，建国走进客厅。透过门下那条缝，他看见娘房间里的灯已经亮了。搬家后，地方大了，可娘还是一个人守空房。对爹来说，家就像个饭店，吃完饭，碗一推，嘴一抹，又拎着电棒回厂了。建国始终搞不清爹娘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爹不说，娘也不讲。在外人眼里爹娘是两口子，只有建国知道，打他记事起，只见过爹娘拌嘴骂架，就没见爹娘上过一张床。

“建国啊，赶紧的，早饭给你盛好了。”

“哎。”建国答应一声，坐到桌边的椅子上。

饭桌上放了一碗粥，一盘子馍，一小碟腌萝卜，还有厚厚的一摞对半子煎饼。煎饼黄灿灿的，冒出诱人的五谷香。建国知道，这些煎饼不是他的早饭。娘忙活了大半宿，专门为建军赶做的。今个是礼拜天，厂里休息，他又调了一天休，要下乡去看建军。两天前

把这个打算告诉了爹娘，爹说你早该去，做人要讲良心，娘说我儿仁义，晓得顾念兄弟。只有他最清楚，要不是建军上了套，傻乎乎地替他插队，那个下乡名额还是他的，那份“烈士断腕”的苦头就白吃了。他亏欠建军，亏得太损，欠得太多，无论如何也要回报一下，否则夜里觉都不睡安生。

可要想回报，空口白说没用，得有条件才中。在家养伤四个月，腿好得差不多了。恰在这个时候，同学齐文革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5311厂要到学校里招工了。齐文革的大哥、二哥都已经下了农村，齐师傅家只留下他这个小老巴子。建国养伤期间，全靠齐文革学校家里两头跑，外面发生的事，一件不落地讲给他听。别的事到也罢，跟他没什么鸟关系，唯独招工这件事，牵扯到他的前途和切身利益。文革说，这次分到附中的只有25个招工名额，想进厂的人打破了头。建国一听就急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拼了命也要争取。正想找爹讨个主意，爹做了一件事，让他兴奋的一蹦老高，差点又把腿蹦断了。老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前一阵建军替他挡子弹，这一仗亲爹为他打冲锋。厂革委会接受了顾浩田副主任的建议，此次招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本厂干部职工子女！就这样，建国毫无悬念地中了彩，文革也跟着沾了光，两人身披大红花，变成了光荣的产业工人。文革分到机修连，跟在他那个劳模老爸的屁股后面学钳工。建国分到电工排，在一个刚从部队复员的师傅手下当徒弟。虽说学徒的工资很低，一个月只有18元，建国还是决定，每月拿出3块，补贴给建军，让他在乡下的日子好过些，也多少减轻一点自己的负罪感。

“建国，娘给你煮了两个鸡蛋，带到路上吃。”

“娘。”建国从碗沿边抬起头：“我路上吃馍，鸡蛋留给建军吧。”

“啧啧，俺儿心眼可好，娘没白疼你，你想咋就咋吧。对咧，你爹昨晚来家说，建军肚子大，让你给他多带五斤粮票。你爹还让你给建军捎个话，叫他好好干，只要干好了，在哪儿都有出息。”

“爹今天不来家了？”

“不来啦。他一个大老粗，在大学里当领导，管人，可不易咧。”

“那中，我就不等了。”建国放下筷子。

“咋的，这就走？你吃好啦？”

“吃饱了。娘，我要赶时间过江。我打听过，江北长途车站每天到建军那儿只有两班车。误了头一班，下一班到他那儿就天黑了。”

“噫，那还不赶紧着，东西拾掇好了吗？”

“我带的都收拾好了。娘，你找个书包，把煎饼鸡蛋装起来吧。”

娘儿俩忙乱了一阵，建国左一个书包右一个书包的出了门。

换了两路公交，建国来到下关轮渡码头。他心里十分笃定，过江船一个小时一趟，自己提前了两个多小时，即便误了一趟船，也能赶上江北车站的第一班长途车。抬眼看去，

码头售票窗前，围了不少人头。他不慌不忙地走到跟前一瞧，却立马傻了眼。售票窗边上贴了一张告示：江面大雾，轮渡暂停，请旅客同志们排队候船，保持秩序，等待通知。

真他娘的晦气，他暗骂了一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等呗！来都来啦，总不能打道回府吧。这种天不由人的场合，又不是没有经历过。大串联时等火车，一等就是一天一夜。毛主席说，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想到伟大领袖的教导，建国打起精神，买了张船票，走进候船室大门。

候船室不很大，里面挤满了人。孩子哭，女人叫，鸡飞狗跳，乱哄哄。浑浊的空气中，夹杂着烟臭、脚臭、鸡屎臭。顿时，建国感到鼻孔发痒，哼哧了两下没忍住，头一昂，“阿嚏”，狠狠地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他知道这个喷嚏打得太过嚣张，肯定会遭人白眼，赶忙捂住鼻子，不敢往四周看，低下头，朝检票口方向挤了过去。

(2)

人说双胞胎会心灵感应，哪怕身处异地，在某种特定场合下，他们举止相似，反应相同，这话还真有应验的时候。就在顾建国打喷嚏的那一刻，他的孪生哥哥顾建军也昂首向天，狠狠地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喷嚏。

“老天爷。”四队长惊呼：“这雷打的，要下大雨呀。”

“嘿嘿。”建军捂住鼻子讪笑：“俺巴不得下雨咧，好回屋挺尸去。”

建军说的是实情，他困得要命，巴不得老天来一场瓢泼大雨，干不了活，回屋蒙头睡觉去。眼下三夏大忙，割麦插秧连轴转，人人起早摸黑下地干活，几天捞不到好觉睡。昨晚他在打谷场上踩了半宿脱粒机，一大早又被催命的哨音叫起，到现在眼睛还睁不开。今天的农活是起塘泥，跟着队长和一帮男劳力，把沤好的绿肥运到大田里。天热气闷，沤塘里散发出一阵阵恶臭，呛得他鼻孔作痒，脑门子发晕。

记得那还是开春时，去年套种在晚稻田里的红花草成熟了。远远看去，大田紫英英的一片，任谁见了都欢喜。董和平那个小白脸说，这种植物的学名叫紫云英，惊蛰复苏，清明开花。这一大片花海，绿如染，紫如霞，真可谓蔚为壮观，赏心悦目，美不胜收。建军听了，觉得小白脸的话酸归酸，还是挺有文采的。可队长却嘲笑道，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娃娃，只会掉书袋。要知道，这花看着艳，闻着香，沤出的肥才臭呢。你们知青刚下来，还不晓得种田人的苦。不光咱农民苦，地也跟着受累。一年两季三季种庄稼，一茬接一茬，不给地喘气，田里那点肥力都给榨干了。这红花草不是种给你们看的，而是拿来当绿肥的。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虽说绿肥赶不上人粪猪粪金贵，也比化肥强得多。化

肥用久了，地皮结板，放干水的稻田像王八壳，裂成一道一道的。种田的人都晓得爱惜地力，沤绿肥养地。用乡里人的说法，绿肥压三年，薄地变良田。

建军小时候长在农村，没少跟着村里的娃儿们到野地里拾粪，自然听说过“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句老话。可他的家乡都是旱地，浇的是粪水，压的是草木灰，没见过队长说的绿肥是个啥玩意。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眼前这一塘臭气熏天的烂泥，便是他“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这几个月，他几乎一直围着绿肥转，而且一步一个脚印，把沤绿肥的过程从头到尾走了一遭。

先跟着男劳力们来到大田，选一块临河的低洼处，挥动大锹筑沤塘。挖好的沤塘像个土坑，半人深浅，两丈见方。然后收割红花草，肩挑背扛，均匀地摊撒在沤塘里。接下来的农活建军非常感兴趣，因为队里一个壮小伙告诉他，要挣高工分，上船沤河泥。但是，沤河泥和挖沤塘、割花草不一样，它不仅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首当其冲，要会拿船，会摇橹。听说知青们想上船沤河泥，一起干活的老少爷们笑弯了腰，挖苦道，你们这些知青娃娃，啥都不会，力气又小，还是跟在女人屁股后面拉秧绳、扔秧把子去吧。建军生来脾气倔，不服输。什么狗屁技术不技术，老子就不信那个邪。于是乎，他脖子一梗，扒掉小褂，袒胸赤膊地跳上了船。

船是水泥船，橹是红松橹。教他摇橹的老汉很认真地指点道，橹中间这个小圆洞叫橹逼，船尾那根小铁柱叫橹屙。摇橹的诀窍只有一个，轻摇慢晃，逼咬住屙。以前，建军跟厂里那帮小痞子们混在一起，没少掰扯过男女之间的腌臢事，自以为脸皮磨得够厚了。可听到老汉这么赤裸裸的荤话，他都觉得臊得慌。但转念一想，要真弄个大学教授来，能把摇橹的学问讲得这么简单扼要、活灵活现吗？还是毛主席说得好，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荤点算个啥，老汉指点的门道，话糙理不糙。

为了能挣上最高工分，建军卯劲学起了摇橹，白天摇，梦里也摇。皇天不负苦心人，几天摇下来，他终于掌握了老汉传授的诀窍，把船玩得滴溜溜转了。一推一扳，手脚不乱，一俯一仰，收腹挺腰。队长见他摇得有模有样，便同意他上了沤泥船。而薛涛、董和平他们两头笨驴子学了半天没学会，只得跟着妇女们下秧田了。

哪知道，拿船不易，沤泥也要有点技术。沤泥用的家伙事叫罨子，两根毛竹撑出一个可以开合的麻布大嘴巴，唇口上还镶着铁耙子。沤泥需要两人合作，一人拿船，一人持罨。持罨子的人站在船头，把大嘴巴伸到河底，张开铁耙子，压住竹竿缓缓推进。待大嘴巴里吃满淤泥，便收紧铁耙子，将罨子拖回船帮，使劲一拎，嘴巴一张，哗啦一下倾倒在船舱里。一罨子河泥近百斤，拎得不好，力道不足，要么泥进不了舱，要么人被带进河里。可这对建军不是难事，他有一把子蛮力气。学了两日，蛮中生巧，一连串的动作得心应手，队长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罨满一船泥，接下来要把淤泥送到堆放红花草的沤塘里。这个活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却要有耐性，有长力。满舱的河泥像一锅稠稠的黑芝麻糊，攪泥用的工具像一把长柄大木勺。船靠沤塘，人立船帮，他和队长手持攪勺，连汤带水，一勺一勺地把泥浆撒在红花草

上。几个月干下来，建军晒得浑身黝黑，膀条子更粗了，手掌心布满了老茧，肚皮上也练出几块硬邦邦的肉疙瘩。

今天起塘泥，是绿肥沤成的最后一道工序。可这个活计，建军却不太感兴趣。他情愿干点别的力气活，就怕干这种臭气熏天的苦营生。他自己都整不明白，一个自小长在农村的傻小子，竟然得了个少爷小姐的臭毛病，闻到呛鼻的气味，就会打喷嚏。

“建军，发什么呆，走啦。”

建军低头一看，就在他捂着鼻子沉湎时，队长已经在他的粪簸箕里上满塘泥。看上去像一块块黑黝黝的嫩豆腐，切得光光溜溜，码得整整齐齐。

“走嘞！”他猫下腰，挑起担子，跟在队长身后，合着领头人的号子，一悠一晃地走向大田。

此刻的顾建军，已然像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小伙儿，不光旁人这样看，他自己也有了认同感。

打从被绑在公社黑屋子里的那一夜，建军的回城梦终于醒透了。他替建国插队落户，哪里只是“替”几个月，而是要赔上一辈子。他懊恼过，怨恨过，一念之差，悔之莫及。唯一让建军整不明白的是，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不知道该怪谁。怪建国？建国腿断了是实情，要自己暂时替他插队也在理，而且建国说话算话，写信来要把自己换回去。怪爹娘？爹娘逼他不假，可最后的主意还是自己拿的。再说家里并不宽裕，爹娘省吃俭用，月月给他寄钱粮，挺不容易。怪公社领导，领导也作难。没有文件，没有先例，只得攥着最高指示当令箭，一句“白日做梦”就把他打趴下啦。那么，不怪建国，不怪爹娘，不怪公社领导，还能怪谁？难能怪毛主席不成？借他十个胆也不敢。插队再苦，也胜过坐牢蹲大狱。前因后果，想来想去，顾建军不得不承认一个悲惨的结论，要怪只能怪自己，生来命贱，老天爷派的。怨天尤人之余，他也试图安慰自己，插队的又不只他一个，命贱的又不止他一人。彭晓光那样牛逼哄哄的公子哥，钟明那样大名鼎鼎的革命小将，董和平那样文质彬彬的小白脸，龚晚香那样娇娇滴滴的小姑娘，不都和自己一个屌样，裹着一身臭汗修理地球吗。人哪，就怕比。跟在城里当工人的建国比，建军觉得心里窝囊，可比起晚香他们来，他又觉得心里舒坦多了。

晚香？不知为何，建军最近常常想到晚香，而且只要一想到这个小妮子，他心里总会有点异样。他甚至冒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荒谬的念头，只要每天能看到她的小模样，回不回城也无妨。他打心底里稀罕这个小妮子，只恨自己没有孙猴子的能耐，哪怕不会七十二变，只要一变就成，变作一只蝇，白天在她身边打转，夜晚叮在她身上。不过想归想，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人家一朵娇嫩嫩的鲜花，怎会插在他这坨臭哄哄的牛粪上。而且建军看得出，董和平也在打晚香的主意，一天到晚围着她献殷勤。要论干农活，建军瞧不上那个小白脸，可令建军英雄气短的是，论才论貌，他都比那个小白脸差远了。插队落户到今天，也没捞上和晚香说过几句话。帮她挑过行李，拎过水，扛过柴草，翻泥时弄到点

小鱼、河蚌什么的，也屁颠颠地送给了河西的女娃们。可听得最多的，只有“谢谢”这两个字。不过，对建军来说，这声软软糯糯的“谢谢”，再加上女孩脸上羞涩的笑，也够他傻乐个半天，折腾个大半宿的了。

沔塘离施肥的大田并不远，挑着担子走了半袋烟，队长停住脚，把粪簸箕一抖，到地界了。建军收拢了胡思乱想，见样学样，调转扁担，就势一拎粪簸箕的中绳，两坨黑黝黝的绿肥落在黄巴巴的土地上。

“喂，四队长。”

听到有人高声嚷嚷，建军扭头一看，田埂上急匆匆走来大队姚支书。

“收工啦，收工啦。”

“支书，要开社员大会吗？”队长放下扁担。

“没时间开会。公社紧急通知，长江上游发大水，洪峰就要到了。所有男劳力马上回家，准备铺盖、工具、口粮，明天一早出发。”

“出发？去哪里？”

“吴棠堤。”

“好家伙，那可老远。”队长咋舌，接着问道：“男劳力都去，咱这圩子没人管啦？”

“公社领导说了，小局服从大局。吴棠堤垮了，县城就没了。”

“咱这儿淹了咋办？收不上稻谷，支书管饭？”

“行啦，领导有领导安排。上级怎么说，咱们怎么做，哪儿来的怪话。”

听着队长和大队支书一来一往，建军猜到了是怎么回事，插嘴道：“姚支书，我们知青也去吗？”

“去，去，长毛带把的都去。上级特别强调，这次抗洪抢险，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好课堂。你们快去准备啦，我还要招呼别的队呢。”

听到要上抗洪抢险第一线，建军立马倦意全无，显得格外兴奋。这种冒险刺激的事，最投他的脾气，最合他的胃口。更不必说，抗洪大军集体开伙，管够管饱，犯不着自己打着瞌睡煮夹生饭了。

“队长。”回村的路上，建军开心地问道：“咱这块年年发大水吗？”

“那要看老天爷的脸色了。”

“这阵子俺没见下大雨呀。”

“咱这块不下，别处下。今天不下，说不定明天后天下。防汛抗洪年年有，洪水小了还好办，水大就麻烦了。”

“水大水小？咋说？”

“洪水没不过圩，叫小水，咱只要保住堤坝，不决口就好了。洪水的水位高过圩子，是大水，咱要把圩子加高，不让水漫过来。要是水太大，挡不住，一年的庄稼就泡汤了。”

“队长，你见过发大水吗？”

“见过。”

“有多大？”

“记得那是 54 年，我还是个小孩子。那年洪水发的，嚇死人，老辈子都没见过。水头下来比人高，堤坝哗啦就垮了，一半晌淹了好几个县。咱村地势低，大水一来，房子就不见啦。水面上漂的，都是死猪，死牛，还有死人。你看那个高岗子。”队长指着离村不远的一个小土包说：“活下来的都挤在那里，没东西吃，水也不敢喝，又饿死病死了不少。后来村里人在岗子上盖了一座龙王庙，每年开春上香进贡，求龙王保佑。这些年倒还好，没发过大水。”

“龙王庙？”建军伸直脖子看去，小土包上光秃秃的：“俺咋看不到呢？”

“别看啦，叫红卫兵给毁了。人造孽，等着老天爷报应吧。唉……”

听到队长诅咒和叹息，建军不吭声了。

他之所以闭住嘴巴，是因为毁庙这种事，他也干过。当年跟着乐天、建国他们烧毁的毗卢寺，肯定要比村里的龙王庙大得多。那时只觉得热闹、好玩，根本不去想有什么后果。可今天不一样，队长的一番话，让他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

俺的个娘来，发大水？淹死人？毁庙，真的是造孽，真要遭报应吗？

(3)

天已向晚，残阳笼罩的圩塘村，暮霭沉沉，炊烟漠漠。

“汪，汪汪”。一只在村口游荡的老狗，摇晃着尾巴，向一个陌生人狂吠。

陌生人猛地弯下腰，捡起一块土坷垃。老狗见势不妙，夹着尾巴跑掉了。

这个狗眼里的陌生人就是远道而来的顾建国，他没有赶上头班车，待江面雾散，挤上轮渡，已经三个小时过去了。搭二班车抵达长途终点站桃花镇，距圩塘村还有二十多里乡间小路。好在小路紧靠江边，蜿蜒向东，用不着多问，也不会走岔。他紧赶慢赶，一路奔波，终于在日落前找到了建军的住处。

“建军。”擦着满头的大汗，建国站在门外高喊：“顾建军。”

薛涛从知青点里走出来，看了看昏暗里的身影，颇为疑惑地问道：“哎？是顾建国吗？”

“是我。”

“呵，咋一看还真分不出。”

“薛涛，你们都好吧。”

“嗯，还凑合。”

“我来看顾建军，他在吗？”

“刚才还在啊。”薛涛探头向厨房里张望了一眼：“水桶不在，他大概拎水去了。”

“哪个喊俺。”薛涛话音刚落，顾建军拎着一桶水回来了。

“建军，是我。”

“咦呀，建国。怪不得俺耳根子发热，你咋来了？”

“想你了呗。”

“想俺？说得好听。”看到建国身上崭新的短袖工作服，建军又是羡慕又是嫉妒。他把水桶重重地墩在地上，酸溜溜地说：“你现在美啦，拿着工资，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工夫想俺。”

建国脸色尴尬，心里也多少有些内疚，便腆着脸笑道：“建军，我说的是真心话，不光我想，爹娘也想你。你瞧。”他拍拍挎在两边鼓囊囊的书包：“娘一晚上没睡觉，给你烙了煎饼，熬了一罐头猪油。我还带来两瓶烧刀子，一包花生米。爹让我代表全家来看你，向你表示慰问来了。”那两只煮鸡蛋，建国没提，因为路上实在饿得慌，已经进了他的五脏腑。

听到有娘烙的煎饼，建军立马眉开眼笑。他一把扯过建国，大声喊道：“走，进屋。俺都饿死了。”

堂屋里尚未张灯，光线昏暗。饭桌上摆着两只粗陶钵子，隐约冒出饭菜的味道。

董和平站在饭桌旁，看到进门的顾家二兄弟，欠欠身，礼貌性地招呼道：“顾建国，你来了。”

“哎，董和平，好久没见。怎么，吃晚饭哪？”

“嗯，刚做好。”董和平端起桌上的饭钵：“这地方你们哥俩用吧，我和薛涛到屋里吃。”

建国不解：“你们不一起开伙吗？”

建军撇了撇嘴：“他们嫌俺吃得多，各开各的伙。俺忙到现在，饭还没烧哩。”

建国顿时明白了，伸手拦住要进屋的董和平，很诚恳地说：“哎，老同学，难得见面，大家一起聚聚吧。我带来不少吃的，大家搭一次伙，好不好。”

董和平犹豫地看看薛涛，薛涛微笑着点头道：“好吧，和尚跟着月亮，咱们也沾一次光。建国，建军，你们坐。”

虽然顾建军和薛涛他们各烧各的灶，这半年来，大家相处得还算说得过去。小磕小碰免不了，却没闹过大矛盾。不像有的知青组，为了一丁点屁大的事，吵得不可开交，打得天翻地覆。故而建国建议大家一起搭伙，建军也无尚不可。当然了，他馋娘做的煎饼，给别人吃了，心里多少有点舍不得。可这鬼天气又潮又热，煎饼放不住，没两天就起粘长绿毛。再说，明天要去抗洪抢险，工地上有吃有喝，委屈不了自己的肚子。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共产主义一把，大家伙吃他娘个痛快，喝他娘个一醉方休。

于是，建军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大刺刺地吆喝道：“薛涛，再拿两碗，咱喝酒。”

建国把书包堆在桌上，朝两侧屋门里瞄了瞄，狐疑地问道：“哎，怎么少了一个，彭晓光呢？”

董和平点燃了煤油灯，慢悠悠地答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他走了？去哪儿啦？”

“到别的地方插队去了，听说是他爸爸过去搞四清蹲点的那个公社。”

“哼哼。”顾建国冷笑：“他老子才放出来几天，就有人赶着拍马屁啦。”

“得了吧，啥马屁不马屁的。那小子不管去哪儿，还不是插队，能咋样。不说他，俺开吃啦。”建军迫不及待地解开书包，把酒瓶和煎饼掏出来，信手揭了一层煎饼，张嘴就是一口，呜嚷道：“没大葱，没大酱，可惜了的了。来，你们都来。尝尝俺娘做的煎饼，可好吃咧。”

看上去大家都饿了，谁也顾不上说客套话，每人扯了一张煎饼，鼓着腮帮子用力咀嚼，嘴里充满了五谷的香甜和远方家的味道。

(4)

天放黑了，月亮尚未升起。深邃的夜空中，数点星光时隐时耀。

河西女知青堂屋的饭桌上，也闪耀着光，一支蜡烛发出的光。龚畹香孤零零地坐在桌前，秀眉蹙蹙，唇齿微动，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未曾吟完，便已哽咽吞声，潸然泪下。

对畹香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个值得欢庆的日子。今天是六一，她的生日，一个女孩绚丽的花季，梦幻般的十七岁。可在她眼前，没有鲜花，没有蛋糕，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只有一根苍白的蜡烛，和她一样，形影相吊，滚烫的泪珠儿淌作一串。

钟明不在家。她一向是个忙人，县里召开“首届知青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她是当仁不让的代表，到大会上讲用去了。柳絮不在家。她妈妈突然生了重病，卧床不起，她赶回家照料母亲。桂芝姐也不在家。她老大不小的，父母着急，为她相了一门亲，说好今天对象登门。她们都有事，都走了，屋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了畹香一个人。

傍晚时，和平来过。他带来了这根蜡烛，道了一声“生日快乐”。这个大男孩的心思，虽然没有吐露过，畹香也猜度得到。从小到大，和平一直在她身边，上学下课，同进同出，陪着她玩，看着她笑。柳絮早就在她耳旁叽咕过，和平是你的跟屁虫，他肯定喜欢上你了。可在畹香心里，无论她怎样念和平的好，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像柳絮那样的闺中密友，喜欢也只是朋友之间的情谊而已。如果今晚柳絮她们在，她会欣然留下他，大家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但若是只有他俩，畹香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像小时候已经把话说完了，总不能拉着他一起抹眼泪吧。于是，她寻了个托词，说一天下来累得不想动，留下蜡烛，委婉地把他打发走了。

看着满脸失落的男孩黯然离去，畹香又生出了些许悔意。一个男孩子，能记得她的生日，能为她送来生日蜡烛，该是何等的体贴，何等的细腻。自己却辜负了人家的好意，冷颜相拒，会不会伤了他的心，从此变得疏远生分。况且，若让和平留下，哪怕不说话，两个人静静地坐着，也胜过自己守着烛儿，独自得黑，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念及此，她悲从中来，一声轻叹。唉，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晚香抹去腮边的泪水，心中暗忖，人要不长大该多好，何苦来这般惆怅，这般烦恼。小时候过生日，那一次不是那么热闹，那么好玩，那么开心，那么快乐，那么无忧无虑。爸爸、妈妈、奶奶、外公、外婆、文漪、雪素、和平，一曲“祝你生日快乐”，为她送上暖暖的祝福，一张张温馨的笑脸，为她带来浓浓的爱意。最难忘的那一次，还有乐湄和她的哥哥，那个把她们唤做“小丫头片子”的常乐天。那时他才多大，非要装出一副老嘎嘎的样子，想想也笑死人了。

想到乐天，晚香芳心一乱。她不甚明白，何以一想到那个大大咧咧的男孩，心里总会有一种莫名的纷扰。她记不起这种纷扰何时而来，来自何处。仁德医院的病房？童年的生日聚会？小芹姑姑的婚礼？大串联的天安门广场？排练舞蹈的附中大礼堂？马镖农民暴动队的大门前？和妹妹们一起吃打卤面的常家小楼？…？反正已经很久很久了。这种纷扰有时很奇妙，很甜蜜，有时也很可恶，很苦涩。伴随着身体发育，春心萌动，她居然无师自通，学会了用臆想和幻觉中的男孩来爱抚自己。轻揉浅摸，玉液来潮，兴致浓处，浑身悸动，颤栗不已。当她从飘渺的云端回归大地，又会深深地陷入羞耻与自责。每每强迫自己不要这样做，可时日无几，她又把持不住，因为那种电击般的瞬间太过神奇，那种痉挛中的快感难以抗拒。她不敢讲给任何人听，只得忍受自己内心上的反噬与煎熬。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一种怪病，深入膏肓，无可救药，抑或自己是个坏女孩，行为下流，思想堕落。

插队前听乐湄说，他哥哥已经去云南边疆，当上了边防军。自此山高水远，天各一方，这辈子兴许无缘与他再见。然而，见到又能怎样？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晚香了然，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嫌疑的女儿，乐天是革命军人的后代，她和他之间，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乐天于她，不过是一帘幽梦中的镜花水月，一场没有开始、没有结局的痴心妄想罢了。

罢、罢、罢。此情无缘成追忆，即便当下已惘然。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把他彻底忘了吧。也许，真把他忘了，那种莫名的纷扰就去了，自己的怪病也就好了。

晚香凄然一笑，起身走进西屋。

易安居士有言，忘了除非醉。她想起来，在桂芝姐的土坯桌上，还放着一罐家酿的米酒…。

(5)

“来来，你俩，来，干，干杯。”顾建军大汗淋漓，面色紫红，卷着舌头，把碗举向董和平和薛涛。

“我不行了。”董和平目光散乱，脸皮煞白。

“嘿嘿嘿，喝，不喝了。嘿嘿。”薛涛手舞足蹈，一个劲地傻笑。

“咋，咋啦，看，看不起俺？”

“怎么会，我头晕。”和平无力地挥挥手。

“头晕算、算个啥，小白脸，是个爷们，干喽。”

和平最忌讳别人说他不像个爷们，气血上涌，借着酒劲端起碗：“妈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干就干。”

薛涛醉眼朦胧地伸出手，指尖还没碰到碗边，身子一软，“噗通”，歪倒在地上。建国搀起薛涛，边笑边骂：“怂包，就这么点酒量还逞能。坐起来，坐好。”

可薛涛东歪西仄，醉成一滩烂泥。建国懒得管，便由他趴在桌上迷糊去了。

“来，再来。”建军拎起酒瓶子，凑在眼前瞧了一眼：“还有半瓶，都干了。”

“建军，差不多就不要喝了。”建国话音未落，身边的董和平“哇”的一声，满口的污秽喷薄而出。他一下子蹦了起来：“操，你他妈的长眼睛没有，吐了老子一身。”

董和平无力回答，胳膊伏在桌上，头枕在胳膊上，呕吐不止。

建军醉眼迷离，脖子一仰，干光了残酒，就手把瓶子一扔，口齿含混地嘟囔道：“建、建国，你买、买的啥酒，上、上头。”说完，身子一歪，也趴到桌子上不动了。

今晚的酒，虽说比不上建军，建国也没少喝，至少比薛涛和董和平他俩喝得多。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还能头昏眼花地站着。饭桌上倒了三个醉鬼，个个不省人事，建军已经鼾声大作。屋里一派狼藉，满地黏叽叽的呕吐物。建国低头看看，身上被吐得腌臢一片，闻着自己都想吐。他拧了一下麻木的腮帮子，能感到疼痛，似乎神志还算清楚。

建国离开饭桌，扶着墙，慢慢走到门口。抬头望去，皓月当空，播洒下一片清辉。夜风徐来，侵入沾满污秽的衣服，嗖嗖冰凉，阵阵酸臭。他下意识地捂住鼻子，心头懊恼。今天来看建军，本打算隔夜就走，没带换洗衣服。哪知好心好意请他们喝酒，却被吐了一身，这臭烘烘衣服还能穿着上路吗？对了，刚才在饭桌上聊到女知青，他们说女生们就住在对面，中间只隔了一条小河。娘的，既然这旁边就有小河，不妨趁着月色，到河里洗一把澡。

主意拿定，建国跌跌撞撞地来到河边，三下五除二，脱了个精屁股郎当。他把衣裤扔到水里，胡乱揉搓了几把，拧干后挂在岸边的树枝上。清凉的河水刺激了膀胱，他立起身，一边哗哗地往河里撒尿，一边吁着口哨四下张望。对面那座黑乎乎的房子就是女生宿舍吧，咦，屋里好像还有灯光。猛然间，他抖了个激灵，董和平方才的一句醉话在耳边响起，今天是晚香的生日，她一个人过，太可怜了。

龚晚香，一个人？电击一般，顾建国浑身颤栗，一股热流从脚下涌向大脑。他奋力跃起，一个猛子扎进河心，连扒带刨，游到了对岸，蹑手蹑脚地来到女知青的茅草屋旁，悄悄地把眼睛贴在门缝上。

偷窥这种事，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偷窥，是在厂配电房的小楼上。那一日，建国和师傅值大夜班。本来一道值班的还有另一位师傅，可他家儿子半夜发高烧，被老婆叫走了。到了后半夜，建国开始犯困，一个劲地打瞌睡。那天师傅的举止有点古怪，看到徒弟打瞌睡，不仅没有叱责，反倒显得格外体贴，让他守在配电房里听电话，自己外出作例行检查。趴在电话旁睡了半个小

时，建国被尿憋醒。厕所离得远，配电房后面就是一块野地，平日里电工们都懒得走动，出门转弯就把问题解决了。说来也巧，建国跑出去撒完尿，刚走回小楼拐角，突然看到一条凹凸人影，敏捷地登上楼梯。建国顿生警觉，这个人要干什么？楼上只有两间屋，一间高压配电房，一间电工休息室。看那个背影，个儿不高，水蛇腰，翘屁股，不像五大三粗的师傅。莫不成是阶级敌人，偷偷跑来搞破坏？于是，他也像今晚一样，心情忐忑，蹑手蹑脚地跟了上去。

楼上一道门缝露出灯光，不是高压配电房，而是电工休息室，里面还传出压抑的嬉笑声。建国屏息静气，竖起耳朵。

你徒弟睡啦？说话的是一个女人。

放心吧，我回来时看过，像头死猪。回话的是师傅。快，抓紧时间，把衣服脱了。

嘻嘻，看你个猴急样。

呵呵，老子就喜欢你这个浪劲。

仅凭这两句对话，建国立马明白了，师傅在乱搞男女关系。他也猜到那个女人是谁，锅炉房的女工，厂里有名的荡妇，绰号“大洋马”，平日里就和师傅眉来眼去的。听着屋里的动静，建国感到心慌意乱，万一让他们发现自己，大家的脸往哪儿放啊。可刚后退了两级台阶，建国又止住脚步。上面传来的“咿呀”声，“噼啪”声，喘息声，浪笑声，惹得他脸红心跳。终于，他隐忍不住，悄悄上前，把眼睛贴近了门缝。

电工楼老了，门关不严。休息室里那张铁架子床正对大门，天花上吊着一盏嗡嗡作响的日光灯。顿时，女人赤裸裸的大腿，男人白花花的屁股，一并闯入建国的眼中。活了二十年，他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种男女激战的火辣场面。一个深入浅出，吁吁喘气，一个上下迎合，嚶嚶呻吟。两具肉体，一丝不挂，时而纠缠在一起，时而颠簸在一道。直看得顾建国目瞪口呆，血脉偾张，浑身冒火。那一夜，他通过偷窥，懂得了男欢女爱的秘密，知道了什么叫做性交。

而今晚的偷窥，与上次相比，更令他激动不已，且无法抗拒。因为门缝里那个花儿一般的女孩，他垂涎已久，他梦寐以求。

屋里光线昏暗，只点了一根蜡烛。朦胧的烛光，仿若弥漫的云雾，女孩在云雾中翩翩起舞。天热，她只穿了一条粉红短内裤，一件素白无袖衫，清纯淡雅，好似芙蓉出水，千娇百媚，犹如桃花初绽。她抬手投足，莲步轻移。飘逸的长发，纤细的腰肢，婀娜的身段，雪白的肌肤，圆润的手臂，修长的大腿，将少女的美一展无遗，玲珑剔透。她时而含情脉脉，时而笑靥盈盈，时而颦眉楚楚，时而娇态憨憨。舞致兴处，目光惺忪，腮晕潮红，如沉如醉。足尖飞旋，光洁的额头汗珠晶莹，皓腕高抬，颤动的乳房呼之欲出……

看着看着，顾建国两眼发直，口干舌燥，充血的大脑嗡嗡作响，赤裸的身体索索发抖，一股股热浪在下腹翻滚，胯下那话儿青筋膨胀，高昂如柱。

偈云，酒能乱性，色是败真。在满腹烈酒的催动下，在花容美色的诱惑下，顾建国终于按捺不住，兽性大发，像一头急红眼的饿狼，破门而入。

“顾建军，你要干什么？”女孩一声惊呼。

没有回答。

伴随着一阵挣扎、呜咽，屋里黑了。

那只陪伴女孩十七岁生日的蜡烛，落下了最后一滴滚烫的泪珠……

第五十八章 抗洪水沉船救坝 深挖洞各怀鬼胎

(1)

比起往年，今年的梅雨季迟到了一个节气。可刚一入梅，老天爷就给人们来了个下马威。一连十几日，阴云密布，大雨绵延，山洪暴发，水位陡涨，江河堤坝险象环生。

此刻正值午饭时分，而吴棠堤大坝上，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了一溜边监视险情的抗洪民工。他们有的头戴斗笠，有的身披蓑衣，还有的光着脊梁，只穿了一条裤头。但有一点大家一样，一张张沾满泥水的面孔上，流露出疲劳、紧张与恐惧。为了护住这道生死攸关的大坝，他们已经几天几夜没敢合眼了。

长江自西向东，涂河自北向南，江河之水，交汇于吴棠堤。堤坝形如一弯下弦月，拱卫着江北河东的城乡和数十万亩稻田。这些日子，长江客水压境，涂河山洪泛滥，水位早已超过警戒线。两路洪水激烈碰撞，扭曲成一个个怒不可遏的漩涡，如同一张张吐着白沫的血盆大口。这几年人们忙着闹革命，对大坝疏于维护，护坝石多处脱落。无情的涡流肆无忌惮，一个接一个地涌上堤坝，卷走大片裸露的泥土，把堤身咬得千疮百孔。幸亏抗洪大军来得早，在大坝上夯下一排排毛竹，堆上半人高的草包沙袋，才挡住了前几轮洪水的冲击。然而，大雨还在下，洪水还在上涨。守护在堤坝上的人们都知道，更大的险情还在后头。

距大坝数十米开外的一个小土坡上，抗洪大军的临时工棚星罗棋布。工棚皆毛竹芦席搭就，粗劣简陋，外面大雨，里面小雨，里里外外，泥泞不堪。

“娘的，饿死俺了。”

顾建军捧着一脸盆米饭，薛涛拎着一桶菜汤，董和平抱着一摞碗筷，跌跌滑滑地走进圩塘村民工的一间窝棚。汛情紧急，大坝上片刻不能离人，故而民工们轮换值班，交替休息。这个当口，轮到顾建军他们一拨用饭了。

寻了一处没有积水的角落，顾建军放下脸盆，二话不说，从董和平手中抢过一只碗，舀了冒尖的一大碗饭，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将起来。薛、董二人见怪不怪，兼之也早已饿得肚皮打鼓，便各自装了一碗，顾不得冷热咸淡，连汤带饭地往嘴里扒拉。

转眼间，顾建军一碗饭进肚，又挖了满满一碗。没吃两口，他突然感到大腿根一阵奇痒，便撂下碗筷，伸手在裤裆里用力抓挠：“娘的，痒死了。”

董和平笑道：“呵呵，你也得了绣球风吧？”

顾建军瞪起眼珠：“笑嘛笑，还不是叫你俩传染的。”

“胡扯。”薛涛急忙辩驳：“我问过工地上的赤脚医生，他说绣球风不传染。”

“那为啥你俩先得，俺才痒痒。”

董和平慢条斯理地解释道：“这种病，西医叫做阴囊湿疹，中医叫肾囊风，老百姓叫绣球风，多发于风湿邪热的环境和季节。咱们一天到晚的穿着湿裤头，天又热，出汗多，再加上情绪紧张，饮食缺少维生素，很容易得这种病。就算你的体质比我们好，也躲不过去，只是迟早而已。”

“娘的，啥鬼毛病，名堂还不少。”顾建军撩开裤衩，看到大腿根处几片红斑，铜板大小，边缘上渗出血丝和黄水，不禁失声叫道：“咦呀，都叫俺抓破咧。”

“别抓了，指甲上有毒，当心感染。”薛涛劝道。

“那咋置，痒死个人。哎，你俩咋不痒？”

“谁说不痒。痒也得忍着。”董和平放下饭碗，从铺盖边摸出一个圆纸筒，走到顾建军面前：“伸手。”

“这是啥？”

“痱子粉，帮你解痒。”董和平揭开盖，在顾建国掌心上倒了一些白粉。

顾建军抬手闻了闻：“咦，怪香。阿，阿嚏。”他赶忙把痱子粉拍打在大腿根上，愉快地呻吟了两声，似乎想到了什么，神情古怪地问道：“这个病，女人得不得？”

薛涛哈哈大笑：“女人不得。”

“为啥？”

“呵呵，想知道为啥，要不要听个笑话？”

建军眼睛一亮，忙道：“中，中。”

“过去上学时，男生想逃课，就跑到校医务室要病假条，说得了绣球风，痒得没法上课。班里一个小女生听到此事，非常羡慕。她也想翘课，找不到别的借口，便依葫芦画瓢，告诉医生自己也得了绣球风。医生看着女孩笑了笑，刷刷几笔，给她开了病假条。小女生出门打开一看，病假条上写了八个字。”薛涛说到这里，停下来，笑眯眯地看着建军。

建军正听到兴头上，便急急问道：“哪八个字？”

“无球可绣，风从何来？”

“噢。”顾建军拍拍脑门，恍然大悟：“怪不得的咧，俺说咋叫个绣球风，男人有球，女人没球嘛。”

“哈哈。”看着顾建军憨憨的样子，薛、董二人前呼后仰，捧腹大笑。

“啵啵啵啵啵啵……”，一连串急促的锣声从大坝那边传来。

顾建军大吃一惊：“不好，出事啦。”

三个大小伙子冲出工棚，看到数十条人影正往大坝奔去，坝头涌现出一道白色激流。此刻尚是午后，天色却如同黄昏，灰黑一片，大块大块的乌云翻滚而来，远处闪电频频，雷声隐隐。

“快，你俩上堤，俺去弄船。”顾建军说罢，抄起杵在工棚边的一把打夯大锤，风一般地向大坝跑去。

按照大队部的分派，薛涛、董和平属于坝上民工，负责监视、维护圩塘村守护的堤段，而顾建军是船工，一旦发生决堤、管涌、漫坝，就要把载满毛竹桩、泥沙草包的水泥船撑到险区，会合坝上民工，大家一起打竹桩、丢草包，尽快排除险情。

“建军，快，解缆！”四队长已经侯在船梢，向拼命赶来的建军大声呼喊。
“好嘞。”建军将大锤扔上船，解开缆绳，一个箭步跳上船头。

沿着大坝边缘，水泥船顺流而下。水流湍急，浪涡汹涌，橹已经不起作用。四队长和顾建军各持一条竹篙，一人扣住船头，防止船行过快，一人压住船帮，防止船离岸边。

暴雨说来就来，转眼间，大风呼啸，电闪雷鸣。河面上激起无数箭头，好似蛟龙喷水，黑云中游走数道弧光，恍若金蛇狂舞。雨帘遮挡住人们的视线，只有在闪电的瞬间，可以看到远处的景物。涂河西岸的大坝上，也涌动着数不清的人头。滔滔洪水中，漂浮着连根拔起的大树、横七竖八的屋架和牲畜家禽的尸首。

然而，顾建军却不敢往别处看，因为水泥船已经逼近决堤口。

“建军，把船稳住。”四队长奋力撑住船头，竹篙弯作一张弓。

建军知道，无论如何，此刻船不能打横，一旦横过来，洪水就会发威，或将船掀翻，或卷向下游。于是，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地把船往决口处靠拢。

“建军，快，下草包。”

听到队长的吆喝，顾建军放下竹篙，跳上堆满沙石草包的船舱。一只草包至少有两百斤重，平日里要两个男劳力才搬得动。而四队长不敢松开手中的竹篙，能干活的只有顾建军一个人。只见他拎起草包两角，“嘿吆”一声，便将草包掀入决口。一只，两只，三只，……。可决口的水流太急，丢下去的草包翻了个筋斗，便无影无踪。

决口两端的民工们试图打桩拦住草包，毛竹桩还没插进坝底，就被大水冲得歪歪斜斜，根本吃不上力道。决口越来越宽，水速越来越急，民工们节节后退，眼瞅着大坝守不住了。在这个紧要的关头，神差鬼使，让顾建军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

“队长，这样不中。咱沉船吧。”

这条载重八吨的水泥船是四队去年刚刚添置的，几乎花掉了队里的全部家底。甬河泥，送公粮，拉化肥，运饲料，全靠这条船出力。村里人家办丧事，嫁姑娘，娶媳妇，也要借这条船撑门面。为了全力支援抗洪抢险，队里派出几个大劳力一路拉纤，花了两天时间才把船从圩塘村拉到这里。沉船，好比割掉四队长的心头肉。可是，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就算有，也来不及。一旦决口超出船的长度，势必坝毁人亡，想沉也为时晚矣。

于是，四队长痛苦地闭上眼：“沉！”

瓢泼大雨中，建军抡起大锤。大锤划过水面，狠狠地砸向迎水一侧的船帮。

坝头上，站着两个来自《明都日报》的记者，一人撑着油布伞，一人端着照相机。他们看到顾建军手抡大锤的威武形象，如获珍宝，连忙对准了镜头，调好了焦距。说来也巧，就在快门按下的一瞬间，天空一道闪电，在底片上留下了一个充满野性、动感十足的人物特写。

伴随着坝上民工一片惊叹、欢呼声，水泥船缓缓下沉，恰恰堵在决口上。

突然，薛涛指着对岸大喊：“你们看，那边决堤了。”

人们抬头看去，眼前汪洋一片，对面的大坝不见了，只剩下几处孤零零的垛头，在波涛上时隐时现……

(2)

这一年的洪水，虽然比不上 15 年前那场大难，也算是一场特大洪灾。自入梅以来，大雨、暴雨接连不断，雨季长达两个月，降水量较常年多了一倍有余。超强的雨水导致江河皆涨，洪涝并举。明都周边十几座水库崩溃，数百里江河堤坝决口，上千万亩庄稼被大水淹没。

不幸之幸，由于涂河西岸大坝溃决，坝下几十万亩洼地成了泄洪区，再加上东岸民工奋力拼搏，吴棠堤总算保住了。圩塘村地处吴棠下游，只出现了内涝，却逃过了洪水的蹂躏。待雨季结束，圩塘村抗洪大军凯旋归来，已经过了立秋了。

“叔，你可回来了。”

看到走进柴门的叔叔，姚桂芝急忙迎了上去。听说村里人今日归来，她早早地来到叔家，陪着婶娘东拉西扯了半天了。她之所以急着找叔叔，因为有一件火烧眉毛的事，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两个多月来，每当姚桂芝回想起那一幕，依旧气得浑身打哆嗦，而且心里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她忘不掉，可怜的畹香，蜷缩在凌乱的稻草里，衣衫不整，脸色苍白，眼神空蒙，像一具灵魂出窍的僵尸。她忘不掉，那条洁白的床单，皱巴巴地垂在床前，上面沾染着点点殷红，像一片片枯萎的花瓣。她更忘不掉，在她拼命地摇晃和追问下，畹香一头扑进她的怀里，哭得死去活来，昏厥中冒出那个畜生的名字，顾建军。她把畹香搂在怀里，看着那张绝望无助的小脸，忍不住也落下了眼泪。她责备自己，叔叔把几个小娃娃托付给她，小妹妹们唤她一声姐，她却未尽到应尽的责任。她知道，村里的男人，包括男知青，都去了抗洪第一线。要想为畹香讨个公道，只能等他们回来。哪知一等再等，一晃就两个多月。眼下已经不单单是为畹香出头讨公道的问题，更麻烦的是，畹香月事没来，开始犯恶心，想必肚子里有了孽种。

“桂芝啊，有事找叔？”姚支书把肩上的铺盖卷递给跟在侄女身后的婆娘。

“叔，出大事啦。”姚桂芝风急火燎。

“你别急，慢慢说。”

“没法不急。叔，龚畹香叫人强奸了。”

听到侄女的这句话，当叔叔的一下子蒙了。他知道，知青是毛主席派下来的，出了事，对不起娃的家长，更对不起毛主席。没承想自己两个多月没在家，村里出了这种天大的丑事，即便他领队外出抗洪，可万一知青们闹到公社、县上，他也得承担领导责任，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也就当到头了。

姚支书顿时怒火中烧，恶声问道：“哪个狗娘养的干的？”

姚桂芝咬牙切齿地吐出三个字：“顾建军。”

“顾建军？”姚支书突然神色一变。

“对，就是他。”

“什么时候的事？”

“你们抗洪出发前的那个晚上。”

“真是他吗？”

见叔叔不肯相信，姚桂芝急赤白脸道：“这还能有假，畹香亲口跟我说的。”

姚支书虽然面露疑色，心里却已然相信了侄女的话。那天早上大队集合，过了时辰，三个男知青还没到。四队长跑到知青点大声吆喝，才把他们拉扯出来。三人走起道来脚下打晃，大老远传来一股酒臭，一看就是头晚喝多了。姚支书心里暗道，顾建军胆敢干出这种下作的事，肯定是酒惹的祸。

“日妈的。”姚支书皱起眉头：“要真是那个混小子，事情还难办了。”

“有什么难办的？他犯了法，派两个民兵把他捆了，送公社就是了。”

姚支书没吭声，一屁股坐在当院的小凳上，点了一袋旱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叔，事情明摆着，你怎么不发话呢？”姚桂芝急得跳脚。

姚支书没回答侄女的问题，反过来问道：“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钟明、柳絮她们都知道，别的人我们没敢说，怕影响不好。”

“嗯，做的对，这种事关系到女孩的名声，可不好乱说。”姚支书赞许地点点头，接着问道：“钟明那丫头是个什么态度？”

“她的态度很明确，说顾建军强奸女知青，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分子。她要畹香到公社告发顾建军，把那个畜生绳之以法。”

“畹香呢？她去了吗？”

“没有，她自己不肯去，也不让我们去。问她为什么，她只掉眼泪，一句也不说。”

“好，好。看来，这事还有救。”

“叔，你说什么呢？”

姚支书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桂芝，看过这个吗？”

姚桂芝接过来一看，是一张旧《明都日报》。圩塘村地处偏远，不通电，听不到广播。大队里也没钱，只按照上级要求，定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也就是说，除了中央喉舌两报一刊，别的报纸杂志都看不到。

于是，她摇了摇头：“没看过。”

“你好好看看。”姚支书面带苦笑。

姚桂芝打开报纸，一眼下去，便傻傻地愣住了。头版大标题，《英雄赞歌—记战斗在抗洪第一线的插队知青顾建军》。标题下一篇长长的报道，报道中还有一幅清晰的照片，那张龇牙咧嘴的面孔，不是顾建军又是哪个。

姚桂芝一目十行地从头看到尾，方理解到叔叔的难处。那个畜生，眼下已经是个抗洪英雄、知识青年的光辉典范，轻易动不得了。

“叔，难不成饶了他了？”姚桂芝忿忿不平地合上报纸。

“还能怎么办，咱可不敢往英雄脸上抹黑。这样，桂芝，你把这张报纸拿回去，给女知青们看看。也劝劝她们，能忍就忍了吧。”

“忍？怎么忍？再过些日子，畹香的肚子都藏不住了。”

“什么，一个晚上，她就有啦？”

“我看八九不离十。这两天她吃什么吐什么，瘦得不成人样了。”

“唉，造孽啊。”

“叔，不管他顾建军怎么风光，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你总要主持公道吧。”

“娃都怀上了，还说什么公道？等那浑小子回来，我劝他把畹香娶了吧。”

“咋的，顾建军没跟你们一道回来？”

“没，知青都没回来。这次大洪水，堤坝毁了不少，县里要留一部分民工治河。领导点名让他留下，派他当了知青突击队的队长，怕是有一向时回不来了。”

“叔，你干脆派人把他叫回来吧。”

“你说的容易。派谁去？说啥？这一折腾，不把事情闹大啦。”

“那畹香咋办，没名没份，挺着个大肚子，怎么见人哪。”

桂芝的婶娘一直在旁边听叔侄俩说话，这一刻忍不住插了进来：“桂芝说的在理。一个没出嫁的大姑娘，挺着个肚子在村里转，那还不招闲话。传闲话的多了，公社那头就瞒不住了。”

“那你叫我怎么办？”姚支书瞪了婆娘一眼。

“要我说，不如把她送走。”

“送走？往哪送？”姚支书在凳腿上磕了磕烟袋锅：“让她回家，丢人现眼的，她肯吗？”

姚桂芝摇头：“我跟她提过回家的事，她不答应。”

“这事不难，她不肯回家，咱就送她去圩头。”支书婆娘咧嘴笑道：“大哥大嫂住在猪场，那地方僻静，平日里不见人。桂芝，回去跟你爹妈说说，让畹香在你家住上一阵。等那个姓顾的小子回来，把喜事一办，不就齐活啦。”

婆娘的话让姚支书眼睛一亮：“对呀，这倒是个好主意。桂芝，你看呢？”

姚桂芝想了想，心似不甘，嘟囔道：“这样好是好。可惜了畹香，多好的一个女孩，白白便宜给那个畜生了。”

“桂芝啊，话不能这么说。顾建军是干了坏事，该骂。可要说起这个人，看着有点笨，有点傻，但他出身好，是把子干农活的好手，这回还当上了抗洪英雄。畹香跟了他，也算不上委屈。你回去劝劝畹香，生米煮成了熟饭，好啊孬的，也只能往肚里咽了。”

“叔，怪不得你能当支书，真会和稀泥。”

面对侄女的挖苦，姚支书不以为然：“你个丫头，这么多年的书都白念了。老话说得好，万事和为贵。你让叔讲原则，告顾建军一个强奸罪，气是出了，可你掂量掂量，对谁有好处？眼下木已成舟，不如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他俩做成一对，兴许能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坏事变好事，成了知青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模范呢。你想想看，叔说得在理不在理。”

姚桂芝斜了叔一眼，却也没再言语。她知道叔的作法有道理，对畹香来说，嫁给顾建军，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可是，畹香能接受这种耻辱造就的结局吗？

(3)

常言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遗憾的是，这句老话口耳相传了两千多年，后世们却依旧我行我素，只将古训当作耳边风。这不，老天爷刚刚消停下来，人又开始自己折腾自己了。文革搞到今天，人们在各种革命口号的忽悠下，折腾来，折腾去，“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连口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只不过这一次的运动有些诡异，浓浓的政治气氛中参杂着一股战火硝烟的味道。

省革委会大会议室里，于海坐在主席台上，正在向文、教、卫系统的革委会、工宣队以及军宣队的负责人传达中央文件和省革委会的运动部署。陡然间，会议室门外警报大作。突如其来的凄厉鸣声把与会者们吓了一跳，个个不知所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有于海，一脸平静地坐在位置上，对警报声无动于衷。

警报持续了将近半分钟，尖锐的鸣声嘎然停止，一位身穿军装的小战士拎着手摇警报器走进会议室大门。他远远地向主席台上的于海行了一个军礼，扯着喉咙喊道：“报告，按照首长的命令，防空预警演示完毕。请首长指示！”

于海站起身，微笑着点点头：“谢谢你，小鬼。任务完成得很好，你可以回去了。”

“是！”小战士一个向后转，迅速离去。

会场上还在嘈嘈切切，于海双手拍击了两下，提高声音道：“同志们，请大家安静。好啦，不要开小会了。刚才的警报，是我有意安排的。那个小鬼拉的是防空预先警报，我想让同志们体会一下，有个感性认识。同时嘛，也给大家敲敲警钟，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战争迫在眉睫，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刚才，我向同志们传达了中央转发的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省革委会决定，下周六，也就是国庆二十周年到来之际，在全省范围内搞一次大规模防空演习。这次演习将按照空

袭预先警报，紧急警报和解除警报三个步骤进行。参加演习的单位有各地驻军、公安、工厂、学校、医院和机关单位。同志们回去后，要向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传达中央文件精神，并且立刻成立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紧急动员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深挖洞’运动。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强宣传工作，群策群力，通过组织参观学习、报告会、誓师会、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对人民群众进行深入持久的备战思想教育。要把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好了，我的传达到此结束。同志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于书记，我有个问题。”

于海循声看去，说话的是他的铁杆心腹，如今江南电讯工程学院的革委会副主任徐海峰。其实，不用看他也能猜到是谁，如今喊他于书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顾浩田，一个徐海峰。虽说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名头更大些，可在于海心里，与其叫他于副主任，不如叫他于书记。书记这个称谓，体现了他在党内的老资格，听上去比“副主任”响亮得多。江南电讯工程学院的革委会主任本来是八一八总指挥马本清，去年年底，根据中央关于大学毕业生分配就业的通知，他被发配到贵州一个藏在深山里的兵工厂，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第一线。徐海峰虽然还挂着个“副”字，却顺理成章地成为江电的第一把手，总揽了学校里的一应事物。

“徐主任，你说。”众人面前，于海刻意呼其职称，并去掉“副”字，以示抬举与尊重。

徐海峰感激地看了于海一眼，起身问道：“于书记，这次的‘深挖洞’运动，上级是否有个全局规划，还是我们基层单位各自为政？”

“嗯，关于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无法回答。省里刚刚成立了人民防空工作办公室，具体工作由彭博同志牵头。”

听到彭博这个大名鼎鼎的“走资派”名字，会场上又响起一片诧异声、议论声。

于海笑着解释道：“请大家不要大惊小怪。同志们应该知道，毛主席对党员干部的一贯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我们有不少老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前几年，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帮助、教育也是必要的。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们当然表示欢迎。这一次‘深挖洞’运动，彭博同志主动请缨，希望能重返战场，戴罪立功。省革委会根据他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检讨，决定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任命他担任省人防办主任。徐海峰同志刚才提出的问题，要等到省人防办的工作走上正轨之后，才能得到答案。不过，根据我对中央文件的理解，‘深挖洞’运动是一场全民运动，正如毛主席所说，防空主要是群众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等待，要只争朝夕。各单位可以先制定自己的规划，组织专业队伍，各自为战，干起来再说。徐主任，你看呢？”

“是。我们一定按照于书记的指示，立即行动。”

“好！同志们还有别的问题吗？”于海静等了几秒，见无人发问，便将手一挥：“就这样，请徐海峰和顾浩田二位同志留一下，其他同志散会！”

于海走下主席台，步出会议室。徐海峰、顾浩田如哼哈二将，紧随其后。

“浩田，有一阵子没见面了，家里人都还好吗？”于海边走边打哈哈。

“好着呢。于书记，啥时候到俺家坐坐，孩他娘一直念叨着你呢。”

“行，有机会就去看看。哎，浩田，你家建军不简单吗，当上英雄了。”

“于书记，啥英雄不英雄的，那小子就是个夯种，干起事来不要命。”

“老顾，你还别说。”徐海峰笑道：“要不是他临危不乱，当机立断，沉船堵住决口，能救下上千条性命和几十万亩稻田吗？你这个当爹的应该感到骄傲，建军的英雄称号，当之无愧。”

“嘿嘿，那小子也就这点出息，没给俺丢脸就是了。”听到老徐对儿子的赞扬，顾浩田嘴上还在谦虚，心里却得意的开了花。

“什么就这点出息，应该说虎父无犬子吗。”于海哈哈一笑，接着问道：“哎，浩田，参谋长最近在忙什么？”

今天常元凯没来开会，于海自然看得到。实际上，自从参谋长当上三江大学军宣队队长之后，凡是省里召开文教卫系统会议，参谋长总要找借口回避，能不参加就不参加。说心里话，于海也希望参谋长别来。难不成让老首长坐在台下，听当年的部下在主席台上指手画脚，岂不双方都觉得尴尬。在旁人面前，于海可以摆谱，但在常元凯面前，他实在没有这份胆气。

“参谋长今天回军区了，说司令部有些工作要处理。这些日子，参谋长一直找人谈话。俺听军宣队的同志说，他还在调查红暴的枪支问题。”

“噢，有眉目了吗？”

“好像还没有。”

听到顾浩田的话，于海和徐海峰心照不宣，相视一笑。

谈笑间，三人走进于海的副主任办公室。于海关紧房门，拿起办公桌上的烟盒，递到徐、顾二人面前：“喏，抽烟。”

“于书记，你先来。”顾浩田连忙掏出打火机。

腾腾烟雾中，于海开了口：“把你们二人叫来，有件重要的事，需要你俩配合。这件事牵扯到我们的老对头孟庆元，也涉及到我和浩田的老首长常元凯，所以咱们一定要谨慎从事，还要做好保密工作。”

于海口中那件“重要的事”，徐海峰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可顾浩田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听说这件事涉及到参谋长，顾浩田心中一紧，忙道：“于书记，你说啥事吧。只要不祸害参谋长，叫俺咋干都成。”

“哈哈。”于海朗声大笑：“浩田，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和参谋长的战友感情比你深，怎么会祸害参谋长。实话告诉你，这件事不仅对参谋长无害，还把一个天大的功劳送给他呢。海峰，你讲给浩田听听。”

这两年，徐海峰一直跟在于海身边，无论大事小事都由他经手，两人配合得相当默契。听到于海的话，他会意地一笑，三言两语，把藏匿红暴枪支的经过和目的说了一遍。

顾浩田恍然大悟，连声道：“妙，妙，真是一招妙棋。于书记，你叫俺来，是不是要俺告发，把尿盆子扣到孟庆元的脑瓜子上？”

“这盆子尿嘛，迟早是要扣的，只是眼下还不是好机会。我找你俩来，是想把这件事安排得稳妥一些。”

“于书记，有什么不妥的吗？”这下，轮到徐海峰不甚明白了。

“目前还没出问题，我所担心的是这次深挖洞。如果人们没有章法，到处乱挖，这批武器可能会暴露。暴露的过早，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徐海峰挠了挠头：“于书记，你说吧，要我们干什么？怎么干？”

“说起来很简单。浩田，你是三江大学工宣队队长，要争取把人防工程小组的领导权拿到手上。海峰，你把藏匿武器的详细方位告诉浩田，让他在规划防空洞的线路时，暂时避开那个地方。至于孟庆元嘛，权且让他嚣张几日。你们知道，那小子树敌太多。他不仅是咱们的对头，也是解放军的对头，彭博那帮老家伙们更是对他恨之入骨。迟早有一天，要么他自己出事，要么有人找他算账，而这批藏匿的武器，必将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说实话，我们藏枪的事，参谋长和军区首长不会猜不到，只不过没有证据罢了。只要我们按兵不动，他们也无可奈何。一旦时机成熟，浩田就找个借口，把挖洞的线路延伸到那里。这样，我们可以假‘深挖洞’之手，把武器暴露出来，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就算上级派人调查，也抓不到我们的把柄。同时咱们还要把文章做足，把罪名坐实，让孟庆元有口难辩，让参谋长立个大功。”

“好！”

“高！”

徐、顾二人齐声感叹，而且是由衷的感叹。对于海的本事，他们早就有目共睹，对于海的谋略，他们一向心悦诚服。

此刻的于海，可谓意气勃发，踌躇满志。钟明下放到农村，马本清分配到三线。只剩下一个孟庆元，在名声和地位上还压了自己一头。一旦把这小子搞倒搞臭，明都靠造反起家的革命左派唯我独大，舍我其谁？于海辗然而笑，长风破浪正当时，高挂云帆济沧海。把李白的那句诗改成这样，才是他如今的写照。

笑声中，于海走向书橱，从里面拎出两瓶茅台：“海峰，浩田，走，去明都饭店。今天我请客。”

(4)

明都军区王副司令的办公室里，常元凯刚刚向首长做完工作汇报。他接过王副司令扔过来的“大前门”，抽出两支，拿起桌上的火柴，为王副司令和自己点燃了香烟。

“按你的意思，是于海做了手脚？”王副司令缓缓地吐出一口烟。

“很有可能。”

“有证据吗？”

“具体证据还没有。不过根据我的调查，收缴武器的通告下发后，八一八把三江大学教学区封锁了一夜，有人看到好几部卡车开进去，后半夜才开出来。”

“找到当事人了吗？”

“没有，我还不想打草惊蛇。”

“妈了个巴子的，老子料到就是于海那小子干的好事。你说，他这样干，目的是什么？”

“照我看，这批武器，他不敢再用，也派不上用场了。他把枪藏在当年红暴的大本营，一定另有所图，正在等待时机，等待目标。”

“哼哼。”王副司令一声冷笑：“他的目标，就是孟庆元吧。”

“首长老辣，一语中的。”

“妈了个巴子的，你别往老子脸上贴金。于海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还能瞒得过你。说吧，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报告首长。”常元凯面色平静：“没有下一步。”

“没有下一步？”王副司令眯起眼睛，盯着常元凯看了一会儿，把桌子一拍：“好，好。没有，没有最好。哈哈哈。”

听到王副司令哈哈大笑，常元凯暗喜。到底还是姜老的辣，自己的想法，用不着点破，老王头心里也明镜似的。得，这件事就此打住，只要等着看好戏便是了。

“报告。”办公室外有人敲门。

“进来。”

门开了，走进来的是王副司令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胡参谋。他扬了扬手中的一沓文件：“报告首长，军委办事组发来的工作通报。”

“拿过来。”

“是。”胡参谋把文件放在王副司令面前：“首长，省人防办的彭博主任打来电话，说今晚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希望首长能莅临指导。”

“这个彭博，也会给老子添麻烦。行，你告诉他，我一定去。你安排吧。”

“是。”胡参谋行了个军礼，转身离去。

常元凯知道王副司令工作忙，也跟着站起身：“首长，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

“你等等。”王副司令手持老花镜，翻看了一下面前的文件，突然骂了起来：“妈了个巴子的。”随即把一份文件甩到常元凯面前：“你看看，要挖洞就好好挖，搞他妈的什么形式主义。”

常元凯拿起来一看，是一份关于“深挖洞”的通报。通报里除了“忠不忠，看行动”一类的场面话外，就是一连串的口号。什么“备战要备到人类解放，挖洞要挖到帝修反灭亡”，什么“大挖是紧跟，小挖是掉队，不挖是犯罪”，还有什么“我们都是受苦人，如

今翻身做主人，为了不吃二遍苦，挖洞备战打敌人”，“毛主席号召搞备战，加班加点加油干，不怕苦来不畏难，誓与帝修抢时间”，把个军委文件整得跟顺口溜一样。

他实在没有兴趣读下去，放下文件，抬头问道：“首长，这个“深挖洞”运动，如此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可有什么背景？”

“什么背景，该知道的你都知道。老毛子在珍宝岛吃了点亏，堂堂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面前丢了丑，自然不会甘心。根据军委敌情通报，他们的远东军区正在调兵遣将，图谋报复。再加上美国人在一旁煽风点火，说苏联制订了对华突袭计划，要动用中程导弹，携带战术核弹头，对我国的重要军事基地和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样一来，形势就变得严重了。”

常元凯掐灭了手中的烟头：“美国人的说法我在大参考上看到过。不过，这种高度的军事机密，刊登在他们一家民间报纸上，能信得过吗？”

“你信也罢，不信也罢，反正无风不起浪。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早作打仗的准备，总比临时抱佛脚要好。这次总理亲自挂帅，担任了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长，说明主席和中央军委对此事非常重视。”

“首长说得对，我们是该早做准备。不过……”常元凯迟疑了一下，还是把话说出口：“我有个问题，不知该不该问。”

“什么该不该，有话直说。”

“是。像目前这样毫无计划的乱挖一通，能起到防空袭、防核武器的作用吗？”

“呵呵，你这个问题该问，问的好。这也正是我让你留下来的原因。”王副司令展颜一笑：“我和司令员、政委商量过，让你暂时放下军宣队手头的工作，找几个熟悉防空和工兵业务的同志，协助省人防办制定一个大致规划和作业规程。今天晚上省人防办开会，你和我一起去。”

“是！”常元凯面露喜色。这才是他的本行，比起别的政治运动来，这个“深挖洞”运动要轻松得多、安全得多。可是，老王头口中的“暂时”两个字还让他感到不满足，便接了一句：“首长，我在三江大学没什么好干的了，你干脆把我调回来吧。”

“不行！”王副司令断然拒绝：“妈了个巴子的，于海的戏一天不开锣，老子就一天不放心。那批武器的事，你还得给我死死盯住。”

常元凯明白了，让他去三江大学军宣队，想必是王副司令刻意为之。于海指使八一八藏匿武器的事，老王头和司令、政委他们早就心中有数。同样，于海想嫁祸于人的小把戏，也瞒不过这帮老军头的眼睛。他们一直不吱声，实则揣着明白装糊涂，静等于海出手。当年在军事学院帮王副司令撰写论文时，常元凯就领教过这只老狐狸的厉害，借力打力，是老王头最惯用、最擅长的战术。

油然间，常元凯为于海担心起来。一旦他把锣敲响了，孟庆元被踢下台，那台上不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吗？

第五十九章 五一六大戏登场 红尘劫梦兰罹难

(1)

天黑了，逸凡和许大哥还没回来。在洞里干了一天，早就该饿得前心贴后背，累得不成人样了。平日里他们也没这么晚过，今天不会出什么事吧？

梦兰坐在床前，手上缝补着丈夫的裤子，心里却在七上八落地胡思乱想。针脚行至收口，她咬断线头，抖开裤腿，对准灯光看了看。唉，反正他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干活，旧啊破的别人也看不到，就这么对付着穿吧。说虽这么说，可看着补丁摺补丁的裤子，想到正在卖苦力的丈夫，她的心头止不住隐隐作痛，再这样没日没夜地熬下去，逸凡的身体吃得消吗？

按理说，“深挖洞”这件事，跟逸凡和许大哥他们这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扯不上关系。防空洞防的是帝修反，而牛鬼蛇神们被称作帝修反的走狗。为了保密，只有政审合格的革命群众才有资格加入各种名号的“深挖洞”突击队。前些日子，校园里到处贴满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标语，突击队员们满怀激情，敲锣打鼓，加班加点，轮番上阵，挖得那叫个热火朝天。连食堂的师傅们都动员起来，把大年夜的饺子送上了“挑灯夜战”的第一线。哪晓得他们白白辛苦了一场，上级派人来检查，发现挖好的洞不符合防空规范，下令推倒重来。一盆冷水泼到头上，突击队员们失去了激情，干活没那么卖力了。为了让上级指定的“样板工程”如期竣工，校革委会也顾不得什么保密不保密，把三江大学能干活的牛鬼蛇神们统统派上阵，充当了挖洞的主力军。从春节到现在，快两个月了，逸凡和许大哥他们天天大早进洞，日落出洞，连中饭都要家里人送到洞口。每晚归来，一个个的灰头土脸，再加上终日不见阳光，面无血色，胡子邋遢、人瘦毛长的，活像坟地里爬出来的鬼。好在逸凡想得开，说在洞里干活，累归累，却来得清静。要不然，眼下全国又在搞什么“一打三反”运动，一拨一拨地抓人、杀人，他们这些头戴帽子的“老运动员”，保不定还要遭什么罪呢。

唉，运动，运动，这揪心的日子，究竟哪天才是个头啊。

梦兰叹了口气，把裤子放在床头，不留神碰掉了枕边的一封信。她弯腰捡起，目光呆呆地盯着信封，上面是女儿晚香隽秀的钢笔字。这封信是晚香春节前寄来的，只写了寥寥几句话，问候家里人春节好，然后就告诉妈妈，她春节期间要参加知青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贫下中农演出，没空回家了。不知为何，每当看到这封信，梦兰总有些心神不定。自从晚香插队后，只在去年春耕大忙结束后回过一次家，蜻蜓点水，来去匆匆。一转眼又快一年了，女儿再也没有回来过，而且信也越来越少，越写越简单。她真就那么忙吗？还是，她有什么事，不愿告诉妈妈？想到孤身在外的女儿，本来就在为丈夫担惊受怕的梦兰愈发难受，莹莹泪水涌上双眸。

“妈。”

一声呼唤，惊醒了沉浸在忧伤中的梦兰。她抬头一看，文漪倚在门旁，晃动着手里的练习本：“妈，我今天的作业做完了。”

老三届下放后，学校里腾出地儿，文漪、雪素她们才跨进中学的大门。按地区分配，她俩都进了三大附中，雪素上初一，文漪已经算是初三的学生了。学校是所好学校，可眼下搞教育革命，课本里要么是毛主席语录，要么是忆苦思甜和阶级斗争，所有的课都像政治课似的。不过在梦兰看来，再怎么讲，有学上总比放鸭子强，孩子们好耍也能学到一点东西。这学期，文漪的语文老师每天都布置作业，还要家长签字，看上去挺负责的。

“拿来，让妈妈帮你检查一遍。”梦兰悄悄抹去眼泪，把手中的信放回到枕头下面。

“哎呀，有什么好检查的，你签个名不就完了。”

“不行，妈妈看了才放心。”

俗话说，知女莫若母。文漪做事一向马虎，万一写错一个字，就可能把意思弄拧了，搞不好犯政治错误。所以，当妈妈的不得不为她把把关。

“喏，你看吧，快点啊。”文漪不耐烦地把练习本递到妈妈面前。

梦兰打开练习本，翻到文漪刚刚做完的那一页。上面写到，“第五课，林副主席在《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抄写全文并回答习题”。她仔细看了一眼文漪抄写的课文，未发现错字，便把注意力放在两道作业题和女儿给出的答案上。

习题一：林副主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你是怎样理解的？

答：不搞文化大革命，资本主义就会复辟，我们就会亡党亡国。

习题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有这样一句话，“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学完这一课后，你对这段话有什么进一步认识？

答：我进一步认识到，因为林副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最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所以毛主席让林副主席当他老人家的接班人。

看着文漪给出的答案，梦兰强忍住笑，嗔道：“你这样回答，也太敷衍了事吧。”

文漪小嘴一撇，不服气地反问：“那怎么啦，你说怎么回答？”

女儿的话把当妈妈的噎住了，说实在的，她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文漪的答案，看似简单，却也切题，至少叫人挑不出毛病。罢了，言多必失，对这类关乎政治的问

题，能少说就少说两句吧。梦兰又看了看手中的练习本，这丫头的字写得歪歪爬爬，真够丑的，比起她姐姐的字来可差远了。

“行啦，就这样吧。不过，你的字也太潦草了。”

“哎呀，妈。你就别鸡蛋里挑骨头了。再过几个月，我还不是像姐姐一样，到农村插队去。字写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你快签名吧，乐湄还在外面等我呢。”

“这么晚了，你们要出去呀？”梦兰拿起床头柜上的钢笔。

“嗯，我们去看电影。”

“什么电影？”

“《宁死不屈》，阿尔巴尼亚的。”说罢，文漪抢过妈妈签好字的笔记本，风一般地掉头就跑。

“疯丫头，”梦兰追出门，跟在文漪屁股后面喊：“你不吃晚饭啦？”

“不吃啦。”一串笑声，随风而去。

“梦兰啊。”甘妈从对面屋里探出头：“先生和许教授还不回来，饭菜都凉啦。”

“兴许他们还在加班吧。甘妈，要不，你带雪素和寄爹寄妈先吃，我等他们。”

“妈。”雪素的小脑袋也从门旁挤出来：“我不饿，让奶奶他们先吃，我和你一起等爸爸。”

甘妈摸摸雪素的头，慈爱地笑道：“还是阿素孝顺。咱们一起等等吧。”

三个女人正说着话，走廊口传来拖沓疲惫的脚步声。

雪素耳尖，从房门里冲了出去：“爸爸回来喽。”

“别碰爸爸，爸爸身上都是土。”龚逸凡伸手挡住要搀扶自己的小女儿。

“爸，我帮你拍拍吧。”

“不用了，别弄你一身。我马上去洗洗，换件衣服。”

雪素睁着大眼睛朝爸爸身后张望：“哎，爸，怎么就你一个人，许伯伯呢？”

“你许伯伯……”龚逸凡吞吞吐吐：“他，他被人带走了。”

听到走廊里热闹，董瘦竹也从屋里走了过来：“逸凡，你说什么？韵来被带走了？”

“是的。不光他一个，今天下午，突然来了一伙人，从洞里带走了好几个呢。”

“来的是什么人哪？”

“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进来点名，找到人，二话不说，架起来就走，看上去蛮可怕的。”

“唉……”董瘦竹闭目长叹：“恐预池鱼之殃也。”

龚逸凡心头一惊，追声问道：“董老，您是不是听说了什么？”

“怎么说呢，也许是老夫过虑了。下午我去遛弯，听系里老师说，中央下发了一个新文件，要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清查什么？”龚逸凡没听清。

“五一六。”

五一六？龚逸凡心生疑窦，这又是什么新罪名？听董老话里的意思，许韵来被带走，莫非又是一场无妄之灾？

他刚想张口问个究竟，小女儿先起了好奇心，娇声道：“外公，什么是五一六呀？”

“外公不知道。”

“哦？不会吧。”雪素梨颊生涡，黠慧一笑：“天底下还有外公不知道的事？”

“好，好。哈哈。”董瘦竹捻着八字胡笑道：“小素儿没白跟老夫这几年，学会拿外公寻开心啦。”

雪素小脸飞红：“外公，人家说的是真的，你本来就什么都知道嘛。”

“呸，你个小丫头，外公又不是能掐会算的老妖精，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

“嘻嘻。”雪素做了个可爱的鬼脸：“如果连外公都不知道什么是五一六，那肯定没什么了不起。”她上前拉起外公、爸爸的手，小大人似的安慰道：“好啦，你们也用不着多担心，许伯伯不会有事的。”

“唉，但愿如此。不过，”老人收敛了笑容：“外公告诉你，越是不知道的事，越让人心里发毛。”

(2)

什么是“五一六”，莫说小雪素不知道，龚逸凡不知道，董老爷子不知道，就连把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颠来倒去看了不知多少遍的常元凯，也还是感到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通知第一条，便杀气腾腾地列出了七只黑手，四个军队老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个文革红人，王力、关锋、戚本禹，说他们操纵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可谓罪大恶极。常元凯想不明白，这几个过了气的风云人物，原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风马牛不相及，缘何又把他们拎出来，捆作一道，当成运动的活靶子呢？在他的记忆里，好像两年前就闹腾过一次五一六，听闻北京抓了几个挑头的大学生。莫非还是那一帮家伙，阴魂不散，死灰复燃，而且蔓延到全国？可细品通知，似乎又不是那么简单。不像前些日子中央下发的“一打三反”文件，一条一条的很明确，例举了要反对的思潮和要镇压的对象。而这个通知措词模棱，根本找不到鉴别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和界限，只强调了运动的重点，要彻底清查五一六的骨干成员及其幕后操纵者。奇哉怪哉，通知的第一条明明指出那七个人是操纵五一六的黑手，莫非还有别的、地位更高的黑后台？通知中还有一点怪异之处，说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有一个五一六，我们必须把这些反革命全部彻底地挖出来，将他们一网打尽。难道说，这又是一次全国性的大“肃反”？虽然常元凯疑虑重重，看不清通知的背后有什么名堂，但凭他的直觉，此次运动来头不小，且来者不善。

半个月前，中央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传来一份密件，点了三江大学几个人。密件声称，据北京的五一六分子交代，这几个被点名的家伙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秘密发展的地方性成员。上级密件白纸黑字，指名道姓，下面的人闻声色变，心惊肉跳，没想到五一六还真隐藏在自己身边。校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不敢怠慢，立即召开联席会，成立了相应专案组，当天就把那几个人抓了起来。连日来，专案组持续作战，废寝忘食，通宵达旦，

终于不辱使命，在一潭浑水中捞出一条大鱼。现在摆在常元凯办公桌上的，就是那条大鱼的供词，一份令人咋舌的检举名单。名单上一共列出 452 名隐藏在三江大学的五一六分子，首当其冲者，红暴司令孟庆元！

看着名单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常元凯心中烦躁，不由得暗骂一声，乱弹琴！

这份东西是前天出笼的，获得这张检举名单的专案组组长绕过了所有的人，直接送到常元凯手上。事关重大，刻不容缓。当晚，常元凯通知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主要负责人，紧急召开秘密碰头会，听取该专案小组的工作汇报。会议有意撇开了三江大学革委会，因为这份 452 人的名单上，除了孟庆元，还有三大革委会主任欧娴，以及另外几个红暴出身的校革委会成员。说来也可笑，欧娴本来是三江大学主持清查工作的负责人，前两天还在全校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声讨五一六，说要掘地三尺，寸草不留。哪知转眼之间，她自己都变成了五一六嫌疑犯。

专案小组的同志汇报说，在审查过程中，他们遵照中央通知精神，不搞逼、供、信，也没有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这份名单，完全是那个名叫许韵来的家伙主动坦白揭发的。根据许韵来的交代，他是三江大学五一六别动队的组织部长，掌握整个组织成员的名单。目前专案组正在乘胜追击，力争把隐藏在学校里的五一六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

尽管许韵来专案小组的负责人信誓旦旦，说他们没搞逼、供、信，可常元凯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些日子开会结束的晚，他住在学校安排的宿舍里，彻夜都能听到周边几栋大楼传来的叫骂声、哀嚎声。军宣队负责专案联络的队员告诉他，专案组无一例外，都对在押人员搞体罚。他们动用吊打、灌水、压杠子、过电、扇耳光、强光照射、不准睡觉等酷刑，一拨拨地轮番上阵。有的犯人被打致残，有的犯人被打得神经失常，还有一个半夜里上吊自杀，幸亏绳子断了，才捡回一条小命。常元凯心知肚明，这份名单，必定是屈打成招的假供。他调阅过许韵来的档案，一个国外留学回来的教授，文革初期就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除了挨批挨斗，哪一派也没参加过。北京传来的揭发，搞不好也是疯狗乱咬人。真他妈的难为这个许韵来了，能记得这么多人的名字。光他的那个外文系，就让他来了个连锅端，系里看门的老头都被他写上了揭发名单。运动这样搞下去，你咬我，我咬他，一咬十，十咬百，势必引起连锁反应，到了最后，洪洞县里无好人。哪怕不说以后，只讲现在，若是把这份名单上的人统统抓起来，三江大学就会变成一座大监狱，连看守人员都找不到了。

明知这份名单子虚乌有，可常元凯不想、也不敢把自己的看法表露出来。其一，他怕一言不慎，落个“包庇五一六”的罪名。其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目前这个运动不归他管。因此，前天晚上的秘密碰头会刚一结束，他就派通讯员赶回军区，将专案组的汇报记要和揭发名单交给了王副司令。王副司令是军区首长，又是省革委会主任。按以往的惯例，出了这么大的事，常元凯理应马上面见王副司令，向他的双重领导作详细汇报并接受指示。但是，他担心老王头让他取代欧娴，负责三江大学的清查工作，这无疑又是一枚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搞得不好，不仅炸得自己体无完肤，也捎带着炸死一大片人。当然啦，

他心里也清楚，这样躲着不露面，老王头会骂娘，甚至对他产生看法。可这个莫名其妙的运动过于诡谲、过于凶险，为了自保，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就这样，从昨至今，常元凯一直在瞻前顾后，惴惴不安。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老王头硬要逼他负责清查工作，他索性就采用齐霏霏教过的法子，装病！无论如何，也要躲过这一关。于是乎，这两天除了吃饭睡觉，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什么事都不管，什么人都不见。

(3)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响了。

等了一会，铃声坚持不懈，常元凯不得不抄起话筒：“喂，这里是军宣队。”

“常副参谋长吗？”

“我是，请问什么事？”

“报告首长，我是小胡。”

“噢，胡参谋，我听出来了。”司令部机要参谋的声音，常元凯还是挺熟悉。

“报告首长，针对当前的五一六清查工作，军区党委和省革委会做出三项紧急决定，在正式开会宣布之前，王副司令要我先跟首长通个气。”

尽管常元凯忧心忡忡，可他知道，天要下雨娘要嫁，该来的终归要来，躲是躲不过去的。他深吸了一口气，拿起了桌上的钢笔：“好，你说吧。”

“第一，从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三江大学属于五一六的重灾区。为了确保清查工作顺利进行，并向纵深发展，军区和省革委会决定，任命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梁适华同志担任清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即日率领专案人员进驻三江大学。第二，根据目前的检举揭发，孟庆元、欧娴等人有重大五一六嫌疑。省革委会决定，立刻免除他们的各级领导职务，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第三，三江大学革委会、军宣队和工宣队要密切配合省清查小组的工作，在搞好教育革命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挖洞运动以及一打三反运动的同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放在首位，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电话里沉寂了几秒，常元凯忍不住问道：“就这些，还有吗？”

“报告首长，没了。”

“没了？王副司令没有别的交代？”

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答道：“报告常副参谋长，王副司令骂了一声妈了个巴子，说什么好戏要开锣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没敢向首长转达。”

“哈哈。”常元凯开怀大笑：“胡参谋，请你替我转告王副司令两句话。第一，谢谢老首长。第二，有好戏，我给他送票去。”

“是。”

撂下电话，常元凯伸直双臂，舒展了一下僵硬的筋骨，顿时觉得浑身解脱，心情舒畅。太好啦，可以出去透口气了。

刚把桌上那份恼人的名单锁进抽屉，门口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外面有人大声呼喊：“常队长，常队长，在里面吗？”

常元凯快步走到门口，打开房门。门外站了两个人，一个是军宣队队员、军区政治部的李干事，另一个看着有点眼熟，却一时想不起何时见过。

“什么事？”常元凯板起面孔，他告诉过部下，这两天不准打扰。

“报告首长。”李干事急忙行了一个军礼：“有重要情况汇报。”

“说！”

“你从现场来的，你来讲。”李干事把身边的人推到前面。

“报、报告常队长。我、我是群众专政队的负责人。”说话者显得非常紧张。

听到群众专政队这个名号，常元凯猛然想起来，前些日子到防空洞检查工作，曾见到过这个家伙。当时，他正拎着皮带，抽打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抽一下，骂一句，狗日的，老子叫你偷懒。陪同常元凯的人悄声说，那个被打的老头是三江大学前党委副书记，名叫李铁山，是个老红军。常元凯当时没吭声，心里却对这个凶狠的专政队头头厌恶之极。

由于心存成见，他皱起眉头，没好气地斥责道：“少啰嗦，说要点。”

“嘎，是，是。说要点。”那人吃力地咽下一口吐沫：“我们挖出了枪。”

“什么？”常元凯心头一震：“你给我说清楚。”

“是，是。今天挖洞，我们挖到一个地下室，里面有许多枪和子弹。”

“有多少？”

“堆得满满的，怕出事，我们没敢进去。”

常元凯顿时眼睛一亮，好么，一场大戏等到今天，开场锣终于敲响了。于海这小子，还真是个当参谋长的料，情报掌握得准确及时，战机拿捏得恰到好处。

“李干事。”

“有！”

“马上通知军区司令部，派一个警卫连，迅速赶到三江大学，封锁现场，执行武器清缴任务。”

“是！”

常元凯一脚踢开右侧的军宣队办公室大门，大声命令道：“里面的人，都给我出来。”

屋里跑出来两位军宣队干部，其中一人问道：“首长，什么情况？”

“跟我走！”常元凯没时间多做解释，指着那个群众专政队的头头说：“你，前面带路！”

(4)

三江大学的防空洞位于教学区东苑的一座假山下，入口浇筑了一座水泥拱门，上端还塑了一颗红五星，看上去很庄严，很气派。近两米高的铁皮大门斜靠在假山石上，尚未

安装到位。里面干活的牛鬼蛇神们都被赶了出来，在几个看守的监督下，抱头反省似的，默默地蹲在洞旁的草丛中。

常元凯快步走进拱形洞口，顿时眼前一暗。虽然防空洞里拉了一溜儿 25 支光的电灯泡，但盏盏相距甚远，能见度还是很差。好在这个洞是省里指定的“样板工程”，地面修整得还算平坦，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前走。防空洞的大致格局常元凯心里有数，他曾和负责人防工程的顾浩田一起研究过设计图，也曾进来检查过工程质量和进度。图上标明了一条 400 米长的主洞，四条各百米的支洞，距地表土层 2 米，空袭时可容纳上千人藏身。可是，当他被带到一条支洞坑道，又看到一个新开挖的斜洞，几根圆木撑住洞口顶板，旁边站了几个佩戴红袖章的群众专政队队员。

“常队长，就是这儿啦。”

常元凯探头看了看这个开挖不久的新洞，果断地把手一挥：“你们退后。”随即对带来的军宣队干部说：“你们守在洞口，我进去看看。”

“首长，我跟你进去吧。”

“别废话，执行命令！”

“是！”

常元凯从身边一个专政队员手里接过一支电筒，独自走了进去。前行三四米，他停住脚步。妈的，还真是一座地下室，破开处半人多高，散落了一地零乱的砖头。手电照进犬牙交错的砖墙口，里面漆黑一片，显得深不可测。他弯腰低头，钻进室内。手电光下，一捆捆枪支、一摞摞弹药箱呈现在他的眼前。常元凯顿感奇怪，这么大的地下空间，怎么没听人说过？过去是用来干什么呢？他打着手电四处查看，在地下室的一角，隐隐绰绰有几级台阶。他想，那里大概就是地下室的入口了。由于担心入口处设有炸弹装置，他不敢单身涉险，粗粗看了一圈，便掉头回撤。无意间，手电光扫在一个狭长的木箱上，上面似乎贴着纸条。常元凯凑近看去，半拃宽的纸条斜封箱盖，上面写着一排歪歪扭扭的毛笔字，“红暴五一六别动队封”。左右看看，还有几只箱子上贴着类似的封条。封条看上去落满了尘土，可字的墨迹还能微微反光。

好手段！一份名单，几张封条，都冠以“五一六别动队”，再加上这批致命的武器弹药，孟庆元一伙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们一身的屎和尿。妈的，常元凯心中暗骂，私藏武器，嫁祸于人，伪造封条，落井投石，于海这一招可真够歹毒。突然，他打了一个寒颤，如今的于海，还是那个他了解的老战友吗？

退回到洞外，常元凯问道：“你们谁知道，这个地下室在什么方位？”

群众专政队的几个人相互看看，一位年纪稍长的队员迟疑了一会儿，举起右手。

“你说。”

“我估计，可能在大礼堂下面。”

“大礼堂？你肯定？”

“差不多吧。不过，我也是听后勤老师傅提到过这个地下室。过去上面是洋人的教堂，抗战时把地下室当作难民营。解放后，教堂改建成学校大礼堂，有人说地下室里死过不少人，经常闹鬼，入口就被被封死了。”

“你知道入口在哪里吗？”

“不知道，应该在大礼堂里面吧。”

常元凯指着身后的斜洞说：“人防工程的图纸上没有这条线路，你们为什么擅自改动计划？”

“嗯，我不晓得。”年纪稍长的人没敢作答，把目光转向他的头头。

那个头头急忙撇清道：“报告常队长，不是我们改的，是工宣队顾队长。他昨天来到洞里，让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往里挖。”

其实，即便专政队的头头不明说，常元凯也估摸着是顾浩田。只有身为工宣队队长的他，知道那份揭发名单，知道那个所谓的“五一六别动队”。也只有为人防工程领导小组组长的他，有权下令改变防空洞的开挖路线。而眼前这个家伙口中的“顾队长”，恰恰坐实了常元凯的猜测。

把各种迹象联系到一起，常元凯忍不住怒火中烧，七窍生烟。前晚听取专案组汇报的碰头会上，他曾一再重申，这份名单事关重大，真伪难辨，在上级领导没做出决定之前，所有与会人员一定要严格保密，一个字也不准外泄。可为了讨好于海，顾浩田这个混球连起码的组织纪律都不要了。若不是他泄密，于海不可能出手出得这么快，这么稳、准、狠。更可恶的是，他居然和于海串通一气，擅自改动防空洞的开挖路线。其目的，无非想借“深挖洞”的手，把藏匿的武器送到老子眼前，把老子当猴儿耍，他们躲在一旁看热闹。妈了个巴子的，常元凯突然想到了王副司令的口头禅，顾浩田这个混账东西，真他娘的狗改不了吃屎。往小了说，他瞒天过海地干这些腌臢事，还把他的老首长、他的长辈放在眼里吗？往大了说，他肆无忌惮地违反组织原则，还配做一名共产党员吗？

“乱弹琴！”常元凯越想越光火，指着那位头头道：“你，把顾浩田给我叫过来。”

“我？我不知道顾队长在哪儿。”

“你没长腿吗？带人去找，马上去。还有你，”常元凯指着那位年纪稍长的专政队员说：“带着我们军宣队的同志，去大礼堂，把通往地下室的入口给我找出来。”

看到军宣队首长满脸怒气，专政队的头头晓得事态严重，不敢多啰嗦，朝着部下们一招手：“还他妈愣着干什么，走吧。”

(5)

这一刻，顾浩田怎么也想不到常元凯会生他的气。反之，坐在北大楼5楼工宣队队长办公室里的他，正翘着二郎腿，抽着烟，喝着茶，看上去非常惬意，显得格外开心。

在顾浩田看来，他把这么一件大功劳拱手送给参谋长，参谋长一定会喜出望外，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置气。而且，他也没料到这件事办起来如此轻松、如此容易。不

过动动嘴皮子，打了个电话，居然一石二鸟，帮于书记扳倒了死对头孟庆元，帮参谋长找到了流落在外的武器。当然了，还捎带着，为当年儿子建国的被抓、被打出了一口恶气。

然而，仅这一件事，尚不至于让他如此开心。还有一件事，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更让他兴奋不已。他发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把他折磨了近二十年的女人。他不知道“折磨”这个字眼是否贴切，但他确信，若不是她，自己不会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会被部队毫不留情地赶出来，不会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差点饿死，不会只当一个小小的护厂队员，更不会…，更不会患上一种难为人道的隐疾。

昨天在防空洞口，他看见了这个女人。他早已记不得她叫什么名字，可那个拎着饭盒的纤纤背影，依旧那么美，朦朦胧胧，好似仙女下凡。就在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复活了，胯下那话儿又有了勃勃生机。

这么多年，他不敢碰女人，不是不想，而是那熊玩意不给他长脸，女人的边还没沾到，它先自顾自地垂了头、泄了气。他不敢到厂里看医生，因为他知道，这事儿太丑，一旦传了出去，自己的脸皮也就丢尽了，以后在厂里无法见人。早些年，他曾偷偷找过江湖郎中。郎中指着他半死不活的老二说，你这毛病我治不了，多半不是命根上的，怕是心里头中了邪。他承认江湖郎中说得在理，因为自己并没有变成太监，那熊玩意也不总是无精打采。只不过，每当他欲火焚烧时，他只会想到那个朦朦胧胧的仙女，情不自禁地抬起右手，舔吻掌缘上那几枚细小的疤痕。这些疤痕，是她咬的。照理说，切肤之痛，刻骨铭心。可怪异的是，这些疤痕带给他的，并非是昔日的懊恼与伤痛，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欢愉和快感。只有在这只手的套弄下，那熊玩意才能打起精神，让他一振雄风，一柱擎天，继而一泄如注，一败涂地。他知道，若说自己有病，他的病根，就是这个女人！

顾浩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时隔二十年，老天爷再一次把这个仙女送到他眼前。死死地盯着女人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树丛深处，他方回转过神。唤来两个专政队员，几句话一问，就盘出了女人的底细。回到工宣队办公室，立刻派人调来她丈夫的档案，薄薄的履历表上，居然让他发现了一个泼天的秘密。奶奶的，一对狗男女，伤风败俗，禽兽不如！气愤之余，他又为自己的发现沾沾自喜，不消说她丈夫的名字也出现在那份五一六名单上，仅凭“乱伦”这一条，就可以把她死死地捏在自己的手心里。昨晚一高兴，拎回家两瓶好酒，正好建国在家，便让儿子陪着喝两口。看到爷儿俩高兴，念春也有眼力见，忙不迭地整了一桌好菜。爷儿俩守着好酒好菜，你一杯，我一杯，酒言酒语，信口胡吣，喝得个意乱神迷，干得个酩酊大醉。

然而，此刻的顾浩田，已经清醒如常，没有半点醉意。他掐灭烟头，手捧茶杯，含了一口浓茶，把双脚翘在书桌上，头靠椅背，闭目养神。朦胧中，他似乎又回到双江镇那个夜晚，皎洁的月光下，前面的女人青丝飞舞，衣裾飘飘，裙摆下露出一双小腿，雪白圆润，柔软的丝绸紧紧贴在身上，凹凸起伏…。尽管他的脑袋里充满了邪念，尽管他的下腹隐隐发胀，但他非常清楚，今天，他没醉，一点也没醉。他不会再犯和上次一样的错误，鱼没吃到，反沾了一身腥，弄得个身败名裂。如今他大权在握，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像猫捉老鼠那样，抓了放，放了抓，直到这个女人俯首帖耳，乖乖就范。

“嘟嘟”，有人敲门。

“顾队长，人带来了。”

顾浩田缩回双脚，放下茶杯：“带进来。”

“进去！”门开了，一个女人被推搡了进来。

顾浩田走到门口，对来人交代了一句：“好，你先下去吧，有事我叫你。”随即，他关上房门，转身拉过一张椅子，对神情惶恐的女人说：“你别紧张，坐。”

女人一言不发，轻轻坐下，眼帘低垂，目光投向足尖。

顾浩田双手环抱于胸，眼睛斜睨，打量着眼前的女人。

俺的个娘来，一晃快二十年了，她咋养的，还像画片上的仙女一样，那么白，那么嫩，那么好看，那么撩人。他突然感到口干舌燥，便转回到桌旁，咕嘟咕嘟，一气灌了几大口浓茶，籍以压抑身心的骚动。

稍事平复后，他翘起后臀，斜靠桌沿，开口问道：“你叫啥名字？”

“虞梦兰。”

“龚逸凡是你啥人哪？”

“我丈夫。”

“噢？你丈夫。你知道他是一个五一六分子吗？”

女人依旧垂着头：“不知道。”

“不知道？那俺告诉你，有人揭发，他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女人坚定地答道：“不可能。”

“为啥不可能？”

“逸凡只是一介书生，胆小怕事，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哼哼，说啥哩，他胆小怕事？说给鬼听，鬼都不信。”顾浩田一声冷笑：“俺问你，龚敖天是你什么人？”

女人猛地一惊：“龚敖天？”

“对呀，龚家坳大名鼎鼎的土匪头子龚三爷，你不会不认识吧。”

女人深深地埋下头，消瘦的肩头微微颤抖：“他，他是我丈夫的父亲。”

“这么说，龚敖天是你的公公了？”

“嗯。”

“好，很好。俺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和龚逸凡啥时候成的亲？”

“1952年。”

“说具体点。”

“嗯，1952年春节。”

“呵呵，52年春节，有点意思，有点意思。”顾浩田阴阳怪气地笑了笑，侧身拿起桌上的一张纸，一字一句地念道：“龚逸凡家庭主要成员，长女，龚晚香，1952年6月1日出生。”紧接着，他把脸凑到女人面前：“你说说看，你俩成亲才4个多月，咋就把孩子生出来了呢？”

“我……”女人嘴唇哆嗦，欲言又止。

“哼，俺料你也说不出来。”顾浩田恶狠狠地说：“那个龚三爷，不是你的公公。你是他的小老婆。你的大女儿，是你和龚三爷的孽种，对不对？”

女人惊恐地抬起头，尖声叫道：“你胡说！我不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俺胡说？”看到女人惊慌失措的可怜样，顾浩田油然升起一种报复的快感，他微微一笑：“你认识俺吗？”

女人睁大迷惑的双眼：“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你仔细瞧瞧。”顾浩田再一次把脸凑近女人。

女人躲闪，依旧摇头。

顾浩田的面皮抽动了两下，似笑非笑，把右手伸到女人眼前。

“你是…？是你！”女人似乎看到了鬼，立马脸色煞白，神情崩溃。

“不错！就是俺。”顾浩田洋洋得意：“你骗得了别人，骗不过俺。想不到啊，一个土匪头子的小老婆，先跟了老王八，又跟了小王八…”

女人猛地站起身，充满泪水的双眸冒出怒火：“你无耻！”

“好，好，骂的好。”顾浩田拍了两记巴掌：“俺无耻，那你呢？你那叫啥？乱伦！如果俺把你的事说出去，可就有好戏瞧了。锣鼓一响，大丫头上场。俺可就知不道咧，她管你丈夫叫爹呢，还是叫哥？哈哈…”

恶毒的羞辱，狰狞的狂笑，居然让女人收敛了怒气。她左右环顾了一下，平和而冷静地问道：“你说吧，你究竟想干什么？”

女人超乎寻常的冷静，倒把顾浩田搞蒙了。本以为她会哭、会闹、会撒泼、会抱着他的腿求饶，怎么也想不到她会发出如此一问。说实话，他还真没想好想干什么，至少不是现在！

他挠挠脑袋，嘻皮笑脸地反问道：“你猜猜看，俺想干啥？”

“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只知道…，”女人目光凄楚，凄楚中流露出一丝嘲笑：“我死了，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没待顾浩田反应过来，女人拔腿向门口冲去。顾浩田张手要拦，哪知女人身形一变，绕过书桌，冲向另一扇门，一扇通往五楼阳台的门。

阳台门没关，女人冲到阳台上，奋身向下扑去。

女人的举动，全然出乎顾浩田的意料，看似柔弱的她，性情竟如此刚烈。他来不及多想，急步赶上，一把拉住女人的后衣襟。女人反手相搏，拼命挣扎。惯性之下，二人撞向阳台栏杆。木头栏杆业已腐朽，无法承受生命之轻，呻吟未尽，颓然崩塌。

一个女人，一个男人，纠缠在一道，从高高的5楼一坠而下，落向那片承载人世间一切苦难的沉沉大地…

第六十章 闻父亡建军发狂 万念灰畹香投江

(1)

“唠唠唠唠唠唠…，唠唠唠唠唠唠…”

如歌般的呼唤，在圩头五队的猪场响起。

龚畹香从木桶中舀出猪食，小心翼翼地倒进食槽。隔着一堵齐腰的土坯墙，猪儿们挤作一团，长长的嘴巴吧唧吧唧，争抢那一瓢瓢酸馊的汁水，搅腾起一阵阵熏人的臭气。硕大的木桶旁，有一只扁口竹篮，里面躺着她出生不久的儿子。孩子睡得很香，粉嘟嘟的小嘴时不时地抿动。每抿一下，胖乎乎的脸蛋上就露出一抹甜甜的笑意。

讨厌！看到几只绿头苍蝇围着竹篮飞来飞去，畹香急忙放下手中的猪食瓢，挥手赶开苍蝇，轻轻地把孩子抱进怀里。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她，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女孩，花儿未曾绽放，便告别了姹紫嫣红的春天，告别了含苞吐蕊的花季。虽然怀里的小生命带着耻辱的印记，可当她凝视着那张纯净无暇的小脸，烦恼，没有了，羞辱，忘却了，时间，静止了。她的双眸，像清澈透明的湖水，荡漾起一道道母爱的涟漪。

“畹香，畹香。”

听到那清脆悦耳的呼叫，畹香就知道是姚桂芝来了。她恋恋不舍地收回凝在儿子身上的目光，轻声回应道：“桂芝姐，我在后院。”

姚桂芝飞奔而至：“哎，畹香，喂猪哪。”

“嘘，你小声点，别吵醒了孩子。”

“哦。”姚桂枝压低嗓门：“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我爹妈呢？”

“青饲料没了，大爷大娘上圩子打猪草去了。”

“噢，不管他们了。你马上跟我走，我叔有事找你。”

“等一下好啊，我猪还没喂完呢。”

“哎呀，有你这么磨蹭的吗？”姚桂芝走上前，拎起木桶，“哗啦”一下，把大半桶汁水倾倒在拥来挤去的猪头上：“好啦，走吧。”

“喔哟，有你这么喂猪的吗。”畹香莞尔：“桂芝姐，姚支书找我什么事啊？”

“叔没跟我说，看着挺急的。”

“那好吧，我把宝儿放回屋里。”孩子还没有正式的名字，接生那天，桂芝妈妈把哇哇啼哭的婴儿捧在手心，轻轻唤了一声宝儿宝儿乖，孩子便安静了。畹香觉得神奇，也就随着大娘，把儿子唤作了宝儿。

“把宝儿一个人丢在家，你放心吗？”

“我刚奶过。”畹香挂着一脸小母亲的幸福：“宝儿吃饱了，有的睡呢。大爷大娘一会儿就回来，没关系的。”

放下孩子，掩好房门，两人出了猪场。姚桂芝一马当先，健步如飞。

“桂芝姐，你走慢点。”晁香连追带赶，气喘吁吁。

“哟，瞧我这记性，忘了你刚出月子。”

“那倒没事，大娘把我调理得好着呢。不过，你干嘛这么急啊？”

“不是我急，是我叔急。我叔说，河工结束了，男知青今天回村，顾建军那小子也回来。他家从明都来了人，有要紧事说。”

听到“顾建军”这三个字，晁香止住脚步，迟疑道：“那……，我就不去了。”

桂芝转身拉住她的手：“不行，我叔说，你一定要去，这事跟你也有关系。”

晁香一愣，什么事，那么要紧，还跟自己有关系？

搬到圩头的那一天，桂芝姐就告诉过她，叔想撮合她和顾建军，还说只有这样，才是对大家都好的结局。当时的她，只想哭，只会哭，只能用泪水洗刷心头无尽的委屈。惨遭污辱，又怀身孕，这接连的打击，令她六神无主，几欲崩溃。钟明让她上告，柳絮劝她打胎，支书要她认命，未经世事的她，茫然无助的她，真不知道该听谁的。怕家人蒙羞，怕爸爸妈妈担心，她也不敢写信告诉家里。走投无路，她只能逃避，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所有的屈辱与羞耻扛在自己身上，把所有的怨恨和痛苦埋在自己心里。在猪场的日子里，她就像一个哑巴，默默地帮大爷大娘干活，静静地看着肚子越变越大。突然有一天，队里的老母猪下崽了。看到那一头头可爱的小猪娃在母亲身边拱来拱去，她也感到一个小东西在腹中蠢蠢欲动，竟让她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与惊喜。也就在那一刻，她做出了决定，无论今后有多苦、有多难，也要把孩子生出来。如果顾建军向她赔礼道歉，认这个孩子，她就同意姚支书的建议，接受那个“对大家都好的结局”。虽然这种结局令她心头滴血，但至少有一点，聊以安抚她那颗破碎的心。顾建军出身好，有他当父亲，自己的孩子不会被人叫做“狗崽子”。

可是，听桂芝姐语焉不详，晁香心里犯起了嘀咕。冷不丁的，顾家为什么要来人？姚支书为何要把她和顾建军招到一起？莫非，姚支书把事情挑明了，顾家来人，要见她和孩子，要偿还顾建军欠她的这笔孽债？

想及此，晁香神情尴尬：“桂芝姐，顾……，明都来的人，你见到了？”

“见到了。”

“男的女的？”晁香揣测，来人究竟是顾建军的父亲，还是他的母亲。

“男的。”

“长什么样？”

“我没来得及细看，就让叔打发来了。不过远瞅着，岁数不大。”

“会是他弟弟顾建国吗？”

“应该不是吧。你们不是说过，顾家哥儿俩长得像一个人吗。我看明都来的那个人，一点都不像，瘦的像猴子。”

“瘦的像猴子，那会是谁呢？”晁香喃喃自语。

姚桂芝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从畹香迷茫的大眼睛里，她看出了明显的变化，从起初的疑惑变作不安。其实，她也和畹香一样，一路上都把心吊在了嗓子眼，因为她从未见过叔叔刚才那种惊惶失措的神情、那张愁云密布的苦脸。

她担忧，明都来的瘦猴子，怕是夜猫子进宅，没安好心。

(2)

果然不出姚桂芝所料，那个明都来的瘦猴子，还真是夜猫子进宅。只不过，他也是受人之托，充当了一个不祥的信使而已。

当他看到匆匆闯入大队部的顾建军，苍白的脸上泛起潮红，胆怯地招呼道：“建、建军，你…，你回来了。”

“噫呀，齐文革，你咋来啦？”顾建军喘着粗气。

“建、建国叫我来的。给、给你带信。”

“信寄来不就得了。啥事啊，还劳驾你专门跑一趟。”建军咧嘴傻笑。

“大、大事。”

“信呢？”

齐文革指着墙角说：“在、在支书手里。”

顾建军这才注意到，大队部的角落里，窝着一团浊烟。姚支书蹲在地上，手握烟袋，弯腰驼背，正在大口大口地吞云吐雾。

他走到烟雾前，把手一伸：“姚支书，俺的信咧？”

姚支书缓缓地抬起头，递给顾建军一张纸，嘴唇蠕动了一下，却没发声，又把头埋在裤裆里。

作为大队支书，队里知青的家中出了大事，他本应说上两句话，至少也该安慰一下。可他没开口，因为他实在想不出该说什么，更不敢乱说什么。明都带来的信，他看过了，是那个名叫齐文革的男孩主动给他看的。几行读下来，姚支书有点犯迷糊，纸上写的，与其说是一封信，不如说是一份手抄的大字报。虽然里面有几个字连蒙带猜，但大致内容姚支书看懂了，也惊呆了。旱地拔雷似的，炸得他两眼发直，头皮发麻。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都死了。男人是个英雄，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重于泰山。女人是个土匪婆，为了阶级报复而行凶，轻如鸿毛。可信上没说明白，泰山和鸿毛为何死在了一道。信里有四个字，“鲜廉寡耻”，姚支书知道，这是形容那个女人不要脸，因为她淫乱家门，先嫁老土匪，又嫁龟儿子，还给老的小的生了一窝孽种。最让姚支书震惊的是，死掉的两个人里，男人居然是顾建军的爸爸，女人居然是龚畹香的妈妈。奶奶的，这种烂事，摊在谁头上不好，怎么就偏偏落在他俩身上。原来他俩就有一笔没算清的冤孽债，如今又新添了不共戴天的阶级仇。见鬼去吧！姚支书心头暗道，旧恨新仇的，还给他俩撮合个啥，不闹出人命就烧高香了。

出人命？陡然间，姚支书冒出一身冷汗，心里头后悔不迭。日妈的，纰漏啦！这大把年纪，都他妈活到狗身上去了，怎么就昏了头，让侄女去喊龚晚香了呢。这种场合，该让晚香那丫头躲得远远的呀。不行，得赶快迎出去，拦住桂芝她们，绝不能让那一对生死冤家见面。

“爹呀……”

一声凄厉的哀嚎，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姚支书抬起头，看见顾建军跌坐在地上，撕扯着汗衫，捶打着地面，号啕大哭，像一头受了伤的野狼。

此刻的姚支书，根本无暇顾及顾建军。他站起身，刚要迈脚，猛地看到大队部门口涌来一帮人。跑在前面的是两个男知青，董和平和薛涛，后面跟着钟明、柳絮，门外还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老人和孩子。姚支书知道，眼下春耕大忙，河工暂停，知青们都回来了。他也听侄女说过，董和平一直偷偷地喜欢龚晚香。看到董和平满脸的煞气，姚支书暗道，情况不妙，要出大事了。他赶忙走上去，想拦住闯入的人群，可还是慢了一拍。只见董和平一个箭步，窜进大门，直奔顾建军身后，抬腿就是狠狠地一脚，把顾建军踹了个嘴啃泥。

“顾建军，你他妈的混蛋，臭流氓。”董和平脸色煞白，一反平日里的文质彬彬，双手叉在腰际，气急败坏，破口大骂。

这也难怪，出河工的日子里，他给晚香写过几封信，却一直没有回音，隐约中觉得哪里不对劲。方才回到知青点，刚放下行李，柳絮她们就来了。得知顾建军强奸晚香一事，董和平顿时气血上涌，怒火攻心，根本顾不得听柳絮多做解释，拔腿就跑，找顾建军算账来了。

顾建军正在悲痛万分，哭得死去活来，陡然挨了一脚，搞不清发生了什么，扭过头呜呜嚷嚷地骂道：“浑球，你置啥？”

董和平气得浑身发抖：“你是臭流氓。”

“啥流氓？俺咋惹你啦。”

薛涛也跑到董和平旁边，一脸愤慨地呵斥道：“顾建军，你他妈的装什么糊涂。你侮辱了晚香，不是流氓是什么？”

顾建军愈发不解：“你说啥，啥叫侮辱？谁是流氓？”

钟明从两个男孩身后挤了出来，手指顾建军厉声道：“你是流氓！说你侮辱是对你客气，你那叫强奸女知青！”

“啥幌子？强奸？俺强奸谁啦？”

钟明怒目相向：“你强奸了龚晚香！”

顾建军一个骨碌爬起来，手指钟明的鼻子骂道：“放你娘的狗臭屁！俺一直在河工，啥时候强奸啦？”

这当口，人群里挤进来姚桂芝，她和畹香刚刚赶到。在门外听到顾建军矢口抵赖，她拉扯着畹香走进大队部，劈头盖脸道：“顾建军，你个无赖。畹香把你的孩子都生出来了，你还不认。”

听到侄女的话，看到脸色苍白的龚畹香，姚支书心头一沉，完啦，完啦，要出大事啦。

顾建军脸上白一道黑一道，嘴角抽搐，活像个冤死鬼。他抹去鼻涕泪水，惨笑道：“今个这是咋啦？一会儿说俺强奸，一会儿又蹦出个孩子。怎么着，你们是不是还要赖俺杀了人？”

“无耻！无赖！”姚桂芝气愤已极，想也不想，一把将畹香推到众人面前：“畹香，告诉大家，谁强奸了你，谁是孩子他爹？”

畹香面色惨白，浑身颤抖，低头不语。

“说呀，你说呀。”
被逼不过，畹香轻声吐出三个字：“顾建军。”

虽然她的话音不高，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愤怒、鄙夷的目光一齐射向顾建军。

“婊子养的。”顾建军恼羞成怒，冲到畹香面前，抬手就是凌厉的一巴掌，将女孩打翻在地：“孽种，跟你那个娘一样犯贱！”

“顾建军，你凭什么打人？你干的事你不认，还是不是个男人？”姚桂芝义愤填膺。

“你让她自己看看，她娘是不是个婊子，她是不是个孽种。”说罢，顾建军把手中的信纸扔到畹香面前。

董和平急红了眼，趁其不备，冲到顾建军面前，朝他脸上就是一拳：“臭流氓，干了坏事，还敢打人。”

顾建军疯了一般，歇斯底里地大叫道：“妈了个逼，就算是老子干的，你们敢咋样？日奶奶的，你个小白脸，也敢跟老子动手，皮痒痒啦。”吼罢，他左右开弓，朝着董和平的脸上就是两记老拳，接着扭住董和平的胳膊，一个大背跨，把董和平狠狠地掼倒在地。

在一片惊呼和叱责声中，董和平翻身爬起。他抹了抹嘴边的鲜血，两眼冒火，拎起身旁的板凳，又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躲在一旁的齐文革见事不妙，生怕建军被砸，一把抱住了董和平的后腰。

“住手！”姚支书大喊一声。
“别打啦！”薛涛也冲了上去，看似劝架，却牢牢地抓住顾建军的一条胳膊。

刹那间，大队部里人仰马翻，乱作一团。

没有人注意到，在几个男孩大打出手的时候，畹香捡起落在地上的那张纸。看了一会儿，她猛然捂住嘴，大滴大滴的泪珠落下，浸透了纸面。

她默默地将纸撕得粉碎，形同槁木，状若死灰，如尘如埃，悄然离去……

(3)

一连数日，阴雨绵绵，天公惨淡。

蒙蒙细雨中，一辆挂着明都军区车牌的北京吉普缓缓开出 5311 厂大门。

常元凯坐在驾驶员身旁，双目紧闭，眉心深锁。在他的脑海里，还在回放着刚刚结束的追悼会，还在拼凑着死者留下的支离破碎。

“沉痛悼念顾浩田同志”的黑色挽帐下，堆满了雪白的花圈。雪白的花丛里，他似乎又看到了那个娇小的女人，白衣如雪，长发低垂。遥远模糊的记忆中，他似乎又捕捉到那种难以形容的美，那种让人心疼，让人怜惜，让人看了又想看，却又舍不得摸、舍不得碰的美。可朦胧的幻觉转瞬即逝，女人不见了，记忆消失了。那种难以形容的美，化作一地鲜红的血水……

当年在双江发生的事，常元凯记得，于海也记得。在追悼会上，他俩只是对望了一眼，默默地点了点头。他们心照不宣，此时此刻，一切的话都是多余。无论那个男人是什么东西，无论那天在五楼上发生了什么状况，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姑且不论顾浩田是他们的老部下、老战友，他们也必须站稳立场，维护一个老战士、老工人、劳动模范、革命造反派，以及一名共产党员的声誉。代表省革委会致悼词的于海神情凝重，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一切的罪名统统加在那个女人身上，把英雄、烈士的称号送给了那个男人。

她有罪吗？常元凯在双江审问过那个女人，自然了解她的身世，知道她是土匪头子的小老婆。仅凭这一点，断她有罪，也未尝不可。只不过，在常元凯的内心深处，隐隐存在着几多疑问。事发第三天，案情还没调查结束，三江大学里就出现一份大字报。大字报写得非常煽情，字字血，声声泪，揭发了涉案女人的真实面目，指出顾浩田之身亡，绝非流言中所谓的调戏妇女、失足坠楼，而是一场蓄意谋杀，一场血淋淋的阶级报复，一场时跨二十年，从龚家坳剿匪到明都清查五一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大字报署名烈士家属，常元凯心知肚明，念春没这个能耐，此文必定出自于顾家老二顾建国之手。可他纳闷，大字报里提及的人和事，龚三爷、小老婆、龟儿子、乱伦、孽种……，有些自己都不了解，他一个孩子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这么详细？况且，顾建国不像在胡编乱造，因为大字报的揭发有理有据，时间人物地点处处吻合。看来，肯定是顾浩田事先摸清了这些原委，当作闲谈的笑料，抖露给他的儿子。把所有的碎片连在一起，常元凯拼凑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画面。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今天，无论顾浩田说了什么、干了什么，那个背负“土匪婆”、“乱伦”等滔天罪名的女人，除了一死，断然无路可走了。

“首长，到家了。”

常元凯睁开眼睛，吉普已经平稳地停在家门口。

查缴完那批武器后，他的军宣队工作终于画了一个句号。王副司令把他调回司令部，还额外开恩，批给了他一周的假。前些日子忙碌不休，他感到胃疼加剧，体力不支。今天若不是去参加顾浩田的追悼会，他肯定呆在家里，狠狠地睡上两天两夜。

客厅里亮着灯，常元凯走到客厅门口，看到齐霏霏和乐湄都在。奇怪的是，女儿没像往常一样扑过来，却一动不动地坐着，挂着一脸的泪水。再看看妻子，她紧紧握住女儿的手，似乎也是心神不安。常元凯疑惑，一向不识愁滋味的小丫头，今天受什么委屈啦？

听到动静，齐霏霏转过头：“哟，你回来了。”

“嗯。”常元凯走进客厅，摘下军帽，挂在门旁的衣架上。

“追悼会开得怎么样？念春还撑得住吧？”

按理说，齐霏霏也是顾浩田的老战友，还沾了一层亲戚关系，本该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可教育局突然召开揭批五一六大会，不准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缺席。无奈之下，她只得托元凯给念春带个话，表达自己的歉意与哀悼。

“还行吧。就是…”常元凯皱起眉头，欲说又止。

“怎么啦，出事了？”

“没出事，是念春胡来。开完追悼会，她趴在棺材上又哭又闹，不让送火葬场。”

“为什么？”

“建国说，他娘要求厂领导照顾烈士子女，把建军调回来，顶替浩田。”

“那结果呢？”

“还能有什么结果，于海做了工作，厂领导同意了。”

“这个念春，还真会…”

“臭不要脸！”一直默默流泪的乐湄突然打断了妈妈的话，尖声喊道：“顾建军算什么烈士子女。他是个大坏蛋、臭流氓！”

女儿突如其来的咒骂，震惊了齐霏霏。乐湄刚从学校回来，进门就是一副苦相，泪眼汪汪，问她什么都不说。可为何一提到顾建军，她就变得如此冲动，恶语相向。齐霏霏方要发问，常元凯先开了口：“乐湄，你怎么回事，无缘无故地骂人。乱弹琴！”

“我就骂他，他就该骂！”乐湄嘴唇颤抖，怒容满面。

“你这孩子，怎么跟爸爸说话呢？一个姑娘家，张口就骂，人家建军招你惹你啦。”齐霏霏也流露出一丝不满。

“爸、妈，你们知道跟顾建军他爸一起跳楼的女人是谁吗？”

“不是说…”齐霏霏抬眼看了看常元凯。

元凯跟她说过，那个跳楼的女人不是别人，就是在龚家坳抓到的那个女土匪。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浩田发现了她，找她调查情况，她拒不合作，负隅顽抗，才发生了坠楼

的惨剧。不过，齐霏霏记得清清楚楚，浩田在那个女人身上犯过错误，故而对阶级报复这种说法，她将信将疑。

常元凯避过妻子询问的眼光，冲着乐湄脸一板：“乱弹琴！你管她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她是文漪的妈妈。”

“你说什么？”齐霏霏万分惊愕：“那个女人是文漪的妈妈，小虞？”

看到妻子女儿的神色，常元凯感到非常意外：“怎么回事，你们都认识她？”

“天哪，想不到，太让人想不到了。”齐霏霏感叹道：“我们早就认识了。小虞、龚教授、甘妈，还有三个丫头，多好的一家人呐。乐湄的名字，还是龚教授起的呢。小虞那么年轻，说她是土匪婆，怎么可能？乐湄，你没搞错吧？”

“妈，你说什么呀。文漪亲口告诉我的，她眼睛都快哭瞎了。”

“唉，可惜，太可惜了。”齐霏霏连连叹息。

想来也对，小虞长得那么美，肯定是浩田口中的那个仙女。朦胧中，齐霏霏好像又回到了仁德医院的产房，又看到了那一幅细腻模糊的剪影，美丽动人，恬淡娴静，手里的竹针上穿下挑，为乐湄编织着粉红色的小毛衣……。忆及往事，悲从中来，她的眼眶里涌出点点泪花。

“乱弹琴！”看到妻子女儿的哀痛样子，常元凯心里来气：“你们是怎么回事？啊？立场站到哪儿去啦？乐湄，你给我说清楚，就算死的是你同学的妈妈，那也是大人的事，跟顾建军有什么关系？”

爸爸的呵斥，令乐湄格外委屈。她没理睬爸爸，扑向妈妈的肩头，泪珠儿断了线似地冒了出来：“妈，畹香姐也死了。”

“你说什么？畹香也死了？”齐霏霏惊讶不已，扳起女儿的小脸追问道：“她怎么死的？”

“畹香姐跳江自杀了。”

“跳江？为什么？为了她妈妈？”

“不是，是让顾建军逼死的。顾建军强奸了畹香姐，还有了孩子。可他不承认，骂畹香姐是孽种，打了畹香姐。畹香姐就跳江自杀了。”

虽然女儿边说边哭，泣不成声，齐霏霏还是听明白了。天哪，真是祸不单行。畹香，多好的一个女孩，怎么说没就没了。她再也忍不住，高声骂道：“这个建军，怎么和他爹一个臭德行。元凯，他是你们常家人，你就不管一管？”

听到女儿的哭诉、妻子的责问，常元凯似乎也有所触动，但他还是理不清这里面的关系，问道：“你们说的那个畹香，是龚家的长女吗？”

齐霏霏含泪点头：“是啊，她还到咱家来过呢，你见过的。”

常元凯来不及回忆是否见过那个女孩，继续问道：“建军骂她孽种，你们知不知道，她究竟是谁的女儿？”

乐湄吃惊地睁大泪眼：“爸，你什么意思？畹香姐当然是龚叔叔和阿姨的女儿了。”

“你闭嘴。”常元凯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本来我不想说，可不说清楚，你们不了解事件真相，还跟在里面瞎掺和。根据省公安局的调查报告，那个姓虞的女人曾经是大

土匪龚敖天的小老婆，云南剿匪时被我军抓获。在押送回原籍的途中，龚敖天的二儿子伙同另外的土匪把她劫走，还打伤了我军的押送人员，放火烧毁了我军设在龚家坳的哨所。后来不知何因，她潜逃到明都，又嫁给了龚敖天的大儿子，也就是那个从国外回来的龚教授。从出生年月上推测，他家的长女，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畹香，是那个女人和老土匪的孩子。建军骂她一声孽种，也不算冤枉她。”

这下轮到齐霏霏吃惊了，说小虞当过土匪的小老婆，她相信，因为双江发生的事，她也记得。可后来的这些事，简直是天方夜谭。她承认，如果元凯说的是真的，那小虞就不是好女人了。妈呀，畹香是小虞和老土匪的女儿，文漪和雪素是小虞和土匪儿子的孩子，这不是乱伦又是什么?!

可不知为何，一道灵光从脑海里闪过，她禁不住脱口问道：“出生年月？元凯，你们怎么推测的？”

“根据户口登记，龚家长女出生于 52 年 6 月。按这个时间推算，在我们攻打龚家坳之前，那个女人已经有了身孕。”

齐霏霏皱起眉头，略作思索，继而连声惊呼道：“哎呀，错了，错了，大错特错了。畹香不是 6 月 1 日出生，她的生日是我让小虞改的。”

齐霏霏的话，让常元凯和乐湄一起愣住了。乐湄摇着齐霏霏的手：“妈，怎么回事，你快说，你快说吗！”

齐霏霏定了定神，回忆道：“那年，小虞带着畹香报名上小学，学校说孩子年龄小，没同意。正巧路上遇到我，我就给她出了个主意，让她把孩子的年龄改大，结果就报上名了。让我想想，我想想…。对了，小虞好像说过，畹香是 12 月生日。天哪，你们也不调查调查，可冤枉死人了。”

齐霏霏的话，好似一个启示，居然令常元凯从模糊的记忆中回想起当年审讯材料上的另一个细节。据龚家的老佣人交待，在龚三爷强娶小太太的婚礼上，小太太拒死不从，拿剪刀自杀，被一个老尼姑救活了。后来小太太跟了老尼姑，带发修行，一直住在龚家佛堂里。如此说来，什么“土匪婆”、“乱伦”等罪名统统子虚乌有，那个女人可能真是被冤枉了。前两天交接工作时，听军宣队的同志说，那个女人跳楼的当天，她的丈夫就被抓进专案组，已经被整得神经失常了。而且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三江大学有一千多人上了五一六的黑名单，三百多人关进了专案组，十几个“五一六分子”自杀身亡。冤枉，冤枉的又何止是她一个！文革搞到今天，多少人死于非命？天底下的冤魂还少吗？

想到这里，常元凯突然感到胃子里一阵痉挛：“唉。我累了。”

说罢，他丢下泪眼汪汪茫然相顾的妻子女儿，转身出了客厅，走上楼梯。

(4)

“爸爸，回家吧。”

北大楼前，龚逸凡仰卧在杂乱湮芜的草窠中，像一具死不瞑目的僵尸，一动不动，无神的眼珠呆呆地望着暮霭茫茫的天空。

雪素蹲在爸爸身边，清纯的双眸饱含着泪水，秀美的面容布满了哀伤。

“五一六”专案组的人说，爸爸神经失常了。因为他不吃不喝，不哭不闹，整日里叽咕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疯言疯语，听着令人发疹，呆滞的目光直勾勾地盯在每一个审讯他的人脸上，看着叫人心慌。关押审讯了一周，专案组一无所获，怕再惹出人命，便把浑身屎尿奄奄一息的爸爸拖出牢房，扔到七舍门口。从那天起，爸爸就像个无法自理的孩子，全靠奶奶和雪素照料。可他又像一个固持己见的老人，每天都来到妈妈死去的地方，痴痴呆呆，一躺就是一整天。人人都说他是疯子，只有雪素相信，爸爸没疯。就像外公说的那样，爸爸得了病，一种自我封闭症。他逃离了这个悲惨的世界，把自己的魂灵封闭在只有他和妈妈的黑洞里。

看着爸爸空泛的目光，看着爸爸花白的乱发，雪素心如刀割，泪如泉涌。

妈妈死了，大姐死了，爸爸“疯”了。接二连三的灾难，恍如天崩地裂，一股脑地降临到这个小女孩身上。多少天啊，她在哭泣中入睡，又在噩梦中哭醒。醒来之后，她突然发现，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家了。没有了爸爸的呵护，没有了妈妈的疼爱，没有了欢声笑语，没有了无忧无虑，这个遍体鳞伤的家，已经变成一副千钧重担，狠狠地压向她稚嫩的肩头。奶奶年迈，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忘性越来越大了。外公外婆也老了，相帮着出主意还成，别的都需要她来照顾。本指望二姐能当顶梁柱，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岂料得知大姐自杀身亡的第二天，她就不见了踪影。也就在那一夜，校门口的大批判专栏火光冲天，熊熊烈焰烧毁了那张污蔑妈妈、害死大姐的大字报。雪素猜得到，这把大火是二姐放的。二姐出了气，一拍屁股跑了，把家丢给了她。一个无法自理的爸爸，三个年迈体弱的老人，已然让雪素忙得焦头烂额，哪知雪上加霜，家里又多了一个人，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按二姐气头上的话，一个无父无母的小孽种。

孩子是和平哥哥和柳絮姐送来的，大姐投江自尽的噩耗也是他们带来的。腮帮青紫的和平哥哥说，全怪我，只顾跟那个流氓打架了，没照看好碗香，怪我，全怪我，碗香，我对不起你…。话没说完，和平哥哥捂着脸，转身就跑了。满面泪水的柳絮姐说，当时乱作一团，谁也想不到碗香会寻短见，等大伙发现她不见了，觉得不对劲，赶到江边，圩头上只找到这孩子，你姐已经…。说到这里，柳絮泣不成声。队里派人派船，沿江寻了几十里，只找到岸边一只鞋。柳絮姐解开襁褓，从小薄被里取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你看，这个血淋淋的“恨”字，一定是你姐投江前，咬破手指写的。你要把这张报纸留好，等孩子长大，告诉他，照片上这个坏蛋，就是害死他妈妈的凶手！

当时的雪素，早就哭得昏天黑地，根本听不进去什么孩子、什么凶手。待外公外婆把她从昏沉中唤醒，她才彻底地明白过来，眼前这个哇哇大哭的小生命，是大姐的骨血，又是一个坏蛋的孽种。问外公，怎么办？外公说，这个孩子不能留。老人的道理很简单，这孩子是个“黑”人，上不了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无法养活。即便大人们省吃俭用，将他养大，以后也上不了学，找不到工作。退一步说，我们留下孩子，千辛万

苦把他培养成人，万一有一日孩子的爸爸来要儿子，给还是不给？留下这孩子，迟早是个麻烦，是个惹事的根苗。小素儿，莫怪外公心狠，只有把孩子送到孤儿院，方能一了百了。可是，奶奶像是遇到了宝，把孩子抢了过去，一口米汤，一声“大少爷”，谁也不让碰，搂在怀里不肯放手。雪素知道，奶奶又在犯糊涂，把这个小娃娃当成小时候的爸爸，她自己回到了当奶妈的角色。雪素也知道，如果二姐在家，冲她那个疾恶如仇的脾气，早把这孩子扔出大门了。而自己呢？眼下龚家只有她一个能做主的人，她该怎么办？留还是不留？

当雪素犹豫不决时，一件神奇的事发生了。孩子伸出胖胖的小手，紧紧地攥住她的手指头，睁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对着她笑。看着孩子令人怜爱的笑脸，雪素的心化了。大姐把孩子留在岸边，不就是想让他活下去吗，他可是大姐留在世间的唯一骨血啊。对雪素来说，这是她头一次忤逆外公，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在她的央求下，外公无奈地苦笑，好，好，留下吧。老夫给这孩子起个名字，龚辛。辛者，大罪也。然极则必反，但愿这孩子能反其道。

天色暗了。爸爸还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雪素抹去眼泪，把脸俯在爸爸眼前，勉强出一个温柔的微笑：“逸凡，回家吧。”

雪素知道，只有当她假作妈妈的口吻，爸爸才会听话。

此时此刻，她，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女孩，已然领悟到那个悲剧作家说过的话，对勇气的考验不是去死，而是活着。她，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的小女孩，也深深地理解了外公说过的话，活着，大不易啊。

第六十一章 效孙膑装疯卖傻 疑栽桩不甘顶缸

(1)

马镖镇口，青石官道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踮着脚向北边张望。

夕阳西下，绚丽的晚霞映照在他们的脸上，变幻着殷红与橘黄。

“寄秋。”女孩扯了扯男孩的衣袖：“昆昆大哥还不回来，不会出事了吧？”

“乌鸦嘴，别瞎说。”男孩侧过脸，瞪了女孩一眼：“你要饿了，先回去吧。”

“不，我要等。昆昆大哥不回来，我不放心。”

看着文漪憔悴的小脸、可怜兮兮的模样，陈寄秋嘿然无语。这个平日里没心没肺的小表妹，居然也会说“我不放心”啦。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闯祸，害得她自己逃避在外，连家都不敢回，害得大哥东奔西跑，为她打探传递消息。不过，尽管寄秋心里埋怨文漪行事鲁莽，却能理解她的所作所为。家中迭遭惨祸，亲人含冤而死，那种悲哀，那种仇恨，对谁来说，都是肝肠几断，都是刻骨铭心。依文漪的性子，她一定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来。放把火算什么，要真让她碰到那个害死畹香的坏蛋，她敢冲上去拼个你死我活呢。寄秋暗自嗟叹，自己是个男儿，论起胆气，却比不过一个小姑娘。但是，活在这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世道里，他更认可钟老师说过的话，对你们年轻人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学习，是观察，是忍耐，是等待，而不是以身犯险，甚至飞蛾扑火。

“哎，你看，是不是昆昆大哥回来了？”

“哪儿呢？”寄秋觑起眼睛，远处一片渺茫。他知道，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差了。

“来了，是昆昆大哥。”文漪雀跃欢呼，撇下尚在努力张望的寄秋，撒腿跑了过去。

终于，一个眇忽的影子，出现在寄秋的视线里。油然间，他心头涌起一股酸楚，舅妈说过，等到农闲时，要带他去配一副眼镜。岂料言犹在耳，却已天人永隔。舅妈的音容笑貌，他再也听不到，再也见不到了。

“寄秋，回家吧。”

钟昆骑着咿呀作响的自行车，摇摇晃晃地从寄秋身边驰过。文漪坐在后座上，搂着钟昆的后腰，晚霞映照出一脸灿烂的笑。寄秋揉了揉眼，默默地跟在车后，朝镇里跑去。

(2)

马镖中学宿舍的井台旁，摆放了一张小餐桌，几只小竹凳。钟永康斜靠在离井台不远的毛竹躺椅上，翻来覆去地看报纸，显得有些心神不定。叶小芹坐在餐桌旁，怀抱着两岁多的儿子，一口一口地给孩子喂饭，时不时地朝前院门口膘上一眼。时逢双抢，学校放了农忙假，宿舍里只剩下他们一家。房间小，夏日里又闷又热。故而一到日落，全家人便坐在当院吃晚饭。今天若不是昆昆外出未归，一家人早就用过饭，围在一起聊天纳凉了。

听到前院传来动静，小芹掉头一看，欣喜道：“哟，昆昆他们回来了。老钟，喏，你看着小山，我去端饭。”

钟永康急忙放下报纸，起身接过儿子，迎向走进来的孩子们。

“昆昆，见到你龚叔叔啦？”

“见到了。”

“他怎么样？好点了吗？”

听得出爸爸语气里的焦虑与关切，钟昆迟疑了一下，嗫嚅道：“好了一点吧。雪素说，龚叔叔不往外乱跑了，整天躲在黑屋子里。”

“你没和他说过话？”

“没有。我只隔着门缝看到龚叔叔的背影，他的头发全白了。”

“唉，一夜白头，他心里苦啊。”钟永康一声叹息：“让你问董老的话，你问了？”

“问了。”

“董老怎么说？”

“董爷爷没说别的，让我给你带来一幅字，说你一看就明白了。”钟昆把自行车靠在墙上，从斜挎的书包里抽出一小卷纸，纸质很差，一看就是那种粗制滥造的大字报纸。

钟永康怀里抱着儿子，不方便，便道：“你打开，让我看看。”

纸卷展开，是一张小斗方，上书四列行楷：

宾雁来时月满洲，
于今雁去月如钩。
雁来雁去何时了，
月照离人又白头。

书法遒健老道，却无款无印。

此时的钟永康，根本没心思欣赏董老的书法，只将目光盯在诗上，细细品咂其中的寓意。雁来月满，雁去如钩，雁来雁去，离人白头，从字面上看，倒也与逸凡和梦兰的悲惨遭遇相吻合。他记不清这首诗何人所作，只觉得诗中意境虽好，却并非上乘，且重字太多，更重要的，和他所问之事对不上号。莫非，这里面还有别的含义不成？想到这一层，

他猛然回忆起逸凡和梦兰婚礼上的一幕。那天晚上，董老曾送给新人一帧条幅，上面只写了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真心”。当时，他就看出董老在玩析字游戏。真心为慎，老爷子暗喻新人，须当“慎”字当头。难道说，这张斗方上的小诗又是董老在打哑谜吗？

儿子带来董老的一句话，“你一看就明白了。”

一看者，首入眼也，当为“宾雁来时月满洲”。在这句诗里，可合成一字的，似乎只有“宾”和“月”。“宾”和“月”？妙哉。钟永康眼前一亮，顿时猜到了董老的谜底，不由得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却原来，董老暗示于他，逸凡在效法遭受膑刑的古人孙膑，装疯卖傻也。不错，惟有装疯，逸凡才能逃出五一六专案组的牢笼，留下一条命。否则的话，梦兰不在了，若他也出事，家中老人孩子们怎么办？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念及此，钟永康的笑容又变得苦涩难堪。当初，要不是自己把逸凡从德国硬拉回来，他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自己一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火热的革命事业中”，居然一语成谶，将他的一生投进水深火热。同为“火热”，却是南辕北辙，多么巨大的反差，多么辛辣的讽刺啊。

看到爸爸阴晴不定的神情，钟昆感到奇怪，爸爸让他向董老询问龚叔叔的病情，董爷爷却抄了一首诗，这里面是不是有点文章？于是，他脱口便问：“爸，董爷爷写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嗯……”钟永康犹豫了一下，既然董老打哑谜，对孩子们还是不要说破为好，便敷衍道：“你不是说，你龚叔叔的头发全白了吗。月照离人又白头，大概是说你龚叔叔的病因吧。”

钟昆狐疑地看了爸爸一眼，还想张口，忽然感到腰间一麻。他掉过头，看到寄秋给他使了个眼色，身边的文漪眼泪汪汪、面容凄楚，便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来来来，都过来吃饭，大家边吃边说。”叶小芹动作麻利，饭菜业已摆上了桌。

“小姑，有凉白开吗？我渴死了。”

“秋儿，去，给你哥盛一碗绿豆汤。我刚用井水拔过了。”

文漪抢先道：“我来，我来。”

寄秋微微一笑：“小姑，以后大哥的事，你就叫文漪好了。”

“什么话，人家文漪是客。”看到文漪如此殷勤，小芹也笑了，却抬手轻轻打了寄秋一掌：“你也别闲着，去，给大伙儿盛饭。”

“好嘞。”

(3)

天色暗了，人都都饿了。小院里静了下来，时不时地响起碗筷的碰撞声。

憋了老半天，文漪一直等昆昆大哥讲她的事，可他一句不提，只忙着闷头吃饭。文漪终于忍耐不住，抬起胳膊肘，轻轻拱了拱身边的钟昆：“昆昆大哥。”

“别闹，好好吃饭。”

文漪苦着小脸，可怜巴巴地说：“昆昆大哥，我的事，你打听啦？”

“你的事，什么事？”钟昆侧过脸，装作不解的样子。

文漪忸怩道：“就是…，就是放火的事。”

“噢，民警到过你家了。”

“民警？”文漪惊惶失措，小脸煞白。

“嗯，雪素说，前天来过两个民警，到你家调查。”钟昆端起菜汤，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放下碗，抹抹嘴，慢吞吞地把后半句吐了出来：“不过，他们没查到什么，又走了。”

“呀，你真坏，你真坏。”文漪撅起小嘴，朝着钟昆几记粉拳：“你吓死我了。”一桌人的笑声中，钟昆喊道：“哎，我为你跑了一天，你还打我，讲理不讲理。”

“活该，哪个叫你吓唬人啦。”

“我可不是吓唬你。这次算你侥幸，只烧毁了大批判专栏，不值得人家立案侦察。要是那天夜里风，把旁边的楼房也烧了，看你能不能躲过去。”

“我…”文漪叽咕了一声，脸上透着不服与委屈，却没敢反驳。

小芹搂过女孩，婉言道：“好啦，好啦，文漪知道错了，这事就算过去了。”

钟永康却把筷子一放，神情严肃地说：“文漪啊，光知道错不行，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不能脑子一热，就全然不顾，想干什么干什么。昆昆不是吓唬你，万一大火失控，烧毁了楼房，烧死了人，后果有多么可怕，你想到过吗？你也不小了，你奶奶、爸爸和妹妹都需要你照顾。至少有一条，你不该再让他们为了你而担惊受怕。你们家的事，钟伯伯都知道，我们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发生过的事情，无论多么悲惨，也无法挽回。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钟伯伯希望你把心放开，把眼光放远，不要一味只想着报仇。如果你心里一直充满了仇恨，你就把自己交给了魔鬼，懂吗？”

钟永康的一番话，深深地震撼了文漪。在她的记忆里，钟伯伯一向把她当作小孩，总是和颜悦色的，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这么重的话。这一刻，她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今后怎么办，是该好好地想一想了。于是，她含着泪，默默地点了点头。

老钟的话虽然有道理，小芹却觉得文漪还小，话说得太重，委屈了孩子，连忙转圜道：“哎，天都黑了。昆昆，你赶紧说说，下面的事该怎么办？”

“按董爷爷的意思，文漪最好马上回家，在外面时间长了，反倒惹人起疑。还有，雪素告诉我，常乐湄来过两次，说找文漪有事，都让雪素编个理由，搪塞过去了。不过，乐湄留下一个口信，她们这一届马上要动员上山下乡，让文漪赶快回学校。”

“那好吧，我明天就回家。”文漪抹去眼泪，拉起小芹的手：“小姑，我求你一个事儿，行不？”

“你这丫头，跟小姑还什么求不不求的，说吧。”

“我想报名到马镖公社插队，行吗？”

“哈，就这事儿啊，我们正想找你说说呢。”小芹呵呵一笑：“我、你钟伯伯，还有秋儿的爸妈，我们几个大人早就商量好了，让你到涓山姑家插队，算返乡知青。好不好？”

“太好了。”文漪喜上眉梢：“昆昆大哥，以后，我们就在一起当知青啦。”

钟昆没吭声，咧了咧嘴，看着像笑，却显得有点苦。

寄秋同情地看了钟昆一眼，心中暗道，大哥，你的麻烦来了。

(4)

夜深了，寄秋点燃了一盘蚊香，捻熄了小马灯。

文漪是客，又是女孩，宿舍让给了她，寄秋和钟昆只得跑到教室里过夜。

蒲席下的课桌咯得骨头生疼，寄秋翻来覆去，一时无法入睡。听到几记芭蕉扇的拍打声，寄秋问道：“大哥，有蚊子啊？”

“妈的，咬了好几个大疙瘩。”

“刚点上蚊香，熏一会就好了。”

“啪”，钟昆又拍了一下，忿忿不平道：“真他妈怪啦，蚊子怎么不咬你呢？”

“嘿嘿。”寄秋吃吃一笑：“谁叫你是O型血，招蚊子呗。”

“O型血招蚊子，有科学根据吗？”

“科不科学我不晓得。不过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过，说你们O型血的人生性好强，敢于冒险，有英雄情结。还有一条很重要，O型血的人热情豪爽，容易博得异性喜欢，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这算哪门子原因啊？”钟昆没听明白。

“唉，这还不明白。”寄秋蔫坏地笑道：“叮人的蚊子都是母的，喜欢大哥呗。”

“呸。”钟昆知道中了套，将手中的芭蕉扇扔向寄秋：“胡说八道，你讨打呀你。”

“嘻嘻，开个玩笑。哎，大哥，今天我听小姑说，你要到公社当秘书？”

“什么秘书，就是个办事员，还是临时的。”

“办事员？让你干什么？”

“打杂呗，帮公社书记写写材料、发言稿什么的。”

“公社书记？是那个新来的黄克山书记吗？”

“是的。”

“他怎么会……？”

虽然寄秋的话只吐了一半，钟昆也知道他想问什么。爸爸是个摘帽右派，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光彩，按理不可能到调到公社当办事员的。说自己是高中生，共青团员，写作能力强，而且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表现突出，那只不过是黄书记对外的说辞。而真正的原因，钟昆心知肚明，也不想瞒着寄秋。

于是，他翻身坐了起来，很慎重地说：“寄秋，这件事我可以讲给你听，但是不要告诉别人。”

“大哥，我你还不放心。什么事能说，什么事不能说，我心里有数。”

“那就好。其实，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调我到公社，全凭黄书记一句话。他在三江大学读过书，中文系的。到马镖上任没几天，他就偷偷跑来看过我爸。听我爸说，反右那年，黄书记的名字也上了右派分子的名单，是我爸把他的名字划掉的。后来他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文革前当上了县委秘书。最近中央转发了几个报告，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整党建党运动，同时要建立健全各级基层党组织，他就被派到马镖当书记了。”

“哟，这个书记还不错。”寄秋赞道：“懂得知恩图报吗？”

“嗯，黄书记找我谈过话，蛮有水平的。不过……”

“怎么啦？”

钟昆略微迟疑了一下：“到底去不去，我还没考虑好。”

寄秋不解：“能脱产当干部，多好的事儿啊，还有什么要考虑的？”

钟昆没有回答寄秋，反问道：“寄秋，你还记得孙金华吗？”

“孙金华？是那个来找过你的知青吗？”

“是他。”

寄秋猛地一哆嗦，不好，就怪文漪的乌鸦嘴，难道大哥真出事了？

他之所以惊恐，乃是听到了孙金华这个可怕的名字。孙金华是大哥在三大附中的同学，同届不同班，上山下乡时到江北农村当了插队知青。今年开春前，孙金华曾经来马镖找过大哥，两个人私下里谈了很久。谈的晚了，还在这里住过一宿。大哥非常喜欢哼的《知青之歌》，就是孙金华那天晚上教给他们的。后来大哥告诉他，孙金华这个人很有思想，有独立意识，只是看问题有些偏颇，而且把残酷的现实想得过于简单了。尽管大哥遣词含蓄，没往深处讲，寄秋也能猜得到大哥所谓的“很有思想”意味着什么，从中闻到一种危险的味道。果然，没过多久，孙金华出大事了。寄秋记得，一打三反³⁵运动开始不久，《明都日报》破例出了一期号外，标题大号黑体字，《坚决镇压反革命》。杀气腾腾的文字中，例举了明都地区几个主要反革命团伙，孙金华的名字排在首位。他的罪名是成立所谓的“马列主义研究小组”，以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为名，行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同志、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实。号外最后写到，为了捍卫文化大

³⁵ 一打三反，文革期间开展的“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制造了上百万的冤假错案。

革命的胜利果实，严惩反革命，明都市召开公判大会，判处上述反革命团伙的组织者及主要成员死刑，并押赴刑场，立即执行。

从那份号外发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大哥突然又提到孙金华，莫非…？

想及此，寄秋忧心忡忡，颤声问道：“大哥，是不是孙金华的事，把你牵上啦？”

“你想到哪儿去了。孙金华是条好汉，没出卖朋友，一个人把事儿担了。”

“那你为什么又提到他？”寄秋松了口气。

“妈的！”钟昆在课桌拼就的床上猛捶一拳：“今天我到明都，正巧碰上又一轮枪毙反革命的游街。大卡车上绑了十几个死刑犯，我认出来，有两个是我们附中的同学。他们犯了什么罪？只不过贴了几张标语，为孙金华鸣不平而已。”

听到钟昆的恨声，寄秋顿时明白了。上月初，明都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诸如“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坚决反对法西斯暴政”、“寻求真理，何罪之有”、“孙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反抗性极强的标语。钟老师曾警告过大哥和他，最近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准外出，尤其不要去明都。有人递话给钟老师，公安部门把这些标语列为明都地区头号反革命大案，排查的主要对象就是知识青年，尤其是前阵子在明都逗留过的知青。寄秋也知道，虽然大哥并未参与孙金华他们的活动，但大哥和他们惺惺相惜，物伤其类，难免兔死狐悲。

“大哥。”寄秋轻声劝慰道：“我晓得你心里难过。我也和大哥一样，打心底里敬佩他们的勇气，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只可惜造化弄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好！说得太好了！”

“不过，大哥还没听我说完。我还有一句不中听的话，你的那几个同学啊，勇则勇矣，只是过于天真了。”

“唉。”钟昆长叹：“这话虽然不中听，也并非没有道理，鸡蛋终究碰不过石头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没加入他们的原因。”钟昆沉默了片刻，又道：“只是，他们才多大，不过 20 出头，天真一点怎么啦。年轻人思想活跃，求知欲强，就算说错了话，教育一下就行了，竟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处以极刑。这种残暴的镇压，无非在警告所有的人，你们不准有思想，违者必诛！”

“大哥，这又不是才开始，早就这么干了。钟老师说过，要你把自己的想法放在脑袋里，而不是嘴巴上。你把思想藏起来，他们还镇什么？压什么？”

“咳，你呀，有时候比我这个当大哥的还成熟，怪不得我爸说你像个小老头。”

寄秋叹息：“哪里是成熟，我胆子小吧。再说啦，我不像你们，有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一定要寻求什么真正的马列主义，救斯民于水火。可对我来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其实都差不多。”说完，他突然觉得自己话似乎更加反动，连忙岔开道：“哎，对了，大哥，去公社的事，你还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孙金华他们的原因。”

钟昆迟疑了一下，答道：“可以这么说。一想到我妈妈，想到梦兰阿姨和畹香，想到孙金华他们，我心里就堵得慌。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我还是我。我去了，就得摒弃自我，说那些违心的话，写那些违心的材料。”

“大哥，你说的，我懂。可你也不想想，如今谁不说违心的话。黄书记过去讲真话，差点当了右派，你以为他现在就不违心吗？”

“照你的意思，我就该当个两面派了。”

“这叫什么两面派，学学三国里的刘皇叔，韬光养晦罢了。再说啦，人往高处走。你站得高了，才能看得更远，了解得更多，分析问题也更全面。”

“嗯，听上去有几分道理。”

“还有啊，大哥当上公社干部，说不定，还能帮帮小弟的忙呢。”

“哈，臭小子，怪不得你变着法儿的撺掇我去公社，合着藏着私心呢。说说看，你想让大哥帮你什么忙？”

“嘻嘻。我听说公社要办一个赤脚医生培训班，有机会你就帮我说说，报个名呗。”

“你不是一直跟着史三针学中医吗？”

“是啊。”

“凭你师傅的水平，那个培训班算什么？”

“大哥，从培训班出来，我才能名正言顺地当个赤脚医生啊。”

“哦，倒也对。成，这个忙大哥一定帮。”

“呸！”突然，教室外传来一记清晰的娇叱。

钟昆大声喝道：“什么人？”

“哐当”，教室门被踢开，月光映出一个玲珑娇小的身影：“好啊，你们一个当公社秘书，一个当赤脚医生，那我呢？谁陪我当知青啊？”

钟昆和寄秋异口同声：“文漪！”

(5)

时近午夜，顾建国耷拉着脑袋，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门口。

今几个这个中班上的，真他奶奶的活见鬼，配电室连跳了两次闸不说，五连那台龙门铣床的控制柜也烧了。眼瞅着快到月底，上级要求的“抓革命，促生产”任务才完成一半，革委会的头头们急得直跳脚，盯在他们屁股后面不断地催，像电影里国民党的督战队似的。

其实，建国心里清楚得很，头头们再急也白搭，他那个二五眼师傅说起来是个二级工，可那是复员军人按军龄套的级，工资一分不少拿，却半点本事也没有。记得不久前，师傅给机修连一台车床换个“倒顺停”开关，线接错了，还洋洋自得，拇指一按，开关短路，把他的大拇哥烧成了黑炭头，到现在肉还没长全乎。看着师傅一会儿用电笔，一会儿换螺丝刀，这儿戳戳，那儿捣捣，在控制柜前抓耳挠腮，上蹿下跳，忙得满头大汗，建国

忍不住想笑。连个简单的车床开关都不会装，这么复杂的控制电路，还不要了他的命吗。再给师傅几个小时，他也还是装模作样，拖时间、磨洋工罢了。果然不假，他们师徒二人就这样拖啊拖，磨呀磨，终于挨到中班结束，盼来了夜班师傅。一见救命的来了，师傅立马收摊子，理直气壮地打道回府。师傅开溜了，建国却没跟着走。他存了个心眼，夜班师傅是个五级工，守在旁边可以偷偷学点技术。只可惜，他的如意算盘白打了。也不知夜班师傅是手脚太快还是防了一手，三下五除二，没待建国看出个子丑寅卯，龙门铣床便起死回生，轰隆隆地欢唱了起来。建国心里那叫一个腻歪，忙活了大半天，累得个屁死，却啥也没学到。这样下去不中，他想，得找个机会跟领导说说，给自己换个师傅。

建国掏出钥匙，摸黑扭开司必灵锁。爹走了，但这套房子还留着。厂里派人跟娘讨钥匙，说另给安排两间房，让娘撒泼打滚地赶走了。建国知道，这房是给厂里中层干部的。爹不在，娘只是个小小的食堂工人，迟早得搬出去，赖也赖不了多久。推开门，客厅灯亮着，娘还没睡，坐在饭桌旁。饭桌前还有一个人，背对门口。

“咦，建军。”

三天前，建军回到插队的地方办理知青上调手续。这一来一回路上都需要两天，还要跑大队，跑公社，跑县城，怎么也得有个五六天吧，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回来了。

建国走到饭桌旁，带着一丝疑虑问道：“咋，你手续都办完了？”

“嗯。”建军头也没回，瓮声瓮气地应了一声。

“那中，明天我带你到厂政工组报到。”

“俺报过到了。”

“嘿，这么快。分你到哪个车间？”

“鸟的个车间。政工组那个狗日的瞧不起俺，让俺顶替爹，进护厂队。”

听得出建军话里带着怨气，建国颇为不满：“行啦，你也别不知足。要不是娘，你还回不来哩。”

“回来又咋样，还不是个看大门的。”

大儿的抱怨让当娘的掉了眼泪，常念春抽泣道：“建军啊，这份工作再孬，也是你爹用命换来的。”

“娘，不用你说，俺知道。”

“知道就好。你爹说过，不管干啥，只要干好了，在哪儿都有出息。”念春擤了一把鼻涕，呜咽道：“建军啊，建国啊，你爹走了，往后的日子，娘可就靠你俩啦。”

“行啦娘，别哭了。”建国听到娘哭就难受：“你赶紧睡去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中，那俺去睡啦。建国，桌上有饭，累了一天，吃了你也赶紧歇着吧。”

忙活到现在，建国早就饿得肚皮打鼓。他一屁股坐在娘离开的椅子上，掀开饭桌上倒扣着的筐箩，把饭菜拉到面前，一口馍一口菜，狼吞虎咽，吃的个不亦乐乎。

娘回屋了，建军却没动窝。他闷闷地坐在一旁，耷拉着眼皮，一副心思沉重的样子，似乎有话要说。

看到建国两个馍下肚，建军终于忍不住，唔噜了一声：“建国。”

“咋？”建国抬起头。

“俺问你，那事是不是你干的？”

这句憋在肚子里话，建军早就想问了。只不过这些日子忙着给爹办丧事，又忙着为自己办理返城手续，他一直没捞到机会。这次回圩塘，村里人看见他像躲瘟神似的，一个个站得老远，对他怒目相向，指指戳戳。大队姚支书臭着老脸，在他的调动报告上盖了一个章，然后就把他晾在一边，叼起烟袋，转身离开了大队部。建军知道，老乡们恨他，恨他糟践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有了娃还不认，简直牲畜不如。他也知道，无论自己怎样辩白，也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老乡们一定会说，人家女孩命都不要啦，说的话还能有假吗？扪心自问，要说有错，他也承认，一个大老爷们，不该对女人动手。可是，这能怪他吗？谁叫那个贱货把强奸犯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还让一个来历不明的小杂种认他做爹呢。得知龚畹香投江自尽，他有点于心不忍，但一想到爹的惨死，他的不忍就扭曲成一种复仇的快意。娘的，婊子，孽种，自己找死，关老子屁事。现在，他心中只剩下了恨，恨龚畹香诬害了他，更恨那个得了便宜的家伙，让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一心只想搞清楚，那个让他背黑锅的混蛋究竟是谁。

建军突如其来的质问，令建国脸色一变，但他马上恢复了平静，反问道：“啥事？”

“龚畹香的事，是不是你干的？”

“龚畹香？她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别装傻。龚畹香赖俺强奸了她，俺知道不是俺干的。俺冤枉，俺怀疑是你。”

“啪”，建国把筷子拍在饭桌上，厉声道：“你混蛋。我问你，你凭啥怀疑我？”

“出事的那天，你也在圩塘。”

“我在圩塘怎么啦？”

“那晚俺喝醉啦，睡到天亮，你已经不见了。”

“废话，我要赶头班车，天没亮就走了。”

“这不就对上茬啦，你能起早，说明你没喝醉。龚畹香说是俺干的，你和俺长得像，她认错了人，把你当成了俺。”

“哈哈。”建国陡然大笑。

“笑嘛笑？”

“我笑你。”建国收起了笑声，挖苦道：“真不该让你去看大门，浪费了人才，应该让你去公安局，当警察。”

建军阴下了脸：“你别胡扁扯。俺只要你一句实话，是不是你干的。”

“要实话？好啊，让我先问问你，你们村的女知青住在哪儿？你带我去过吗？”

“没有。”

“这不就结啦，我连女知青住在哪儿都不知道，你凭啥说是我干的。”

建国这一榔头，还真把建军打懵了。对呀，虽说女知青们住在河对岸，可要到她们知青点，七绕八绕，得走上一袋烟的路哩。那晚喝酒，建国没离开过，一直喝到三更半夜。黑灯瞎火的，要是没人带路，他摸不到那个地方。莫不成，自己怀疑错啦？

顿时，建军变得心虚起来：“不是你，那又是谁？”

“哼。”建国一声冷笑：“你问我，我问谁去。不过，看在兄弟的份儿上，我可以帮你分析分析。”

“中，你说，俺听着。”

“首先，我问你，你肯定不是你干的？”

“俺发誓，要是俺干的，叫俺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

“行了，不是就不是，干嘛说的这么难听。”建国皱了皱眉头，接着道：“龚晚香说你那天晚上强奸了她，只不过是她的一面之词。如果真不是你干的，这里面就有两个疑点。”

“啥疑点？”

“第一是时间，没有人能证明是那天晚上出的事。第二是人，董和平、薛涛，还有你们村里的男人，个个都有嫌疑。”

“咋，照你的分析，还查不出来了？”

“嗯，很难查。”

“俺咋就想不通，不是俺，又不是你，那为啥龚晚香一口咬定是俺干的？”

“你傻呗。我听说，董和平那个小白脸和龚晚香要好。如果他俩乱搞男女关系，把肚子搞大了，怕受到惩罚，就得找个冤大头顶缸。你不正好当那个冤大头吗。”

“为啥？为啥找俺当冤大头？”

“唉，说你傻，你还真傻。你也不想想，咱家出身好，你又是知青模范，赖在你头上，不管你认不认，上级都会装聋作哑，不会把你咋样的。”

“娘的，不拿俺咋样，也不中，俺咽不下这口窝囊气。这事没完，俺一定要查清楚。”

建国嘴角露出一丝冷笑：“龚晚香人都死了。死无对证，你怎么查？”

建军咬牙切齿：“她还留下个儿子。等那个小孽种长大了，俺倒要看看，他长得像谁？！”

建国心里一哆嗦，娘的，建军不傻么。

他站起身，面无表情地说：“好，你就慢慢地等吧。我要睡觉，不奉陪了。”

第六十二章 了尘缘 畹香剃度 蹲禁闭 乐天复员

(1)

龚家坳哨所半山腰，坐落着一间孤零零的夯土房。土房离营地有一段距离，看上去破败不堪，柴门紧闭，四面无窗。此刻天已向晚，暮秋残阳，透过土墙裂缝，无精打采地洒在凌乱枯黄的草屑上。

土房一角，常乐天眯缝着眼，屁股底下垫着半捆茅草，盘腿打坐，好似老僧入定。可趋近再看，他又像个老兵痞子，歪戴军帽，嘴角叼着半截烟卷，鼻孔里冒出缕缕白絮，一点红光在阴暗中时隐时亮。

这间远离营地的破土屋，是哨所炊事班的柴房。然而，柴房里的常乐天，并不是为炊事班帮厨取柴火，而是被关了禁闭。关禁闭的原因很简单，他和副班长打架，一拳下去，副班长的大扁脸变成了红红紫紫的染坊。

妈妈的，活他的该，谁叫狗日的欺负到老子头上了。

“噗”，常乐天吐掉烧到唇边的烟屁股，站起身，揉了揉麻木的双腿，抬脚在烟蒂余烬上狠狠地碾了两下。不过，他骂副班长狗日的，也就是阿Q一把，嘴头上发发狠，心里却没多少底气。他知道，如果上级领导较真的话，他犯的事儿可就麻烦大啦。

今天，轮到乐天他们班搞后勤，到哨所菜地里除草浇粪。兴许是午饭前忘了洗手，下午才抬了两桶粪，乐天就感到肚子不对劲儿，肠胃绞痛，腹胀如鼓。强忍了半天，实在憋不住，他急忙钻进野草窝，撸下裤子，连稀带屁，喷薄而出。泻完之后，肚子还一阵阵疼痛，便向班长告假，找卫生员要几片黄连素。班长人心好，说瞧完病就回班里休息，不要再来菜地了。乐天返回营房，拿到药，捂着肚子走向宿舍。透过半掩的房门，他看到了副班长。那小子本应留在宿舍整理内务，可他却背对着门，坐在乐天的床铺旁，聚精会神地看着什么。

乐天侧身进了屋，蹑手蹑脚地走到副班长身边。咳，你在干什么？

副班长吓了一跳，抬头看到乐天，急忙把手藏到背后。没…，没什么。

乐天眼尖，一眼瞥到枕边的信封，上面是彭晓光的狗爬字。妈的，你小子偷看老子的信？

看就看了，怎么啦。副班长故作镇定。

你凭什么偷看我的信？乐天质问。

我负责班里的政治学习，要掌握战士的活思想。副班长振振有词。

乐天顿时火冒三丈，一把揪住副班长的衣领。放你娘的狗臭屁，偷看私人信件是犯法，给老子交出来。

不交！副班长英勇不屈。

你交不交？乐天手头上狠狠地加了一把劲，勒得副班长直翻白眼。

副班长气急败坏，脖子一梗。就不交！你信里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我要向上级汇报。

严重的政治问题？一顶大帽子扣到头上，立马让乐天乱了阵脚。坏啦，副班长刚才偷看的是彭晓光的来信。奶奶的，彭晓光个王八蛋，信里写什么不好，非他妈的自作聪明，拿着毛主席的话发牢骚。

彭晓光在信中写到，他插队的村子有一位姓古的老大爷，是个地地道道的老贫农，解放前给地主家当长工。每次公社小学中学开忆苦大会，都会请在旧社会里饥寒交迫苦大仇深的古大爷作报告。古大爷没文化，还时常犯糊涂。忆起苦来，忆着忆着，就忆到三年自然灾害去了。不过村里人都同情古大爷，他婆娘就是在三面红旗下面活活饿死的。古大爷家里穷得叮当响，衣服上补丁摞补丁。土改那年分浮财，分到地主老财的一条裤子，一穿穿了二十年，裤腿上到处都是洞。然而，听惯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知青们深深知道，如今盛行的口号是“越破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古大爷继承发扬了贫下中农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可没想到，秋收打场时，队里一个小孩悄悄告诉知青们一个大秘密，把古大爷在知青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彻底颠覆了。却原来，古大爷裤子破洞里有机关，每天打场回家，脱下裤子，倒过来猛抖几下，可以抖落出斤把稻谷。除此之外，古大爷还有一个好贪公家便宜的小毛病。打场时，信手抓一把稻谷，嗑瓜子一样，边干活边嗑，中饭晚饭都省了。

如果彭晓光在信里只讲这些破事儿，乐天也就呵呵一笑，用不着慌神了。可他小子偏偏要逞能，卖弄学问，借题发挥了一通。他在信中接着写到，马列主义一向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大公无私的的领导阶级，而农民具有私有性、保守性，目光狭隘，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毛主席也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可如今，老人家又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难道就接受古大爷这样的“再教育”吗？对照领袖们说过的话，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想到彭晓光信中的狂言妄语，乐天紧张得要命，无论如何，这封信也不能落到副班长手里。质疑伟大领袖，那可是铁板钉钉的反动罪证啊。换做别人，乐天也许没那么害怕，可副班长的臭德行，他太清楚了。这家伙好贪小便宜，好打小报告，还爱摆出一张臭脸教训人，动不动就指着乐天的鼻子说，这儿是老子的一亩三分地，是龙你给我卧着，是虎你给我趴着，有尾巴，你给老子夹着。去年乐天申请入党，哨所党支部指定副班长一对一的“传帮带”。这家伙倒也负责，没少找乐天谈心，谈一次，“借”一次钱。一个小当兵的每月才几块钱津贴，全他妈的肉包子打狗啦。组织问题解决后，乐天就没那么好摆布了。副班长碰了几次软钉子，肯定恼羞成怒，找机会打击报复。乐天想，张叔叔死了，阮叔叔关了，背后两座靠山都倒了，如今谁还把自己当根葱。这封信一旦交上去，他和彭晓光都他娘的吃不了兜着走。

当断不断，必得其乱，这是爸爸多年搞参谋工作的经验之谈。于是乎，乐天狠下心，一记右勾拳，打翻了副班长，夺回他手中的信。趁着副班长哭天喊地跑出去找排长，乐天把信烧成了灰。

奶奶的，无凭无据，看你狗日的还有什么招。

唯一没想到的是，那一拳打得有点太重了，害得自己蹲了禁闭。

(2)

“当当当”，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钟声，哨所开晚饭了。

中午吃的那点东西都屙得精光，肚子早就饿得咕噜叫。妈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来送饭。乐天慢吞吞地走到门口，透过缝隙向外偷看。柴门没上锁，也没人站岗。这个鬼地方，除非想叛国，否则逃都没地儿逃，根本不用派人看着。可就算能逃走，乐天也没那个胆子，而且也犯不着，因为他已经向上级打了报告，服役期满，申请复员，想来这鬼地方也呆不了几天了。

自从张、阮二位叔叔出事后，乐天就耷摸着离开部队了。他并非不想当兵提干，而是不愿再呆在这个倒霉的地方。想想也令人寒心，张叔叔带兵剿灭了土匪，解放了龚家坳，明明是个英雄，可他的死讯传到坳子里，乡民们竟像办喜事似的，放了一夜的鞭炮。乐天心里明白，要想换个地方继续当兵，根本没门儿，军分区里无人替他说话，爸爸也不会开这个口。再说啦，这种整日里除了学毛选、种地、站岗的大头兵他也当腻了，很是怀念过去那种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不久前，妈妈来信，问他今后的打算，说如果你不想干了，干脆回来，妈妈帮你在明都找个好点的工作。当然，妈妈在信中还再三叮嘱，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你爸爸，考虑好了，先斩后奏。想到这里，乐天苦笑，就这么灰溜溜地把军装脱了，挨爸爸一顿臭骂是少不了的。

一阵晚风吹过，柴门吱扭吱扭地晃动起来。透过随风忽悠的门缝，乐天看到不远处一座青砖小院，墙上葛藤交织，屋顶白烟缭绕。他知道，尼姑庵里的老尼姑在烧晚饭了。虽说老尼姑平日里深居简出，当兵两年来，乐天也曾不远不近地见过她几次。老尼姑像个老巫婆，又矮又瘦，拄着一根瘤头拐杖，穿着一身灰布长袍，干巴巴的脸上沟沟坎坎，走路来颤颤巍巍，一阵风都能吹倒。哨所营房挨着尼姑庵，说起来不伦不类，可官兵们早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当过兵的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兵营呆三年，母猪赛貂蝉。兵营里都是二十啷当的年轻小伙子，一个个血气方刚，精力旺盛，找不到发泄的地方，自然裤裆里憋得冒火。只不过，他们炮弹再足，火力再猛，靶子也不会是那个干瘪的老尼姑。然而，这些日子出了一件新鲜事，平静的哨所变得亢奋起来。战士们三五扎堆，私下里叽叽咕咕，说老尼姑救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小阿妹，最近又给她剃了光头，收她当了小尼姑。小阿妹生得那叫一个俊，让人没法说，电影里的七仙女怕都比不过。不仅目击者们流着口水信誓旦旦，营区里也出现了大量佐证，竹竿上的被子床单骤然增多，上面的“作战地图”也格外醒目。

过去，战士们不大愿意到岗楼上执勤，风吹日晒，霜打雨浇，只能干挨着，躲都没处躲。现在不一样了，岗楼出哨，大家伙你争我抢，一个比一个来得积极。乐天听说，小尼姑从来不出门，只躲在尼姑庵里念经。而岗楼是哨所的制高点，端起望远镜，可以把尼姑庵看得一清二楚。虽说乐天表面上装作不以为然，却挡不住三人成虎，听得多了，他的

好奇心也就越来越压不住。上午抬粪时，跟班长转弯抹角地提了一嘴。班长暧昧地笑了笑，好，明天安排你上岗楼。

看着暮色里的尼姑庵，莫名其妙的，他突然想起了那个曾经令他心虚意乱的女孩。妈的，小尼姑有多俊，还能比得上龚碗香吗？

“啊哈”，乐天打了个大呵欠，烟瘾又犯了。当兵这两年，好的没学会，倒和那些老兵油子一样，把个烟抽得不离手。他从裤兜里摸出烟盒，轻轻一捏，操，抽光了。他默默地把烟盒拆开，展平在地上，捡起零落的烟头，把烟蒂里残存的烟丝收拢到一起，卷了一支“炮筒子”。

刚吐出一串上下翻滚的烟圈，柴门外传来一声吆喝：“常乐天，出来！”

他推门一看，是排长，便倚在门旁嘻嘻笑道：“哟，排长大驾光临。怎么着，给我送病号饭来啦？”

“常乐天同志。”

“到！”看到排长一脸严肃，乐天赶忙扔掉烟卷，立正敬礼，收起了嬉皮笑脸。

“接到上级命令，你的复员申请已经批准了。你马上准备行装，明天早上和后勤马队一起去分区，办理复员手续。”

“是！”乐天压抑住心头的激动，故作镇静道：“排长，我还蹲禁闭呢。”

“拉倒吧。人要走了，还蹲什么禁闭。”

“那我没事啦？”乐天心头一阵轻松。

“算你小子走运。要不是看你复员了，还真不好说。打伤了人，记你个大过算轻的。老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你以后要吸取教训，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留的不要留，省得让人抓到小辫子。”

“是。排长，我保证，一定认真吸取教训。”

排长走上前，拉住乐天的手，颇动感情地说：“乐天，这两年，你为哨所做了不少好事。你这一走，俺还怪舍不得的。俺知道，你和我们不一样，这地方留不住你。以后有机会，回来看看吧。”

“排长，我也舍不得战友们。排长以后有机会到明都，来找我，我请你喝酒。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中。你这句话，俺记下了。”

跟在排长身后，乐天走回营房。回头看了看笼罩在暮霭中的尼姑庵，他油然冒出一丝遗憾。

奶奶的，那个小尼姑，怕是见不到了。

(3)

清冷的佛堂，弥漫着一股柔和甘甜的檀香。摇曳的青灯，映照着一尊慈眉善目的观音娘娘。

七宝莲台下，一妙龄女尼，身着缁衣，盘膝打坐。她一掌单立，一手持槌，绛唇微启，眼帘低垂，缓缓吟哦着佛门心髓，去痴灭苦、观空正见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木鱼声，间歇有致。诵经声，委婉如歌。她身心湛然，仿佛被一朵朵白云托起，没有了形态，没有了重量，只剩下清如朝露的魂灵，轻盈地在昊天之巅荡漾。

曾几何时，她尚深陷业障。她的身心，在孽海中沉沦。她的魂灵，在地狱边徘徊。

站在高高的圩头，面对汹涌的波涛，她丢下身边的婴儿，纵身而下，没有半分犹豫，没有一丝留恋。生命的耻辱，肉体的肮脏，亲人的噩耗，令她神智崩溃，令她彻底绝望。她只求一死，只想离开这个悲惨世界，一了百了。

可是，她忘了，她会游泳。春江宛转，冰凉刺骨。冷水的刺激，求生的本能，居然让她屏气敛息，随波逐流，被滔滔江水送到一湾草甸沙汀。

无计，无奈，无力，无助。荒草萋萋，她蜷缩成一团，浑身颤抖，热泪长流。她恨自己怯懦，失去了重蹈江水的勇气。她更恨老天爷残忍，让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她茫然四顾，想找到一条出路，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冥冥之中，她似乎听到一声声的呼唤，龚家坳，龚家坳，…，仿若穿透时空的魔音，云踪莫定，不绝如缕。这个地名，妈妈提到过，奶奶提到过，顾建军扔给她的那张纸上也提到过。莫非，那个陌生的地方，隐藏着自己身世的秘密？那个遥远的地方，才是自己生命的归宿？

走！别无选择了，这是唯一的路。她毅然决然，管它身无分文，管它山高路遥，就是死，也要死个明明白白，就是爬，也要爬到龚家坳。

扒车，乞讨，她含垢忍辱。殴打，谩骂，她心如槁木。经过百般磨难，历尽千辛万苦，她到了双江，走上通向龚家坳的砂石路。然而，此刻的她，病惫缠身，饥寒交迫。她终于支撑不住，倒在路边，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昏睡了多少个日夜，记不清做了多少个噩梦。隐约间，有个声音，一直在她耳边环绕，单调，柔和，好像小时候妈妈唱的歌。

阿弥陀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睁开眼，她看见一张苍老慈祥的面容，神情澹澹，她看见一个金光闪烁的轮廓，禅意重重。刹那间，她如沐春风，整个身心仿佛为之融化，整个世界仿佛为之清明。

孩子，你醒啦。
这是什么地方？
清净之地。
我怎么会在这儿？
缘。
你是谁？
贫尼了缘。

缘？了缘？何为缘？何时了？她迷离惘顾，默默无语。

日复一日，晨钟暮鼓，花开叶落，从春到秋。

她，像一个无声无息的幽灵，在佛像前冥思，在经声中参悟。

…世事无相，相由心生，可见之物，实为非物，可感之事，实为非事。物事皆空，实为心瘁，俗人之心，处处皆狱，惟有化世，堪为无我。

杀嗔心安稳。杀嗔心不悔。嗔为毒之根。嗔灭一切善。

万物皆无常，有生必有灭。不执著于生灭，心便能寂，得永恒之乐。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醍醐灌顶。生离死别，恍若隔世。爱恨情仇，四大皆空。

终于，她心底的莲花开了，亭亭净植，一尘不染。

她满怀喜悦，跪拜在老尼姑膝下。

了缘师太缓缓道，孩子，看你的眉眼，像极故人。老尼便猜得，你是梦兰的女儿。可你不说，老尼不问。偈云，迷人渐修，悟人顿契。我佛如来，菩提以待。

师太，你认得我妈妈？

正是。当年，你母亲求老尼为她剃度，老尼未曾答允，盖因老尼看出她六根未除，尘缘未尽。而你不同，你有善缘，有慧根。开始不收你，亦因你五蕴未空，心中还有挂碍，还有嗔恨。这些日子下来，你的心清净了，安寂了，圆融了，了结了，为你剃度的时辰到了。

师太，谢谢。她饱含热泪，谢谢你救我脱离苦海。

孩子，要谢，当谢佛祖。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你能看破红尘，投身空门，乃是你与生俱来的宿世善根。有缘分、有智慧者方才有此福报。然你须牢记，出家为尼，非求安适，非求温饱，非求名利，但为脱生老病死，为断嗔怨烦恼，为续佛法慧命。老尼出家数十载，日日诵经，证得菩提，修诸功德，发大宏愿，为出三界度一方众生，以求消弭仇恨，超度冤魂亡灵，得脱离六道轮回之苦。老尼问你，为师之衣钵，你可愿为继否？

徒儿愿意！

阿弥陀佛。了缘师太拿起了剃刀，口占一偈。尘世如云，聚了散了。人生如烟，来了去了。了犹未了，何不了了。清心落发，一了百了。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

当她满头的青丝一缕缕地飘落到地面，当她光洁的头皮感受到一阵阵的清凉，她领悟到，那具名叫龚畹香的臭皮囊已然化作尘埃，随风而去，她重生为比丘尼，皈依三宝，以释为姓，法号清心。

“…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她，女尼清心，终于在龚家祖先的佛堂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4)

“呜—”，汽笛长鸣，火车到站。随着拥挤的人流，常乐天走出站台。

宽阔的车站广场上，寒流袭来，阴风刺骨。

奶奶的，明都比云南冷多了，乐天忍不住打了个寒颤。然而，天再冷，也盖不过回家的喜悦，他揉了揉眼角的眵目糊，张开双臂，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带着一脸痞笑大声喊道：“自由属于人民。乌拉，老子自由啦。”

从火车站到军区大院有十几站路，可他不想乘公交车，而要迈开两条腿，好好看看久违的明都。对乐天来说，这点路，实在算不得什么。哨所巡逻，一走就是几十里，他早就走惯了。况且，他身上轻松，只背了一个挎包，别的啥都没有。按规定，老兵退伍，可以带走自己用过的被褥床单、鞋袜衣裤，捋巴捋巴，怎么也一大包。但乐天看不上，也不缺这些破东西，便左一件右一件的送给了战友。就连鼻孔里塞着棉花球的副班长，他也扔过去一双臭不拉几的解放鞋。副班长瞪了他一眼，却没吭声，趁人不注意，把鞋悄悄地放到床肚底下了。

今几个是星期天，街面上行人不少。乐天迈开大步，在人流里穿来穿去，边走边瞧。阔别两年多，明都似乎依然故我，看不到什么大的变化。只不过，入伍前那种夸张炫目的

“红海洋”不见了，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也少了许多。百货大楼前，又可以看到干净明亮的橱窗，里面的展品琳琅满目。走到一家副食品商店，乐天眼睛一亮，橱窗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糕点、糖果、香烟和美酒，玻璃上还贴了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妈的，走得匆忙，也没来得及给爸爸妈妈和乐湄带点礼物。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回家，实在不好意思。他摸了摸衣兜，里面还有二十来块钱。得勒，管它是不是云南土产，好弄买上几样，也可以表表心意不是。

主意拿定，乐天走进店门。他左左右右地看了一通，心里纳闷，怎么回事，货架子上空空如也，只有柜台玻璃橱下摆了几盒旅行饼干，几条劣等香烟，几瓶瓜干烧酒。

柜台里面，坐着一个女售货员，正在埋头打毛衣，对转来转去的乐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同志。”乐天走到柜台前。

女售货员没理他，依旧打毛衣。

“同志！”乐天大喊。

“叫什么叫？”女售货员抬起头，人长得挺清秀，却挂着一脸的不耐烦。

“我要买东西。”

“买什么？说。”

乐天指了指门口：“我要买橱窗里的那种点心。”

女售货员斜眼看着他，像被戏弄了似的，没好气道：“你神经病啊。”

乐天一愣：“说谁神经病呢？你什么态度！”

“你认字吗？出去好好看看，土老帽。”

乐天心中来火，却也懂得男不跟女斗这个道理，尤其眼前这个女孩的泼辣样，斗也斗不出个好结果。他轻轻咕噜了一声“泼妇”，掉头走出了食品店。出了门，他下意识地瞟了橱窗一眼。这一眼，让他明白了。原来人家女售货员没错，是自己出了洋相。橱窗角落里还有一行小字：陈列样品，概不出售。

妈的，上面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下面是“陈列样品，概不出售”。这不明摆着糊弄人吗？何苦来的呢？没有就是没有，非要打肿脸充胖子，扯淡！

乐天败了兴，没心情买礼物了。刚要转身离去，看到橱窗玻璃映出一个人影，歪戴军帽，身上衣服皱皱巴巴，脸色黑不溜秋，活像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他做了个怪相，玻璃上那张脸也跟着挤鼻子弄眼。怪不得那个小娘们骂他土老帽，自己这副模样，怕是妈妈、乐湄见了，也要吓一跳。得勒，就这嘴脸，赶紧回家整整，别在大街上丢人现眼了。

一路疾行暴走，乐天到了家，敲响了房门。不一会儿，门口出现一个眉清目秀、身腰苗条的小女兵。

“乐湄？”

小女兵愣了一愣，定神看了两秒：“哥？”随即冲出大门，扭头向屋里尖声叫道：“妈，我哥回来了。”

“你慢点。”乐天一把搂住扑过来的妹妹，顺手刮了她一个鼻子，开心地笑道：“小丫头片子，啥时候也当上兵啦？”

“嘻嘻，还没几天呢。”

“到哪个部队？”

“军区总院。”乐湄美滋滋地后退一步，挺胸立正，举手行了一个军礼，一本正经道：“报告常乐天同志，新战士常乐湄向你报到。”

“怯，新兵蛋子，你这叫敬礼吗？”乐天走上前，抬了抬乐湄的胳膊肘，老气横秋地给妹妹上起了课：“行军礼，身体要直，右手迅速抬起，五指并拢，自然伸直。不对，应该这样。中指与眉同高，手心朝下，微向外张。注意，手腕不得弯曲。把胳膊放平，再高一点，与两肩成一线。唉，笨丫头。”

乐湄把手一甩，撅起了小嘴：“呦，才当了几天兵，就学会教训人了。有本事，你给我做一个标准的。”

看到妹妹不买账，乐天“啪”一个立正，行了个像模像样的军礼：“怎么样，服不服？”

乐湄扬了扬细长的眉毛：“哼，我看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常乐湄小同志，虚心使人进步。”

乐湄扑哧笑了：“哥，你就别逗了。瞧你那邋遢样，先回家照照镜子去吧。”

“怎么着，还没进家门，你俩就斗上了。”齐霏霏走到门口，皱着眉头，却掩不住满目的笑意。

“妈，我回来了。”

“臭小子，回来也不先写封信。”

“写什么信呀，信还没我人快呢。”

“复员手续都办好了？”

“办好了。”

“怎么，哥，你不在部队干了？”

“不干了，回来当老百姓。”看来，自己复员的事，妈妈不仅没告诉爸爸，也对乐湄保了密。

“为什么？”乐湄追问。

没待乐天回答，当妈妈的为儿子解了围：“好啦，你们别在外边耗着啦，有话回屋里说。”

走进客厅，乐天解下挎包，有点心虚地问道：“妈，我爸在家吗？”

“你爸又住院了。”

“住院？什么病？”

“还不是老毛病。让他好好休息，他就不听。这不，胃里又出血了。”

“严重吗？”

“孙主任说，这次出血还是上次胃溃疡的复发。目前还在观察，进行保守治疗。如果效果不好，就要考虑动手术。”

“爸爸住哪个病区？我去看爸爸。”乐天转身要走。

“不行，现在不是探视时间。吃过午饭，你俩和妈妈一起去。”

“妈。”听到妈妈和哥哥谈论爸爸的病，乐湄忍不住插了进来：“要我说，最好不要动手术。还是找个中医试试吧。”

“中医？又不是没找过。针也扎了，药也喝了，没见有什么作用。”

“妈，你找的那些中医不行。我帮爸爸找一个，没准儿能行。”

“你找谁，哪个医院的？”

“哪个医院的都不是。”乐湄含羞一笑，小脸泛起一层嫣红：“我要找的人你们都认识。”

“我们认识？”齐霏霏疑惑道。

“嗯，就是文漪的表哥，陈寄秋。”

“陈寄秋？他行吗？”齐霏霏记得，那孩子帮乐湄治过瘰疬，还挺灵的。

“不行不行。”小芹阿姨的婚礼上，乐天也见过那个腼腆的小男生，在他眼里，不过一个小屁孩而已。乐湄要找他给爸治病，这个玩笑开大了吧！于是，乐天把头摇成了拨楞鼓：“乐湄，你有毛病啊。他一个乡下小孩，能懂什么。”

“哥，你别门缝里看人。我告诉你，寄秋的本事大得很呢。”

乐天诧异地看了妹妹一眼。什么情况？听乐湄的口气，她和那个男孩的关系可不一般吗。他刚想张口问个究竟，门口传来几记敲门声。

“哦，大概是后勤送东西来了。乐湄，你去接一下。”齐霏霏接着对儿子道：“乐天，赶紧的，上楼洗洗，换身衣服。瞧你，又脏又臭的，怎么见人。”

“我的旧衣服穿不上了吧？”

“给你做了套新的，放在你衣橱里，我帮你拿去。”

“不用啦，我自己找。”说罢，乐天窜上楼梯。

(5)

齐霏霏刚要抬脚跟儿子上楼，门口传来女儿惊喜的喊声：“妈，不是后勤的，于海叔叔一家来了。”

听到于海一家来了，齐霏霏不由得一愣，他们可有一阵子没过来了。放在过去，隔上个把两个月，他们总会来家串串门。可自从于海当上省革会副主任后，人影就不见了。今天这是刮得那阵风，把他们一家都吹来啦？

齐霏霏顾不得给儿子找衣服，快步迎到门口：“呦，于副主任，稀客啊。欢迎，欢迎。小伊，快，快进来。”

“齐大姐，不好意思。就这么贸然来了，事先也没打个电话。”于海听得出齐霏霏口气里的怪味，却故作不知，脸上带笑，不卑不亢。

齐霏霏也觉得自己刚才的口气有点过分，连忙道：“说什么呢？过去你们还不是说来就来，像到自己家一样，打什么电话吗。”

于海呵呵笑道：“大姐说得对，都是多年的老战友，讲客套就显得生分了。”

“齐大姐，我想死你了。小飞，问伯母好。”苏小伊拉过跟在身后的儿子于飞。

“伯母好。”

“哎，小飞好。瞧这孩子，都长这么高了，有10岁了吧？”

“妈妈什么记性。”乐湄一旁揶揄道：“人家11岁啦，明年就上中学了。”

“唉，人老喽，连孩子的年龄都记不住了。”齐霏霏自我解嘲。

“呸呸呸，大姐，瞎说什么，你才不老呢。”苏小伊笑咪咪地递上一只竹篮子：

“喏，送给你的。多吃水果，可以滋润皮肤，让大姐青春永驻。”

看到满满一篮子苹果、橘子、石榴，齐霏霏嗔笑道：“哟，瞧瞧你们，还说不讲客套呢。来就来呗，买什么东西呀。”

“大姐，不是买的，是于海他们单位分的。我看着新鲜，带给大姐尝尝。”

“哦，我说的呢，这些水果在市面上也买不到吗。好吧，我们就跟着沾光了。”

走进门厅，于海问道：“大姐，参谋长在家吗？”

“唉，你来的不巧，元凯住院了。”

“啊？参谋长生病啦？”

“嗯，旧病复发。”

听到齐霏霏的回答，于海心头一缩，觉得挺不是个滋味。首长住院这么大的事，大姐都没告知他一声，看来，他们对自己有看法了。扪心自问，于海知道错在自己，却也感到委屈。这么长时间不来参谋长家，工作忙只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他有顾忌。他怕参谋长一本正经地喊他“于副主任”，让他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在老首长面前抹不开脸。今天来之前，他本想打个电话。可刚拿起话筒，就被小伊按住了。小伊的话颇有道理，过去到大姐家串门，像走亲戚一样，说去就去，从来不打电话。你现在打电话，万一参谋长不在家，你去还是不去？是不是有点摆谱啊。就这样，他依从了小伊，撂下了电话。为了避嫌，省革委会配给他的小车都没敢开进军区大院，停在了大门外，怕的就是给人以“得志便猖狂”的坏印象。

当然了，于海今天之所以丢掉顾忌，带着一家来串门，实则有他的小九九。昨天晚上，贺延生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一个多月前在庐山结束的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出了一点风波，惹得主席他老人家很恼火，迁怒于几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搞得不好，会引发新一轮的政治地震。于海知道，贺延生如今分配在新华社工作，却依旧兼任着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一职。他的消息来自上层，绝非捕风捉影，可信度强，可靠性高。只可惜，贺延生在电话里语焉不详，除了让他密切关注形势、谨言慎行之外，并未指出那几个大人物地位多高、姓甚名谁，也没说明庐山会议到底出了什么妖蛾子。为了澄清满脑袋的雾水，于海想到了常元凯。诚然，参谋长的级别也不够，未必了解庐山会议的详情。但是，参谋长和王副司令的关系不一般。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王副司令参加了庐山会议，想必会给参谋长透露点内幕。

打探情报，是于海多年做参谋工作养成的习惯，知微见著，是他在文革以来熏陶出的政治敏感。不久前，省里召开党代会，王副司令当选为第一书记，梁适华任常务书记。而他，一个堂堂的革命造反派，省革委会副主任，连个常委都没捞到，只挂了个省委委员的头衔。最让于海忿忿不平的是，那个走资派彭博居然也恢复了省委副书记的职务，排名

还超过了文革以前。再有，清查五一六这件事，也令他惶惶不安。尽管他摸不清中央的真正意图，可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运动已经变了味，被那些死灰复燃的老家伙们利用，当作秋后算账的利器。时至今日，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已经有不少造反派头头栽了进去。此刻的于海有点后悔，不该那么快地扳倒孟庆元。有孟庆元在，大家同为造反派，虽说观点不同，难求同气连枝、守望相助，但大难来时，可彼此呼应，互为犄角。这下可倒好，他自挖墙角。现如今，省里靠造反起家的领导干部只剩下他一个，让他有了一种四面楚歌的危机感。故而，他一定要找参谋长，一来打探消息，二来修复感情，这两件事都火烧眉毛。

“大姐，带我去看参谋长。”于海面色焦虑。

“现在还早，午休后才允许探视病人。”

于海看了看手表：“也行，快到午饭的时间了。”

齐霏霏果断地说：“这样吧，小伊，于海，你们一家就不走了。一会儿咱们到机关食堂打饭。吃过饭，一起去总院。”

于海笑应道：“好，听大姐的，不走了。”

这当口，“噤噤噤”，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楼梯传来。

“哎，于海叔叔，小伊阿姨。”

苏小伊眼神好，一眼认出了跑下楼梯的年轻人：“呀，乐天，啥时候回来的？”

“刚到家。”

于海迎了上去，上下打量着眼前肤色黝黑体魄健硕的小伙子，笑眯眯地朝他胸口杵了一拳：“呵，好小子，像个当兵的。怎么，回来探亲了？”

“于海叔叔，我复员了。”

“噢，复员啦。”于海愣了一下，马上转口道：“复员也好，省得你妈一天到晚的为你担心。”

苏小伊凑在于海耳边，悄悄叽咕了几句，转身对齐霏霏说：“大姐，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齐霏霏不解，话音撵在小伊身后：“一会儿就吃午饭了，你还乱跑什么？”

“大姐，让她去。”于海笑着解释道：“小伊说，乐天刚回来，我们要给他接风洗尘。她让司机回去一下，到省交际处宾馆订几个菜。”

齐霏霏皱眉：“咳，他一个小孩子，接什么风啊，不要那么麻烦了吧。”

“这有什么麻烦的，乐天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咱一家人不说两家子话。”

看到于海两口子这般热情，齐霏霏也不好意思拒绝，只得便罢。猛然间，她想起另一件事，一件不敢跟元凯张口的事。正好，于海在这儿，他门路多，何不请他帮个忙呢。

“于海，有件事，大姐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大姐你说。”

“乐天复员了，好孬的，总要找个工作吧。元凯生病住院，帮不上什么忙。我一个小科长，也没什么社会关系。你看……”

俗话说，听话听音，锣鼓听声。齐霏霏的意思，于海自然明白，因而不待她说完，便打断道：“大姐，乐天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乐天。你自己说，想找个什么工作？”

乐天满不在乎地咧嘴一笑：“随便啦，有口饭吃就行。”

“臭小子。”齐霏霏打了儿子一掌：“跟你说正经事呢，别这么嬉皮笑脸的。”

“真的随便。反正不管干什么，我都得从头学起。”

于海略作思索，说道：“照我看，乐天从部队回来，还是找个和军人身份相关的工作为好。乐天，叔叔问你，想不想搞公安工作？”

“好倒是好。”乐天挠了挠头：“就是别站马路牙子，别进派出所。”

“臭小子，于海叔叔帮你忙，你还挑肥拣瘦的。”齐霏霏板起脸。

“没关系，想干就好。明都市公安局局长是我的朋友，让叔叔帮你说说。”

齐霏霏喜出望外：“乐天，还不赶紧谢谢你于海叔叔。”

“是！谢谢于海叔叔。”

于海哈哈一笑，心中暗道，前几天的饭局上，明都市公安局局长还说要吐故纳新，招收一些年轻干警呢。这不正好，又给参谋长和齐大姐送了一个顺水人情。

第六十三章 萧墙祸惊心动魄 澡堂内谈笑风生

(1)

晨曦下的维多利亚海湾，云蒸霞蔚，白鸥点点。轻柔的海风扑面而来，腥中带咸，暖气融融。依照辛亥年农历，立秋已然一月有余。秋日的清晨，本当凉爽宜人，但香港地处南隅，温热往往直至中秋。

面对波光粼粼的大海，邱秉义深深吸了一口潮润的海风，缓缓抬起双手，上提，下压，收势，将一口气沉向丹田。

走罢一趟杨氏老架，浑身松弛，心旷神怡。当年在黄埔军校，国术是步兵科的必修课，他也曾学过两套拳脚。然而，那时的他，年轻气盛，看不上慢腾腾软绵绵的太极拳，更喜欢缠着教官讨教一些劈挂、弹腿等发力刚猛、一招制敌的凶狠套路。如今岁数大了，气力不逮，兼之战场上留下一身的伤，时时隐疼，无法再习练那些砍掌冲拳、闪转腾挪的招式，不得不退而求之，与一帮老头老太为伍，打起了太极。学太极伊始，他还有点“英雄末路”的无奈与感慨。哪知几年打下来，虽说尚未做到行云流水，但他喜欢上这种功夫，从中体会到无穷的韵味。太极拳舒缓、轻灵、刚柔相济，即融合了儒道，含蓄内敛，以柔克刚，又适合于长者，陶冶性情，强身健体。两年前，他在莊士敦路买了一套住宅。从家走到这儿，来回不算远，他便把这片美丽的海滨花园当成了每日晨练的场地。

“老豆。老爸。”

随着一连串“叮叮当当”的车铃声，清脆悦耳的呼唤在他身后响起。不用回头，邱秉义也知道是谁。只有他那个宝贝丫头，才会这样叫他，一声粤语，一声台语。

买下房子后，邱秉义把阿珠娘儿俩从台湾接了过来。漂泊多年，年逾半百，他终于过上了安宁美满的家庭生活。把家安置在香港，出自于两种考虑。其一，他的对外身份是经商老板，总孤单单的一个人，容易让人起疑。其二，按魏主任的说法，美华书局之工作拓新应变，且富有成效，颇受蒋副院长器重，要长期经营下去。就这样，不仅他把家迁到了香港，他的副手，经理王孝全，也把妻子接了过来。这两年，台湾以蒋总统“处变不惊，庄敬自强，养成国民建设的能力”之勉喻为要旨，基本完成了经济转型，从落后的农耕经济转化为与时俱进的工业经济，从岛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国民经济开始腾飞。同样，香港也摆脱了动乱，经济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地产势头变好，人们对前途恢复了信心。于是，邱秉义开始着手他的第二步计划，将大部分日常工作交给王孝全夫妇打理，自己则四处结缘，推贤下士，高谈阔论，结交了不少各界的头面朋友。每晚归家，热饭热菜，小酒一杯，女儿乖巧，妻子贤惠，小日子过得潇洒惬意。当然，这种安逸的生活，并未冲淡他对阿梅和秋儿的思念。只不过，逸尘和他大哥失去了联系，数年来阿梅娘儿俩音讯全无，他的思念也有所改变。他不敢再劳烦逸尘为他冒险，也不敢再奢望与亲人重聚。他的思念，

变成保佑阿梅母子平安而向上帝的祈祷，变成复兴大业而奋发工作的动力。他不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是否还能看到光复大陆的那一天。他怕自己老去，可这又是不争的事实。小时候，女儿奶声奶气地喊他“爸爸”，如今女儿长大了，他也就变成“老豆，老爸”了。明知老之将至，可就邱秉义内心而言，他不服老，恰如两年前在他五五寿宴上友人赠送的那副对联，白首不坠青云志，伏枥犹存万里心。

“吱扭”，自行车冲到邱秉义身旁刹住，一只粉嫩的小手搭在他的肩头。

“小枚。”邱秉义侧头，眼前是女儿的甜美的笑脸，嘴角微微上翘，腮边两个梨窝。这丫头，活脱脱一个小阿珠，妈妈的妙处全盘照收，却比妈妈来得白皙清秀。

“哇，老爸，看你一头的汗。”邱小枚跳下车，掏出一块小花手帕，轻轻在爸爸额头上擦了两下：“当心受凉哦。”

女儿的体贴，令邱秉义欣慰不已。可他觉得奇怪，一大早的，她跑到这儿干嘛来了？故而问道：“小枚，今天不上学吗？”

“上啊。王叔叔刚才有电话来，让你马上去书局，你要的《宋论》到了。”

听到女儿的话，邱秉义心头一震。按照他和王孝全的暗语约定，一旦有急事找他，要用“唐宋元明清”的次序传递紧急程度，“唐”意味着海峡两岸军事危机，而“宋”之紧急级别仅次于“唐”。女儿提到的《宋论》，便是王孝全通过小枚之口，告知有特大事件发生，要他马上去美华书局，刻不容缓。

“哦，爸爸去了。”邱秉义应了一声，顾不上跟女儿多啰嗦，转身便走。

“等一下，老爸。”

邱秉义停住脚步，掉头看了看女儿。

“喏，妈妈让我带给你的。”小玫从车把上解下一个小书包，递到爸爸手中。

“这是什么？”

“明知故问。”小玫眼眉弯弯，嗔中带笑：“早点呗。妈妈关心老爸，知道你要去书局，怕你饿肚子。”说罢，她骑上自行车：“我上学去了，老爸再见。”

若放在平日，邱秉义一定会目送女儿的背影，一直到看不见为止。可今天，他没有了这份闲情逸致，而是立马掉头，一路疾行，径直奔向美华书局。

大老远，他就看见书局的铁栅栏门开着，王孝全已经候在门口。

“董事长。”

“走，进去说。”

二人步入书局，拉下铁栅栏门，快步走进三楼密室。密室一角的书桌上，摆放着一部电台。红灯闪烁的电台旁，坐着一位面容姣好的女人。她是王孝全的太太，林宛如，先前在国安局就职，如今是美华书局的报务员。

“董事长，急电。”

邱秉义点点头，接过林宛如呈上的电文。

“AAA，申哥电。据报，奸匪毛林分裂，林出逃，坠机于蒙境，机毁人亡。望你部火速收集大陆之輿情民意，以助上峰研判局势，应变制变。”

看着手中的 3A 级密电，邱秉义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毛林分裂，林出逃，机毁人亡，真可谓匪夷所思，真可谓惊天动地。他不敢想象，林彪，这个从党国手中夺走半壁江山的共军将领，毛泽东的“好学生”，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钦定的皇储，被堂而皇之写进中共党章的“接班人”，居然就这么死啦。事前毫无征兆，事发突兀猝急，令人感到蹊跷诡异。

“董事长。”看到邱秉义紧锁双眉，王孝全忍不住问道：“这个消息可信吗？”

“看似难以置信。不过这是上峰得到的情报，既然发给了我们，应该不会有假。况且…”邱秉义稍稍斟酌了一下，抚掌笑道：“在我看来，发生这等事也不足为奇。纵观共匪历年来所谓的党内路线斗争，相互荼毒，心狠手辣，哪一次不斗得你死我活。且不说文革以来被打成走资派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之流，不久前，他们的四号人物，那个靠整人上位的文革红人陈伯达突然倒台，从马列主义理论家一举变成政治骗子、野心家、阴谋家，不也是出人意料，让我们大跌眼镜吗？”

“对呀。”王孝全击掌附和：“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由此推断，去年他们那个庐山会议，不仅陈某人触犯了逆鳞，也为毛林内讧埋下了伏笔。殊不知这一次血拼，竟是谁先拔剑出鞘。”

“无论谁先拔剑，均两败俱伤，林彪丧命，毛断一臂矣。”

“不错，他们祸起肘腋，自相残杀，乃是我们求之而不得。可有一点，我不甚明白。林彪已位极人臣，又是钦命的继位者，有什么事会逼得他狗急跳墙，跟他主子翻脸呢？”

“其中的真相，恐怕一时无法厘清。不过毛和历史上的暴君相仿，秉性多疑，刚愎自用，且无情无义。长期以往，势必众叛亲离，终将落得个孤家寡人。”

“董事长，上峰交办的任务，我们该如何入手？”

“兹事体大，我估计大陆内部尚属头号机密。”邱秉义眉毛一扬，冷笑道：“哼，此乃惊天丑闻，我们无需为其遮掩，反要把这个消息放出去。”

“把消息放出去？董事长，电报上没有这样的指令啊。”王孝全面露疑虑。

“呵呵，你尽管放心，此乃不言而喻。上峰要我们收集輿情民意，你想想看，倘若流言不出，何来輿情民意。孝全，你去找逸尘，把这件事告诉他，让他通过各种渠道广为传播，让人们看清共匪尔虞我诈的丑陋嘴脸。另外，如果近期有兄弟进内地，请他们帮忙搞到一些文字材料。宛如，你去打几个匿名电话，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新闻界。无论大陆还

是港澳，民众一旦得知此事，必定物议哗然，輿情大沸。上峰交代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董事长。”林宛如低声道：“仅凭匿名电话得到的新闻，报纸怕是不敢用呢。”

“言之有理。”邱秉义微微一笑：“但此事犹如共匪屙在自己裤裆里的一泡臭狗屎，记者中不乏逐臭之夫。你说是不是？”

“是。”

“哈哈”，开怀大笑中，王孝全夫妇欣然领命，联袂而去。

(2)

清晨，日头从山边探出半个脑袋，红艳艳的，看着有点晃眼。

这么好的大晴天，人都躲到哪儿去了呢？

山南生产队的老羊倌手握长鞭，任由羊儿们四处撒欢，自己却站在高坡上，睁大一双昏花的老眼，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朝山脚下张望。

山脚下，围着一道道铁丝网。铁丝网里，是明都军区空司的军用机场。机场位于方山南麓，依山得名，被人们称作方山机场。放羊无聊，看飞机是老羊倌排遣寂寞的唯一乐趣。虽说老羊倌斗大的字不识一箩，可时日久了，还是看出了些许门道，晓得大翅膀的是轰炸机，小翅膀的是战斗机。过去，山下面一向热闹，引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银白色的飞机时起时落。而这几天，机场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活像山北那片阴森森的坟地。天上不见飞机，地面不见人影，只剩下红红白白的风向标，招魂幡似的，在秋风中无力地飘来荡去。更令老羊倌奇怪的是，机场中央，居然横七竖八地停放了十几辆草绿色的大卡车。这些铁家伙又没有翅膀，为嘛挡在飞机的跑道上？还有，机场四周的哨兵也变了样，他们没穿绿上衣蓝裤子，而是从头到脚的绿军装。

不得了，出事了，肯定出大事了。老羊倌嘴唇哆嗦，心头暗道，天爷，莫不是自家人打起来了吧。

就连目不识丁的老羊倌都猜到出了大事，机场里那些被誉为“军中骄子”的空军官兵们更不必说了。这些天来，他们被荷枪实弹的陆军士兵困在营区，名曰集中学习，实则变相软禁。他们从刚开始的迷惑、不解、愤怒，变成今天的沉默、屈从、麻木不仁。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也猜得到事关重大，几近天崩地裂。只不过他们在枪口下心惊胆颤，即便憋了一肚子的冤枉委屈，也无人敢发牢骚，更不敢向上级诘难了。

进驻方山机场七天之后，常元凯终于松了一口气。看来，危机过去了。

对常元凯而言，这件人人猜疑的“大事”，早已不是秘密。9月13日上午，正在马镖高炮部队组织拉练的他，突然接到王副司令亲自打来的电话，要他停下一切工作，即刻赶回军区，有重要任务，十万火急。他匆匆赶到戒备森严的军区小会议室，等待他的，只

有三个人，司令、政委和王副司令。面带病容、脸色蜡黄的军区司令员强打精神，开门见山，命令他带领 6401 部队一个机械化步兵营，立刻接管方山机场，实施禁空令，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听到这个命令，常元凯顿生疑窦，一时缄口无言。

按理，他只是一个副参谋长，无权质疑司令员的命令。但这个命令，有悖于部队调动原则，他不敢贸然执行。有宋以来，为防兵变，皇帝老儿直接掌管负责全国军事行动的枢密院。调动军队的命令由枢密院发出，将领往往临时委派，即便掌军，亦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无法形成私人嫡系，以致犯上作乱。故而，后世治军管将，虽有稍许差异，大都沿袭宋制。根据中央军委条例，即便是权倾一方的大军区司令，也只有握兵之重，却无调兵之权。确切地说，在正常环境下，没有总参谋部的命令，谁也无权调动部队，更不用说派一个机械化步兵营接管空军的机场了。再者，自己好歹是大军区的副参谋长，即便情况紧急，也犯不着让一个军级干部直接指挥一个步兵营吧。

看到他默不吭声，而且脸上流露出一解，首长们心照不宣，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三人的默契中，政委开口了。

常副参谋长，你先看看这个。说罢，政委递给常元凯一份手抄的电话记录。

电话记录上面写道，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周恩来。

政委神情严峻地说，现在，我们面临一场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危机，周总理命令，驻各战区的海、陆、空部队都归大军区指挥，并立即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禁空命令。

王副司令黑着脸补充道，常副参谋长，由于你肩负重任，司令员、政委和我决定，把实情告诉你，但这件事属于绝密，只能你知道，不准泄露给任何人。另外，空军那边情况复杂，在进驻机场过程中，如遇抵抗，可使用武力，强行接管。

看到周总理的电话记录，听到首长们发出的命令，常元凯心头的震惊无以复加。电话记录中所指的那个人，无疑是主管军委工作的林副主席，否则紧急战备命令不可能出自总理之口。陡然间，他想起去年的一件事。于海来总院探病，曾向他暗示过，庐山会议出了大事，中央可能会有一场新的“政治地震”。果然没过多久，全国开始了“批陈整风”运动。他以为震源来自陈伯达，因为陈是排名紧跟在周总理之后的政治局常委，地位够高，名声够大。他再也没有料到，陈的倒台，只不过是地震之前的一场预震，而真正导致天塌地陷的震源是林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副统帅。但此时此刻，他不能多想，也不敢多想。他相信总理，相信军区首长。更何况，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是！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倚仗军区司令员的手谕和军区副参谋长的名头，他率兵接管了机场，一切顺利，没遇到麻烦。可顺利之余，他心头的震惊，依旧无法释怀，甚至还增添了几分忧虑。说心里话，作为一名军人，他一向佩服林彪，视其为战神，只不过，他对林彪文革以来的政治表演有些看不惯，甚至感到恶心。他知道，林彪善战，算无遗策，且掌控军队多年，到处都安插着出身“四野”的心腹亲信。一旦林彪举旗，分庭抗礼，那些骄兵悍将们必将跟着揭竿而起。正如政委所说，我们面临一场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危机。后几日，他一直困在机场，得不到任何情报，听不到任何消息，也没有接到新的命令，终日惶惶，寝食不安。

等啊等，直到昨天晚上，他终于等到了那一声亲切悦耳的“妈了个巴子”。王副司令打来保密电话，那个人摔死了，一家子都摔死了，他们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接着，王副司令命令他，把方山机场的管制工作交给步兵营营长，尽快返回司令部，接受新的重要任务。

一脚踏上北京吉普，常元凯回头，看了看空旷寂寥的机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只是在他心里，他自己都说不清，这口气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松了口气，还是叹了口气…？

而就在此时，他的妻子，齐霏霏，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但是，与丈夫不同，齐霏霏知道，她叹出的这口气，是积压了多日的怨气。

她的怨气起源于丈夫的失踪，一连数日，元凯不见人影，且音讯全无。打电话到司令部，得到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而这两天，她不敢再打电话了，因为她看到了一些迹象，非比寻常，令人惴惴。先是军区大院里全副武装的军人、军车进进出出，接着所有的哨位都加了双岗。周末儿子、女儿也没回来，说上级有命令，全员在岗，战备值班。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仅凭猜测，要打仗了，不是美帝，就是苏修。可昨天听到一个消息，又推翻了她的胡思乱想。昨晚到食堂打饭时，遇到了军区保卫部部长的爱人，家属大院里出了名的大嘴婆。大嘴婆神秘兮兮告诉她，上面出事了，军区里开始抓人，她家老头子带人抄了空军司令部，把空司的头头都抓了。齐霏霏心里着急，忙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大嘴婆说，不晓得，总归是阶级斗争喽。

坐在餐桌旁，齐霏霏看着打来的花卷、稀饭，却一点胃口也没有。元凯去向不明，乐湄在总院战备值班，乐天在公安局集结待命，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让她无由地感到一阵凄凉。唉，阶级斗争，还有完没完，就不能让人过几天消停日子吗？妈的，不吃了，上班去，看看单位里有什么消息。

骑着自行车，齐霏霏才到家属大院门口，迎面驶来一辆北京吉普，“嗞”的一声，猛地停在她身旁。

“喂。”常元凯探出头。

“咦，元凯。”齐霏霏惊喜万分：“你回来啦。”

“嗯，回家拿几件换洗衣服。”

“你还要走啊？”

“有任务。”

齐霏霏趋向车窗，悄声问道：“元凯，出什么大事啦？”

“乱弹琴！不该你知道的，不要问！”常元凯掉头对驾驶员说：“走，开车。”

闻着吉普车呛人的尾气，齐霏霏又气又恼。可她懂得部队的保密原则，不怪元凯骂她，是自己多嘴了。

管他妈的呢，哪怕天塌了，只要元凯没出事，就谢天谢地了。

(3)

这么多年，国人在阶级斗争的泥潭中跌爬滚打，多少都具备了一点政治家的素质，对变化莫测的政坛局势异常敏感，对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格外关注。他们善于从新闻的遣词造句中发现蛛丝马迹，从报纸的字里行间琢磨出稀奇古怪。今年的国庆节，为什么突然取消庆祝游行、焰火晚会？最近的报纸上，为何不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再加上党政军各级干部的神秘会议，自上而下交头接耳的小道消息，林彪出事一个多月后，这个天大的丑闻终于冲破层层樊篱，以各种正规或荒诞的方式，传入民间，传入江湖，在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闻之欣喜欲狂，有人闻之如丧考妣，有人闻之幸灾乐祸，有人闻之无动于衷。而更多的平头百姓们得知此事，却是瞠目结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市公安局集体宿舍里，常乐天 and 衣躺在床上，好像在睡觉。可从他微动的眼皮上看，又像是在思考问题。在他身边，放着一本封面破旧的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作者红色文豪高尔基³⁶。

其实，乐天既没有睡觉，也没有思考问题，而是在犯迷糊。他自己都感到奇怪，感到费解，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脑子里一直重复着一句话：有小孩掉下去么，也许并没有小孩掉下去吧？

这句话，来自他身旁的那本小说，高尔基笔下一个诡异的片段。小说的主人公克里姆趴在冰河上，一声尖叫，闭紧双眼，松开了手中救人的皮带。待克里姆睁开眼睛，冰窟窿里，他的小伙伴消失了，水面上只剩下一顶半沉半浮的羊皮帽子。小仇人死了，老天代他报了儿时受辱的一箭之仇，克里姆感到莫名的刺激与兴奋。可明明能救，却松开了手，他心里又充满了恐惧与自责。当大人们闻讯赶来，只看到一个白气冉冉的冰窟窿，那顶羊皮帽子也不见了。这时，不知谁问了一句，真的？有小孩掉下去么，也许并没有小孩掉下去吧？听到这句话，恐慌到极点的克里姆好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对呀，有也好，没有也

³⁶ 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 1868—1936），苏联作家，为苏维埃的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好，又不是自己的过错，天要下雨娘要嫁，那是他自找的。想及此，克里姆顿时心安理得，自己似乎不是个见死不救的坏蛋，依旧是个完美无缺的好人。

乐天怎么也想不明白，小说里的话不计其数，为何只有这句话，一直在他脑袋里转来转去。那个淹死在冰窟窿里的小孩，跟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彪搭不上茬啊。

…有小孩掉下去么，也许并没有小孩掉下去吧？…

奶奶的，又来了。他用力揉了揉太阳穴，点了一颗香烟。

“乐天在吗？”话音未落，来者推门而入。

“老子在。”

乐天敢于自称老子，因为他晓得，进来的肯定是彭晓光，只有那小子才这么随便，像到自己家一样，门儿都不带敲的。

“啊呀，瞧你屋里这股味儿，臭死了。”彭晓光停在门口，捂住鼻子。

“嫌臭就走人，你跑来干嘛？”

“干嘛？来给你收尸。打电话到你家，你妈说，你小子死在外面一个月啦。”

“滚蛋！”乐天抄起身边的高尔基，笑着砸向彭晓光：“你他妈才死了呢。”

彭晓光躲过迎面飞来的书，嘿嘿道：“好好好，你没死，是那个大奸臣死了。怎么样，开心吧。”

乐天眯起眼，看了看满脸喜色的彭晓光，晓得他已经得知林彪自取灭亡的消息。昨天局里传达中央 57 号文件时，局长说，根据上级指示，这个文件目前只传达到部队连级、地方支部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鉴于公安系统情况特殊，破例传达到所有党员干警，同志们一定要严格保密。可彭晓光这小子屁也不是，倒好像什么都知道了。妈的，肯定是他家老爷子泄的密。

“你都听说了？”乐天翻了个白眼。

“那还用问，我是谁呀。”彭晓光看了看烟雾中的乐天，好像发现了一个怪物，诧异道：“不会吧，你以为这还是秘密啊？”

“废话，文件上说的，要严格保密。”

“呸，保你个头啊，我在乡下就听说了。你不会才知道吧？”

乐天苦着脸：“奶奶的，可不才知道，昨天刚传达的文件。”

“你事先就没有听到一点小道消息？”

“上哪儿听去？这个月，我们刑警队一直守在局里三班倒。上级给我们规定了三不准，不准无故外出，不准打听消息，不准私下议论。”

“操，怪不得你这么臭，合着人家死了一个多月，你给谁守灵都不知道。冤不冤。”

“滚你的，别惹老子，老子心烦。”

“怎么着，你现在还值班哪？”

“不了，战备解除了。”

“那好。”彭晓光从床上拽起懒洋洋的乐天：“你不是心烦吗？走，咱们找个地方散散心。”

“去哪儿？”

“嗯…，去澡堂子吧。我昨天从乡下回来，光顾着陪我爸喝酒了，澡都没洗，身上痒死了。”

听彭晓光这么一说，乐天也感到浑身小虫子爬爬的，他伸手挠了挠后背：“妈的，身上都发霉了。走，找个师傅搓搓背。”

“哼哼，你小子身上的老垢得论斤称，哪个给你搓背哪个倒霉。”

“得了吧，你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

“乐天，咱先说好了，洗过澡，你得请我下馆子，好好撮一顿。”

“凭什么。”

“大奸臣死了，咱不该庆祝庆祝吗？”

“庆祝就庆祝，凭什么让老子请你？”

“凭你现在是资本家，老子是无产阶级。”

“呸，晓得你小子就是夜猫子进宅，没安好心。”

“那是，老子专门吃大户，你不出血谁出血。走吧！”

(4)

打打闹闹，嘻嘻哈哈，两人出了公安局大门。

说了几个省委大院里流传的小道消息，什么九一三晚上毛主席流着泪喝了两瓶酒，什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嚎啕大哭，什么以前四野的两个军在黑龙江武装叛乱，还有什么蒙古伪造现场林彪可能还活着…。

彭晓光突然话题一转：“哎，乐天，上次跟你提过的那件事，想好了吗？”

乐天还没从乱七八糟的小道消息里回过神来，信口道：“什么事？”

“上大学的事。”

“噢，那件事，有什么好想的，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啦，出了林彪这档子事，怕是要泡汤了吧。”

“不可能！我妈说，省里成立了招生筹备组，她已经跟人打过招呼了。”

“操，你小子想开后门？”

“妈的，说什么风凉话。你小子拿着工资，吃香的喝辣的，可老子还是知青呢。有后门，不开白不开。”

“哎，晓光，你说，就咱这臭水平，初中都没上完，能上大学吗？”

“管他呢。反正从工农兵里招生，水平都差不多，兴许有的还比不上咱们呢。”

“那，我再想想。”

“想什么想，就这么定了。回头我跟我妈说说，帮你也打个招呼，咱一起上家门口的三江大学。省里招生文件下来，你马上报名。”

说话间，两人来到浴室门口。

这家浴室是明都的老字号，门脸儿瞅着挺沧桑，门楣青条石上刻着两个斗大的字，汤泉，可门旁却挂了一个木牌子，上书“工农兵浴室”。推门入内，掏钱买筹，寻位落座，蹬鞋脱袜，解带宽衣。乐天当过兵，动作麻利，三下五除二，立马扒得一丝不挂。

“哥们儿先进去了。”他向还在忙着解鞋带的彭晓光招呼了一声，接过服务员递上的澡巾，套上趿拉板，呱唧呱唧，走到门帘冒气的澡堂入口。

方要掀帘，乐天突然停住脚。来过这家浴室多次，都是急急忙忙，他还是头回注意到澡堂入口处有一副对联，刻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浅灰的字迹和水汽混作一团，看上去模糊不清。他好奇，便用澡巾擦了擦，对联立马变得清清楚楚。

汤浑有益沉浮客
泉冽无分贵贱人

看到这副藏头“汤泉”的对联，乐天忍不住笑出了声。

听局里的老同志说过，洗澡不要去得太早，去早了，水还是生的，刮油伤身，要等到洗的人多了，水色变浑，最好浑不见底，像一锅浓浓的米汤，那样才养人。老同志的经验之谈，乐天嗤之以鼻。米汤一样的水，不他妈的都是别人泡出来的油泥老垢。在那里洗澡，恶心不恶心。而令他发笑的是，合着这种说法，并非老同志信口胡沁，人家澡堂子早就刻在对联里了，保不定真有几分道理。不过，乐天还是觉得下联更为有趣，似乎暗喻着一种哲理。老少爷们一丝不挂、袒胸露乳地泡在滚烫清冽的汤泉里，又哪会分得出谁贵谁贱、谁尊谁卑？

人呐，套上个行头，人模狗样儿，扒得光溜溜的，一个屁样。乐天突发奇想，精屁股郎当，林彪啥样？毛主席啥样？呸，瞎想什么哪。乐天咧咧嘴，掀帘走入澡堂。

来到大池边，伸脚试了试水温。呵，好烫。乐天怕烫，不敢下去，便打湿澡巾，慢慢地在身上揉搓。不一刻儿，彭晓光进来了。他也是个怕烫的主儿，半拉白屁股挨在池旁，手上撩着水，嘴里还“嘶嘶”嘘着气。

透过雾气望去，池子里泡着俩老头。一个羊胡子，一个驼背，虽说一身的老皮老肉，却也烫得粉红，像刚刚拔了毛的老母鸡。

“嘿，老张头，老驼子，二位先到了。”池边又过来一个老头，头顶无毛，油光湛亮。

羊胡子老头招招手：“到这儿来，林支书。今天怎么来晚啦？”

“厂里传达中央文件，刚完。”秃顶老头浸入池中，龇牙咧嘴：“哈，舒服。”驼背老头偏过脸，张开没牙的嘴嘿嘿一笑：“传达中央文件？是说你兄弟吧？”

秃顶老头没明白：“什么我兄弟？”

“林秃子呗，他姓林，你也姓林，他秃，你也秃，不是你兄弟吗？”

“操，你个老驼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呵呵呵…”

“哎？不对呀，林彪的事，你都知道啦？”秃顶老头满眼疑惑。

“这还算新鲜？早就知道了。”驼背老头洋洋自得。

秃顶老头面带不服：“又瞎吹了吧。你他妈又不是党员干部。刚才传达文件，党委书记还叫我们保密呢。”

“哪个瞎吹的煞。莫要说我，连菜场上卖肉的二呆子都知道了，说林秃子想害毛主席，没得手，开上飞机往外国跑，没得跑掉，摔死个球了。”

羊胡子老头不甘示弱，急忙反驳道：“不对吧，我听说是周总理下了命令，叫解放军放导弹，轰下来的。”

驼背老头咂咂瘪嘴：“管他怎么死的，反正翘辫子了。听说那地方比咱这儿热，热的出汗，林秃子跑的急，只穿了一条三角裤衩，还带了一群老婆呢。”

“哈哈，咳、咳咳。”秃顶老头笑得直咳，指着驼背老头说：“你个老东西，说你瞎吹，你还真敢瞎吹。什么热的出汗，那地方叫温都尔汗。哪块来的三角裤衩，那是飞机的名字，叫三叉戟。还他妈的一群老婆，死的是林彪的老婆，叶群，不是一群。”

“嘿嘿，合着我耳背啊，听岔的喽。”牛皮吹破了，驼背老头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羊胡子老头笑骂道：“哪块是你听岔了，是你个老驼子花花，想学林秃子，找一群老婆。”

“胡扁扯，哪个要学林秃子。林秃子尖嘴猴腮，一副奸臣相，我老早就看他不是只好鸟。”

秃顶老头嘲弄道：“呦呵，你还是个三年早知道吗。你早不揭发，干嘛去啦？”

“干嘛？人家是九千岁，哪个敢惹啊，老子还想多活几年呢。”驼背老头想想还不服气，反唇相讥道：“你好意思说我，你个党支部书记，还不和我老驼子一个扁样，衷心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呢。”

“哈哈…”

肆无忌惮的笑声，在低矮的澡堂里嗡嗡作响，老头们的口水，和雾气缭绕的池水混作一汤。

常乐天 and 彭晓光相视苦笑。

这么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怎么到了老百姓嘴里，都变成了闹剧，变成了笑料？！

(5)

按下门旁的开关，日光灯闪动两下，散发出苍白的荧光。

于海走进办公室，身后跟着秘书。待秘书把抱在怀里的一大摞材料放到办公桌上后，于海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好了，你可以下班了。”

“于主任，这么晚了，您还不回家啊？”

“嗯，我再看会儿材料。明天省委开会汇总，要上报中央。”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没了，你回吧。”

“那好。于主任，您今天累得够呛，也早点休息吧。”

于海没有回答，懒懒地摆了摆手。随着秘书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于海歪倒在沙发上，蹭掉皮鞋，拿起了茶几上的烟盒和打火机。

一天忙下来，他心力交瘁。而两者相比，心比力更加萎靡。

他手头上的工作，是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中第六条指示精神，将党员干部讨论该通知的反应和意见及时收集汇总，上报省委，由省委上报中央。今天一天，他都在听取文教卫口各大单位负责人的汇报。和他预期的一样，这些单位的负责人也感到左右为难，说真话吧，怕犯忌，说假话吧，又对党不忠。

上午的汇报会，与会者大都是明都大专院校和文化单位的领导。三江大学党委书记说，党委扩大会讨论文件时，同志们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发言的措辞也比较过激。政治系总支书记带头放炮，他直接引用中央 57 号文件，说林贼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反对毛主席，九大前犯过五次路线错误，恶毒攻击毛主席，夺毛主席的权，这些罪行，毛主席和中央首长都知道。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鼓吹林贼“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选他当接班人，并且写进党章和宪法草案？这不是在愚弄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拿党和国家的前途开玩笑吗？明都工学院党委负责人接着道，党员干部中奇谈怪论很多。有人说，毛主席选接班人选了几十年，选了个刘少奇，结果刘少奇变成叛徒、特务、内奸、大工贼，被红卫兵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选了林彪，结果林彪变成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自己摔死了。选来选去，到头来，选了两个贼，今后毛主席还能选到接班人吗？文化局党组书记说，老干部当中也有不少怨言。过去受刘少奇、邓小平的骗，后来受陈伯达的骗，接着又受林贼的骗，到底是我们觉悟不高上当受骗，还是我们被迫上当受骗？上级领导的话，我们还敢不敢相信？林彪这颗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了，党内是不是还隐藏着别的定时炸弹？

下午的汇报中，有些问题更为棘手，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省工农兵医院党委书记反映了一个情况，院里有位年轻医生，前两年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给中央写了不少反对林彪的信，一打三反时被拖出去枪毙了。昨天传达完文件，单位里几十位党员干部立刻联名写了申述信，要求省委为他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希望上级领导给出明确意见，否则医院党委无法安抚民愤。无独有偶，于海的铁杆兄弟徐海峰也讲了一件离奇的事，却叫人哭笑不得。徐海峰如今还是江南电讯工程学院的革委会副主任，校党委成立后当上了党委常委，这次由他来负责收集 57 号文件的情况反应。按省里下发的时间表，他本该上午做汇报，可他姗姗来迟，下午才见身影。问他为何迟到，他说，忙着救人，5 系一个女党支部书记闹自杀，刚送到医院。于海感到奇怪，她为什么要自杀？跟林彪有关吗？徐海峰苦笑，说不清，有关也无关。几天前，这个女支书听到系里几个老师偷偷议论林彪，以为发

现了现行反革命，立刻写了检举信，送到党委保卫处。没想到，两天后传达了中央文件，她大惊失色，当场精神崩溃。今天上午，她爬到反修楼天台上，披头散发，大哭大喊，我该死，我有罪，我对不起毛主席。徐海峰带人把女支书拽下墙头，人救了下来，却发现她真的疯了，不得不送进精神病院。

回想一天来的汇报种种，于海心知肚明，那些带问号的问题，不是在问别人，而是在质疑英明领袖毛主席。许多问题之尖锐，无论中央作何解释，也无法自圆其说。更何况，这还都是各级组织筛选后的问题，党员干部们私下里的议论，怕是要比明面上的更加露骨，更加犀利，更加针针见血。林彪自我爆炸，炸死了自己，也殃及了主席，在他老人家脸上抹了一层洗也洗不净的污秽。

然而，于海更为担忧的，不是主席的威望降低，而是由此而导致的各派力量的失衡。这种失衡，与自己的政治命运密切相关。根据于海的分析，九大后的中央，存在三大派系。总理一派，代表暂时失势却余威犹存的封疆大吏。林彪一派，代表貌似中允却左右逢源的军方势力。文革小组一派，代表深受圣宠却根基尚浅的政坛新锐。文革以来，三派虽然相互争斗，尚可相互制约。主席高高在上，翻云覆雨，将三派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如今林彪死了，树倒猢狲散，军方一派势穷力竭。原本三足鼎立，突然断了一条腿。剩下两派，没有了三角平衡，失去了制约，斗争会更加残酷，更加激烈。主席健在，靠着他老人家神一般的威望，尚能镇住两边，使之不敢为乱。但老人家毕竟年迈，一旦被马克思招去，权力的天平立马失衡，到那时…？

一颗烟抽完，于海又续了一支。烟雾中的他，脸色阴暗，愁眉不展。恍惚间，他回想起当年常元凯说过的一段话。如果你想过舒适安稳的日子，留下来继续当你的于总，包你一辈子没有风险。如果你想做一番事业，走出去当书记，当时代的弄潮儿。当然喽，外面海阔天空，大风大浪，搞得不好，会呛几口水。

于海纳闷，为何会突然想起参谋长的话，自己是不是有了一点后怕，有了一点悔意。说实在的，林彪之死，的确令他感到心寒，感到恐惧，感到搞政治的危险。高处不胜寒，爬得越高，越叫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是，有一点他明白，现在即便想悔，也悔之晚矣。他清楚地知道，自打他走下办公大楼的台阶，毅然决然地选择向左转，进入“八一八造反兵团”总部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把自己的一切压上了赌盘。

想到这里，他猛然站起，走到办公室门口，推开门，朝外看了看。看到走廊上空无一人，他小心翼翼地关好门，返回办公桌旁，拿起电话，拨打了一个号码。

“喂，贺延生同志吗？…，对，是我，于海。我有一些重要情况，需要马上汇报给中央文革首长。…”

第六十四章 孽缘债建国遭咒 狗血剧汉斯认亲

(1)

“江头疏雨轻烟，寒食落花天。翻红坠素，残霞暗锦，一段凄然。惆怅东君堪恨处，也不念、冷落尊前。那堪更看，漫空相趁，柳絮榆钱。”

陆放翁³⁷一首小令，寥寥数语，不仅道出了江南暮春的凄然景色，而且入妙传神。原来古人也知晓，寒食时节，最可恶的，并非桃英李蕊之翻红坠素，而是那漫空相趁的絮花，犹如鹅毛飞雪，濛濛乱扑行人面，粘在发梢，钻进衣领，侵入鼻喉，却又不似雪花那般晶莹、那般滋润，令人过敏瘙痒，不敢呼吸，端的苦不堪言。

迎着纷纷扬扬的柳絮、梧桐絮，龚雪素牵着一个四、五岁光景的小男孩，走进三江大学南园校门。小男孩头颅很大，似乎与他细小的身子不太般配。他一边扭来扭去踢着路边的絮团，一边摇晃着硕大的脑袋，小嘴里咿呀咿呀，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辛儿，你哼哼什么呢？”

“我唱歌呢。”男孩扬起小脸，一双骨碌碌的眼珠漆黑发亮。

“喔呦，今天学新歌啦？”

“嗯。”

“大点声，唱给小姨听听，好不好。”

“好！”男孩用力点点头，放开了稚嫩的嗓音：“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鬼计。鼓吹克…，嘬，嘬，咳咳…”

不着调的儿歌，惹得漫天飞舞的絮花也来凑趣，把孩子一张小脸呛得像只红艳艳的大苹果。

“辛儿，不要唱了，都怪小姨不好。”雪素急忙蹲下，轻轻拍打着男孩的后背：“别咽下去，把口水吐出来。”

“咳咳…”男孩伸出食指，在嘴巴里掏了两下，吐出一口口水，接着抬起手背，抹去咳出来的眼泪，肉乎乎的小脸蛋上留下几道浅浅的污迹。

“吐干净啦？”

“嗯。”

“喔呦，瞧瞧你的脸，像只小花猫。快，拿手绢擦擦。”

“手绢，手绢包东西了。”

“你这孩子，给你手绢让你讲卫生，怎么乱包东西呀。”

男孩从衣兜里掏出一小团物件：“小姨，幼儿园老师发的。”

³⁷ 陆游（1125—1210），号放翁，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

雪素打开一看，小手绢里包着几片云片糕：“你干嘛不吃了？”

“小姨，我带回家，给太婆婆吃。”

听到孩子的话，雪素不禁为之一愣，紧接着喉头发酸，眼眶发热。她紧紧搂住孩子娇小的身体：“好辛儿，好孩子，太婆婆没白疼你。”

雪素噙着泪花，掏出自己的手帕，在孩子腮边擦了两下，然后轻轻送上一吻。

辛儿懂事了，知道孝敬老人了。当然啦，辛儿能有今天，也的确该感谢他的太婆婆。当初能把这孩子留下来，不正是奶奶抱着他不肯放手，才帮助自己下定决心的吗。只可惜，奶奶已经无法领会到辛儿的这份孝心，她失去了记忆，谁都不认识了。只有看到辛儿，老人干涸的眼窝里还会偶尔闪现出一丝亮光。学校医院的医生说过，老太太得了老年痴呆症，属于晚期，记忆几乎空白，最多只留下一星半点的过去。医生的话，雪素当然相信，因为奶奶的变化，她一直看在眼里。前几年，奶奶还能帮着操持家务。她把辛儿当作心肝宝贝，给辛儿喂饭，为辛儿洗澡，哄辛儿睡觉，却是懵懵懂懂，不晓得辛儿是大姐的儿子，也没有把辛儿当作重外孙。在奶奶的眼里，这个小娃娃是几十年前的爸爸，那个在她怀里喝奶的大少爷。如今的奶奶，整日坐在床上，木木呆呆地看着门口，一坐就是一天，怕是连那点残存的念想都被时间榨干了。唉，雪素心里感叹，这些年多亏了奶奶，要没有奶奶的帮忙，自己还真不知道怎样把一个婴儿养大呢。可眼瞅着辛儿一天天长高，一天天好玩，一天天懂事，奶奶却变成了痴呆，太可怜了。

雪素强忍住心头的酸楚，把手帕叠成一块三角巾，两头打结，像带口罩一样，护住孩子的小脸。随即牵起孩子的小手，向七舍走去。

刚转过路头报廊，一位杵着拐杖的老人缓缓而来，和雪素打了个照面。

“汪爷爷好。”雪素停住脚步，颌首致意。爸爸系里的老主任汪子涵先生，她当然认得。

“哎，好。”老人觑起眼神：“你是…，龚教授的小女儿？”

“是的，汪爷爷，我是雪素，您还记得哦？”

“记得记得，爷爷听你背过诗。那个…，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爷爷说的对不对？”

“对，爷爷记性真好。”

“呵呵，几年没见，小丫头长大啦。”

“嘿嘿。”雪素羞羞抿嘴一笑：“人家都十九啦，还小丫头哪。”

老人上下打量着雪素：“怎么，参加工作啦？”

雪素扯了扯显得过于肥大的回纺布工作服，应道：“嗯呐，在五一食品厂工作，还不到一年呢。”接着，她拉过身旁的小男孩：“辛儿，叫…，叫太爷爷。”

“太爷爷好。”

“哎，好。这孩子是…？”

“汪爷爷，辛儿是我大姐的儿子，我是他小姨。”

“哦。”汪子涵似乎想起了什么，眼神里露出一丝怜悯，叹息道：“唉，这些年，你们活得真不易啊。”

汪爷爷的叹息，令雪素百感交集，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

“咳，过去的事不提啦。爷爷刚才去了你家，没看到你爸爸。雪素，你爸爸近来还好吗？”

“爸爸每天都去图书馆，身体还行，就是不愿说话。”

“噢，不愿说话。不说话也好，沉默是金吗。”

雪素眼中露出一丝疑惑：“汪爷爷，您找我爸有事吗？”

“有件大事，还蛮急的。这样吧，我去图书馆找他。”

“大事？汪爷爷，我爸爸他…”雪素顿时神情紧张。

老人看出女孩眼中的忧虑，慈爱地笑道：“小丫头，爷爷找你爸爸是好事，你不用担心。”

“哦。”雪素松了一口气：“汪爷爷，您知道我爸爸在哪儿吗？”

“在哪儿？”

“在图书馆地下室，和黄培德爷爷一起整理图书。快下班了，该轮到他们扫地了。”汪子涵苦笑着摇摇头：“唉，爷爷知道了，走啦。”

“汪爷爷再见。”

待老先生的身影消失在报廊拐角，雪素手牵辛儿，举步回家。

就在转身的那一刻，她猛然察觉到一束目光，贼兮兮地盯在她和辛儿身上。她顺着目光的方向凝神看去，大批判专栏前站着一群工农兵大学生，男男女女，嘻嘻哈哈，正忙着张贴大字报，一时又找不到那双眼睛。

从小到大，她常常被人盯着看。从那些目光里，她可以分辨出喜爱、欣赏、热辣，还有的流里流气。见多了，她也就习以为常，大大方方地坦然以待。只是，今天的感觉不一样，那双躲闪的眼睛，鬼鬼祟祟，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

雪素陡然觉得心跳的厉害，下意识地攥紧孩子的小手，匆匆离去。

(2)

“建国，浆糊。”

一个年轻女兵站在凳子上，把手中的浆糊刷子伸向背后。过了一会儿，未见动静，女兵转过身，高声喊道：“建国，你干什么呢？顾建国！”

尖锐的喊声，惊醒了正在发呆的顾建国，他急忙收回落在远处的目光，低声应道：“别喊，别喊，我听到了。”说罢，他接过女兵手中的刷子，在浆糊桶里沾了两下。

女兵狐疑地瞪了他一眼，抬头向远处望去：“你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

“胡说，你明明朝着那边发呆。”

“我…，我好像看见一个熟人。”

“熟人？我怎么没看见？”

“我的熟人，你又不认识。”

“哪儿呢？”

“走远了，看不见了。”

“男的女的？”女兵刨根问底。

“你管呢。”顾建国心神不定，显得很不耐烦。

女兵来了气，双手叉腰，蛾眉倒蹙：“我当然要管。”

“你管得太宽了吧。”顾建国露出不满。

“怎么，嫌我管的宽？你不敢说，是不是心里有鬼？”

“别瞎说，哪儿来的鬼。”顾建国耷拉下眼皮，不敢直视女兵严厉的目光。

“那你说啊，男的女的？叫什么名字？”女兵不依不饶。

顾建国被逼无奈，只得胡乱找个人凑数，硬起头皮一口气道：“男的，叫常乐天，比咱们早一年入学，物理系72级的。怎么样，你不认识吧？”

“嘿嘿。”女兵的脸色转阴为晴，咯咯地笑了：“常乐天，谁说我不认识，不就是那个一天到晚没正形的小警察吗。”

“你认识他？”顾建国一脸惊讶。

“当然。哎，不对呀，他们不是出去开门办学了吗？”

“噢…，刚才那边有个人看着像他，不知道是不是回来了。也许，是我看花眼了。”

“哼，看你老实交待的份儿上，饶你一次。”

顾建国没吭声，尴尬地笑笑。

女兵膘了他一眼，调侃道：“哎，顾建国，我可听说，那个小警察是你叔叔呢。”顾建国脸红了：“朱抗美，你别乱说，好不好。”

“我乱说？你老实交待，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我们两家是一个村的老乡，沾点亲戚关系，早出了五服，平时没啥走动。”这后一句话，建国说的倒是实情。自从爹死后，常家、于家和他们顾家再也没一块堆儿聚过，除了在校园碰到乐天打个招呼，几乎断了来往。他怕朱抗美缠着不放，便反问道：“哎，你怎么认识常乐天的？”

“废话，他妹妹乐湄和我一起当兵。小警察常来军区总院，我还能不认识。”

“那…，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他？”

“我跟你说他干什么？吃饱了撑的啊。”

“喂，你俩别忙着扯犊子。”另一张板凳站着个膀大腰圆、下巴上长满胡茬的男生，扯着一口东北腔打断了他们：“赶紧着，再迟捞不到晚饭啦。顾建国，下一张。”

顾建国不好意思地笑笑，从地上拿起一张写满大字的纸：“哈胡子，接着。”

位于南园报廊一侧的大批判专栏，整日人来人往，位置显要，故而时常更新。这一期专栏，轮到政治系工农兵学员主办。正在忙碌着的，都是系团总支和学生会的干部们。业已贴好的通栏大标题非常醒目，“教育革命展新貌，批林批孔战犹酣”。

虽说芦席上糊的还是大字报，内容还是大批判，却有别于文革初期那种信马由缰的大鸣大放，专栏的稿件由系学生会组织编撰，专栏的版面也有了点五颜六色的艺术感。唯一瞅着不和谐的，是芦席后面那棵被大火焚烧过的马尾松。炭化的树干上伸出两根乌突突的树杈，远远看去，像一具魔鬼附身的黑色十字架。

一晃林彪死了快三年，可“批林”的势头依旧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从刚开始的批“极左”，到批“形左实右”，到批“极右”，又到了今天大张旗鼓的“批林批孔”，批判的口径变来变去，罗织的罪名花样百出。不过，“如火如荼”只是表象，时间一久，人们也就不那么当回事了。上面叫怎么批就怎么批，上面叫批什么就批什么，其中的猫腻，谁都搞不清楚，也懒得搞清楚。虽说有人在批判中怀疑，有人在批判中反思，有人在批判中醒悟，但大多数的人习惯了当应声虫。上面一声令下，他们便不分青红皂白，噤哩喀喳，把现代的林秃子和两千年前的孔老二钉在同一根“历史的耻辱柱”上，把“阴谋复辟”和“克己复礼”挂上了钩。

这三年，顾建国也没闲着。厂里吐故纳新时，他作为“新鲜血液”入了党。批林整风时，他作为“培养对象”进了市工会理论小组。听闻常乐天、彭晓光他们忙乎着上大学，他心里也急得直抓痒。尽管他在工厂里混得有模有样，可内心深处，他从来不想只当个小小的工人，庸庸碌碌地过一辈子。他知道，从工农兵里招大学生，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古人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工农兵大学生”这块金字招牌，无论今后干什么，都是一种拿得上台盘、值得炫耀的政治资本。然而，仔细研究了招生文件后，他还是耐心等了一年，因为文件上说，5年工龄以上者，可以带工资上大学。就这样，一年之后，他怀揣二级工的工资，头顶共产党员和烈士子女的光环，昂首阔步地走进三江大学。

这一路行来，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扎扎实实，可谓春风得意，顺风顺水。哪知道，才进大学课堂，他就碰上了坎。两位大胡子革命导师冲他迎头一棒，砸得他头昏眼花，金星乱晃。

早先在市工会理论小组里，他也曾写过不少紧跟形势的应景文章，洋洋洒洒，又是弘扬马列主义唯物论，又是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写的文章纯属胡扯蛋，那些吓唬人的词藻，都是剽自两报一刊，人云亦云而已。如今坐在课堂里，众目睽睽之下，文抄公不敢当了。老师摇晃着恩格斯³⁸的《反杜林论》说，这是毛主席要求我们必学的30本马列著作之一，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句句经典，字字珠玑，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一座不朽

³⁸ 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德国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

的丰碑。作为政治系的学生，你们一定要把这本书读懂读透。只有读懂了，才能从根本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只有读透了，才能成为通晓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工作者。

尽管老师把手上的书夸得天花乱坠，可在建国眼里，它就像逃荒路上娘讨来的那一碗黑乎乎的烂糊糊，麸子野菜，树皮草根，乌七八糟地搅和在一道，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书中提到的什么微积分、能量守恒、质量互变、天体演化，什么重力、浮力、电触力，什么光素、热素、电素等等，统统都是生面孔，他压根儿就没见过。再加上那种绕口令似的文字，读起来味同嚼蜡，看上去恍若天书。

头一次，顾建国产生了畏难情绪，感觉到自己的无知与浅薄。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个大学还读的下去么？正值沮丧之际，朱抗美附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一句话，立马让他展颜开怀，如释重负。

她说，这本书，别说咱们，毛主席他老人家也看不懂。

这句“皇帝没穿衣服”的大实话，不仅使顾建国恢复了自信，也让他对口无遮拦的朱抗美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亲近感。若非女孩看重他，相信他，又岂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朱抗美投之以李，顾建国报之以桃。自此后，两人互帮互学，眉来眼去，成了同学眼里关系暧昧的男女朋友。当然，建国不小了，该交女朋友了。虽说入学时有规定，工农兵学员在校期间不准谈恋爱，更不准结婚，但具体执行起来，学校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工农兵学员来自三大革命第一线，年龄参差不齐，有不少三十大几的，尚是孤男寡女，总不能让人家单身一辈子吧。故而对男女之间的事，领导一般装聋作哑，只要不把肚子搞大就行了。

说起来，找媳妇这事，娘比儿子还着急，求爷爷拜奶奶，为建国张罗了不少次相亲。可娘看上的，都是圆脸粗腰大屁股的姑娘，瞅一眼就把他吓跑了。朱抗美小他两岁，除了皮肤黑一点，身材和相貌都说得过去。她生性直率，主动奔放，还有点傻乎乎的。建国知道，这样的女孩没有太多的心机，用不着防着。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丫头的控制欲太强，处处都要管着他。不过，建国也明白，朱抗美的强势来自于家庭的骄纵。她的父亲朱启明文革前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去年刚从“五七干校³⁹”解放出来，调到明都担任市委第二把手。朱抗美是家里的独生女，打小被父母视作掌上明珠，自然落下点小姐脾气。俗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能和朱抗美处朋友，他已经是高攀了。女孩家使点小性子，就当她撒娇，该让就让了吧。故而在朱抗美面前，他一向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一句重话也没说过。

可是刚才，顾建国居然一反常态，差点当着外人的面，和朱抗美呛呛起来。这其中的原因，谁都不知道，只有他心里最清楚。就在刚才，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人，那个摇晃着大脑袋的小男孩，他听到了一句可怕的话，辛儿是我大姐的儿子。那个男孩，那句话，

³⁹ 五七干校，文革期间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为名，强制干部、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机构。

让他涌出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感。他的耳边似乎又一次响起顾建军咬牙切齿的魔咒：“她还留下个儿子。等那个小孽种长大了，俺倒要看看，他长得像谁？！”

像吗？

只可惜，他没来得及看清孩子的五官，视线里就只剩下一个小小的背影了…。

(3)

天阴了两天，终于下起了断断续续的小雨。

絮花们失去了往日的嚣张，鼻涕虫似的，软塌塌地趴在泥泞的路面上。

七舍 103 室，窗户半开，不时从屋内飘出缕缕烟絮。窗前站了两个人，一高一矮，一瘦一胖。高瘦者是龚逸凡，嘴角叼着香烟，矮胖者是董瘦竹，手中握着烟斗。窗外不远处，是他们被扫地出门的故居，那三栋连排的小楼。原来龚家小楼的铁栅栏门前，停靠着一辆大卡车。在一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指挥下，四个后勤工人从车上卸下一张双人沙发，正在七手八脚地往小楼里搬。沙发造型典雅，桃木螺足，描金扶手，紫红绒面，提花纱罩，看上去奢侈豪华。卡车旁围了几个看热闹的男女，神情显得颇为古怪。他们一边指指戳戳，一边交头接耳。兴许他们搞不明白，这种散发着资产阶级臭气的玩意儿，只在“破四旧”的展览会上见到过，今天为何被搬进这栋小楼？

“董老，您看，像不像一场滑稽戏？”朝着小楼方向，龚逸凡弹出了烟屁股。

“呵呵，像是像，却叫人哭笑不得。”董瘦竹手捻八字胡，眯眼道：“不过，此情此景，倒让我想起一段古人的趣话。”

“您说说。”龚逸凡转过脸。

“当年王安石⁴⁰变法失败，心灰意冷，告老还乡。一日家中宴客，这位失意的阁老对客人发了一句牢骚，老欲依僧。客人机敏，对曰，急则抱佛。王安石笑道，老夫取自古诗，投老欲依僧。客人答曰，在下取自俗语，急则抱佛脚。阁老掐头，在下去脚，岂不成佳对。哈哈。”

这段趣话，龚逸凡听说过，但他不甚明白，董老为何借来暗喻“此情此景”，便问道：“董老，您的意思是…？”

“咳，这还要我明说。”董瘦竹扬起手中的烟斗，在龚逸凡脑门上虚点了一下：“眼下，你是佛，他们呢，是急则抱佛脚。哈哈…”。

老人爽朗的笑声，感染了一头愁绪的龚逸凡，董老的幽默，令他不由得也跟着笑了。他自己都感到奇怪，这么多年，他好像从未笑过吧，怎么如此难听，像夜猫子在哭。

⁴⁰ 王安石（1021—1086），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回想起自己成“佛”这一幕滑稽戏，还真让董老说中了，的确叫人哭笑不得。

两天前的那个傍晚，他和被打成右派的老校长黄培德手持笤帚拖把，正要上楼清扫，汪子涵先生把他们堵在图书馆地下室门口。

几句“今天天气哈哈”的寒暄之后，汪子涵唤了一声“逸凡”，脸上浮现出苦恼人的笑。

有件事，汪子涵道，校党委书记周峰同志找到我，要我和你谈谈。

你们谈，我拖地去了。黄培德起身回避。

黄老，请留步。汪子涵忙道，您有这方面的经验，也一起听听，帮着逸凡参详参详。

听到老主任是党委书记派来的，又看到先生如此慎重，龚逸凡不禁心生疑窦。汪先生口中的校党委书记周峰，才调到三江大学不久，自己连见都没见过，会有什么事呢？但龚逸凡没吭声，只把疑问的目光投向了汪子涵。

逸凡，你在德国留过学，应该知道马普学会吧。

知道，龚逸凡点头。马普学会的前身是威廉皇家学会，要说作用和地位吗，应该跟中国科学院差不多。

不错，受中国科学院的邀请，马普学会派出一个访华代表团，日前正在北京访问。我们之所以急着找你，有件事与这个代表团有关。

龚逸凡挠首，我跟马普学会毫无关系啊，你们找错人了吧。

这个吗，情况是这样的。代表团里有位重要成员，是马普学会数学所所长，也是波恩大学的数学教授，名叫罗尔夫·瓦格纳。他指名道姓，说是你的老同学，提出要来明都，拜会你这位老朋友。

罗尔夫？听到这个名字，龚逸凡眼前立马浮现出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当年那个阳光帅气的德国小伙子，他当然记得。罗尔夫晚他一届，两人师从同一导师，算得上同门师兄弟。读研时，罗尔夫经常拿着问题向自己请教，想不到，当年的小师弟如今当上马普学会数学所所长了。可是，虽然同窗数载，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平平，不疏不密，兼之二十多年没联系过，罗尔夫似乎犯不着“指名道姓”，专程来明都见自己吧。再者说，自己本来就一头的污水，又添上一项“里通外国”的罪名，岂不是自找麻烦。

但面对一向关照自己的老主任，龚逸凡不敢直抒胸臆，便委婉地回答道，汪先生，感谢您告诉我这件事。我知道这个人，却没有任何联系。我个人认为，还是不见为好。

汪子涵皱起两道白眉，逸凡，不要回绝的这么快。见与不见，你还要仔细斟酌。

看到龚逸凡欲语还休的一脸苦相，黄培德解围道，汪老，党委书记请你出马，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你出面，逸凡自然不好意思驳你这张老脸。换做别人，上来就谈僵了。要我说，你老弟也就别掖着藏着，上面是什么意思，你还是竹筒倒豆子，把话挑明了吧。

汪子涵苦笑道，黄老，说实话，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很清楚。周书记告诉我，科学院专门派人来，安排这次见面。听科学院同志的意思，好像瓦格纳教授以此为条件，只要能见到逸凡，他的数学所就可以为科学院提供两个访问学者的名额。科学院的同志还说，这次马普学会代表团来华访问，是文革以来我国科技界对外交往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周总理顶着巨大压力批准的。

听了汪子涵的解释，黄培德若有所思，继而问道，关于这件事，校党委是什么态度？

照我看，周书记的态度很明确。周书记说，这是一件关乎我国科学教育发展的大好事，在不违反外事纪律的原则下，不仅要安排见面，而且要尽量满足瓦格纳教授提出的要求。

什么，罗尔夫还有要求？龚逸凡感到奇怪，来就来呗，还提什么要求。

逸凡，你那位老同学的要求很简单，非官方，纯属私人拜访，到你家和你见面。

到我家？那怎么行？龚逸凡一脸窘迫，我可以不在乎，学校就不怕丢人现眼吗。

黄培德呵呵笑道，逸凡，你先别急，听汪老把话说完。

汪子涵也会意地笑了。周书记说，立刻派人把你原来住的小楼腾出来，让你搬回去。如果你还有困难，或有其它要求，也可以提出来，学校会酌情解决。另外，周书记委托我转告你两句话。第一，虽然这只是一次老同学之间的会面，但涉及到外宾，就不是你个人的事了。第二，周总理说过，外事无小事，希望你能主动配合，全力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听汪先生接连提及周总理，龚逸凡感到压力倍增，一时无言以对，默默地低下头。

看得出龚逸凡还在犹豫不定，黄培德安抚般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逸凡，既然党委书记说得这么诚恳，这么慎重，套用一句眼下时髦的话，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我看你不答应也不行了。我记得你说过，你家里有个天大的困难。何不借此机会，把它一并解决了。

龚逸凡抬起头，感激地看了看神情悯然的老校长。他知道，见与不见，根本由不得自己，上面早把坑给他挖好了，不想跳也得跳。老校长的劝慰，无非帮他下台阶，找面子，出主意，不至于把问题搞僵了。

那好吧，我听老校长的。不过，龚逸凡转脸对汪子涵说，汪先生，我也想提个要求。你说。

您大概听说过，我有一个苦命的小外孙，从出生到现在，没有户口，还是个小黑人。眼见他快该上小学了，没户口连名都报不成。我希望学校领导帮忙，把孩子的户口问题解决了。

哦，那孩子我刚才还见过，瞅着挺神气的。你家的情况我清楚，我会转告周书记，请学校出面帮助解决。

还有，龚逸凡迟疑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道，我可以在原来的那座小楼和罗尔夫见面，但屋里的家具陈设，恕我无能为力，还要烦请校方筹措。当然，这种安排只是临时性的，见面之后，我还要住回七舍。

汪子涵同情地看了看愁眉苦脸的龚逸凡，你放心，这些接待上的具体工作，本该由学校负责。

就这样，在图书馆地下室门口，这一出滑稽戏敲响了开场锣。昨天，住在小楼里那个肥头大耳的后勤造反派头头被扫地出门。今一大早，校外办拉来一车散着霉味的老物件儿，当作道具搬上了戏台。

锣鼓声中，一切就绪，只等演员们粉墨登场了…。

(4)

午饭后，天边露出鱼肚白，小雨停了。

雪素把烧好的开水灌进暖水瓶，扭头对候在身边的老人说：“外公，我过去了。”

“好，好，去吧。”董瘦竹扬了扬手中的烟斗：“小素儿，告诉你爸爸，少啰嗦，早结束。”

“哎，外公的金玉良言，素儿一定带到。”雪素盈盈一笑，走到102室门前，“啪啪”，重重地拍了三下。

这间宿舍，原来住着外文系教授许韵来，雪素打小敬重的许伯伯。

莫说雪素想不到，换谁谁也想不到，许韵来，这个当年文质彬彬一副绅士派头的留英博士，居然会变成一个令人不齿的诬告者。他招供的那份数百名“五一六分子”的黑名单，犹如阎王殿上的生死簿，把三江大学变成了人间地狱。四年深挖，腥风血雨，全校自杀身亡二十余人，殴打致残上百人，卷入漩涡数千人。可结局呢，却令人瞠目结舌。殃及全国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到头来一风吹，竟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荒诞闹剧，一场莫名其妙的旷世奇冤。运动斗然而来，戛然而止，死的白死了，残的白残了，无人承担责任，甚至连个说法都没有。然而，冤案的幸存者和死难者的家人们却无法释怀。冤有头，债有主。他们不敢向冤案的始作俑者发难，便把复仇的矛头对准了诬告者，恨不得剥其皮、啖其髓、食其肉。许韵来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但他心里的苦，遭过的罪，又有谁能体谅得到。他跳过楼，人没死成，把腿摔断了。他受过刑，那更是比死还难受。整整七天七夜，专案队的打手们轮番上阵，照强光，放噪音，抡皮带，灌辣椒水，不给他吃饭，不准他睡觉。酷刑之下，他终于神智崩溃，衍生出扭曲变态的报复心。别人诬陷我，我也诬陷别人，就是死，老子也要拉几个垫背的。他一口气写下了满满一页纸的名单，交上之后，自己都不记得到底揭发了多少人。当他从专案队解脱，夹着拐杖回到七舍，才从董老口中得知了龚家的事。待他亲如家人的梦兰，也因他诬告了龚逸凡，被他间接地送上黄泉路。他追悔

莫及，他无地自容。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之后，他丢下房间钥匙，一瘸一拐地离开七舍，至今不知所踪。

雪素记得，许伯伯失踪之后，外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殊不知可恨之人也必有可怜之处。

102 室的房门拉开一条缝，门缝里露出董和平警觉的眼睛。看清敲门的是雪素，他敞开房门，摘下耳机，不好意思地道：“雪素，是你呀，吓我一跳。”

“对不起，我怕你听不见，敲得太响了。”雪素妩媚一笑。

和平躲在屋里在干什么，雪素当然晓得。自从许伯伯失踪以后，这间宿舍就成了和平的暂栖之处。这一年来，和平常常回明都，回来就躲在屋里看书。最近，外公托人搞来一台上海牌录音机，还有几盘英语教学磁带。和平整日守在录音机前，捂着耳机一遍一遍地听。门不敲响一点，他根本听不到。

看到和平脸上的红晕未褪，雪素嘻嘻笑道：“喔哟，你胆儿也太小了吧。学英语又不犯法，有什么好怕的。”

“我有什么好怕的。”和平辩驳：“只是我一个知青，不在农村参加劳动，被人看见影响不好。哎，你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我请假回来的，陪爸爸接待他的老同学。”

“奇了怪啦，那个德国人你又不认识，干嘛要你陪？”

“唉，哪个想去吗。昨天下午，学校外办找爸爸交待外事纪律，说在家里接待外宾，不能太冷清，最好有子女陪伴，才有点家庭气氛。”雪素俏皮地眨眨眼：“你胆儿小，我爸的胆儿比你还小。人家说一，他不敢说二。我只好认倒霉，请半天假啦。”

“嘁，不上班，还叫倒霉啊。”

“当然啦。叫我去，还不是为他们端茶倒水，给他们当使唤丫头。要不，你去！”

看着雪素娇嗔可爱的样子，和平的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紊乱，连忙把话岔开道：“你找我有事儿？”

“嗯，我怕万一时间晚了，来不及去幼儿园接辛儿。正好你在，看着点时间，四点半我没回来，你就去接孩子。”

“行，你放心去吧，辛儿我接。”

“还有，万一我五点多还没回来，你去食堂打饭。”雪素从衣兜里摸出一个花毛线织成的小荷包，塞到和平手里：“喏，这里面是饭菜票，问问外公外婆想吃什么。对了，记着打点稀饭，没有稀饭，烂面条也成。奶奶没牙，硬的吃不…”

“哎呀，你有完没完。”和平笑着打断了雪素：“那个德国老外也会饿，他呆不了那么久的。你快去吧，家里有我呢。”

“那行，你去学习吧，我走啦。”雪素帮着和平掩上门，拎起刚灌好的暖水瓶，轻盈地离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瞅着雪素的窈窕背影，一直站在走廊里的董瘦竹哼起了《红灯记》。

“唉，雪素这小囡，像梦兰。哪个娶了她，享福一辈子。”董师母不知何时站到了老伴身边。

董瘦竹打住了哼哼，笑道：“呵呵，不知咱家孙子有没有这份福气哦。”

(5)

生怕怠慢了远道而来客人，离预定时间还有十几分钟，龚逸凡就已经守候在小楼铁栅栏门前。

为了表示隆重，他特意穿上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这套毛料子衣服还是当年为到莫斯科大学进修准备的，一晃十多年了，竟是头一次穿出来亮相。本来挺合身的一套衣服，如今穿在身上，居然显得空荡荡的。昨晚雪素从柜子底下翻出来，用装满开水的大茶缸当熨斗，熨平褶子，又挂在衣架上晾了一宿，可还是闻得到一股樟脑丸的味道。龚逸凡苦笑，在这场滑稽戏里，自己哪里是什么“佛”，不过是一个被人耍的小丑、一只被人操纵的木偶罢了。

“爸，现在泡茶吗？”

龚逸凡转过身，眼前猛地一阵恍惚，如梦如幻，神光离合，好像又回到了龚家大院，看到了那个在兰花间飘忽若仙的美丽少女。但这只是一瞬间的恍惚，龚逸凡知道，他心爱的梦兰，已经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他面前的倩影，是梦兰留下的一宛余香，那一朵最像妈妈的兰花，和他相依为命的小女儿雪素。

“爸，问你话呢。”

“你问我什么？”

“哎呀爸，你想什么呢。我问你，要不要把茶泡上。”

“哦，泡茶啊。”龚逸凡回转过神：“客人还没到，再等一会儿吧。”

雪素依偎到爸爸身边，娇声问道：“爸，那个德国人，跟你很熟吗？”

“唉，怎么说呢，算不上很熟。”

“那他干嘛一定要见你？”

“我也不知道。”

女儿所问，恰恰是龚逸凡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两天来，他一直忐忑不已，问了自己无数遍，罗尔夫为什么要见我？想来想去，也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益发觉得心里慌捞捞的。

“对了，爸，外公要我告诉你，少啰嗦，早结束。”

“嗯，我晓得。”唉，龚逸凡暗自叹息，福兮祸兮，孰知其极，但凭天命吧。

“哎，爸，你看，是不是他们来了。”

远处走来一群人，虽然眉眼看不大真，但从服饰上，可以分辨出两个老外，穿西装，系领带，花里胡哨的，混在灰不噜吐的中国人里，显得额外抢眼。

待人群稍近，雪素咯咯笑道：“爸，你看那个大胡子，像不像画上的马克思？”

“唉，他也老了。” 龚逸凡感叹，年岁不饶人啊。当年一头漂亮金发的小伙子，如今头发胡须纠缠在一道，咋看上去，活脱脱一只棕毛大狗熊。

不刻儿，那群人来到龚家小楼前。龚逸凡认得出，中国人里，一个是昨天找他交代外事纪律的校外事办公室主任，一个是介绍外宾情况的科学院随行翻译，一个是校保卫处的副处长，还有一个，他没见过，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看上去像记者。两个外国人，大胡子肯定是他的老同学罗尔夫，因为另一个太年轻，白皮卷发，个头挺高，长得也很帅气，一双眼珠却是黑的。

“Hollo,Gong。Führen Sie eine mehr als 20 Jahren, erinnerst du mich?” 大胡子一步跨上前，紧紧握住龚逸凡的手。

“Denken Sie Daran。” 条件反射下，龚逸凡脱口冒出一句德语。但他立马一惊，不好，自己违反了外事纪律。他被告知，会见过程中，必须讲中文，每句话都要经过翻译。于是，他连忙用中国话补救道：“记得，记得。一晃二十年过去了，难为你还能记得我。罗尔夫，欢迎你到中国访问。”

“谢谢。” 大胡子卖弄了一句中文，眨眨眼皮，黠慧地笑笑。

“瓦格纳教授，您和龚教授一起叙旧言欢，我就不陪了。” 校外办主任礼貌地笑道：“晚上，我校领导准备了便宴，为远道而来的贵客接风洗尘。一个小时后，我过来接你们。”

趁着科学院的翻译在大胡子耳边解说，外办主任把龚逸凡拉到一旁，压低声音说：“龚教授，客人就交给你了。你当心一点，那个年轻人，是瓦格纳教授带来的助手，能听懂中国话。一会你们谈话时，要注意嘴上把关，不该说的不要说。”

看到那个年轻人也在盯着他们，龚逸凡连忙侧过脸，低声道：“是，我一定注意。”

步入小楼客厅，宾主落座。雪素提来暖水瓶，蝴蝶穿梭一般，一一为客人们沏茶，顿时满室飘香。

“罗尔夫，请用茶。” 龚逸凡抬手，含笑示意。

翻译尚未来得及开口，大胡子猛地哈哈大笑，伸出毛茸茸的大手，一把拉起身边的年轻人，把他推到客厅中间：“Hans, du bist dran。”

“爸爸。” 年轻人突然面向龚逸凡跪下，操着夹生的中文说：“爸爸，我是你的儿子！”

除了恶作剧般开心地笑出泪花的大胡子，翻译愣住了，记者愣住了，雪素愣住了，龚逸凡更是如雷灌顶，目瞪口呆。

没待众人缓过神来，年轻人继续腔调古怪地说：“爸爸，我的妈妈叫卡琳。妈妈说，我的爸爸是中国人，叫龚逸凡。我是龚逸凡和卡琳的儿子，我叫龚汉斯。”

My God，龚逸凡恍然大悟，答案终于揭晓了。罗尔夫不是来看他，而是给他送来一个意外，一个惊喜，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儿子。

然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惊人一幕，这急转而下的狗血剧情，他究竟是该哭，还是该笑…？

第六十五章 遇飓风文漪受难 知才疏钟昆求学

(1)

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终于在晚饭前结束了。

放在平日，只要校领导宣布散会，常乐天肯定是一马当先，抢在别人前面溜出礼堂。可今天非同往常，他慢吞吞地尾随在人流后面，紧皱眉头，亦步亦趋，似乎在思考着一个深奥难解的问题。

说起来，这个冗长的大会并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消息。校党委书记周峰首先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让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八大军区司令互调的几次讲话精神，以及主席接见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重要划分。接着周书记又宣读了一份省委文件，承认省委在“清查五一六”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冤枉了不少好同志。省委决定，立即释放孟庆元、欧娴等革命造反派，鉴于梁适华同志在清查工作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撤销他的省委副书记职务。并根据群众揭发，成立专案组，调查梁适华利用手中权利为林彪的儿子“选妃子”的罪行。省委责成各单位迅速落实党的政策，同时要求广大党员群众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不要纠缠枝节问题，把精力放在“批林批孔”的大方向上去。

这些事，一来早就听说了，二来与自己无关，乐天根本不会往心里去。令他感到纠结的，是周书记最后宣读的一份由党中央、国务院联名下发的电报。传达伊始，周书记郑重声明，根据中央指示，此电报不准记录，不准传抄。乐天以为发生了什么惊天大事，连忙揉了揉沉重的眼皮，竖起了耳朵。可听完电报内容，不光乐天懵了，几乎人人都是大眼瞪小眼，不知所以。原来电报只不过是一封慰问电，慰问前向时在一场横扫华东地区的大风暴中受灾的灾民。

那场大风暴，虽说过去了近半个月，乐天不仅记忆犹新，而且在日记本上写过一段：“1974年6月18日，昨天傍晚突然刮了一场大风，风力高达十二级，破坏力极强，许多百年大树被连根拔起，不少房屋被掀掉屋顶。活了这么大，头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风，宿舍好多玻璃窗都碎了。外文系有两个女生被大树砸伤，其中一个生命垂危。另外，听今早的新闻，昨天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大气层热核试验，100万吨当量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凯歌，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乐天记得很清楚，自己在日记中把大风和核试验写在一起，只不过就事论事，信手涂鸦，并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可今天的这份慰问电，却是如此诡异，不禁让他产生了怀疑。党中央关心受灾的老百姓，本是件大好事，大可以头版头条地登在报纸上，

堂而皇之，广而告之，为什么不准记录，不准传抄，搞得如此神秘？莫非，这里面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

“嘿。”

一巴掌拍在肩头，惊扰了冥思中的常乐天。他掉头一看，是他的狐朋狗友彭晓光，便张口骂道：“狗东西，吓老子一跳。”

“嘁，你他妈的想什么呢，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晓光，你有没有发现，刚才传达的中央电报有点怪？”

“怪？有什么怪的？”

“第一，电报来得太晚，大风都过去快半个月了，才发慰问电。第二，慰问灾民，却不准记录，不准传抄，至于吗？”

“哎，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怪。电报里好像除了慰问，没什么秘密可言呀。”

“你有没有想过，刮大风那天，我国也爆炸了一颗氢弹。”

彭晓光大吃一惊，满脸狐疑地看着乐天：“你，你什么意思？”不待乐天回答，他立马摇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核试验都在大西北，离咱这儿十万八千里，肯定扯不上关系。”

“你说的有道理，我原来也没怀疑过。可是，你想想那场大风有多奇怪。气象台没有预报，又是内陆风，说来就来。你小子活了这么大，见过明都刮十二级大风吗？”

“嗯，还真没见过。”

“我们老师说过，有个老外写过一篇论文，研究什么蝴蝶效应，说是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扇翅膀，搞不好会引起美国的一场龙卷风呢。那天的热核试验，在大气层进行，有上百万吨当量级。它的冲击波就不会引起气候变化吗？要是没有今天传达的中央电报，我不会怀疑。可是，把这几件事连在一起，倒叫我觉得其中有鬼。”

彭晓光沉默了片刻，无奈地讪笑道：“奶奶的，就算有鬼又怎么样。反正氢弹炸也炸了，大风刮也刮了，咱们还不是活得好好的。行啦，你就别杞人忧天了。我回去问问老爷子，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哎，我问你，晚上有空吗？”

“晚上？不行，我们班党支部开会。”

“操，开了一下午会，晚上还开会，你们有完没完？”

“没法子，开门办学回来，系里要听我们的汇报。”

“呸，你们出去白玩一趟，还假惺惺地汇报，累不累。”

彭晓光的话，听着扎耳，却也一针见血。在乐天看来，所谓开门办学，名义上“学朝农”，“上管改”，“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而实际上是邯郸学步，人家种了个瘪葫芦，我们跟着画个瓢。说起来搞什么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可到头来边也没沾上。到工厂蜻蜓点水，下车间走马观花。左一个“教育革命”座谈会，右一个“评法批儒”现场会，乱哄哄的，两个月一晃而过，白白浪费了时间。

可话又说回头，即便不出去玩一圈，同学们就能安心地坐在教室里上课吗？狗屁！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是“评法批儒捧女皇”。再加上一波波的“反潮流”，校园里也是乱哄哄，一天都没消停过。

一想到“反潮流”，乐天心里就犯腻歪。妈的，一个考零蛋的知青，一个骂老师的小学生，再加上一个告御状的老家伙，咋就一道走了狗屎运，接二连三地变成了“反潮流”英雄呢。更搞笑的是，还没来得及消化这几位英雄的光辉事迹，乐天的狐朋狗友里，冷不丁地也蹦出了一个“反潮流”英雄。

乐天的这个小哥们来自部队，是政治系的学员，家中老爷子也是军队干部，级别还挺高的。几个月前，不知这小子抽得哪根筋，突然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是“开后门”上的大学，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享受了“特殊照顾”。通过斗私批修学马列，思想觉悟提高了，感到这样做对不起养育他的劳动人民，认识到“开后门”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既然错了，就要改正。他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退学回农村的实际行动，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也不知他事先有没有想到过，他的退学申请报告，竟然一举跃龙门，上了《人民日报》，还是头版头条。《人民日报》编者按说，这份退学申请报告，是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新的进攻的一份宣战书，是向广大革命干部和干部子女进行反修防修教育的一份好教材。一石激起千层浪，三江大学顿时沸腾了起来。接连几个月，大字报、大标语又糊满了校园。支持的，表态的，揭发的，敦促的，芸芸杂杂，无非是向英雄学习，敢于反潮流，敢于自我革命，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而令乐天感到不解的是，他那个小哥们前脚戴着大红花退学返乡，后脚便泥牛入海，消声匿迹了。在外地开门办学时，彭晓光给乐天写过一封信，信中透露了一个大秘密。中央发话，“反开后门”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主席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毛主席还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虽说乐天搞不明白为什么“反开后门”就是“形而上学猖獗”，但他知道，只要老人家一吭气，就没人敢“猖獗”了。瞅着身旁的彭晓光，乐天暗自发笑，别看这小子现在神气活现的，前些日子他却像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惶惶不可终日。外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写了大字报，揭发他走后门上的学，敦促他向英雄学习，主动退学，重返农村当知青。因此上，“反开后门”突然叫停，彭晓光如获大赦，格外开心，而且对学校那位“反潮流”英雄的陨落，他也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可在乐天看来，那位小哥们的下场真是有点冤。据乐天对他的了解，他写信的初衷，并非想在政治上投机取巧，而是出自于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乐天记得，当他们一帮臭味相投的干部子弟聚会时，那小子常常摆出一付悲天悯人的面孔，拿一些云遮雾罩的哲学问题难为大家。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问题有两个，时间是什么？空间是什么？哼哼，时间，空间，整来整去，他到底还是没整明白，否则，也不会让自己在错误的时间里掉进了错误的空间。什么狗屁“反潮流”，还不是让人家拿着当枪使，白当了一次冤大头。

瞧着乐天木呆呆地不吭声，彭晓光又追问了一句：“嗨，你晚上真没空？”

“没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小子肯定想敲竹杠，故而乐天回答得斩钉截铁。

“那好，我找别人去了，你可别后悔。”说罢，彭晓光转身就走。

乐天急忙捞住他的胳膊：“你说清楚，什么后悔不后悔？”

彭晓光面露得色，从上衣兜里摸出两张票：“省委小礼堂内部电影，两部连放。”

乐天的眼睛陡然一亮：“什么电影？”

“《山本五十六》，《啊，海军》。”

乐天掰开彭晓光的手，抢下一张票：“臭小子，不早说，跟老子卖关子。”接着回手朝他就是一拳：“行，够哥们。老子请假去了。”

彭晓光撵在乐天屁股后面喊道：“这就跑啦，真不够意思。你总该请老子咪西一顿吧。”

“没问题，看完电影，老子请你吃阳春面……”

(2)

数日之后的一个傍晚，涓山脚下驶来一辆自行车。山间小路崎岖蜿蜒，车轮在裸露的乱石上颠簸不已。

“哎呦。”前轮碰上一块大石头，猛地一震，坐在后座上的女孩发出一声呻吟。

骑车的小伙子是钟昆，听到身后传来的呻吟声，他赶忙捏紧刹车，双腿撑住地面，扭头问道：“怎么，文漪，伤口又疼了？”

“没事。大哥，路不好骑，我下来走吧。”

钟昆急忙撇下自行车，扶住跳下后座的文漪。她的额头贴着一块纱布，右小臂缠着绷带，绷带上渗出隐隐血迹。

“叫你多休息两天，性子就这么急。你看看，伤口又破了吧。”钟昆嘴上责备，眼神里却露出了怜惜。

“我真没事。”文漪面色苍白，神情执着：“走，大哥，咱们进山。”

涓山西麓尽头，有一小片野桑林。桑林后面，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头。原本郁郁葱葱的桑林，如今一片狼藉，手臂粗的树干折的折，断的断，白森森的裂茬犬牙交错。

钟昆搀扶着文漪，在满地的残枝乱叶中绕来绕去。走近一抔新土，二人停住了脚步。馒头状的坟前，矗立着一方青石墓碑，中书“慈母陈叶氏之墓”，右上“享年七十一岁”，左下“孝子 媳 陈抱一 季雪梅 率 孙 陈寄秋 叩立 公元一九七四年六月”。

“奶奶……”

文漪甩掉钟昆的手，双膝跪地，匍匐到墓碑前，失声大哭。

钟昆肃立在一旁，低头默哀。

文漪的伤口尚未痊愈，照理不该出院，更不宜过度伤悲。可钟昆拗不过文漪的性子，也不想让她错过这个“走七”的日子，因为她的小命，是奶奶用自己的性命保下来的。

自从文漪插队到涓山，便落户在阿梅姑姑家，和陈家老奶奶搭伴，住进了院东角的茅草房。那日傍晚，狂风骤起，鬼哭狼嚎，黑云翻滚，遮天蔽地。文漪虽然胆大，也被这世界末日般的风暴吓得胆颤心惊，浑身发抖。奶奶紧紧抱住文漪，不停地安慰道，孩子，不怕，不怕，一会就过去了。岂料狂风越刮越猛，像魔鬼手中的铁耙子，搂走茅草房的屋顶，吹垮四壁的土坯，又卷起残破的竹篱笆，射向在暴风中心颤栗的一老一少。一排竹片，如同锋利的箭簇，狠狠地插入老人的后背，其中一枝，穿透了文漪搂在奶奶身后的小臂。这一切来的太快，太出人意料，待阿梅姑姑和姑父从倒塌的茶焙房里脱险，跌跌爬爬地赶过来救人，老人家已经气绝身亡，文漪也痛得昏死过去。钟昆知道，陈奶奶并非刻意护在文漪身前，而是意外地当了文漪的挡箭牌。可文漪心里认定，没有奶奶的护佑，她活不下来，奶奶是她的救命恩人。

陈奶奶下葬时，文漪还躺在在郊区医院，不能动弹。今天是老人过世后的第二十天，按乡间习俗，亲人逝后的“头七”、“三七”和“七七”都称做“大七”，是祭奠亡灵的重要日子。虽然文漪的伤尚未痊愈，可她说什么也要来给奶奶上坟。看着悲痛欲绝的文漪，想起慈祥善的奶奶，钟昆亦觉喉头酸楚，悲从中来。他解下斜挎的书包，从里面掏出一包糕点，一把线香，一沓黄纸，轻轻地摆放在墓碑前。

“文漪，别哭了。给奶奶烧纸吧。”

钟昆并不想催促文漪，但他的确感到为难，因为黄书记只给了他一个下午的假，晚上还要到公社开会，讨论救灾物资的分配问题。大灾过后，他一直跟在黄书记身边，几乎跑遍了马镖公社所有的生产队。根据他们的调查统计，全公社有 800 多户人家房屋倒塌，大部分住房有不同程度的损毁，5 人死亡，300 余人受伤，2000 多灾民流离失所，夏季农作物基本绝收。眼下，正是社、队干部带领社员们抗灾自救的关键时刻。

整日奔波忙碌，钟昆根本没时间多想这场大风的怪异之处。公社农科站的农技员向社领导做过一次汇报，钟昆也跟着听了。可听过之后，他还是一头雾水。说起来，那位农技员倒是个正儿八经气象学院毕业的老大学生，只可惜学非所用，日常工作是推广新稻种、新化肥和新农药，气象监测反倒成了他的业余爱好。汇报会上，他引经据典，讲了一大堆什么强对流、低压槽、阶梯槽、爬线交点等专业术语之后，才说了几句钟昆能听懂的话。据他说，这场大风暴百年未遇，自明都地区有气象记录以来，这是最厉害的一次。他在明都气象局的老同学告诉他，这次大风的风速大于每秒 40 米，相当于时速 144 公里，比特别快车的速度还快。黄书记问，这么大的风，覆盖面这么广，为什么事先没有一点征兆？那位仁兄长叹了一口气，黄书记，我们搞气象的，不过是凭着经验揣摩老天爷的脸色，可天威难测，说变就变，谁能猜得准啊。

天色渐暗，灰烬香残，文漪依旧跪在坟前抽泣不已。

眼看着开会的时间快到了，钟昆弯下腰，在女孩耳边轻声道：“文漪，走吧，该回医院了。”

“大哥，我不要回医院。”文漪抹去眼泪，扶着钟昆的手臂，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我想回阿梅姑姑家。”

“不成，她家的房子还没修好呢。你不回医院，跟我回家，小姑想你呢。”

“那好吧。可是…”文漪似乎想到什么，喃喃道：“大哥，学校里住满了灾民，我去了，你住哪儿啊？”

“没关系，我去寄秋那儿，跟他挤挤。”

听到大哥的话，文漪也就不做声了。她知道，寄秋哥早就不和昆昆大哥住在一起，他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一年多前，镇里的老中医史三针先生身染重病，沉痾难起。老人家无儿无女，无亲无故，卧床不起时，只有寄秋哥一直守在老先生身边，端汤喂饭，悉心侍候。老人弥留之际，写下遗言，将自己的诊所献给了集体。但老人提出一个条件，让他的徒弟陈寄秋当诊所的赤脚医生。公社黄书记亲自拍板，同意了史三针的临终请求。寄秋哥倒也不负史老先生所托，把个小小的诊所办得风生水起，声名远播。不要说马镖镇的老乡，就连数十里外的病人也慕名而来，求医问诊。前几日，乐湄到郊区医院探望她，还曾提到过，寄秋为乐湄的爸爸开了几副药，吃过之后，她爸爸的胃病好多了。文漪看得出，只要一提到寄秋哥，乐湄的神情总有点扭捏，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打小就厮混在一起，文漪自然猜得到乐湄的心思，但她不愿点破。内心里，文漪当然希望自己的小妹妹能当寄秋哥的女朋友。可她知道，无论个人地位还是家庭出身，他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乐湄和寄秋，根本别想走到一道。

“文漪，坐好了。”钟昆跨上自行车。

“好了，走吧。”文漪环起手臂，搂住钟昆的后腰。

靠在大哥宽厚温暖的后背上，文漪感到一阵阵心跳。她也知道，不管太阳从哪边升起，这一辈子，她跟定他了。

(3)

“小姑。”

马镖中学后院，文漪一头扎进叶小芹怀中。

“文漪，不哭，不哭了啊。”小芹捧起女孩泪水涟涟的小脸，关切地说道：“来，让小姑看看，伤好了没有。”

“小姑，我都好了。”

“去看过奶奶啦？”

“嗯。”文漪眼圈通红，泪珠儿又断了线似地淌了下来：“奶奶走了，全怨我…”

“傻丫头，这怎么能怨你。奶奶护了你不假，可奶奶是被大风害死的，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走，跟小姑回屋，把脸好好洗一洗。昆昆，你也洗一下，马上开饭了。”

“小姑，我要到公社开会，来不及了。有馒头吗？我带上两个。”

“那你去大厨房，你爸爸他们正在为灾民们准备晚饭呢。告诉你爸，文漪来了，我就不过去了。”

“哎。”钟昆抬脚要走，又忍不住停下来叮咛了一句：“文漪，开完会我就不过来了。你早点休息，不准到处乱跑，听到没有。”

“嗯，听到了。”文漪轻轻地应了一声，温顺的像只小猫。

看到文漪苍白的小脸上泛出一朵红晕，小芹禁不住掩嘴偷笑。谢天谢地，可算有人管得住这个疯丫头了。

虽然昆昆至今没改口，还喊她小姑，可小芹晓得，在昆昆心目里，早已认可了她这个小妈妈。既然当妈，就要关心儿子的婚事。昆昆已经 25 岁，放在老年间，该娶妻成家，传宗接代了。文漪这孩子，是自己看着出生，看着长大的。作为姑娘家，她的性子是急了一点，干事也有点马虎，可论相貌、论人品、论心地，算得上万里挑一的好媳妇。而且，文漪瞅昆昆的那种眼神，昆昆对文漪的那份关爱，傻子也看得出来，两个孩子已然情投意合。去年她就跟钟永康嘀咕过，让他到龚大哥家去一趟，把话挑明了，寻个好日子，把文漪娶进门。可老钟说，孩子们还小，等等再说。前些日子，老钟好不容易同意了，哪知一场大风，又把提亲的事耽搁下来。这些天，马镖公社的中小学校都停了课。由于张家祠堂和老镇委会都是一码儿水磨青砖的老房子，大风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眼下教室变成了避难所，安置了数百无家可归的老人小孩，学校的老师们也变成了护理员和炊事员，参与救灾工作。文漪在郊区医院养伤，他们两口子只去看过一次，大姑出事，他们也只参加了葬礼，其它的时间都泡在学校里，没日没夜地帮助灾民。唉，小芹默默叹气，昆昆忙得难见人影，文漪又受了伤，他俩的事，也只好往后拖拖了。

“文漪，你早点休息，不准到处乱跑，听到没有。”钟昆前脚离去，后脚不知打哪儿蹦出来一个小男孩，跑到两个女人面前，倒背着双手，装作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把钟昆的话学说了一通。

“小山，才几天没见，你又长高了吗。”文漪亲昵地揉了揉男孩的头。

“臭小子。”看到小儿子钟山老嘎嘎的样子，叶小芹笑骂道：“怎么叫人呢？你得管文漪叫姐，这么大了，一点礼貌也不懂。”

“我才不叫她姐呢，要叫，我叫她……”钟山也眼看着文漪，嘴角露出一丝狡笑。

“你叫我什么？”文漪傻乎乎地问。

“嘻嘻，我叫你，大嫂。”

“坏小山，看我怎么修理你。”文漪的脸臊成了红柿子，抬手要扭男孩的耳朵。

男孩机灵，一闪身躲到妈妈背后，露出小脑袋大声喊道：“大哥，快来啊。嫂子打小叔啦。”

“行啦，臭小子，别闹了。你文漪姐的伤还没好呢。”小芹把儿子推到一旁，上前搂住满脸羞涩的女孩：“文漪，不理他，咱娘儿俩回屋。”

钟山扯住妈妈的衣襟：“妈，什么时候吃饭啊，我都饿死了。”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去，喊你爸去。你爸回来就开饭。”

没一会儿，钟永康回来了，小芹也把饭菜摆上了桌。

扒拉了两口饭，钟山眼珠一转，呜呜囔囔地问道：“文漪姐，我听大哥说，你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德国哥哥，是不是？”

“是啊。”文漪忍俊不住，咯咯笑道：“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吃饭就好好吃饭，有话吃完饭再说。”小芹敲了敲小山的碗沿。

儿子没理会妈妈，急急咽下口中的饭，继续问：“那，他长着黄头发绿眼睛吗？”

“不晓得，我还没见过他呢。”

龚逸凡有了个德国儿子的事，钟永康夫妇都听说了。叶小芹不明就里，而钟永康却见过卡琳，那个碧眼金发雪肤桃腮的德国姑娘。只不过他没想到，逸凡归国之前，居然在人家姑娘的肚子里播下了种子。更令他惊叹的是，那颗种子发芽了，长大了，居然万里迢迢跑到中国，寻根认亲，在逸凡家上演了令人拍案惊奇的一幕。当他把这桩陈年往事讲给小芹，小芹含泪笑道，逸凡大哥遭了这么大的罪，老天爷都看不过去，派个小洋人儿子来冲冲晦气了。

听文漪说，她尚未见到过德国哥哥，钟永康笑问道：“怎么，那个德国小伙子认亲之后，就没再来过吗？”

文漪撇撇小嘴，气鼓鼓地说：“可不嘛。就连认亲那天，学校外办都不准他多呆一会儿，第二天就被撵回北京了。”

小芹怨道：“哼，这也太不通人情啦。那你们和他还有联系吗？”

“有啊，雪素告诉我，汉斯哥哥来信，说他已经读完研究生，获得了波恩大学硕士学位，叫个什么…？哦，我想起来了，汉学系的硕士。”

钟山好奇地问：“文漪姐，什么是汉学啊？”

文漪愣了愣神：“我不知道。钟伯伯，你知道吗？”

钟永康笑了笑：“汉学嘛，泛泛而言，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科。汉学是一个冷门，你那个汉斯哥哥选这个冷门做研究，也许是因为他身上流着一半中国人的血。不过，要想真正了解老祖宗的玩意，他还是该到中国学习才是。”

“钟伯伯，他就要来了。汉斯哥哥的信上说，下个月他来中国，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中文，要学两年呢。”

钟山眼珠一转，立马接茬道：“哎，文漪姐，他到了北京，就可以坐火车来看你们了呀。”

文漪摇摇头：“那也不行。汉斯哥哥是外国人，外国人不准到处乱跑。”

小芹笑道：“想见面有什么难的，他不能来明都，你们可以去北京呀。”

“嗯，我爸爸说啦，等大学放暑假，让我和雪素一起去北京，让汉斯哥哥带我们逛颐和园，吃烤鸭。”

“呦，文漪姐。”钟山皱起鼻头，酸溜溜地挖苦道：“你人都没见过，一口一个汉斯哥哥的，噫，肉麻死啦。”

文漪眼睛一瞪：“那怎么啦，他是我爸爸的儿子，当然是我哥哥了。我又不是你姐，你还一口一个文漪姐的，你才肉麻呢。”

小芹一旁苦笑：“这丫头，真真长了一张刀子嘴。”

“嘻嘻，哪个叫他犯嫌啦。”文漪冲着小姑娇嗔一笑，眨眨眼眉，转头向钟永康问道：“哎，钟伯伯，你见过汉斯哥哥的妈妈吗？”

“见过。”

“她长得漂亮吗？”

没料到这丫头会冒出如此一问，钟永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只得敷衍道：“嗯，挺漂亮的。”

“那，她比我妈还漂亮？”

看到老钟面色尴尬，小芹拧了一下文漪的娇腮，笑骂道：“你个鬼丫头，这还用问，肯定比不上你妈漂亮。要不然，你爸舍得跟你钟伯伯回来吗？”

“唉。”文漪眼神迷离，长长地叹了口气：“钟伯伯，要是我爸爸不跟你回来，我们也就不会吃这么多的苦了。”

“呸。”小芹啐了一口：“傻妮子，我看你的脑袋给风刮坏了。你爸不回来，还能有你吗？”

“哦。”文漪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憨憨地笑了：“嘿嘿，那就没我了。”

(4)

夜半露生，暑气稍敛，月光如银，蛙声一片。

一盏马灯，两条人影，晃晃悠悠地出现在马镖镇的官道上。

“钟昆，刚才开会人多，不方便说话。我前两天问你的事，你想好了吗？”

“嗯…，黄书记，这两天太忙，我还没来得及和我爸爸商量呢。”钟昆把手中马灯垂向地面，籍以遮掩自己的脸红。

钟昆之所以感到难堪，是因为他知道黄书记在问什么，自己却找籍口搪塞。黄书记要调走了，到另一个县当县委副书记，想把他一并带走。走，还是不走？他犹豫不定。有些想法，他不敢直说，怕辜负了黄书记的一番好意，不得不把爸爸抬出来当挡箭牌。

这几年，钟昆一直跟在黄书记身边，鞍前马后的，倒也尽心尽责。说起来他不过是个小跟班，可黄书记待他如手足，如朋友，不仅力排众议，让他一个“右派分子”的儿子转入正式公社干部编制，而且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把他吸纳为共产党员。记得入党后不久，黄书记借着外出开会的机会，带他下馆子庆贺。两杯酒下肚，黄书记略带醉意地说，我能有今天，全靠了你的父亲。老校长在悬崖边上拉了我一把，我得救了，老校长却没能保住自己。但我想说的是，我帮你，并非向老校长报恩，而是觉得你是一棵值得培养的好苗子。我知道，对入党这件事，你不太情愿，甚至有点勉强。但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无论你想干什么，游离于这个体制之外，你将一事无成。我介绍你入党，不是让你在仕途上有钻营的本钱，也不是为你提供政治保护伞，而是为了聚沙成塔，让我们党内多一些生动

活泼的新鲜血液，多一些有胆有识的健康力量。咱们都要向你爸爸学习，刚正不阿，勇于担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为国家、为百姓多做些好事。古人道，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之三不朽。咱们都是小人物，不敢有此奢望。但若能像北宋名臣胡则那样，以德正心，以义济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就不负此生了。喝得兴起，黄书记又背诵了一段范仲淹⁴¹老夫子的《岳阳楼记》。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俗话说，醉酒不醉心，酒后吐真言。通过黄克山一番似醉非醉的肺腑之言，钟昆似乎看懂了这位公社书记，他骨子里还是个右派，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一个隐藏在党内的不同政见者。扪心而论，钟昆很敬佩黄书记，也很想在他手下工作。可是…？

“钟昆，你直说吧，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

“嗯，黄书记，我…，我想去上大学。”钟昆终于把自己的想法吐出了口。

“呵，我估摸你打着这个主意。可你知道吗，我带你走，其实里面也有你父亲的意思。”

“黄书记，我猜得到。爸爸总是怕我管不住自己，让你看着我。不过，这些年下来，我已经成熟多了。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真正感觉到自己才疏学浅，许多事情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需要进行一番系统、深入的学习。上大学，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如今我也老大不小的了，如果再不抓紧机会，这辈子恐怕就和大学无缘了。”

“嗯，你的话也有道理。”黄书记沉吟片刻，果断地说：“好，我支持你。正好今年的大学招生计划下来了，说说看，你想学什么？”

“我还是对历史感兴趣，如果能进三江大学历史系，当然最好了。”

“学历史？那可是个危险的领域，搞不好会出事的。”

“这个我懂。我现在只学习，不出声。但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这一段的历史，总该有人秉笔直书吧。”

“好，有志气！既然你都想好了，我也就不多说了。临走前，我帮你办好，也算我送给你的临别礼物吧。”

“谢谢你，黄叔叔。”钟昆喜出望外，连称呼都变了。

“好啦，叔叔我可不敢当。我敬老校长为父执，你我平辈论交。过不了多久，我也就不是你的书记了，以后见面，干脆叫我一声黄大哥吧。”

“哎，黄大哥。”

“好，小老弟，希望有朝一日，我能看到你的文革史记。”

“嘿嘿，那可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了。呀，咱们到了。”

钟昆拎高马灯，照向路边的一座小院。

(5)

隔着篱笆，可以看到院内一座半砖半坯的土屋，窗户透出豆大的亮光。

⁴¹ 范仲淹（989—1052），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钟昆走到屋前，敲响了房门：“寄秋，开门。”

“谁呀？”

“还用问，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吗？”

门开了，寄秋唤了一声“大哥”，突然发现另一个身影，赶忙扶了扶眼镜，惊讶道：“哎？黄书记，你怎么来啦？”

“怎么，不欢迎吗？”

“欢迎，欢迎。”寄秋闪在门旁，把黄书记和钟昆让入房内，神情上略显慌乱。

“寄秋，今天黄书记帮社员修房子，把脖子和肩膀扭了，想让你治一下。”

“噢，黄书记，你请坐。”寄秋拉过一张板凳，侧身将摊在桌上的一本书塞到一堆医书下面。

黄书记无意间瞥了那本书一眼，嘴角露出浅浅的笑意。

“黄书记，把上衣脱了，让我看看。”

寄秋一手轻轻地转动黄书记的右臂，前屈、后伸、内收、外旋，另一只手捏向肩关节与肌肉，问明了痛处之后，他微微笑道：“问题不大。肩关节软组织扭伤，经气运行受阻，导致局部肿胀疼痛。脖颈处的疼痛是反射疼，没有损伤。”

说罢，他捻亮煤油灯，取出银针，高温消毒后，用酒精棉球擦了擦，将针逐一刺向病人右肩周四个穴位，随后燃了一柱香，又在印堂穴补上一针：“黄书记，请你把全身放松，需要留针半柱香的时间。”

看到寄秋行针果断，毫不拖泥带水，兼之落针穴位又酸又涨，黄书记笑道：“寄秋啊，看来老乡们传言不假，你学到了史老先生的真髓，可以改名叫陈三针了。”

“黄书记，你取笑了。”寄秋面露羞涩：“我与师傅相比，可谓云泥。小子之所学，不过九牛一毛耳。”

“呵呵，臭小子，黄书记才夸你一句，你还拽上文了。”钟昆哈哈大笑：“我听文漪说，你给乐湄她爸开了方子，服过药后，她爸爸的胃病好多了。她爸爸在军区总院治了多年，都没治好，你的药方就有那么神吗？”

“没什么神不神的，只不过对症而已。”

黄书记饶有兴趣地问道：“哎，我老母亲的胃不好，能不能也用你那个方子？”

“用可以用，对老人的身子无妨，只是……”

“只是什么？”

寄秋带着歉意答道：“黄书记，我的那个方子，不是治胃病的。”

钟昆一脸惊讶：“不是治胃病的？那怎么可能？”

“大哥，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我听乐湄说过，她爸爸胃出血，被军区总院诊断为应激性溃疡。我给她爸爸把过一次脉，从脉象上看，关缓风虚，主体内脾胃不和，肝胆郁火，气滞于腕。若论控制病情，西医远比中医来得快，来得有效。可讲到调养，中

医略胜西医一筹。可谓西医治标，中医治本。我知道乐湄她爸爸的病因源自精神紧张，工作过度劳累，兼之睡眠不好，饮食失调。工作上的事，我无能为力，只能在睡眠和饮食上做些功夫。于是我给他开了个安神养胃的方子，安神为主，养胃为辅，同时让乐湄监督她爸爸的饮食，定时定量，不沾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这些日子下来，她爸爸恢复得不错，看来我那个方子还有些效果。”

“好你个小子，乐湄对你赞不绝口，合着你是糊弄人家小姑娘呢。”

“哎，钟昆，不能这么说。”黄书记抬起右胳膊，摆了摆手：“我倒觉得寄秋的方法很有道理，透过现象看本质，辨证论治，固本培元，才是中医的精华所在。哎，我的胳膊好了吗。”

香消半柱，寄秋拔出银针。

黄书记扭了扭脖颈，甩了甩胳膊：“嗯，不错，一点也不疼了。”他拉起寄秋的手，淳淳叮嘱道：“小伙子，好好干。老话说，家有金山银山，不如一技傍身。中医博大精深，够你钻研一辈子的。”

“嗯，我会好好干的。黄书记，什么时候你把老人家带来，我为老奶奶把把脉。史老先生说过，治病救人，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因人而异，一患一方，对症下药。”

“好，有空我把老太太接来，让你这个小郎中瞧瞧。好了，我走了。”黄书记起身走到门口，突然止步，扭头对寄秋神秘一笑：“小伙子，以后看书，还是当心一点好。”

待黄书记身影消失，钟昆问道：“哎，黄书记刚才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嘛？”

寄秋白了钟昆一眼：“还不怪你，我以为就你一个人，书也没藏好。”

钟昆顿时明白了，寄秋刚才看的，一定是他俩从三大附中图书馆“窃”来的“赃物”，那些“封资修”的“大毒草”。这么多年没出事，他们居然放松了警惕性。今晚侥幸，多亏来的是黄书记，只给了一个善意的提醒，若换做别人，还真危险呢。

唉，钟昆长吁了一口气。

文革至今，已然八年，依旧“绵绵无绝期”。人的一生，有几个八年？难道想看一本世界名著，一辈子都要偷偷摸摸么？

第六十六章 天欲乱流言四起 辩危机巧舌如簧

(1)

周六下午，学校一般不排课，把这个时间段留给了政治学习、校系会议、文体赛事或社团活动。

昨天傍晚，南园的报廊窗口贴出通知，校团委和学生会将联合举办一场时事讲座，题目为“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主讲者哲学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张永涛老师，时间定于星期六下午 2 时，地点教学大楼 101，欢迎全校师生踊跃参加。由于讲座的题目新颖且敏感，兼之张永涛在三江大学颇具人气，敢说敢讲，有个形象的外号，叫“张大炮”，离讲座开始还有半个小时，教学楼东侧的阶梯大教室已经座无虚席，人满为患。

怕找不到座位，钟昆早早就来了。可即便他提前了半个多小时，也只能在后排找到空位。为了消磨等待时间，他特意带了一本书，董瘦竹爷爷推荐的《太平天国史稿》。哪知刚刚翻开书，一阵激烈的争辩声从前排传来，叽哩哇啦地往耳朵里钻，搅得他没心思看书了。

凭借公社书记黄克山的鼎力相助，钟昆终于如愿以偿，走进了三江大学历史系。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间，他的工农兵大学生生涯已然一年有余。文科各系的同学都住在相邻的宿舍楼，在一个大食堂吃饭，亦常常一道举办各种活动。一来二去的，虽说彼此的名字叫不周全，却也大多混了个脸儿熟。前排那些同学，钟昆认得几个，都是高他一届的政治系工农兵学员。右边那个膀大腰圆的东北汉子叫哈大虎，外号哈胡子，左边那个又黑又瘦的女生来自上海崇明农场，是哈大虎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似乎姓杨，却叫不出名字，而坐在正前的那个背影，则是他在三大附中的老相识，被同学们唤作“变色龙”的顾建国。钟昆原本就瞅着顾建国不顺眼，如今更增添了一股窝囊气。妈的，他小子一介初中生，低了自己两届，现在倒成了“学长”了。

从刚才传入耳中的只言片语，钟昆听得出，他们似乎在争论不久前放映的故事影片《春苗》。这部电影，钟昆看过，讲的是一个名叫田春苗的女赤脚医生为贫下中农治病的故事。这么多年，钟昆一直工作在乡村基层，非常了解农民的生活现状。在他看来，农村贫穷落后，缺医少药，这本应是个披露民间疾苦的现实主义文艺题材。可为了迎合形势，鼓吹文化大革命，剧本左得离奇，人物生搬硬套，情节荒诞不经。对这类充斥着阶级斗争和政治说教的玩意儿，钟昆一向嗤之以鼻。而他之所以被前排几个人的争吵吸引，乃因他们争得有趣，吵得热闹，颇有针尖对麦芒的架势。

正在说话的是那个杨姓女支书，一口上海普通话，听上去软糯糯的，可语气却显得火药味十足：“哈大虎同志，我觉得你的政治倾向有问题。马列主义认为，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文艺从来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的。《春苗》这部电影绝不像你说的

那样，是什么极左思潮的产物。相反，它从正面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发批判了走资派，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田春苗的英雄形象。”

哈大虎侧过身，虎着脸反击道：“我说书记同志，你先把大帽子收起来好不好？我问你，你的那些英雄人物，现实生活中有几个？”

“当然有啦，李玉和，李铁梅，杨子荣，江水英，郭建光，沙奶奶，样板戏里的英雄多得交关，你看不见吗？”

“哼哼，你倒会耍花枪。”哈大虎一声冷笑：“我问的不是样板戏，而是现实生活。你总不会生活在样板戏里吧？”

“革命样板戏是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展现革命英雄形象的典范。我活在样板戏里怎么样，你敢说样板戏不好吗？”杨支书步步紧逼。

看到哈大虎脸色难看，更担心他会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钟昆连忙敲了敲桌子，笑道：“哎，同学们，大家不就是在讨论电影吗，干嘛火气那么大，整得像吵架似的。众所周知，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都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亲手打造的，个个完美无瑕，堪称万世楷模。敢说样板戏不好，除非他吃了熊心豹子胆。照我看，《春苗》这部电影，和样板戏一样，也塑造了个英雄人物。纵观田春苗在电影里的表现，岂不正如某位名人说的那样，精神上的基本态度是树立忘私的生活准则，把斗争视作积极生活的标志。”

钟昆开口时，顾建国就扭头扫了一眼，竖起了耳朵。听完钟昆的话，他觉得古怪，半分不解，半分狐疑。不对呀，大右派的儿子，怎么会为左派帮腔，变得如此革命？哈大虎的脸色更加难看，他狠狠地瞪着钟昆，方要反驳，杨支书却抢先开了口。

“刚才这位同学说得真好。田春苗在精神上大公无私，在生活中积极投身于火热的阶级斗争，她就是现实生活中英雄人物，是我们革命青年学习的好榜样。”

“哦，这位女同学，实在对不住了。刚才我引用某位名人的话，似乎用的不是地方。”钟昆狡黠地向哈大虎挤挤眼睛：“如果我没记错，那句话出自于四十年代出版的一本书，好像是墨索里尼⁴²说的。”

“哈哈。”哈大虎恍然大悟，朝钟昆一竖大拇指，朗声大笑：“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哈哈。”

“你，你们……”杨支书方知中了圈套，急得脸红脖子粗，一时说不出话来。

顾建国也弄明白了钟昆话中的诡谲之处，看到杨支书面色难堪，便从中打起了圆场：“哎，同学们，大家有理讲理，不要相互为难嘛。我认为，对于英雄人物，我们无需求全责备。刚才哈胡子问，那些英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有几个？的确，我们很难在身边找到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不过我记得，《红旗》杂志上曾刊载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按照文章中的观点，塑造英雄形象嘛，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只要有点影子就行了。”

听得出顾建国为自己解围，杨支书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应声附和：“建国说得不错。按照目前的文艺创作理论，这叫三突出三陪衬。在所有人物的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

⁴² 贝尼托·阿米尔卡雷·安德烈亚·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 1883—1945），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

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同时，要以反面人物陪衬正面人物，以正面人物陪衬英雄人物，以英雄人物陪衬主要英雄人物。”

哈大虎嘲弄道：“扯犊子。正是因为这些教条，整得文艺工作者束手束脚，文艺领域止步不前。折腾了这些年，除了那几个样板戏，文艺舞台还有什么？你没听老百姓怎么说你那个三突出三陪衬吗？突出造反派，走资派做陪衬，突出小年轻，老年人做陪衬，突出女人，男人做陪衬。”

“哈哈……”

哈大虎一番夹枪带棒的冷嘲热讽，不仅把钟昆逗乐了，周围的同学也笑成一团。哈大虎口中的“三突出”指的是哪些人，不用明说，大家也心中有数。

“你……，你反动！”杨支书急赤白脸。

“吆呵，又是一顶大帽子。吓唬谁呀？老子不尿造反派那一套。邓小平不怕辫子多，俺哈胡子不怕帽子多。”

“好啦，好啦，大家冷静一下。”顾建国连忙站起身，拦住争执的双方。

眼瞅着火药味越来越浓，作为班级党支部书记，顾建国自然要扮演消防队的角色。他知道，同学们的思想情绪和如今的政治形势一样，扑朔迷离，却又剑拔弩张，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那段接头暗语来形容，就像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

自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后，全国并未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反之，从上到下，明争暗斗，民心浮动，流言四起。暑假结束，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返校，带回来不少稀奇古怪的小道消息，像什么《红都女皇》，总理病危，批投降派，……。朱抗美告诉他，从一位北京回来的战友嘴里，听到了关于江青的传闻，说得有鼻子有眼儿，就像真的一样。传闻里说，江青在前一时期同两个美国人会谈，长达八小时，透露了许多主席的私生活和中央内幕。她讲自己是个戏子，当年中央许多人不同意她与主席成婚。斯大林讲，结婚可以，但不能让其从事政治活动。而如今她作为主席的得力助手，发起文化大革命，一举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头面人物。两美国人回去后，写了一本书，将会谈的详情全部披露。有人将此书交给邓小平，邓转呈主席。主席很气愤，目前不准江青与主席见面，并讲要开除其党籍，因为她有野心。

顾建国不敢确信这些传闻的真实性，但有一点他敢确信，这些小道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又一场党内路线斗争的前奏，是博弈双方释放的探测气球。同样，这些流言蜚语也传入同学们耳中，只不过大家好恶各异，取舍不同。钟昆刚才那个“引人入彀”的把戏，恰恰表明了他鲜明的政治态度。顾建国听人说过，这个老小子在入学前当过公社基层干部，还是党员。由于他表现突出，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当上了工农兵学员。然而，顾建国不会忘记，当年在欢庆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的游行时，自己曾被钟昆无情地戏弄过。那种众目睽睽下丢人现眼的难堪，一直令他耿耿于怀。妈的，老狐狸，故伎重演，顾建国

心头暗骂。明明借用法西斯讽刺文革，却又虚晃一枪，让人抓不住把柄，老小子太他娘的狡猾了。

不过，如今的顾建国，已经不是那个看到一张含沙射影的传单，就高喊着“抓反革命”的愣头青了。通过这些年斗争的磨练，他变得成熟，稳重，圆滑。不久前，朱抗美曾对他说过，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上层建筑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蕴育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萌芽，主席业已年迈，双方势均力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顾建国心里清楚，朱抗美在政治上没有这般聪明，更没有这般老道。她的话，肯定出自于她那个“不倒翁”的爸爸之口。他明白这段话的潜在含义，此时偏向一边，多说一句，都可能造成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再者说，过不了多久，他们这一届工农兵学员将面临毕业分配。虽然原则上是“哪来哪去”，但从去年应届毕业生的分配情况看，单位的好坏也有天壤之别。有的同学进了大城市、大机关，也有的被发配到大三线，进了山沟沟。他没有常乐天、彭晓光那样的家庭背景，即便朱抗美说过要帮他，在党政机关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却也不知那个未曾谋面的“老丈人”会不会伸出援手。在这种节骨眼儿上，一定要格外谨慎，绝不能在政治上出半点差错。古人云，“即明其哲，以保其身”，乃上上策也。

于是乎，顾建国不偏不倚，一本正经地打起了官腔：“既然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就请同学们各自保留观点。当着这么多人，我们要注意影响。”

他的话音刚落，大教室门口乱哄哄的人群里传来清脆的喊声：“大家让一让，让一让。让张老师进去。”

众人举目望去，身穿绿军装的朱抗美挤进大门，后面跟着身形矮小的哲学系老师张永涛。

(2)

朱抗美是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今天的讲座由她主持。看来她不止一次地主持过这类活动，毫不怯场，落落大方。登上讲台，几句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她便退到一旁，把会场交给了张永涛。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张永涛个头虽矮，嗓门却如同他的外号，像一门轰鸣的大炮：“我刚从北京开会回来，校团委和学生会就抓了我的差，要我开一个讲座。这位小朱同学……”

张永涛扭头瞅了站在讲台旁的朱抗美一眼，似笑非笑道：“交给我一个讲座题目，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用不着我说，大家也晓得，她这是给我下了一个套，因为这个题目太敏感，一个不留神，嘴巴溜边，擦枪走火，我就有政治危机了。”

“哈哈。”台下响起一阵善意的哄笑。朱抗美明知张老师在开玩笑，脸上还是流露出些许羞涩。

“因此，鄙人郑重宣布，今天，我们不是举办讲座，不是我一个人唱独角戏，而是开一个讨论会。在场的同志们都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当然啦，如果出了岔子，大家就可以一起帮我背黑锅了。”

“哈哈。”又是一阵掌声加哄笑。

“谢谢同志们的理解。”张永涛鞠了一躬，接着道：“好，我先来抛砖引玉。既然我们在讨论危机，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危机？简单地说，危机是一种失控的状态，一种解体的状态，一种难以自拔的混乱状态。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危机。举个例子，一个好端端的人，由于偶发事故，弄瞎了双眼，顿时从光明进入黑暗。如果他无法承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以致精神紊乱，行为失常，便陷入了危机。个体危机的影响面不大，只殃及到发生危机的个人及其亲朋好友。但是，如果出现大规模群体危机或者社会危机，就会影响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大家从报纸上看到，自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来，石油价格飞涨，从而引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去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他在发言中指出，当前的经济危机导致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小平同志回国后，特意邀请了社科院和几所大学的有关人员开会，要求他们研究这次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探讨这次危机的属性，并预测这次危机的潜在后果。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不久前，社科院会同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经济研讨会，我也参加了。这个会开得很热闹，辩论得很激烈。概言之，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次经济危机来得突然，而且范围广，影响深。从种种迹象看，呈现出1929到1933年世界性大危机的苗头，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危机由中东石油战争引发，影响局部，发展缓慢，不会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而且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吸取了教训，有了一些应对危机的方法，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张永涛扫视了会场一眼，笑着说道：“同志们可能要问，既然会议是研讨经济危机，那跟政治危机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我想说明两点，第一，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会演变为大国政治危机和世界大战；第二，这个世界不仅有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这两个阵营的分化瓦解，此消彼长，都可能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突变。实际上，这次北京会议上争议最大的，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争议的主题，是我们北边的邻居，苏联。”

针对苏联的问题，与会者也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复旦大学为首，另一派由北京大学领军。复旦派认为，苏联不存在经济危机。按照马列主义理论，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过剩，而苏联生产不足，甚至无法满足国民需求。另外，苏联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垄断，集中性、控制性、计划性很强，完全可以操控市场，避免无序生产和通货膨胀。但由于苏修当局背弃了马列主义，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对内实施反动统治，已经将国家和人民带向

崩毁的边缘。如果说苏联面临危机，则苏修当局的危机是政治危机。北大派则认为，生产过剩只是经济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苏联存在两种现象，一方面大机器生产过剩，难以消化，另一方面消费品生产不足，市场萧条。这两种现象，都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表面上看，苏联的经济体系和我国类似，说得好听点，叫独立自主，说的不好听，则叫做闭关自守。而实际上则不然，苏联作为石油出口国和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已经逐渐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因此，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势必影响到苏联，产生连锁反应。至于苏修当局目前是否面临政治危机，尚无明显迹象，我们很难评估，也很难界定。

好了，我暂且讲到这里，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吗？”

张永涛话音方落，后排有人举起了手。

“那位同学，请问吧。”

举手的是哈大虎，他起身道：“张老师，我是政治系的学员，这学期正在学《资本论》。按照革命导师的说法，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痼疾，并且会周期性地爆发。我想知道，经济危机，多少年发生一次？”

“根据 1857 年以来的估测，大约每十年就有一次小的经济危机，三十年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当然了，这只是估测，并不一定完全准确。”

“那，我国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吗？”

“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你不妨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今，我们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就连买块肥皂、买包香烟都要凭票，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哈大虎略作思考，大声答道：“说明我们供不应求，没有生产过剩。”

“完全正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经济危机往往在经济发展最繁荣时爆发。而我们呢，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离‘繁荣’这两个字还差得远哪。”

哄笑声中，前排一位男生举起了手：“张老师，我有个冒昧的问题，不知道可以问吗？”

“请问你是哪个系的？”

“地质系，找矿专业。”

“哦，地质系的同学也对我们的讨论感兴趣？”

“毛主席说过，要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

“呵呵，说得好。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有多冒昧，不过，只要你别把我往沟里带，问什么都可以，请吧。”

“嘿嘿，张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观点倾向哪一派，复旦派还是北大派？”

张永涛朗声笑道：“呵呵，你的问题不算冒昧，我可以告诉你，鄙人一派不派，或者说，是个稀里糊涂派。”

“哈哈。”满堂笑声中，那个地质系的同学继续问道：“为什么？是不是张老师不敢放炮了？”

“嗨，连地质系的同学都知道我的外号，看来我张大炮果真是臭名远扬。”又是一阵大笑，待笑声渐弱，张永涛答道：“我说糊涂，并非不敢放炮，而是我没搞清楚，如今的苏联，到底属于哪一种社会制度。”

“苏联是修正主义呀。”

“No, No, No。”张永涛连连摇头：“修正主义并不是社会形态，而是对正统马列主义的修正性解释，属于思想理论范畴。你能不能告诉我，苏联现今的社会制度，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嗯…”那个男生挠挠头：“从我们对苏修的批判上看，应该是资本主义复辟了。但苏联并没有恢复私有制，也没有资本家，好像又不是资本主义。”

“呵呵，英雄所见略同。”张永涛笑道：“你我一样，都是稀里糊涂派。”

(3)

“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

哄笑中陡然冒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不高却咄咄逼人，大教室里顿时静了下来。

说话的是政治系学员杨支书，黑瘦的脸上不带任何表情：“今年6月，毛主席接见了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他老人家对波尔布特同志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⁴³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因此我认为，即便苏联没有资本家，也是资产阶级国家。苏修篡改了马列主义，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正在逐步演变为资本主义。而我们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通过文化大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宣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这位同学，如果我没记错，你是上海革命大批判小组的成员吧？”

杨支书颇为得意：“是的，我是农林口外围组成员，不脱产。”

“噢，果然了得。”张永涛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你刚才说，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可我并没有表明观点，难道你不同意我没有观点吗？”

台下哄笑四起，好事者还嘘起了口哨。

杨支书辩白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稀里糊涂。我们总该讲革命原则吧。”

张永涛呵呵一笑：“说得很好，那咱们就来讲讲革命原则。众所周知，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有一个著名的科学论断，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刚才，你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如果说，在国家体制上，我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国家机器还在压迫无产阶级，那么我问你，你是否要再进行一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呢？”

杨支书猛地一愣，吭哧道：“我…，我也没说我国是资产阶级国家。那句话，是列宁说的呀。”

⁴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1924），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张永涛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说道：“我认为，你并没有理解列宁同志的话，也没有真正理解毛主席为何引用列宁同志的话。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物质社会的充分繁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十月革命前，俄国大致处于资本主义的中级阶段。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列宁认识到，资本主义越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越困难，俄国只能先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列宁新经济政策下的苏联，就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那么，解放前我国的国情呢，甚至比不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以小农经济为主，没有社会化大生产，没有成型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依据马列主义唯物论，社会进步有其客观规律，不随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因此，我们必须补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课。但是，我们有的同志似乎操之过急，超越社会发展，片面追求所有制关系的‘一大二公’，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绝对化，刮共产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呢？适得其反，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严重脱节，甚至无法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我个人认为，毛主席之所以引用列宁同志的话，就是想提醒我们，我国依旧处在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只能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而不是过早地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手段当作资本主义消灭掉。”

张永涛一通旁引曲证的滔滔雄辩，驳得只会喊口号的杨支书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学了三年的政治，顾建国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导师的一句话，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怎么解释，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啦。杨支书站在左边，用毛主席的话强调对资本主义实行全面专政的必要性。而张老师站在右边，用毛主席的话暗喻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究竟孰是孰非，顾建国也没个主张。不过他来自工厂，知道厂里生产效率低下的弊病。看到杨支书下不来台，便起身问道：“张老师，我也是政治系的学员，入学前当过工人。听老师傅说，过去，厂里对表现好、贡献大的工人发放奖金，以资鼓励，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文革后，奖金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我想问，如果奖金制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不是应该恢复？”

“当然。”张永涛果断地把手一挥：“物质奖励的问题早就在理论上有了定论，不懂得物质奖励就不是马列主义者。社会主义时期，不能吃大锅饭，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干多干少都一样，而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不懂得这个原则，或者违背这个原则，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

张永涛的慷慨陈词，博得台下掌声雷动。近几年，人们耳边充斥着“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荒诞论调，而贫瘠的生活却让他们看清了现实，海市蜃楼般的空洞理想无法取代萝卜青菜，无休无止的路线斗争无法换来白面大米。渐渐地，人们从失望走向怀疑，又从怀疑中衍生出反感。张永涛的话，过去无人敢说，却那么切合实际，那么大快人心。

从讲座开始，钟昆就一直仔细琢磨着张永涛的每一句话。他听得出，张永涛话里话外还藏着许多东西，但他不敢合盘托出，只能在革命导师的旗号下，玩点“以己之矛，攻

己之盾”的把戏。原本，钟昆不想提问，但听张老师讲的精彩风趣，且能言善辩，他终究还是没忍住，高高地举起了手。

“后排的那位男同学，你有问题吗？”

“张老师，我是历史系的学员，想问一个和今天讲座题目相关的问题。1966年，毛主席给江青的信里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按邓小平的说法，天下大乱，就是危机。如果我国不存在经济危机，那么，主席信中所指的天下大乱，是不是政治危机？”

“呵呵，你也想把我往沟里带。不过，咱们中国人很会玩文字游戏的。举个例子，相传曾国藩⁴⁴率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连吃败仗，便上书朝廷，言及屡战屡败，叩请皇帝派兵救援。而他的幕僚觉得，‘屡战屡败’词意颓唐，莫若改为‘屡败屡战’，便体现出百折不挠的顽强勇气。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前人的教训值得汲取。因而，针对你的问题，鄙人的回答非常简单，苏修美帝乱了，才叫政治危机，而我们乱了，那就得换成毛主席的话，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哈哈……”掌声、笑声、拍桌声、跺脚声轰然而起……。

(4)

此刻，在教学大楼三楼的一间小教室里，似乎也有个会议。与会者屈指可数，个个紧绷着脸，神情严肃，和楼下大教室里肆无忌惮的喧哗喝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靠窗的位置上，坐着一个脸色苍白、身形消瘦的男人。他就是三江大学曾经名噪一时的红色暴动队司令，孟庆元。乍看上去，他还算年轻，可头顶毛发稀疏，额前亦有了几道深浅不一的皱纹。听到楼下传来的阵阵掌声哄笑声，他厌恶地皱紧眉头，默默起身，关上了窗户。

转过身，他低头看了看手表，朝坐在旁边的女人说：“小王，你下去迎一迎，贺延生同志……咳咳……，该到了……咳咳……”

一口浓痰，堵住了孟庆元的喉咙。他急忙推开刚关上的玻璃窗，伏在窗沿上，且咳且吐，气喘不已。

孟庆元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不要说他，换个身子骨再硬朗的人，也经不住这些年的玩命折腾。文革伊始，他举旗造反，想一鸣惊人，却被打成小爬虫，开除党籍，挨批挨斗，如过街老鼠。哪知须臾间咸鱼翻身，在“炮打司令部”的号角声中，他受到中央文革小组首长的青睐，一飞冲天，变成响当当的造反英雄。灭保皇派，他出手狠辣，批走资派，他毫不留情。借一月风暴的东风，他带人夺取了省委的大权，坐上明都公社的第一把交椅，感觉那叫个好得很。谁料屁股还没坐热，八一八突然发难，兵临城下，把他们撵出了省委大院。从那以后，他开始走下坡路。两派分裂，文攻武斗，反军乱军，功亏一篑，弄得个

⁴⁴ 曾国藩（1811—1872），晚清时期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清末汉族地主武装湘军的首领。

倾家荡产，全军覆没，靠着一条小船逃离明都，东藏西躲，仓皇皇如丧家之犬。好不容易盼来“大联合”的圣旨纶音，他重拾旧部，东山再起，当上了威风八面的省革会副主任。岂知好景不长，一个清查五一六，他又从云巅跌入谷底。专案组的棍棒，打得他体无完肤，专案组的辣椒水，灌得他五内俱伤。如今的他，无权无势，无名无份，只落下个病怏怏的身子和一纸“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暂时养病，等待安排”的审查结论。这些年，他大起大落，变化无常。唯一没变的，是他身边那个二道毛子女生小王，一直追随左右，忠心不二。当然，说“没变”也不十分确切，她和他结了婚，变成了他的女人。

“王老师，你身子不方便，还是我去吧。”坐在教室门旁的钟明连忙起身，拦住了挺着大肚子的女人。

今天会议的参加者，都是明都的老造反派，自然少不了红极一时的革命小将钟明。她可谓幸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总算躲过了“清查五一六”那场劫难。只不过，“扎根一辈子”的誓言终成虚话，她的知青组，已经水流花谢。畹香投江自尽，柳絮病退返城，桂芝姐出嫁外村。钟明孑身一人，咬牙坚持了两年，再也撑不下去，随了那个零蛋英雄“反潮流”的潮流，报名上大学，现如今是明都农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昨晚孟庆元派人来，通知她开会。就内心而言，她不想再卷入是非，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已经磨掉了她的激情和锐气。她不知道她都干了些什么，她只知道，夜深人静时，她会偷偷地哭，想妈妈，想哥哥，有时梦里还会出现那个模糊的身影，那个给她写过好多信、可她连信封都没拆开的“右派”爸爸。当然，她还会想起另一个爸爸，她的继父李铁山。虽说继父的脾气暴躁，但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继父对她还是不错的。可自从她写了《致父母的一封公开信》，便和继父断了联系。直到不久前，三江大学派人找到她，送来继父的遗物，说李铁山在挖防空洞时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令她颓唐沮丧，本来性情冷漠的她又多添了一层孤僻。上大学这两年，她把自己埋在书本里，几乎与世隔绝。若非昨晚的来说，会议是应贺延生同志要求召开的，她必定会找个借口推辞。然而，贺延生于她，有战友之情，有知遇之恩，怎么也该见上一面吧。

“庆元哪，贺延生同志这么急着找大家开会，是不是有重要消息？”说话的是红暴的老大姐欧娴，她的变化不大，还是一脸富态。

虽说欧娴和孟庆元一样，也被抓进专案组，可她毕竟上了点年纪，又是个女人，打手们讲革命人道主义，没给她灌太多的辣椒水。一晃数载，白云苍狗，三江大学江山易主。从专案组解脱后，她的三大革委会主任头衔被没收，贬回校宣传部，坐上了冷板凳。昔日的风光，失去的权力，“五一六”的无妄之灾，不仅令孟庆元切齿含恨，欧娴也一样于心不甘。他们重聚在一起，整合了一帮难兄难弟，又杀回三江大学的政治舞台。批林批孔时，他们贴出新一轮硝烟弥漫的大字报，以原省委常务副书记梁适华作为突破口，揭发他假“深挖五一六”之名，行迫害革命造反派之实，以挑选“外事工作人员”为名，为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选妃子，并扬言要继续革命，坚决挖出梁适华之流的黑后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他们在大字报里泣血悲书，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此乃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几年来最惨痛的教训。本想煽风点火，趁机火中取栗，岂料三大的师生们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政治激情，对他们的表演无动于衷，漠

然置之。他们白忙活了一场，好像一拳头打到棉花上，有气无力，有声无息。大字报贴出没两天，就被拾荒的老婆婆当作废纸，撕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无所适从间，贺延生自天而降，欧娴感到突兀，亦感到欣慰，心头燃起了新的希望。

“欧大姐，老贺的信里没多讲。”咳出了粘在喉管里的浓痰，孟庆元说话顺畅多了：“老贺只告诉我，他这次来，将作为中央特派记者，常驻新华社明都分社。最近有一些新情况，要和老战友们吹吹风。”

“贺延生同志到了。”钟明推开房门，贺延生紧随其后。

众人纷纷起身，鼓掌欢迎，却发现贺、钟二人身后还跟了一个人，一个昔日的仇敌，“屁匪”头头，徐海峰。

徐海峰此行前来，实属情非得已。接到会议通知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老领导于海。上午，于海打电话给他，说省里开会，脱不开身，要他派车，接贺延生到会场，同时让他作为八一八的代表，摸摸情况。电话里还说，开完会，将贺延生送到省委交际处饭店，于海代表省革委会设宴招待。今天扮演何种角色，徐海峰心知肚明，徐庶进曹营而已。看见满屋子都是当年的“暴徒”，以及那一道道恶狠狠地目光，徐海峰一声不吭，悄悄地坐在角落里的一张空椅子上。

一通握手，几句寒暄，贺延生面色沉重地开了口：“同志们，这些年，你们辛苦了。今天，我受中央首长的委托，向在逆境中顽强战斗的革命战友们表达衷心的慰问。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

这一番红卫兵式的开场白，熟悉亲切，却又陌生久违，直使得孟庆元、欧娴一干造反派们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待众人平复了情绪，贺延生继续道：“同志们好不容易重聚在一起，肯定有许多委屈要倾述，有许多话要说。但是，我们的敌人，没有留给我们太多的时间。所以，我开门见山，跟明都的战友们吹吹风，谈一谈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老贺，你坐下说吧。”孟庆元掏出钢笔，打开了笔记本。

“没关系，我站着说。”贺延生扫视了众人一眼：“同志们，当前的形势是什么，我想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今天的吹风会上，我不点名道姓，想必同志们也知道我指的是谁。

自从那个人恢复工作之后，以促进生产、发展经济、搞四个现代化为幌子，故态重萌，走上了右倾回潮的老路。对此，江青、张春桥⁴⁵、姚文元⁴⁶同志曾在不同的场合一再警告，

⁴⁵ 张春桥（1917—2005），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四人帮”成员之一。

⁴⁶ 姚文元（1931—2005），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四人帮”成员之一。

当前，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今年三月，军委政治部举办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会，春桥同志在会议上明确指出，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不清楚，即便有了所谓的现代化，仍然会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可是，那个人出自于他的走资派本性，不思悔改，顽固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前不久，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又一次大放厥词，说什么‘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同志们听听，连毛主席的话他都敢公然歪曲，还有什么他不敢干的。他的所谓‘全面整顿’，实则全面反攻倒算，全面走回头路，其目的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两年来，尤其是今年的七、八、九月，谣言四起，蛊惑人心。有些政治谣言极为恶毒，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首长。与此同时，许多被打倒的走资派借机复出，他们遥相呼应，狼狈为奸，一条新的修正主义黑线正在形成。表面上看，形势似乎对我们不利，但是，我要告诉同志们，目前已经呈现出新的转机。

今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根据主席的谈话精神，《红旗》杂志发表重要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也全文转载。文章指出，《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同志们，主席的话，内涵深刻，大有文章。我们要一字一字地细抠，一句一句地推敲，从中学习领会新的精神。

为什么要批《水浒》？为什么说它鼓吹阶级调和论？宋江为何要架空晁盖？谁被谁招安？究竟谁是投降派？……”

贺延生一连串的问候，句句含沙射影，句句触目惊心。在座的除了两个人，一个是躲在角落里的徐海峰，低垂着脑袋，看不到表情，另一个是钟明，苍白的小脸依旧冰冷冷的，好像结了一层寒霜，而其他与会者们像打了鸡血似的，个个神情亢奋，两眼放光。

他们或许还没完全搞清楚内里的猫腻，但凭着造反派的直觉，他们知道，革命的号角又吹响了，机会又来了。

天下，又要大乱了……

第六十七章 遇名师良言冬暖 打招呼翻脸无情

(1)

今儿个是圣诞节，是基督徒们欢庆他们的救世主耶稣降临人间的日子。耶稣究竟哪一年哪一天出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千百年来，习以成俗，一至於斯。无论人们是否相信、是否在乎神的存在，这一天已然成为西方世界的法定节日。

然而，对经历过革命洗礼的中国人而言，圣诞节是反动的宗教迷信，是糜烂的封建糟粕，早就被革命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即便有些冥顽不灵的老头老太暗地里还在信奉那个马厩里出生的小娃娃，他们也不敢把这一天当节过，甚至连提都不敢提。看不到脚下这片黄土地上的热闹，老天爷亦觉得索然无味。一大早，天色就是灰蒙蒙的。时近正午，日头依旧无精打采，没有一丝暖气。

开午饭的时间到了，食堂里却和校园一样，清冷得很，前来就餐的同学寥寥无几。钟昆知道人少的缘由，反正起来也没事干，这么冷的天，不如躲在宿舍，捂着被子赖床。若不是自己要去龚叔叔家，保不定这一顿的饭票也省了呢。喝掉最后一口冰凉的咸菜汤，钟昆洗净饭盒，夹在腋下，双手捂着耳朵，口中呵着白气，匆匆向七舍走去。

远远地，他看到七舍门洞里冒出一个老态龙钟的身影。老人浑身裹得滚圆，手拄拐杖，颤颤巍巍地想下台阶。

“董爷爷。”他赶忙跑上去，搀扶住老人的胳膊。

“吆，昆昆。”老人呵呵笑道：“怎么，今天不上课吗？”

“又停课闹革命了。我来看看您和龚叔叔，顺便问问有什么东西带给文漪，我下午回马镖。”

“哦，又闹革命了。”老人眯起浑浊的双眼：“这次闹什么啊？”

“反击右倾翻案风。”

“反什么？”

“反击右倾翻案风。”钟昆大声道。

“好，好。”老人自嘲道：“呵呵，爷爷果真老喽。纷纷身外事，渺渺眼中花。”

“董爷爷，您不老。龚叔叔说过，您活得自在，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

“好，好一个尽忘身外事。你是说，爷爷像你甘奶奶一样，老糊涂了。”

“董爷爷，我不是那个意思。”钟昆尴尬地分辨。

“哈哈，傻小子，爷爷跟你开玩笑呢。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爷爷不忌讳，早晚而已，早晚而已。哈哈……”

“董爷爷，您这是去哪儿呀？”

“吃饱了，出去溜溜弯。正好，你龚叔叔到系里领工资去了，得一会儿才回来。你就陪着爷爷走走吧。”

“哎，您慢点儿。”钟昆搀扶着老人走下台阶。

沿七舍向东，过了篮球场，有一处小园林。园林的地盘儿虽不大，却也布局奇巧，曲径通幽。鹅卵石小路旁，石笋、石桌、石鼓错落有致，间植着天竺、黄杨、桂花、凤尾竹。钟昆知道，董爷爷年迈，腿脚不便，不敢走得太远，平日里只能在这片小园林里转悠。若是天好，这里不失为休闲散步的好去处。然而此时万物萧索，就连头顶那轮不可一世的太阳，也变得惨淡无光。漫步在毫无生气的荒径上，让人无由地感到凄凉。

“昆昆，这些日子看了些什么书啊？”

“除了应付上课，大部分时间都在查阅资料。按您的指教，我把罗尔纲⁴⁷的《太平天国史稿》看了两遍，还做了一些卡片。”

“好，好。”董瘦竹点燃了烟斗，愉悦地吸了两口，缓缓道：“昆昆，做学问，要把握两点。一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切忌急功近利。二要做到客观、仔细、超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可苟且，更不能迎合。”

“董爷爷。”钟昆戏谑道：“您的话倒和胡适的论调差不多嘛。”

“呵呵。”董瘦竹笑咪咪地扬起烟斗，指向头上开了花的破棉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不能白戴哦。”

“嘿嘿。”钟昆摇头苦笑。油然间，他想起一件怪事，便道：“董爷爷，昨天，我到图书馆地下室里找书，遇到了老校长黄培德。小时候黄爷爷常来我家，对我蛮好的。可他听说我要找罗尔纲先生早年写的几部满清兵志，不仅不帮我，还一脸的不高兴。也不知道我怎么冒犯他老人家了。”

“呵呵，你没有冒犯他。是那个老家伙听到罗尔纲这个名字，又犯驴脾气了。”

“怎么？黄爷爷对罗尔纲有看法？”

“岂止有看法，成见大了去啦。”

“为什么呢？”

“唉，此事说来话长。”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道：“胡适⁴⁸、培德和老夫相识多年，虽非莫逆，也称得上故友。我们都知道，胡适是罗尔纲的老师，而罗尔纲是胡适最喜爱的学生。罗尔纲作为胡适的工作助手，曾长期住在老师家里，朝夕相处，如同家人。按罗尔纲自己的说法，恩师于他，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老人说着说着笑了起来：“呵呵，这话听上去有点肉麻，是不是？”

“嗯，还行吧。我觉得，董爷爷于我，也是这样啊。”

“好，好。这个马屁拍得好，爷爷听了受用，哈哈。”

钟昆不好意思地跟着笑笑：“董爷爷，您接着说，后来怎么啦？”

“后来吗，江山易帜，胡适跑去美国，罗尔纲留在了国内。过了不久，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运动。作为胡适的得意门生，罗尔纲自然无法逃避，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高压之下，他写了大量的检查和批判文章，说自己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流毒，要和胡适彻底划清界限，走上光明照耀的政治道路。黄培德那个老家伙，脾气倔，眼里揉不得沙子，最恨忘恩负义、欺师灭祖的小人。可想而知，你要找罗尔纲的书，他自然不高兴，跟你摆脸子啦。”

⁴⁷ 罗尔纲（1901—1997），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

⁴⁸ 胡适（1891—1962），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钟昆吁了一口气，继而疑惑地问道：“董爷爷，既然罗尔纲是这样一个人，那您为什么还给我推荐他的书呢？”

“好，好，问得好。爷爷告诉你，撇去政治因素，若论及研究太平天国，罗尔纲堪称当世大家，无出其右也。”董瘦竹磕掉烟斗里的烟灰，神情索然地说：“固然，在中国的史学家里，有秉笔直书的董狐，也有曲笔阿时的魏收。但是，秉笔直书谈何容易，搞不好丢了大好头颅。鲁迅号称是革命的硬骨头，可他在《呐喊》自序中坦言，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鲁迅是斗士，尚不敢违抗将令，遑论他人乎。对罗尔纲而言，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活路，一条死路。要么听从将令，反戈一击，要么负隅顽抗，殉节陪葬。他是个凡人，想活命，选择了前者。为了自保，说上几句时髦的场面话，找点鸡零狗碎的事骂几句老师，再狠狠地骂骂自己，也可谓不得已而为之。爷爷听说，黄培德曾当面质问过罗尔纲，胡适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能对恩师下得了手。罗尔纲辩解道，他是在看了胡适的小儿子要和反动老子划清界线的文章后，才豁然开朗，既然儿子都可以批判老子，他一个做学生的，又有什么不能批判老师呢？”

“董爷爷。”钟昆若有所思，嗫嚅道：“我懂您的意思了。”

钟昆当然明白董老的意思，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当年妈妈和爸爸划清界限，岂不也是一样的绝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吗？在偏执的信仰洗脑和惨烈的政治高压下，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友朋互陷，兄弟相残，多少人抛弃了亲情，多少人泯灭了人性，落得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到头来竟叫人无从怪起，可恨可气，亦或可悲可怜？

“好，好，懂了就好。”董瘦竹神色悯然：“虽然爷爷对罗尔纲的观点不敢苟同，但他对太平天国史料的发掘、整理、编纂、考证，堪称首屈一指，功不可没。”

“嗯，我读他的书，也有这种感觉。”

“哈哈”，一老一少，以心印心，相顾苦笑。

(2)

行至园林深处，董瘦竹挽起拐杖，捻了捻灰白的八字胡，笑咪咪地问道：“昆昆，如果爷爷没猜错，你研究太平天国，只是对那段历史感兴趣，拿来比较，因为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不对？”

听到董瘦竹的问话，钟昆心头一凛，董爷爷虽然看上去老迈，脑瓜却来得敏锐，丝毫不输年轻人。老人信口拈来一语，“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便道破了隐藏在自己心中的秘密。

的确，他读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是想把百年前的太平天国革命和当今的文化大革命作一番比较。在他的读书卡片里，记下了许多鲜活的例子。他发现，两者之相似，比比皆是，况如孪生。譬如说，天国也曾禁书焚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天国也曾强制衣冠革命化，“凡剪发、剃胡、刮面，皆是不脱妖气，斩首不留。”天国也曾狠批孔孟之

道，“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秦政掘孔墓，而天王鞭挞遗像；秦政烧书，而天王以经史置污秽中。”天国也曾提倡文艺革命，“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天国也曾推行三忠于运动，“食饭要谢皇上帝。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天国也曾狠斗“私”字一闪念，“时时遵守十款天条，切不可拜世间一切邪神，犹不可行世间一切邪事。”天国也曾大搞个人崇拜，“洪秀全是太阳，普照万方。”“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天国也曾祸起萧墙，一桩真伪无考的“逼封万岁”，引发“天京事变”，兄弟刀剑相向，染得“江水尽红”…

面对老人，钟昆不想隐瞒自己的想法，便点头道：“董爷爷，您说得对。正因为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对比较历史学产生了兴趣。”

“好小子，爷爷没看错你。说说看，读了这些日子书，可有什么心得？”

“嗯。按照官方的观点，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可奇怪的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却不这样认为。马克思曾说，太平天国的领导者除了想改朝换代，并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反之，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好，好。”董瘦竹击掌赞许：“题破得不错，接着说。”

“当时的清廷，内外交困，腐败无能，以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太平天国的始作俑者趁机打出口号，奉天讨胡，一律平均，很为迎合当时的民心 and 形势。可他们并非以反封建反侵略为目的，而是和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同出一辙，彼可取而代之。当然，太平天国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套上了一件似是而非的宗教外衣，用来作为建立新王朝的思想武器。我认为，倘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也不过是另一个黑暗愚昧的封建政权而已。再看看这些年我们身边发生的种种怪像，造反，破四旧，红海洋，三忠于，样板戏，斗私批修，评法批儒，桩桩件件，都可以在太平天国里找到影子。我所看到的，似乎也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只有丑恶万状的破坏，没有一点建设…”

“哎，昆昆，你看，树上有鸟。”董瘦竹突然手舞足蹈，孩童般开心地大喊大叫，打断了正说在兴头上的年轻人。

顺着老人扬起的拐杖看去，不远处一棵光秃秃的老树上，落着几只缩头麻雀。而在树下，有个老师模样的中年人，盘腿坐在一方石墩上，双手一开一合，好像在练什么功夫。钟昆顿时了然，董爷爷在向他示警，刚才那一番离经叛道的话，万万不可被别人听去了。

“好啦，昆昆，爷爷累了，打道回府。”

爷儿俩行至无人处，钟昆悄声问道：“董爷爷，我要搞比较历史学的想法，您看可行吗？”

“唉…”

董瘦竹竟然没有回答，长叹了口气，摸出烟盒，又装了一斗烟丝，点燃，慢悠悠地吸起烟来。

钟昆前后左右观察了一下：“董爷爷，这儿没人，您就说吧。”

老人微微摇头：“昆昆，你让爷爷为难哪。爷爷想说行，可又怕你行险。从大道理上讲，爷爷希望有你这样的年轻人，继往开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是，爷爷也担心，怕你出事，怕耽误了你一辈子。”

“董爷爷，您不用担心，这些我都想过。我会把握自己，审时度势的。”

“你真都想好了？”

“想好了。”

“如此甚好。”老人昏花的眼睛里露出一丝精光：“既然你已经认准目标，下定决心，爷爷给你提两点建议，供你参考。”

“太好了，您说。”

“第一，你无力左右历史，而应该静静地站在一旁，当个看客，作壁上观。第二，你既矢志于史学，则需师法前贤，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事必考信，时必考确，不参杂个人好恶，为后世留下信史。这两点，你能做得到吗？”

钟昆明白，董爷爷口中的第一点是要他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卷入政治漩涡，以免枉自送了性命。而第二点里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源自司马迁的《史记》，“事必考信，时必考确”，源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第二点，岂止是建议，而是金玉良言，是每一位致力于史学研究者的座右铭。

于是，他郑重地说：“董爷爷，您的话，我铭记在心，一定尽力而为。”

“好，好。中国史学界后继有人，老夫欣慰。哈哈。”老人放声大笑，笑声中却带着几许苍凉：“只是不知，爷爷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喽。”

“董爷爷，浮云蔽日终须散，那一天不会太远了。就像大仲马在《基督山恩仇记》里说的那样，人类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

董瘦竹眯起双眼，颇为惊讶地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由衷地感叹道：“好，好。昆昆，你比爷爷想象的成熟多了。你果真能这么想，这么做，爷爷也就放心啦。”

“董爷爷，那您说说看，接下来我该读哪些书？”

老人沉思了片刻，缓缓道：“既然你想搞比较历史学，就必须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中外。拿太平天国来说，洪秀全为何反孔？究其根源，乃是基于他的政治需求，搞偶像崇拜，树立拜上帝教的绝对真理、绝对权威，并籍此铲除所有其它的偶像。表面上看，拜上帝教是个舶来品，类似于西方的基督教。可实际上，它不过是乱世枭雄们借来愚弄百姓的手段，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杀器，披在身上吓唬人的虎皮。一般而言，宗教有几个明显的特征，神迹、救赎、感恩、忏悔、天堂。而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近乎于邪，因为它多了一条，灭异。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一切不从、不信、不忠者都是‘妖’，当属剿灭之列。爷爷建议你除了读太平天国史料，还要读一些有关宗教方面的书，尤以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史为重点。搞清所谓统一信仰、统一政治、统一思想的历史教训和危害性，弄明白什么是政教合一，你的文章就好做了。”

“政教合一？”钟昆陡然眼前一亮。

对呀。天国引来洋人的“上帝”，当朝引来西方的“主义”。不信“上帝”者谓之“妖”，不认同“主义”者谓之“反革命”。“妖”当斩，“反革命”该杀。以信仰洗脑，以政治诛心，以思想治罪，政教合一，果然异曲同工也。

呵，姜还是老的辣，钟昆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篇文章，自己刚刚破题，尚未起承转合，董爷爷已然给出了大结。

(3)

圣诞节悄无声息地过去了，日历本撕到1975年的最后一个周末，1976年元旦即将来临。

虽说星期六还是工作日，可新年将至，人心涣散，请假的、溜号的居多。街面上放眼望去，男女老少挎着包，拎着篮子，攥着花花绿绿的票券，出东门，进西门，熙熙攘攘，摩肩擦踵，到处都是忙着过节的人。今日之明都，反倒比圣诞节来得热闹。

不像地方上的老百姓，买什么都凭票，军区有特供，还有自己的农场，鸡鸭鱼肉的倒也不缺，食堂天天都能换个花样。到了周末假日，食堂还会改善伙食，多加几道荤菜。故而齐霏霏也懒得上街买菜，把食堂当作了自家的厨房。晌午儿子打来电话，说晚上回家，彭晓光也一道过来。家里难得这么热闹一次，齐霏霏拉住刚入家门的乐湄，不由分说，将一兜子饭锅饭盒塞到女儿手里，拽着她去了机关小食堂。

“妈，买这么多菜，吃得了吗？”

“你哥回来，还有彭晓光，他们都能吃。”

“妈偏心，我每个周末都回家，也没见你买这么多好吃的。”

“死丫头，妈怎么偏心啦？今晚不是有客人吗。”

“嘁，不就是彭晓光嘛，讨嫌鬼，他算哪门子客人。”

“什么话，人家晓光招你惹你啦，那么不待见人家？”

“哼，招惹我，他也得敢。”

“哎呦，小姑奶奶，你还有没有点女孩样，凶巴巴的，怎么越来越像文漪啦。”

“像文漪怎么啦。”乐湄回犟了一句嘴，双眸浮起一层薄薄的氤氲，喃喃道：“好久没见文漪了，真该去看看她呢。”

齐霏霏瞟了女儿一眼，想说什么，却又把嘴巴紧紧地闭住了。此刻她心里感到后悔，不该提起文漪的名字，因为文漪并非仅是文漪一人，在那疯丫头的背后，藏着一个危险的男孩，那个名叫陈寄秋的小郎中。

女儿一年大似一年，出落得有模有样，入了党又提了干，军区大院里多少男孩的眼珠围着她转。彭晓光好像也有那个意思，周末来玩，乐湄在，他透着殷勤，吃完饭还装模做样地帮她洗碗，乐湄不在，他嘴巴一抹，翘起二郎腿叼着香烟当神仙。不过齐霏霏看得出，乐湄瞧不上彭晓光，嫌他骨子里的那股纨绔气。或许是天性使然，女儿大了，当妈妈的更要多操一份心。齐霏霏旁敲侧击地提过几次找对象的事，乐湄无赖，或装聋作哑，或岔东岔西。问急了，她小脸一耷拉，扭头就走，一两个星期都不回来。女儿越是这样，当妈妈的越发担忧，生怕她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

这两年，乐湄动不动就往涓山跑，说是去看小姐妹文漪，可齐霏霏担心，怕她另有隐情，陈仓暗渡。说句心里话，齐霏霏倒不讨厌那个小郎中。那孩子长得端正，看着聪明，文文静静的，还学了一手好医术。元凯的胃病见好，不就是靠了他开的方子。只是，齐霏霏调查过他的身世，且不说他的农村户口，看看他的家人，爷爷是死在土改斗争大会上的老地主，爸爸是坐牢十年的国民党军官，妈妈是受过劳动教养的坏分子，这种反动家庭出身的孩子，说破大天，也不能进常家门。她的疑虑，没敢跟丈夫提过，一怕自己猜错了，冤枉了女儿，二怕元凯听了发火，又急出病来。但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万一……？唉，等到万一就晚了，该把问题摆到桌面上，白籽红瓢地说个清楚了。

念及此，齐霏霏又感到为难，元凯不在家，想说都逮不到机会。自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后，军区人事变动很大，司令部里来了不少新面孔。更糟糕的是，为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残渣余孽，王副司令临危受命，调到北京，进了军委专案组，也不知还能不能回来。上面无人替元凯说话，什么苦事、难事都往他身上推。这不，邓小平说了声“军队要整顿”，元凯立马带着工作组下了部队，一连几个月不着家。哪知整顿还没走上正轨，又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转身进了“打招呼”学习班。他刚刚见好的胃病，会不会……？

唉，烦死人。国事，家事，没一件让人舒坦。小的，老的，没一个让人省心。

看到妈妈不说话，一个劲地叹气，乐湄也识相，不敢提明天去涓山看文漪的事了。她知道，在她和妈妈之间，有一层谁也不愿捅破的窗户纸。不过，就算妈妈捅破了，自己怕也说不清，那层纸后到底藏着什么。

乐湄不否认，她喜欢寄秋，从到北京串联时就暗暗地喜欢上了。她喜欢看他说说话，慢条斯理，机智风趣。一双明亮的眼睛，总带着笑意，时而狡黠，时而开心。她喜欢看他人治病，望闻问切，细致入微。捻转银毫的手指，洁净修长，灵动如飞。她更喜欢看他写来的信，文笔优雅，意趣横生。一段段如珠妙语，诙谐幽默，令人解颐。她感到不解，寄秋不过大了自己两岁，怎么就懂得那么多，那么有见地。每次去涓山，文漪都会把寄秋唤来。三人坐在炉灶前，一边烤山芋，一边听他讲故事。从他的口中，她听到了许多外国作家的名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莎士比亚……，也了解到他们如花妙笔下的伟大作品。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那些悲欢离合的命运，那些惊心动魄的情节，都给自己带来新奇，带来悬念，让她期盼下一次见面的机会。

可是，无论如何喜欢，她真能把寄秋当作男朋友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每每想起这件事，有时心里满当当的，有时心里空落落的。

照理说，文漪是她的闺中蜜友，应该猜得到她的心思，应该帮她出出主意。可文漪却一反常态，佯作不知，好像有意回避这个话题。乐湄猜得到，文漪也晓得这件事有多难，难于过蜀道，难于上青天。如果自己和寄秋好，莫说爸爸妈妈坚决反对，身边的战友们无法理解，就连单位的政审也通不过。除非…，除非她舍弃一切，把身上的军装脱了，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可她能这样做吗？敢这样做吗？还有一层，自己的那份心思，从未跟寄秋表白过。人家喜欢不喜欢自己，也未可知。若是自己单相思，还不要羞死人了。

唉，烦死人。乐湄也随着妈妈叹了口气。反正还小，等几年再说吧。

就这样，娘儿俩各怀各的心思，各叹各的气，一路无语…。

(4)

翠湖北岸，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街，两侧长着树冠参天的法国梧桐。小街一向很安静，偶尔会有一辆挂着窗帘的轿车，从平坦的柏油路上沙沙驶过。

高大的梧桐树下，围墙绵延，院落相邻，楼台半现，造型各异。曾几何时，这些花园洋房的主人还是前朝的高官显爵、王亲贵戚。现如今，物是人非，“人民的公仆”当上了这里的新主人。当朝万岁爷东临碣石，兴意勃发，浮想联翩，曾挥毫泼墨，留下点睛之笔，“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可在寻常百姓眼里，无论怎么换，人间终究还是人间，打江山的坐江山，成王败寇，亘古不变。

清冷的人行道上，走来一位年轻人。他身穿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斜挎黄书包，步履不徐不疾，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地看去，终于驻足在一座黑漆斑驳的大门前。他整了整衣领，正了正帽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敲响了嵌在大门右侧的一扇小门。

门开了，一声娇叱破门而出：“建国，你怎么才来。”

“抗美，对不起。”

“嘁，一声对不起就完啦？说，为什么迟到？”

“我不是存心要迟到。我妈听说我来你家，非要摊煎饼，说让你们尝尝她的手艺，就把时间耽搁了。”

“哦，煎饼，是你上次带到学校那种脆脆的饼吗？”

“是，比上次的还好吃。”

“那好吧，就饶你一次。进来吧。”

看到女孩半嗔半喜的神情，顾建国赧然而笑，面色从容地跨进院门。然而，他表面上看着平静，心头却忐忑着兴奋与不安。对他来说，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也是个关键的日子，他终于要见到抗美的父母了。

两年多的大学生活，他和抗美出双入对，形影不离，早被同学们认作你依我依的恋人，吵吵着毕业后吃他们的喜糖。可他俩却一直保持低调，隐而不张，不仅没告诉过家人，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明打明地确定关系。抗美是女孩，女孩矜持一点，情理之中。可建国也学了姜太公，不声不响，稳坐钓鱼台。建国知道，抗美的父母都是老革命，虽说文革初当了几年的走资派，如今也都东山再起，一个市委副书记，一个文化局长，可谓权高位重。抗美和他，门不当，户不对，两家的悬殊隔了九重天。故而建国打定主意，挑明此事，要等抗美主动，自己堂堂五尺须眉，不能落下个攀高枝的话柄，也省得以后受女方家的拿捏。

等啊等，昨天，他终于等来了女方的主动邀请。抗美说，明天到我家吃饭，爸爸妈妈要见你。

当晚回厂，沐浴更衣，他把抗美的事讲给了娘。娘竟然扑上来狠狠地擂了他两拳，又哭又笑，连声骂着，熊玩意，熊玩意…。建国看得出，娘是高兴，高兴的连句囫圇话都说不出来。看着娘，他心疼。这几年，为了他和建军找媳妇的事，娘的头发全急白了。

按实足年龄，顾家哥儿俩都过了二十六啦。这要放在老家，娃儿们已经满地撒欢，追鸡撵狗了。说来也怪，建军长得人高马大，又在厂里拿工资，条件蛮好，却一直找不到女朋友。娘曾苦着脸抱怨过，姑娘家来相亲，一听说你哥是个看大门的，脸就拉下三尺长，茶也不喝就走了。可建国心里明白，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碍着面子，没人敢跟娘说。厂里人私下风传，顾建军是个流氓，插队时，强奸过黄花大姑娘，还逼死了人家一条命。俗话说，三人成虎，众口砾金。建军顶着这份臭名声，谁家还敢把女儿往虎口里送。每念及此，建国愧疚万分。他暗地里发誓，有朝一日，他会把亏欠建军的都还了。为了这一日，他一直都在努力着，包括今天…。

“爸，建国到了。”

几株桂花树后，隐现出一座黄褐色的二层小楼。顾建国凝神看去，楼前小道上走来两个男人，一位年逾知命，春秋鼎盛，一位方及而立，风华正茂。

抗美拉着建国快步上前，挽住年长者的胳膊说：“建国，这是我爸爸。”

建国弯腰鞠躬：“朱叔叔好。”

年长者微微颌首，不苟言笑：“你好。抗美，你们先进屋，我送送客人。”说罢，他伸手向前，朝身旁的年轻人示意：“春生同志，请。”

顾建国瞄了年轻人一眼，心头砰然一动，这个人的眉眼，好像在哪儿见过。同时他也感到好奇，抗美的爸爸，堂堂市委副书记，为何对一个年轻人如此尊敬，还要亲自送到大门口。

“建国，你坐，我去叫妈妈。”抗美说完就跑，把建国一个人丢在了客厅。

客厅很大，当间支着一座铸铁煤炉，炭火熊熊，烧得屋里温暖如春。客厅里的布置并不奢华，甚至称得上简朴，只有几张带坐垫的靠背椅，一具条形茶几和一座半截橱。茶几上养了一盆绿意盎然的文竹，半截橱玻璃门里摆放着普通茶具。橱柜台面上置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物件，遮了紫绒布罩，看似是个贵重之物。建国猜想，这就是抗美说过的电视机吧，这么大，怕是有12吋呢。他很想揭开看看，又怕抗美突然回来，便缩回了手。他解下书包，掏出白纸包裹的煎饼，轻轻地放在茶几上。头次拜见女方的父母，自然要备下礼品。可人家什么没见过，拿得出手的，只有娘做的煎饼。建国知道，像抗美这样的家庭，不会在乎礼物的轻重，煎饼虽菲，也代表了一方水土，一片真情。

他方要找张椅子坐下，猛然看到东墙上悬挂着一幅彩色画。画中一位青年，身穿灰布长衫，手握红油纸伞，身后乱云飞渡，脚下苍山逶迤。此乃文革期间的名画，《毛主席去安源》。天呐，他心头一缩，暴起一身鸡皮疙瘩。刚才那个年轻人的眉眼，不正神似画中人吗？难道说…？

“建国，我妈妈来了。”

顾建国不及多想，连忙掉头，看到抗美挽着一位面容姣好的女人来到他身后。二女相依，宛如一对姐妹花。

想起自己白发苍苍的老娘，他惊讶道：“抗美，她…，是你妈妈？”

“废话。”抗美颦眉嗔笑：“我能随便拽个人当妈吗？”

建国连连致歉：“对不起，对不起。阿姨好。实在是…，阿姨看着太年轻啦。”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抗美妈妈含蓄一笑，笑意里流露出嘉许，随即伸出白嫩的右手：“欢迎你来做客。”

“干嘛都站着，请客人坐下说吧。”抗美的爸爸，朱启明书记回来了。

一个说“欢迎你来做客”，一个说“请客人坐下说”，傻子也能听得出，抗美的父母并没有认可他俩的关系，还是把他当作外人。不过，顾建国预料到他们会是这种态度。头次见面，人家一点也不了解自己，怎么可能把他当作未来的女婿。他知道，像抗美父母这样的老干部，不会太偏重一个人的家世和外貌，而更看重一个人的内涵与能力。建国自信，抛去家庭条件，就个人而言，自己在各方面绝不亚于抗美。再说啦，拜见二老之前，抗美也曾给他打过预防针，透露了一点父母的小秘密。抗美说，妈妈是个大学生，在新四军抗大五分校当过文化教员，喜欢文学，有点小资情调，爸爸是个红小鬼，跟着陈老总在油山根据地打过游击，喜欢喝酒，一瓶茅台不醉。故而，建国心中已备下良策，对付丈母娘，当曲意迎合，要有一箩筐的甜言蜜语，对付丈人爹，当投其所好，要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海量。

面对抗美一家，建国踌躇满志。能否乘龙，就看自己今晚的表现了…。

(5)

夜幕低垂，常家饭厅灯亮了。

娘儿俩刚刚摆放好打来的饭菜，门口就响起了打闹和嬉笑声。

“我们来了。”

齐霏霏头也不回，笑骂道：“臭小子，你们倒会掐点儿，菜刚上桌，人就到了。”

“哼，馋猫鼻子尖。”乐湄也随着妈妈嘟囔了一句。

娘儿俩话音未落，两张可恶的笑脸出现在饭厅门口。

大学三年，一晃而过，常乐天 and 彭晓光已经毕业快一年了。虽说在大学里没学到多少正儿八经的东西，可一句响彻云霄的“Long live Chairman Mao”，好耍也是外国话，能唬人一个跟头。毕业分配时，乐天没什么大说项，哪来哪去，夹着铺盖回到明都公安局，只是工作略有变化，离开刑警队，走进了技侦科。而彭晓光则土枪换炮，靠着老妈的无微不至，“分配”到省外贸局，当上了国家干部。两个小子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却依旧是一对铁哥们儿，得空便凑在一道，同声相应，臭气相投。

“肚子饿死了。”看到满桌佳肴，乐天两眼放光。他一步窜到餐桌旁，拈起一块糖醋排骨，放进嘴里，唆了唆手指头，又把手伸向油炸带鱼。

“哎呀，脏不脏。”齐霏霏一巴掌打在儿子的手背上：“去，洗手。”

彭晓光懂点礼貌，嘴里喊着“阿姨好”，眼光却扫向正在布置碗筷的女孩，笑嘻嘻地讨好道：“乐湄，你在家啊。”

“嗯。”乐湄耷拉着眼皮，没好气地回应了一句：“又来蹭饭啦。”

彭晓光腆着脸皮笑笑：“干嘛说得那么难听嘛。我又不白吃。”说着他像变戏法儿一般，从书包里掏出一把花花绿绿：“喏，真丝围巾，送你的。”

丝巾色彩绚丽，柔和飘逸。乐湄双眸流韵，嘴上却装作满不在乎：“什么破烂，小资情调。我才不要呢。”

怕女儿的话让晓光难堪，齐霏霏赶忙从他手上接过一条丝巾，展开搭在肩头，轻轻抚摸着珠光流动的丝滑，赞叹道：“啧啧，到底是出口货，多鲜亮，多好看哪。晓光，是你买的吗？”

“阿姨，不是买的，是纺织品公司送来的样品。”

“嘁。”乐天歪歪嘴，把水淋漓的手甩了几下，又在警服上胡乱抹了抹：“拿样品送人情，你小子倒会假公济私。”

“这算什么假公济私。”彭晓光脸色微红：“样品吗，本来就是送给客户的。”

“哼。”乐湄蛾眉倒蹙，抢白道：“还说送我的，说的好听。我是你的客户吗？”

“哈哈。”看到彭晓光一脸尴尬，乐天幸灾乐祸：“晓光，马屁没拍好，拍到马脚上了吧。”

乐湄抡起一对粉拳，雨点般地打在哥哥身上：“你才是马屁，你才是马屁呢。”

乐天一边抵挡，一边高喊道：“彭晓光，你小子惹的祸，让老子挨打。”

彭晓光开心地笑道：“活该，谁让你长了一张臭嘴。”

“狗东西，白把你当哥们儿啦。哎呦，别打啦。”乐天架住乐湄的拳头，冲着彭晓光喊道：“你不是还有好东西吗，快拿出来，让我家小姑娘奶奶消消气。”

看到哥哥装模作样的可怜相，乐湄笑弯了腰，转向彭晓光，伸手道：“还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给姑奶奶瞧瞧。”

“你个死丫头。”齐霏霏轻轻打了女儿一巴掌：“给你根杆儿你就往上爬，还姑奶奶，有点女孩样吗。”

“妈，哥哥说粗话，你怎么不管他？偏心。”

彭晓光知道乐湄在撒娇，却也不敢拖延，赶忙把背后的书包扯到身前，从里面拿出两本厚厚的灰皮书：“乐湄，看，是不是好东西？”

乐湄凝神一看，彭晓光手上托着两本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都是内部出版的。她高兴得一蹦老高：“哎呀，我听战友们说过这两本小说，正到处找呢。”

乐湄方要伸手接书，乐天却捷足先登，一把抓走：“先给我看。”

“不行，不行，你还我。”乐湄急忙揪住哥哥的袖口。

“见者有份，一人一半。”乐天耍无赖。

“不行，都还给我。”

“好啦，好啦。见面就斗，你们饿不饿啊。晓光，把丝巾给阿姨，阿姨先收起来。”齐霏霏接过晓光肘弯中的真丝围巾，走出饭厅，边走边说：“菜都凉了。你们上桌，开饭。”

“开饭，开饭。”乐天看着一桌好菜笑眯了眼：“乐湄，上次剩下的半瓶酒呢？”

“呸，我又没给你看着，自己找去。”

“那，我要是把书都给你呢？”乐天嘻皮笑脸，一副狡色。其实，他刚看完这两本书，跟妹妹争抢，无非逗她玩罢了。

乐湄转嗔为喜：“拿来。我给你找酒。”

这时，门口传来几声响动。齐霏霏探头看去，咦，元凯回来了。她随手把丝巾扔到客厅的沙发上，忙不迭地喊道：“乐湄，快，用开水把菜温一下，你爸爸回来了。”

不一会儿，菜温好了，常家四口和彭晓光团团围坐在餐桌旁。

“爸，来一杯？”乐天把一个小酒杯放在爸爸面前，拔掉酒瓶上的木塞。

乐湄眼疾手快，把酒杯抢了过去，绷着小脸说：“不行，爸爸不能喝酒。”

常元凯当然知道，女儿如此霸道，完全是为了他的健康着想。可是今天，他想喝酒，最好喝它个昏天黑地，倒头不起，也省得心中郁闷，胡思乱想了。

他之所以郁闷，源自于那个刚刚结束的“打招呼”学习班。他无法想象，党内斗争竟然搞到如此地步，要整人，只消一声“打招呼”，而且这个“招呼”，还是主席的侄子毛远新⁴⁹“整理”出来的。毛远新算老几啊，凭什么靠他个人“整理”出来的东西就成了中央文件？常元凯更无法理解，主席才说过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怎么一转眼变成了“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地方、军队以及各行各业好不容易有点

⁴⁹ 毛远新（1941- ），文革时期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

起色，怎么又说成是“白猫、黑猫”？邓小平对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身体力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走回头路”？翻脸翻得如此之快、如此决绝，叫人无所适从，弯子大的没法转。军区“打招呼”学习班上，上至司令政委，下至部门领导，哪个不挂着一脸的郁闷，哪个不憋着满腹的牢骚。绞肉机？他猛然想起林彪反党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那个前言不搭后语的纪要竟是一把双刃剑，至今嗡嗡作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悲剧又要重演了。

“把杯子给我。”常元凯伸出手。

“爸…”

“乐湄，就让你爸爸喝一杯吧。”齐霏霏岂能看不出，丈夫的黑眼圈里，不仅有疲劳，有烦恼，还藏着一股无名火。但她知道，她不该问，也不敢问，索性由了他，借酒消愁吧。

“常叔叔，我给你倒酒。”彭晓光也看出点苗头，赶忙站起身，从乐天手里拿过酒瓶，从乐湄手上接过酒杯，边斟边说：“常叔叔，我爸和你一样，听完打招呼，回家就喝闷酒。”

常元凯看了看彭晓光，心中暗道，这个臭小子，平日里一副公子哥儿样，在大事上倒也不糊涂。自从军队干部从地方上撤出后，彭博名义上挂着省委常务副书记的头衔，实际上已然是省里的第一把手。前段时间搞整顿，他跟着邓小平，鞍前马后干得挺欢。“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来，他老兄怕是又要跟着走霉运了。

常元凯端起酒杯，咪了一口，问道：“晓光，你爸爸身体还好吗？”

“不好，前两天住进医院了。”

“哎，彭书记生病了。什么病？重不重啊？”齐霏霏关切道。

“妈，这还要问，不是明摆着。”乐天一仰脖，干光了杯中的酒，大不咧咧地说：“他爸爸装病，躲到医院里避难去了。”

儿子直言不讳，令常元凯哭笑不得：“臭小子，胡说八道，乱弹琴！”

“叔叔，阿姨，乐天没说错，我爸是在躲，巴不得躲的越远越好。我爸爸说，那个文革初期在明都煽风点火的贺延生，如今挂着中央特派记者的招牌，坐镇明都，竟然可以列席省常委会，天天往上边写内参、打小报告。他在常委会里一杵，吓得一帮老家伙谁也不敢开口，生怕被参上一本，乌纱帽丢了事小，搞不好连老命都赔进去。”

“你爸敢跟你说这样的话？”常元凯皱起眉头。

彭晓光嘿然笑道：“是我爸和我妈说的，我偷听到了。”

“贺延生，什么狗屁记者，就他妈是个东厂特务。”乐天骂道。

常元凯厉声道：“你们两个臭小子给我听着，这种现象虽然很不正常，但不准到处乱说。”

“常叔叔，我知道，这话也就在自家人面前说说。”彭晓光嘿嘿一笑：“不过，老百姓现在胆子也大，什么话都敢说。昨天我去看我爸，病房里坐着我爸的老战友，从四川来的。他说，重庆城里出现了大标语，打倒邓小平。可第二天，这条标语对面就贴出了一条针锋相对的大标语。”

乐湄好奇，连忙问道：“写的什么？”

“邓小平上台，千万个猪头落地，邓小平下台，千万个人头落地！”

“哈哈……”

大家都记得，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在国防工业重点工程会议上做过一个生动的报告。他说，他是四川人，经常听四川老乡来讲，没有菜，没有肉，没有副食品。人民生活问题要解决。要拨五亿斤粮食，养五万头猪。故而听到四川老百姓写出如此生动的大标语，原本气氛压抑的饭厅里响起了开怀的笑声。

常元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来，再给我一杯。”

“爸，你不能再喝了。”乐湄嘟着嘴，拿起桌上的酒瓶，藏在身后。

面对女儿的霸道，当爸爸的无可奈何：“好，好，听丫头的，不喝了。”

乐湄嫣然一笑，起身道：“爸，我给你盛碗热汤。”

乐天从妹妹背后抢过酒瓶：“爸爸不喝，我们喝。别等到人头落地，想喝都喝不成了。”

齐霏霏骂道：“臭小子，又胡说八道。我可警告你们，到了外边，都把嘴巴管好。”

“妈，不是我胡说。你以为这次反击的矛头是对准邓小平吗？我看那些人的眼中钉是周总理。”

“周总理？”齐霏霏吃惊地看着丈夫：“元凯，你说，他们真要整总理吗？”

常元凯阴沉着脸，没有回答妻子的问话，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彭晓光恨声道：“反周必乱！多事之秋，就看谁活的长了。”

常元凯的眼中露出一丝锋芒：“晓光，这话也是你爸爸说的？”

“不错，是我爸爸说的。”

胃子里一阵痉挛，常元凯皱紧眉头，妈了个巴子的，老子是不是也该去住院了？

第六十八章 腊八日周公离世 丙辰年烈火熔岩

(1)

1976年1月8日，农历乙卯年腊月初八。

打从上古起，这个滴水成冰的日子就被人们认作祖先和神灵的索飧之日。上至朝廷官府，下至黎民百姓，都要在这一天设香案、供三牲，籍以祭祀先亡，大醮天官，祈求延年益寿，国泰民安。随着佛教西来东渐，腊月初八又演变成释迦牟尼大澈大悟，得无上大道，成为圆满正等正觉佛陀的法宝节。为了缅怀佛祖成道，中土的庙观寺院都要在腊月初八鸣钟诵经，并效仿牧女以乳糜饲佛，将粟米、果仁等和水煮熟，供佛饭僧。久而久之，习惯成俗，如同大年三十的饺子，正月十五的元宵，五月端午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饼，腊月初八，亦有了一种传统美食，且独一无二地以日子冠名，腊八粥。千百年来，朝代更迭，桑田几变，而腊八之习俗依然故我，薪火相传。炭炉上那一锅软糯甘甜的粥，不仅和尚尼姑们享作伊蒲，芸芸众生也多了一份寒日里的口福。

在江南一带，腊八粥要用大米、糯米、紫米、红豆、芸豆、绿豆、花生等杂粮合煮，讲究点的人家还会加入红枣、莲子、栗子、核桃、白果、胡桃、松子、葡萄干、桂圆肉之类的各色干果。腊八之夜，阖家围坐，喝上一碗腊八粥，尺颊生香，养脾健胃，其意浓浓，其乐融融之谓也。

然而，如今的腊八不似以往，寺院颓败，钟声不再，市面萧条，食材难觅。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叫花。这一年的冬天，非但比往年来得冷，全国各地还出现了许多反常现象，树干开裂，井水翻花，蛇蛙出洞，蚂蚁搬家，老鼠乱窜，猪狗不宁，鱼跃水面，鸡飞树梢，…。种种异象，已然搅得人心慌乱，再加上那一波波来自北京的政治寒流，更让老百姓觉得六神无主，骨栗毛竖，哪儿还有什么心思过腊八了。

晚饭时分，常家饭厅里，只坐着齐霏霏孤零零的一个人。儿子没回来，女儿没回来，就连近来按时上下班的丈夫也没回来。她摸了摸盘子上冰凉的馒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这都过了半个多小时了，元凯还不见人影，莫非又出了什么幺蛾子不成？

“叮铃铃…”客厅里传来电话铃声。

齐霏霏冲进客厅，拿起话筒：“喂，哪位？”

“我。”

“元凯，你怎么还不回来？”

“哦，有任务…，紧急任务。”

齐霏霏觉得丈夫的语调有点怪异，忙问道：“怎么，出事啦？”

“你别问了，等着听广播。”

听广播？邪门。什么紧急任务要听广播？齐霏霏呆呆地握着话筒，耳朵里只剩下单调的“嘟”声。

几乎在同一刻，于海家中的电话也响了。

“喂？”

“于主任，是我，贺延生。”

“吆，小贺，怎么还不来。你嫂子给你熬了腊八粥，我们就等你啦。”

“于主任，请转告嫂子，对不住了。出了大事，我来不了啦。”

“大事？”

“嗯，北京来电话，今天上午，周恩来病逝了。”

“啊？”于海惊讶地合不拢嘴，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这个消息目前还保密，明天会向全国公布。新华社通知，各地统一收听中央台的广播，按照中央的口径和部署举行悼念活动。”

“噢。这个…”于海定了定神，问道：“还有什么特别指示吗？”

贺延生停顿了片刻，压低声音说：“一切按部就班。但要谨防别有用心的人，借这个机会干扰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

“嗯，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咱们保持联系。”

“好，我挂了。”

于海放下电话，心情沉重地走向客厅。客厅沙发上坐着他的老友，江南电讯工程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徐海峰。他正翘着二郎腿，一边看报纸，一边吞云吐雾。

听到缓慢的脚步声，徐海峰放下手中的《参考消息》，抬头问道：“于书记，贺延生怎么说，不来啦？”

“来不了啦。”

“他有事？”

“他电话里说，今天上午，周总理去世了。”

“你说什么？”

“总理他老人家走了。”

惊愕之下，徐海峰指尖的香烟掉在地上。

看到徐海峰旋即而起的一脸悲哀，于海晓得，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对他的打击不小。海峰的老家在淮安，总理的故乡，听说他的长辈和淮安周家还有点沾亲带故。上次，徐海峰代替自己参加了贺延生的吹风会，回来之后，情绪就一直不好。从海峰的汇报听得出，他对贺延生那天的讲话非常不满，对那种含沙射影攻击总理的做法极为反感。

说心里话，如何应对贺延生的吹风，于海也感到左右为难，进退维谷。邓小平重新上台后，以“整顿”为名，四处出击，连发重拳，整得文革派灰头鼠脸，一蹶不振。多亏主席明察秋毫，一声“打招呼”，挫败了邓小平走回头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阴谋。于海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如今的一切，全拜文革所赐，否定了文革，便否定了自己。正可谓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贺延生代表着什么人，有多大的来头，他心知肚明。既然大家同在一艘船，必须齐心协力，同舟共济，不能让船翻了。可是，有一件事让他心里犯憊，傻子都看得出，邓小平的后台是周总理啊。批“投降派”，反击右倾翻案风，实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发自内心，于海一向敬仰周总理。在省革委会工作这几年，他对全省、全国的经济状况也了解了不少。十年动荡，百业俱废，农民不种田，工人不上工，学生不读书，国家建设停滞不前，国民经济几临崩溃。若不是总理日夜操劳，拼命维持这个烂摊子，早就国将不国了。反周总理，于情于理，于海无法接受。更重要的是，千万不可低估人民对总理的感情，不可轻易玩火，那是一个威力无比的火药桶。眼前捂着脸抽泣哽咽的徐海峰，便是民心所向的一个缩影。撼山易，撼总理难啊。

念及此，于海轻声安抚道：“海峰，听到这个噩耗，我的心情也和你一样，非常沉痛，非常难过。”

徐海峰哭出了声：“想不到他老人家这么快就走了。”

“我听说，三年前总理就患了癌症，还强撑病体，坚持工作。能拖到今天，可见他老人家与病魔抗争的坚强毅力。唉……”于海长叹一声：“无论何人，终究还是抗不过自然规律啊。”

徐海峰抽泣了片刻，猛地抬起头：“于书记，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好久了，不知当说不当说。”

“海峰，你我二人既是革命战友，又是好兄弟，有什么不能说的。”

“那好，我说。”徐海峰抹去泪水，大声道：“离贺延生他们远点。”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于海也猜得到他话中的含义，便点头道：“海峰，你的意思，我懂。你放心，我有我的做人原则，也有我的政治底线。什么事能做，什么事碰都不能碰，我心中有数。”

“于书记，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徐海峰站起身：“我回去了。”

“海峰，吃了再走吧。”

“吃不下。”徐海峰哭丧着脸：“我回去找后勤，让他们安排人，明天一早采购黑纱，为总理设灵堂。”

“这个……”于海张了张嘴，想把贺延生刚才的话告诉海峰，可眼睁睁看着他走出家门，终究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2)

周恩来逝世的讣告，于次日凌晨4时播出。而大多数国人，却是从早间的新闻节目中得知这一噩耗。一天之间，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着低沉呜咽的哀乐，男女老少都戴上了寄托哀思的黑纱。虽然大家还像往日一样上班、工作，可都失了魂似的，情绪低迷，心情压抑，眼睛里流露出茫然与无助。人人都在默默地等待，人人都在静静地观望。总理走了，谁来主持葬礼？总理之位，何人取而代之？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11日清晨，钟昆一行到达了北京站。大串联时，钟昆来过北京。车站塔楼报时的钟声，老调重弹，依旧是那曲赞美“大救星”的陕北民歌。在钟昆的记忆里，这钟声的印象似乎很遥远、很模糊，毕竟过去快十年了。跟钟昆一起来的，还

有龚家两个小姑娘，文漪和雪素。他们都穿着深色的棉衣，戴着黑纱，两个女孩的眼睛有些红肿。火车站的高音喇叭里，间插播放着哀乐以及外国元首、政要们发来的唁电。出站口处，摆放了一个半人高的大纸盒，里面装满为旅客们准备的小白花。

钟昆拿起三朵白花，分给两个女孩，将剩下的一朵别在自己胸口。今天的北京，天气阴冷，雾色迷蒙。纸折的小白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你俩跟紧我，别走散了。”

“大哥，让我和雪素走前面。”文漪拉着妹妹紧走两步，掉头对钟昆说：“我们认得汉斯哥哥。”

去年暑假，文漪和雪素来过北京，探望过她们汉斯哥哥。而这次来北京，事出有因，姐儿俩早早就买好了火车票。大学要放寒假了，汉斯是外国人，在国内旅行受限制，不能来明都陪爸爸，只得回德国看妈妈。小姐儿俩带着爸爸备下的土特产，赶来为她们的同父异母哥哥送行。说来也巧，为了准备毕业论文，董瘦竹给钟昆写了推荐信，让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查找资料。兼之钟昆也想会会汉斯，想知道在这位研究汉学的外国佬眼里，究竟怎样看文革、看中国。于是，他请了几天假，同文漪、雪素并做一道。哪知买好车票的第二天，听到了总理逝世的讣告，可他们行程已定，还给汉斯发了电报，想改也来不及了。

“二姐，看，汉斯哥哥在那儿呢。”雪素眼尖，立马在接站的人群中发现了那个白皮卷毛的混血儿。

“嗨，汉斯。”文漪跳着脚，连连招手：“我们在这儿呢。”

汉斯从人群中挤过来，微笑道：“欢迎你们，我的两个美丽可爱的妹妹。”

看到汉斯张开双臂，摆出一副要拥抱的架势，文漪连忙闪身，躲到钟昆身后。众目睽睽之下，跟一个大男人搂搂抱抱，她觉得噫怪，便把钟昆推到前面：“汉斯，他是钟昆，我跟你说过的。”

汉斯见文漪躲闪，知道她不好意思，便顺势握住钟昆的手：“欢迎你，钟昆。”

“汉斯，很高兴见到你。”

“你叫我什么？”汉斯调皮地挤了挤眼：“叫错了吧。”

“叫错了？那该叫你什么？”

“哈哈，你该叫我大舅哥！”

汉斯麻溜却又带着外国腔调的北京话，差点让钟昆忍俊不住。若非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顺着汉斯的玩笑叫一声“大舅哥”也无妨，因为他和文漪的事已经铁板钉钉，爸爸和龚叔叔说好，等他毕业就办婚事。可看到周围的人都对他们翻白眼，有的甚至怒目相向，钟昆知道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便压低了声音：“汉斯，咱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吧。”

汉斯立马领会到钟昆的意思，收起笑脸，点头道：“对，换个地方。走吧，先去我的狗窝。”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四个年轻人到了汉斯的狗窝，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生宿舍。

看到床上凌乱的被褥，桌上吃剩的馒头，七倒八歪的啤酒瓶，乱丢了一地的书，雪素捏着鼻子咯咯笑道：“喔哟，汉斯哥哥，狗窝都比你这儿干净呢。”

汉斯老脸皮厚地笑笑：“不好意思，你们将就就将就，随便坐吧。”

“文漪，雪素，你们先歇会儿。”钟昆放下手中的旅行包：“汉斯，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

“昆昆大哥，你一个人要去哪儿啊？”雪素感到不解，怎么才来就走呀。

“我想去长安街看看。”

刚才乘车的路上，途经长安街，钟昆看到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尤其是天安门一带，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听车里人议论，今天下午，总理的灵车要经长安街到八宝山，这首尾不见的人流，都是来为总理送行的。这样一个万众同悲的历史时刻，这样一个体察民意的大好机会，百年不遇，千载难逢，钟昆自然不想错过。

“大哥，我也跟你去。”文漪把挎包一扔，率先响应。

“我也要去。”雪素不甘落后。

“刚好，我也想去看看，那就一起走吧。”汉斯低头看了看手表：“现在还早，咱们先找个地方垫垫饥，下午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

“好啊，好啊。”文漪鼓掌欢呼：“我都快饿死了。”

“你们想吃什么？”

想起一年多前汉斯哥哥带她们吃过的北京小吃，雪素甜甜一笑：“卤煮火烧。”

于是，钟昆他们丢下行装，跟着汉斯在一家小饭馆里填了一肚子杂碎，又乘车折返回长安街。

长安街上，人越来越多，几乎整个北京的百姓倾城而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孩童，人人眼中饱含着泪水，人人脸上流露着悲哀。无人领导，无人组织，十里长街，百万民众。人们自发而来，抬着匆匆扎好的挽幛花圈，怀抱着黑纱镶边的总理遗像，静静地伫立在刺骨的寒风里，眺望着总理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

夜幕初临，远远地过来几辆汽车，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呜咽，总理来了，总理来了。前导车过后，一辆白底蓝边的中型客车缓缓而来，车前垂挂着黑纱，当中装饰着一朵黄瓣黑蕊的硕大花环。人们肃立着，哭泣着，脱下帽子，解下头巾，随着灵车行注目礼，谁也顾不得刺骨的寒风，谁也顾不得流淌在脸颊的泪水。灵车经过之处，有人晕倒在地，有人长跪不起。许多年轻人在人行道上追赶着灵车，希望再看上总理一眼。而腿脚业已麻木的老人们留在原地，遥望灵车远去，或以手掩面，或仰天太息……

文漪和雪素依偎在一起，哭得泪人一般。钟昆亦觉得喉头酸楚，泪花在眼眶里打转。他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如此难过，为了逝去的总理，还是为了这个可悲的民族？

待灵车不见踪影，汉斯附在钟昆耳边悄声道：“看到今天这种场面，我感到非常震撼，也让我看清楚一件事。”

此刻人群尚未散尽，钟昆不敢大声说话，轻轻问道：“你看到了什么？”
“民心所向！周恩来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图腾。”

钟昆默默地看了汉斯一眼，缓缓地摇了摇头。

汉斯的话，钟昆并不完全认同，因为他只看到“民心所向”的表面现象，至于“图腾”一说，不过是他对表象的一种误读。

的确，今天的场面，亘古未闻，举世罕见。汉斯亲眼目睹到人民群众对总理的爱戴，亲身感受到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气场，得出那样的结论也并非没有道理。但他毕竟是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尚浅，看不到在这种肆意宣泄的“爱”的背面，还隐藏着饮泣吞声的“恨”。

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人的图腾，是那条臆想中张牙舞爪的龙。他们自诩为“龙的传人”，千秋万代，血脉相承。可实际上，所谓龙的传人，不过是一种自慰般的意淫。龙的化身，从来不是黎民百姓，而是坐在金銮殿龙椅上的君王。《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才是真正的龙种，君权神授，膺期天命，与日月同光。而黎民百姓呢，不过是哀哀黔首、区区蝼蚁罢了。

古往今来，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忠孝节义”。首当其冲者，忠君也。凭了“忠君”二字，臣民们拜倒在“真龙天子”的图腾下，三跪九叩，顶礼膜拜，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对升斗小民而言，龙之善恶，他们无从选择，更没有制约的权力。百姓们只能在梦中祈盼，龙椅上的天子是个善待子民的好皇帝，朝廷百官皆是为民做主的大忠臣。可悲的是，梦虽美，却往往青瓷黄粱，皇帝多为无道昏君，群臣多为贪官污吏。当君王荒淫、宵小横行、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之时，百姓们走投无路，忍无可忍，或聚啸山林，或举旗造反。其结局呢，无非两者。要么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高喊着“掉了脑袋碗大的疤，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要么换一个天子坐龙庭，堕入又一次“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历史轮回。

而更多的时候，老百姓只会忍辱偷生，如一潭死水。哪怕活得猪狗一般，他们也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他们畏惧头顶上那个生死予夺的“图腾”，更为“忠君”二字所困，生怕担上个“忤逆谋反”的罪名。历史形成的奴性让他们学会了自欺欺人，坏事都是奸臣们干的，皇上只不过受了坏人的蒙蔽。于是，他们往往会在朝廷里寻一个事君爱民的大忠臣，扬起“爱”的软刀子，用百倍千倍对忠臣的爱，来发泄心底里对昏君的怨、对奸臣的恨。

今日之十里长街送总理，恰如传说中楚国百姓祭屈原⁵⁰。屈原一生忠事君王，却因楚王信谗，奸佞当道，屡遭排挤，数被流放，呜呼哀哉，逢时不祥！虽“忍而不能舍也”，最终还是断了念想，抱着石头投了汨罗江。国之将亡，百姓无望。汨罗江上的渔舟，投入江水里的粽子，便是楚人以“爱”示“恨”，以彰显香草美人之“与日月争辉”，来鞭挞

⁵⁰ 屈原（前340—前278），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

朝廷里的逆臣贼子，来恶心那个昏庸无道的楚王。至于美人的桂冠是否“斯论似过其真”，善良的老百姓并不深究，而做出了选择性的原谅和遗忘…。

看到钟昆只摇头，不说话，汉斯问道：“你为什么摇头？我说错了吗？”

“唉，一时半会儿的，跟你说不清楚。”

“没关系，我有时间。”汉斯附在钟昆身边耳语道：“我的狗窝里还藏着两瓶二锅头。咱们回去，哥儿俩慢慢喝，慢慢说。”

(3)

数日后，月圆之夜，全国实施净空令。

广袤无际的苍穹，只有一架曾用来喷洒农药的小飞机，如失群的孤雁，在茫茫夜幕中哀鸣。未几时，电波里传来悲痛的声音：“按照周总理的生前遗愿，已将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

尘归尘，土归土。周恩来以“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的最后绝唱，为自己位极人臣却又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涯划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休止符。

人，走了。灵车，送了。追悼会，开了。骨灰，撒了。可奇怪的是，尘埃并未落定。冬去春来，天渐渐变暖。而围绕“悼念总理”出现的咄咄怪事，却像笼罩在人们头顶的阴霾，挥之不去，愈来愈浓。

中国人有一种传统，死者为大，为死者讳。即便逝者生前多有不是，人死了，也该翻篇了。《礼记》明申，临丧不笑，适墓不歌。对于逝者的不敬与亵渎，有违中国人自古传承的礼仪和道德。对一般往生者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周总理了。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一座高不可及的丰碑。为人，他风度翩翩，魅力超群；为公，他无私无欲，任劳任怨；为国，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为民，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人民的好总理，是震古烁今的完人。对总理的不敬与亵渎，无疑是刺向国人心头的刀。

可周总理尸骨未寒，偏偏就有这样一些卑鄙无耻的小人，践踏礼仪道德，强奸民心民意，在“悼念总理”上玩了一系列的小动作。他们先发出紧急通知，在总理治丧期间，所有新闻报道一律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各单位不得自行组稿，文艺节目不能停播。他们还下达了“四个不准”，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组织吊唁活动，不准发表怀念总理的诗词与文章，籍此打压民间自发的悼念活动。总理追悼会的前一天，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出了一篇关于“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报道。该文宣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公然诋毁全国人民深切缅怀总理的真情实感。紧接着，他们又用电话传达“中央精神”，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要警惕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濒临丙辰清明，小动作变本加厉。原本高层运作的“反周”向下蔓延，羞羞答答的“不准、警惕”撕去了面纱，露出杀气腾腾的青面獠牙。2月6日，专为中共高干订阅的《大参考》上转载了香港《万人杂志》的一篇文章，再次提及“伍豪等脱离共党”的陈年往事，将一顶“叛徒”的大帽子扣在周恩来头上。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转载新华社一篇纪念雷锋的文章时，刻意删掉了周总理为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又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文中竟然有一句拗口却又赤裸裸的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众所周知，“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专门为邓小平定制的帽子。那么，把邓小平扶上台的“那个走资派”又指的是谁？与此同时，上海街头有人贴出大标语，“打倒右倾翻案风的黑后台、总根子、总代表”，“邓小平是卢俊义”，“揪黑后台的黑后台”……

所有这一切，人们看在眼里，怒在心头。十年浩劫，血雨腥风，国无宁日，民心丧尽。老百姓迫切希冀改变现状，却又别无选择。庙堂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和当政者分庭抗礼。而红墙之内，似乎只有周总理，只有他在四届人大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还能给濒临崩溃的中国带来一线生机，给迷失彷徨的国人带来一丝慰藉。可总理刚刚离去，那些靠文革起家的丑类竟然如此迫不及待，一而再、再而三地射出冷枪暗箭，将老百姓的最后一点希望置之死地。

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人积压在心头的悲痛和愤怒，如地表下的火山熔岩，突突翻滚，喷薄欲出。

三月底的一个傍晚，三江大学南园一间学生宿舍里，挤满了面红耳赤的年轻人。数日之前，他们曾就上海《文汇报》删去周总理为雷锋题词一事，联名写信质问《文汇报》报社。信中道，看了你报全段砍去总理的原话，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谁指使你们砍去的？你们代表了谁的利益？这不是你们一时疏忽，而是代表了一种思潮，就是企图抹杀总理的功绩……

就在刚才，政治系学员哈大虎从系传达室拿到了《文汇报》编辑部的回信。

“哈胡子，你把《文汇报》的回信再给我们念一遍。”一个女生高声道。

“还有什么好念的。狗日的耍花枪，说他们删去总理的题词，是编辑不当心，工作粗枝大叶。”

“狗屁！”一位身穿海军军装的男生怒骂道：“什么粗枝大叶，我看他们是别有用心。”

“就是。狐鼠伎俩，欲盖弥彰。”

“说穿了，他们就是要反总理，不敢明着来，玩含沙射影的把戏。”

“他们胆敢反总理，无疑是自掘坟墓。”

“妈的，老子要有一挺机枪，把那几个王八蛋全他妈的嘟嘟了。”

寝室里人人义愤填膺，个个怒不可遏，七嘴八舌，骂声不绝。

“砰砰”，有人敲门。

哈大虎警觉性高，立马“嘘”了一声，将食指立在唇边，向同学们做出了噤声的手势。待屋内静下来，他转身拉开房门。

“吆，朱抗美。”

“哈胡子，这么半天才开门，你们躲在宿舍里干什么呢？”

“嘿嘿，能干什么，唠嗑呗。”哈大虎打了个哈哈：“怎么，你有事吗？”

“我来找顾建国。”朱抗美踮起脚尖，向宿舍里张望。

“他不在。系总支召集各班党支部书记开紧急会议，他开会去了。”

“哦。”

看到哈大虎身后一屋子熟识的面孔，有同班的、哲学系的、中文系的，还有历史系的，朱抗美顿时意识到，他们关着门聚在一起，一定在商量什么大事，怕被外人听见。上次他们联名给《文汇报》写信，她就是事后才得知，没签上自己的名字，令她懊恼不已。她也晓得，同学们背着她和顾建国，并非彼此之间有嫌隙、有矛盾，而是担心建国向系总支汇报，因为他毕竟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头上有道紧箍咒呢。可是，朱抗美没有这个顾虑，更不想因为她和建国的关系，而被大家视为外人。看到有人反总理，她和同学们一样怒火中烧，恨之入骨，希望和大家站在一道，同仇敌忾，并肩战斗。

“哈胡子，我能进去吗？”朱抗美露出渴求的眼神。

“进来吧。”哈大虎侧过身，把她让进宿舍。

朱抗美随手将房门关上，转身道：“哈胡子，刚才我从校门口经过，看到数学、天文、物理系学生会联名贴出的海报，要到梅岭烈士陵园，举办缅怀周总理的追思会。他们邀请全校师生参加，明天上午9点在校门口集合。”

“什么？明天上午？”哈大虎一脸诧异：“不对呀，我听物理系的哥们说，他们准备清明节那天搞活动呀。”

“情况变了。”朱抗美苦笑道：“昨晚我回家，看到我爸爸办公桌上有一份省委文件。文件上说，清明节期间，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如果我没猜错，顾建国去开的那个会，就是传达省委文件呢。”

“啪”，哈大虎一掌击向桌子，扯着喉咙骂道：“奶奶的。清明扫墓，祭奠先人，是中国老百姓上千年的传统。这也要禁止，还有没有天理啦？”

宿舍里顿时响起一片嘈杂的谩骂声。

“同学们，大家都冷静一下。”宿舍角落里传出一个浑厚的声音：“同学们，当前的局势极为严峻，也非常复杂，我们要沉着冷静，不可意气用事。按朱抗美提供的消息，省委已经下发文件。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遵守组织纪律，不能明知故犯，否则……”

“钟昆，你什么意思？”哈大虎铁青着脸，愤然打断道：“那我们就只能当缩头乌龟啦？”

“哈胡子，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钟昆从角落里现身出来，不急不缓地说：“昨天，有两个家伙跑到我们系学生宿舍，上蹿下跳，召集同学开会，追查我们文科几个

系联名给《文汇报》写信的经过。他们还威胁大伙，不要轻信谣言，不要站错了队。这两个家伙一个名叫贺延生，一个叫孟庆元。大家知道他们的来历吗？”

“我知道。”朱抗美抢先回应：“孟庆元是造反组织红色暴动队的头头，贺延生是新华社派来的记者。我听顾建国说过，这两个家伙都不是什么好鸟。”屋里猛地响起窃窃笑声，朱抗美立马意识到，“鸟”这个字含义暧昧，不该出自女孩之口，便羞红了脸，急嘴急舌道：“你们别笑，他们盯上你们，肯定没安好心。”

钟昆点头道：“不错，抗美说得对，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一定要格外警惕。我认为，数学系同学们的做法很聪明，很有策略。他们把缅怀总理的追思会提前到明天举行，就是为了避过清明节这个敏感的日子，既和省委文件不冲突，让那些反总理的坏蛋抓不到把柄，也可以达到展现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辱的目的。因此我建议，明天，我们文科各系的工农兵学员一起去，加入他们的悼念活动，为他们壮声势。哈胡子，你去找一下数学、物理系的同学，告诉他们，最好把活动搞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好主意。”

“对，我们一起去。”

“我也赞同钟昆的提议。”同学们纷纷响应。

哈大虎似乎心有不甘，大声道：“同学们，《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的阴险用心，已经昭然若揭，我们绝不能听之任之。要我说，除了参加明天的游行，我们还要做出进一步反击，贴大标语，写大字报，把《文汇报》的罪恶行径公布于众。”

“我同意，咱们说干就干。”那位身穿海军军装的男生铺开一张纸：“哈胡子，你说，我写。”

“我一个人不行，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我先拟一条大标语，文汇报向何处去。”

另一位同学接着道：“我加上一条，用毛主席的话，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咱们把写给《文汇报》的信和他们的回信都抄成大字报，题目就叫‘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好不好？”

“好。这个标题一目了然，一针见血。”

“我认为，大标语一定要旗帜鲜明。我说一条，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

“再加一条，也是毛主席语录，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这条标语最好改两个字，把‘各级’改成‘最高’，把那几个家伙的狼子野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改得好！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我也想了一条，不知道能不能用。”一个腼腆的女生轻声发问。

“没关系，你尽管说。”哈大虎鼓励道。

“我们怀念杨开慧。”

“好，非常好。立意鲜明，绵里藏针。”钟昆击掌称赞：“同学们，斗争要讲策略，要有技巧。我们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万万不可授人以柄。总之一句话，他们含沙射影，我们也不点名道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赞同钟昆的意见。我们最好串联各系，统一大字报和大标语的口径，以防被疯狗反咬一口。”

“我还有一个建议，…”

就这样，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三江大学，在一间小小的学生宿舍里，一帮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年轻人，终于打破了迷信的藩篱和思想的禁锢，做出了石破天惊的抉择，点燃了烧向红朝庙堂的第一把大火。尽管这种抉择还带着年轻人的冲动，还带着时代的烙印，还带着历史的局限，但它毕竟是火，一团来自炼狱的戾火，一团桀骜不驯的野火……

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实证明，这句话才是真理，颠簸不破。

(4)

接下来的日子里，校园燃烧了，明都燃烧了，北京燃烧了，全国燃烧了……

十年一梦，大觉方醒。睁开惺忪的双眼，中国人恍然发现，他们被造梦者愚弄了，欺骗了。梦中的仙山琼阁，到头来不过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梦中的圣旨纶音，到头来不过是狂悖无知的痴言呓语。梦中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到头来不过是触犯逆鳞而引发的龙颜大怒。梦中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无产者，到头来居然不是别人，而恰恰是他们自己。

1976年4月5日，丙辰清明，从梦中醒来的中国人终于发飙了。

长城内外，风起云涌，大江南北，电闪雷鸣。宽阔平坦的大街上，行进着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钢铁制作的巨大花圈，如金戈铁甲，排山倒海。南来北往的火车上，涂写着声讨国贼的大标语。沥青写就的漆黑大字，如刀光剑影，龙吟虎啸。天安门前的汉白玉纪念碑上，贴满了怀念总理的诗词。血泪凝成的谏书檄文，如霹雳惊雷，振聋发聩。

中国老百姓发扬了千古传承的聪明才智，以各种各样直接的、隐晦的、狡猾的、巧妙的方式，表达人民的哀思，宣示人民的意志，展现人民的力量，吼出了真正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声音。

别人从睡梦中醒来，可眼眶发黑的常乐天却很想睡觉，最好大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做个踏踏实实的梦。遗憾的是，他没时间做梦，甚至连个囫囵觉都睡不安稳。根据公安部的秘密电话通知，省公安局下达了紧急任务，全体干警都要出动，换上便衣，走街窜巷，哪儿热闹往哪儿钻。有蹲守的，有照相的，有盯梢的，有整材料的，只要能喘气就得上阵，没日没夜地轮轴转。虽然上级没说行动的目的，当警察的也都心知肚明，下一步，要带铐子抓人了。

此刻，乐天站在当年有人散发“反动传单”的中国银行大厦楼顶上，手持一架技侦科用来勘验犯罪现场的海鸥135相机，俯视着脚下东方红广场上蚂蚁般的人头，时不时地卷一圈胶卷，按一下快门。

“操，这么远，你照个鸟啊。”

乐天身旁，站着他的狐朋狗友彭晓光。这小子刚从北京出差归来，家没回，单位大门也没进，直奔了乐天的宿舍。乐天正要出外勤，没空陪他扯闲篇，便拿着警察工作证，声称执行秘密任务，带着他一同爬到银行大厦楼顶。空荡荡的平台上，就他们两人，既安静，又安全，想说什么说什么。

听到彭晓光的风凉话，乐天翻了他一个白眼：“废话，这我还不不懂。老子这碗饭又不是白吃的。”

“那你还浪费胶卷？”

“不浪费怎么办，上级交代的任务，总得照几张应付差事吧。”

“像你这样照法，有个屁用。交上去，就不怕挨剋？”

“不怕。这样干的又不止老子一个，法不治众吗。”

“嘿，有种。”彭晓光竖起大拇指，接着问道：“这么干，是你们底下商量好的？”

“那倒不是。”乐天咧嘴笑道：“前两天，我们技侦科有个傻哥们儿在人群里拍照，被老百姓发现，按在地上一通狠揍。打的鼻青脸肿不说，还让人把一台进口照相机砸了。我们头儿在会上说，同志们工作要做，但要当心，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划不来。”

“哈哈，你们头儿还真逗。合着你们当警察的都成了贼，忙着偷鸡呢。”

“嘿嘿。”常乐天也跟着打了个哈哈：“所以呀，老子按上级的指示办事，改吃素，不偷鸡了。”

说笑归说笑，其实，看到明都老百姓闹翻了天，乐天心里偷着乐还来不及，才不会理睬上面的狗屁命令呢。而且他也知道，从机关到基层，大多数干警和他一样，打心底里同情、支持明都人民的自发斗争，打心底里厌恶、痛恨那些反总理的跳梁小丑。要不是纪律约束着，保不定他们也和老百姓一道，走向街头，出几口恶气，放几把火呢。

虽说常乐天将上级的命令置之脑后，可在执行任务的日子里，他的相机也没闲着，偷拍下了不少可以当作“反革命罪证”的底片。有几张底片上，记录了5311厂的大游行。上万工人师傅身穿工作服，排成十路纵队，在明都最繁华的市区昂首阔步。他们抬着总理的巨幅遗像，举着横贯马路的巨大挽幛，占据了南来北往的双向车道。雪白的挽幛上，写着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光辉永照后来人”，挽幛之后，尾随着象征总理革命生涯的七十二个大花圈。走在队伍前面高举挽幛的壮汉里，乐天居然看到一个熟人，许久未见的顾家老大顾建军。乐天给他偷拍了一个特写，倒也显得虎背熊腰，威风凛凛。有几张底片上，拍下了汽轮机厂的工人师傅贴标语的精彩一幕。乐天记得，一位师傅才写好“打到反革命阴谋家张春桥”，围观的群众便齐声喊道，把那个“张”字倒过来，在上面打叉叉。贴标语的师傅立马照办，看标语的人们连声叫好。还有几张底片，摄于傍晚时分的东方红广场。那个外号叫“大炮”的三江大学张老师站在板车上，像一个五四青年，手握铁皮话筒，挥舞着拳头发表演说。听众围得水泄不通，却能鸦雀无声，让那大炮的轰鸣传到广场的每一处角落。张老师有一句颇具文采的话，乐天记得一字不差。“周总理苦撑危局，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拯斯民于水火，他心里装着全国老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讲完，广场上呼声四起，掌声雷动。

然而，这卷“罪证”，乐天已经放回家中，藏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天花板缝隙里。

走到平台护栏边，乐天又胡乱拍了几张，总算把相机里的胶卷用光了。他席地而坐，一边往外卸胶卷，一边信口问道：“晓光，还没听你说呢，这两天北京闹腾得怎么样？”

“怎么样？比明都还厉害，捅破天。”彭晓光一屁股坐到乐天身旁。

“操，你小子就会夸大其辞。”

“你不信？那好，老子拿点证据让你瞧瞧。”说罢，彭晓光从书包里掏出几张纸：“喏，这是我北京的朋友从天安门广场上抄来的。”

乐天撂下手中的相机，接过那几张纸。展开一看，入眼一首五言诗。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洒祭豪杰，
扬眉剑出鞘。

掀过一页，又是一首诗。

...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

再下面一首，“向周总理请示”，写得像顺口溜，朗朗上口。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看到这些锋芒毕露的文字，常乐天感到震惊，解气，过瘾，同时也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诗中的含义，和当年这座大楼顶上撒下的传单何其相似。尤其那首“江桥摇”，幽默犀利，剑锋直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令人拍案叫绝。然而，凭着乐天一个警察的直觉，有了这些铁板钉钉的“反革命罪证”，屠刀就要见血了。

他默默地掏出香烟，递给彭晓光一根儿，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手中的纸。

“你干什么？”彭晓光惊呼。

“帮你销毁罪证。”乐天借着突突火苗，点燃了香烟：“你小子不想找死吧。”

彭晓光是个聪明人，乐天的意思，他焉能不知。借着乐天手中的火，他也点燃了香烟，嘴里忍不住骂骂咧咧：“妈的，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先死了。”

“你打住吧。”乐天瞪了彭晓光一眼：“别他妈的说顺了嘴，赔上自己的小命不说，连你老爸都搭进去。”

彭晓光略显恐慌：“你说，他们真的会镇压吗？”

“这还用问。看动静，也就在这一两天了。”乐天喷出一口浊气：“妈的，作吧。不作死就不会死，老天爷看着呢。”

“那，咱们现在能干点什么？”

“干什么？你也想作死啊。”常乐天挖苦道：“你又不是老天爷，这些事还轮不着你操心。咱该吃吃，该喝喝。妈的，反正有人会死在咱们前头。”

“操，你小子，越来越滑头。”彭晓光苦笑，继而恨声道：“哼，这事儿没完。有句老话说得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第六十九章 皓月空赤星陨落 奈何天树倒猢猻散

(1)

彭晓光口中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是一句江湖混混们常说的老话。听上去鼓舌斗狠，却道出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境。不服？不屑？无计？无奈？

那头骑在胯下的小毛驴，一步一笃不紧不慢，好似光阴徐徐流逝。而那拿在手里的唱本，无词无曲空空如也，恰如前程吉凶难卜。

走着瞧？瞧什么？没人说得清，只有天知道！

不过，有一件事，不仅当警察的常乐天猜得到，更多熟知中国历史的上了年纪的人也猜得到，犯上作乱的后果，必将是镣铐与屠刀。果然，丙辰清明过后，大镇压开始了。《人民日报》发出讨伐檄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该文借用“工农兵通讯员”的名头声称，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之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讨伐檄文既出，形势瞬时逆转，全国陷入一派红色恐怖。警笛尖叫，犯上者银铛入狱。大棒翻飞，天安门血流成河。面对镣铐和屠刀，老百姓战战兢兢，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只将那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藏在了心头。

走着瞧？瞧什么？还是没人说得清，只有天知道！

周恩来逝后，坊间曾流传过一份手抄件，《总理遗言》。虽说“遗言”的遣词造句颇具总理之风，情深意切不骄不躁，老成持重不偏不倚，还是被公安部列为“反革命谣言”，在全国清查追缴，没几天就抓捕了谣言制造者和一大批传播人。未几时，坊间又冒出了一份手抄件，亦来历不明，真伪不详。可怪异的是，这份堪比《总理遗言》的手抄件流传甚广，却无人追究。然真也好，伪也罢，总之事出有因，积句来巢，空穴来风之谓也。

这份抄件仅区区十余言，观其口吻，乃出自于红墙里那位病入膏肓的老人，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对身边几个亲信讲的一番无头无脑的话。

交谈乎？遗嘱乎？像雾像雨又像风。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几个海岛上，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会‘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预感大限将至，这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红朝万岁爷终于不那么自信了。他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不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是关心起自己的后事，对一生的盖棺定论，对遗产的何去何从，他拿不准，甚至悲观，冥冥中似乎闻到了“腥风血雨”的味道。“你们怎么办？”看着连口大气也不敢喘的身边宠信们，老人无奈，只得自问自答，丢下一句既不负责任、却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实话——“只有天知道”。

“只有天知道”，其潜台词也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可老人家走不动了，也瞧不见了。民间有句老话，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就在丙辰中秋的那个盈亏更替之夜，阴阳交合之时，皓月当空，赤星陨落。

噫乎。流水无情，逝者如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大到日月星辰，小到虫豸蝼蚁，凡世间万物，在自然面前，在时间面前，无一不是流水，无一不是逝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于当日下午四时播出，接着便是那首国人业已熟稔的哀乐。这只源自黄土高坡唢呐曲的哀乐，凄婉悲怆，如泣如诉，今年已经是第三次播出了。播一次，送走一位红朝元老。先是周恩来总理，接着是朱德委员长，这一次，轮到了“伟大领袖”。

也就在这一年，天上掉下来三块大石头……。

(2)

呜咽的哀乐声中，5311厂的机床马达都停了。只有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还在坚持值守，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播放着来自北京的“告书”。这些天天高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大喇叭们辛苦了十年，此刻也变得老迈，音调失真，时不时地发出几声刮玻璃似的尖叫。

然而，这一波波闹心的噪音，顾建军却没听到。此刻的他，一丝不挂，撅着白屁股趴在床上，脑袋扎在一对儿绣花枕头当间，呼呼酣睡，像一头死猪。

顾家屋里屋外，到处贴着大红“囍”字。堂屋饭桌上方，还是那张慈祥端庄的领袖像。这张画像供了多年，业已泛黄，沾了不少灰尘和油渍。而画像两旁的对联却焕然一新，从原来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变成了“吉日恰逢桂子熟，新婚喜共月儿圆”。

昨日中秋，花好月圆，顾建军成亲了。

“娘，饭好了。喊建军起来吧。”

“不忙，不忙。俺儿累坏了，让他多睡会儿。”看着丰乳肥臀、小腹微微隆起的新媳妇，常念春端着婆婆架子，一本正经，心里却在偷偷地乐。

他爹，咱大儿总算成了亲，老顾家有后啦。虽说儿媳大了建军一岁半，模样倒还中，要奶子有奶子，要屁股有屁股。瞧她肚皮尖尖，一准怀了个带把的。新媳妇没过门就大了肚子，邻里们背地里嚼舌头，可常念春这个当婆婆的一点也不觉得臊。她知道，媳妇肚里的娃儿是顾家的种，自打建军把姑娘领进门，就听到他屋里噼啪噼啪地闹个不停了。这敢情好，娶了儿媳，还捎带着孙子，双喜临门，咋不乐死个人。不过呢，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唯一让常念春不太遂心的是亲家，成分高不说，还是个下放户。建军给这种人家当女婿，日后少不了有麻烦，少不了往丈母娘家贴钱啦。

照理说，常念春来自农村，挨过饿，吃过苦，受过罪，不该长了一双势利眼。可那下放户，竟是比乡下人还矮了一大截，也就跟逃荒要饭的差不多。几年前，不仅学生娃娃们被发配到农村，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下，许多城里人也被遣送到乡下当农民。由于他们成色杂，而且拖家带口，便被一股脑地称作“下放户”。比起知青来，下放户更要惨，惨得那叫没法说。家家户户连锅端，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了收入，又不会干农活，坐吃山空，没着没落。苦挨了几年，实在活不下去，下放户们便冒着危险，偷偷回到城里。可是，家里的老房子被居委会充了公，回城后无处栖身。没法子，他们不得不扎堆结伙，胡乱寻个临水的野地落脚。就这样，梅岭脚下的杂树毛竹遭了殃，护城河边冒出了一溜蘑菇似的小窝棚。开始的时候，警察民兵还来拆棚撵人。可架不住下放户人多势众，又不要命，几场架打下来，血乎淋啦的，伤了不少人。上级怕闹出大事，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不问了。

唉，凭良心，亲家也怪可怜。瞟了一眼低眉敛目的儿媳妇，常念春轻轻叹了口气。下放户就下放户吧，再咋说，也比儿子当光棍好得多。

肚皮里多了一张嘴，新娘子早就饿了，饿得肚子咕咕叫。可婆婆发了话，说“不忙”，刚过门的媳妇哪儿敢多言语，便耷拉下眼皮，抚着肚子不吭声了。

新娘子姓蒋，名燕，文革前上高二，今年虚 30，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姑娘了。蒋家原先是个小业主，靠着祖上留下的几间屋，一家人靠吃房租过活。而如今，祖屋没了，积

蓄花光了，全家挤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小窝棚里，日子过得拮据潦倒。为谋生计，爸爸挑着箩筐走街窜巷收破烂，妈妈带着女儿替人洗衣服。整日辛辛苦苦，还是入不敷出，有上顿没下顿的。蒋燕有个弟弟叫蒋鹰，二十啷当岁，却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儿。这小子成天价斗狠撒泼、偷吃扒拿，还当上了 5311 厂后墙护城河一带的小痞子头。一次翻墙进厂偷东西，被护厂队抓了个正着。三拳两脚败下阵，鼻青脸肿的蒋鹰便叩头拜了顾建军做大哥，顺带帮着老姐拉了皮条。蒋燕和顾建军处朋友那阵，也曾听人说过他以前的那些腌臢事，心里难免有点膈应。可她老大不小的了，家里又穷得叮当响，能嫁给建军这样的工人阶级，已经算攀高枝儿了。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命该如此，不想认也得认。只盼有了孩子，建军能好好过日子，一家人平平安安就行了。

婆媳二人各怀各的心思，静等着建军醒来。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拍门声。

蒋燕走到门口，拉开门，神色陡变，惊呼道：“妈，你怎么来啦？”

门外站着个老妇女，衣衫不整，披头散发，涕泗横流，边哭边喊：“燕儿啊，快，快去救救你弟弟。”

“什么？蒋鹰出事啦？”

“警察…，警察把他抓…”话未说完，老妇女腿脚一软，瘫倒在门前水泥地上。

“妈，妈…”

“啥情况？”剧烈的拍门声也吵醒了屋里睡觉的顾建军，他急忙套上一条大裤衩，赤着膊跑到门口。

“呜呜…”老妇女精神涣散，坐在地上一个劲地哭。

蒋燕连忙扶起母亲：“妈，你先别哭。赶紧说，蒋鹰怎么啦？”

“燕儿啊，建军啊，你弟…，呜呜…，他闯大祸了。”

“咋，他又偷东西啦？”建军眉头一皱。

“不是，警察说…，说他是反革命。”

“啥？反革命？他犯了啥事？”

“放鞭炮，他把昨晚没用完的鞭炮给点了。”

“放鞭炮咋啦？”建军怒火中烧，恶狠狠地骂道：“娘的，放鞭炮也是反革命？还有没有王法啦？”

“建军。”蒋燕晓得大事不妙，急忙拉了丈夫一把：“你不了解情况，别乱说话。”

“咋？”

“今天出大事啦。”

“啥幌子大事？”

“毛主席去世了。”

…

(3)

夕阳西下。

水泥棺材一般的牢房上方，只有一孔用来透气的小铁窗。日没高墙，窗孔的光越变越暗，牢房渐渐和夜幕融为一体。

又一天过去了。钟昆站起身，揉了揉坐得发麻的屁股，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

春去秋来，日出日落，一转眼就是5个月。除了刚入狱的那几天，还在提审室进进出出，后来的日子里，只剩下一件事，一件苦不堪言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坐牢。

唉，钟昆暗自叹息，不审不判，就这么干坐着，难道真要把这牢底坐穿吗？

“这个时候，你要格外小心，不要胡思乱想，更不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要知道祸从口出，一言不慎，万劫不复。”爸爸曾经这样教训过他。

“你无力左右历史，而应该静静地站在一旁，当个看客，作壁上观。”董爷爷曾经这样规劝过他。

长辈们的忠告，钟昆当然记得。可事到临头，他还是没管住自己，气血上涌，多说了几句，一脚踏进了历史的漩涡，走上了爸爸曾经走过的老路。带上手铐的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了一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说什么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学会保护自己，标语不点名道姓，只含沙射影，让对头抓不到把柄，自以为当时考虑得很周全，其实还是幼稚了。星火一旦燎原，谁也控制不住。没两天，工农兵都出来了，他们可不管那一套，直截了当，洒洒祭豪杰，扬眉剑出鞘。钟昆心里明白，此刻想后悔也悔之晚矣。眼前的他，何止是吃亏，而是在玩命。他头顶上的罪名非同小可，现行反革命，策划、参与了“明都反革命政治事件”。

不过，头顶这种罪名的犯人不止他一个。这座日本人留下的监狱里，还关押着许多同案犯。仅在这间阴森森的号子里，就有两个和他前后脚入狱的“现行反革命”。一个是汽轮机厂的工人师傅，张贴了“砸烂阴谋家张春桥的驴头”的大标语。另一个是警备区解放军战士，散发了“把野心家江青揪出来示众”的传单。监狱里究竟关了多少同案犯，钟昆不很清楚。但是，犯人放风时，他似乎看到了政治系同学哈大虎高大的身影；狱警点名时，他好像听到了哲学系老师张永涛洪亮的声音。同样，钟昆也猜得到，在北京的大牢里，肯定关押了更多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参与者。眼下省公安局之所以对他们不审不判，就是在等，一旦北京动刀子杀人，下面就轮到他们了。

天将放黑，狱警按时推上电闸，号子里的灯都亮了。灯泡的瓦数很低，高高地悬挂在水泥梁上。惨淡的光线下，犯人们的脸阴晦、蜡黄。这所监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监狱，而是明都市看守所，用来关押形形色色拘捕待审待判的嫌疑犯。钟昆关在大五号，顾名思义，这是一间大牢房。号子里除了他们三个参与反革命事件的政治犯，还关押了十个作奸犯科的刑事犯。由于犯人们案情未结，刑期待定，一个个的倒也老实，不敢惹是生非，生怕罪加一等，故而大家尚可相安。灯亮了，预示着晚饭时间到了。监狱走廊上传来一阵零乱的脚步声，死寂的号子里顿时有了生气。犯人们似乎闻到了霉米饭咸菜汤的味道，个个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哗啦”，牢门开了。但是，犯人们大失所望。送进牢房的，不是望眼欲穿的晚饭，而是一个人，一个挂着两行泪迹、鼻青脸肿的年轻人。

“妈妈的，还往里塞。”听着狱警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一个犯人骂骂咧咧：“挤得满满的，哪块还有地方吗。”

“站住！小兔崽子，你他妈往哪儿钻？”一个满脸胡碴的犯人伸出脚，拦住往里走的新犯人，抬手指向牢房一角的大马桶：“滚，坐那边去。”

新犯人面皮抽搐，却没敢反抗。他拎起袖口，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默不作声地走到臭烘烘的马桶旁，依墙而坐。

“哎，你们看见没有，外边又加岗啦，全是当兵的。”说话的是一个骨瘦如柴的杂毛老犯人。

刚才牢门大开时，钟昆也看到几个身着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在监狱天井里走来走去。钟昆当然知道，老犯人口中的“又”，无非是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次犯人们看到全副武装的军人，还是缘由一个多月前的唐山大地震。那一场灾难，突如其来，天崩地裂，偌大的唐山市瞬间被夷为平地，死伤者不计其数。灭顶的天灾面前，人如蝼蚁，命如草芥。地震的惨况见报之后，全国陷入一片惊恐，乃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和北京、天津以及全国许多城市一样，明也都拉响了地震警报。人们纷纷逃离家室，躲进了匆匆搭就的地震棚。可犯人们没处去，只能困在水泥棺材一般的牢房里，听天由命，坐以待毙。放在平日，监狱里有狱警值班便可。但遇到大事，狱警们就忙不过来了。为防突发事件，上级派来亲人解放军，里里外外增设岗哨，还在岗楼上架起了机关枪。看到那些阴森森的枪口，犯人们又多添了一份恐惧，似乎听到了死神的狞笑。担惊受怕了半个月，直到地震警报解除，当兵的撤了，犯人们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放回到肚子里。想不到安定下来没几天，当兵的又来了。

接着杂毛老犯人的话茬，满脸胡碴的犯人随口道：“是当兵的，老子也看到了。”

“奇怪，他们怎么又来了呢？”钟昆感到不解。

“天哪，不会又要地震了吧？”杂毛老犯人神色惶恐。

“不会吧，没听到拉警报啊。”

“那当兵的来干嘛？”

“哪个晓得煞。总归出了什么大事吧。”

“我听算卦的说过，润七不润八，润八动刀杀。今年润八月，怕没得好兆头。”

“我看今晚还是当心点儿，搞不好真要地震。”

“操，当心，当心有屁用啊？不是被活埋，就是挨枪子，怎么也逃不过一死。”

“哼，反正老子烂命一条，要死要活屁朝上。”

“哪个说的啊，我可不想死呢。人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

“呸吧，狗日的想得美，还他妈万万年。万万年的不是人，是老乌龟。”

“哈哈，有道理。老乌龟把头往壳子里一缩，还真他妈不怕地震。”

...

犯人们七嘴八舌，信口胡吣，无非想借着插科打诨，冲淡心头的恐惧。

“你们不要怕，不是地震。”

陡然间，牢房里冒出一个陌生的声音。犯人们循声看去，说话的是马桶旁那个新来的年轻人。

这个新犯人不是别人，正是放鞭炮被抓的蒋鹰，顾建军的小舅子。说良心话，蒋鹰被抓，真的很冤，比戏文里那个名叫窦娥的小寡妇还冤。他不过是闲得蛋疼，宿醉醒来，逗门口小孩玩，把昨晚老姐喜宴上没用完的两挂鞭炮给点了。他家住在下放户的窝棚区，偏僻荒凉，没有高音喇叭，没有收音机，甚至连电都没有，根本听不到新闻。要是知道广播里正在播放毛主席逝世的大事，借给他一万个胆儿，他也不敢放鞭炮，那不是自己找死吗。可无论他怎样指天画地，赌咒发誓，警察叔叔也不理，冲上来就是几记老拳，然后铐子一铐，把他丢进了大狱。

新犯人的话引起了老犯人们的注意，有人立马问道：“不是地震，那出了什么事？”

“不晓得。大概是…”蒋鹰吞吞吐吐，不知该不该说。

“小兔崽子，卖什么关子。”满脸胡碴的犯人瞪起眼珠：“有话说，有屁放。”

“嗯…，大概是戒严。”

“戒严？为什么要戒严？”

蒋鹰低声嘟囔道：“还不是毛主席死了。”

钟昆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蒋鹰突然有所警觉，说“毛主席死了”，有点不好听，可不要让人抓了辫子，上纲上线，把个“反革命”罪名给坐实了。

于是，他按照警察的话复述了一遍：“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这句话，不仅钟昆，犯人们都听得真真的，牢房里顿时鸦雀无声。虽然感到意外，但钟昆知道，这个年轻人的话不会有假，因为没人敢凭空捏造这种大逆不道的谣言，除非他是个疯子，或者他活得不耐烦。压抑住心头的震惊与不安，钟昆侧脸看去，身边两个同案犯也同样惊愕失色，目瞪口呆。

无需多言，他们心照不宣。决定生死的日子，为期不远矣。

(4)

国丧期间，人们活得浑浑噩噩，不知不觉，十来天过去了。

这日傍晚，于海只身来到位于东方红广场东南角的一座红楼，门口挂着醒目的牌子，新华社明都分社。然而，他不想被旁人知道他来这里，大老远就下了车，把秘书和司机打发走了。走上二楼，推开会议室大门，迎面扑来一股浓烈的烟味。透过朦朦烟雾，他看到

几张熟识的面孔，贺延生、孟庆元、钟明、欧娴…。除了这几位多年的“老友”，还有几个人瞅着面善，却一下子想不起他们是何方神仙。

“于主任，大驾难请啊。咳，咳。”孟庆元掐灭手中的烟头，干咳了两声，阴阳怪气地说：“为了等你，我半包烟没喽。”

看到众人的脸色都不太友善，于海只得容忍了孟庆元的刻薄，拱手笑道：“对不住，对不住。机关开会，才结束，让同志们久等了。”

贺延生把抽了半截的香烟捺入烟缸，毫无表情地向于海点点头：“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随即他站起身，面朝墙上披挂黑纱的毛主席画像，一脸沉痛地说：“请同志们起立。首先，让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默哀。”

于海蹑手蹑脚地走进会议室，与众人一样，面对主席像，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把头深深地垂下，静默致哀。

主席逝后的这些日子里，到底多少次向老人家致默哀，于海已经记不清了。头低得多了，人也变得麻木。然而，于海心里明白，今天这个会，不是个简单的追悼会。中央的追悼大会都开过了，下面的人无需多此一举。而贺延生这样做，无非是把致默哀当作开场白，为今天的会议渲染一点悲情而已。

原本，于海不想来开这个会，这也是他姗姗来迟的原因。老战友徐海峰的那句话，“离贺延生他们远点”，他一直记在心头。

正是因为这句话，在悼念总理的日子里，他保持了一种低调的中立。同样也是因为这句话，徐海峰站错了队，被罢免职务，隔离审查至今。虽然天安门事件以镇压告终，文革派占了上风，但于海看得出，这场胜利得不偿失，其代价是输掉了民心。固然，邓小平又一次下台了，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只死老虎已经不足为虑。可接下来呢？接班人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上层斗争依旧云谲波诡。在这个紧要当口，毛主席突然撒手归西，留在老人家身后的，是一个混沌的迷局。表面上看，华国锋被推上首位，但他缺乏治国经验，又没有派系根基，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罢了。最终花落谁家？于海看不清，吃不准。但在政坛宦海中浸润多年，有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老人家丧事过后，党内高层势必会出现一场争夺“继承权”的生死博弈。

这些日子，于海寝食不安，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一根烟接着一根烟，书房里好像着了火，案头的报纸也被熏得泛黄。他想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扣出一些线索，根据中央领导的亮相排名次序，来分析党内两派的力量对比，因为他知道，主席一走，无人再能平衡两派势力。另外，他还想寻找一点端倪，老人家临终前，不会一句话也没留下吧。只消一句话，哪怕只有几个字，也是尚方宝剑，持剑者便可以血脉自诩、以正统自居。几天前，他曾给常元凯家打过电话，想从参谋长口中探点军方消息。可齐大姐说，在主席丧礼期间，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元凯已经一个多星期没回家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贺延生的电话，请他到新华社明都分社开会。虽然贺延生没说开什么会，于海也猜得到，这是一个小范围的会，可能像上次那个“吹风会”一样，搞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非组织活动，传递一些不可为外人知的秘密。

“离贺延生他们远点”，徐海峰的忠告言犹在耳，可于海竟然变得犹豫，因为这是一个跟贺延生重修旧好的绝佳机会。丙辰清明过后，贺延生曾找过他，要他整理材料，告发省委主要领导，特别是省委书记彭博，作为幕后黑手，纵容操控了“明都反革命政治事件”。贺延生还说，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孟庆元和欧娴他们立了首功。他们及时地把三江大学的阶级斗争动向报告给中央，为中央首长对“明都事件”定性提供了第一手证据。可这种背地里搞黑材料、打黑枪的特务行径，于海颇为不齿，故而显得态度暧昧，敷衍推诿。从那以后，贺延生没再找过他，甚至连个电话也不打，显然彼此之间有了嫌隙。虽说贺延生的职位不高，资历尚浅，但作为中央特派记者，他手眼通天，能量令人生畏。

犹豫来，犹豫去，于海终于做出了妥协，保持距离可以，却不能过于疏远。于海深知，不仅贺延生得罪不起，他自己也早已无从选择。从走进八一八造反兵团那天起，他就和贺延生、孟庆元一样，也和这间会议室里所有的人一样，牢牢地绑在“文化大革命”的战车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默哀毕。”贺延生抬起头，神情严肃地说：“请同志们坐下，我们继续开会。”

与会者纷纷落座，谁也不说话，把目光投向贺延生，静等他的下文。

“今天，把诸位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也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为了抓紧时间，我长话短说。根据新华社负责同志的指示精神，我起草了一封信，先请同志们看看。”说罢，贺延生拿出一沓复印的信件，一一分发到众人手中。

信是复写纸誊抄的，想必为了省时省事，一次复写多层，故而字迹不十分清晰。于海戴上老花镜，把信摊在桌上，连猜带蒙，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下去。

“敬爱的江青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离开了我们，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不幸，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估量的损失，也对您，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带来无可比拟的巨大悲伤。我们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向您写这封信，表达我们对主席的无限怀念与哀思，同时也希望您保重身体，节哀珍重。

我们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普通一兵，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老造反派。长期以来，我们战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线，深知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愿望与心声。目前，全国人民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谁来继承？

在这个关乎党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恳求您，伟大领袖的革命伴侣、文化革命的旗手、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一向敬爱的江青同志，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带领我们继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遵循他老人家的临终嘱托，‘按既定方针办’，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地开展下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坚信，在您和以您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的明天必将更加蓬勃兴旺，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必将更加……”

“好，写得太好了！咳，咳，我完全拥护，第一个签名。”

于海还没来得及看完信，耳边就传来孟庆元激动的声音。

“我也签。”

“算我一个。”

“还有我。”

紧随孟庆元的表态，会议室里响起杂乱的应和声。

看到信尾“签名”两个字，于海终于明白了。今天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封信，一封写给江青的效忠信、劝进信。贺延生需要的，是在座所有人的签名。

签，还是不签？于海又一次陷入了两难。这是中央首长的意思，还是贺延生的个人行为？为什么只写给江青？如果江青承先启后，那党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将被置于何地？签了，好处是什么？不签，坏处在哪里？权衡利弊，于海一时难以决断，乃至生出了悔意，妈的，早晓得这样，老子就不该来。事关重大，万万不可草率，他又戴起刚刚放下的老花镜，一字一句地推敲起信里的措辞与深意。

看到于海没有反应，还有两三个人也没作声，贺延生开了腔：“我想，同志们已经看完了信。”他缓缓扫视了众人一遍，继续道：“今天来开会的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同一条战壕里的老战友。换句话说，在座的都是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我不妨直话直说，给同志们透个底。写信这件事，是姚文元同志亲口向新华社负责同志交办的。不知同志们是否注意到，这两天，新华社有一个新提法，那就是毛主席的临终嘱托，‘按既定方针办’。那么，什么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呢？毫无疑问，以阶级斗争为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就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而这些既定方针，恰恰也是江青、洪文、春桥和文元等中央首长长期以来所坚持不懈，并为之英勇奋斗的革命方针。在当前这个承先启后的关键时候，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我们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向江青同志以及代表正确路线的中央首长表达我们的意愿，展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党心、民心。”

虽然于海的目光落在信上，可贺延生的话，还是一字不漏地传进他的耳朵里。

得，人家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看来不签不行了。不签，则意味着跟贺延生撕破脸，也意味着跟“代表正确路线”的中央首长划清界限，于海不想也不敢这样干。可一旦签上自己的名字，就等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再一次压上了赌盘。

妈的，反正都是赌！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上一次，把筹码压在了“天子”一边，而这次，“按既定方针办”。

签下自己的名字，于海长吁了口气。可不知为何，他突然心神不宁，有了一种被绑架的感觉。

(5)

美华书局二楼，分做两开，一半书库，一半经理室。

今天，坐在经理椅子上的，不是经理王孝全，而是董事长邱秉义。天还早，没到营业时间，楼上楼下寂静无声。

邱秉义正经危坐，腰板挺得笔直，双目闭合，呼吸均匀，正在习练着道家养生十三法。只不过，近来俗事纷纷，他心有旁骛，一时找不到那种天人合一的玄妙感觉。

这两年，在王孝全夫妇打理下，书局的生意还不错，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基本上不再依赖国府方面的接济。于是，邱秉义当起了甩手掌柜，过上了悠闲自得的神仙日子。年过花甲，心从耳顺，人也变得豁达，少了些执着与拘泥。邱秉义当然记得，美华书局初创时，他颇为野心勃勃，想搞一个香港版的兰德公司，为党国的光复大业献策出力。可时至今日，书局里还只有他和王孝全夫妇三个局内人，所做的工作，依旧是那些不关痛痒的舆情收集。这些年下来，邱秉义也益发看得明白了，光复大业，不过痴人说梦而已。虽然共党内部斗得一团糟，但仅凭台湾目前的军事力量，反攻大陆，无异于蚍蜉撼树。心灰意冷之余，他把书局的一应事物交给了助手王孝全，只待两年后退休，便可金盆洗手了。

然而，自从中共党魁周恩来死后，大陆出现了异动，老百姓纷纷走向街头，用游行示威抗争“秦皇”暴政，用诗歌标语鞭挞奸贼弄臣。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冲锋在前的居然是那些生长在红旗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莫非，这就是那个美国议员杜勒斯⁵¹所说的“和平演变”？邱秉义在家里坐不住了，披挂上阵，重入江湖。近日，冷不丁地又出了那件惊天大事，更让他忙得焦头烂额。

总统府魏主任来电，毛匪泽东毙命，大陆政局淆乱，火速收集舆情，以助上峰研判。与此同时，蒋经国总统也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大陆同胞揭竿而起，“抗暴革命”。“告书”声称，中国国民党是不问阶级、不分彼此、只讲大是大非、全民的民主革命政党！每一个奋起抗暴的大陆同胞，就都是国民革命的精神党员！每一个觉醒反共的共党干部，

⁵¹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前美国国务卿，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制定者。

就都是国民革命的精神斗士！每一个起义自救的共军官兵，就都是国民革命的精神战友！每一个脱离魔掌、投向自由的共党驻外人员，就一样是国民革命的志士仁人！

虽说如今的邱秉义是个商人，可骨子里，他依旧还是军人。军令如山，他自当全力以赴。香港虽偏处一隅，却因其言论自由，各种观点百花齐放，兼之独特的政治环境，各色人等混杂一起，是收集情报、体察民意、网罗舆论的好地方。连日来，他和王孝全夫妇走访了不少社会名流，查阅了不少左、中、右的报刊，收集了不少来自大陆的内部资料，从中获取了许多可资参考的消息与传闻，也向魏主任递交过几份舆情分析报告。

不过，邱秉义对自己的工作不甚满意，因为交给上峰的报告里只道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诸如“毛酋死讯宣布时，夺权布置显未完成，为匪伪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大陆陷入权力真空，必将发生权力斗争”，“共党哀鸣呼吁团结，未提继承人问题，显示内部四分五裂，夺权部署未完成”，“北平最高阶层暂将集体领导，激烈权争势将难免”云云。而一个至关重要的研判，即谁最有可能是“接班人”，却鲜有提及。

何谓“接班人”？纵观中国两千年的帝王史，“接班人”者，“皇储”也。

历朝历代，倘若皇帝老儿驾崩前立下太子，亦或在那个“光明正大”匾额后面藏了传位遗诏，国丧大恸之后，新君登基，大雅扶轮，仪天以行，正统得续，朝廷尚可安定，国祚方保无虞。然而，倘若皇帝老儿突然撒手归天，且无储可立，无嘱可依，那便留下了莫大的隐患。一旦隐患爆发，要么祸起萧墙，宫闱喋血，要么诸侯混战，天下大乱。

固然，绵延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被 65 年前的辛亥革命所推翻。按同盟会的《革命方略》所言，“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听上去畅酣淋漓，掷地有声。可实际上呢，辛亥革命所倡导的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只不过徒具其表，徒有其名，帝制的幽灵从未谢幕退位。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传位以正，天命所归”的封建思想一直在国人的灵魂深处作祟。邱秉义扪心自问，自己投身革命多年，在老总统仙逝之时，不是也盼望着太子爷蒋经国能一承大统吗。毋庸置疑，如果毛氏太子在韩战中没死在美国人的炸弹下，大陆岂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接班人”危机。毛泽东一生效仿秦始皇，可临到末了，“一世”枭雄竟绝了“二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古人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楼梯口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邱秉义听得出，来者是王孝全的妻子林宛如。

“董事长，早安。”

“早。”

“喏，今天的早报。”林宛如将几份报纸递到邱秉义面前。

“好，放桌上吧。怎么，孝全没和你一起来。”

“他约了朋友喝早茶。”

“哦，什么样的朋友啊？”邱秉义知道，约朋友喝茶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

“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昨天刚从广州回来。”

“人说夫唱妇随，你怎么不一起去啊？”

“我正在节食呢，不吃早饭。”林宛如莞尔一笑，从小挎包里摸出两页纸：“还有，董事长要的文章译好了，我想早点交差。”

“这么快，谢谢。”

“不要啦，这是我的分内事哦。董事长，要没什么事，我先上去了，收报的时间快到了。”

“没事了，你去准备吧。”

三楼是美华书局的密室，平时若没有什么机要大事，邱秉义不上三楼。看着通往楼上的机关缓缓关闭，邱秉义收回目光，拿起了林宛如放在桌上的两页纸。

这些年，邱秉义自学了一些英文，但毕竟词汇量有限，读书看报还很吃力。林宛如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英语系，除了当美华的报务员，还兼职翻译。她译好的文章是一篇专题报道，作者《纽约时报》驻香港记者包德甫。虽说香港弹丸之地，却是一个窗口，各国记者云集于此，追香逐臭，各类报刊五色杂陈，花样百出。众多的报纸里，邱秉义颇为看重《纽约时报》，因为这家报纸的新闻、报道、评论比较认真严肃，从不哗众取宠。

看着工工整整却又密密麻麻的钢笔字，邱秉义头晕，不得不戴上了老花镜。

“随着精心筹备的毛泽东主席追悼仪式的结束，中国现在开始完成它伟大的‘舵手’未能完成的任务：寻找新领导人，继续他未竟的革命事业。

谁将成为领导人，他们将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毛苛严的革命理想，在8亿中国人或香港的分析家中，极少有人能信心十足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毛泽东去世时没有指定继承者。的确，多年来，他打倒了一个又一个他感觉尚未准备好掌权的人，包括去年春天提出来的接班人——前副总理邓小平。

让情况更复杂的是，历史仿佛在开玩笑一般，这些麻烦似乎不大可能对共产党的政权形成严重威胁。但是如果说现在有任何关于未来事态的线索的话，那它可能存在于上周中国媒体上反复出现的继承毛主席‘事业’的呼吁，以及中国仍健在的领导人严格按照党内级别不断进行的亮相。这表明，最可能的做法是围绕目前党内的高级领导，组建过渡性集体领导小组。可以想象，既然没人具有主导权，为了党内团结，他们将大体上坚持中国目前的道路。或者，就像北京报纸上的一篇社论所说的，遵照毛主席的嘱托，‘按照既定方针办’。

目前中国官衔最高的是华国锋⁵²，他是一名身材高大魁梧、留着平头的党魁。去年4月，在北京非同寻常地出现了长达一天的10万人游行之后，他成为了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总理。当时，华被认为是一个妥协的选择，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虽然仅在一年前，华国锋还相对默默无闻，但他似乎迅速给自己确立了中间派的地位，呼应反右倾运动的言论，不过明显缺乏热情。有些分析家认为，在这一点上，华可能是中国第二代领导人

⁵² 华国锋（1921-2008），曾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的极佳代表，一个后毛时代的人物。他认识到无需疏远中国的左派，同时又不声不响地执行更具实用主义的路线。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有些分析家猜测，可能是已故的周总理发现了华国锋，并帮忙提携了他，所以他才有今天的地位。

在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曾经达到九人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排在华国锋后面的，是三位仍健在的委员：40岁左右的左派王洪文，他本是上海棉纺厂的一名干部；78岁体弱多病的国防部长叶剑英⁵³；以及圆滑又有点难以琢磨的前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他和王洪文一样是在文革中上升到显赫位置的。这三个人中，王被认为太年轻，叶剑英太老，不可能长期掌权。这样，张就成为华最强大的潜在对手。他被认为能力很强，同时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权力。其他几个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重要人物是：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⁵⁴，他是党内的‘温和派’；老资格的北京市市长吴德⁵⁵；以及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她是毛泽东思想的鼓吹者。……”

看到这儿，邱秉义颇感失望，合上眼，摘下了老花镜。在他看来，这篇文章看似分析的头头是道，却笼而统之，和其它的报道相比，基本上半斤八两。大陆“路线斗争”的变数太大，谁会成为毛的“接班人”，只有天知道。

这时，楼梯口又传来了脚步声，邱秉义猜想，该是王孝全回来了，因为书局里有规定，未经许可，店员不准上二楼。不过，孝全和朋友喝茶，不该回来的这么早啊。看来他搞到了什么消息，急着赶回来。

“董事长早。”

“早。”

来人果然是王孝全。他快步走到邱秉义面前，脸上喜形于色。

“瞧你高兴的样子，可是有什么好消息？”

“嘿嘿，说不上好不好，但有点意思。”

“哦，说说看，怎么个有意思。”

“宛如跟董事长说过了吧，今天我和一个才从广州过来的朋友喝早茶。”

“嗯，她说过了，是个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朋友。”

“是的。这位仁兄去年才从北京调到香港，来咱们书局买过不少书。后来我发现他手头拮据，就半卖半送，慢慢成了朋友。虽然我们还做不到无话不说，却也能谈得来。对大陆的政治状况，他非常不满。今天喝茶的时候，他先发了一通牢骚，然后告诉我，这几天，广州正在流传一首有趣的童谣。”

“童谣？”

⁵³ 叶剑英（1897—1986），开国元帅，长期担任中共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⁵⁴ 陈锡联（1915—1999），开国上将，历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

⁵⁵ 吴德（1913—1995），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

“对，就是小孩子们唱的儿歌。”

“你可还记得？”

“只有两句，不难记。”王孝全慢声吟道：“树非树，花非花。树倒猢狲散，绿叶配红花。”

对于中国历史和民俗，邱秉义不敢说很了解，却也在这些年读了不少杂书。他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迷信神灵，相信神灵的预言。老百姓认为，神灵会借助孩童的小嘴，向人间暗示即将发生的大事。这种预言性的童谣，在历代典籍和传说中多有记载。如《三国演义》里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暗指奸雄董卓旋起旋灭的悲惨命运。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则预示了葬送东汉王朝的黄巾之乱。童谣一类的预言，常类似于文字谜语。在暗喻的事发之前，人们很难猜出其中的真实含义。更有趣的是，历代童谣几乎都具有政治色彩，或指朝代的兴亡更迭、或指枭雄的是非成败，或指社会动乱、自然灾变的征候前兆。不管人们信与不信，童谣往往一语成谶。

“树非树，花非花。树倒猢狲散，绿叶配红花。”

邱秉义在心头默默地念了一遍，眼前猛地一亮，重重迷雾中，他隐约捕捉到一线天机。

“走，孝全。”邱秉义一跃而起，兴奋地说：“上楼，给魏主任发电。”

第七十章 救震灾难辨人性 除四害普天同欢

(1)

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常乐天才懒懒地从床上爬起。

昨晚酒喝多了，都不知道怎么上的床。隐约记得，好像是顾建军两口子把他架到了军区大院门口，然后呢…？

后面的事记不清了，可喝酒的原因吗，乐天还是记得清清楚楚。建军请客，求叔帮他 from 监狱里捞人，捞他那个莫明其妙当上“反革命”的小舅子。想到建军以前干过的那些坏事，乐天就气不打一处来。从部队复员回来后这些年，他压根没和顾建军说过话。这次建军请客，乐天本不想搭理他。可人家毕竟一个大老爷们，一口一个叔，低声下气地央求着，而且当年乐湄被暴徒劫持，建军也曾一马当先，扛着大刀出过力，不帮忙实在说不过去。再说啦，他那个小舅子的案情，一听就是一个大乌龙，把人捞出来，不费吹灰之力。正好昨晚是周六，乐天拽上梅岭公安分局的几个哥们儿，到建军安排的饭店里嚼上一顿膏腴黄凸的大闸蟹，六七瓶白酒灌下肚，事情就算摆平了。可谁晓得，饭店里的酒有问题，喝了上头。一觉睡下来，还是满嘴的臭味，到现在脑袋瓜还晕乎乎的。妈的，抽空得带人去那家饭店查一查，敢把酒精兑水的玩意儿卖给警察喝，狗日的胆儿也太肥了。

扶着墙进了卫生间，在马桶里撒了一大泡尿，乐天感到口渴的厉害，便晃晃悠悠地走下楼。

“臭小子，你还能醒啊。”

刚走到客厅门口，就听到妈妈一句挖苦。乐天掉头一看，爸爸、妈妈都坐在客厅沙发上，一个看报纸，一个打毛衣。

“爸妈早。”乐天草草敷衍了一句，转身要进厨房找水喝。

“你给我站住！”常元凯把报纸往茶几上一摔：“昨晚干什么去了？醉成那个熊样子。”

老爸发威，乐天不敢怠慢，只得回到客厅门口，含糊道：“没干什么，就是…，那个…”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别打马虎眼，说！”

“说就说，是顾建军请客。”

“顾建军？那个流氓。”齐霏霏停下手中的毛线活，抬头看着儿子，语气颇为不满：“你不是说他不理他了吗，怎么又混到一起啦？”

妈妈的责问，乐天还真难以作答。顾建军插队时干的坏事，是乐湄告诉他的。听罢妹妹的哭诉，他怒不可遏，骂声连天，发誓再也不理那个流氓。正巧那天妈妈也在场，跟

着妹妹一块抹眼泪。妈妈这句“怎么又混到一起”的责问，已然不好解释，如果再把建军请客的原因说出来，爸爸也会火冒三丈。利用手中的权利谋私，哪怕自个家用个车，都是老爷子的大忌，更不用说帮建军从监狱里捞人了。不行，绝不能实话实说，那才叫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万一惹毛了老爷子，一个电话打到局里，自己挨剋不说，保不定还连累那几个一块儿喝酒的哥们呢。可不说实话，找什么理由应付老爸老妈呢？

乐天眼珠转了两转，计上心来，便摆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说：“妈，什么叫又混到一起啊，我不过是给他个面子。建军结婚，咱家谁也没去，连个表示都没有。前两天他找到我，说要补办个喜酒，死气别列地拉我去。好歹人家也是咱的亲戚，叫爸爸一声爷，叫我一声叔，我要说不去，好意思吗。”

“乱弹琴。”儿子拿着老子当挡箭牌，顿时让常元凯瘪了气，可想想还是放不下架子，便狠狠地臭了儿子一句：“白吃白喝，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爸，你儿子哪能白吃人家的，我给他送了一份大礼。”

“大礼？你给他送什么大礼？！”齐霏霏没好气地问道。

“妈，你就别问了，反正我又没花你们的钱。”乐天怕说露了嘴，赶忙把话岔开：“哎，妈，还有早饭吗？”

“这都几点了，还吃什么早饭。”齐霏霏皱起眉毛，捂住鼻子：“瞧你身上那股味，大老远都能闻到，臭死啦。赶紧上楼洗洗，一会儿下来吃中饭。”

得嘞，总算蒙混过关了。乐天嘻嘻一笑，跑到厨房里喝了杯白开水，又回到自己的房间，找了几件换洗衣裳。十月的江南，天开始转凉。可家里没热水，乐天只能冲个冷水浴。两分钟不到，他从浴缸里跳了出来，嘴里倒抽着冷气，身上还带着肥皂沫。

吃过中饭去哪儿呢？乐天边擦边想。总不能傻傻地待在家里，陪着老爸老妈大眼瞪小眼吧。

以前吗，他还有个去处。借口视察妹妹的工作，到军区总院转转，和那帮小护士们磨磨牙，打打擦，莺声燕语的，倒也能消遣无聊。可好景不长，他惹上麻烦了。几个丫头春心泛滥，为了他争风吃醋，竟然斗得不可开交。乐湄来气，说哥哥你沾花惹草的，又不正经当回事儿，弄得她都不好做人。故而乐湄下了禁足令，不准乐天去总院了。其实，乐湄不这样说，乐天也不想再去招惹是非。不知为何，总院那几个年轻漂亮的小护士，他竟是一个也看不上。那几个丫头，要么装腔作势，盛气凌人，要么撒娇发嗲，傻不啦叽，根本比不上他梦中的那个女孩，星星一般的眼睛，月牙一般的笑，清纯的不带一丝烟火。只可惜，那个女孩，他再也见不到了。

操，顾建军个狗日的，真不该帮他！

如果让乐湄知道当哥哥的帮了那个坏蛋，搞不好又要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至少也要瞪着眼睛臭他两句。想到乐湄，乐天感到一阵恍惚。虽说妹妹打小就跟他作对，可这么久没见，还真有点想她了。乐湄参加了军区总院医疗队，到唐山地震灾区救死扶伤，一晃快三个月了，也不知道哪天才能回来。这一次，小丫头要吃点苦头了。

对着镜子，乐天做了个苦相。唉，没地儿去，没人玩，真无聊。干脆，一会儿打个电话给彭晓光。听说军区文工团下午彩排，才招来的几个小女兵长得挺水灵。反正闲着没事干，不如拽上彭晓光，一起去养养眼，晚上再找个地方米西米西。

哪知他这个念头还没落，楼下传来妈妈的喊声：“乐天，晓光的电话，他找你。”

嘿，想什么来什么。乐天匆匆套上衣裤，扣子都来不及系，连跑带蹦地蹿到客厅，从妈妈手中接过了话筒：“喂？”

“乐天，我马上去你家。”彭晓光的聲音有些不正常。

“什么事，这么急？”

“大事。电话里不好说，你在家等我。”不待乐天多问，彭晓光挂了电话。

狗东西，什么大事，搞得如此神秘。乐天放下电话，走出客厅，刚想转身上楼，门口响起敲门声。

“谁呀？”乐天高声问道。他想，敲门的肯定不是彭晓光，那小子不会来的这么快。

“哥，是我。开门！”

乐天惊喜道：“爸，妈，乐湄回来啦。”

(2)

听到宝贝丫头回来了，别说齐霏霏，连常元凯都绷不住了，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三步并作两步，一起跑到家门口。

敲完门，乐湄又退回台阶下。见爸爸妈妈来到门口，她满目含笑，抬起右手，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爸，妈，我回来了。”

瞧着女儿又黑又瘦的可怜样，齐霏霏心疼：“乐湄，快，快上来，让妈妈看看。”

常元凯笑道：“看你急的，丫头回来了，你有的是时间看。都挤在门口干什么，还不把门让开，让乐湄进来。”

乐天屁颠颠地跑下台阶，要拉着妹妹往家里走，可乐湄却闪身避开哥哥的手，轻声道：“别碰我。”

“怎么着？才三个月不见，不认老哥啦？”

“说什么呢，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

“什么？不进家门就往外跑。什么事大不了的，老哥帮你去办。”

乐湄咯咯笑了：“我的事，你帮不了。”

“什么事？”

“洗澡。”

乐天耸了耸肩：“洗澡着什么急呀，军区浴室没开门呢。走，先回家歇会。”

“不。”乐湄坚定地摇了摇头：“不洗干净，我不进家门。妈，你去给我拿药皂、毛巾，还有换洗衣服，里外都要。我身上的衣服太脏，一件都不留，全得扔了。”

听女儿说要把身上的军装扔掉，常元凯想骂“乱弹琴”，可一个“乱”字刚出口，就被妻子的话堵了回去：“好，你等着。妈给你拿去。”随即她拽了丈夫一把，悄声道：“你看看，乐湄的军装上还有血迹呢。女儿讲卫生，你就别啰嗦了。走，先跟我回屋去。”

乐天傻傻地站在妹妹身旁，徐徐秋风吹来，一股异味传进了他的鼻孔。味虽然很淡，却是一种似曾闻到过的恶臭。他立马明白了，这是尸臭。上次到一个凶杀现场出警，那具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就是这种臭气，害得他当场呕吐不止，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妈呀，都快三个月了，唐山灾区的尸体还没清理干净吗？

瞅见哥哥伸手捂鼻子，乐湄讥笑道：“哥，连这点味都受不了，亏你还当警察呢。”

乐天神情古怪地看了看妹妹，嘟囔道：“这味儿，你也能习惯？”

“不习惯怎么办。我们到唐山的时候，正是三伏天。灾区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臭味能把人熏死。我们戴口罩、捂湿毛巾都没用，后来发了防毒面具，还是挡不住。灾区里断水，我们出了汗也没处洗，浑身上下又酸又臭，恶心的不想吃饭。上级命令我们吃，还是吃什么，吐什么，最后吐的都是黄水。经历过那些日子，我们的嗅觉都变迟钝了，这点味已经闻不到了。”

“这我就不懂啦，你们干嘛不把死尸埋了？埋深了，不就没味了吗。”

“我们是医疗队，只管救伤员，不管埋尸体。再说，废墟下那么多死人，都被砖瓦水泥压成肉末，连人形都没啦，怎么挖，怎么埋。唉……”乐湄深深叹了口气：“哥，你是没见过那种场面。送到我们外科救护队的，大部分是生命垂危的伤员，不是腰椎骨折，就是颅骨、骨盆或四肢骨折，基本上是粉碎性的。负责营救的战友们明明知道这些伤员救不活了，还是不停地往我们救护队送。医生们都站在血泊里，一干就是几天几夜，打个盹儿的时间都没有，连吃饭都是我们护士喂到他们嘴里。有时为一个伤员做两个小时的手术，可没有血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断气。去了没几天，我们带去的医疗器材就用完了。我负责的那张手术台只剩下一双手术手套，做完一个病人，用盐水冲一冲，接着再做下一个。天热，又没有好好消毒，伤员们手术后的伤口感染，腐烂生蛆。抗生素也用光了，我们没办法，只能把汽油浇在伤口上，把蛆淹死。在手术帐篷外，我们挖了一个大土坑，把截下来的胳膊、大腿往里面扔，没几天，坑就填满了。我们只好再挖……”

“行了，行了。小姑奶奶，你别说了，我听着都恶心。”乐天皱起眉头。

油然间，乐天感到哪儿不对劲儿。对呀，妹妹打小娇生惯养，动不动就抹眼泪，可她在讲到这些事的时候，怎么一点也不激动，也不难过，显得那么平静呢。

乐湄似乎看透了哥哥的心思，惨然笑道：“哥，如果你也到唐山灾区呆几天，你就不会恶心了。我们常说要珍重生命，可在老天爷眼里，人算什么。一场地震，夺走几十万条性命，不过就像碾死了一堆蚂蚁。更可恶的是，老天爷不把人当人，有些人也不把人当人。我听上海来的救援医生说，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传出后，联合国，还有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准备了大量的救灾物资和药品，只等中国一句话，立刻运往灾区。可是，我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谢绝外国提供的援助。但凡是个正常人都知道，有了国外的援助，我们可以救活更多的伤员。可在那些领导的眼里，面子比人的性命更重要。”

“操，什么狗屁面子。打肿脸充胖子，天生的臭德性！”乐天忍不住骂道。

“哥，你不知道，还有更缺德呢。地震后没几天，唐山郊区的农民闯进灾区，他们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头、大锹、锯子，不是赶来救人，而是来洗劫。他们从倒塌的银行里抢钱，从废墟里挖粮食，连死人身上的衣服、手表也不放过。要不是部队首长下令开枪，根本止不住那些疯子。”

“可恶！该把他们都崩了。”乐天又狠狠地骂了一句。

“唉。”乐湄叹息道：“哥，本来我跟你一样，特恨那些趁火打劫的家伙，觉得他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变成一群丧失了人性的魔鬼。可是，当我听到一个孩子的话，我又搞不清了，不知道该不该恨他们。那孩子才十二岁，跟着爸爸跑到灾区粮店挖粮食。正好赶上警戒部队清场，他爸爸被打死了，他腿上也中了一颗子弹。手术后，我问他，为什么来抢粮食。他说，家里房子塌了，奶奶、妈妈和妹妹都埋在里面，他和爸爸死里逃生，却几天没吃没喝，不抢也活不下去了。哥，你说，换作是你，你怎么办？你也会去抢吗？在灾难面前，在生死面前，人是不是都会变坏？人性是不是都会变得丑陋不堪？”

妹妹一连串的问候，竟让当哥哥的无言以对。“你也会去抢吗？”奶奶的，乐天心里暗道，兴许会吧，人总不能活生生地等死啊。然而，此刻的他，无暇思考这类有关人性的沉重话题，因为他冒出了另一个可怕的念头，妹妹看到太多的死亡与黑暗，该不会染上了心理毛病吧。不行，这件事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全家一起想办法，帮乐湄从阴影里走出来。

正当乐天满脑子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口传来妈妈的声音。

“乐湄，你要的东西拿来了。”齐霏霏拎着一个旅行包，走下台阶：“要不要妈妈跟你一起去？”

“不要，我自己去。”乐湄褪下手表：“妈，你把表拿回去，用酒精好好擦擦。”

“那好吧。一会儿我和你哥去食堂打饭。你快去快回，我们等你。”

“哎。”乐湄转身就走，迈出两步，掉头说：“妈，多买点青菜萝卜什么的。我好久没吃过新鲜蔬菜了。”

(3)

女儿乍然归来，常元凯喜出望外。趁着老婆儿子去食堂打饭，他一个人跑到厨房里翻箱倒柜，找出一瓶落满灰尘的茅台。这瓶酒，还是老首长王副司令调到北京前送给他的，放了五年，一直没舍得开瓶。况且，他的胃不好，平日里被老婆、女儿看得紧紧的，想喝也不敢拿出来。乐湄从小到大，头一回离家这么久，还去了那么一个危险的地方。看到女儿平安还家，自是说不出的开心。今天合家团聚，怎么也得以酒助兴，算是破个例吧。

可没想到，娘儿俩打饭回来，乐天沉着个脸，把乐湄的情况和他的担忧说给了爸爸妈妈。儿子的话，直如在常元凯的头上泼了一盆冷水，顿时浑身上下凉飕飕的。齐霏霏听了，更是愁容满面，不停地长吁短叹。常元凯和齐霏霏都是经历过战争的老兵，都记得第一次看到死人时的恐惧与震惊。而女儿在唐山的所见所闻，远比他们经历过的更为凄惨，

更为恐怖，甚至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那废墟下几十万条被活活掩埋的生命，那空气中弥漫不散令人窒息的尸臭，饶是他们这些老兵都难以承受，更不用说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了。于是，夫妻俩接受了儿子的建议，吃饭时，大家只说开心的事，谁也不准提“唐山”这两个字。

“乐湄，来，尝尝这个，茭瓜青椒炒肉丝，你最爱吃的。”齐霏霏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女儿碗里。

乐湄吃吃笑道：“妈，我又不是小孩了，让我自己来吧。”

“在爸妈眼里，你永远是个小丫头片子。”乐天凑趣道：“哎，爸，这酒正经不错，再来一杯。”

“臭小子，你昨晚还没喝够啊。”齐霏霏笑骂了一句。

“乱弹琴。”常元凯佯怒道：“老子开这瓶酒是为了闺女，你小子占什么便宜。”

“嘿嘿，哥，吃瘪了吧。”乐湄笑盈盈地站起身，取过酒瓶，给爸爸、妈妈、哥哥和自己各斟一杯：“爸，妈，哥，这一杯，我敬你们。这些日子，我想死你们了，做梦都想。今天全家团聚，我好高兴，好开心。不过，这杯喝完，爸爸不准再碰酒了。”

“是，保证服从命令。”心爱的女儿发话，平日里一本正经的常元凯也变得风趣起来。

“砰砰砰”，门口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肯定是彭晓光来了，乐天叽咕了一声：“狗东西，真会赶时间。”他撂下酒杯，走到饭厅门口，高声喊道：“门没锁，自己进来。”

乐天没猜错，来人果然是彭晓光。他推开门，鞋也没换，快步走进饭厅：“叔叔好，阿姨好。”接着眼睛一亮，惊喜道：“哎，乐湄回来啦。”

“晓光，吃过饭了吗？”齐霏霏笑问道。

“还没呢。”

“正好，就跟我们一起吃吧。乐湄，去，给晓光拿筷子拿碗。”

“哼。”乐湄瞥了彭晓光一眼，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嘴里嘟囔道：“又来蹭饭。”

“我不是来蹭饭。”彭晓光显得异常激动：“我来告诉你们一个特大喜讯。”

“你小子能有什么喜讯？”彭晓光好吹牛，乐天向来对他的话不以为然。

“不信？那好，咱俩打个赌。让叔叔、阿姨还有乐湄一起作证，要是喜讯，罚你三杯！”

“赌就赌，你说。”

“江青完蛋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起给抓了。”

彭晓光的话，惊呆了一屋子人。

惊愕了片刻，常元凯厉声问道：“晓光，你说的是真的？”

“常叔叔，千真万确。我爸爸才从北京开会回来，是他让我告诉你们的。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王、张、江、姚‘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采取了坚决措施，将他们

逮捕，隔离审查。我爸爸还说，本来这个消息要保密，可是，北京、上海、武汉都出现了‘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想保密也保不…”

没待彭晓光把话说完，乐天一蹦老高，屁股下的椅子都被带倒了。他兴奋地大声喊道：“太好了！我认罚，别说三杯，三瓶也行！”

“臭小子，你急什么。”常元凯嘴上骂着儿子，脸上却挂着激动的笑：“晓光，你还知道的详细一点吗？”

“具体的我爸爸也不知道，但他说，抓四人帮，是叶帅和华总理联手干的。他们命令汪东兴带中央警卫团秘密行动，一夜之间，一网打尽。”

“好！好！干得漂亮。哈哈。”常元凯开怀大笑：“乐湄，把酒拿过来。”

“爸。”

“乐湄，你就拿过来吧。”齐霏霏也是激动万分：“天大的喜事啊，一定要庆贺庆贺。咱们大家都要干杯。”

“来，一起举杯，干！”

欢声笑语中，客厅里电话响起。

乐天跑出去，随即高声喊道：“爸，找你的。”

不到半分钟，常元凯回到饭厅：“我去司令部开会。”说完，他掉头就走。可没走几步，他又折返到饭厅门口，对齐霏霏说：“我可能有紧急任务，你赶紧给我准备准备，搞不好说走就走。”

走廊里，他听到妻子一句话：“又是说走就走，能去哪儿？”

接着是儿子的声音：“上海是那几个王八蛋的老巢，爸爸可能去上海。”

(4)

尽管上层还在试图掩盖非常手段下的红墙之变，可“小道消息”像流感病毒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区区数日，“四人帮”倒台的喜讯便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商店里的酒卖光了，鞭炮脱销了。三公一母的螃蟹被捆作一串，成为老百姓饭桌上最具有象征和讽刺意义的美味佳肴。

十月下旬，《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刊出头号新闻，《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北京的老百姓觉得一次游行不过瘾，第二天，上街的人数达180万，第三天，增至250万。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响彻首都，响彻神州大地。北京市委书记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宣布，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

“粉碎四人帮”两个月之后的一个傍晚，明都最有名气的饭店前围满了人。“反修饭店”的牌子不见了，代之以另一块遮着红绸的匾额。门楣高悬一对六角宫灯，檐下挑出两挂千响炸鞭。在热烈的掌声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红绸缓缓飘下，“松鹤楼”，三个古朴雄浑的大字跃入人们的眼帘。

松鹤楼大厨王师傅从人群里搀出了一位矮墩墩的老者，伸手指向灯火辉煌的饭店大门：“董老，您先请。”

“好，好。”老人呵呵笑道：“想不到啊，我这张贪吃的嘴，还有机会品尝老伙计的绝妙手艺。不过，今天老夫可带来了不少人呢，要给王师傅添麻烦了。”

“瞧您老说的，您可是明都这地界上的食神，我们想请还请不来了。再说啦，您老的墨宝千金难求，这次又为我们饭店重写了匾，是我们给您添麻烦了。”

老人眯眼笑问道：“呵呵，你们这么快就改回老店名，不怕人家说你们资本主义复辟啊？”

“不怕。前两天，省委彭书记来店里吃饭，说还是松鹤楼的老招牌好，名实相符，标格出众。”

“好，好。松筋鹤骨，标格出众，说得极妙。”

“董老。今天我们主任到局里开会，特意留下话，说不能亲自接待，对不住您老啦。我们主任还说，只要您来，不管来多少人，我们松鹤楼包圆啦。”

“哈哈，好，好。你们的盛情，老夫心领了。但是，这顿饭钱还是要算在老夫头上，因为今天是老夫做东。”老人转身，从身后拉出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昆昆，来，爷爷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爷爷姓王，是松鹤楼的领班大师傅，一手正宗的苏帮名菜，做的那叫个出神入化。”

“王爷爷好。”

“哎，你好。”

“王师傅，这孩子叫钟昆。今年清明时，因为反对四人帮，被抓去蹲了大牢，今天刚刚出狱。”

“哎呀。”王师傅顿时一脸钦佩，竖起大拇指：“自古英雄出少年，了不起！了不起！”接着，他左手搀着董老，右手拉着钟昆，扯起嗓门喊道：“贵客临门，松鹤楼复业大喜喽！”

饭店二楼，新辟了几处雅间。最宽敞的一间里，摆放着一张十八罗汉实木大圆桌。钟昆拗不过董爷爷，硬被按在了主位上，而其余的人则喜笑颜开地围坐了一圈。钟昆紧挨董爷爷，然后依长幼次序，坐着董奶奶、爸爸、小姑、龚叔叔、抱一姑父、雪梅姑姑，还有和平、寄秋、文漪、乐湄、雪素、小山和辛儿。满目的亲朋好友里，只有甘奶奶不在。刚才来饭店的路上，雪素告诉他，在他坐牢的日子里，奶奶一觉未醒，静悄悄地走了。

看着久别的亲人们，钟昆喉头发痛，却不敢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他心里纳闷，今日出狱，实属突然，也不知道他们事先打哪儿得知了这个消息。因为此时此刻，他自己都觉得这不像是真的，还像在梦里一般。

说起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和狱中的难友们老早就知道了。举国狂欢的那几日，高墙铁窗外，锣鼓声、鞭炮声、“打到王张江姚”的口号声，捂着耳朵都能听到。本以为“四人帮”垮台了，他们很快就能恢复自由。可没想到，上级忙着稳定局面，一时顾不上他们这些“反革命”，让他们又多吃了个把月的牢饭。几个小时前，在同一间提审室里，钟昆再次见到了那个面目阴鸷的提审员。这张可憎的面孔，钟昆记得清清楚楚。他曾百般威胁利诱，逼自己交代明都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后台，还恶狠狠地说，反江青就是反毛主席，你小子反动透顶，无可救药。可今天，这个家伙居然毫无愧色，依旧像对待犯人那样，宣读了一大堆诸如“不准泄露在押人员的案情，不准暴露看守所的秘密”之类的纪律，然后将一张释放书丢在桌上，不做任何解释，拂袖而去。

释放书上写到，“钟昆，男，现年 26 岁，捕前系三江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因参与明都反革命政治事件，钟昆被依法拘留审查。现已查明，该同志的矛头是对准‘四人帮’的，予以释放。”署名“省公安局”。看着手中的释放书，钟昆恨不得一把给撕了。妈的，抓也有理，放也有理，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但他看了两遍，终究还是揣进了衣兜。留着吧，说不定以后还是一件历史文物呢。

“上菜喽。”一声悠长的吆喝，惊醒了疑似在梦中的钟昆。

醪糟卤鹅、香酥麻鸭、红扒肘子、梅菜扣肉、米粉排骨、滑溜虾仁、松鼠鳜鱼、清炒时蔬…，一道道色香味美的松鹤楼名菜，流水般地端上席。

“董老，给您满上。”钟永康为身旁的老人斟满了酒：“我们可就等您发话啦。”

“钟校长，还是你先说两句吧。”

“那哪儿行啊，今天您老为尊。”

“好，好。那老夫就倚老卖老了。”董瘦竹颤巍巍地站起来，手执酒杯道：“这些日子，广播和报纸上常说，四人帮垮台，是一件改天换地的大喜事。然老夫以为，喜则喜矣，却与天地无关。荀子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过去的十年，天下大乱，穷凶极恶，令人不堪回首。今天在座的，哪一家不是牛鬼蛇神，哪一家不是支离破碎。我们怪不得老天，因为这一场大凶大恶，是人造的孽。这第一杯酒，老夫不敬天，不敬地，而要敬鬼，敬给十年浩劫中无辜丧生的亲人和那些屈死的冤魂，愿他们安息。”说罢，老人将酒杯微倾，缓缓地洒在地上。

老人的话，引发了人们埋藏在心头已久的悲愤。年长的面露哀伤，年轻的双眸含泪，人人沉默无语，将手中的酒水化作寄托思念的丝丝缕缕…。

董师母抹着眼泪道：“老东西，今天是个好日子，耐偏煞风景，惹我们伤心。”

“好，好，怪我老糊涂。过去的事不提了，咱们往前看。”老人坐下来，晃了晃酒杯：“和平，给大家上酒。”

一圈酒杯斟满，老人眯眼笑道：“这第二杯酒，大家说说看，老夫该敬谁。”

众人自是会意，微笑不语。只有文漪忍不住，大声道：“敬昆昆大哥。”

“哈哈……。”

所有的人都忍俊不住，开怀大笑了起来。

文漪的小脸臊成红柿子，可还是不服气地说：“外公，我说的对不对？”

“不对。”老人忍住笑，摇头否认。

“为什么不对？”

“二丫头，外公问你，让老人给晚辈敬酒，哪儿有这样的规矩？”

“哦……，是没有。”文漪眨了眨眼，憨憨道：“外公是长辈，应该让大哥敬外公才对。”

“嘿嘿，二姐。”雪素莞尔而笑，伸手拽了拽身边的文漪：“你傻呀，看不出外公寻你开心呢。”

“呵呵。”老人终于忍不住了，开心地大笑了起来：“还是小素儿鬼。二丫头，这第二杯酒，外公的确是为了你的昆昆大哥。”

文漪的小脸更红了，嘟着嘴巴回了一句：“哼，外公坏，就会拿人家老实人开心。”

老人端起酒杯，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有人说，昆昆是个英雄。说实话，老夫一向不太喜欢‘英雄’这种称谓，更不希望昆昆以英雄自居。过去，我和钟校长都劝告过他，不要意气用事，不要以卵击石。老夫知道，长辈的话，与其说出于经验，莫若说出于担心，我们真怕他出事啊。结果呢，我们说了白说，他还是出事了。”

“董爷爷，没听您和爸爸的话，对不起。”

“不，你不该说对不起，因为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老人站起身，中气十足地说道：“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都会出现昆昆这样年轻人，有骨气，有担当，引头向刀成一笑，我以我血荐轩辕。粉碎四人帮靠的是什么？正是丙辰清明所展现出的民心、民意。按眼下时兴的说法，一举除害，大快人心。昆昆，这一杯酒，爷爷不是敬你，而是敬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浩然正气。”

钟昆连忙扶住老人的手，喉咙哽咽：“董爷爷，谢谢您。”接着，他举起酒杯，对爸爸说道：“爸，让你和爷爷担心了。这一杯，该我敬爷爷和爸爸。”

钟永康心疼地看了看面无血色的儿子，感叹道：“你呀，我们岂止是担心。阎王殿上走了一遭，能活着回来，算你小子走运。唉，多余的话不说了。来吧，大家一起举杯，为了人民的胜利，干！”

一轮干罢，叶小芹关切地说：“昆昆，空腹喝酒不好，赶紧着，先吃点菜。”

陈抱一有过坐牢的经验，接着小芹的话说道：“昆昆才出狱，油大的菜少吃点，当心肠胃不适应。”

董瘦竹夹起一大块红艳艳的松鼠鳜鱼，放进钟昆的碗里：“昆昆，这是老王师傅的拿手菜，有色有香，有味有形，酸甜适口，外脆里嫩。这道菜得趁热吃，凉了就不好了。”说罢，老人又夹了一大块，迫不及待地送进自己嘴里，边嚼边嘟囔道：“嗯，好，好。”

老人的贪吃相，惹得众人忍俊不住。跟着老人，大家纷纷举箸，一时间，饭厅里香气四溢，欢声四起。

吃了一会儿，文漪坐不住了，拉着乐湄来到钟昆身边：“大哥，下一杯酒，你应该敬乐湄。你今天出狱的消息，就是乐湄昨晚告诉我们的。”

“哎呀，要你别说你还说，这点小事算什么呀。”乐湄分辨道：“而且，这也算不到我头上，是我哥让我告诉你们的。”

“噢，原来是这样啊。我正纳闷你们怎么知道的呢。”钟昆笑着举起酒杯：“乐湄，谢谢你，也谢谢你哥。”

乐湄有些不好意思，急忙把文漪推到钟昆面前：“大哥，要说敬酒，你最该敬的，是文漪。你被抓走的第二天，文漪就去了看守所。门口的卫兵问她来干什么，你猜文漪怎么说的？”

钟昆看了文漪一眼，眼光里充满了爱意，却猜不出文漪说了什么，便轻轻地摇摇头。

“文漪说，她的未婚夫关在里面，她来探监，给未婚夫送东西。卫兵告诉她，看守所和一般的监狱不一样，不许探监，不准送东西。她见卫兵拿枪拦着不让进，就楞往里面闯，还说有本事把她也抓了，她要陪大哥一起坐牢呢。”

文漪红着脸说：“乐湄，你别光说我。那天，你不是也跟我一起去了嘛。”

“我去是去了，可我没敢闯监狱啊。”

“你这疯丫头，真是胆大包天。”小芹搂住文漪，亲昵地责怪道：“这么大的事，怎么事先也不跟我们商量，事后也不告诉我们哪。”

“嘿嘿，告诉你们有什么用啊？”文漪憨憨笑道：“反正也没闯进去，让当兵的给扔出来了。”

文漪的自嘲，惹得哄堂大笑，但大家不是笑她莽撞，而是为她的“胆大包天”所感动。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文漪以一娇柔之躯，勇闯监狱，情愿和她的昆昆大哥一起坐牢，这是何等的真情、何等的勇气啊。

寄秋感叹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大哥，乐湄说得对，这一杯你应该敬文漪。”

钟昆眼含热泪，高高举起酒杯：“这一杯酒，我不仅敬文漪，也敬在座的长辈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们。”说罢，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仰头一饮而尽：“干了！”

“董老，打搅了。”松鹤楼大厨王师傅带着一群厨师装束的人走进了雅间：“后厨师傅们听说来了一位反对四人帮的少年英雄，大家都想见见，为咱们的小英雄敬酒。”

“好，好。”老人笑得八字胡直抖：“来来来，大家一起来。”

欢声，笑语，在香气四溢的席面上荡漾。

欢声中，隐藏着过去的心酸和血泪，笑语里，饱含着对未来的期盼与希望……

(5)

松鹤楼的酒宴，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散。虽然大家还有很多话要说，尤其是文漪，黏着钟昆不放，要他讲牢房里的故事。但毕竟时间太晚了，在长辈们的劝说下，文漪恋恋不舍地放开手，拉上雪素，陪乐湄到路口等最后一班公交车去了。

钟昆把董爷爷、龚叔叔他们送回七舍，把爸爸、小姑一行送到学校招待所，然后带着寄秋去了自己的宿舍。宿舍的钥匙，是下午接他出狱的校保卫处处长交给他的。处长说，再过半年，你们这一届学员就毕业了，眼下班里的同学们都在外实习，无法来接你。既然宿舍里的床铺都空着，钟昆便把寄秋带过来，让他对付一宿。

刚才的欢宴上，寄秋多喝了两杯。这小子不胜酒力，进了宿舍，便找了个铺位一头倒下，连衣服都懒得脱。钟昆苦笑着摇摇头，取下他身上的书包，替他脱了鞋，盖上被子。重获自由，钟昆心绪激动，一时无法成眠，便把寄秋书包里带来的东西倒在书桌上。

书包里装着一副手套，一双毛袜，一瓶中药丸，还有两本书。回来的路上寄秋说，手套、毛袜是小姑织的，天冷了，怕大哥冻着。这瓶药叫八宝丹，是他用史老先生的秘方炮制的，专门清心安神，养气补血。另外，怕大哥晚上睡不着觉，他还带来了两本书。

钟昆信手拿起一本书，封面上，横贯两行白色大标题《Chinese Shadows》，背景是雾霾笼罩的首都人民大会堂和几个看不到面孔的灰衣骑车人。这本书，是总理逝后他和文漪、雪素姐儿俩到北京时，“大舅哥”汉斯送给他的。

钟昆记得，那晚在汉斯的狗窝里，他俩干了两瓶二锅头。酒逢知己千杯少，醉意阑珊的汉斯拿出了这本书。汉斯指着作者的名字说，这个西蒙·莱斯，是作者的笔名。他的真名叫皮埃尔·里克曼斯⁵⁶，是个比利时人。因为里克曼斯热爱中国，便把自己的法国名译成中文，李克曼。汉斯接着道，李克曼是一位博采东西方之长的著名学者，是他崇敬的汉学家。五十年代中期，李克曼和一帮同学到中国旅游，为中国文化的魅力所感染，为古老长城的宏伟所震撼，便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中国，从而致毕生于汉学研究。早年的李克曼，和许多激进的西方知识分子一样，仰慕毛泽东，对毛主义抱着一种理想与浪漫主义的情怀。他们天真地认为，毛虽然有缺点，却是代表进步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劳苦大众的捍卫者。然而，六十年代末，当李克曼来到香港，近距离观察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才发现，以前那些浪漫的观点和文化革命的残酷完全背道而驰。无情的现实，使他醒悟，使他从迷信中睁开了眼睛。此后，李克曼开始关心中国的政治，于两年前写出了这本书。在这本书里，他剥掉了文化大革命的虚伪光环，暴露出它的真正本质。这场所谓的“革命”，不过是独裁者为了铲除异己而发起的疯狂运动，一场荒诞而丑陋的政治闹剧罢了。

汉斯给他的是英语原版书，把《Chinese Shadows》译作中文，应该叫做《中国的阴影》。钟昆的英语不够好，读起来很吃力。本想借助字典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但明都事

⁵⁶ 皮埃尔·里克曼斯（Pierre Ryckmans, 1935—2014），汉名李克曼，笔名为西蒙·莱斯（Simon Leys），汉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写过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

件后，他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幸亏在被捕前，他已经预感到不妙，赶回马镖，把书藏在寄秋的诊所。寄秋曾告诉过他，史三针老先生的床铺下有一个地窖，里面藏着老先生的医书和一些珍贵药材。老先生临终前，说出了这个秘密。寄秋搬到诊所后，他俩把从附中“窃”来的书也藏匿在地窖里。当然，这个秘密，只有他俩知道。

钟昆翻开书，里面夹着几张卡片，上面的蝇头小字，是他翻译好的片段。他随手拿出两张，凑在灯光下。

一张卡片上写到，“文化大革命，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它破坏了中国文化与文明之美，却没有摧毁文化中应当被去除的东西——暴孽与专制。”

另一张上写到，“尽管毛和他的扈从们终将离场，独裁统治会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宽松时期，但共产主义统治的基本特点不会改变。”

钟昆默默地将卡片夹回书中，把目光投向夜色沉沉的窗外。外面下起了小雪，细碎的雪珠儿拍打在玻璃窗上，悉悉索索，好像春的脚步。

钟昆想起英国诗人雪莱⁵⁷的著名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可他转念一想，诗句美则美矣，却也天真烂漫，傻的可爱。

春之后，就没有冬天了吗？

⁵⁷ 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红尘三叠》第二叠结束